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
儒


藏



精華編二四〇冊下

集部





精華編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.精華編.二四〇：全二册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.—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8.9

ISBN 978-7-301-11958-7

Ⅰ.①儒… Ⅱ.①北… Ⅲ.①儒家 Ⅳ.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（2018）第199141號

書　　名　儒藏（精華編二四〇）（上下册）
RUZANG
著作責任者　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　編
責任編輯　王　琳　吴冰妮
標準書號　ISBN 978-7-301-11958-7
出版發行　北京大學出版社
地　　址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　100871
網　　址　http://www.pup.cn　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學出版社
電子信箱　dianjiwenhua@126.com
電　　話　郵購部010-62752015　發行部010-62750672　編輯部010-62756449
印 刷 者　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經 銷 者　新華書店
787毫米×1092毫米　16開本　91.75印張　913千字
2018年9月第1版　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定　　價　1200.00元（上下册）



国家出版基金項目

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

「十一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·重大工程出版規劃
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
北京大學「九八五工程」重點項目

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四〇册

集部

下册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

〔南宋〕陳淳　撰
張加才　校點



目録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 …… 一六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……四一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五……二九二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六……三〇四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七……三一五

校點説明

陳淳(一一五九—一二二三),字安卿,漳州龍溪(今福建省漳州市龍文區)北溪人,學者稱北溪先生。《宋史·道學傳》有陳淳傳記。淳一生主要以訓蒙爲業。紹熙初朱熹守漳州,淳從學於郡齋。朱熹離開漳州後,陳淳仍以書劄問學。朱熹屢稱其「善問」,「甚長進」,「異日未可量也」,「區區南官,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」。十年後,陳淳於建陽考亭再次從學朱熹。此次師生分别後九十二日,朱熹逝世。陳淳對兩次問學情形詳加記録,今分類載於《朱子語類》中,成爲研習朱子學的重要資料。陳淳晚年尤致力於闡發和推廣朱子思想,樹立朱子學的正統地位,同時抨擊陸學。嘉定十年(一二一七)應試中都臨安(今杭州),在臨安和歸途經過的嚴陵(今浙江建德市)、莆田等地,停留數月之久,與當地書院、郡庠的師友、諸生切磋研習學術,傳播朱子思想,「同志之士遠及川蜀,爭投贄謁」,「歸自中都,泉之人士爭師之」,産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。此間和稍後形成的《嚴陵講義》、《北溪字義》等,均聲名卓著。嘉定十一年授迪功郎、泉州安溪主簿,但他認爲「不足以行志」,「又需遠闕」,未到任,只就近短期代理長泰主簿一職。陳淳是朱熹的得意門生之一,與黄榦並稱。

《宋元學案》稱:陳淳對朱子學「多所發明」。實際上,作爲朱子門人和傳人,陳淳一方面力圖準確理解和把握朱子的思想精髓,另一方面,又十分注重義理推演和融會貫通,因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,並在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朱子的基本理論。如在本體論上,他關於「理氣不離、難分先後」的觀點,是在理本論框架下對朱子學的修正。他提出「理有能然、必然、當然、自然之義」的思想,揭示了「理」所内蕴的能動性及豐富義涵,

對朱子思想有所補充。如在心性論上，他對於「已發」、「未發」與「寤寐動静」的討論，深化了朱子的精神理論，反映了中國古代對夢與潛意識的特殊見解。如在知行論上，他强調知行隨時互發、力行爲主致知副之，從而使朱子學的知行論更爲圓融。如在道德論方面，他對「根原」的推求，是在道德本體與倫理規範之間所作出的其時最爲理性化的邏輯探索。如在鬼神論方面，他繼承朱子的思想，反對淫祀，破除世俗迷信，也有重要的貢獻。陳淳問學致知，始終貫徹宋代哲學的思辨精神，特别是他的「字義」分析，繼承了朱子注重義理辨析的精神，完善了範疇研究的基本方法，建立了理學的範疇體系（參看陳淳的《北溪字義》，《儒藏》精華編一九一册），在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上，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。陳淳捍衛師説，而對陸學多存門户之見。簡言之，如果説朱子學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，那麽，陳淳應被視爲塑造這座豐碑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關於陳淳的著述，據陳淳門人陳沂所撰之《叙述》稱：舊所編輯，有《禮詩》（今存之《養正遺規》中有《小學詩禮》）、《女學》之書；外有《字義詳講》（即《北溪字義》）、《大學中庸口義》、《筠穀瀨口金山所聞》，皆爲諸生所録而陳淳筆削而成；陳淳著述及往復書問等，由陳淳之子陳榘（字方叟）編次爲五十卷。今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即爲陳榘所編，共五十卷並外集一卷，外集爲奠祭文、墓誌銘、叙述等。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初刻於宋淳祐八年（一二四八），再刻於元至元元年（一三三五），三刻於明弘治三年（一四九〇），四刻於明萬曆十三年（一五八五），五刻於清乾隆四十八年（一七八三，此版編排有所調整，改稱《先儒北溪陳先生全集》），六刻於清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，書名同於五刻），並有明、清多種鈔本（包括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北溪大全集》）存世。此外還有選集刻本，如清康熙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《陳北溪先生文集》，清咸豐刻本《宋北溪陳先生遺書》等。

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宋元刻本今已不存，明弘治刻本爲現存最早刻本。此次校點，即採用北京市委圖書館藏弘治本爲底本（該本曾爲清翰林院典範廳所藏，從該本中後標註的格式和書寫的校註等，可知該本爲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北溪大全集》所據底本）。參校本包括：清乾隆時期刻本《先儒北溪陳先生全集》（以下簡稱乾隆本）、國家圖書館藏清鈔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本（以下簡稱清鈔甲本）、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本（以下簡稱清鈔乙本）、清康熙時期選集本《陳北溪先生文集》刻本（以下簡稱康熙本），並吸收了《四庫全書》本（以下簡稱《四庫》本）的校刊成果。

清乾隆本《先儒北溪陳先生全集》，是以明萬曆刻本爲底本，以明「刻本間有訛誤」，參照古人編書之例，以類相從，「改訂篇次」，「校正重編」而成。目次分爲：講義、書問、答問、各體文、各體詩等五門。内容經詳加校訂，故對明本舊刻有所補正。但自出的文字較多，今只迻録有參考價值之部分。

清鈔甲本，即今國家圖書館藏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鈔本（今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已影印出版）。書中鈐有「秀野草堂顧氏藏書印」、「俠君」、「顧嗣立印」等多款藏印，表明爲顧嗣立（字俠君，一六六五—一七二二）藏本無疑。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》卷二十一著録，認爲「即從元刻本傳録」者，有人（如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）推定其鈔録當在明世，爲明鈔本。但從避清世諱等方面來看，只能視爲清鈔本。該本與弘治本不同的文字較多，雖整體而言錯訛稍多，並有整頁漏鈔現象，但保存着一些舊本的信息，如有元刻本序，其所據鈔底本可能是元刻本或其鈔本，對今校點所據弘治本之殘缺，可提供重要之補充。

清鈔乙本，曾爲朱彝尊（字錫鬯，號竹垞，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九）所藏，其底本爲明弘治刻本，校改的字極少。它對於辨識今校點所據底本（弘治本）漫漶不清之處，助益亦多。

康熙本，雖爲《全集》之節選本，但刊刻較早，内容與上述諸參校本可相互印證。此次校點，從該本中補録了陳沂《叙述》之末尾部分，這部分在現存的弘治本中，至少自清代（如《四庫全書》以及上述清鈔乙本鈔録時）即已闕如。

此外，此次校點，從上海圖書館藏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弘治刻本中，補入了明弘治本《序》；還參校了載於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七《答陳安卿（淳）》中陳淳書問的相關内容，所據版本爲《朱子全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與安徽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，二〇一〇年修訂版，出校註時簡稱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。

目録部分，悉依正文。僅存其目者，在正文相關段落出校。個别次序有變者，亦依正文之序，並出校説明。

校點者　張加才

北溪先生文集序

道之顯者謂之文。措辭艱深，造語險怪，文云乎哉？六經，乾坤也；四書，日月也。矢口成言，下筆成書，❶惟《盤》、《誥》雜以方言，❷初未嘗艱深險怪也。蜀之《玄》、蒙之《莊》，如駕蛟螭，如攫虎豹，文誠奇奇，❸求其顯斯道者，無有乎爾！

夫以見知聞知之傳，有所自來。孟子而後，斯道顯於濂洛。濂洛之後，斯道顯於紫陽，一時門人半天下。惟北溪陳先生，獨傳派漳南，始未獲見；員以成規，方以中矩，一聆謦欬，紅爐點雪，查滓渾融。觀其《問目》，如小戴《曾子問》，隨事辨詰，❹毫髮不遺。《戒懼》、《謹獨》二箴，與朱子箴《敬齋》同一轍；程、張、呂《言仁》二辨，與朱子辨《輯略》同一機。《字義》，《近思録》也；《雜詠》，《感興詩》也。篇篇探心法之淵源，字字究性學之藴奥，誠又與《朱子大全》文相先後。朱子之道學大明於世，羽翼之功，先生居多。當時稱爲朱子嫡嗣，其信然與！讀先生之文，當如菽粟布帛，可以濟乎人之饑寒。苟律以古文馳驟，連篇累牘風形月狀，❺能切日用乎否？

《集》五十卷，淳祐戊申，郡倅薛公季良

❶「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皆」。

❷「雜」，原作「難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❸下「奇」字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矣」。

❹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
❺「牘」，原作「櫝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鋟梓龍江書院，歲久佚壞。乙亥暮冬，幕賓本齋高公，念斯文之將墜，痛道統之無傳，遂乃文移有司，力請壽梓。❶於是太守張公是其説，推理烏古孫公贊其謀，遂以庠廩贏奇，委學録黄元淵之三山墨莊鋟刻。而黄又勉齋先生之裔，故其奉承惟謹，不三月而集事。

環翁備員教席，命序其事。生晚謏聞，揚休玉立不可得而見之矣。所幸者，嘉言善行猶未泯焉。思昔吾莆陳復齋、鄭子上、❷黄子洪諸老，與先生同在朱門，著述今無一二，❸其子孫亦不顧惜。使皆如諸公之敬前修、勉來學，安有奇寶横道側之歎哉？僕於先生之文，增景仰也夫！❹亦重有感也夫！

至元改元臘月，漳州路儒學教授莆宓軒王環翁舜玉父序。

❶「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受」。
❷「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尚」。
❸「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
❹「增」，原作「韻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願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集」。

重刊北溪陳先生文集序[1]

江西藩參龍溪林君進卿，得北溪陳先生集，捐俸，屬撫州守莆田周梁石鋟梓以傳。梁石素爲朱氏學，雅與藩參志向相合，遂捐俸以助。板刻垂成，各以改任去。後通守姚琛，乃續而終焉，尚未有序之者。林君以委孟中，辭，弗獲。

於乎！自孔孟没而道不明，至考亭朱子出，而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，始復大明，蓋考亭得濂洛之正傳。北溪之學，始而用力深久，考亭則語以上達；及其游心高明，則又欲其下學。自是而後，徹上徹下，該貫精粗，無復遺恨。故考亭嘗稱之曰：「安卿看得道理儘密，諸生未有及之者。」「南官，喜爲吾道得此人。」北溪之學，謂非得考亭之正傳者耶？

大抵吾儒之道，理一分殊而已。理不患其不一，所難者分之殊耳。故曾子從事於「貫」而後得所謂「一」，顔子從事於「博約」而後至於「卓爾」之地，蓋以聖道高深，其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非得其門，曷由而入？今觀考亭之語，正所以通洙泗之宫墻；而北溪發性理諸論，又所以入考亭之蹊徑。考亭得濂洛之正傳，而先聖之道大明；北溪得考亭之正傳，而先賢之道益明。

北溪平生著述，盡在此集，學者即其言

---

[1] 此序原闕，今據上海圖書館藏弘治本補。

以求其心，得其心而驗諸事，然後知此集之有補於名教，而林君用心爲不苟也。若概以世之詞章視之，豈知德者耶！

弘治庚戌春二月既望，後學廬陵周孟中書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❶

古　詩

隆興書堂自警三十五首

堂中鶴髮老，臞臞未能寬。泮奂而爾游，❷於汝其獨安？

負米慚子路，殺雞愧茅容。汗顏戴履間，子職何以供？

富貴以榮親，有命不可必。道義以榮親，古人所無斁。❸

茫茫八極内，何莫非斯人？苟非富道義，何異彼黔民？

人禀五行秀，卓然與物異。由其達大經，秉彝不容已。

人爲天地心，體焉天地同。病於有我私，不能相流通。❹

二程十四五，即爲聖人徒。汝年已蹉跎，得無驚覺乎？

昔者抗厥志，欲效顏子復。今胡事悠悠，反作曹食粟？

古人用功處，步步最縝密。胡爾大闊疏，踐履無其實？

細味古人書，❺惕焉重深慚。循首以至足，百無一二三。

---

❶「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以下各卷同，不另出校。
❷「奂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涣」。
❸「所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無所」。
❹「不能相流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安能自流通」。
❺「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詩」。

器局事宏大，心期勿卑汙。俗士不必效，汝爲君子儒。

百樂不足玩，萬好俱無益。休休事追逐，蕩志而害德。

輔仁貴有益，謹毋友善柔。良心放則死，胡爲樂佚遊？

克己貴乎嚴，存心大而正。改過勿憚吝，任道尤須勁。

知以達其行，行以精其知。二者互相發，不容偏廢之。

詩蔽思無邪，禮主毋不敬。二言書諸紳，時時與涵泳。

大學示絜矩，中庸發尚絅。昔人深工處，❶願言日三省。

周翁圖太極，張子銘訂頑。吾門禮義宗，毋離几席間。

言人必志聖，論學必志道。有如講爲邦，規模必王佐。

志一氣以動，氣一志以隨。持養使清明，和平毋暴之。

血氣有盛衰，理義無損益。理義要常勝，毋爲血氣役。

始學何所主？以心爲嚴師。動作必内懼，隱微毋自欺。

心藏隱奥中，乘間亦易動。須於動之微，堅持勿使縱。

人心甚可畏，動熾如奔霆。雖以刀鋸降，不能爲之寧。

居獨念無僻，境動情不肆。聖人然後能，學者須敬忌。

聖人於燕居，德容申天如。學者之自持，其可惰慢與？

❶「深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工心」。

吉士無妄語，德人不苟笑。容貌端以莊，話言謹而要。❶

勿謂善戲謔，於我固何尤？要知外不嚴，中爲之所流。

開卷必起敬，❷肅容正冠襟。如侍聖賢側，親承謦欬音。

事事物物間，私皆在所滌。一衮憾雖微，子路必勇克。

質暴難入德，心麄寧配義。君看簞瓢人，磨礲極醇粹。

氣稟微有偏，積習日蕃衍。矯厲工弗深，其末必猶反。

今日一念差，不即伐以柯。明日又重生，習熟將如何？

顔子不貳境，如判桐葉然。一絶不復續，何嘗有遺根？

成湯之盤銘，新焉旦復旦。未聞作聖功，毫釐有間斷。

閒居雜詠三十二首

仁

仁人之安宅，在心本全德。要常處於中，不可違終食。

義

義人之正路，中實存羞惡。要常由而行，不可離跬步。❸

❶「話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言語」。

❷「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啓」。

❸「跬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乾隆本作「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半」。

禮

禮者人之門，節文自中根。所主一以敬，出入無不存。

智

智者人之燭，於我非外鑠。清明本在躬，無容自昏濁。

孝

孝以事其親，斯須不離身。始終惟愛敬，二者在書紳。

悌

悌以事其兄，温恭盡乃情。出門惟敬長，内外一於誠。

忠

忠以盡諸己，其中不容僞。一毫苟自欺，在我先有愧。

信

信以實諸言，於外無妄宣。要須循爾物，何可背其然?

父子

父子本天性，人倫此其大。一言在有親，不可薄厥愛。

君臣

君臣本大分，天尊而地卑。一言在有義，不可以爲利。

夫婦

夫婦亦大端，乾男而坤女。一言在有別，不可欲敗度。

兄弟

兄長而弟幼，天屬之羽翼。一言在有序，不可事私鬩。

朋友

朋友同門志，所以輔吾仁。一言在有信，不可私狎親。

耳

耳所以司聽，聽正乃爲聰。匪彝謹勿

聞，❶聞之則爲聾。

目

目所以司視，視正乃爲明。非禮謹勿覩，覩之則爲盲。

口

口所以司言，所言必正説。非法謹勿道，道之爲噬嗑。

手

手所以司執，所執必正事。回德謹勿持，持必爲痿痺。

足

足所以司履，所履必正道。邪徑謹勿由，由之爲蹐跛。

心

心爲形之君，所主一身政。持養常清明，百體皆順令。

博學

泛觀事物間，是理真卓卓。無一非吾

❶「謹」，乾隆本作「慎」，蓋以爲此處作者避宋孝宗趙昚（古慎字）諱改，今仍從底本。

事，要在博所學。

審問

物理本不齊，雜然各異分。參伍寧無疑，要在審所問。

慎思[1]

論學取諸友，舉隅發之師。欲自得其傳，要在謹厥思。

明辨

利與善之間，微似未易斷。欲無毫釐差，要在明厥辨。

篤行

學問思辨者，於中瑩且精。欲實據而有，要在篤於行。

隆師

師者人之範，辨惑正吾疑。苟不就有道，倀倀其何之？

親友

友者人之輔，以善相切磨。不取直諒

[1]「慎」，原作「謹」，此處當爲《中庸》「慎思」之「慎」，爲作者避宋孝宗諱改，今回改。後文不再出校。

聞，其如損德何？

遷　善

善者性所有，不可無諸躬。每見必勇遷，吾德乃可崇。

改　過

過者動之差，毋容實諸己。才覺必速改，乃不爲吾累。

禮　維

禮以維其心，在心無不敬。非此勿言動，非此勿視聽。

義　維

義以維其心，在心常有制。惟爲理所宜，不徇情所利。

廉　維

廉以維其心，在心常有辨。一介不妄取，真如視土糞。

恥　維

恥以維其心，在心每知愧。❶不善臨吾前，真如負芒刺。

❶「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惟」。

警惰

日月雙跳丸，❶一旦復一旦。於穆無疆命，後面催如趲。❷前頭只逗遛，不勇攻與戰。當然緊切功，一一事散漫。便是惰天職，天地一罪漢。

警滯

賓主辨貴白，❸死生路宜分。當克即便克，❹當存即必存。直須要脱灑，如彼霽月輪。超然物累上，無復查滓渾。不須事黏滯，如咬老樹根。彌年齧不斷，豈不妨吾仁？

丁未十月見梅一點

清清一點玉，❺枯枝絶鮮鮮。歷歷霜林奇，未省有此妍。雅如哲君子，覺在羣蒙先。揭之几案上，使我心洒然。

丙辰十月見梅同感其韻再賦❻

霜枝禿禿瘦，孤英自中鮮。出塵寒玉姿，❼熟視何清妍。端如仁者心，洒落萬物

❶「跳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丸跳」。
❷「面催」二字，原爲墨丁。今據乾隆本補。
❸「賓主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主賓」。
❹「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復」。
❺「清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青青」。
❻「同感其韻」，乾隆本作「因感前韻」。
❼「姿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枝」。

先，渾無一點累，表裏俱徹然。

憶李友叔皓三首 以所贈墨《博雅堂》爲韻

君居郭之東，我館亦東郭。❶君已素我心，我未一君目。時初丙辰秋，一見洞肝腹。君即就我眠，我亦共君讀。歷代故史編，❷皇家新典牘，我獵未暇精，君記抑何博！寒燈窗竅紅，明月庭陰綠。君舉口不休，我聽膝屢促。相從半載餘，❸麗澤情方熟。胡爲一別後，終天訣遽作？嗟嗟懷若人，❹重攪我心曲。

二

君資蓋清湛，君氣亦温暇。厭渠市利囂，向我訪清灑。卑渠世學陋，就我咨純雅。肺腸無膠轕，襟懷悉傾寫。談義信即篤，不以吾言野。箴過聽益敬，不以吾爲訐。授之關洛編，晝夜閱不捨。竊喜得良朋，可與結仁社。同驅入德車，共策適善馬。胡此會乖違，使我聞陋寡？嗟嗟今而後，詎見斯人者？

三

初見即我贈，東京博雅堂。再見復我和，北窗小梅章。此物今只存，而人乃云

❶「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在」。
❷「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古」。
❸「相」，原殘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❹下「嗟」字，原殘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
亡。❶有時牽龍尾，濃磨發精光。恍惚金漆交，相與游翰場。間或展騷軸，熟玩題芬芳。嶙峋骨鯁語，猶能動剛腸。觸物即君感，感物復君傷。藏之不敢輕，於以無君忘。嗟嗟豈無朋？知心鮮其當。

自訟

氣一志以動，志動氣益狂。輾轉互攻擊，其端何有窮？哲人動知幾，清明常在躬。私欲絶微萌，天真湛流通。表裏皎如日，一隙無曖曚。

失言箴❷

言者身樞機，興戎亦出好。既正且中節，吉祥以類和。正苟發不中，忤物立召禍。不可言而言，夫子戒失道。❸言輕則招憂，子雲亦辨早。龍門有明箴，懇懇豈欺我？爾素重所出，胡兹失太果？策駟非難追，噬臍悔自蹈。從今臭不同，謹謹三緘些。

榘子名字義

小子爾定孫，來前吾語汝。爾今既加冠，盍以成人遇。今爾名以「榘」，字爾以「方叟」。告爾名字義，爾其敬聽受。榘所以爲方，是爲法度器。極天下之方，不能外乎是。在人事而言，不越乎此理。此理根所性，其本一而已。散諸事物間，各各有所

❶「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已」。
❷「箴」，乾隆本下有小註：「箴，一作戒。」
❸「失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勿」。

止。當然不容易,❶萬殊而一揆。截截有成法,方正無少陂。聖人安而行,所欲不踰此。賢者勉而復,折旋必中矣。學者思聖賢,於學亦必以。所擇要精明,所執在固緻。法皆自中定,方非由外至。如或非禮視,是以不法視,於視爲不方,隨物而妄伺。如或非禮聽,是以不法聽,於聽爲不方,隨物而妄應。如或非禮言,是以不法言,於言爲不方,隨物而妄宣。如或非禮動,是以不法動,於動爲不方,隨物而妄往。惟視方而明,不爲非禮傾。惟聽方而聰,不爲非禮從。惟言方而信,不爲非禮徇。惟動方而直,不爲非禮適。一一守吾法,私意無容雜。尋絶枉尺爲,乘戒詭遇合。直道範馳驅,何行不檢押?其可者則與,不可者必拒。交遊自正方,不隨不可去。有善者則從,不善者必克。處事自正方,不隨不善溺。隨物則爲圓,非圓特其偏。同流而合汙,在方誠有愆。先方而後圓,於圓乃可全。既無一不方,斯無一不圓。動容皆中禮,從心得孔傳。豈但方之熟,實惟圓之安。聖法萬世在,桀爾其勉旃。稱名惕自省,聞字肅反觀。斯義無爾愧,服膺常拳拳。

警懦

顔子之克己,鏌鋣斫空桑。曾子毅於仁,重擔硬脊梁。子路勇有行,勁兵赴敵場。孟軻剛不屈,砥柱立滄浪。嗟哉入聖門,迢迢萬里長。儻非四子才,寧不中道僵。爾宜變爾質,變爾柔而剛。

❶「容」,清鈔甲本作「可」。

《謹所之》贈王氏子❶

寓嚴陵郡學，王生震欲往四明求師，因作《謹所之》以贈之

我贈王氏子，作此《謹所之》。之子何所喜，喜有近道資。妙齡正弱冠，立志已不卑。與之語則解，知弗流俗隨。今聞欲有行，問之如何其？曰取天下友，曰求天下師。斯言美則美，乃大人之爲。在子則太早，恐非其所宜。去聖嗟已遠，名家好相持，師者煞異户，❷友焉亦多岐。志稚未堅定，焉保無轉移？識嫩未的確，那知真是非？同人遻于野，懔乎其亦危。既慕聖賢學，須循聖賢規。聖功有次序，躐進徒爾疲。非益欲速成，孔深闕童譏。登高必自下，子思端不欺。道邇求諸遠，❸孟軻尤所嗤。小學極纖悉，無非固骸肌。洒掃進退間，三千其威儀。子曾與周旋，有虧已無虧。大學入德門，綱條備無遺。開端在格物，大當致吾知。子曾與講貫，有疑已無疑。語孟兩部書，坦坦無嶢崎，盡是平實語，中蘊至寶輝。子曾得其趣，抑爾獵其皮。入道貴有主，何須事支離？進德貴著實，何容慕新奇？後生所可畏，不在華藻摛。亦非記覽博，亦匪談辨飛。勇往識其正，路頭不參差。終始一敬入，絶無傲岸私。驅車萬里道，最謹發軔時。毫釐稍有差，千里謬莫追。志學錯所學，從心竟相違。知止失所止，能得之者希。康莊大通衢，無用徑捷窺。章韶大雅音，不必轉調

❶ 此標題原脱，據目録補。
❷「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乃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每」。
❸「邇」，原作「爾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
吹。美璞要成器，切戒浪琢鎚。良苗善保養，粢盛方可期。惜兹少壯力，正宜自鞭治，一一務下學，俛焉日孜孜。聖門縝密功，不容漏毫絲，真積中欠缺，虚勞外奔馳。雜乎其胸臆，❶決墮狂與癡，不爲子行喜，抑爲子行悲。子既扣我門，吾何吝子醫，不覺寫肝肺，有此諄諄詞。此理無强聒，姑以誠吾思，於乎王氏子，念我謹所之。

名陳憲友清軒

陳憲於仁智堂之西，結小軒，植梅竹。求名，因以「友清」命之，而述其意云。

名軒何以清？惟有梅與竹。梅清清且白，竹清清更緑。雪蕊破清洒，霜操挺清肅。至哉雙友清！格韻真寒玉。伊誰與之友？相對淡無欲。清心仁智翁，妙趣於中足。

贈劉伯翔相師❷

孔孟不説相，於人洞肺肝。由也行行如，不得其死然。括也未聞道，其軀難以全。賜億亦屢中，執玉俯仰間。經禮視平衡，下憂傾則姦。兹皆以理決，初匪由術傳。劉君以相名，表裏須相關。備道最上格，温恭厲而安。睟面盎於背，德人盛容顏。論心勿徇形，心廣體自胖。敬吉怠則滅，炳炳真如丹。此訣若未喻，所閲非神觀。

❶「其胸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胸臆間」。

❷「劉」，原脱，今據本書目録及乾隆本補。

赴調歸憂時題壁

上林一株木，其大千百圍。栽培自上古，婆娑蔭八維。云何歲月老，頹衰復頹衰。守者勿灌溉，伐者交剥椎。木根既不固，枝葉何所依？心骨又有蠹，皮膚何能爲？安得善場師，轉回陽春熙？變却久悴態，如彼正茂時。坐令萬蟲蟻，稍託庇命絲。嗟嗟難爾必，慨然動長悲。

秋夜玩月

月出已林杪，夜深光更佳。可愛滿地陰，扶踈漏瓊花。興來不能寐，庭除步百迴。微吟弄清輝，[1]幽意誰會哉？

[1] 「弄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動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

古　詩

四　十

孔子四十而不惑，孟子四十不動心。爾年已及德未就，可不汲汲痛自箴？

和丁祖舜緑筍之韻

哦風徑遊衛山崥，溢耳謡言如春敷。猗猗青青發三嘆，熟察其調未免麄。當年載歌淇水澳，區區但取枝葉緑。惡知中有至味存，爽人神思勝於玉？料想厥種未爲良，校之吾邦君視僕。吾邦此君最佳處，唯在根萌毓坤腹。出塵妙質瑩無疑，徹骨不容疵纖鳌。地靈精白氣所孕，圃師培壅工弗施。❶火行用事正炎鬱，故遣特特清南垂。鑽泥苯蕁伸蟄龍，軋石朧腫亞卧獅。蓄節正直已不拔，藏心塞實如亡私。❷新班黄甲固脆潤，半露青簪猶珍奇。雨餘荷鋤試一訪，穎穎競脱毛囊錐。發封奏之金錯刀，片片逐刃滋瓊脂。未數冰谷素龍肝，豈遜金墉白雲芝？天然真味本自足，不待滑瀡甘以飴。烹煎燔炙無不可，論材宜爲百品師。疏腸滌胃掃煩穢，侑卮贊膳功誰知？九飣槃中若得此，方貢諸羞特餘子。

❶「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勿」。
❷「亡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無」。

簞瓢陋巷時相逢，炳腹琅玕焰欲起。❶從知種種山海腴，那有似此清中癯？吴蓴楚荇儻堮美，恰類䤈醽音麥歷。酩滓也。擬醍醐。猫兒班孫真徒胥，何復敢校榮與枯？信哉超越天地爐，君子之德他所無。

和丁祖舜二月陰寒之作❷

東皇洫事已告半，農村恰恰脂田車。胡爲元冥尚偃蹇，暗弄威權未退斜？阿霒於今切。最癡鎖烏脚，阿香亦懶敲龍牙。❸竟日欲雨竟不雨，號寒往往悲啼鴉。原苗縮澁鮮生意，且悴且腐真可嗟。皇天本自愛下民，陰陽舒慘元不差。不知當軸爕理人，此劑得之誰氏家。傅霖遁跡莫與用，鄒律東手難爲夸。安得巨力挽天河，洗净妖氣無蘖芽？放開和氣充人寰，均敷菽麥榮禾麻。同作堯民含哺樂，毋但獨醉盈畦花。

晴和再用丁韻

膏霖溉注既優渥，璇穹頓掃頑雲車。沉香久鬱悉清豁，無復沴氣東西斜。金盤擁出三足烏，赫赫耀目伸爪牙。融融熙熙遍林谷，❹鳴有喜鶯無愁鴉。東阡土脉浸温暢，頗頗釋我農人嗟。壯者舉耜趾相摩，少者行饁肩相差。乃知乾元父萬物，仁育兩間同一家。太和生生終莫遏，不容癡寒固驕夸。殘陰噎噎終必退，安能掩軋壯陽

❶「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滿」。
❷「二」，乾隆本作「三」。
❸「牙」，原作「芽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融融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溶溶」。

芽。❶日涉老僊憂民隱，詩詞懇惻如黄麻。料對兹晨少慰懌，行歌豳頌筆生花。

西征鉛山遇霜❷

年來五十筋力衰，不耐風霜不耐雪。手爲寒凋可鑢磋，足爲凍冽如刀切。泥濘跋涉負塗豕，磽确陟降蟠山鼇。欹行横行又跳行，忍痛忍飢復忍渴。此勞此苦豈再堪，焚舟之戰惟一決！

遭族人横逆

顔子有犯不之校，胸懷洒落冰雪融。孟軻横逆必自反，律己程度嚴秋霜。君子於物本無悶，小人胡爾好有攻？矧今薄俗抑又甚，絶無禮義争豪强。大倫大法毁瓦礫，小計小數横干將。背面反覆蓋常態，是非毁譽無定章。朝爲懿親暮仇虜，外結同好中豺狼。奉之屈膝轉摇尾，擠之下石仍揮槍。喜躋跖蹻夷齊上，怒黜臯益共鯀傍。要之總總皆吾外，於我内者庸何傷。達人大觀等毫毛，不爲欣戚留心胸。剛應以柔逆以順，譟應以静暴以恭。紅爐點雪不少凝，曲直勝負何所量！况乎他石可攻玉，火經百鍊金始剛。堅吾志節熟吾仁，❸理義之益端無窮。

---

❶「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得」。

❷「霜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雪」。清鈔甲本目録作「霜」。

❸上「吾」字，清鈔甲本作「我」。

上趙寺丞修學釋菜會餞❶

嘉定四年日在房，趙侯來守南清漳。下車百事所未遑，❷先務化原修泮宮。發帑市材鳩衆工，改偏易陋規模洪。❸大門復舊正當陽，直挹名第真仙峰。❹泮渠下疏清波溶，時與潮汐相流通。兩廊軒軒如翬翔，❺朱欄翼之森衛防。講堂嵓嵓峙中央，高明洞豁無曖曃。東西兩舍夾其旁，扉楹新廠標祠堂。❻諸祠疇昔亂無章，從今一正堯相望。❼東祀無極濂溪翁，❽渾淪再闢如羲皇。二程從而大發揚，千載絶學始有光。文公繼之擷精剛，發揮大學明中庸。善集諸儒粲朝綱，金聲玉振真瓌瓏。此邦况又舊遊鄉，流風遺澤尤洋洋。合爲四座儼顒顒，卓示師表開羣曚。女令聖門知所從，❾無徒自棄甘面墻。西祀唐人相國常，名衮。首變蠻俗趨文風。配以周歐二俊良，破荒桂籍先傳芳。端明蔡公著清忠，始自蓮幕起騰驤。東溪高公拔上庠，勁節凛凛凌秋霜。力摧秦檜鋭鋒鋩，瀕死奮不顧厥躬。列爲五像竦昂昂，論世尚友激懦慵。要令片善有磨礱，無往不切進修功。越惟明年神祝融，羣工告備蠲器藏。侯曰輪奂美而彰，落成合與諸賓同。釋菜之禮久已亡，在

---

❶「上」，底本目録作「叙」，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同。「寺丞」，諸本目録均作「守」。
❷「所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未所」。
❸「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弘」。
❹「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直」。
❺「翔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飛」。
❻「廠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敞」。
❼「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改」。
❽「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祠」。
❾「女」，乾隆本作「要」。

泮飲酒儀亦荒。今其舉之始自印，不宜草略宜周詳。時惟月琯中林鍾，旬有三日方曈曨。闔郡文武諸曹郎，下及生員隸學供。廟廷敘立嚴班行，銀青錯間緋紫裳。主人升自阼階東，束茅灌獻文宣王。韭芹蔬筍羅芬薌，配食兖鄒二國封。跪伏拜起儀從容，精神昭格乎冥茫。恭惟道德萬世隆，參天配地相始終。再詣東祠諸儒宗，薦以時器陳時饗。粢盛醴齊烹羔羊，尊師一意昭無窮。三詣西祠諸賢蹤，饋薦一視東祠豐。豈應故事誠有將？❶示人友善何日忘！❷祀事既畢登堂堭，峩冠列坐咸肅恭。廣文巍榻歌魯頌，古音容。講揚經義發童蒙。卷經羣趨躋而蹌，舊堂序列環而重。老少團拜敬而雍，申明孝弟消强梁。更衣紫袖巾縮縫，旋復故坐舉餕觴。羞桃華瓜仍蕉黃，左殽右胾羹及粱。五行大白益静莊，威儀秩秩無儴佯。徙倚也。三勸和樂恩意濃，酬酢揖遜交更相。主人載笑色而康，方今太平無征攘。幸與諸賓相慶逢，願均飲醉文字中。衆賓欣謝且慚惶，此會曠典昔未嘗。今幸親與沾霈霶，報之愧無圭與璋。文班進請輸肺腸，❸泮儀民則詩言颺。風教基本今既崇，禮遜興行道義充。觀聽感德還降衷，自達閭巷無姦兇。異時刺史入三公，又推此道柔萬邦。❹移風易俗歸醇醲，均令天下躋虞唐。武班進請披心胸，侯飲於泮爲道長。可屈羣醜服淮羌，獻囚獻馘不告訩。坐格飛鴞食我桑，賂金貢齒皆來降。異時錫命侯弓彤，又相君德成安强。樽俎自折

❶「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章」。
❷「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
❸「進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請進」。
❹「柔」，原作「揉」，今據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萬里衝，❶會同四海無夷戎。諸生繼進吐卑悰，惟中文武無異方。加之俾爾熾而昌，加之俾爾壽而臧。降爾遐福如陵岡，嗣續與國同無疆。北溪野人狷且狂，躬陪盛儀喜莫量。直述詩史爲鋪張，昭示來世驚盲聾。

送趙寺丞解南漳赴湖北倉❷

前年邦人迎公來，人人喜公來何暮。今年邦人送公去，人人恨公去何遽。公在南漳甫三年，仁政率起百年慕。在民條目皆可書，及人惠愛何勝數！農歌田野士歌學，工歌市廛商歌路。攀轅無願以公歸，❸斷鞅必欲留公住。❹天子愛民南北均，豈暇私漳一隅故？命公乘軺使荊湖，歷訪民瘼清民蠹。❺況曰古來用武地，❻直瞰中原正門户。英才分布豈苟然？❼籌畫端爲恢拓具。❽北視犬羊紛蠢蠢，義概寧無激衷素。一洗腥膻特餘功，不日入爲聖明輔。沃心迪德文太平，上窺周召參伊傅。鯫生忝出陶鎔下，日望清光日以阻。❾閫門惟知自好修，何敢越分求攀附！竊幸斯道有主盟，用舍行藏無所與。

❶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未」。「衝」，乾隆本作「疆」。
❷「寺丞」，諸本目録均作「守」。
❸「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與」。
❹「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鞭」。
❺「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密」。
❻「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今」。
❼「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公」。「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古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偶」。
❽「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地」。
❾「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似」。

用敖教所贈詩韻送行

臞菴先生仙籍豪，固非塵中浪骼骨。挺特不隨時世粧，那學兒女誇首鬅。❶ 朅來龍江主文盟，鑪錘廣大無棄物。裁狂雕朽誰弗容，遊刃三年不少刷。九勿反。刀曲也。野人掩關北溪曲，於道未能探絲忽。甘謝馳驅抱孤拙，反獲優容免呵咄。紆軫衡茅過招邀，寘之學海滄流潏。道德淵源漫斟酌，理義芻豢飽齧齕。由堂賜室縱步躡，淵鱗騫翼恣手捽。金篦刮瘼丹起廢，萬斛塵胸爲一拂。要令齪齪鑛璞姿，無或晶光向埋没。❷ 云何聚散不可常，征車已駕城東月。當今中原若角崩，曦娥薄蝕耀計孛。廟堂側席急選用，英才詎復偏方屈。便起鴞林篚鵷行，感時怒豎衝冠髮。整頓乾綱靖坤維，扶掖炎精夐熛欻。拯危直鼓濟商楫，❸ 逢邪須奮擊泚笏。挽回一氣轉洪鈞，平地春雷百蟄出。雍容細旃講唐虞，正韠垂紳其弁突。抑均斯道覺斯民，何但諸生私蔭樾。

詠陳世良天開圖畫之閣

九仙縣地名。來來到笱谷，居地名。誰向雲端締高閣？背倚金山後山名。作後屏，左右龍虎交蟠伏。前頭諸峰列碧霄，獻奇貢異相聯絡。文筆前山名。時時氣蔚葱，香騰

❶「誇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精」。
❸「濟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湘江」。

前山名。旦旦煙醲郁。瀑布泉名。西奔扈衛雄，❶席帽山名。東出朝宗肅。玉欄山名。管住不斷勢，銅鼎山名。蓄就無窮祿。石潭溪名。通貫洗馬陂，溪名。一派寒流腰帶束。雨暘舒慘變萬狀，青黃紫綠呈千簇。十里風光盡入懷，四時春色常在目。好是天開一圖畫，丹青巨擘難描摸。閣中仙翁有佳趣，❷襟抱磊磊還落落。飽餐蒼秀炯詩囊，靜挹菁華洗愁斛。日暄晝永酒三樽，月明夜清琴一曲。興來草木欣榮意，意到鳶魚自飛躍。此外應無人境喧，於中覺有天真樂。試問仙翁爲阿誰？世良其字陳其族。

和林叔已詠揚守福壽林塘之韻

史君幽趣鍾靈臺，胸中圖畫如天開。居閒薄發林塘勝，根原福壽兩山來。石骨旁峙虎蹲踞，泉脉下繞龍盤洄。高低隨巧結亭榭，收拾造化成錦堆。緋黃紫綠獻態度，纖洪濃淡敷條枚。四時春色常在目，噓咻無用鄒律催。那知禁林鳳池上，須君緩步鏘鳴瓌。詎容袖手此山下，鷗朋鶴侶相追陪。❸

和林叔已詠福壽林塘四十九韻呈揚守并謝保舉狀

漳臺最尊第一峰，分支福壽飛雙虹。壽山左蟠氣葱葱，福山右峙狀窿窿。中有洞壺出塵蹤，景物簇聚造化功。不減杜陵門城東，未數漆園舊崆峒。高人卓犖關西

❶「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挹」。
❷「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高」。
❸「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隨」。

公，神僊識趣清瀛蓬。疏淪寒泉衆流潨，刮築嵓石羣山嵩。滌洿剔穢輯和冲，❶飛甍敞棟勢如穹。福壽大亭名。林塘扁其中，銀鈎鐵畫燦黑松。以次亭榭隨窠空，各各標揭題踈通。濯纓亭名。一點塵不叢，澄澄北繞冰壺融。新緑亭名。東開青藻芃，磨銅徹底瑩淵衷。水竹環之翠垂弓，波光暗射驚魚蟲。❷西問荷花亭名問花。滿池紅，❸千枝萬朶爛燒空。行行半山亭名。杖履逢，小甜平章景異同。絶巔亭名清漳奇觀。奇觀超陰朦，❹四方八達輝明瓏。俯瞰闤闠罔利翁，徒登壟斷誇嵸嵸。❺主人緑鬢碧方瞳，壽山崖峩福海洪。濟川才具如飛艟，須遊鳳池職乃充。能蘇民瘼如香蒻，須從禁苑馳華驄。況屢秉麾天眷隆，陽春脚布隨處豐。自當九二任發蒙，❻均陶生民天降侗。未應山人遨渤仝，登高臨清玩曨曈。西隣隱霧有豹黟，欲化龍虎九霄翀。卵翼之恩始而終，端賴餘福錫厥躬，庶幾攀附于飛雄。

仙霞嶺歌

仙霞何事名仙霞？巔末得之神仙家。此山南來絶高峻，❼上插雲表參天涯。羣仙遊宴絶頂上，❽不飲烟火湯與茶。朝餐赤霞吸其英，暮餐黄霞咀其華。日傲烟霞爲洞

❶「滌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《四庫》本補。乾隆本作「疏」。
❷「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飛」。
❸「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何」。
❹「超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❺「壟」，原作「龍」，今據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❻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任」。
❼「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極」。
❽「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神」。

府，不踏塵寰寸泥沙。後躅躋攀不可得，危梯峻級頻咨嗟。高人欲解行者疲，掇作好語清而嘉。故取仙霞起人慕，非以仙霞爲世誇。流傳歲月浸久遠，此意零落説又差。謂酌流霞固淺陋，謂著霞衣亦浮葩。我來登陟動幽趣，愧無洒落清襟懷。聊寓數言代嶺記，未可例視爲南華。

謁張公祠

古來傳説雙劍靈，精氣直上干雲星。有如掘出爲世用，一揮便可四海清。方今擾擾胡塵起，中原分裂亂無紀。正好提攜爲掃平，何事雙龍卧此水？試問張公知不知？英靈千載如生時。何時神物得神用，爲報風雲會合期。

三月十一夜紀候

春光正濃二三月，氣候不作春和柔。白晝炎炎若盛夏，半夜凄凄如老秋。

久不雨

草廬卧龍目未開，嵓溪作霖手未擡。蒼生望望亦勞爾，雱霈甘澤從何來？

賀傅寺丞喜雨二十六韻

去冬九旬已渴雨，那意今春渴尤苦。自開正元越三月，生意全蟄不闖吐。陽威烈烈熾盛夏，田野熬熬劇焦釜。新秧既長且乾萎，播種無由可入土。農民望雨若倒

垂，類嘆天命我無所。❶ 太守念膺民命寄，如傷體膚痛心膂。奔禱山川社禝前，下及百祠靡不舉。壇告雷師雷莫聞，江扣龍神龍弗顧。❷ 間或沾洒隨即收，翹想霶霈殊烏有。日切一日不遑寧，直欲伐牲實籩俎。❸ 精虔充積四十朝，幽明貫徹忽無阻。季春望夜五鼓餘，❹瓦鳴琢琢簷垂縷。起來四顧雲黑暝，阿香驅車震鼉鼓。甘霔一番復一番，達晝傾盆莫之禦。東阡西陌土膏溶，負耒荷鋤翕旁午。父語其子兄語弟，咸曰我侯感格故。滴滴皆是真珠飯，❺天救我民賜我哺。非我下民能動天，侯澤我民如父母。既優既渥尚未已，實穎實栗決可睹。人解戚容爲懽忻，❻歲轉凶兆爲豐阜。從知天人本一機，氣脉流通有如許。端猶影響應形聲，證驗昭昭真足數。亦侯作霖大手段，家學淵源傳自古。豈徒蕞爾南漳濱，特私所惠偏一塢。❼ 抑將天下濟蒼生，行赴九重大用汝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終

❶「類」，乾隆本作「頻」。
❷「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叩」。
❸「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代」。
❹「鼓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更」。
❺「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珍」。
❻「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憂」。
❼「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獨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

律　詩

訓兒童八首

孔　子

孔子生東魯，斯文實在兹。六經垂訓法，萬世共宗師。

弟　子

洙泗三千衆，何人得正傳？省身有曾子，克己獨顔淵。

顔　子

賢哉顔氏子，陋巷獨幽居。簞食與瓢飲，蕭然樂有餘。

曾　子

敬謹曾參氏，[1]臨深履薄如。平生傳聖訓，要具孝經書。

人　子

人子勤於孝，無時志不存。夜來安寢

[1] 「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子」。

息，早起問寒暄。

灑掃

奉水微微洒，恭提帚與箕。室堂須净掃，几案亦輕麾。

應對

應對須恭謹，言言罔不祇。父呼唯無諾，長問遜爲辭。

進退

進退須恭敬，時時勿敢輕。先生趨拱立，長者後徐行。

西征黄蓮坑遇雪

自入黄蓮北，[1]風嚴雪又加。滿山羅玉樹，遍地錯瓊花。清灑姿無纇，虚明質不華。瘴眸爲一洗，驚覺若仙家。

分水嶺

寶貝山前去，瓊瑶世界行。蠟鞋穿瑟瑟，竹杖獨鏗鏗。[2]凍色迫毛竅，寒光射眼睛。酒亭何處認，速欲一壺傾。

---

[1]「自」，原漫漶不清。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行」。

[2]「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行」。

祝杖投錢唐江❶

爾自黃源嶺，相從到上都。扶持千險阻，❷策掖萬崎嶇。鳳沼波應煖，龍門路不迂。便須齊變化，霈澤濟寰區。

和陳叔餘韻二首一以謝來意一以勉之

碌碌平生學，慚無席上珍。僅餘守師訓，豈欲衒時人？誤入侯門聽，飜勞友義陳。願從温故業，庶或稍知新。

又

此道何曾遠，吾儒自有珍。反求皆在我，中畫豈由人？利善分須白，知行語未陳。若能祛舊見，明德日惟新。❸

送王子正宰長樂二首

一陽天運復來亨，君子隨時亦吉征。暫向三山瀕海處，❹小馳百里愛人聲。從知文物新長樂，❺便作絃歌舊武城。須信道行由此兆，牛刀指日宰寰瀛。

又

君當民社戴星遊，我玩簞瓢守故丘。

❶「唐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塘」。
❷「持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杖」。
❸「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維」。
❹「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漸」。
❺「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
訣自此分何所憾，學無與講是吾憂。聖心未可窺覘得，道體難從寡陋求。鱗翼元無南北間，時推緒論發蒙不？

送廖子晦倅潮還別四絶❶

紫陽門户聳參天，駢往紛來幾計千。誰立脚跟老彌篤？❷交溪原上有深傳。

使車南騖過吾邦，❸幸挹端嚴毅直風。多謝兩年勤尺素，諄諄頻爲發童蒙。❹

松窗梅雪歲寒餘，奉別城東古驛頭。君去有行應可樂，我來獨學重爲憂。

聖賢事業浩無疆，未易孤聞寡見窮。友善更資天下士，時推一二附南鴻。

送廖婿林伯魯東歸南寺，席中因舉送王長樂詩，伯魯用後篇韻求教，故復依其韻以别之

良夜禪房欵一遊，義心相與重山丘。少陪文字賡酬樂，頓釋胸懷鄙吝憂。❺我愧反身無寸得，君方努力勇前求。懸知日有新新益，還肯雙魚遠寄不？

---

❶ 此詩底本目録中在下一首之後。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同。

❷ 「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根」。

❸ 「使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侯」。「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我」。

❹ 「童蒙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蒙童」。

❺ 「吝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《四庫》本作「隱」。

和丁祖舜重脩日涉園

重來日涉整前盟，欲與淵明細論朋。向市鬧中渾覺勝，❶可人幽處不妨仍。歲寒依舊竹三逕，春意長新花數棚。對景春容無一事，好將氣馬欵調乘。

依趙尉獄空韻上陳宰

民沐仁風狀小兒，陶陶遠罪日何知。圜扉草色春長茂，公舍棠陰晝緩移。誰復鼠牙紛擊剥，類將雞黍樂追隨。塗歌里詠喧傳處，盡是吾侯德政碑。

依方宗丞和林簽判賞梅追璧水之韻

冰玉精神清且凝，不嫌霜雪慘於刑。傳來春信嚴明地，吐出陽和節愛亭。孤艷迥凌仙子桂，餘香暗及庶民星。尋盟璧水渾閒事，好整和羹入帝庭。

送陳尉後之園賞歸二首❷

巖邑崎嶇俗最獰，君來談笑自風生。平戎大策方微露，執訊奇功便立成。❸百里秋光瓜代及，九重春色筍班榮。金閨此去

---

❶「市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鬧市」。

❷「後之園」三字，原闕。今據原書目録及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
❸「便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立便」。

應無阻，好把胸中次第行。

又

世論年來太不和，真真僞僞總偏頗。陽尊孔孟陰排斥，深怯周程浪詆訶。誰是橫流堅立砥？類於入室反操戈。始終無負傳心處，一片精剛要不磨。

送滕教歸二首❶

本是山林一陋蒙，何心馳騖利名中。只因尺檄來蓬户，故策駑才入藻宫。既爾薰陶知厚德，又於歷練熟頹風。區區未飫高山仰，❷何事征蹄今已東。

驛道芬菲春氣柔，征蹄去去不容留。俛辭南國摳衣佩，直向端門拜冕旒。璧沼從知新訓導，石渠旋復細刊讎。澤民致主淵源學，那或浮沉逐輩流。

不赴十姊初度之席

吾姊今朝慶誕辰，❸奈何賤弟亦同倫。❹汝逢壽考榮雙老，我感劬勞悼昔人。一懽贊祝欲陪千歲願，追思難遏寸心真。一戚應殊分，只任天情不必均。

湖齋對蓮

平湖花葉亂相撐，恰對幽齋小榻清。

❶「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陳」。
❷「高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山高」。
❸「辰」，原作「晨」，今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❹「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何」。

萬緑淺深非作意，千紅濃淡總無情。好觀物態羣嘉萃，從識乾元一理生。佔畢暇餘時與玩，會予心處有誰評。

對　葵

開闔隨陽自曉昏，輕如綃縠浄瑶琨。淡黄相枕五重靚，濃紫深藏一竅渾。❶熟視絶無粧點態，細看不見剪裁痕。誰能會取箇中意，與玩乾坤造化根。

和丁丈詠史君禱而雨之韻

史君持志一恭謙，何間幽明與巨纖。渴雨方將爲旱閔，卧龍便不復泥潛。連宵傾作霶霈注，闔郡均蒙優渥沾。竊喜陽春端有脚，閭閻和氣日須添。

用明師叔韻贈畫工張子英

雖憑縑素狀儀容，的自毫心藴妙鋒。箇箇本來天所賦，隨人變化有奇工。❷

送王子正赴灊倅

飛騰仙馭自漳濱，去去西隅指灊津。夾道賓僚方一際，滿城老稚便皆春。正心誠意平生學，愛物親民此日仁。只恐貳藩車未煖，紫泥催促貳皇鈞。

❶「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横」。
❷「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功」。

又

昔日濂溪倅此州，施爲洒落豈常儔？今承遺躅百餘載，又得當朝一儁流。詔世典刑應未泯，在民德化豈無求？發揮舊事重增焕，好與邦人作勝謀。

子方宗弟側弄之璋❶

珍祥充塞故旁流，底信先傳慶有由。莫訝雞胞寧吐鳳，❷須知虎氣已吞牛。古來孽士皆榮達，此日宗支自穎尤。螽螽繩繩從未艾，❸會看貴種出公侯。

西征范田遇雪三絶

夜宿荒村曰范田，聲聲頻滴屋簷前。朝來揭起柴扉看，滿目青山白玉巔。

飽啗炊粱萊菔羹，阜臺催促趕前程。手攜竹杖足穿革，緩撥瓊花徒步行。

歷歷山坳凍迫人，指頭欲墮痺難伸。探囊速買三杯後，更覺陽和暢此身。

大漿嶺

大漿陟降幾千層，積雪朝來錯去程。溜石瓊花新琢就，平田玉鏡恰塵成。不嫌

❶「弄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弄」。
❷「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能」。
❸「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來」。

凍氣侵肌慄，最愛清姿照膽明。聊把杖頭敲擊處，那忘疲薾旅中情。❶

過武夷

武夷山下幾迴過，未暇於中賞一遭。獅鶴諸仙知我意，故將青靄淡遮羅。

紫溪遇日

日露雪頭紅玉盤，❷氤氲和氣靄人寰。回眸萬素無從覓，依舊千山列翠鬟。

鉛山遇霜❸

冒風冒雪冒霜寒，手足胼胝百狀艱。只爲胸中春一點，未能忘世卧溪山。

和人詠梅韻

不妨雪壓與霜糊，友結松筠鄙橘奴。特放孤標先煖覺，肯隨衆卉望寒逋。疑將冰月爲精爽，端借瓊瑶琢體膚。闖出一元生物意，從兹引領萬容姝。

示兒定孫二絶

童蒙發軔最初時，庸聖分岐謹所之。

❶「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都」。
❷「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落」。
❸「霜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雪」。

凡百小兒嬉戲事，❶類皆鄙俚不須爲。❷

丈夫尚志志高明，勿效卑卑世俗情。從上一條平坦路，千賢萬聖所通行。

鄰舍橫逆

茫茫薄俗沸蚊蛆，禮義全無一點餘。只得杜門對賢聖，專來教子讀詩書。千般橫直休干己，一切是非無問渠。若救鄉鄰爲被髮，風波轉起撓吾廬。

西征過仙霞嶺雪晴❸

自入仙霞十里程，滿山晴雪射虛明。路從寶貝洞中去，❹人在瓊瑤世界行。❺枯木競傳千狀巧，荒崖亦作十分清。回環四望真奇觀，識破乾坤洒落情。

過江山遇雪

江山方進半程前，正值羣遊剪水仙。滿道鹽花堆粲粲，飛空粉屑舞翩翩。樊墻廬舍皆銀飾，溝瀆潢汙盡玉瑱。却認青山埋不得，嶆峨氣勢直凌天。

❶「嬉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戲嬉」。

❷「類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❸「嶺」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目録補。

❹「貝」，乾隆本作「月」。

❺「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間」。

平垣雪兼風雨❶

自從平垣望衢南，❷值雪霏霏日日添。既挾狂風和面撲，又偕猛雨向身沾。手拈紙傘凝猶痺，足踏皮鞋凍亦澌。那識堅剛金石操，於中凜凜獨争嚴。

玩雪

南人乍見此般奇，驚怪誰司妙化機。月裏姮娥篩粉撒，雲端仙子削瓊飛。寶山瑶室隨村峙，玉樹銀花夾道輝。造物襟懷真洒落，更無塵滓間纖微。

過衢州第二程見麥雪中青

雪過三衢越厚埋，❸却於農事不爲災。今朝方爾半融釋，隴麥青青奮出來。

答留粹中承奉求教之韻❹

玉質雖精更用礲，❺切磋磨琢趣無窮。但於天理昭如視，何患私情衆互攻。明善誠身爲要訣，博文約禮是深功。從今日用

❶ 此詩，清鈔甲本在《過江山遇雪》之前。「垣」，原作「坦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❷ 「垣」，原作「坦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❸ 「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堆」。
❹ 「留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劉」。
❺ 「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

培基處，敬道尤須徹始終。

橫逆自廣三絶

湯文事小豈爲迷？ 物我從來絶町畦。胸次洞然天地闊，本無南北與東西。

樂天一説見軻書，豈是高談强解渠？牛馬蚊虻無足校，不須芥蔕此襟裾。

仁人方寸萬機空，片逆何能介此中。視爾恰如風動竹，在予安有竹嫌風。

趙寺丞禮延入學，陳伯躍有詩詠其事，因和以復之

道學規模本自宏，❶師傳敢背此心盟。❷追思嚴訓昭如在，❸惟誓終身篤所行。❹每患無成辜宿志，那知自鬻釣浮名。賢侯愛友交提奬，重我慚惶未見榮。

修學扁大成殿門，依敖教韻上趙寺丞

育才爲國寸心丹，修泮時聞鏘八鸞。綠引滄溟循道入，❺青排名第對門看。宸鈎日煥龍蛇動，書閣雲齊牛斗寒。末學幸陪芹藻豆，詎耽秋菊夕英餐。

❶「道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學道」。
❷「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書」。
❸「思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師」。
❹「惟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❺「道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入道」。

存　心

心藏隱奥最難知，出入無時不可羈。須向動時牢把住，莫教失却便支離。

和卓廷瑞贈詩之韻四絶

一見襟懷便豁然，交情輸寫意忘年。傾囊經訓璠璵富，與我從頭細細傳。

日復陪遊泮水湄，發揮史學到淵微。直從天理人心處，❶剖破存亡治亂機。

長書一卷墨新題，志在斯民壽域躋。歷歷愛君憂國語，施行須自起鋤犂。

我愧年幾六十秋，時華虚度事優柔。頭云皓矣未聞道，深藉磨礱與勿休。

林户求明道堂詩二首

秉彝同是得天生，道在其中本自明。氣爲禀來微有蔽，欲因感處復多萌。磨礱須到十分粹，克治全教一味清。從此洞然無别體，真元輝露日光星。❷

又

自從河洛發真筌，節目綱條已粲然。志若堅剛方可適，心如扞格决難詮。從頭格物爲當務，穩步求仁乃秘傳。表裏直須名副實，高標終不愧前賢。

❶「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到」。
❷「星」，乾隆本作「呈」。

遊雷峰塔處晦上人求詩

擺脱人間名利韁，湖山深處事韜藏。[1]要知晦裏真消息，養取靈臺一點光。[2]

無言上人求詩依黄簿韻

休説西來幾許年，此身動静莫非禪。須知天理流行妙，不待人言髣髴傳。運水搬柴存實則，着衣喫飯即當然。若能默悟真消息，剖破諸空億大千。

寓嚴陵學和鄧學録相留韻

道爲賢侯講泮宫，淵源程子及周翁。路開正脉同歸極，川障狂瀾浪駕空。珍重前廊渾氣合，督提後進要心通。聖門相與從容入，[3]矩步規行不用怱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終

[1]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[2]「取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此」。
[3]「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合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

律　詩

題蓋竹廟六絶

人心活物本來靈，[1]動静那分晦與明？
晝接事爲思有主，夜思無主夢因成。

夢生於想本來非，一自魂交百感隨。
漠漠茫茫無定準，若何據此卜前逵？

世人莫悟此端原，兆自心機闢闔間。
却向妖祠求證應，妖祠於我固何關？

至人神定氣常清，夜息虛明一若醒。
假使妖祠能獻兆，如何窺得此門庭？

大都流俗急榮名，切切於中夢自形。
附會便爲神所告，神明虛得號通靈。

升沉大分係於天，決匪人謀所必然。
告爾往來通達者，不須贅贅鬼神前。

馮中郎廟

爲問中郎昔抗忠，力箴頗牧不能庸。
如今疆場多塵擾，頗牧還能容不容？

西楚霸王廟二絶

氣壓關河力拔山，絶人武勇更無前。
若於今代當戎寄，何復孱胡踞百年？

[1] 「活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又

孱虜奔亡我舊畿，中原蛇豕肆交馳。❶
思君一劍爲平蕩，蓋世英魂知不知？

題江郎廟六絶

三石參天作柱擎，自從開闢便峥嶸。❷
何爲末俗好奇怪，盡道江郎魄化成？

緣爾江家兄弟三，平生愛此石巉巖。
寓居石下多年代，陋俗因成附會談。

好看三石絶奇蹤，自是山靈氣所鍾。
致雨興雲功利博，❸合編祀典以神封。

禮經岳瀆視公侯，只謂祠儀一例修。
不識鬼神情狀者，錯將經意以人求。

峙立嶆峨本石形，人其廟貌據何經？
祇宜壇壝爲民禱，時雨時暘便是靈。

禮學無人發世蒙，正神流弊與妖同。
既非氣類相求者，豈解精誠妙感通？

和傅侍郎至臨漳感舊十詠

陽復東郊雨閣絲，歡迎父老擁車隨。
競傳碧眼朱顏在，宛若當年剖竹時。和《始至》。

黄堂盛事據今論，向日郎君忠肅孫。
依舊誠心勞撫字，漳民世世沐深恩。和《閱題名》。

郡圃森森幾閱春，一番太守一番新。
何如今日同行樂，綵袖恭陪紫橐人？和《行

❶「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驅」。
❷「峥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狰獰」。
❸「博」，乾隆本作「溥」。

郡圃》。

燕遊規畫孔明廬，陳法區藏梅李株。❶慨想先儒遺意遠，能將舊觀一還無？和《訪晦翁廬已毀》。

老榕盤鬱植根深，意到扶藜賞緑陰。天理流行隨寓足，何心故步與追尋？和《訪古榕茅亭》。

依山種竹襯山佳，傍水栽花水妬霞。一意生生俱好玩，休分紅翠有無遮。和《訪西山爽氣》。

雲移月色爽人看，雨趁潮聲迅拍欄。自是與民同樂地，何妨一整復前歡。和《訪水雲館》。

南州佳品勝羅浮，青女飛花任打頭。寒涸更深香更烈，❷松朋梅友敢凌不？和《遊柑橘園》。

主山昂首狀魁嵬，虎踞龍蟠萃一臺。若踤地靈規貢宇，❸英才衮衮拔條枚。❹和《登臨漳臺》。

臺前一帶繞漳溪，臺下回環萬象齊。就拓宏模須大手，❺非爲諂語病於畦。❻和《下山》。

和陳侍郎韻寄題林尉肯堂

肯堂題扁自名公，表裏須教實一同。門閥不誇車馬大，家聲端藉禮詩隆。熟仁便足膏粱味，❼殉義能傳清白風。終始此生

❶「李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樹」。
❷「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固」。「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嚴」。
❸「踤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❹「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梅」。
❺「就」，乾隆本作「孰」。
❻「於」，原作「丁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❼「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促」。

無忝處，❶精誠妙與古人通。

和陳侍郎韻寄題林尉尚絅堂

中庸尚絅示諸儒，爲己何心世毀譽。只要美中存德本，❷無容飾外事文餘。魚潛理趣真如灼，屋漏工夫的不虛。珍重子思深屬意，一言綱領此篇書。

權長泰簿喜雨呈鄭宰

夜雨滂沱一若傾，朝來南畝足春耕。相呼荷耒奔趨急，便與擔秧插蒔盈。令尹精誠知到處，上天仁愛見真情。從今可釋懸懸望，百里已無愁嘆聲。

四月十八日喜雨再用前韻呈鄭宰

民間霓望正頻傾，天澤如期爲養耕。終夜連朝淋不住，上畦下畝浸皆盈。春來又見兹濃霈，秋穫何愁弗滿情。感格一機無外事，氣和端自有和聲。

解職歸題主簿軒壁

偶然寓興五山陰，可嘆頹波日轉深。鼓瑟齊門莫同調，舞韶鄭側鮮知音。歸尋舊徑掃新榻，從整遺編理素琴。惟有春秋知罪我，外餘橫直一何心。

❶「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宛」。
❷「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性」。

挽　詩

挽王郎中五首

蚤得名師友，淵源正不他。持身莊以重，接物簡而和。游夏文章學，求由政事科。朝聞今可矣，爲恨復云何。

二

壯歲登科甲，淹遲暮始通。閩中馳德政，灨上振儒風。藥石王宮訓，權衡璧水功。儼然遺躅在，誰不悼思公？

三

剖竹毘陵郡，乘軺古越城。活民均惠澤，報國一忠誠。强禦斂蹤伏，姦欺束手清。至今誦遺愛，何日可忘情！

四

暮景孤高節，巖巖挺歲寒。松姿標雪嶺，玉質照冰盤。一介應無取，㦸毫不可干。[1]老成視前輩，宜作典刑看。

[1] 「㦸」，乾隆本作「纖」，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作「纖」，字通。

五

近甸勳勞著，中朝寵眷隆。召從宗正貳，躐進户曹郎。從槖方虚佇，生經遽不融。睪如嵩下息，❶萬古儼公宫。

挽楊料院二首

早識淵源正，從師事切磨。天姿純不纇，世俗淡無波。廬墓誠於孝，刑家儉以和。自應仁者壽，命也奈之何。

恩沐賢關渥，名登桂籍榮。古田馳義勇，永福播仁聲。料院從優選，朝階即坦行。胡爲成契闊，第爾哭銘旌？

挽程推官二首

壯歲聲場屋，高年僅小行。❷鄱江夷暴跡，湟水雪冤情。節志冰壺潔，襟期玉井清。竟耽泉石趣，勇去謝榮名。

生質鍾來厚，❸風流近古人。奉官常翼翼，居里復恂恂。甥姪誨猶子，夫妻敬若賓。噫嘻公不死，嗣世有簪紳。

挽蕭知縣二首

資稟於人異，天鍾自粹夷。懷才無表

❶「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翠」。「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巖」，字通。
❷「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少」。
❸「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從」。

襮，制行絶瑕疵。孝比王祥篤，知機下惠遺。❶鄉閭稱厚德，已矣但長噫。

蚤擢儒科秀，❷旋驅仕路榮。平反東廣幕，撫字桂陽城。選調方優脱，朝階自坦行。如何中道處，遽爾輟千旌？

挽孫少卿四首

自抛欄苧列簪紳，便展施爲志獲伸。剖竹三衢無警盜，乘軺兩浙蔑冤民。居官清節冰壺凛，到處仁恩雨露春。歷歷典刑如在日，慕思遺愛幾多人。

聖主更新大化年，趨朝正預拔茅連。青華上厠郎星列，近密光陪卿月聯。垂躡從班提從橐，遽萌歸興乞歸田。至今士論追懷處，第誦高山景行篇。

厚德天鍾有異資，❸反身尤謹事操持。儉勤忠孝傳家訓，直諒忱恂獲上知。正色嫉邪嚴莫犯，高標立懦屹難移。罣如香坂孤峰下，千載唯存篤行碑。

福慶於人鮮比方，一生坦若履康莊。好逑得偶天官冑，嗣子能傳月窟芳。壽入九齡光寶籙，服膺三品燦金章。始終可謂無遺憾，信矣榮歸死不亡。

銘

敬恕齋銘

天地之性，惟人爲貴。由其有仁，於我素備。胡爲不仁？私欲間之。欲求仁者，

❶「知機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和幾」。
❷「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考」。
❸「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姿」。

敬恕是宜。出門如賓，承事如祭。以主於中，對越上帝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以是而行，與物皆春。內外敬恕，私欲何寓？天理周流，無所不具。是之謂仁，乃復其初。孔聖明訓，的非我誣。子程伯子，正事斯語。傳聖人心，立後學矩。濟南氏子，是宗是師。我贊無倦，有此銘詩。

希程賢友扁是齋於明道堂之後，蓋師慕明道先生「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」之説。嗚呼！此正夫子所以告仲弓求仁之方，至爲要切；而明道所以學問造到而得聖心之傳者，有在乎是也。輒爲之銘以相之。嘉定戊寅春，臨漳北溪陳某書。

枕屏銘

枕之爲義，以爲安息。夜寧厥躬，育神定魄。屏之爲義，以捍其風，無俾外入，❶以間於中。中無外間，心逸體胖。一寤一寐，一由乎天。寂感之妙，如晝之正。可通周公，以達孔聖。夜氣之清，於斯以存。仁義之良，不復爾昏。咨爾司寐，無曠厥職。一憩之樂，實汝其翼。

❶「入」，原作「人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箴

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箴

天命之性，具於吾心。流行日用，無往不臨。❶即物即道，孰非吾事？與身而俱，須臾弗離。曷其體之？其要無他：只於平時，事未萌芽。己所未聞，己所未睹，即須自力，❷戒謹恐懼。戰戰兢兢，臨深履冰。一主於敬，中常惺惺。從事於斯，乃全所性。本體渾淪，無間厥命。天理生生，如坤之陽。萬化根原，的在其中。咨爾靈臺，❸所宜深警。此第一功，毋容昏瞑。

君子謹其獨箴

天命之性，不能常静。感自外來，動即中應。由乎天理，中節爲和。蹉諸人欲，則爲偏頗。若何用功，粹然一正。事稍萌初，念微闖境。人所未聞，己獨聞知。❹人所未睹，己獨見之。善惡之幾，於焉兆眹。毫釐易差，當切致謹。扶持天理，發達敷榮。防遏人欲，無使勞生。玆續前功，相次加密。大本達道，表裏爲一。咨爾靈臺，敬止緝熙。契天合聖，的其在玆。

❶ 「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所」。
❷ 「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思」。
❸ 「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資」。
❹ 「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當從。

贊

晦菴先生贊

德禀純陽，清明剛健。篤學真知，全體實踐。集儒之粹，會聖之精。金聲玉振，紹古作程。

夢中自贊繪像

天賦爾貌，幽乎其閑。地育爾形，頎乎其寬。視諸孟子之睟面盎背，❶孔子之温厲恭安，須力學以充之，而無愧乎聖賢之容顏。

疏

不允隆興寺僧傳經疏

先王盛時，黎民偏德。閭里之間相勸，農桑之外無他，惟父慈子孝而兄友弟恭，意誠心正而身修家理，絶無詖行以汩善端。自三綱九法斁淪，而別派殊宗躪蹂，❷大抵化人導世，急於覬果邀功。視奉親敬長爲度耳閒譚，把誦佛持經爲切身重事。需事畜之資以頤塗偶，剥塞墐音僅，塗也。《詩》：「塞向墐户。」之用以賁空廬。顛之倒，倒之顛；厚者薄，薄者厚。蚩蚩者，渾如大寐；明明

❶「諸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「躪」，乾隆本及清鈔乙本作「躪」。

者，亦被冥驅。恬習成風，迨至今日。欲爲爾重，乃謁子文。嗟哉淺德！大愧無韓。豈於淫辭，瀾復助墨？❶ 作俑既非，予志率獸，亦豈吾心？❷ 屢遯屢前，且笑且嘆。聊書此以自命，或罪我而不知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終

❶「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敢」。
❷「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我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

書　問

初見晦菴先生書

十一月吉日，學生鄉貢進士陳某，謹齋沐、裁書百拜，請備灑掃之禮於判府寳文侍講先生門下。

某竊嘗謂：道必真有人而後傳，學必親炙真任道之人，而後有以質疑辨惑而不差。自孔孟没，天下貿於俗學，蓋千四百餘年，得濂溪周子、河南二程子者出，然後斯道有傳，而正學始有宗主。自程子至今又百餘年矣，見知聞知代不乏人，然淵源純粹精極，真可以當程氏之嫡嗣而無愧者，當今之世，捨先生其誰哉？而天下學士有志於古、欲就有道而正之者，非先生亦誰與歸哉？❶

某窮鄉晚生，愚魯遲鈍，居於僻左，無明師良友，❷不蚤聞儒先君子之名，自兒童執卷，而世儒俗學已蠱其中，窮年兀兀，初不識聖賢門户爲何如。

年至二十有二矣，始得先生所集《近思録》，❸讀之，始知有濂溪、有明道、有伊川爲近世大儒，而於今有先生，然猶未詳也。自是稍稍訪尋其書，間一二年、三四年，又得《語孟精義》、《河南遺書》，及《文集》、《易

❶「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我」。
❷「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隆」。
❸「始」，乾隆本無此字。

傳》、《通書》，與夫先生所著定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、《太極》、《西銘》等傳，吟哦諷誦，反諸身、驗諸心，於是始慨然敬嘆當時師友淵源之盛，抽關啓鑰如此之至，❶而重自愧，覺此身大爲孔顔罪人，❷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德尊、義精而仁熟，立言平正溫潤，精切的實，明人心、洞天理，達羣哲、會百聖，粹乎洙泗伊洛之旨。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，今悉該且備；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，今益信且白。宏綱大義，如指諸掌，掃千百年之謬誤，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。辭約而理盡，旨明而味深，而其心度澄朗，瑩無查滓。❸工夫縝密，渾無隙漏，尤可想見於辭氣間。故孔孟周程之道，至先生而益明，所謂主盟斯世，獨惟先生一人而已。❹

然求於書，未如親炙之爲浹洽；徒言之誦，未若講訂服行之爲實益。❺故愚生竊不自量，嘗欲盡屏世學，奔趨席隅，面領其梗概，然後退而結茅於清泉茂林，以畢其業而終吾樂。❻獨奈何事與心違，❼家窮空甚，無千里裹糧之資，❽而二親臞薾，又日奪於仰事不給之憂，❾汨没乎科舉干禄之累，而於此第竊有志焉，不克實下手專研而精究。今三十有二矣，十年之間，但粗獵涉，

❶「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急」。
❷「大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查」，乾隆本作「渣」。
❹「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推」。
❺「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習」。
❻「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獨」。
❼「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樂」。
❽「家窮」至「之資」十一字，清鈔甲本作「門祚衰薄，無他兄弟之可托」。
❾「日奪」至「不給」七字，清鈔甲本作「恐失于溫清定省」。

悠悠蹉跎，若存若亡，枉逾夫子而立之年，未免曹交徒食之計，❶良心蕪没，百無一就，駸駸下流，甚懼甚恐。

去年秋賦，夤緣有臨安之役，自謂是行也，此累可永了。❷其歸也，道武夷，當徑走五夫，共洒掃於墻仞之下，❸以紓其所素願。不謂命也天窮，舊累依然。而先生又此來矣，某始聞之歡欣鼓舞，謂：「向者十年願見而不可得，今乃得親睹儀形於州閭之近，殆天之賜歟！」既而又自疑曰：先生，郡侯也；某，郡之一賤氓也。貴賤之分有等，且侯門如海、府吏森嚴如截，❹問學，若之何而通？請益，若之何而便？講論，若之何而欵？❺故又遲遲者累月，屢進而屢趦趄。

然是學不可一日廢，而見賢之心油然動於中，終有不容遏。且人生聚散不可期，幸與賢者並世而生，而邂逅又如此其密邇。人未有拒我之形，吾逆爲之辭以自止，是果於自暴自棄者也。況先生以道學爲天下宗師，既不得盛行於時，猶當私淑於後，樂育善誘，❻循循不倦，夫豈以鄙夫互童而遽棄之！

然公庭不敢私請，❼輒冒昧先此導意，併録舊日自警之章，列於別幅以爲贄。先生儻以爲可教而進之，俾獲預鑪錘之末稍，不失爲君子之歸，是所願望；若不遇焉，則亦命也，安愚分、退守窮廬，只遥望門墻以自攷而已。敬恭俟命，不備。詩見第一卷。

❶「曹交徒食之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徒計曹交之食」。
❷「可永」，原作「了未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共」，乾隆本作「職」。
❹「截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戟」。
❺「欵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快」。
❻「樂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學有」。
❼「公」，原作「互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孝根原

爲人子止於孝。近因讀「事父母幾諫」，至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」等章，極索玩味，似略見根原確定處。未知是否，試一言之：

夫人子於父母，其所以拳拳竭盡，如此篤切而不敢緩，極至而不敢少歉者，是果何爲而如此也？非父母使我如此也，又非畏父母而然也，又非冀父母於我如何也，又非吾身自欲如何也，又非聖人立法使人如此也，又非畏神明譴之、鄉黨議之、朋友責之而然也。其根原之所自來，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，其道當然，誠自有不容已處，❶非有一毫牽强矯僞於其間也。

蓋天之生人，決不能天降而地出、木孕而石産，決必由父母之胞胎而生。天下豈有不由父母胞胎而生之人乎？而其所以由胞胎而生者，亦豈子之所能必，而亦豈父母所能安排計置乎？是則子之於父母，信其爲天所命，自然而然。人道之所不能無俯仰戴履，自此身有生以至没世，不能一日而相離。如欲離之，必須無此身而後可。然人豈能無此身？豈能出乎天理之外哉？既不能無此身，不能出乎天理之外，則是決不能一日而相離。既不能一日而相離，則決不可以不竭盡，決不可空負人子之名於斯世，決然在所當孝、而決不容於不孝。

且如君者以天下奉、以天下養，父母之下唯子而已，不以子之身勤勞奔走以事父

---

❶「自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母，更教誰事哉？設或使人爲之，豈理之宜乎？或親焉不免勞於自養，豈事之安乎？况子之身又非子之身，父母之賜而天所與也。天之命爾爲人子者果何謂？父母之生爾爲子，而字育惟謹者果何爲？❶壯爾體、强爾力，是豈欲使安閒、❷空飽飲於天地間而全無所事乎？❸則人子之竭力以盡所事於此，豈得爲過分乎？

「維天」、「於穆」，天命流行不曾停，日復一日、歲復一歲，尺奔趲督趣乎其後，往者不可以復反，老者不可以復壯，則親不可得而再事，亦不可得而久事，是豈可逗留於前，私竊自怠，若挨推不行而格其於穆無疆之大命哉？萬一大願未償，終天之隔，雖欲孝，誰爲孝？豈不爲大欠缺、大悔恨耶？此仁人孝子所以必汲汲急於競辰愛日，❹無所不自盡，奉天命而不敢稽，恭天職而不敢惰，如執玉、如奉盈、如養嬰兒，無跬步不切於心。蓋必如此，然後吾心始安，❺俯仰無愧，方足以償願塞責，而恰得謂之人子。不然，則爲天地間有罪，雖安鬚眉面目，立於人類中，不得名之曰人子，是無父母而生之人矣。

即是而觀，爲人子止於孝，其根原豈不昭昭可見乎？夫豈自外來乎？夫更孰有加於此者乎？❻是豈不爲人道大本，確然終其身而不可易者乎？妄論如此，幸望裁教。

❶「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謂」。
❷「壯爾體强爾力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壯者體强爾力是視」。
❸「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食」，乾隆本作「飫」。
❹「競辰」，乾隆本作「兢兢」。
❺「始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如」。
❻「更」，乾隆本作「人」。

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

又嘗因是而推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其根原所自來，莫非天命自然，而非人所强爲者。倂一言之，未知當否：

夫天之生人，羣然雜處，愚智不能皆齊，不能以相安，必有才智傑然於中、爲衆所賴以立者，是君臣蓋天所命，自然如此也。然天尊地卑、乾坤定矣，則君君臣臣之所以當義，亦豈自外來乎？

天之生人，獨陰不生，獨陽不成，必陰陽合德，然後能生成。是夫婦亦天所命，自然如此也。然乾道成男、坤道成女，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亂，則夫夫婦婦之所以當別，亦豈自外來乎？

天之生人，雖由父母之胞胎，然決不能一時羣生而並出，必有先者焉、有後者焉，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。思乎此，則兄弟之所以當友，亦豈自外來乎？

天之生人，人必與人爲羣，決不能脱去與鳥獸爲伍，於是乎黨類儔輩成焉，是朋友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。思乎此，則與人交之所以當信，亦豈自外來乎？

夫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既皆天命所必然，非由外而來，則自此身有生以至没世，決無所逃於天地間，亦決不能一日而相離。天下豈有離君臣、離夫婦、離兄弟、離朋友，而逃於天地之外、絶不與世接之人哉？俯仰戴履，既不能離此而兀然逃於天地之外、絶不與世接，則行乎其中，其所當義、當別、當友、當信，決不可不隨處各有以

自盡，思以奉天命而共天職。❶

不然，憚於爲義而事驕諂，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爲君臣，而以私意爲君臣矣。❷豈天地統攝之權所寓哉？憚於爲别而事淫欲，❸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爲夫婦，❹而以私意爲夫婦矣。豈天地生化之根所寓哉？❺憚於爲友而事爭鬩，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爲兄弟，❻而以私意爲兄弟矣。豈天地之序所寓哉？❼憚於爲信而事機詐，則是不循天命之正爲朋友，而以私意爲朋友矣。❽豈天地並育並行之道所寓哉？

事物根原

又嘗因是而推之事物之間，❾其根原之所自來，皆天也。請併折衷其當否焉：❿

夫天之生人，首不能如禽獸之禿其髮，⓫則欲使人莊以冠；身不能如禽獸之氄

❶「共」，康熙本作「供」，義通。《四庫》本作「盡」。
❷「爲君臣」三字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❸「淫欲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《四庫》本作「狎昵」。
❹「則是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❺「天地生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❻「天命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❼「寓哉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❽「而以私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❾「又嘗因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❿「請併折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⓫「其髮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《四庫》本作「其頂」。

其毛，則欲使人蔽以衣；[1]趾不能如禽獸之剛其爪甲，則欲使人束以屨，[2]則正其衣襟冠履，乃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。若裸袒禿跣，[3]則豈其天？而專事華靡之飾，亦豈其天哉？

天之生人，賦以臂欲使之能坐，賦以足欲使之能立，則坐當如尸，立當如齊，亦天所以命於人如此也。若箕踞跛踦，則豈其天？而專事釋子之盤躡，亦豈其天哉？

天於人，飢不能使之不食，渴不能使之不飲，則飲食者乃天所以使人充飢渴之患者也。若厭之者爲道家之辟穀，而溺之者又窮口腹之欲，則豈其天哉？

天於人，晝不能使如夜之晦，夜不能使如晝之明，則晝作而夜息，亦天所以使人順陰陽之令者也。若晝而爲宰予之寢，夜而爲禪定之坐，則豈其天哉？

以至頭容之所以當直，目容之所以當端，手容之所以當恭，口容之所以當正，皆莫非天也。不然，則天於人，必偏其頭、側其目、參差其手、飄摇其吻而生者矣。視之所以當思明，聽之所以當思聰，貌之所以當思恭，言之所以當思忠，皆莫非天也。不然，則天於人，必瞽其視、聾其聽、槁其貌、瘖其言而生，而其所以視、聽、言、貌非禮之具，亦必元與形俱生矣。

又至冬之所以當裘，夏之所以當葛，出門之所以當如賓，承事之所以當如祭，見齊衰之所以當變冕，瞽者之所以當貌，鄉黨之

[1]「使人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
[2]「以屨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
[3]「禿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訂補。清鈔乙本作「免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徒」。

所以當恂恂，宗廟之所以當便便，亦無一而非天也。不然，則天於人，元必皆無是等事；而吾身之所接，元亦必不復與是遇矣。

由是而觀，凡事物所當然，皆根原於天命之流行，非人之所强爲，決不容以忽而易之者。人之所以周旋乎其間，只奉天命而共天職耳。苟於此而容其私心，便是悖天命而廢厥職。

不審事物間，只如此推之是否。

仁

「仁」字近看，未審認意定否，❶請質諸明訓之下。

夫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。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，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，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，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。故於此而語其名義，❷則以其冲融涵育、温粹渾厚，常生生而不死，因謂之「仁」。人惟己欲蔽之，❸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絶，❹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。

人之所以體乎仁者，必此身私欲净盡，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，其中真誠惻怛，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，徹表徹裏、徹巨徹細、徹終徹始，渾是天理流行，無一處不匝、無一事不到，❺無一息不貫，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，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

❶「認意定否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認得意是否」。

❷「而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❸「欲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私」。

❹「絶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❺「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處」。

無媿。若一處稍有病痛，一微細事稍照覺不到，❶一頃刻稍有間斷，則此處便私意行而生道息，❷理便不流通，便是頑麻絶愛處，烏得渾全是仁？如人之一身，渾是血氣周流，便是純無病人。纔一指血脉不到，便是頑麻不仁處。

商三子及夷、齊，雖皆許以「仁」，然非正許以全德，繹其辭意，皆是從一節上説來，但五子於一節上各做得極，皆真誠爲之，有以不咈乎其全體，故孔子因各隨事稱許，非若聖人大成地位，其辭直截而無委曲也。如顔子不違仁，雖未端的許，然辭意無所偏指，較之五子却是具全體，而聖人大成之亞也。

「仁」者，固是能好人、能惡人，公平無私。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，好人之意常過厚；惡人之心終較緩，好人之心終較速。

恕

「恕」固是推己及人。若不真識恕，只管泥推己及人，則又拘拘，説「恕」字骨不出，不見得曾子所解「貫」字廣大也。某近覺此，大意只是我這理流注去到那事物處。但「仁」是流去到，便熟滑；「恕」用推方到，較生澁。所以恕爲求仁之方者，只爲事事物物間易爲私欲所隔，有不到處，便要得逐一推引這天理出去，流注到那事物，使千條萬緒無所不貫也。

然亦不必須是待人接物處。凡行止坐卧，但少有一念之私，理便隔絶，便是不恕。

❶「稍照覺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照管」。
❷「意」上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私」字。

故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固敬也，而亦莫非恕也。「居處恭、執事敬、與人忠」，固仁也，而亦莫非恕也。凡「禮儀三百、威儀三千」，蓋無一事之非恕也。

不審如此體認，意有差錯否？又，聖賢言恕，多只就「所欲」字上言之，如何？是此處見心之所存爲切否？

忠恕

程子說「忠恕」，以「大本」、「達道」爲言，只是借《中庸》此字言之，其意自不同否？

蓋「中」之爲大本，是專指未發處言之；此「忠」之爲大本，則是就心之存主處真實無妄爲言，徹首徹尾無間於已發未發。但就「忠」、「恕」分別，則「忠」主於心言；「恕」通於事言。然「忠」之徹首徹尾當其爲「忠」時，「恕」便包在其內；及到那「恕」處，這「忠」底又只在也。如天命流行不已，自元至貞，生物都包在其內。而萬物生生各遂處，不已之命又只在也，其實難截然分成兩段去。故發出忠底心，便是恕底事；做成恕底事，便是忠底心。

以上《問目》一卷，文公答書云：「所示卷子看得甚精密。」同時又答其外舅李丈書云：「安卿書來，看得道理儘密，此間諸生皆未有及之者。知昏期不遠，正爲德門之慶。區區南官，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。」❶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終

❶ 乾隆本此下有附注云：「又，《朱子全集·答晉江楊至之書》末云：『漳州朱飛卿近到此，病作，未能細講。陳淳者書來，甚進，異日未可量也。』今並附注，以見文公之亟稱北溪先生如此。」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

問目

詳論夷齊

來教論夷、齊云：「以天下之公義裁之，則天倫重而父命輕。以人子之分言之，則又不可分輕重，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，退後一步便是，伯夷、叔齊得之矣。」

某詳此，竊謂諸侯繼世襲封，所以爲先君之嗣，而爵位土田，則實自天子錫。故内必有所承，❶上必有所禀，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，端可以光付託而無忝，❷然後於受國爲正。❸伯夷、叔齊以天倫言之，則伯夷主器之嫡，在法固當立，然不得先君之命，則内無所承，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？以父命言之，則叔齊固有其命矣，❹然伯夷長也，叔齊弟也，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，其父乃舍嫡立少，是一時溺愛之私意，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。亂倫失正，王法所不與，何可以聞於天王而撫國也？❺此皆在己有礙而不利便處。此在伯夷，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，以壓

❶「土田則實自天子錫故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九字。
❷「忝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歉」。
❸「受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❹「其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❺「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子」。

父命之尊，只得力辭而不受，而決然不敢以或受。在叔齊，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，只得固讓而不爲，而決然不敢以或爲。皆各據其分之所當然，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。蓋不如此，❷則於心終不安。爲伯夷者，是不受之先君，不受之天王，❸而受之於弟；爲叔齊者，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，豈得爲受國之正乎？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此説得之，更看求仁得仁處。」❹

詳「發憤忘食、樂以忘憂」意

來教云：「忘食忘憂，是逐事上説。一憤一樂，循環代至，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。逐事上説，故可遂言『不知老之將至』，而爲聖人之謙詞。❺若作終身説，則憤短樂長，不可并連下句，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。」

某詳此，竊謂聖人安得有憤？只是做事與衆超越，做便做得極誠懇篤切，如恐不及，便是憤。既誠懇篤切，則於事便做得徹底竭盡，無遺恨。及事既了，便稱意，心得志滿、慊快充足，有樂底氣象。逐事皆有憤樂，憤在事方切之際，樂在事既透之後。惟真能憤，然後真能樂。不憤則事不極盡，而中有愧悔，安能樂？

然日用間應接酬酢，自朝至暮，事非一端。方其爲此一事時，其憤其樂如此；及

❶「皆各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此是」。
❷「此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是」。
❸「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子」。
❹「更」上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但」字。
❺「詞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辭」。

又一事來，其爲之，依前又如此。❶ 其憤既做得透了，依前又如此其樂，❷ 每事皆然。一憤一樂，樂而又憤，憤而又樂，工夫循環無所間斷，不知有歲月之逝，此便見好學之篤、而爲聖人之謙處。若通以終身言之，則憤短而樂長，只於童年志學時，是有所發憤處。自既立以後，如不惑、知命、耳順、從心，則皆其所以爲樂之地。故「不知老之將至」一句，誠著不得，而亦不見其爲自貶之意矣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得之。」

詳「寤寐動靜」

來教云：「寤寐者，心之動靜也。有思無思者，又動中之動靜也。有夢無夢者，又靜中之動靜也。但寤陽而寐陰，寤清而寐濁，寤有主而寐無主，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。」

某思此，竊謂：人生具有陰陽之氣，神發於陽，魄根於陰。心也者，則麗陰陽而乘其氣，無間於動靜，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。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，陽主動，故神運魄隨而爲寤。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，陰主靜，故魄定神蟄而爲寐。神之運，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，有苗裔之可尋。如一陽復後，萬物之有春意焉。❸ 此心之寂感所以爲妙，❹ 而於寤也，爲有主。神之蟄，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，悄無蹤跡。如純坤

❶「前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然」。
❷「前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然」。
❸「物」，原作「核」，今據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爲妙」及下句「而於寤也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六字。

月，❶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眹焉。❷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，而於寐也，爲無主。然其中實未嘗泯，而有不可測者存。呼之則應，警之則覺，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。

故自其大分言之，寤陽而寐陰，而心之所以爲動静也。細而言之，寤之有思者，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；無思者，又動中之静而爲陽之陰也。寐之有夢者，又静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；無夢者，又静中之静而爲陰之陰也。又錯而言之，則思之有善與惡者，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；❸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，又動中静之陽明陰濁也。❹夢之有正與邪者，又静中動之陽明陰濁也；❺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，又静中静之陽明陰濁也。❻

一動一静，循環交錯，聖人與衆人則同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。聖人於動静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，而衆人則雖同焉而不齊，❼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，亦可以驗矣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得之。」

詳「子温而厲」章

「子温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」，《集注》

❶「月」上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之」字。
❷「物」，原作「移」，今據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動之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之動」。
❹「静之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之静」。
❺「動之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之動」。
❻「静之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之静」。
❼「雖同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作「雜」。

謂：❶「盛德之容，中正和平，陰陽合德。」

竊嘗因其言而分之，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，似乎有合。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，亦似有合，未知所決。抑聖人渾是一團元氣之會，❷無間可得而指，本不可指定爲說，❸但學者以己意强爲之形容如是。❹

今且就其說自分三才而言，❺則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，則人之道也；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，則天之道也；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，則地之道也。

自陽根陰而言，則温者陽之和，厲者陰之嚴，威者陽之震，不猛者陰之順，恭者陽之生，❻安者陰之定；自陰根陽而言，則温者陰之柔，厲者陽之剛，威者陰之慘，不猛者陽之舒，恭者陰之肅，安者陽之健。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，不可得而偏指之也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如此推得亦好。」❼

詳「匡人不能害孔子」意

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，而必又有戒畏之心。往前看得偏重了，所以一向不通。後來乃覺彼此皆渾淪是天處，蓋此處以大綱言之。斯文未喪，固天意在我，而匡

❶「謂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云」。

❷「團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❸「本不可指定爲說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七字。

❹「但學者」至「如是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學者强爲之形容」。

❺「今且就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如且以」。

❻「生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主」。

❼「如此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此說」。

人決不能逆天矣。聖人於此更不復疑懼，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。

然就其中細論之，吾無以致之而彼無故而來，莫之爲而爲，是亦天也。吾又安可輕自恃哉？故聖人於此又必戒謹而不敢忽，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。二者並行而不悖，便見聖人之行，縝密無縫罅，而左右動靜，❶無非天處。

竪看横看，道理便不偏著在一邊。不審是否？

前節「天在我」，後節「天在彼」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是。」

詳「高堅前後」意

「高堅前後」，大概只是譬其無階可升、無門可入、無象可執捉也。然從而考其高、堅、前、後之實，❷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，即是日用間事，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。

「高」，是理義原頭上達處；如性，天道所由來。❸「堅」，是理義節會難攻處；❹如數端參錯，盤根錯節處。「前」「後」是理義變化不居處。如一彼一此，亦時中之類。❺「仰」者，望而冀及之貌；「鑽」者，鑿而求通之意。「瞻」則視之方微見也，「忽」則認之又未定也。❻此正用功憤悶懇篤之際，而萬疑畢湊、欲融未融之

---

❶「静」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
❷「從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❸「來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也」。

❹「攻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考」。

❺「如一」至「之類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十字。

❻「認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視」。

時也。❶所謂「欲罷」之意，亦易萌於此矣。而夫子在前，却循循善誘，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。既「博我以文」，使我有以廓其知，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；又「約我以禮」，使我有以會其極，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。

至此，則高、堅、前、後之旨趣要歸，亦不外乎其中，而有可從升之級、有可從入之門，有可執守之象矣。是以日益有味而中心悦懌，❷雖欲罷而自不能以已。❸

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，而猶可以容吾力者，一一極盡，更無去處，然後向之所以爲前、後、高、堅者，❹始瞭然盡在目前，如渠決水通，大明之中睹萬象，❺真見其全體之實，卓爾直立於其所，昭著親切，端的確定，而無纖毫疑礙遺遁之處矣。然欲更進一步，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，則無所由。蓋前此猶可以用力，此則自大而趨於化，自思勉而之不思不勉，❻介乎二者之境，所未達者一間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。但當據其所已然，從容涵養，勿忘勿助，至於日深月熟，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，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❼「卓爾，即是前日高、堅、前、後底，今看得確定卓然爾。如

❶「畢湊」，原作「査滓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改。
❷「心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❸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「以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❹「前後高堅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堅高前後」。
❺「睹萬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觀萬物」。
❻下「不」字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❼「文公先生批云」六字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及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補。

巍巍高底，今從頂徹底皆分曉，❶卓然盡在目中，無有遺遁。節會堅底，今皆融判，❷自成條理，卓然森列於中，不容紊亂。前、後捉摸兩不定底，❸今則前者的見其卓然在前，❹不可移於後；後者的見其卓然在後，❺不可移於前。不是高、堅、前、後之外，別有所謂卓爾也。」❻

諸家多以「前」爲過，「後」爲不及，恐無此意。「前」、「後」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，將以前者爲是耶，忽又有在後者焉，而前者又似未是，皆捉摸不著。若見得端的時，皆是時中，無過不及。諸家以「卓」爲聖人之中。❼卓却是中，然亦恐未可便說中。便說中，❽則「卓」字意又看不切矣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此說甚善。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。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』，是親切處，❾其言有味。『前』、『後』，固非專指中字，然亦彷彿有些意思。」

詳「逝者如斯夫」章

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，嘗因是推之：道體無一息之停，❿其在天地，則見於日往月來，寒往暑來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

❶「頂」，清鈔甲本及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頭」。
「曉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明」。
❷「判」，清鈔甲本及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泮」。
❸「底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者」。
❹「的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灼」。
❺「的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灼」。
❻「也」上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者」字。
❼「以」上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又」字。
❽「便說中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三字。
❾「是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至」。
❿「體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不窮，終萬古未嘗間斷。其在人，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，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。

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，合天地萬物、人心萬事，統是一無息之體。❶分而言之，則「於穆不已」者，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；生生不已者，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；「純亦不已」者，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；「自强不息」者，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。

楊氏此篇有不逝之説，❷亦猶《中庸》説死而不亡之意，❸皆是墮異端處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此亦得之。」

詳「學道立權」章集注

「學道立權」章，《集注》舉楊氏曰：「信道篤，然後可與立。」且篤信是好學前事，既篤信然後能好學也。❹今於此既學適道之後，❺却言「信道篤」，❻何也？恐「信」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。❼如篤信而後好學者，方只信個大概；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，是真知而信之，所信意味自不同。其言各有主，而此章所引「篤」字，❽又應「立」字，爲切否？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『信道篤』三字，誠

❶「統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訂正。「一無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無一」。
❷「篇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章」。
❸「猶」下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解」字。
❹「然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而」。
❺「於此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此於」。
❻「信道篤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篤信」。
❼「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」。
❽「章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意」。

有未盡善者。」

此章又舉楊氏曰：「『知時措之宜，然後可與權』，則是『中』在先；如《孟子》曰『執中無權猶執一』，則是『權』在先。」不審「中」與「權」先後果何別？莫只是同時事，不可分先後否？

蓋「中」之在事物，即其恰好處，而無過不及者也。「權」則稱其輕重，而使之恰好，❶無過不及者也。故中者權之極，極猶屋極之極。權者中之則。則猶準則之則。中所以行權，權所以取中。論理，則知中然後能權；就事，則由權然後得中。猶之秤焉，❷或斤或兩，莫非有中也。然必識斤兩之所在，然後能以權而稱。能以權而稱，然後物之輕重得其斤兩之平矣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是。」

禱是正理

前承教「子路請禱」處云：❸「禱是正理，自合有應。」

嘗思之：周公請命而王乃瘳，成王出郊而天反風，耿恭拜井而泉出，庾黔婁稽顙北辰而父疾愈，與王祥雙鯉、姜詩井魚等類，其所以必如是而無不應者，只爲天地間同此一理、同此一氣。理所以統乎氣，而人之心則又爲理氣之主而精靈焉，隨其所屬小大分限，但精誠所注之處，懇切至極，則是處理强而氣充。凡我同氣類而屬吾界分者，自然有相感通，隨而湊集之，以此見實

❶「使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施」。
❷「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譬」。
❸「承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申」。

理在天地間，渾是一个活物，端若有血脉之相關者矣。

雖然，亦或有不能必其然者，蓋必然而無不應者，理之常也。或不能必然者，則非其常而不可以常法責也。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，而不可覬其所難必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得之。」

聖人千言萬語皆從大體中發來

聖人千言萬語，雖或至粗至淺、至近至小處，無非從大體中發來。就一語上直而觀之，亦可見妙道精義；横而觀之，則與其他萬語無不旁通貫串。其於行也，亦然。猶天地生物，雖一草一木之微，皆從大氣中流出。就一草一木上直而觀之，亦可見造化之神；旁而推之，與萬木生理無不相通。又如裘然，千絲萬縷皆從領上係來。就一絲直而尋之，亦可見大綱所在；横而推之，則與萬縷無不相聯屬。故一不可闕而萬不可厭，以一爲足而忽其餘則見不廣，以萬有餘而略其一則識不周。不審是否？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得之。」

主敬窮理克己工夫

「主敬」是日用間動静不可間斷要切工夫，其次則「窮理」、「克己」又其相須也。蓋敬者生道也，心之所以常惺惺不昧而天理之所以聚也。必主焉則專以是爲重，常存於中，爲此心之鎮而無少時之不然也。無事而主乎敬者，所以醒定其未發；有事而所主之敬不弛者，所以齊整其已發。未發者醒定，則天理昭融，於方寸有以涵夫動之

端，而其發也必齊整。❶已發者齊整，則天理森布，於事物各不違其静之則，而其復常而爲未發也，又益醒定矣。一動一静，只管如此循環去，然亦豈一時暫爾之敬而遽能爾哉？

平時之學，苟惟一理之未瑩，則未發雖醒定，而其中已有是一理之欠。其中既一理之欠，❷則所發雖齊整，而亦必有乖礙不中節之處矣。一私之未克，則未發雖醒定，而其中已有是一根之伏。其中既一根之伏，❸則所發雖齊整，而亦必有不覺乘間爲事之累矣。故平時之窮理、克己，❹非主敬不能，而亦所以維是敬也。蓋敬貫動静，而窮理者又所以栽培其未發，而精明其所已發；克己者又所以隄防其未發，而洒落其所已發。平時之窮理、克己，所以爲今日未發已發之趾，❺而今日之窮理、克己，又所以爲後日未發已發之基。理之窮也日益精，則敬之致也日益密，而動静灼然純天理之公。己之克也日益力，則敬之存也日益固，而動静粹然無人欲之間。夫是以未發之前全體完瑩，而真有大本之中；已發之際大用通暢，而實得其達道之和矣。此心地上工夫之大概，動静無端，與日周流，至死而後已也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亦善。」

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

理有能然、有必然、有當然、有自然

❶「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既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有」字。
❸「既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有」字。
❹「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生」。
❺「趾」，乾隆本作「址」。

處，❶皆須兼之，方於「理」字訓義爲備否？且舉其一二。

如惻隱者，氣也；其所以能如是之惻隱者，❷理也。蓋其中有是理，❸然後能形諸外，爲是事。外不能是事，❹則是其中無是理矣。此能然處也。

又如赤子入井，見之者必惻隱。蓋人心是箇活物，❺其感應之理必如此，❻雖欲忍之，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。不然，則是槁木死灰，理爲有時而息矣。此必然處也。

又如赤子入井，則合當爲之惻隱。蓋人與人類，其待之之理當如此，❼而不容以不如此也。不然，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。此當然處也。當然亦有二意：❽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，如入井當惻隱，與夫爲父當慈、子當孝之類是也；❾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，當做與不當做處。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，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，則得其正而爲理。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，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，則皆非理矣。❿此亦當然處也。

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，皆天理之真

---

❶「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此」，則此字當屬下讀。
❷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❸「其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在」。
❹「是」上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爲」字。
❺「物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底」。
❻「其」上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然」字。「此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是」。
❼「之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不重文。
❽「意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❾「子」上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爲」字。
❿「皆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爲」。

流行發見，❶自然而然，非有一毫人僞預乎其間，❷此自然處也。其他又如動靜者，氣也；其所以能動靜者，理也。動則必靜，靜必復動，其必動必靜者，亦理也。事至則當動，事過則當靜，其當動當靜者亦理也；而其所以一動一靜，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。又如親親、仁民、愛物者，事也；❸其所以能親親、仁民、愛物者，理也。❹見其親則必親，見其民則必仁，見其物則必愛，其必親、必仁、必愛者，❺亦理也。在親則當親，在民則當仁，在物則當愛，其當親、當仁、當愛者，亦理也。而其所以親之、仁之、愛之，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。

凡事皆然。能然、必然者，理在事之先；❻當然者，正就事而直言其理；自然，❼則貫事理言之也。四者皆不可不兼該，而正就事言者，尤見理直截親切，在人道爲有力。所以《大學章句》、《或問》論理處，❽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，亦此意。熟則其餘自可類舉歟！❾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此意甚備。《大學》本亦更有『所以然』一句，後來看得且要見所當然是要切處。❿若早見得不容

❶「之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所」字。
❷「僞」，乾隆本及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爲」。
❸「也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❹「也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❺「其必親必仁必愛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七字。
❻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❼「然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者」字。
❽「理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難」。
❾「歟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矣」。
❿「見」下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有「得」字。

已處，❶則自可默會矣。」

詳「公而以人體之，故爲仁」意

「公而以人體之，故爲仁」，李丈前所問，❷蓋以「人」字統就生人之類而言，❸所以轉見不通。❹某竊謂此段之意，「人」字只是指吾此人身而言，❺與《中庸》「仁者，人也」之「人」自不同，❻不必重看，緊要却在「體」字上。

蓋仁者心之德，主性情，宰萬事，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。公只是仁之理，專言公則只虛空説著理，而不見其切於己，故必以身體之，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。亦猶《孟子》「合而言之，道也」。然公果如之何而體，如之何而謂之仁也，❼亦不過克盡己私。至於此心廓然，❽瑩净光潔，徹表徹裡，❾純是天理之公，❿生生無間斷，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。故其寂而未發也，⓫惺惺不昧，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「復」，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。其隨感而動也，惻然有隱，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「豫」，無一

---

❶「早見得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果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早得見」。按：「早」當爲「果」。

❷「丈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公」。

❸上「人」字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仁」。「統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純」。

❹「所以轉見不通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六字，然有一小段文字討論細節，兹不録。

❺下「人」字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❻「庸」下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言」字。

❼「也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❽「廓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豁」。

❾「徹表徹裡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徹表裏」。

❿「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統」。

⓫「也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事非此理之貫，而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。❶此體公之所以爲仁，而所以能恕，❷所以能愛，雖或爲義、爲禮、爲智、爲信，無所往而不通也。

文公先生批云：「此説得之。不然，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，雖公而不仁矣。」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終

❶「而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❷「而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

問　目

詳「顔淵問仁」段

孔顔答問爲仁一段，嘗思之，有理氣之分。蓋人受天命而生，必得乎其理以爲性，曰仁、義、禮、智而皆具於心；必得乎其氣以爲體，曰耳目鼻口、四肢五臟之屬而皆具於身。「仁」即此心所得天理之全體而主於愛，常生生不已而包乎四端，猶天道之「元」而包乎四德也。「禮」即此心所得天理之節文而主於敬，所以常生生不已，上繼乎仁而下包乎義、智，猶天道之「亨」，即元之始通而兼乎「利」、「貞」也。❶耳目鼻口、四肢五臟之欲，即所得氣形之私而主於有我，即所謂「己」者。而氣之所禀有雜揉之不齊，❷則欲之所感，又有淺深之不一矣。

人惟天理、私欲二者並行乎性命形氣之間，而又日接乎事物無窮之境，是以性命常易爲形氣揜，而天理常多爲私欲屈。故耳目口體之屬，往往偏爲己意之徇，有違於禮而害夫仁。

人而不仁，則此心漠然無以帥氣統形而御夫物，殆將顛迷錯謬無所不至，而萬善皆於是乎廢矣。此聖門之學所以必汲汲於求仁。而求仁之要，聖人所以必以「克己復

❶「貞」，原作「正」，作者避宋仁宗禎諱改，今回改。後文不再出校。

❷「揉」，乾隆本作「糅」。

禮」一言而斷之，而於是一言之中，所要又在「克己」，而所主則在「復禮」。誠以「己」者吾身病仁之總目，❶非他病之比，而「禮」於仁爲切近，在吾心天理有持循之實，非如義、智之裁可否、別是非，介乎兩端而未專於天理之守也。故克去有己之私以復還乎是禮之本然，❷使日用間天理常爲主，而氣形每聽命焉，則吾心常清明端肅，無一動不合乎節文之正，而人欲無得以干之，則此身純是天理，而仁之爲體不離乎是矣。

至其所以爲克己復禮之目，則又不過乎勿爲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。夫目視、耳聽、口言，固也，若動則兼乎内外，而七情之所萌，四肢之所運也。四者皆形氣之所爲，而與心相應者也。視聽則自外入而感於内也，言動則自内出而應於外也。視、聽、言者發其端也，動者成其事也。四者視爲接物之先，而聽次之，然後繼於言而卒於動也。亦有各司其一而各自爲一病者，亦有因其一而動即隨者，要之，四者足以該吾身之用。而吾身日用所以爲天理人欲出入之階者，亦莫要於是四者矣。自一而入者病未蔓，四者參合則病根深。

「非禮」者，即形氣之私欲；所謂「己」者，而天理之反也。❸非禮而視聽言動者，一以己而不以理也。以禮而視聽言動者，一以理而不以己也。出乎己則入乎理，出乎理則入乎己。以理者，性命之正，所當然而然，而形氣順從者也。以己者，形氣之私，所欲然而然，而性命受制者也。「勿」，即克之事也。非禮而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即

❶「目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自」，屬下讀。
❷「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其」。
❸「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乃」。

「克」之謂也；以禮而視、聽、言、動，即「復禮」之謂也。曰克曰勿、曰復曰爲，二者操縱之間，又吾心所以爲主而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也。彼克則此復，一長則一消，茲又顔子用力所致謹處。如臂之屈伸在肘，如舟之縱横在柁，如三軍之進退在將。❶而於所謂勿者，又以見物欲本自外來，吾心非預内蓄。而所以爲克之功，初不用窮其巢穴而驅除之，而亦非有斬伐攻戰之勞也。

截然一段已往之放心置之勿論，只據今日見定求仁一念之頃，此時此心全然清明，無一點私欲。自此而往，於非禮但勿更爲之而已。一刻如一刻而常相接續，一日如一日而常無間斷，由是歲復歲以終其身焉，則渾然天德矣。是其名義豈不甚精，而爲力豈不卓然從容不憊哉？❷

雖然，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機，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、人欲爲天理，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。亦何以精其克復之功？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，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，戀人欲而不忍割，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。亦何以勇其克復之力？惟其知之也至明，則表裏隱顯、小大精粗釐分縷析，無不瞭然，如辨白黑而不可亂，❸又焉有人欲與吾天理混哉？而又濟之以至健，則割所愛如所仇，❹捨所難如所易。如一劍之斷蛇，更不復續；如洪爐之點雪，消鎔無迹；❺如決洪

❶「三」，乾隆本作「中」。
❷「卓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篤」。
❸「辨」，原作「卞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❹「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害」。
❺「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融」。

瀾，下臨萬仞之壑，沛然誰能禦之？而又焉有人欲爲吾天理病哉？

然夫子於此，直曰「克己復禮爲仁」，止於行而不及知者，非偏也。「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」，若是其速而無循序之漸者，非徑也。此蓋物格、知至以上之事，❶即顏淵學力所至而語之，而惟顏子足以聞此。未至乎此，則遲速深淺不諳其所自，而必有疏闊滲漏之功矣。若在學者，雖不可以高躐徑造，而亦不可以畏憚退縮而不務勉行之實也。❷

「己」一名含二義

何謂「己者，身之私欲」？蓋「己」一名而含二義：一以身言之，如下文「由己」之「己」與「求諸己」之類；一有私之意焉，所謂「有己之私」即此。「克己」之「己」與「至人無己」之類，亦猶「我」之爲言。一以身言之，如「萬物備我」、「我欲仁」之類；一有私之意焉，所謂「有我之私」，如「毋我」之「我」也。

詳《克齋記》「克己乃所以復禮」句

《克齋記》云：「克復雖若各爲一事，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，克己者乃所以復禮，而非克己之外，別有復禮之功也。」嘗以是說驗之，見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，而亦不進天理，未的見此爲一處，❸切恐自質美而未

❶「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皆」。
❷「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怯」。
❸「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其」。

學者言之，❶則爲二事，蓋其質美不逐人欲矣，而未之學，則亦無進天理之功，故既克人欲於彼，而又須復天理於此，當兩其進也。若自求仁者言之，則只是一事，蓋其平日用心所主者在天理，惟病人欲之絆累而不得快於進爾。今既克去人欲，則天理無所累，而所進自不可禦矣，是所謂克己乃所以復禮也。

又嘗細考之，有能去人欲矣，而未能復天理，則是所去者止其粗而未及精，止其顯而未及隱，其實只不復天理處，便是人欲之根尚在，潛伏爲病，未能真去凈盡，而猶有陰拒天理於冥冥之間，似病不病，正如瘧疾人寒熱既退矣，而精神猶渾渾不爽。若病不病，便是病猶在，隱而未全退也。假如人欲無別惡候，只此不進天理，亦是怠惰之私爲病，形氣尚爲主，而天理尚爲客也。

「克己復禮」須知二而一一而二

克己復禮，須知二而一一而二者也。蓋克己是去人欲於彼，復禮是復天理於此，此二也；然二者相爲消長，猶陰陽寒暑，彼盛則此必衰，絶無人欲則純是天理，故去人欲是乃所以復天理，而實非有二事，此二而一也。二者雖同爲一事，然亦須有賓主之分。天理，主也；人欲，客也。復天理，主事也；去人欲，客事也。吾日所重者，當以復天理爲主，以爲用力歸宿之地，而去人欲以會之爾。❷於其去人欲也，又每提天理，使卓然清明不昧，則權在我而所克也有統，

❶「切」，乾隆本作「竊」。
❷「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全」，可從。

亦自不勞餘力矣，非謂止務克人欲更不必及天理，則天理自復也。此一而二也。

一日克己

當是時，顔子固已知至，聖人更不待説知一節，而以直説克己工夫，然於所謂己者，在顔子分上，亦已自去七八分，過乎大半，無粗厲之顯過了。所以夫子假設而激厲之，有「一日克己」之説，未爲徑快疏略，而在顔子剛勇手段，若責一日工夫，亦真足以承當，必能一日掃除得盡，而不爲虚此語也。若在學者，致知工夫未到，克己工夫亦未曾一二，而輒欲試一日之説，則一下安能頓然盡知己私於隱微？將從何所一併下手，使徹底浄盡，於一日之内而無遺餘哉？

仁禮

仁者心理之全體，禮者心理之節文。全體者，節文所合之本統也；節文者，全體所分之條派也。故竊謂：仁者禮之會而禮者仁之達。仁者禮之會，明道所謂「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」，伊川所謂「克盡己私，只有禮時方是仁也」。禮者仁之達，横渠所謂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無一事之非仁也」。

顔淵仲弓資禀

顔子有清明剛健之資，可與大有爲，故告之以克復之事。仲弓資禀安静篤學，惟可與謹守，故告之以敬恕之事。顔子若不告以克復而下從仲弓位，則是以千里駿足，

而局之牛車之下也。仲弓若不告以敬恕而上躐顔子等，則是以嫺習南畝之才，而責之騰踏千里也。惟各隨其資之所近，而語之以理之所契，雖其爲説有淺深、高下之不同，而所以切於二子之身，各得以持循据守，而進道入德，則均矣。

二説若就仲弓言之，則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其端莊恪謹之容如此，蓋有睟面盎背、周旋中禮氣象，非平時主敬於中有素者不能也。己之所不欲者，非吾本心天理之誠也，必禁而絶之，勿以施之於人，則凡其所以流通貫造於人者，必皆吾本心天理之誠然而恕之道也。敬者，吾心之所以生而仁之存也；恕者，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。誠能主敬持己若是其篤，則私意無所萌於内矣；行恕及物若是其實，則私意無所形於外矣。内外無私意，則純是天理而仁在是矣，又何有所謂己，而又何待於克爲哉？

此夫子所以使仲弓必從事於此，❶其用功亦可謂直而約矣。雖不必事顔子之所事，而亦未始與相戾也。若就顔子而校之，則彼敬固足以無私於内矣，然平時私意之未克，則所以爲敬者，亦將徒爲是矜持，而未必合乎節文之正也。彼恕固足以無私於外矣，然平時私意之未克，則所以施其所欲者，未必理之正；而禁其所不欲者，未必理之非也。

故敬、恕，但渾淪其功而已，不若克去己私、以復還天理，於心地上工夫爲親切也。敬、恕但以善養而已，不若克人欲、復天理，兩進其功之爲净盡也。出門如賓，使

❶「必從」二字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補。

民如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四目中，特不過其非禮勿動之一爾。又不若克己復禮規模之大，而無所不總也。出門、使民、推己、施物，所指言者，皆詳於顯而略於隱，重乎外而簡乎内，又不若克己復禮條理之密，而不容有滲漏也。蓋一則鞭辟入裏之功，而一則持養放出之事；一以上達天德而極高明，而一以下學人事而道中庸，其等級大不可以同日語。

在顔子，正明道所謂「學質之美明得盡，查滓便渾化，❶與天地同體」者。仲弓則其次之莊敬持養者，及其至則一也。然在學者，則亦不容有輕重之别，當隨所在而交致其功。日用間覺其有人欲則克之，見其爲天理則循之，持己則主於敬，而接物則行夫恕。彼此均無所偏遺，然後吾爲仁之功可以無隙漏，而二子之長，皆集於我矣。

語司馬牛又下於雍

語司馬牛之説，又最下於雍矣，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。以牛多言而躁，若不以其病之所切者而語之，則彼之躁必不能自覺，將終身爲此心之累，而仁無由可達。故必使之先致謹於此，去煩而簡，反躁而靜，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，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，而仁可求矣。

譬如人身之有病，未論其證之大小善惡，但或有一指之腫、一足之廢、一目之盲、一耳之聵，或肺之逆、或脾之刺，或胸腹之痞、或腰背之疼、或小腸之泄、或大腸之秘、或寒熱吐利之行、或癰痔癬癩之作，纔一有

❶「查」，乾隆本作「渣」。

攻注作梗，便通一身氣脉俱爲之牽引不寧，而爲此身對頭之患。當是時，雖有神仙補養、延年益壽之奇劑妙訣，皆爲無所用矣。故必須先去其見在之病，使吾身泰然無所礙，然後神仙方劑可得而餌，❶而延年益壽之訣，可得而服也。

雖然，聖人斯言固爲切牛之病而發，若就其言而究之，則至理亦不外是。蓋言者，心之聲而行之表也，關吾身日用爲甚切。其心敬，則其言不易；而言之易，則心不敬。其行謹，則其言不輕；而言之輕，則行不謹。惟内外本末交相養、心常主敬而行常致謹，然後言由中出而動必顧行，自然簡重而不易其發。茲豈易及之功哉？而牛少之疏闊甚矣！此在顏子克己目中，即非禮勿言之事，但其所主不同耳。顏主於無所私，牛主於無所放。若在學者，則尤不可不以爲切身之戒。苟或未能去牛之病，而輒欲效仲弓之敬恕、顏子之克復，其亦將如之何哉？

三仁夷齊之仁及顏子等仁

三仁、夷齊之仁，各隨其事看，皆是當理而無私心，所以皆謂之仁。然與顏子之仁、與雍也未仁等相參校，❷又覺仁所係甚大，非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，又未見二説相通爲一處，不審如何。恐三仁、夷齊之事，皆是身分上大節目處，因此以見其心之全體。而顏子未遇事變，只是暇日做仁底工夫，須當舉此一身，絶無一毫私意而純是天理，然後得爲仁。若其遇事變，則亦與三

❶「餌」，原作「弭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改。
❷「未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問」。

仁、夷齊同，而所謂易地皆然否？ 然畢竟顏子底地位煞高，恐不止三仁、夷齊之類。如何？

右《問目》一卷，文公先生答書云：「其間説得極有精密處，甚不易思索至此，今更不能一一批鑿得，久之，自見得也。」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

問目

詳集注與點説

天理自然流行圓轉，日用萬事無所不在。吾心見之明而養之熟，隨其所處，從容洒落而無一毫外慕之私，然後有以契乎天理自然流行之妙，在在各足而無處不圓。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，不能加毫末於此矣。如堯自明德親族、平章協和以往，小而析因夷隩之授其時，大而傳賢以天與，無非渾然此理也。舜之飯糗茹草，若將終身焉，則此理行乎貧賤之中者也。及被袗、鼓琴、二女婐，若固有之，則此理行乎富貴之中者也。人悦富貴好色，無足以解憂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，則此理行乎事親之中者也。象憂亦憂、象喜亦喜，則此理行乎兄弟之中者也。凡所謂五典而天叙，五禮而天秩，五服而天命，五刑而天討，於天下事事物物，無一不從容乎天理之自然，而舜皆無纖毫容私焉。如孔子之志，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，亦無非對時育物，使之各遂其天理而無咈焉爾，與堯舜同一道也。

若曾點之言志，蓋有見乎此，故不必外求，而惟即吾身之所處，而行吾心之所樂，從容乎事物之中，而洒落乎事物之表。固非滯著以爲卑，而亦非放曠以爲高；固非窘迫而有所助，而亦非脱略而有所忘。此正有與物爲春、並育同樂之意，即堯舜之氣

象而夫子之志也。推此以往，隨其所應，觸處洞然，冰融凍釋，小而洒掃進退三千之儀，大而軍國兵民百萬之務，何所而非此理？何所而非此樂哉？故堯舜事業於此可卜，其必優爲之矣。❶若三子之事，亦莫非此理之所當爲，但身未當其時、履其地，而區區焉以是橫於心而不忘者，何哉？是則理在彼而不在此，在異日而不在今日，在吾身外而不在日用之見定，便覺出位越思而有凝滯倚著、窘迫正助之病。較之於點，則點見事無非理，三子則事重而理晦。點於理密而圓，三子則闊而偏，不可與同日語矣。

雖然，❷點亦只是窺見聖人之大意如此而已，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，如顏子卓爾之地；而其所以實踐處，又無顏子縝密之功，故不免爲狂士。是蓋有上達之資而下學之不足，安其所已成而不復有日新之意。若以漆雕開者比之，則開也，正所以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，不可得而量矣。在學者於點之趣味，固不可不涵泳於中，❸然所以日致其力者，則不可以躐高而忽下，而當由下以達高，循開之所存而體回之所事。開之志既篤，則點之地可造；回之功既竭，則點之所造，又不足言矣。

子路不達禮

程子曰：「子路只爲不達『爲國以禮』道理。若達，却便是這氣象也。」蓋禮者，理

❶「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雖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中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其」字。

也，天理之中也。若洞然有見乎此，[1]便理明分定，從容乎節文之中，無過不及。用則行，舍則藏，可則爲，否則止，各安其所而自無忙迫出位之思，便是此氣象也。子路行處篤於點，平時胸懷磊落，不爲勢利拘，幾有洒然底意，[2]如與狐貉立不恥、與朋友共敝無憾、[3]聞過則喜等處可見。其地位高矣。與浴沂趣味蓋不相遠，但其見處不及點，故由此理而不知爾，使其達之，則即此而妙用在，[4]如曾子之悟「一貫」，豈復離此而爲道哉？

天理人欲分數

天理者，上達之正逵；人欲者，下達之邪徑。二者向背之岐，固當明辨；而二者勝負之幾，最未易決。蓋天理一分長則人欲一分消，天理二分長則人欲二分消，便待天理所造者五分，而人欲亦只五分之消，猶有五分之相持，未可保其決不爲他引去。萬一把守不牢、攻戰不力，一旦忽不覺爲他引去，則和從前五分天理都喪了，更無復上達而下墮於迷矣。惟理到六分以上，然後天理强而人欲衰，天理把得住，在中而爲主，人欲戰得退，在外而爲客，當是時，始真能入得上達之正逵而勇不可禦，始真能脱得下達之邪逕而確不復墮，[5]所謂顯過麄惡已無復有，但其念慮之隱、應接之微，失照

[1]「乎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于」。
[2]「幾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[3]「敝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[4]「在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[5]「達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學」。

顧處有三四分零碎底查滓在，❶自是日亦漸易消磨，如已破勁賊而蒐其餘黨，不勞餘力，所謂十全極至之地，於是亦可馴造不遠矣。

然則五分相持之地，正聖愚對敵急要之關，而天理須到六分以上，方得爲透過此關向上去。❷然則亦若何而爲吾天理已到六分而上之驗乎？❸曰亦須是好善真如好好色之切，則善者真爲吾裏面實有底物矣；惡惡真如惡惡臭之酷，則惡者真爲吾外面不容底物矣。是乃天理勝得人欲之驗也。學者自驗吾好善未能如好好色之切，惡惡未能如惡惡臭之酷，則便是天理人欲勝負未分，不可不深知下墮之爲可畏，而當汲汲以上進自力也。自昔學者，有或不能善其後者，其病正坐此歟！

率性之道原有條理節目❹

天命之性，渾然一大本；而其中率性之道，元有自然條理節目，❺燦然萬殊。聖人生知安行，萬善無一不中節者，只是全得本原底恰好，❻無些剩亦無些欠，而其所以脩道立教於天下，爲三千三百之儀，有輕重厚薄淺深疏密之不等者，亦只是依此本元條理節目以示人爾，❼非聖人撰之也。

君子所以窮理者，亦只是要窮到本元

❶「查」，乾隆本作「渣」。
❷「關」下，清鈔甲本有空格，疑有脱字。
❸「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以」。
❹「原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自」字。
❺「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原」。
❻「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元」。
❼「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原」。

恰好處，[1]使一一凑合得著，無少差錯，方得爲盡心、知性、知天。所以力行者，亦只是要做到本元恰好處，使一一各當無加無減，方得爲盡性至命而契乎天。若所宜重而輕，所宜輕而重；所宜厚而薄，所宜薄而厚；所宜深而淺，所宜淺而深；所宜密而疏，所宜疏而密，不合本然分數，便未是恰好，未得爲《大學》「至知」、《中庸》「至德」也。

親親仁民愛物只是理一而分殊

親親、仁民、愛物，大意只是理一而分殊。然其所以爲理一分殊者，亦有二義：以天言之，則乾父、坤母、民物，皆爲同胞，與吾親同此一氣體而生，是理一也；然親也、民也、物也，其親疏本末，亦天然自有个差等處，是分殊也。如人之一身，四肢百骸皆是一體，[2]一氣脉所貫，然首之與足，心腹之與四肢，亦各有分別也。以人言之，則曰親、曰仁、曰愛，皆一仁心之所流行貫徹，而所謂仁愛者，不過出於親，是理一也。然親者，隆於仁愛；仁者止於仁而弗親，愛者止於愛而弗仁，其親重亦有等，先親親而後仁民，仁民而後愛物，其緩急又有序，是分殊也。如人身四肢百骸皆知所痛痒，皆無所不愛，然其待頭目則厚於手足，衛胸腹則重於四肢，亦有辨也。此天命人心本然之目，爲學依此，則爲當然之功。

理一者，統言其體；分殊者，分言其用。理一所以包貫乎分殊，分殊只是理一

[1]「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原」。
[2]「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」。

中之差等處，非在理一之外也。然於分殊之中，所以如是其親、其仁、其愛，隨其用而無不盡者，❶是又所以全其體，而使所性之分無有外，兹又分立而推理一也。❷理一者，仁也；分殊者，義也。仁者，廓然而大公；義者，截然而有制。理一而分殊，則仁中有義，其施有差等，而不流於兼愛之泛。分殊而理一，則義貫於仁，其會有宗元而不梏於爲我之私，此所謂體常涵用、用不離體，而非有二物也。

利者義之和

利者義之和。以理言，利物足以和義；以學言，利者不相妨害，和者不相乖戾。以和解利，和即利也。蓋義者心之斷而事之宜，其體嚴、其用和，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分，截然不可犯者，心之斷而體之嚴也。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夫夫、婦婦，各安其分而無不利者，事之宜而用之和也。體嚴則用和而不流，用和則體嚴而不傷，亦非有二也。故君子於事物也，各遂其宜而無不利，則於義也，得其和而無乖戾、傷嚴之病矣。

孟子説「天與賢與子」可包韓子「憂慮後世」之義

韓子説「堯舜傳賢爲憂後世，禹傳子爲慮後世」，是就人事見定説，固爲親切。孟子「天與賢則與賢，天與子則與子」，是就原

❶ 「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所」。
❷ 「立」，乾隆本校爲「殊」。

頭說，尤爲精到。若韓子說則不到上面一著，孟子說則可以包韓子之義。其實憂後世而傳賢，慮後世而傳子，皆莫非天也，非堯、舜、禹所能容一毫憂慮之私於其間也。蓋使天不與賢，則堯舜豈能違天，獨私憂後世而必與賢哉？天不與子，則禹豈能違天，獨私慮後世而必與子哉？故與賢與子者，天也；憂後世慮後世者，聖人所以奉天命、祇惕寅畏之意也。其憂乃天理之發、當然之憂，而非私憂；其慮乃天理之發、當然之慮，而非私慮，皆聖人性情之正也。韓子識未及此，乃以孟子之說爲非，則失之矣。

深造自得段意

「深造之以道」，是千條萬緒，件件都恁地深著工夫去。「自得」，則爲己物矣。「居之安」，是己物已成个基址，安固而不搖矣。「資之深」，是基址有个根原來歷，可憑藉依賴而無盡，非浮埃聚沫之比矣。「取之左右逢原」，是本末一貫，渾成一个物，降衷秉彝之本然者，無不流行呈露於日用千條萬葉之中，而日用千條萬葉無一不是降衷秉彝之本，故纔有一動，真情便現，此理便在面前，無不遇其本處也。

告子論性之說五

告子論性之說有五，而「生之謂性」一句，乃其訣本者。蓋性者，人所得於天之理，若仁義禮智者是也，而視物爲獨全。生者，人所得於天之氣，若知覺運動者是也，而與物爲不異。告子不知性之爲理，而指氣以當之，故以知覺運動不異也爲解，而斷

爲一定之論，謂凡有生者，皆同是一性，更無人物差別，是立个大底意以包之。

而餘之四説，則又就其中推演，如食色、無善不善二説，則正與此同。蓋一由其能知覺運動，故能甘食悦色也；一由其知覺運動之無所異，故無善無不善也。如杞柳、湍水二説，[1]則亦不外乎此。蓋一由知覺運動之或偏於惡，故必待矯揉而後成也；一由知覺運動之或混於善惡，故之東之西而無所定也。夫既以甘食悦色爲仁生乎内矣，而又反之以爲惡；既曰無善無不善矣，而又反之以爲善惡混，展轉縱横，支離繆戾，要之皆只説著氣，而非性之謂也。夫既以氣爲性，則仁義禮智之粹然者，將與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相爲混亂，無人獸之別，而且不復識天理人欲所從判之幾矣。其爲害豈淺淺哉！[2]

告子與程張説氣不同

告子説氣，與程張説氣不同。嘗推之：氣一也，告子生之謂性之説，[3]所謂知覺運動者，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爲用者而言。程子才稟與張子氣質之性，所謂清濁剛柔者，是分指夫氣之凝定成體者而言。自知覺運動者統言，可包得清濁剛柔；而清濁剛柔者分言，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。

但告子之説，乃即是以爲本性，而大爲包含之意，[4]渾無分別，如無星之秤、無寸之

[1]「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[2]「淺淺」，清鈔甲本不重文。
[3]「之謂性」，此三字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[4]「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容」。

尺；而程張之説，❶則是於本性之外，發此以別白其所未盡，如大明中閱物象瞭然，更無隱漏矣。如杞柳、湍水之説，亦氣質意也，但程張分明斷作氣質，則自不亂此性之本，便爲精確不易之論。告子雖於杞柳説著氣之惡，湍水説著氣之混，而其意不認作氣質，只專作本性看，所以不可同日語也。

三仁夷齊顔子之仁

某向者以三仁、夷齊之「仁」及顔子等「仁」不相協合，❷久爲之礙，❸未能洒落，屢次具問，後再思之，覺釋然已無礙矣。❹敢請質之：蓋仁一也，而言各不同。以理言，則天理之公也；以心言，則此心純是天理而無私之謂；以事言，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。若顔子之所謂「仁」，是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；三仁、夷齊之所謂「仁」，是臨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，自有其辨，亦必須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，然後能於大變中，做事當理而無私心，而非有二也。但顔子無遭變之事，而三仁、夷齊不可見其平時之功，亦不必區區爲是優劣之較矣。

用散而體不分

天地大化流行發育萬物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，則未嘗動也。人心日用泛應酬酢

❶「張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子」。
❷「及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❸「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疑」。
❹「礙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疑」。

而萬者未始併。自一而萬也，而一者未始支；自萬而一也，萬事，而渾然本性之全體，則固自若也。故

横逆自反

凡横逆之來，必吾有致之之隙。❶不然，亦必有近似之情，未有全無故而來者。君子視之當如鍊金之火、攻玉之錯，於中有進德無窮之意焉，無惡也。

蓋使吾之自反果無一不盡其理矣，❷而猶未也，恐吾出之有未中其節也；使吾出之果中其節矣，而猶未也，恐吾之全德未能充實而素孚於人也；使吾之全德果充實而素孚於人矣，而彼猶若是者，至此然後可以天地間一惡物視之，亦未可亟勝而峻滅，❸惟當公處而順應。

如暴來者，待之以遜；毀來者，❹待之以靖；❺詐來者，待之以誠；慢來者，待之以恭。一行吾天理之當然，若無聞無見焉，是則吾心無時而不休，吾身無日而不泰，地無適而不夷，事無接而不利也。

右《問目》一卷，親呈文公。先生讀至半，曰：「説得也好。」遂瞑目，坐少久，又讀，至近末，曰：「説得皆好，皆是一意。」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終

❶「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我自」。
❷「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我」。
❸「亟」，原作「函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❹「毀」，乾隆本作「逆」。
❺「靖」，乾隆本作「順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

記

貫齋記

聖門教不躐等。下學而上達，未有下學之不致，而可以徑造夫上達者。當時門弟中，❶從事於此爲最篤者，自顔子之外，惟曾子一人，平時於聖人用處，每隨事精察而實履之。觀《曾子問》一篇，所講明者皆其變禮，則於周旋進退之常，固已無一節之不究矣。日省吾身以三者，内外交相飭，則體之在我者，又已無一刻之不謹矣。所欠者，但未知夫大本之所以爲一爾。夫子知其下學之功到，將有所覺，而可以上達發之也。於是呼而語之以「一貫」之旨。

曾子果能於言下心融神會，即應之速而無疑，亦其真積力久所必至，而非一蹴之所能强也。及門人扣之，❷難於爲言，乃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所謂「忠恕」者以著明之，欲聽者之易曉。自今觀之，「忠」即所謂「一」，「恕」即所謂「貫」，而未可以常情論也。蓋聖人之心，渾然一理而至誠無息，猶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所以爲天之「忠」，❸固無待於有所盡。及日用酬酢，萬物各止其所，而莫非渾然一理者之所流行通貫，猶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」，所以爲天之「恕」，

❶ 「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子」。康熙本作「子中」。
❷ 「扣」，乾隆本作「叩」。
❸ 「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謂」。

而亦無待於有所推。其爲「忠」也，道之體也，而萬殊之所以一本也；其爲「恕」也，道之用也，而一本之所以萬殊也。由一本而萬殊，而所謂體者，常呈露於用之中；合萬殊而一本，而所謂用者，未嘗離乎體之内，此夫子所以授之曾子，而曾子所以契諸夫子而喻諸門人者。❶其爲心法精微之實，詎容以二觀哉？

在學者，追慕其學，則未可躐進夫所謂「一」，亦惟致曾子下學之功，專從事於所謂「貫」者而已爾。凡日用千條萬緒，各精察其理之所以然，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，使無一不明諸心，而無一不誠諸身，然後合萬理爲一理，而渾然夫子太極之全體，自此其上達無餘藴矣。譬之錢十百，❷曾子已數而列之整矣。夫子與之緡一條，則不復問而貫之矣。其未曾下學者，殆猶散錢之未數，雖以貫指之，亦未如之何。此門人之同在側者，所以皆莫喻其旨，而異時子貢嘗亦與有聞焉，竟亦莫曉其意之果爲何如也。❸

或曰：曾點浴沂之志，見道之大體甚明，夫子深嘆與之，豈非與參之「唯」亦同一趣味歟？曰：曾氏父子之學正相反。參也由「貫」以達夫「一」；點則又專游心於「一」，而不必實以「貫」。蓋以上達爲高而不屑夫下學者，所以行有不揜而不免爲狂士，是固不可以同日語也。

仙遊陳生沂伯澡，始慕點爲名，今復以「貫」名齋，蓋覺點之病而欲務參之學以實之，且求講明其義。❹予嘉其立志之審而用

❶ 上「諸」字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❷ 「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諸」。
❸ 「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哉」。
❹ 「求」，原作「來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
功之有序也，因書此以爲之勉焉。

雖然，曾子之所以能勝重任而遠到者，亦由有其弘毅之質以充之，蓋不弘，則蓄德易厭，而萬理無以嘉其會；不毅，則立操易移，而萬理無以剛其守。茲正古人之所不容闕，而叔世學者之所甚不足者，而况於頹波流俗之中，欲卓然有以超凡而達聖，非此亦將何以真能自拔而任重致遠乎？嗚呼！此又伯澡之所當深自警焉者也，此又伯澡之所當深自力焉者也。

戊寅七月朔，陳某記。

仁智堂記

憲使陳侯結堂於第之南，面直峰巒，翠拔參天。其下甃爲凹池，導後山之泉注其中，清泚寒冽。取夫子所謂樂山水之意，而扁之曰「仁智」。

噫！有旨哉！夫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，純是天理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；智則此心之虚靈知覺而所以是是非非之理也。故有是仁者，必安於義理而重厚不遷，有似於山而樂乎山；有是智者，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，有似於水而樂乎水。其氣類相感，物觸而理形焉，是豈尋常觀覽於外，❶而玩物喪志者之比哉？

然於其樂山而有觀乎山之時，覺彼巍然盤峙於地，而無今古之移也，❷則必有以堅吾仁之守，可以久處約、長處樂，而不爲得喪、榮辱之所摇奪也；覺彼青紫萬狀、四

❶「尋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今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古今」。

時生春也，則必有以養吾生物之心，使胸中常如春陽之和，而與之爲春也。於其樂水而有觀乎水之時，覺彼澄然可燭眉鬚，❶而無塵滓之汙也，則必有以濯吾智之知，使清明常在躬，而不爲私意雜慮之所汩撓也；覺彼流泉之有本，常新而不敗也，則必有以毓吾虛靈知覺之本體，使之常惺惺，而與靈源相爲不竭也。

至是，則又內外交相發，彼此互相長，仰觀俯察，鳶飛魚躍，蓋無一而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之實，無一而非吾藏修遊息之益也，則侯與子弟賓朋於斯，❷其爲樂又何有既哉？ 堂之西又結小軒，植梅竹，曰「友清」，已有詩爲之紀。

嘉定戊寅元旦，臨漳北溪陳某記。

韶州州學師道堂記

濂溪先生熙寧中提點廣東刑獄公事，而治於韶。於是韶之爲祠者有三：祠於學者以二程先生配，然在明倫堂之西，迫窄無堂宇之嚴，未足以稱尊崇道統之意；祠于憲司者即其遺躅，本廖侯所重建於廳之西偏，而後人徙之西園之右，乃與世祀淫祀五通廟門相向，❸隣於鄙雜；而祠於通衢、❹爲往來士夫瞻慕之所者，又與張余二公、王令公、楊誠齋合焉。張余二公，里之先賢，風

❶「眉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鬚眉」。
❷「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友」。
❸「祀淫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俗淫祠」。康熙本作「祀淫祠」。
❹「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祀」。

節可仰，末爲失倫。如令公，荆公之父，天聖中守是邦，安石用事時，人建祠以媚之，與張余並坐中堂，而濂溪、誠齋列於東廡，位序不正，尤爲可恥。

嘉定丙子，憲使陳侯深爲病之，乃於通衢之祠，奉濂溪於中堂西偏，而降令公於東廡。於憲司之西園者，❶改創外門，以正南向，藩墻周密，不與他神祠錯列。而學中三先生之像，則移入明倫堂後、主一堂之中間，易去舊扁，而以「師道堂」揭之，取《通書》所謂「師道立則善人多」之説，特以表先生宗師後學之意，且以書來求一言以示學者。

竊爲之喟然嘆曰：師道之不立也，久矣！自孟子没，天下騖於俗學，蓋千四百餘年，昏昏冥冥，醉生夢死，不自覺也。宋興，濂溪先生以先知先覺之資，卓然拔出於春陵之間，❷不由師傳，獨契道體，建《圖》著《書》，提綱啓鑰，推原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人事之實，❸發明中正仁義之精而不越乎秉彝良心之所固有，聖人之所以安乎此而立人極，賢者之所以執乎此而復其性。處而學顏子之所學者，學乎此也；出而志伊尹之所志者，亦志乎此也。上與羲皇之《易》相表裏，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，所謂再闢渾淪。二程先生親受其旨，又從而光大之，然後其學布於天下，使英才志士得所依歸，河洛洋洋，與洙泗並。兹其所以繼往聖、開來哲之功，可謂盛矣。雖於當時不得大施以著堯舜君民事業，而其爲部使者，於此一以洗冤澤物爲己任，惟恐有一夫之

❶「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使」。

❷「春」，原作「舂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❸「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憂」。

不獲其所，皆莫非從大原中出；而大用之所流行，亦可以考驗聖賢作處，而未可以尋常吏治例觀也。

故在萬世公義而言，自合配諸禮殿之側，與先師齊紳接冕，❶通爲天下後學師表，豈特嘗臨之地，所得而私何？韶人師事之意，乃久焉晦昧而不章，今陳侯既爲之改正祠事，復正名「師道」，以揭學者之指南，其所以觀視韶人不淺矣。

韶之士果能因是興起而師其道，於遺編熟讀精思，深體而實履之，無以俗學之見亂焉，則是亦將不遠於我與！❷凡宦游於韶者，均能相與起敬師慕，而吏事之有所本，則亦將不失爲有道之政，而於陳侯之意，皆可以無負矣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凡我同志，其共勉乎哉！

陳侯名光祖，字世德，德行政事皆不凡。子沂，從予講濂洛之傳，❸爲志甚厲云。

嘉定丁丑三月壬辰，臨漳陳某記。

宗會樓記

古人宗法，別子爲始祖，繼別爲大宗，繼禰爲小宗。宗其爲始祖，後者爲百世不遷之宗；宗其爲高祖，後者爲五世則遷之宗。蓋諸侯世適爲君，由次而下，不得禰先君，視正適，皆稱別子。或異姓之來自他邦，與庶姓之起於是邦者，亦皆謂之別子。其後世子孫爲卿大夫，則立此別子爲始祖。而別子之世適，常繼別子之正統，以主始祖

❶「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聖」。「紳」，原作「紬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改。

❷「是」，乾隆本作「道」。

❸「濂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溪河」二字。

之祭，與族人爲宗，謂之大宗。雖五世外，皆爲服齊衰三月，是謂百世不遷之宗。其別子之庶子，又不得禰別子，而自使其世適後之，以主庶子之祭，與兄弟爲宗，謂之小宗。旁而例之，爲類不一。

其繼禰者，爲親兄弟所宗，爲服期；繼祖者，爲從兄弟所宗，爲服大功；繼曾祖者，爲再從兄弟所宗，爲服小功；繼高祖者，爲三從兄弟所宗，爲服緦；外高祖，五世則無服。祖遷而宗易，是謂五世則遷之宗。大宗一與小宗四爲五小宗，五世外雖已遷，而復統於大宗，百世未嘗絶。

爲宗子者，所以主祭，其體爲甚專；壓族人，其分爲甚尊；統率族人，其權爲甚重。而族人所以祇事宗子，其禮又爲甚嚴，冠娶必告、喪練必赴、歸器必獻其上，具牲必獻其賢。雖貴富不以入其家，非所獻不以入其門，居庶者不敢僭其斬，爲支者不敢干其祭。❶宗子有疾而攝，則必告而後祭。若庶子爲大夫，則以上牲獻宗子，❷爲薦於宗子之家。或宗子居他國，則庶子大夫稱宗子，使執常事，而所謂攝主，又不言孝不備。厭旅嘏讀作假。❸綏讀作墮，❹許規反。配歸胙，凡拳拳於宗子，若是其敬者，皆以重正體而一人情也。

何爲其重正體而一人情？大要上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，下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爾。是以人知宗派所自來，本支昭穆不亂，而宗廟常嚴，家與宗黨時相接，長幼戚疏有紀，而骨肉不離。古人禮俗之盛，

❶「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主」。
❷「獻」，原脱，今據乾隆本補。
❸「假」，乾隆本作「古」。
❹「墮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隳」。

孝弟達於州閭者，由此其故也。今世禮教廢已久矣，宗法不復存。士夫習禮者，專於舉業用，莫究宗法爲何如：禰已祔，則不復饗其祖；祭有適，而諸子並立廟。父在已析居異籍，親未盡已如路人。或語及宗法，則皓首諸父，不肯陪禮於少年適姪之側；而華髮庶姪，亦恥屈節於妙齡叔父之前，是亦可嘆也已！

吾友郭君子從，乃於頹俗廢禮之中，卓爲尊祖收族之舉，推原本姓出於虢叔之後，自太原陽曲，分徙潁川、華陰、昌樂、中山，唐末華陰之族有避地游宦於南，而本宗始祖蓋自漳來，失其名位且非世家，不敢僭祖。其次據大父廣萊府君諱近者，❶實始基産業爲繼禰之適，越考至己又皆居長，於是放小宗法，與其弟某割先業潮陽汶溝田充蒸嘗，定爲世適主祭之議，❷并摭程夫子所取韋家宗會之説，扁其樓曰「宗會」，以爲歲時會合宗人之所。而書來請記，以傳言後代。❸予發書爲之深感，因叙古人宗法曲折以詔其宗人，使知子從此舉，實出古先聖王之遺典，而非己意撰爲苟合之私，則凡會於茲樓者，皆有以各盡其尊尊親親之誠，❹而本根枝葉之相爲依庇壯茂，❺豈不休哉！

抑子從所爲宗田之約：❻適子不得出粥，❼諸子不得均分專修四代墳忌及時祭合族之費；❽忌日一按禮書，不用浮屠。其意

❶「其」下，乾隆本有「世」字。
❷「議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義」。
❸「言」，乾隆本作「示」，可從。清鈔甲本作「于」。
❹「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義」。
❺「本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根本」。
❻「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謂」。
❼「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鬻」，字通。
❽「合」，原作「各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改。

義蓋甚嚴明正大，惟後之子孫及宗人其識之，於是併爲之書，俾刻示焉。

嘉定庚辰十月望日，清漳北溪陳某記。

食燕堂記

子從既以主祭合族立宗會樓，復於寢堂扁曰「食燕」。蓋取禮經所謂「族食族燕」之義，以爲祭後與宗人餕之地，且併以記文爲囑。予竊以爲古昔聖人所重民生，賜姓命氏以別之，而於姓氏中，又立大小宗以聯之，非固外爲是法以强乎人也，❶猶之木焉，有從根直上之幹、有從幹旁附之枝。於幹之上又分幹，枝之上又分枝，縱横數節，後然後布爲千枝萬葉，蓋莫非一氣周流，出於天理之自然而然。聖人特因而綱紀之，以爲長久不紊之道焉爾。走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飛鳥知有父而不知有祖。人靈於物，知有祖禰。尊尊親親，秉彝良心，夫誰無之？本無古今貴賤之别，雖叔世衰微離亂之極，而猶有孝義族類。班班史册，或九世同居，齊隋唐張公藝。或緦服百口同爨，《南史》楊播。或宗族七百口合席共食，五代江州陳氏。尤可見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没。惟其宗法不立，無禮樂以文之，而漫無統紀。然今之條令，有承重瞻塋之制、高祖元孫之服，即禮經宗法意，而人不之察爾。

吾子從獨能酌古參今，舉而行之於家，可謂篤信實踐而不爲虚文之學者矣。凡郭氏宗盟，於歲事合餕斯堂之時，羣昭穆長少咸萃，宜交相訓敕以尊尊親親之大義，相與

❶「外」，乾隆本作「刱」。

維持，世守之，而無以私意利欲壞焉。將見人歌塘口郭氏家法，卓然爲三陽禮義之宗，庶乎有以副子從今日創始傳後之雅意，而不爲忝也。子從又嘗編《宗禮》、《宗義》二篇，附以《立宗文約》、《公狀》、《家約》、《家譜》於其後，及晦菴、蒙谷二先生《宗法》各一册，並藏諸堂中，❶以爲後代維持之計者甚悉，惟後人之考焉。

抑又有告者，宗人之睦，豈姑爲是一燕之樂而已哉！冠昏喪葬必相助，貧窮患難必相恤，推先祖所以芘覆之澤，使宗人無或顛連之病，然後爲尊尊親親、恩義之至者，又不可以不知也。然親睦宗族、家道之一節，如父子親、夫婦別、男女正、長幼序，實齊家之大經，未有内治無本而能外睦者也。然身者家之則也，改過遷善、懲忿窒慾，又修身之要務，未有身法不立而能齊其家者也。而身之所以修，又在乎有致知、格物、誠意、正心之學交盡其至，未有學術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。而其所以爲學節目，在孔孟周程之書者，又有明法，則宗人於既燕而歸也，必當各正爾學、各修爾身、各齊爾家，以無失爲人大體，❷於父乾母坤之下，是又同宗相率入堯舜之域，蓋有醉道飽德之不窮趣味在焉。

兹説子從必已與宗人素講之，而今兹之言，適所以爲贅，惟無視其贅而忽諸。

嘉定庚辰十月望後五日，清漳北溪陳某記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終

❶「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❷「以」，乾隆本作「方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

序

《郡齋録》後序

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。某自罷省試歸，❶五月方抵家，而道途跋涉之苦，得病未能見也。至十一月十八日冬至，始克拜席下。而居村食貧，❷又以訓童拘絆，不得日侍鑪錘之側。明年，先生忽以喪嫡子丏祠甚堅，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，先生持之力，雖已報行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。幸其有是請也，即爲允之。四月二十五日午後，❸主管鴻慶宫加秘閣修撰誥到。二十六日早拜誥，州印付通判，即遷行衙。越兩日，通判及諸曹留酌別，❹二十九日方行。某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，而別實五月二日也。區區所録，姑以愚鈍不敏，私寓其書紳請事之意而已也，❺非敢爲他人道也。

然先生在臨漳，首尾僅見一期，以南陬敝陋之俗，驟承道德正大之化，始雖有欣然慕，而亦有愕然疑、譁然毁者。越半年後，人心方肅然以定。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，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，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，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。平時習

❶「某」，乾隆本作「淳」。下同。
❷「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某」。
❸「後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時」。
❹「曹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礼」字。
❺「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諸」。

浮屠、爲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，在在皆爲之屏息。平時附鬼爲妖、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，亦皆相視斂戢，不敢輒舉。良家子女從空門者，各閉精廬，或復人道之常。四境狗偷之民，亦望風奔遁，改復生業。至是及期，正爾安習先生之化，而先生又行，是豈不爲可恨哉！

抑先生在此，其關於州鄉之大者，不特欲正經界以興民利，除鹽錢以蘇民瘼，蓋又嘗病貢院之迫窄、學校之隘陋而議爲之更張。貢院則欲遷於東市兵官之居，已差尉司廣輪其地，而度其規模，擬容萬人之坐，以爲後來百年之計。其學校，則以侍郎李侯之大成殿與尊道堂爲不可改移，而東西兩廡則必開拓而明爽之。東欲毀貢院之冗屋，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諸齋；西欲移行衙於馬棚所，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諸齋。其齋相枕，悉南面。[1]每齋中間爲廳，廳之左右各爲四大窗，而各裝截爲四閣間，[2]廳之後爲爐亭，爐亭之左右爲小庖及浴室與圊音清，圂也。舍。其外則以崇墉包之，後齋之面則對前齋之墉，一如太學之制，並擬秋月興工，而自是亦不復及矣。又豈不爲漳民大恨哉！併附記於此，以無忘先生之志，而亦庶乎來者得以考焉。

慶元庚申十月一日某謹識。

《竹林精舍録》後序

某自辛亥夏送別先生於沈井之後，[3]以

[1]「面」，乾隆本作「向」。
[2]「閣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濶」。
[3]「某」，乾隆本作「淳」。下同。

菽水之不給，❶歲歲爲訓童牽絆，未能一走建陽，再詣函丈，而先生屢以書來招。至乙未冬，始克與妻父同爲考亭之行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，即拜見於書樓下之閤内，甚覺體貌大減曩日，脚力已阻於步履，而精神、聲音則如故也。晚過竹林精舍止宿，與宜春胡叔器、臨川黄毅然二友會。

而先生日常寢疾，十劇九瘥，每入卧内聽教，而諄諄警策，無非直指病痛所在，以爲所欠者下學，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。而於下學之中，所謂致知，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，而無一物之不格。所謂力行，亦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，而無一物之不周。要如顔子之博約，毋遽求顔子之卓爾；要如曾子之所以爲貫，毋遽求曾子之所以爲一。而其所以爲人痛切直截之意，比之向日郡齋從容和樂之訓，則又不同矣。

越明年，庚申正月五日，拜别而歸。臨岐又以冬下再見爲囑。❷豈謂自此一别方閲九十二日，而遽有幽明之判，反成終天之訣！追思嚴訓洋洋在目，❸不知涕零，於是編而集之，以爲終身鑽仰之警，庶幾朝夕目擊，常有以不替其如在之誠，❹而無昧乎此心之靈。異時萬一獲免罪戾於門墻之下，則爲大幸焉爾。嗚呼！是可不敬乎哉！是可不勉乎哉！

嘉泰辛酉正月一日，某謹識。

❶「菽水」，原作「水菽」，今據清鈔甲本乙正。
❷「岐」，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歧」。
❸「目」，康熙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耳」。
❹「如在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在如」。

送徐楊二友序❶

紹熙改元維夏之初，晦庵先生來臨漳。越月，而永嘉徐君居甫不遠千里受業於門下。又越月，而郡人楊君尹叔與俱。又五越月，某方獲侍洒掃，於是始識徐君，而楊君又其舊也，聲臭不侔而合。❷自是相與往來於郡齋，疑之質、謬之正、蒙之釋、益之請，或一二日、三四日，❸辰而入、酉而出，爲月者幾四，其所以從容共學之情密矣。顧惟駑惰之資，❹方有賴於左鞭而右策。夫何合簪方勤而袂欲分，麗澤方洽而席欲判。徐君之歸興不可羈，而楊君又有成均之役，於我心殆戚戚然。今二君行輿已膏而征蹄已秣矣，思無以見，意姑借古人贈言之義，以致朋友所以相切磨者而共勉焉，❺可乎？

昔者嘗聞謝、尹諸公游河南夫子之門，於其别也，謝謂尹曰：「吾徒從先生，見行則學，聞言則識，譬如服烏頭者，方其服時，顔色悦澤、筋力强盛，一旦烏頭力去，則將如之何？」今吾先生所以藥吾二三子者，其方大略亦可知矣。而吾二三子相從服餌於此，朝夕拳拳唯謹者，則以有先生之嚴在。❻二君自此而别也，去先生之側日遠，歷郵亭，閱都邑，❼紛華靡麗之衢，放蕩膠轕之境，身日與頽俗接，可玩、可愛、可昵、可欲、

❶「序」下，乾隆本有注云：「徐名寓，楊名士訓。」
❷「侔」，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謀」。
❸「三四」，原作「四三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乙正。
❹「駑惰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頑劣」。
❺「而共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共勉之」。
❻「嚴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訓」字。
❼「閱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越」。

可駭、可愕、可憤、可厭，凡所以摇聰明、拂心志者，千狀百證日交乎其前，此正烏頭力不足恃，而己所自力之時也。❶自志柔氣弱者，於此最易爲之荏苒軃𠨿，而移其所守。而見善明、用心剛者，以爲件件無非實用工之地。二君謂之何哉？

道無往而不在，學無時而不然。二君自兹而往也，誠能常如侍先生之側，静則存主敬之味，動則佩燭理之方，參前倚衡，念念以無負先生所期望，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，則是雖遠先生之函丈，而正大之訓常在耳。於其灑然有得之時，又無惜一二附南來之鴈，以交致並爲仁之意，則是雖與某非向者從容郡齋之樂，固千里共肝鬲也。二君果謂之何哉？

抑南軒與先生有語云：❷「驅車萬里道，中途可停輈。勉哉共無斁，邈矣追前脩。」吾二三子者，共加鞭焉。因録二通爲贈行序。

辛亥二月望後四日，陳某序。

送趙秋序

慶元丙辰之秋，三山趙君有裕來典左獄於臨漳，不鄙郡士陳某而下交焉，一見之始，即以心相與，自是往復講論，❸閲有三載，爲情密矣。今兹解印而歸也，適某有至痛，不及爲歌詠以叙别，然又不能爲無益之語也，敢效古人贈言之義，以寓區區之誠，可乎？

❶「之時」二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詩」。
❸「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來」。

嘗觀人生天地之間，夫孰非才也，而得其秀者爲難。所以成其才而誦詩讀書，夫孰非學也，而卓然不迷其所趨者，爲尤難。既識其所趨矣，而能至至而終終，不至於復自墮於迷者，又其難之難者也。蓋陰陽五行之運，錯揉不齊，❶而人之得之者，大概多於濁而不能以皆清，多於駁而不能以皆純，所謂清明純粹之稟，特其間值之而已。則才之秀出於等夷者，非難乎？夫天既予我以是才矣，而學之不正，則無以磨礲成就，而反爲之變移斲喪，是以其「知」非德性之良知，而爲私智之妄度；❷「能」非德性之良能，而爲私意之苟作。吐而爲言，非先王之法言；履而爲行，非先王之法行；施爲政、著爲業，又皆非根心盎背、大用之所流行，類亦不過人欲自便之私、權術功利之陋而已。滔滔者皆是，而誰肯以易之，則卓然識聖賢之正而不迷其所趨者，又非其尤難者乎？

然天理正逵，❸上達如登而難進；人欲邪逕，下達如墜而易徇。❹吾之所趨雖審矣，而二者勝負之幾，蓋未易決。此有一分之長，則彼有一分之消；此有二分之益，則彼有二分之損。雖天理所造者五分，而人欲止五分之亡，猶有五分之相持，未可保其不爲之引去也。一旦忽不期而爲之引焉，則前功盡棄，無復一存，亦終於陷溺而不可救矣。惟天理六七分而上，然後爲足以勝人欲，而人欲始爲退負，主日强而客日衰，

❶「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綜」。
❷「爲」，原作「無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「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
❸「逵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途」。
❹「墜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墮」。

所向果而所背決，真有以駸駸於上達不可禦，而必不復墮於下達之境矣。由是而之焉，且又有以馴造於十全之地，而渣滓盡渾化矣，則能至至而終終、不復墮於迷者，又非其難之難者乎？嗚呼！此予與求所以不免於聖門之誅，而回作聖之功所以爲萬世法也。

趙君風采議論敏爽雋發，而學問又有師友淵源，所謂難與尤難者得之矣。而難之難者，兹正其幾，不可不深知復自墮焉之爲可畏，而當汲汲力進，以取勝自厲也。非惟趙君爲然，凡吾徒者皆所當然，而愚與趙君，尤有望於鞭之嚴而策之勇，以交致其齊驅並進、任重詣極之功也。其毋以離合而異諸！若其所以進之之科級節目，則有聖賢嚴密之訓在。趙君當自知之，無俟於愚言。

慶元己未七月甲寅，北溪陳某序。

送家本仲序

眉陽家本仲，訪道閩山，中都諸賢餞於吾山之隅，清漳北溪野人與焉。送行者皆有詩，或謂野人曰：子與本仲邂逅，有一日之雅，亦不可以無贈言。野人因爲之嘆，曰：人生稟二五之氣，多值其不齊；剛者則過於亢，而柔者又懦而無立。求其所謂純正不雜者，❶最爲難得。❷幸而或得之，又每識凡志陋，汩汩於頹波流俗，而不能奮發於聖賢之學以求自拔。今本仲於世味甚薄，而狷介有守，可謂粹然有近道之資矣。

❶「純」，原作「絶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❷「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故」。

而又不肯隨波逐流，❶甘於自棄，❷爲凡陋之歸，❸乃且不遠千里，從師親友以講明夫淵源之所自來，又可謂卓然有求道之志矣。兼是二者，度越於人不淺，誠可爲本仲美。

或者曰：是或以爲足乎？❹曰：未也。吾二年於中都，接見士友者非一人，亦多有是二美矣。至其責以切磨之實，則類皆悠悠，若存若亡，而無急切懇迫之意。正如舟人之適越，既南其檣矣，而徜徉中流，不果於進；車人之適燕，既北其轅矣，而彷徨中途，不勇於行。吾恐燕越非惟無可至之期，雖欲保其不中輟而他陷也，❺亦難矣。❻況聖人之門庭堂奧，決不可以坐而造；而宗廟百官之美富，又非可以想而知。必篤吾力以實致其下學之功，如顏子之欲罷不能，如子思之弗得弗措，然後有以成其資而達其志也。

或者又曰：是可以爲足乎？曰：未也。士之篤於道者，蓋亦嘗屢見之矣，而又多病於所聞之先入者，私主以爲安；所見之素習者，偏執以爲固，不能豁然虚其心以爲大受之地。若是，則胸中已隔塞隘陋矣。凡前聖往哲，相與發明真義理、真趣味，所謂公平正大之訓，將何從而入？精微嚴密之旨，又將何從而得之？殆見用力枉勞，而良資美志，亦終於無就矣。兹又本仲之所當深自警焉者也，兹又本仲之所當深自勉焉者也。本仲而果無忽於斯，❼則學將日

❶「流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欲」。
❷「自棄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凡陋」。
❸「凡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棄」。
❹「或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保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❻「亦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蓋」字。
❼「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怠」。

進而日新，其於所造又孰禦焉！本仲以爲何如哉？

或者曰：唯唯。敢請以爲送行序。野人爲誰？陳某安卿也。

戊寅立冬後八日書。

別徐懋功贈言

某區區此來，所幸得一共學之友，曰徐懋功。今其別也，而請贈言。

竊以爲：聖門用功不一，而總其要不過曰明善誠身而已。善者，天命人心之本純粹而無惡也。明善者，真知其爲本善而無惡也。誠身者，實有是善於己，純是天理流行而無人欲之間也。未能明善，必在擇善；未能誠身，必在固執。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者，又所以爲擇善之目；而篤行者，又所以爲固執之功。

至於五者要歸，子思子必又皆以弗措爲言，而每百倍其功以進者，何哉？此勇以終之之事也。《中庸》入德之門，曰智、仁、勇。明善在智，誠身在仁，所以明而誠之弗措者在勇。《易·文言》發明進德居業之方，曰：「知至至之可與幾，知終終之可與存義。」而必特於《乾》之九三言之者，以陽居陽爲剛健之至也。蓋惟剛健之至者，而後能真知，❶與行俱到。❷《易》與《中庸》無二旨也。

故顏子克己復禮，以乾道者，由剛健之絶人；而曾子竟能負荷聖人之傳，勝重任而遠到者，亦惟於弘毅得之。❸況今學者處

❶「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然」。
❷「與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知」字。
❸「弘」，原作「洪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
斯世頽波流俗之中，最易以墮，人非厲剛勇之志，則安能決所向，卓然以自拔？而血氣之身日與事物相酬接，又人欲私意之易萌也，非剛吾質、勇吾力，亦安能以自克而洒然無累哉！

懋功於明善誠身之方，嘗切磨之矣。而兹義有未及講者，因書以爲贈言，惟懋功其勉之。

嘉定壬午四月癸巳，北溪陳某安卿，書於武勝簿曹之讀書室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一

説

心説

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所以爲生物之主者，天之心也。人受天命而生，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，以爲一身之主，渾然在中，虚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，生生而不可已，是乃所謂人之心。其體，則即所得元、亨、利、貞之道，❶具而爲仁、義、禮、智之性；其用，則即所得春、夏、秋、冬之氣，❷發而爲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情。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，而其所以爲體，則實與天地同其大，萬理蓋無所不備，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；❸用雖發於方寸之間，❹而其所以爲用，則實與天地相流通，萬事蓋無所不貫，而無一理不行乎其事之中。❺此心之所以爲妙，貫動静、一顯微、徹表裏終始而無間者也。❻

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，而又重以耳、目、鼻、口、四肢之欲爲之累，❼於是，此心始梏於形氣之小，不能廓然大同無我，而其靈亦無以主於身矣。人之欲全體

❶「得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謂」。
❷「得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謂」。
❸「能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❹「於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乎」。
❺「其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❻「而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❼「鼻口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口鼻」。

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，❶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，使胸中光明瑩浄，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，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其大者，❷皆有以周徧昭晰，而無一理之不明；本然之用所與天地相流通者，❸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。

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，則此心澄然惺惺，如鑑之虚、如衡之平，蓋真對越乎上帝，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。及夫物之既感也，則妍媸高下之應，皆因彼之自爾，而是理周流該貫，❹莫不各止於其所。❺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自無分數之差，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。

静而天地之體存，一本而萬殊；動而天地之用達，萬殊而一貫。體常涵用，用不離體，體用渾淪，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静間。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，在我真有以復其本，而維天於穆之命，亦與之爲不已矣。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。❻

心體用説

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，以理言之耳。蓋通天地間，惟一實然之理而已，爲造化之樞紐，古今人物之所同得。但人爲物之靈，極是體而全得之，總會於吾心，即所謂性。雖會在吾心，❼爲我之性，而與天固未嘗間，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，此心之所謂禮即

❶「欲」上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所以」二字。
❷「其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❸「所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❹「理」下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固」字。
❺「於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❻「天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作「夫」。
❼「吾」下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之」字。

天之亨，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，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，真實一致，❶非引而譬之也。故天道無外，❷此心之理亦無外；天道無限量，此心之理亦無限量；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，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。❸

天下豈有性外之物，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？但以理言，則爲天地間之所公共，❹不見其切於己；謂之吾心之體，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，而其端可尋也。此心之所以至靈至妙，❺凡理之所至，其思隨之無不至，❻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，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，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，❼近在跬步，遠在萬里而無不周。❽雖至於位天地、育萬物，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，而非外爲者。此張子《正蒙》謂「有外之心，❾不足以合天心」者也。

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，以是理之流行者言之耳。❿蓋是理在天地間，流行圓轉，無一息之停。凡萬物萬事、小大精粗，無一非天理之流行。⓫吾心全得是理，而是

❶「真」，乾隆本、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作「其」。

❷「故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❸「心」下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小注：「那箇不是心做？那箇道理不具於心？」

❹「間之所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三字。清鈔甲本無「所」字。

❺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❻「無」下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所」字。

❼「前」下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有「乎上古」三字。「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❽「周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同」。

❾「正蒙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作「所」。

❿「者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⓫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理之在吾心，亦本無一息之不生生，❶而不與天理相流行。❷人惟欲净情達，不隔其所流行，然後常與天通耳。❸

且如惻隱一端，近而發於親親之間。親之所以當親，是天命之流行者然也。❹吾但與之流行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。一或少有虧焉，則天理便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。❺次而及於仁民之際，如老者之所當安、❻少者之所當懷、❼入井者之所當怵惕，❽亦皆天命之流行者然也。❾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安、所懷、所怵惕者耳。一或少有失焉，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。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，如方長之所以不折，胎之所以不殺，殀之所以不夭，亦皆天命之流行者然也。❿吾但與之流行，而不害其所長、所胎、所殀者耳。一或少有害焉，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。

凡日用間，四端所應皆然。但一事不到，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；一刻不貫，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。惟其千條萬緒，皆隨彼天則之自爾，而吾心爲之周流貫匝，⓫無人欲之間焉，然後與元、亨、利、貞流

❶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❷「理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作「地」。
❸「天」下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有「地流」二字。
❹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❺「便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❻「所」下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以」字。
❼「所」下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以」字。
❽「所」下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有「以」字。
❾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❿「命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《四庫》本作「理」。
「之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⓫「吾」，《朱子全書・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。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、草木蕃蕃，❶以形容恕心充廣得去之氣象者也。❷

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，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；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，然後爲是天地同大之體，❸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。

河圖洛書説

河圖、洛書有定義，古今傳者多矣。劉牧之説最爲後出，而世之學者，多不自知其誤也。吁！❹盍亦攷其源流之實歟？

謹按：孔安國曰：「河圖者，伏羲氏王天下，龍馬出河，遂則其文以畫八卦。洛書者，禹治水時，神龜負文而列於背，有數至九，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。」而劉歆亦曰：「伏羲氏繼天而王，受河圖，則而畫之，八卦是也。禹治洪水，錫《洛書》，法而陳之，九疇是也。」河圖洛書相爲經緯，八卦九章相爲表裏，此河圖洛書之定説也。

又按：關子明曰：「河圖之文，七前六後、八左九右；洛書之文，九前一後，三左七右，四前左、二前右，八後左、六後右。」而邵康節亦謂：「圓者，河圖之數。❺歷紀之數，其肇於此乎？方者，洛書之文。州井

---

❶「蕃蕃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不重文。

❷「以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「恕」，乾隆本作「此」。「廣」，乾隆本、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作「擴」。「者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無此字。

❸「爲」，《朱子全書·答陳安卿》及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

❹「吁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噫」。

❺「數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邵雍《觀物外篇》訂正。

之法，其放於此乎？」蓋曆法有所謂二始二中二終，正一二五六九十之數；而州井亦以九數爲率，❶此河圖、洛書之定數也。如劉牧者又在康節之後，反從而易置之，以九數爲河圖、十數爲洛書，且謂二者俱出於伏羲之世，而伏羲之所兼取。託言其傳出於希夷。夫康節亦希夷之後也，豈康節不得之，而牧獨得之乎？吁！是亦未嘗攷其源流之實而已矣。

昔者嘗觀《易》之《傳》曰：「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，天數五地數五，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。」此正吾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。又嘗觀《書》之《洪範》曰：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。」而九宮之數，自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以至於次六次七次八次九，昭然成列。實吾夫子之所定，是正所以爲《洛書》之數也。

蓋天以一生水，而地以六成之；地以二生火，而天以七成之；天以三生木，而地以八成之；地以四生金，而天以九成之；天以五生土，而地以十成之。故《河圖》之位，必以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，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，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，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，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，積之爲五十有五也。

天地之數，不出乎一陰一陽、一奇一偶而已。一三五七九者，陽之奇而屬乎天者也；二四六八十者，陰之偶而屬乎地者也。故《洛書》之位，必前戴乎九、後履乎一，左列其三、右列其七，二四爲肩、六八爲足，而五居乎其中。積之爲四十有五也。

二者固不容於無辨。吾夫子所謂「河

❶「數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出《圖》，洛出《書》，聖人則之」者，亦但泛言聖人作《易》作《範》，其原皆出於天而非止爲《易》言也。然聖人之所以則之者，果如之何？蓋則《河圖》者，虚其中，則太極也。奇數二十，偶數二十，則兩儀也。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，則四象也。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，補四隅之空以爲兑震艮巽，則八卦也。則《洛書》者，在一則爲五行，二則爲五事，三則爲八政，四則爲五紀，五則爲皇極，六則爲三德，七則爲稽疑，八則爲庶徵，❶九則爲福極，是其義亦各有所取矣。

然合是二者而論之，亦未嘗不互相發明而迭相爲用也。且以《洛書》而虚其中，則亦圖之太極也；奇偶各居二十，則亦圖之兩儀也；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，❷則亦圖之四象也；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，四隅之偏以爲兑震巽艮，則亦圖之八卦也。而《河圖》之一六爲水，二七爲火，三八爲木，四九爲金，五十爲土，則亦《書》之五行也。虚而爲太極，則亦《書》之皇極也。其數五十有五，則又九疇子目之數也。横斜曲直，無所不通，則《圖》之爲《書》，《書》之爲《圖》，又豈復有彼此之間哉！

大抵天地之間，理一而已。時雖有先後之不同，❸而理則不容於有二也。但《易》乃伏羲之所先得於《圖》，初無待於《書》，而自默與之合。《範》則大禹之所獨得乎《書》，亦不必追攷於《圖》，而自暗與之符矣。至是，則劉歆經緯表裏之言，豈不信然矣乎！若所謂六篇、九篇，真有所謂赤文緑字、天神言語，則又皆不經之説，而非所論也。

❶「徵」，原作「證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❷「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合」。
❸「時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四象數説

太陽之數九，少陰之數八，少陽之數七，太陰之數六，果何從而取之也？曰：在《圖》、《書》所取，則以《圖》、《書》之數言；在卦畫所生，則以卦畫之數起，不可一概論也。

蓋《河圖》之數，本五行生成之數，始於一而終於十，五居其中，則參天爲三奇、兩地爲二偶之合也。天以一生水而居乎北，則太陽之位也；地以六成之而居乎北之外，則太陰之數也；地以二生火而居乎南，則少陰之位也；天以七成之而居乎南之外，則少陽之數也。天以三生木而居乎東，則少陽之位也；地以八成之而居乎東之外，則少陰之數也；地以四生金而居乎西，則太陰之位也；天以九成之而居乎西之外，則太陽之數也。位與數逆而相違，其六者以一而得於五者也，七者以二而得於五者也，八者以三而得於五者也，九者以四而得於五者也。合而言之，右旋，則太陽居一而連九，少陰居二而連八；左旋，則少陽居三而連七，太陰居四而連六。位極方正，而數稍偏曲者也。

《洛書》之數，本陰陽奇偶之數，始於一而終於九，五居其中，則亦參天爲三奇、兩地爲二偶之合也。虚其中，則履一而戴九爲太陽，居一而含九；左三右七爲少陽，居三而含七；右肩二而左足八爲少陰，居二而含八；左肩四而右足六爲太陰，居四而含六，位與數順而相會。其九者，以十分一之餘也；八者，以十分二之餘也；七者，以十分三之餘也；六者，以十分四之餘也。總其中，則縱横皆十五而又互見之。太陽

之九南，則太陰之六北；則少陽之七西，則少陰之八東；則太陰之六西北，太陽之九東南；少陰之八東北，少陽之七西南。位稍偏側，而數甚明直者也。

此《圖》、《書》四象之所取，❶皆自居位以外，極其統攝者而言之也。

卦畫，則自太極動而生陽，始爲畫一奇而謂之陽儀，動極而静，静而生陰。次爲畫一偶而謂之陰儀，静極復動。一動一静，互爲其根。故又其次於兩儀之上，各生一奇一耦，而爲二畫者四，謂之四象。太陽居一，其本體二畫奇，每奇之圍三，爲含三奇，通所從生位一奇，以三其圍三者而起之，故其數九。少陰居二，其本體一畫奇、一畫耦，每耦之圍四，爲含二耦，通所從生位一奇，以一其圍四、兩其圍四者而起之，故其數八。少陽居三，其本體一畫耦、一畫奇，通所從生位一偶，以一其圍三、兩其圍四者而起之，故其數七。太陰居四，其本體二畫耦，通所從生位一耦，以三其圍四者而起之，故其數六。

此卦畫四象之所生，專自本體以内，極其根原者而起之也。自本體以内而極其根原，❷則數之體也；自居位以外而極其統攝，則數之用也。二者，其取數之象然也。❸

若其所以爲取數之義，則如之何？曰：陰陽之數，自一至五爲生數，以方生其氣也；❹自六至十爲成數，謂已成其質也。今四象以成數言之，陽主進，自六方進至七，而未極乎盈，則爲少陽，故其數爲七。

❶「取」，乾隆本作「處」。
❷「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❸「然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也然」。
❹「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數」。

又進而極於九，則已盈而爲老陽，故其數爲九。陰主退，自十方退至八，❶而未極乎虛，則爲少陰，故其數爲八。又退而極於六，則已虛，而爲老陰，故其數爲六。此其取義，又各有所主，而非苟然也。

《先天圖》説

昔者伏羲氏之作《易》也，始畫八卦；又因而重之，爲六十四。莫非其理氣象數之自然而然，初無一毫智慮增損於其間。自孔子以來，莫有明其意者，類皆以爲伏羲止於八，❷而文王六十四。至我朝邵康節先生始得其説於《大傳》之文，❸遂爲之圖，名之曰《先天》，以發伏羲氏之蘊。❹

今觀《大傳》曰：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」此正吾夫子發明六十四卦氣畫之所由以生者也。❺又曰：❻「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八卦相錯，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。」此又吾夫子發明六十四卦圖象之所由以寓者也。❼

❶「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分」。
❷「類皆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❸「始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❹「之蘊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❺「也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❻「又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❼「圖象之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清鈔乙本作「氣畫之」。

蓋自太極之判，❶始生一奇一偶，❷而爲一畫者二，❸是之謂兩儀。❹又自兩儀之上，各生一奇一耦，分之而爲二畫者四，是之爲四象。其位則太陽一，少陰二，少陽三，太陰四。又自四象之上，各生一奇一耦，分之而爲三畫者八，於是八經卦之名立。❺而其位則乾一、兑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。自是而往，又自八卦之上，各生一奇一耦，分之而爲四畫者，十有六，是爲兩儀之上復加八卦，八卦之上復加兩儀。又自四畫之上，各生一奇一耦，分之而爲五畫者，三十有二，是爲四象之上復加八卦，而八卦之上復加四象。又自五畫之上，各生一奇一耦，分之而爲六畫者，六十四。於是乎六十四卦之名以備，而易道渾然天成矣。是固不容以贅一，而亦不容以斂一於其中。

所謂乾一而至坤八者，又依然有自然之序。在下，則每卦之爲體者各八，昭然布列於八位之内，一周而不亂也；在上，則每卦之重體者各一，粲然迭錯於六十四體之上，八周而不紊也。合二體而言，則重乾又居其一，重兑又居其二，重離又居其三，重震又居其四，重巽又居其五，重坎又居其六，重艮又居其七，重坤又居其八，亦無往而不得其序者。

❶「蓋自太極之判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
❷「始生一奇一偶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❸「而爲一畫者二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
❹「是之謂兩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❺「經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補。

以是而爲圓圖，則其一亦自乾體之八重卦，居於南之東；其二則兑體之八重卦，居於東之南；其三則離體之八重卦，居於東之北；其四則震體之八重卦，居於北之東；其五則巽體之八重卦，居於南之西；其六則坎體之八重卦，居於西之南；其七則艮體之八重卦，居於西之北；其八則坤體之八重卦，居於北之西。自一而四，依然序於其左；自五而八，依然序於其右。合左右，八八循環相次，震而離，離而兑，兑而乾，乾而巽，巽而坎，坎而艮，艮而坤，坤而復震。而重乾居於正南，重坤配於正北，則定天地上下之位也。重離居於東，重坎配於西，則列日月左右之門也。重震居於東北，重巽配於西南，則雷風啓閉之候也。重艮居於西北，重兑配於東南，則山澤高卑之象也。

左爲陽也，始於復而終於乾；右爲陰也，始於姤而終於坤。❶復之爲卦也，在震之八，是爲冬至，一陽之生而起於正北之分，而東至離兑之中，則爲春分。正東至乾之一，則四月，六陽之極，又所以爲陰之父，生長女而爲姤焉。姤之爲卦也，在巽之一，是爲夏至，一陰之萌而起於正南之分，而西至坎艮之中，則爲秋分。正西至坤之八，則十月，六陰之極，又所以爲陽之母，復孕長男而爲復焉。故自復而之乾，則皆其所已生之卦，❷而爲數往者順；自姤而之坤，則皆其所未生之卦，而爲知來者逆。

在震，則始交陰而陽生，其陰尚多也，故二十陽而二十八陰。兑、離，則陽長而陰

❶「姤」，原作「遇」，避南宋高宗趙構諱，今據乾隆本及《周易》本文改。下同。

❷「已」，原作「以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少也，故二十八陽而二十陰。至於乾，則陽盛而陰微矣，故三十六陽而十二陰。在巽，則始消陽而陰生，其陽尚多也，故二十陰而二十八陽。坎、艮，則陰長而陽少也，故二十八陰而二十陽。至於坤，則陰盛而陽微矣，故三十六陰而十二陽。自震而乾，皆其在天之屬，總之，凡百一十有二陽而八十陰，其陽爲生而陰爲退也，則陰而亦莫非陽也。自巽而坤，皆其在地之屬，凡百一十有二陰而八十陽，其陰爲生而陽爲退也，則陽而亦莫非陰也。陽在陽中，則自一而六，皆順行；在陰中，則其行逆矣。陰在陰中，則自一而六，亦皆順行；在陽中，則其行逆矣。

總六畫而觀之，自上之一畫，則爲一陰一陽之相間；二畫則倍之，而爲二陰二陽之相間；三畫則又倍之，而爲四陰四陽之相間；四畫則又倍之，而又爲八陰八陽之相間；❶五畫則又倍之，而爲十六陰十六陽之相間；六畫則又倍之，而爲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之相間。又自下而推之，則兩儀之上生四象，四象之上生八卦也。又自外而反之，則兩儀之内包四象，四象之内包八卦也。

又分而言之，則兩儀之相乘其六，自内一畫，則陰陽之二其列，而爲兩儀者一；二畫則陰陽之四其列，而爲兩儀者二；三畫則陰陽之八其列，而爲兩儀者四；四畫則陰陽之十六其列，而爲兩儀者八；五畫則陰陽之三十二其列，而爲兩儀者十有六；六畫則陰陽六十四，而爲兩儀者三十二。四象之相乘其三，自下二畫，則列而爲四象者一；中二畫，則列而爲四象者四；上二畫，則列而爲四象者十有六。八卦之相乘

❶「又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其二，自下三畫，則爲八卦者一；上三畫，則爲八卦者八也。

又統而言之，則左皆陽長而屬乎天，右皆陰生而屬乎地，而通爲一，兩儀也。震離陽長而方少，兑乾陽盛而之老；巽坎陰長而方少，艮坤陰盛而之老。而通爲一，四象也。乾之八卦皆曰乾，兑之八卦皆曰兑，離之八卦皆曰離，震之八卦皆曰震，巽之八卦皆曰巽，坎之八卦皆曰坎，艮之八卦皆曰艮，坤之八卦皆曰坤。而通爲一，八卦也。又合兩儀、四象、八卦而會于一體，則周環無端，又渾然一太極也。

若又以是爲方圓，語其八經卦之生：自乾一而至坤八，則由下而上，而八位皆同其生者也。語其八經卦之乘：自乾一而至坤八，則由右而左，而八位皆同其乘者也。

又語其八重體之縱：則右自一八，又皆屬乎乾，而重乾又居其一之一；其次二八，又皆屬乎兑，而重兑又居其二之二；其次三八，又皆屬乎離，而重離又居其三之三；其次四八，又皆屬乎震，而重震又居其四之四；其次五八，又皆屬乎巽，而重巽又居其五之五；其次六八，又皆屬乎坎，而重坎又居其六之六；其次七八，又皆屬乎艮，而重艮又居其七之七；其次八八，又皆屬乎坤，而重坤又居其八之八。

又語其八重體之横：則下自一八，亦皆屬乎乾，而重乾亦居其一之一；其次二八，亦皆屬乎兑，而重兑亦居其二之二；其次三八，亦皆屬乎離，而重離亦居其三之三；其次四八，亦皆屬乎震，而重震亦居其四之四；其次五八，亦皆屬乎巽，而重巽亦居其五之五；其次六八，亦皆屬乎坎，而重坎亦居其六之六；其次七八，亦皆屬乎艮，

而重艮亦居其七之七；其次八八，亦皆屬乎坤，而重坤亦居其八之八。

又旁通而曲暢之：自下左而之右上，皆屬乾以交乎坤；自上右而之左下，皆屬坤以交乎乾，則又天地包含交泰之義也。次下二左而之次右二上，皆屬兑以交乎艮；次上二右而之次左二下，皆屬艮以交乎兑，則又山澤相通于四隅也。次下三左而之次右三上，皆屬離以交乎坎；次上三右而之次左三下，皆屬坎以交乎離，與其中四卦爲震巽之交，❶則又水火雷風之相盪蕩於其間者也。❷

方圓曲直，分合錯綜；至纖至悉，千變萬化，而天理自然之妙，無往而不然。初不容人力之牽合布置者，是則八卦雖伏羲之所畫，而非伏羲之所自畫也；六十四卦雖伏羲之所重，而非伏羲之所自重也。當時文字未立，而天地、人事、萬物之理，無不炳爍於其中，使人觀其象而玩其占，莫不心喻而理得矣。❸

是所以爲伏羲之《易》，❹蓋至於夏之《連山》首以艮，商之《歸藏》首以坤，遂皆因之爲六十四卦。至文王之蒙大難也，則又取伏羲之六十四者而衍之，首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，終於未濟以盡人事之脩，又於每卦之下，係之以辭，謂之「彖」，亦謂之「繇」。至周公，則又謂之「六爻」，遞相發明。至吾夫子，則又爲上《彖》、下《彖》以釋文王之《辭》，爲大《象》以釋伏羲之畫，爲小《象》以釋周公之爻，又爲《文言》、爲上下《繫》、爲《説卦》、爲《序卦》、爲《雜卦》，極其明辨而

❶「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「盪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摩盪」。可從。

❸「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無」。

❹「之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氏」字。

詳著之，❶謂之「十翼」。蓋歷三古四聖，而易道於是乎大備矣。其實則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辭，又皆不外乎羲畫之意也。

《後天圖》説

伏羲之《易》，先天學也；文王之《易》，後天學也。先天之卦以乾居南、坤居北、離居東、坎居西、震居東北、巽居西南、艮居西北、兑居東南，乾坤縱而六子横者，此《易》之所由本也。後天之卦，以離居南、坎居北、震居東、兑居西、乾居西北、坤居西南、艮居東北、巽居東南，震兑横而六卦縱者，此《易》之所以爲用也。

夫先天之所由本者如彼，而後天《易》而爲用者乃如此，❷其故何也？

蓋乾本生於子而成於午，坤本生於午而成於子，故乾南而坤北者，天地之成位也。及其交，則乾反其所生於北，坤反其所生於南，於是乎爲泰矣。然乾者，陽之極而爲父；坤者，陰之極而爲母。父母老，則退乎不用之地，❸此其再變也，乾所以退乎西北，而坤所以退乎西南也。

離本升於東，❹坎本升於西，❺此日月之常度也。及其交，則東者自上而西，西者自下而東，於是乎爲既濟矣。然坎者，乾之中男也；離者，坤之中女也。父母既退，則男女得位，此其再變也。坎所以得坤位於

❶「辨」，原作「卞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❷「易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變」。

❸「乎」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
❹「升」，乾隆本作「生」。

❺「升」，乾隆本作「生」。

北，❶而離所以得乾位於南也。❷

震爲陽生也，本起於東北；巽爲陰萌也，本伏於西南。然震者，乾之長男也；巽者，坤之長女也。乾既退，則長男當進而用事，以主發生之權；坤既退，則長女當出而代母，以司長養之職。此震所以居東而巽所以居東南也。

艮爲山也，本高於西北；兑爲澤也，本傾於東南。然艮者，乾之少男也；兑者，坤之少女也。乾既退，則少男當出，附於震之後，以習其生；坤既退，則少女當反侍於坤之側，以成其養。此艮所以居東北，而兑所以居西也。

坎離震兑四者，❸皆當四方之正位，❹而爲用事之卦也；乾坤艮巽四者，當四隅不正之位。乾坤則不用，❺而艮巽則用之偏也。震艮坎三男者，皆相從以承乾，而任父事於前也；巽離兑三女者，皆相與以夾坤，而輔母儀於左右也。

其爲序，則始於震，震而巽，巽而離，離而坤，坤而兑，兑而乾，乾而坎，以終於艮也。以其義言之，則爲萬物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，致役乎坤，説乎兑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乎艮也。

此吾夫子之所已發明於《大傳》之文，而非康節臆度而强爲之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一終

❶「坤」，原作「乾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❷「而」，乾隆本無此字。「乾」，原作「坤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❸「四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❹「皆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❺「用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事」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二

説

子石見子求名説

紹熙癸丑九月乙亥，堂弟子石見稚子，請名於予。

予觀《左氏傳》魯人申繻對桓公之辭，論名之所以爲名者，其説有五：有信、有義、有象、有假、有類。以名生爲信，如成季生，有文在其手曰「友」，而名友是也。以德命爲義，如文王生，而名「昌」是也。以類命爲象，如孔子生，首象尼丘而名丘是也。取於物爲假，如伯魚生，有饋之鯉者，而名鯉是也。取於父爲類，如子同生，與父同物而名同是也。

今吾子石自外訓童蒙，❶適歸，而見稚子，茲其一氣感通之幾，夫豈偶然哉？故今茲所望，❷無求諸他，惟取諸蒙之義以見意焉可矣。❸夫蒙之爲卦，山下出泉，静而且清，而君子所取以果行育德之時也。其爲訓，則物方穉而未達之稱。而其在人，則爲形既賦生之後，而神未發知之際。雖曰未發知，而良知之真，所謂「降衷秉彝之本然，與堯舜孔顔同一天」者，實爲完具而未

❶「童蒙」，原作「童童」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訓童」。
❷「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取」，原作「即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「焉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放。由是而養之以正，無異習以汩之，則作聖之功恢乎有餘矣。其義顧不大矣哉！此吾所以深有感於斯，而以「初筮告」之義以配之，曰「初蒙」。

「初」之爲言，在筮則以其誠一之意，可以對神明而無愧。在德則四端萬善之所由始，而於類則爲第一子之象也。子石以爲何如哉？揆諸申繻之五言，於中又爲兼備矣。蓋其生也，應父自訓蒙而至，則其信也。蒙以養正爲聖功，則其義也。物之始生曰蒙，則其象也。託物之蒙以見蒙之義，則其假也。取諸父之蒙，則其類也。則是名也夫，豈常談者比哉！

子石於阼階祇見之時，執右手咳而授之，勿容以常談而忽諸。❶至若欲講明其所以爲蒙之學，與成就其所以爲蒙之德，則又在稚子之當其可焉。

越十日乙酉，陳某書。

朱仁仲字説

嘉定丁丑秋，過嚴陵，爲鄭侯留，在學講説。學徒朱君右者，甚拳拳於聽受，❷深有所警發，每自恨親炙之爲晚。一日來請字以表其名，因取《表記》「仁者右也」之語，而字之曰「仁仲」，且爲講明其義之所以然。

古者以右爲尊，其所右仁者，亦曰尊敬奉持之意云耳。蓋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生得之最先，具於方寸，爲心德之全，包五常而統萬善。及發而爲惻隱之情，則又貫四端而生生不已，是乃爲衆善之長、❸而

❶「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❷「受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爲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天爵之最尊者。亦猶四德之元，貫乎亨、利、貞，所以始乎物而統乎天者也。

仁之有常尊如是，則爲仁者，其可不有以尊之乎？若屈於物欲，則失之卑而非尊矣；加之私意，則幾於慢而非尊矣。視聽言動一徇於非禮，❶則又鄰於左遷而非尊矣。必如所謂「好仁者無以尚之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」，然後爲尊之而不卑。必如所謂「居處恭、執事敬、與人忠，雖之夷狄不可棄」者，❷然後爲尊之而不慢。必如所謂「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，然後爲尊之，而不復有左遷之失。夫是以仁體常昭融呈露於方寸間，有以宅中而居尊，而日用酬酢，千變萬化，無一非天理流行，而皆吾統攝之内矣。

茲固古人所以右仁之義也。然其爲用功之要，則在程子有「主敬」、「致知」之説焉。蓋敬者，此心常惺惺法，而天理之所以生也。能敬，則仁矣。而知者，又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、而覺夫害仁之所由起也。故敬不主，則仁亦無由而尊；而所知之不致，則又若何而爲物欲、若何而爲私意、若何而爲非禮，焉能保其不害吾之尊耶？

嗚呼！此又在仁仲勉之。名實表裏，其有以相副而無愧乎哉！

卓氏二子名字説

温陵卓君廷瑞，嘉定乙亥秋，游臨漳，訪予衡簷而定交焉。予覸其爲人，蓋亦知有是學而好之者也。自是相與幾兩閱月，

❶「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乎」。
❷「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也」。

襟懷輸寫，趣味投合，有金蘭之契。一日爲予言：晚得二子，有可教之質，欲名其長以克、字伯仁，名其次以存、字叔義。蓋取《魯論》《易傳》之語，請爲講明其義之所以然，庶其歸也，得以爲趨庭詔士之助。❶予義不得辭也，爲之言曰：

卓氏子克，字曰伯仁。惟仁如何？心德之真。渾然全體，純乎天理，四端五常，皆管於是。衆善斯長，妙主性情，❷如元統天，不息其生。人惟有身，口鼻耳目，手足四肢，接物生欲。人欲一間，心晦厥靈，天理之公，不復流行。於是不仁，如頑如痺，滅理窮欲，何所不至？聖學要訣，求仁爲大。何以求之？克去心害。非禮而視，非禮而聽，非禮而言，非禮而行，凡此衆疾，皆害於中。克之克之，靡他其功。見善惟明，真知不疑。人欲攸起，有觸其幾。用心惟剛，勇決不吝，人欲之去，有拔其本。幾瑩無遁，本絶不遺。欲净理純，仁德乃輝。在昔有回，從事於此，心不違仁，體具孔子。彼我丈夫，睎顔亦顔，咨爾子克，其惟勉旃。

卓氏子存，字曰叔義。惟義如何？曰心之制。制之在心，如利刃云，物來觸之，則半而分。一可一否，便成兩片；一從一違，決有定見。初無所爲，惟理之宜，日用由行，坦然正逵。父子夫婦，兄弟朋友，一惟當然，何私之有？起居話言，飲食葛裘，計較之私，一毫不留。酬酢萬變，其則不紊，物各付物，一止其分。君子存之，念兹在兹，一息無間，靡他其爲。見義必明，如辨白黑，灼然不亂，無爲利惑。守義必固，

❶「詔士」，清鈔乙本作「詔告」，乾隆本作「一説」。

❷「主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于」。

金石其堅，確然不渝，無爲利遷。如是而存，義即我立，存之又存，衆義畢集。慊心無餒，氣自浩然，乃復其初，塞乎兩間。體用具全，終始惟一，所謂終之，於易無失。咨爾子存，毋忽而易，❶舍之則亡，是謂自棄。

莊氏子名字説

莊氏子冠，請命於余。緣姓命名，而以字俱。名之曰約禮，字之曰博仲。以人生秉彝，無不公共，自稟氣之不齊，而感物之易動。非有禮以約之，則必流於放蕩。此古之君子所以必莊嚴敬祇，約此身於三百、三千之內，❷無細大之或違。視以禮而無邪，聽以禮而無歆，❸言以禮而無妄，動以禮而無非，皆所以固其肌膚之會、筋骸之束，揉氣質而使純，杜物欲之交鑠，無一節之不中，以會歸於至約。

然其至約之由，又在斯文之博。蓋博所以明萬理於心，約所以會萬理於身。❹不博，則無以識夫約中止宿之地；不約，則無以體夫博中聞見之真。盡心知性，而後能存心養性。物格知至，而後能心正意誠。苟蹊徑之少差，於堂奥而莫升。惟兩盡以造極，信學功之大成。昔子顔子從事於此，竭吾才而無餘，如有立之「卓爾」，博約之至是而俱融，無惚恍拘縶之病矣。❺亞聖人而具體爲後學之指南爾！約禮其景慕，無斯

❶「而」，原闕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補。
❷「三百三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三千三百」。
❸「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淫」。
❹「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斂」。
❺「惚恍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恍惚」。

名子之慚。❶

嚴陵學徙張吕合五賢祠説

嚴陵學，舊有嚴、宋、田、范、趙五賢祠，在明倫堂之東偏，近世又祠張、吕二先生於別室。嘉定丁丑秋，鄭侯徙二先生像合諸五賢，而更其扁曰「七賢祠」。時，某自中都歸，爲鄭侯留，在學與諸生講磨。諸生有扣其説者，義不容默。

因攷子陵，里之高士，其清風孤操，有以起人主尊敬之誠，而成一代節義之俗。廣平之危言峻行、不少屈撓，與諫議之勁直、文正之忠誠、清獻之清白，又皆郡之賢刺史，載在史籍，昭昭不待言也。

至如乾道庚寅中，南軒以道學名德守是邦，而東萊爲郡文學。是時南軒之學，已遠造矣，思昔猶專門固滯。及晦翁痛與反覆辨論，始翻然爲之一變，無復異趣。其親仁之篤、徙義之勇、克己之嚴、任道之勁，卓卓乎不可及。東萊筮仕方初，以少年豪才，博覽藐視，斯世無足與偶，何暇窺聖賢門户？及聞南軒一語之折，則愕然回、釋然解，乃屏去故習，斂躬屈節，爲終身鑽仰之歸。且道紫陽、沿濂洛、以達鄒魯，俛焉日有孜孜，斃而後已。雖於南軒所造有不齊，要之不失爲吾名教中人，而斯文與有賴焉。

視世儒之竊佛學以自高，屹立一家門户，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，以爲真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，不自覺其與聖人殊宗背馳，反誤學者於詖淫邪遁之域，而卒不免爲吾道之賊者，是豈不大相萬萬？而鄭侯今日所

❶「斯」，乾隆本作「貽」。

以示邦人合祠之意者，亦豈徒云乎爾哉？

昔子路問成人，夫子告以若臧武仲之智、❶公綽之不欲、卞莊子之勇、❷冉求之藝，而文之以禮樂，則可以爲成人矣。蓋舉近世之賢者以爲之質，以復加之磨礲潤澤之功，❸然後可以責其有成。

今嚴之學子，❹誠能起敬五賢之高躅，而實致其希慕之功以爲受道之質，然後講明二先生之學問，以參攷夫師友淵源之全，求其所謂大中至正之統者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而篤行之，則體全用周，文質相副，其於至道成德之君子也，又孰禦焉？《詩》不云乎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嚴之學子，❺其勉之！

魂魄説

魂者陽之靈，氣之發也。其分主乎動，所以行乎此身之中，隨所貫而無不生也。魄者陰之精，體之凝也。其分主乎靜，所以實乎此身之中，隨所往而無不定也。❻故自著者而言之，則口鼻靈於呼吸，而不息者魂也。耳目精於視聽，而不散者魄也。

統而言之，則所以貫乎耳目視聽之間，使之常靈而不匱者，亦魂也。至於四肢之

❶「臧」，原作「藏」，今據《論語》原文及諸本改。
❷「卞」，原作「孟」，今據《論語》原文及諸本改。
❸「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而」。
❹「嚴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陵」字。
❺「嚴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陵」字。
❻「往」，原作「注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
靈於舉履、五臟六腑之靈於傳送，凡氣之所貫，常發越而有生意者，皆魂也。所以注乎口鼻呼吸之間，❶使之常精而不爽者，亦魄也。至於四肢之精於舉履、五臟六腑之精於傳送，凡體之所注，各凝實而有定理者，皆魄也。若口噤而鼻絶、目困而耳窒、手頑而足憊、肺萎而脾弱、肝枯而腎涸，則靈者息而非魂之謂矣。若口狂而鼻逆、目流而耳恍、手亂而足輕、肺喘而脾滑、肝急而腎泄，則精者散而非魄之謂矣。

又廣而言之，下極者，形之底、❷氣之根，而魂魄之所自出也。元首者，形之表、氣之會，而魂魄之所由萃也。在精神，則神魂而精魄也；在血脈，則脈魂而血魄也；在聲貌，則聲魂而貌魄也。

又錯而言之，呼吸以氣，固魂也；然呼者爲陽伸，吸者爲陰屈，又有不同焉。視聽以體，固魄也；然視者爲陽明，聽者爲陰虛，又有不一焉。四肢有左右之辨，而又有動静之殊；五臟六腑有五行之别，而又有生尅之異。與夫神有清濁而精有虛實，脈有浮沈而血有凝釋，聲有剛柔而貌有温厲，又各不齊焉。蓋其分也，雖有陰陽在氣、在體之異屬，其合則又俱不離乎一氣。

而參觀互考，魂中又有魄，魄中又有魂，萬變固無所不存，並行亦未嘗相悖。魂必魄，然後有以精其靈；魄必魂，然後有以靈其精。而心居中央，秉氣麗體，又所以爲魂魄之主而總攝之。凡日用之所奮厲振作、通暢和樂，施爲經畫、思慮明覺者，皆心之所以主魂之屬也；整齊嚴肅、安恬退止、持循執

❶「乎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于」。
❷「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柢」。

守、決斷誌記者，皆心之所以主魄之屬也。

故魂充而魄聚，則心力强；心之神明精爽，則魄魂有統。其記事也必專，而其慮事也必明；其斷事也必確，而其行事也必勇；其絶惡也必嚴，而其從義也必果；其執德也必固，而其進道也必健。至於山立而揚休、玉色而金聲，坐如尸、立如齊，出門如賓、承事如祭，九容之無不敬、九思之無不通，望之儼而即之温，恭而安而威不猛，❶凡睟面施體，陰陽合德，無非是形見也。

人心始於氣感，則得魄爲先；❷既而體凝焉，則魂次之。及既生而神發焉，❸則魂主之；發未遠而純一湛静，則魄主之。男乾道，則魂統魄；女坤道，則魄統魂。稟重厚者，則魄勝魂；賦輕浮者，則魂勝魄。

人於幼也，氣渾全而質未實，則魂盛而魄少。及其壯也，氣正充而質已定，則魂與魄俱强。及其老也，氣衰而質羸，則魂與魄俱耗。及其死也，氣與質判，則魂升而魄降，❹惟平時粹有陰陽之德者，魂清魄爽，灑然於化，無復凝滯；若陰欲重而陽明昏者，則魂沈魄濁，於是乎或滯於冥漠之間，而未能以遽化矣。此魂魄之大旨也。

釋家君録忌説

禮書忌説

《檀弓》曰：「喪，三年以爲極，亡則弗之忘矣。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忌日不樂。」

❶「而威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威而」。
❷「魄」，原作「魂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登」。
❹「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鄭氏註曰：「念其親，死日不用舉吉事。」

孔氏《正義》曰：「言服親之喪已經三年，可以棄。❶而孝子有終身之痛，曾不暫忘於心也。故君子終竟己身，怛慘念親，忌日不爲樂事，以其親亡忌，難吉事。」

《祭義》曰：「君子有終身之喪，忌日之謂也。忌日不用，非不祥也。言夫日志有所至，而不敢盡其私也。」

鄭氏註曰：「忌日，親亡之日。忌之者不用舉他事，❷如有時日之禁也。祥，善也。志有所至，至於親，以此日亡，其哀心如喪時。」

孔氏《正義》曰：「此一節，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。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，非謂此日不善，別有禁忌不舉也。言夫忌日，孝子志意有所至極，思念其親，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。」

又曰：「文王之祭也，事死者如事生，思死者如不欲生。忌日必哀，稱諱如見親，祀之忠也。如見親之所愛，如欲色然。其文王與？」

孔氏《正義》曰：「此一節，明文王祭，思親忠敬之甚。言思念死者，意欲隨之而死，如似不復欲生。廟中上不諱下，於祖廟稱親之諱，如似見親也。祭祀盡忠誠，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，如似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。又思念親所愛之甚，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。」

❶「棄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忘」字。
❷「之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日」。

近代諸儒議論

伊川先生曰：「家必有廟，廟必有主。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。今正廳正堂也。蓋廟中尊者，所據又同室，難以獨享也。於正寢，可以盡思慕之誠。喪祭，禮之大者。豺獺皆知報本。今士大夫家多忽此，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，甚不可也。凡物知母而不知父，走獸是也；知父而不知祖，❶飛鳥是也。惟人能知祖，若不嚴於祭祀，殆與禽獸無異矣。」

又嘗於國忌日素饌。或以詰其故，先生曰：「禮，居喪不飲酒、不食肉。忌日，喪之餘也。」

橫渠先生曰：「忌日變服：爲曾祖、祖，布冠素帶麻衣；❷爲曾祖妣、祖妣，素冠布帶麻衣；爲父，布冠帶麻衣麻履；爲母，素冠布帶麻衣麻履；爲伯叔父，素冠帶麻衣；爲伯叔母，麻衣素帶；爲兄，素衣素帶；爲弟姪，易褐不肉，爲庶母及姊，一不肉。」

晦庵先生《祭儀》：❸「忌日特設一位於正寢，如祭禰之儀。主人黲紗垂脚，❹幞頭，黲布衫，爁鐵脂皮帶。主婦去華盛之服。凡與祭執事者，皆然。告言：孝某孫某，禰云：孝子。今以皇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辰，敢請神主出臨正寢，❺恭伸追慕。考妣即三獻，哭，盡哀。不飲福受胙。」

❶「父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母」字。
❷「素」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❸「儀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曰」字。
❹「黲」，原作「慘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下同。
❺「出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祝文：維某年歲次，月朔日辰，孝某孫某敢昭告于皇某親某官府君，無官稱某號府君，❶妣無封言某氏夫人。歲序遷易，諱日復臨，追遠感時，不勝永慕。考妣即云痛割如新，❷昊天罔極。敢以清酌庶羞，敬伸奠獻。尚饗。愚謂：吾家避先諱，末句當云：伏惟鑒饗。❸

右忌説，禮書三段，注疏五段，并三先生之説五段。恭承先諱在近，重感於心，因録以示諸子姪，而共致其孝敬焉。慶元己未二月十日書。

淳曰：忌日者何？亡者屬纊之日也。亡者爲何？有祖焉、有禰焉、有旁殺之親焉。忌者孰忌之？有子焉、有孫焉、有旁殺之親焉。然則如之何其忌之？曰：此天理之至，人情之極，出於其中，秉彝之所不容已，而非自外至者也。

蓋昔者亡者於是日之亡也，乃人道之大變，爲子者卒然遇之，如天之忽崩、地之忽陷，無所告訴。正其笄纚徒跣、擗踊哭泣、傷肝焦肺、水漿不入口之時，其爲哀痛迫切之甚，直欲與亡者俱亡，而不復意有此身之存者也。雖其所服，日月之已竟，而此心之慕，終其身有不能已。而況於是日之復臨，則其爲感動，又將如何耶？下而爲孫者，若曾若玄，及旁而若弟若姪，由齊衰以至功緦，雖其發於容體、聲音、言語、飲食、居處、衣服者，其哀情有等級之殺，要之當時於此，❹則亦其遭變之始，❺而痛于厥心者也。豈以是日之復臨，獨能頑無所動

❶「某」，原作「其」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
❷「如新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❸「愚謂」至「鑒饗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十五字。
❹「此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服」。「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當」。

耶？此聖人制禮，因人情而爲之節文，以是日爲君子終身之喪。

所以行乎是日者，雖其全儀去古廢缺不可復考，而其遺言緒論，猶間有存于《檀弓》《祭義》等篇。如曰不樂，曰不用，曰不敢盡其私。若簡簡乎一二語，而其大義則固昭昭可推而見也。夫亦豈止於若是而已哉！夫亦豈徒然若是而已哉！故君子爲禮於是日也，必視諸喪之餘以從事，每事必變乎常：衣必以素，食必以蔬。不御酒肉，不接聲色。不敢他適，不敢他舉，惟專有以致其事亡追遠、憂思敬慕之誠，然後爲情文之稱、中哀樂之節、得性情之正，而不失乎聖人之意也。嗚呼！此文王以是日必哀，事死者如事生，思死者如不欲生。所謂天理人倫之至，而爲萬世法矣。

奈何世之人不復講乎此，動惟適己以自便。上焉既無追慕之哀，❶而一肆志於燕飲之樂，若賀亡之爲；下焉又無戒禁之敬，而蕩然無所不爲、無所不之，殆若安平無事者，吉凶紊亂、常變混雜，抑不思今日爲何日，名之曰忌者，其端原果何謂。昔之斯辰其人果何爲，而吾於是人又爲何屬也。顧乃忍焉若是，寧不悖理傷義，而類於無人心者歟？

其有篤於奉先者，❷又不過精嚴豐潔，爲浮屠事。祀非其鬼，饋非其徒，以爲是足以薦拔亡者而無憾，而於亡者之前，則荒忽褻慢，❸姑泛爲之一薦。已則肆飲妄動，❹又依然前之爲也。展轉迷繆同然一習，莫

❶「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懷」。
❷「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即」。
❸「荒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怠」。
❹「飲」，乾隆本、清鈔乙本作「欲」。

有以爲非者，有如近世先覺諸君子，❶更相正訂，略有成説可舉可稽，其覺迷警謬之惠大矣。

某小子竊幸有聞斯義，兹因祖諱之臨，適吾房之直其事，恭承嚴父所録古今聖賢諸説，命某釋之，以詔吾門内同奉祖先之人，爲之慨然有感，因發明于下方，而請共警省焉。

嗚呼！凡我同祖，其亦有以懋敬之哉！某謹書。❷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二終

❶「有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某」，乾隆本作「淳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三

説

宗説上

按禮經：別子爲始祖，繼別爲大宗，繼禰爲小宗。宗其爲始祖，後者爲百世不遷之宗。宗其爲高祖，後者爲五世則遷之宗。

蓋諸侯適子適孫，常繼世爲君，自第二而下，諸子不得禰先君而別於正適，皆稱別子。其後子孫爲卿大夫，則不敢祖諸侯，必立此別子爲始祖。而別子之世適，則常繼此別子之正統，以主始祖之祭，與族人爲宗，爲其所尊宗，謂之大宗。子雖五世外與之絶服者，亦皆爲齊衰三月，及其妻同，❶雖婦人不敢降，是謂百世不遷之宗。

其別子之庶子，❷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後之，以主庶子之祭，與兄弟爲宗，謂之小宗。子旁例而降之，其第一世繼禰者曰繼禰小宗，爲親兄弟所宗，爲服期。第二世繼祖者曰繼祖小宗，爲同堂兄弟所宗，❸爲服大功。第三世繼曾祖者曰繼曾祖小宗，爲再從兄弟所宗，爲服小功。第四世繼高祖者曰繼高祖小宗，爲三從兄弟所宗，爲服緦。自高祖外五世，則無服。祖遷於上而宗易於下，是謂五世則遷之宗。

雖別子兄弟五人，其爲宗法皆然，大宗

❶「妻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母」字。
❷「庶」，乾隆本作「世」。
❸「同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從」。

一與小宗四，爲五小宗。五世外雖已遷，而復統於大宗，更百世未嘗絶。故魯人有同姓死，以其疏遠而弗弔，子思以爲無恩之甚，引夫子答季孫之言以正之，曰：「繼之以姓，義無絶，雖萬世而婚姻不通也。」此大小宗之定説也。

不惟公子之爲然，或異姓公子之來自他邦，別於本國，不來者亦謂之別子。及庶姓之起於是邦，別於隱淪不起者，亦謂之別子。其繼世爲大小宗法，一與此同。不惟公子繼世之後爲然，其在當時或先君之子、今君兄弟等輩，上不得宗君，下又乏爲後世之宗，❶不可無人主領，則亦比附大小宗法以領之。

先君之同母弟，❷適夫人所生者，謂之適昆弟；其庶母所生者，謂之庶昆弟，皆先君之子，俱謂之公子。而在士大夫列者，固有相宗之道焉。君必爲此公子士大夫之庶者，立此公子士大夫之適者爲之宗，使之宗之。君有適母弟，❸則使一人爲宗以領公子，死則公子爲之齊衰九月，其母則小君也，爲其妻齊衰三月，禮如大宗，更不立庶昆弟爲之宗，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。君無適母弟，則遺庶昆弟一人爲宗，❹以領公子。死則公子爲之大功九月，其母妻無服，禮如小宗，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。或公子惟一，無他公子可爲己宗，而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，是謂有無宗亦莫之宗，❺此又大小宗之

❶「乏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未」。
❷「先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及文義訂正。
❸「君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
❹「遺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❺下「宗」字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
變例也。

爲宗子者，在大宗，所主始祖别子之祭；❶小宗，所主逐宗祖禰之祭。其禮爲甚專。❷宗子壓族人於外，宗婦領族婦於内，其禮爲甚重。❸而族人所以祇事宗子者，其禮又爲甚嚴。冠娶必告，喪練祥必赴，雖貴富，❹不敢以入其家，必舍車徒於外。有歸器衾裘車馬必獻其上，而自服用其次，非所獻不敢以入其門。若富具二牲，必獻其賢於宗子，夫婦皆齊而宗敬焉，終事而後敢私祭。

爲支子者，❺不敢干其祭，或宗子有疾而當攝，則必告而後祭。若宗子爲士，庶子爲大夫，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，祝曰：「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。」若宗子無罪而去國，則以廟從；或有罪去他國，庶子爲大夫而居，則祝曰：「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。」其辭于賓，則曰：「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，使某辭。」或庶子無爵而居，則望墓爲壇以時祭。及宗子死，必告于墓而後得祭于家。稱名不言孝，所謂「攝主」。又不敢備禮不厭，祭不旅、不嘏、不綏，祭不配，不歸胙。或有殤與無後，則從祖附食，庶子不得僭祭之，及不得僭爲長子斬。

凡拳拳於宗子，若是其敬者，何哉？皆以尊先祖之正體而不二其統，一人情之所趨而不背其本也。惟其如是，故上有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，下有以合族屬而篤

❶「别子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❷「禮爲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補。清鈔甲本作「體爲」。

❸「禮」，原作「權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權」。

❹「貴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富貴」。

❺「爲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
親親之恩。是雖歷世代愈遠，分枝系愈蕃，而人知宗派所自來，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，家有宗黨時相接，長幼疏戚有紀而骨肉不離。

自國姓達于庶姓，通天下無二禮，則通天下無二俗。如《小記》所謂「序昭穆、別禮義，而竭人道」，《白虎通義》所謂「長和睦、通有無，而紀理族人」，《文王世子》所謂「孝弟之道達，君臣之道著，邦國有倫而衆嚮方」，《大傳》所謂「社稷重而百姓愛，刑罰中而庶民安，財用足而百志成」，禮俗形者皆於是乎見，❶則其立宗之効，固不甚大矣哉！❷此有周而上，王化之所以爲盛，禮樂達於天下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，其大綱目端有在乎此也。

宗說中

古人宗法不幸厄於秦火，不見全經，又幸而復出於漢儒雜記之書，學者因得以考識其遺意。其綱領，大概見《大傳》、《小記》，其變禮條目見《曾子問》，而其所旁照者，又間見於《曲禮》、《內則》、《喪服傳》、《文王世子》、《王制》等諸篇。然其殘文有闕晦而不章者，可不講訂以明之乎？

或問：《大傳》、《小記》，皆無大宗之文，但曰「繼別爲宗」而已，何以見其爲大宗耶？曰：宗者，尊也。以其爲先祖主、爲族人之尊，故族人來共尊之，與事其先祖，

❶ 「形」，乾隆本作「判」。
❷ 「固」，乾隆本作「顧」。

因推尊爲宗子而得宗之名。若繼別子之後，乃其世世適派，❶無旁枝之間，雖更百世族屬之遠，亦咸宗之而無所遷改，非謂大宗而何？❷況以下文「繼禰者爲小宗」形之，則見此爲大宗決矣。必欲更明白無疑，則當云「繼別爲大宗」，而禮志亦已有如此云者，可以補其字之所不足也。

曰：既曰「繼禰者爲小宗」矣，又曰「宗其繼高祖」者，何小宗所繼之不一耶？

曰：小宗有四，或繼禰、或繼祖、或繼曾祖、或繼高祖，皆至五世則遷。以其五世則遷，比大宗爲小，故謂之小宗。由己上言之，則繼禰爲第一世，❸繼祖者爲第二世，繼曾祖者爲第三世，繼高祖者爲第四世，至高祖之父則爲第五世。❹己親盡，無服，當祧而不復祭，是謂「祖遷於上」。由己下言之，則繼高祖者至子爲五世，繼曾祖者至孫爲五世，繼祖者至曾孫爲五世，繼禰者至元孫爲五世。視族人皆是四從兄弟，無服，更不復與之爲宗，而各自隨近相宗，是謂「宗易于下」。要之，四小宗初皆繼禰爲始，而末皆至繼高祖爲終，故原其始則云「繼禰」，而舉其終則云「繼高祖」。❺況此所謂「禰」者，乃指別子之庶子。所謂「繼禰」者，指庶子所生之適子。繼此庶子之後，與親兄弟爲宗，其文承「繼別大宗」之下，是從別子宗法旁殺而爲之，正小宗立法所從，始所以必亞大宗而立言，曰「繼禰者爲小宗」也。

曰：繼高祖者之身，正是第四世，而又

❶「派」，乾隆本作「族」。
❷「非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謂非」。
❸「爲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者」字。
❹「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舉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要」。

爲宗，未及滿五世，而禮經乃以當五世則遷之言，何也？曰：此言繼高祖者至五世則遷，非指定繼高祖者爲已五世而當遷也。但記文簡略，其實即是指繼高祖者之子爲五世則遷，而非謂繼高祖者之身也。

或問：大宗繼別子之後，只是世世直派適長，非有他也，而《大傳》乃曰「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」者，❶其主意又似歸重於所從出之人，何也？曰：按鄭氏注，無此文，亦無解此意。至疏家，則以爲別子所由出者，❷或由此君而出，或由他國而來。果若然，則是其所爲宗者，非宗其繼別子之世適，是乃宗其別子所由出之先君與其所由他國之公子也。無乃支離迂折之甚乎！故文公以「之所自出」四字斷爲衍文，謂作注時未誤，至作疏時乃始誤耳。今當刪去，則古人宗法明白直截易見，如日星而無可疑矣。

或問：《大傳》既曰「庶子不祭，明其宗也」，而《小記》又曰「庶子不祭禰，明其宗也」，又曰「庶子不祭祖，明其宗也」，三言大同小異，果孰得而孰失耶？今按：《大傳》之文爲正而意已足。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；別子之爲祖者，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。若《小記》中二言，乃又有不祭禰、不祭祖之別。據其文意重複，似是衍字。而鄭氏乃曲爲之説，疏家又從而實之。於「不祭禰」，則謂：「宗子庶子俱爲下士，得立禰廟。宗子是禰適，故得立禰廟而得祭禰；庶子是禰庶，❸故不得立禰廟而不祭禰，明其尊宗以爲本也。」於「不祭

❶「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也」。
❷「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乃」。
❸「是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爲」字。

祖」，則謂：「宗子庶子俱爲適士，得立祖禰二廟。宗子既得立祖廟祭之，而庶子是祖庶，雖得自立禰廟，而不得立祖廟祭之。以正體祖適居乎上者，謂下正禰適猶爲庶也，此正推本崇適，明有所宗也。族人上不得戚君，❶下又辟宗，然後能相序爲五宗者悉然。」此於文雖亦可通，而不免意折辭費，不若《大傳》辭簡意直，而事反該悉也。

或問：《大傳》曰：「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，不繼祖也。」而《小記》又曰：「庶子不爲長子斬，不繼祖與禰故也。」《大傳》之言與《喪服》傳之言一同，而《小記》之言又有增損，果孰得而孰失耶？曰：《大傳》所謂「得」字在《小記》則無之，而《小記》所謂「斬」字在《大傳》作「三年」，又無「與禰」二字，彼此之義皆有所未盡者。今當互取之，曰：「庶子不得爲長子斬，不繼祖與禰故也。」則語明而意備矣。原此文大要，須己身是父適、祖適，承重乃得遂其爲長子極服之制，其尊先祖之正體當如是也。在馬季良注《喪服》云：❷「此爲五世之適，父乃爲之斬。」蓋以長子是繼高祖小宗之適而言，其世數過於大遠。在鄭氏註：此「言不繼祖禰，則長子不必五世」，❸所以破季長之説，而不明其世數。及注《喪服》，則曰：「此言爲父後者，然後爲長子三年。」蓋以持服者是父之適子而言，又不及祖之世數，爲未盡。若庾氏云：「用恩則禰重，用義則祖重。至己承二重，則爲長子斬。」既承祖、禰二重，則亦猶父適、祖適也。疏家又詳此

❶「戚君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良」，當作「長」。馬季長，即馬融，注三禮等書。
❸「不」，原脱，今據乾隆本及鄭氏原註補。

意，謂：禮有適子者無適孫。或已是祖正、又是父適，若父猶在，則己未成適，不得重長，重長必是父没後者，故云：爲父後者，然後爲長子三年。或己雖是祖庶而却是父適，應立禰廟，則己長子傳重當祭。而不爲斬者，以祖庶厭降故也。即是二下參之，❶則必兼父適祖適，然後可遂其服斬，益以明矣。疏又言：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服斬：有體而不正，若庶子爲後者；❷有正而不體，若適孫爲後者；有傳重而非正體，若庶孫爲後者；有正體而不傳重，❸若適子有廢疾不立者。四者皆期，悉不得斬。惟正體又傳重，乃得極服。此又以長子不得斬之變例言之，亦不可以不併知也。

或問：《内則》曰：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。以庶子祇事宗子固也，宗子本適子也，又以適子祇事之，如何其别也？曰：此適子謂小宗中父之適及祖之適也，庶子爲大宗之庶子及小宗適子之弟也。然正體在乎上者，謂下正猶爲庶，故以大宗子視小宗子，雖曰父之適、祖之適，而皆爲庶也。宗子指大宗子而言，此文雖主事大宗子，而其事小宗子者亦然，❹故族人一身凡事五宗：既事親兄弟之適繼禰小宗，又事同堂兄弟之適繼祖小宗，又事再從兄弟之適繼曾祖小宗，又事三從兄弟之適繼高祖小宗，與事别子世適繼始祖大宗爲五。若庶子是宗子親弟，俱爲下士，得立禰廟，則宗子立禰廟祭之，庶子更不别立禰廟行祭，惟助祭於宗子禰廟。若宗子庶子俱爲適士，得立

❶「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辯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辨」。
❷「若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遭」字。
❸「傳重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重傳」。
❹「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祖禰二廟，則宗子立祖廟祭之，庶子更不别立祖廟行祭，惟助祭於宗子祖廟。若宗子爲士，庶子爲大夫，得祭曾祖而不合立廟，則必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。❶ 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適子，則惟得於家自立禰廟，而祖及曾祖亦必於宗子之家寄立之。若己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，則立祖禰廟於己家，而亦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，皆己供上牲，宗子爲祭之。此其祇事，宗子之所由本也。

宗説　下

此篇方起草，未及竟，而先生寢疾矣。姑存此以見大意。

或問：古人宗法，果可以行於今與否歟？曰：後世頽風敝俗，❷與古人宗法相反者，❸莫甚於今日。生民秉彜，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没，亦未嘗不間見於世。而近代先覺諸儒宗，所相與發明遺文故典者，亦已昭昭有成説於世矣。

蓋今之所謂姓氏者，幾更世代離亂，朝市變遷，已不復上世。聖人因生胙土之舊章百宗蕩析，或妄委其姓而冒人户貫，或妄以户貫與人而溷其宗，何止於託漢壻而冒姓劉，以狄種朱邪而附李屬籍也。至於無嗣續而欲繼絶者，又不本聖人「同宗爲後」之正典，乃字育螟蠕、昵非族類。或取諸妻之黨，若鄫人立莒公子、郭氏之立柴榮；或

❶「必寄立曾祖廟於」七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❷「敝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敗」。
❸「反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取女子之出，若賈氏之立韓謐；或公然取他族苗裔，若存勖之養寧嗣源、寧嗣源之養王從珂；❶或以他人妊孕爲己出，不之怪，若秦政之本吕不韋、楚幽之本黄歇、宋蒼梧之本李道兒；又有若漢鬼之蓬頭歆祀，莫識爲誰何者，意其得於荒茫遺棄、不可知之中；抑又有若司馬之牛睿陰爲曖昧者。凡此數端，不惟搢紳宦族爲然，在閭閻編户之伍，蓋總總也。豈知神不歆非類，民不祀非族，是乃自爲斬絶之道，而非有嗣續之實也。

譜系真贗既雜亂不明，而宗庶昭穆又顛倒無下：❷或以弟爲子；或以子爲孫；或位姪於叔之上、班叔於姪之下，是以族屬不相統，恩意不相浹。在族燕，一序齒爲儀，不復省名分尊卑之别；在族會，一視財爲禮，不復顧服紀疎戚之差。名家顯族降爲皂隸而不之知，❸雖至親以過門爲辱。自白屋至卿相，問其所從來，則莫之識，或識之，每羞道。其祖甚至父母在，已析居異籍。兄弟不相顧，一如路人。户未割反互相殘賊，親未盡不復相往來。冠昏死喪不相告，貧窮患難不相卹，故骨肉苐相告訐而無親睦之風，❹族黨務相争鬭而乏遜順之習，於是有語及祀典，則禰己附而高曾忘忽不致，享祭有主而適庶相勝並立廟。或欲叙及宗法，則皓首諸父，不肯陪禮於少年適姪之側；華髮庶姪，亦耻屈節于妙齡叔父之前。家家自爲俗而各有法，人人自爲法而各有

❶「寧嗣源」三字，原不重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「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李」。

❷「下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辨」。

❸「之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知之」。

❹「苐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兄弟」。

心。公卿大臣閥閱纔易一世即墜塗地，賢人君子之後不復能世其家。回視古人宗法，與之甚相反者，蓋莫甚於今日也。

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，走獸之道也；知有父而不知有祖者，飛鳥之道也。人靈於物，知有祖禰，尊尊親親，秉彝良心。夫孰不固有之？本無古今貴賤之別，雖更叔世衰微離亂之極，猶有孝義族類、班班史册。或九世同居相與忍爲雍睦者；張公藝。或宗族七百口，設廣席，長幼以次坐，共食者；五代江州陳氏。或三世共財，子孫朝夕禮敬，常若公家者；後漢樊重。❶ 或緦服百口同爨，昆季相事如父子者；《南史》楊播。或累世同居共庖，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者；唐劉君良。或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，猶同居共爨，田園俸禄皆聚一庫，而計口日給餉者；本朝李昉。或奉兄軌如父，公禄賞賜皆入軌之庫，有所資須悉就軌請者；宋蔡廓。或奉叔母李如母，兄弟寸尺皆入李之庫，四時分賚一聽李自裁者，《北史》崔孝芬。則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没者，固未嘗不間見於斯世也。

而近世先覺諸儒宗，所相與發明遺文故典，又昭昭可覆。如程子曰：「管攝天下人心，收宗族，厚風俗，使人不忘本，須是明譜系、立宗子法。」又曰：「若立宗子法，則人知尊祖重本，而朝廷之勢自尊。」此言宗法之爲係甚重也。如曰：「宗子法壞，則人不知來處，以至流轉四方，往往親未絶、不相識。」又曰：「宗子法廢，後世譜牒尚有遺風。譜牒又廢，人家不知來處。無百年之家，骨肉無統，雖至親恩亦薄。」此言無宗之爲俗不美也。如曰：「凡言宗者，以祭祀爲

❶「樊」，原作「其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主。」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。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，所以得宗之名，非宗於人也，❶則明其所以爲宗之義也。如曰：「立宗子法亦是天理，如木必有直榦，亦必有旁枝；如水必有正源，亦必有分派；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，明其皆本於自然之勢也。」至論所以行之之實，❷則曰：「須且如唐時，立廟院仍不得分割祖業，使一人主之。」又如：「韋家宗會法：月爲一會，以合族，使骨肉之意常相親。」其間支子不祭，則曰：「齊戒致其誠意，與主祭者不異，可與則以身執事，不可與則以物助。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。❸雖不祭，情亦可安。」其論長子不得爲人後，則曰：「若無兄弟，又繼祖之宗絶，亦當繼祖。如卑幼爲大臣，以今之法，自合立廟，不可使從宗子以祭。」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三終

❶「非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己」字。
❷「所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❸「不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但」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四

題跋

代陳憲跋《家禮》

予職憲廣東之明年，先生之門人臨漳陳淳安卿者爲予言《祭儀》，始得王郎中子正傳本三卷。上卷編程子《祭說》及《主式》，中卷自《家廟》、《時祭》以至《墓祭》凡九篇。而《時祭》篇中又分卜日、齊戒、陳設、行事凡四條，爲文蓋一統而無分綱目。下卷則列諸祝詞而已，蓋最初本也。

既而紹熙庚戌於臨漳郡齋，嘗以冠、昏、喪、祭禮請諸先生。先生曰：「温公有成儀，罕見行於世者，只爲閑詞繁冗，❶長篇浩瀚，令人難讀，往往未及習行而已畏憚退縮。蓋嘗深病之，欲爲之裁訂增損，舉綱張目別爲一書，令人易曉而易行。舊亦略有成編矣，在僧寺爲行童竊去，遂亡本子，更不復修。」是時只於先生之季子敬之傳得《時祭儀》一篇，乃其家歲時所常按用者，其文有綱目大小字之別。綱爲正文大書，目則小註於其下。蓋甚簡潔明白，最令人易曉。雖未見亡本之爲如何，而比前所謂初本者，❷體制迥不同也。

又後慶元己未到攷亭精舍，聞先生家時祭，今只定用二分二至，不復卜日。校臨

❶「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以」。
❷「前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書」。

漳所傳卜日「丁亥」，雖本《儀禮》之文，而實不若此。乃求鬼神於陰陽魂魄屈伸之際，其義又爲益精矣。於是又叩先生以冬至立春二祭，則愀然爲言：後來有疑乎冬至之祭似禘，立春之祭似祫，更不敢冒舉。

嘉定辛未，自南官回過温陵，值敬之倅郡，出示《家禮》一編，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。有士人録得，會先生葬日攜來，因得之。即就傳而歸，爲篇有五：《通禮》居一，而《冠》、《昏》、《喪》、《祭》四禮次之。於篇之内各隨事分章，於章之中又各分綱目。未幾，亦有傳入廣者。廖子晦意其爲成書定本，遽刊諸帥府，❶即今此編是也。❷

因以前後本相參訂，所謂《時祭儀》綱目，大概如臨漳所傳。但「降神在參神之前」，不若臨漳傳本「降神在參神之後」爲得之。蓋既奉主於位，則不可虛視其主，而必拜以肅之，故「參神」宜居於前，至「灌」則又所以爲將獻而親饗其神之始也，故「降神」宜居於後。然始祖、先祖之祭，只設虛位而無主，則又當降神而後參，亦不容以是爲拘。但彼冬至、立春二儀，乃其所未定，及卜日一節，當併以今不用者爲定義。又《治葬》章中所用石灰，亦有不出石灰處，則此制難以通行，只得隨土俗審處。❸而《題主》一節，只依温公行於墓所，而不行於反哭入室之後，疑失之少早，則於「禮之既亡，而後以鬼饗」者爲不合，恨不及面訂於先生耳。

其他諸儀，大概皆已簡潔明白可按，而其間亦尚有闕文而未及補、脱句而未及填與訛舛字之未獲正者，或多見之。惜其書

❶「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遂」。
❷「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篇」。
❸「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生」。

既亡而復出，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，而出於先生既没之後，不及先生再修爲一定之成儀，❶以幸萬世，❷而反爲未成之缺典，至貽後學千古無窮之恨，❸甚可痛也。

予聞其言，慨然爲之有感，因識諸編末以示來者，使讀是書而有志焉者，知始末之所由。其於宏綱大節之昭昭不可揜者，既得以從容從事而無所疑，而於一二疑義之未定及訛缺脱漏之多錯見者，❹亦有以攷覈折衷而爲至當之歸，不至於一直例行按用之，或有誤焉而不自覺也。

嗚呼！於以助成斯世禮俗，而推廣聖朝道化之美，尚有以庶幾先生之志乎哉！

《家禮》跋

嗟乎！禮教之廢於世也久矣。由古今異俗，宮廬器服異制，無聖人者作，爲之通損益之宜，而世莫從而折衷以爲依據者。在昔程子、張子嘗有意乎此，皆未及成書。惟司馬公有成書，而讀者又厭其長篇浩瀚，未及習行而已望風畏縮。

先生蓋深病之，舊因舉綱張目，別爲是書以示斯世，欲其易知而易從。方爾草定，即爲僧童竊去，至先生没而後遺編始出，不及先生一修，其間猶有未定之説。五羊本先出，最多訛舛，某嘗以語曲江陳憲而識諸編末矣。餘杭本再就五羊本爲之考訂，所

❶「及先生再修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且後二字爲空格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
❷「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行」。
❸「學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❹「訛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缺訛」。

謂《時祭》一章，乃取先生家歲時常用之儀入之，❶准此爲定説，❷并移其諸「參神在降神之前」。

今按餘杭本復精加校，❸至如冬至、立春二儀，向嘗親聞先生語，以爲似禘祫而不舉，今本先生意删去。至《題主》一節，按《禮記・問喪》：「送形而往，迎精而反。」其往也如慕，其反也如疑。入門而弗見也，上堂又弗見也，❹入室又弗見也。曰：亡矣！喪矣！不可復見已矣！❺然後祭之宗廟，以鬼饗之。蓋《喪禮》：「自既斂尸柩在堂以後，事死如事生，凡朝夕純用生前奉養之禮；及既葬入室弗見以後，則事亡如事存，以鬼神之道接之。」今方奉柩入壙，未及迎精而反，以伸夫如疑之情，而遽爲决辭以神之，恐失之少早，於孝子痛割之情爲未安。或曰：「此正所以爲迎精，而亦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之比。」不思迎精固已有魂帛，而虞尸之宿，乃祝者先歸，私自備之，非行於墓所，而於主人蓋無與焉。竊以爲此節當移於反哭入室之後行之，然後虞祭，乃於禮爲有合而於精爲得宜。❻惜不及面訂此明證耳。

其他一二小節，如注酒之或親不親，及告遷祝詞之未填，❼與葬用石灰有鄉土所

❶「常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准」，乾隆本作「唯」。
❸「精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加稽」。
❹「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勿」。
❺「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也」。
❻「於精」，乾隆本作「迎精」，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於情」。
❼「告遷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闕，則非通行之制，此等正在人參酌審處。❶要之，以全編大體而言，❷則其綱條節目已定，❸坦然簡易而粲然明白，情文適中，本末相副，上不失先王之大典，而下甚便於斯世之服行。❹雖有作者，不能以易此矣。❺

嚴陵郡鄭侯欲刻以示邦人，❻其轉移風俗之機，可謂知所務哉！

嘉定丁丑季秋，門人臨漳陳某謹書。❼

代鄭寺丞跋《家禮》

此書酌古通今，綱條節目甚簡易明白，最有關於風教之大，人人當服習而家家當講行也。因刻之嚴陵郡庠，與邦人共之。凡我父兄子弟，其相與勉焉，以脱末俗之陋，而成此邦禮義之風。顧不偉歟？

代跋《小學》

此書最切於學者日用之實。在幼學之始，固所當從事，而其終之所以造道據德、

---

❶「此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「正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「大體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❸「條節目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❹「之服行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❺「有作者不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❻「鄭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「邦人」，原殘缺，今據清鈔甲本及下段文字訂補，乾隆本作「天下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後世」。

❼「其轉移」至「臨漳」二十三字，原殘缺，間有字皆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及乾隆本訂補。「移」，乾隆本作「化」。

而成大學之功者，亦不越乎此，皆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也。今刻之嚴陵郡庠，以示學徒，其毋以言近而忽諸。

代跋《大學》

此書乃羣經之綱領，而初學入德之門。晦庵先生解之已明白、親切、詳盡矣。今得先生絕筆定本，因刻之嚴陵郡庠，以示學徒。其相與復之、熟之，要使聖賢深長意味源源出於中，而宏大器局卓然呈露於前，然後知此書之爲真不我誣，而聖賢大業其可進矣。嗚呼！其共勉之哉！

書李推《近思録跋》後

某竊詳此跋，意甚平正。向聞先生亦曰：「四子，六經之階梯。《近思録》，四子之階梯。」此自無可疑者，❶而子武乃不以爲然。蓋緣跋中大意固正，❷而行文語脈紆緩，發揮本旨未甚相照應，不見此編與四書相關之切處，遂有以啓其疑云耳。

大抵聖賢示人入德，所以爲理義之要者，莫要於四書，但絕學失傳寥寥千載，直至四先生而後明。而四先生平日抽關啓鑰，所以講明孔孟精微嚴密之旨者，又雜見於諸書，不可類攷。幸吾先生掇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爲此篇。❸其次第倣《大

❶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本」。
❷「固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正固」。
❸「掇」，原作「輟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「曰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

學》，其會趣準《中庸》，其規模法《語》、《孟》。❶誠後學迷途之指南，而入聖門之正路也。故吾先生所以發明四書之宏綱大義者，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。而此編其四先生之要旨萃焉，欲起學者於俗學橫流之中，若不先攷乎此，則準的不立而邪正之分不明，聖門將何從而入？而千載不傳之秘旨，又將若何而窺測之？

今先刻以示人，使讀者知聖傳之所在，有以起尊敬師慕之心，而卓然不迷其所趨。然後循序而進於孔孟之門庭堂奧，自當從容造詣、一惟吾所之而無寸步之枉矣，尚何以爲疑而謂之非其序乎？更在明者訂之。

題徐君大學詩後

觀徐君此詩，可見立志之高而慕道之切。其中有説得已分明處，亦有看得未瑩白處，已各隨章正訂批鑿於其旁，幸更詳玩其理之所以然。

大抵窮理與作文章不同，作文章逐旋修飾潤色，要教好看；❷窮理只是講明箇是與非。是者，的知其爲真是；非者，的知其爲真非。使吾之取舍不迷於外，而存養無

❶「模」，原作「摹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「法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補。乾隆本作「倣」，《四庫》本寫作「效」。

❷「要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喪于中耳。❶

況道體高明廣大，未可以綴緝摹畫；而聖心精微嚴密，非可以獵涉窺覘。必當實致下學工夫，俛焉孜孜循序而進，無一知之不實求其精，無一行之不實用其力，至於優柔饜飫，❷真積力久，一旦豁然融會貫通，而後上達者可造，與聖心無間而道在我矣。此聖門真實學問，顏曾二子正從事於斯，惟有志者可與語此。

若或止以修辭爲工，略略捉模得个髣髴近似，便以爲真得己在是，而不復加進進之功，❸吾恐終身無復有實得，固非今日所望於徐君之意，而亦非徐君今日所以講學之本志也。徐君其勉乎哉！

讀高齋《審是集》

世儒科舉之學，特借聖賢之言以爲進取之媒耳。而其心度識趣，與聖賢判然不同。今乃欲以是而釋聖賢之訓，自以爲真有得乎正大嚴密之旨，其亦誤矣。況有如所謂道、德、仁、恕、性、情、心、志、才、氣之類，在聖賢前後更相發明，固有定論若合符節，不容更易。且其所以爲説，亦不過於是理之實然者，先知先覺而因以示人耳，非聖賢之自撰也。彼初不識此等名狀爲何物，而妄肆詆剥。唱者既以傳得其宗自尊大，而和者又從而贊之以無忌憚之辭。蓋皆坎

❶ 「養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❷ 「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游」。
❸ 上「進」字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精」。

蛙之見，淺乎無以辨爲也。姑書此，以爲後進末學而易於言者之戒。

讀曾君《皆春堂記》

斯堂記所叙皆春之義，意度誠爲可嘉，此正顔子之所謂「樂」中事也。如先賢地位已到，自然有此意見，不覺流出此語。今必欲慕此，須於其中深致夫顔子「博約」之功，必至於《大學》所謂知止有定而能静能安，然後萬物各止其所，隨寓皆春，而無入不自得，乃能真有以識其趣、充其義而不爲虚也。若或欠闕此功夫，而徒然於閒静之中坐想春致，愚恐其所以爲樂者，未必真有先賢之意味。殆且不免墮於空寂之歸而不自知矣。嗚呼！是可不謹乎哉？是可不勉乎哉？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四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五

雜　著

道學體統

聖賢所謂道學者，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、甚高難能之事也，❶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爾。

蓋道原於天命之奥，而實行乎日用之間。在心而言，則其體有仁、義、禮、智之性，其用有惻隱、羞惡、辭遜、是非之情。在身而言，則其所具有耳、目、鼻、口、四肢之用，❷其所與有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倫。在人事而言，則處而脩身齊家、應事接物，出而涖官理國、牧民御衆；微而起居言動、飲食衣服，大而禮樂刑政、兵財律曆之屬，凡森乎戴履千條萬緒，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，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見，而非人之所强爲者。

自一本而萬殊，而體用不相離也；合萬殊而一統，而顯微無少間也。上帝所降之衷，即降乎此也。生民所秉之彝，即秉乎此也。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靈不昧，則謂之明德；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，則謂之達道。堯舜與塗人同一禀也，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。聖人之所以爲聖，生知安行乎此也；學者之所以爲學，講明踐

❶「能」，原爲空格，今據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康熙本、乾隆本作「行」。

❷「鼻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口鼻」。

履乎此也。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；謂其民不能者，賊其民者也；自謂其不能者，自賊者也。由之，則爲正逵、❶爲上達、爲君子儒、爲賢聖之歸；悖之，則爲邪逕、爲下流、爲小人儒、爲狂愚之歸。

此其理蓋較然甚易知，而坦然甚易行也。是豈有超乎日用常行之外，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、❷甚高而難能也哉？如或外此而他求，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，聖賢所不道也。

師友淵源

粵自羲皇作《易》首闢渾淪，神農、黄帝相與繼天立極，❸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更相授受，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。皋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又相與輔相，躋天下文明之治。孔子不得行道之位，乃集羣聖之法，作六經，爲萬世師，而回、參、伋、軻實得之，❹上下數千年無二説也。軻之後失其傳，荀與揚既不識大本，董子又見道不分明，間有文中子粗知明德新民之爲務矣，而又不知至善之所出。❺韓子知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矣，而又不知全體具於吾身。蓋千四百餘年，昏昏冥冥，醉生夢死。

直至我宋之興，明聖相承，太平日久，天地真元之氣復會，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，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，相繼而

❶ 「逵」，乾隆本作「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道」。
❷ 「別」，原作「則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 「黄」，原作「皇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 「得」，乾隆本作「傳」。
❺ 「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在」。

出。濂溪不由師傳，獨得於天，妙建圖書，抽關啓鑰，上與羲皇之《易》相表裏，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，所謂再闢渾淪。二程親受其旨，又從而光大之。故天理之微、人倫之著、事物之衆、鬼神之幽，與凡造道入德之方、❶脩己治人之術，莫不粲有條理，使斯世之英才志士，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攸歸，河洛之間斯文洋洋，與洙泗並聞而知者。

有朱文公，又即其微言遺旨，益精明而瑩白之，上以達羣聖之心，❷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。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，嗣周程之嫡統，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。

有如求道過高者，宗師佛學、凌蔑經典，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，而蕩學者於空無之境；立論過卑者，又崇奬漢唐、比附三代，以爲經世濟物不必脩德，而陷學者于功利之域。至是一觝排辨正之，皆表裏暴白，無得以亂吾道、惑人心。

學者欲學聖人而攷論師友淵源，必當以是爲迷塗之指南，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矣。苟或舍是而他求，則茫無定準，終不可得其門而入。既不由是門而入，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，萬萬無是理也。

用功節目

道之浩浩，何處下手？聖門用功節目，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。

致者，推之而至其極之謂。致其知者，

❶「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聖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賢」。

所以明萬理於心，而使之無所疑也。力者，勉焉而不敢怠之謂。力其行者，所以復萬善於己，而使之無不備也。知不致，則真是真非無以辨，其行將何所適從？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，而不自覺者矣。行不力，則雖精義入神，亦徒爲空言，而盛德至善，竟何有於我哉？此《大學》「明明德」之功，必以「格物致知」爲先，而「誠意、正心、脩身」繼其後。《中庸》擇善固執之目，必自夫博學、❶審問、慎思、明辨而篤行之。而顔子稱夫子循循之誘，亦惟在於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而已，無他説也。

然二者，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，如車兩輪、如鳥兩翼，實相關係，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。故知之明則行愈達，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。

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，必以敬爲主。敬者，主一無適之謂，所以提省此心，使之常惺惺，乃心之生道，❷而聖學所以貫動静、徹終始之功也。能敬，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。❸由是而致知，則心與理相涵，而無顛冥之患。由是而力行，則身與事相安，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。

雖然，人性均善，均可與適道，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，由其有二病：❹一則病於安常習故，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；❺二則病於偏執私主，而不能豁然虚心以求實見。

❶「夫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之生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❸「涵養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❹「其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❺「拔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
蓋必如孟子，以「舜爲法於天下，而我猶未免於鄉人」者爲憂，思期如舜而後已，然後爲能立志。必如顏子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然後爲能虛其心。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，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，然後聖門用功節目，循序而進，日有惟新之益。其於升堂入室，一惟吾所欲而無所阻矣，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。

讀書次序

書所以載道，固不可不讀，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，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，而不容以躐進。程子曰：「《大學》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《論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」

蓋《大學》者，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。其大要，惟曰「明明德」、曰「新民」、曰「止於至善」三者而已。於三者之中，又分而爲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脩身，以至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者，凡八條。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，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，實羣經之綱領，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。其次，則《論語》二十篇，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，於是而學焉，則有以爲操存涵養之實。又其次，則《孟子》七篇，皆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，[1]於是而學焉，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。至於《中庸》一書，則聖門傳授心法，程子以爲其味無窮，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。然其爲言，大概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，非初學所可驟

[1] 「醇醇」，清鈔甲本不重文。

語。又必《大學》、《論》、《孟》之既通，然後可以及乎此，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，無可疑也。蓋不先諸《大學》，則無以提挈綱領，而盡《論》、《孟》之精微。不參諸《論》、《孟》，則無以發揮蘊奥，而極《中庸》之歸趣。若不會其極於《中庸》，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，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？

是則欲求道者，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。❶而讀四書之法，無過求、無巧鑿、無旁搜、無曲引，亦惟平心以玩其指歸，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。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，而理義昭明，胸襟洒落，則在我有權衡尺度。

由是而進諸經，與凡讀天下之書、論天下之事，皆莫不冰融凍解，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，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差矣。嗚呼！至是而後，可與言王佐事業，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！

似道之辨

或曰：今世所謂老佛之道，與聖賢之道何如？曰：似道而非道也。

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，其要歸事清净，❷令學者修真煉氣以復嬰兒，誠爲反人理之常。世固有脱事物、遊方外以事其學者，然其説未甚熾，固不待論。

若佛氏之教，❸則充盈乎中華，入人骨髓，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賤隸、深閨婦女，無不傾心信向之。而其所以爲説者，大概有

❶「誠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事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乎」，乾隆本作「於」。
❸「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，屬上句。

二：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説，以誑愚衆，然非明識者莫能決；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説，以惑高明，亦非常情所易辨也。

夫死生無二理，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，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。蓋無極之真、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，此天地所以生人物之始也。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，氣盡則死；得是至真之理所賦，其存也，順吾事，則其没也，安死而無愧。始終生死，如此而已。自未生之前，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，非我所得與。既凝而生之後，始爲我所主，❶而有萬化之妙。及氣盡而死，則理亦隨之，一付之大化，又非我所能專有，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。

今佛者曰：「未生之前，所謂我者固已具；既死之後，所謂我者未嘗亡。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。」則是形潰而反於原，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，❷與造化消息闢闔之情殊不相合。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，則是天地間，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；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，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。況其爲福可以禱而得，爲罪可以賂而免，❸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，尤爲私意之甚，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。觀乎此，則死生罪福之説，真是真非瞭然，愚者可以不必惑，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。❹

夫未有天地之先，只自然之理而已。

❶「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吾」。
❷「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後」。
❸「而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得」字。
❹「智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有是理則有是氣，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，有靜之理則靜而生陰。陰陽動靜，流行化育，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，爲命。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，而具於心者，爲性。理不外乎氣，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。凡有血氣均也，而人通物塞，通則理與氣融，塞則理爲碍隔。❶

今就人者言之，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。其所以爲虛靈知覺，由形氣而發者，以形氣爲主，而謂之人心；由理義而發者，以理義爲主，而謂之道心。若目能視、耳能聽、口能言、四肢能動、飢思食、渴思飲、冬思裘、夏思葛等類，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私，而人心之謂也。非禮勿視，而視必思明；非禮勿聽，而聽必思聰；非禮勿言，而言必思忠；非禮勿動，而動必思義；食必以禮而無流歠，飲必有節而不及亂，寒不敢襲、暑毋褰裳等類，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，❷而道心之謂也。二者固有脈絡，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。然人心易危甈而不安，❸道心至隱微而難見，以堯舜禹相傳，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，而一守夫道心之本。自告子以生言性，則已指氣爲理，而不復有別矣。

今佛者以「作用是性」、以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，運水搬柴無非妙用」，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者而作弄之。明此爲明心，而不復知其爲形氣之心；見此爲見性，而不復知性之爲理；悟此爲悟道，而不復別出道心之妙。乃至甘苦食淡，停思絕想，嚴防痛抑，堅持力制，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碧潭

❶「碍」，原作「得」，今據清鈔乙本改。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氣」。《四庫》本作「物」。
❷「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禮」。
❸「危甈」，乾隆本作「臲卼」。清鈔甲本作「危既」。

清潔者，遂交贊以爲造到。業儒者見之，❶自顧有穢浄之殊，反爲之歆慕，舍己學以從之，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，固自有克己爲仁瑩浄之境，與所謂江漢之濯、秋陽之暴，及如光風霽月者，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，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，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。若彼之所謂「月潭清潔」云者，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爾，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。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，彼以理爲障礙，而悉欲空之，則所存者，特形氣之知覺爾。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。❷

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，乃其後截人事粗迹之悖繆至顯處。其爲理之發端，實自大原中已絶之。心本是活物，如何使之絶念不生？❸所謂念者，惟有正不正耳。必欲絶之不生，須死而後能。假如至此之境，果無邪心，但其不合正理，是乃所以爲邪，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。程子以爲：「佛家有个覺之理，可以敬以直内矣，而無義以方外，然所直内者亦非是。」正謂此也。

觀乎此，則性命道德之説，真是真非瞭然，高明者可以不必惑，❹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。而近世儒者，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，❺屏去「道問學」一節工夫，屹然自立一家，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，稍有意見，則證印以爲大悟，❻謂真有得乎羣聖千古不傳之秘，意氣洋洋，不復自覺其爲非。❼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，而精

❶「業儒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儒業」。
❷「差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錯差」。
❸「念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有」字。
❹「高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而」。
❺「乃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❻「證印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印證」。
❼「自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，良亦可哀也哉！

嗚呼！有志于學者，其戒之！謹之！

似學之辨

或曰：今世所謂科舉之學，與聖賢之學何如？曰：似學而非學也。

同是經也，同是子史也，❶而爲科舉者讀之，徒獵涉皮膚以爲綴緝時文之用，而未嘗及其中之藴。止求影像髣髴，略略通解，可以達吾之詞則已，而未嘗求爲真是真非之識。窮日夜旁搜博覽，吟哦記憶，❷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，而未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。自垂髫至白首，一惟虚名之是計，而未嘗有一念關身心之切。蓋其徒知舉子蹊逕之爲美，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爲可樂；❸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爲美，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無窮之爲可嗜。凡天命民彝、大經大法，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闕者，悉置之度外，不少接心目，一或扣及之，❹則解頤而莫喻，於脩己、治人、齊家、理國之道，未嘗試一講明其梗概。及一旦躐高科、躡要津，當夫天下國家之責，❺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，不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已。若是者，雖萬卷填胸，錦心綉口，號曰富學，何足以爲學？峩冠博帶，文雅醖藉，號曰名儒，何足以爲儒？假若胸臆歐蘇，才氣韓柳，謂之未曾讀書，亦可也。

❶「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固」。
❷「憶」，原作「臆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爲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可爲」。
❹「扣」，乾隆本作「叩」。
❺「夫」，原作「人」，今據《四庫》本改。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然則科舉之學視聖賢之學，正猶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？ 曰：科舉程度固有害乎聖賢之旨，而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。 理義明，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。❶ 躬行心得者有素，則形之商訂時事，❷敷陳治體，莫非溢中肆外之餘，自有以當人情、中物理，藹然仁義道德之言，一一皆可用之實，而有司明眼者得之，即爲國家有用之器，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。 况其器局高宏，功力至到，造道成德之大全者，所謂伊、傅、周、召，王佐規模具焉。 儻遇明王聖帝、雲龍風虎之會，則直探諸囊而措之，與斯人同躋至道之域，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。

但時王立科目之法，專指三日之文爲名，而素行不與。 在學者讀書而言，則以聖師孔子爲祖者也。 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，❸羣弟子之所以學，淵源節目，昭昭方册，固有定法，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，斃而後已，非可隨人遷變者。 矧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，已有尊崇之道，而荆、蜀、江、浙、閩、廣及中都之士，復多以此爲習尚，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没，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。

或曰：生斯世也，非能絶意於斯世，而舍彼就此也。 曰：時王之法，何可舍也？ 假使孔孟復生于今，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，則亦但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，焉能爲吾之累也？ 然則抱天地之性，負萬物之靈，而貴爲斯人者，盍亦審其輕重緩急，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！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五終

❶「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明」。
❷「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行」。
❸「平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六

雜　著

《大學》發題

《大學》一書，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。蓋古者有小子之學，有大人之學。謂天生斯人，既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，而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之雜，故必立大、小學以成之。

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至庶人之子，皆入小學，而教之以洒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之文，若《曲禮》、《少儀》等篇是也。及其十有五年，則入大學，而教之以窮理、脩身、處事、治人之道，若此篇者是也。然去古既遠，《小學》之爲書，今已不全；而年之過者，亦不能以復反矣。所幸《大學》遺篇，猶或有存於漢儒雜記之間，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，規模廣大而内外兼該，節目分明而始終有序，蓋羣經之綱領，而初學入德之門户，所最先焉者也。

其首言「明明德」、「新民」、「止於至善」三者，則又此篇之綱領，而自「格物」、「致知」、「誠意」、「正心」、「脩身」，以至於「齊家」、「治國」、「平天下」，凡八事，則又綱領之條目也。學者果先從事於此而有得焉，則於其他經，端若舉綱張目、振領挈裘，[1]秩然有條而不紊矣。

[1]「振領挈裘」，乾隆本作「振裘挈領」。

抑此書首三言者，固當無所不盡，而所謂「明明德」者，又通爲一篇之統體，而「止於至善」，則又總爲一篇之極致。繼言八事者，固不容有一闕，而所謂「格物」之爲義甚博，[1]尤當有以大致其功，而「誠意」一章，[2]在八事中，所關繫爲至要，正天理人欲勝負之幾所由決，[3]君子、小人向背之路所由判，必過此關，然後積實而守固，[4]始可與言入堯舜之道，而保其不復墮于桀跖之歸矣。[5]

茲其旨意輕重之由屬，[6]又必從事於斯學者，所當深察而加勉乎哉！

《中庸》發題

《中庸》一書，子思子所以得聖祖之傳而發明之，以詔後學者也。其名篇二字之義，蓋取夫不偏不倚、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，誠以天下理義無以加此，而聖聖相傳無以易此，故特表而出之，以爲萬世之所折衷。

其爲書也，始原於天命之奧，而不出乎人心之近；終極於無聲無臭之妙，而不越乎日用之常。中散諸萬事，或爲君子之道四，或爲天下達道五，或九經、或三重，或禮儀三百、威儀三千，雖至於位天地、育萬物，

[1]「而所謂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[2]「以大致其功，而誠意一」九字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
[3]「人欲勝負之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
[4]「此關，然後積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
[5]「復墮于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[6]「由」，乾隆本作「攸」。

參贊元化，博厚高明，❶皆莫非人事分内當然之實，卑不失之汙淺，而高不溺於空虛，蓋真孔門傳授心法，而堯舜以來相承之本旨者。

但其全篇所以爲説，下學之意少而上達之意多，學者必於《大學》、《論》、《孟》既通，而後及乎此以盡心焉，則卓然有以會其極，可與讀天下之書，論天下之事，而建立大本、經綸大經，自從容而有餘矣。

抑子思子示人，此篇大旨必取「智」、「仁」、「勇」三者爲入道之門，以「智」者所以知乎此，「仁」者所以體乎此，而「勇」者所以强乎此者也。而其所以爲用功之目，則必又以「博學」、「審問」、「慎思」、「明辨」、「篤行」五者，❷而弗之措焉。蓋不如是，則無以擇善而明善，其智不足矣，烏能真識中庸爲何味？無以固執而誠身，其仁不足矣，安能依中庸而實體於我？且將間斷之不常，其勇復不足矣，又何以終此理於吾身，與之爲悠久哉？

子思子之言，決不我欺，此又從事於是書者，所當循序而汲汲也。❸

《易本義》大旨

昔者伏羲氏仰觀俯察，有以見乎陰陽奇耦之相生，交换變易，自然而然，其勢若不容已，於是作《易》以配之，始之爲八卦：一乾、二兑、三離、四震、五巽、六坎、七艮、八坤，加倍而重之，爲六十四。而布之爲圓圖，則乾南盡於午中，而姤生焉；坤北盡於

❶「厚」，原作「原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❷「必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又必」。
❸「循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次第」。

子中，而復生焉，與天地造化自然者相脗合。因教人占筮以斷吉凶，是時雖未有文字，而開物成務之道具矣。逮文王係彖、周公係爻，而隨事叮嚀之意，始爲詳密。

及孔子作十翼，❶釋經乃專以義理明之，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，❷以求免於大咎。雖因時設教不同，而所以爲心者並行而不相悖，❸雖其所發多因文王、周公之舊，而伏羲氏所以爲圖象之妙者，❹已具見於《繫辭》、《説卦》二傳中矣。

自秦以來，書幸全於遺燼，❺而道則晦而不彰，其溺於象數者，既牽合傅會而失其源流；其泥于文義者，又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。至我宋康節邵子之《圖》出，❻於是乎伏羲之精畫卦以示者，始可得而見；伊川程子之《傳》出，於是乎文王、周、孔之藴因卦以發者，始可得而明。

今晦翁先生《本義》之書，蓋又發揮邵《圖》之法象，而申明程《傳》之旨趣，本末兼該，精粗具舉。推本四聖所以作述本然之義，❼而易道之盛，至是無餘藴矣。其綱領，備於五贊，未可直以占法視之也。抑程子昔以《傳》示門人，曰：「只説得七分，後人更自體究。」若晦翁是書，其補程子之三分，

❶「作十翼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❷「玩其辭，動則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❸「設教不同，而所以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「所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其」字。
❹「文王、周公之舊，而伏羲氏」十字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❺「書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❻「宋」，乾隆本作「朝」。
❼「作述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述作」。

而上以達于四聖之心也歟！

啓蒙初誦

人自嬰孩，聖人之質已具，皆可以爲堯舜。如其禁之以豫而養之以正，無交俚談邪語，日專以格言至論薰聒于前，使盈耳充腹，久焉安習，自與中情融貫，若固有之，則所主定而發不差，何患聖途之不可適乎？

予得子今三歲，近略學語，將以教之而無其書，因集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孝經》中明白切要四字句，協之以韻，名曰：《訓童雅言》。凡七十八章，一千二百四十八字。又以其初未能長語也，則以三字先之，名曰：《啓蒙初誦》。凡一十九章，二百二十八字。蓋聖學始終，大略見於此矣。恐或可以先立標的，而同志有願爲庭訓之助者，亦所不隱也。

若《小學》洒掃、應對、進退之儀，則又其中始進之條也。固朝夕次第從事，而其端，亦不外乎初誦矣。但其詳見於遺經者多，或字艱而文澁，[1]非幼習之便。此須五六年外，語音調熟，然後可以爲之訓焉。

慶元己未七月五日，餘學齋書。

天地性，人爲貴，無不善，萬物備。仁義實，禮智端，聖與我，心同然。性相近，道不遠，君子儒，必自反。學爲己，明人倫：君臣義，父子親；夫婦別，男女正；長幼序，朋友信。日孜孜，敏以求，憤忘食，樂忘憂。

[1]「或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訥於言，敏於行。言忠信，行篤敬。思無邪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入則孝，出則弟，敬無失，恭有禮。足容重，手容恭，目容端，色容莊。口容止，頭容直，氣容肅，立容德。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温，貌思恭。正衣冠，尊瞻視，坐毋箕，立毋跛。惡旨酒，好善言。食無飽，居無安。進以禮，退以義，不聲色，不貨利。信道篤，執德弘。見不善，如探湯。祖堯舜，憲文武，如周公，學孔子。禮三百，儀三千，温而厲，恭而安。存其心，盡其性，終始一，睿作聖。

訓蒙雅言

惟皇上帝，降衷于民，元亨利貞，道不遠人。民之秉彝，有物有則，性無不善，好是懿德。仁義禮智，良能良知，❶非由外鑠，我固有之。天叙有典，天秩有禮，有是四端，猶其四體。孩提之童，可知可能，無不愛親，無不敬兄。維此聖人，先知先覺，從容中道，與天地合。進退可度，德義可尊，中天下立，作師作君。昔在帝堯，克明俊德，允執其中，順帝之則；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，巍乎成功，❷焕乎有章。大舜有大，惟精惟一，濬哲文明，温恭允塞；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，由仁義行，樂取諸人。禹日孜孜，惡酒好善，聞言則拜，敬脩可願；不矜不伐，惡服卑宮，克儉于家，克勤于邦。湯敬日躋，懋昭大德，不殖貨利，不邇聲色；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毋從匪彝，毋即慆淫。亹亹文王，小心翼翼，不顯亦臨，不聞亦

❶「良能良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良知良能」。

❷「成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功成」。

式；肅肅在廟，雍雍在宮，刑于寡妻，至于家邦。於皇武王，建其有極，敬用五事，乂用三德；無反無側，無黨無偏，王道蕩蕩，王道平平。周公達孝，善繼善述，思兼三王，夜以繼日；克勤小物，勤勞王家，赤舃几几，德音不瑕。孔集大成，信而好古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下學上達，好古敏求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。進禮退義，温良恭儉，若聖與仁，爲之不厭。宗廟便便，鄉黨恂恂，私覿愉愉，燕居申申。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閾，不正不坐，不時不食。出事公卿，入事父兄，罕言利命，不語怪神。毋意毋必，毋固毋我，從心所欲，無可不可。堯舜性者，湯武反之，由文至孔，則聞而知。先聖後聖，道一而已；先覺後覺，心同然耳。人可爲舜，邑有如丘；氓之蚩蚩，放而不求。聖人有憂，設爲學校，于帝其訓，脩道謂教。教以禮樂，教以詩書，教以人倫，皆復其初。蒙以養正，常視毋誑，朝夕幼儀，請肄簡諒。洒掃應對，威儀遲遲，折旋中矩，周旋中規。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十五而志，自强不息。請問其目，先致其知，誠意正心，以公滅私；心正身脩，家齊國治，皆由此出，非自外至。聖謨洋洋，嘉言孔彰，君子人與，日就月將。博學審問，慎思明辨，若昔大猷，監于成憲。道若大路，夫豈難知？❶萬物備我，❷求則得之。利善之閒，乃見天則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。盡心知性，知性知天，理義悦心，秉心塞淵。求其放心，約之以禮，脩其天爵，從其大體。仁實事親，義實從兄，智知禮節，樂樂則生。

❶「夫」，乾隆本作「求」。
❷「備」，乾隆本作「皆」。

入孝出弟，體信達順，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。忠信篤敬，參前倚衡，擇乎中庸，拳拳服膺。浩然之氣，至剛至大，配義與道，養而無害。中而不倚，和而不流，勇者不懼，仁者不憂。君子務本，親親爲大，居致其敬，夙夜匪懈。事親如天，事天如親，全而歸之，不辱其身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，夫婦有别，男女以正。老者安之，少者懷之，朋友偲偲，兄弟怡怡。見賢思齊，賢賢易色，以友輔仁，友友其德。雞鳴而起，三省吾身，主善爲師，戰戰兢兢。恐懼不聞，戒謹不睹，相在爾室，不愧屋漏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必謹其獨，意毋自欺。敬以直内，義以方外，斯遠暴慢，斯遠鄙倍。❶ 正其衣冠，❷出入禮門，❸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温。 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遵道而行，行不由徑。 使民如祭，出門如賓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 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閑邪存誠，窒慾懲忿。 有過則改，見善則遷，非義速已，何待來年？ 克己復禮，養心寡慾，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。 反身而誠，道積厥躬，飲水曲肱，樂在其中。 日新又新，終始惟一，❹赤子之心，敬而無失。 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俯不怍人，仰不愧天。 和順積中，英華發外，清明在躬，睟面盎背。 心莊體舒，心廣體胖，動容中禮，左右逢原。 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，盡性至命，曰睿作聖。用之則行，善與人同，斯道覺民，天下爲公。舍之則藏，龍德而隱，獨行其道，遯世無悶。顔氏之子，其殆庶幾，心不違仁，具體而微。吾道一貫，曾子曰唯，仁爲己任，死而後已。

❶「倍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俗」。
❷「正其衣冠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尊其瞻視」一句。
❸「出入禮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句。
❹「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如」。

於乎小子，敬之敬之！堯舜人同，文王我師。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。舜何人也？有爲若是。彼我丈夫，吾何慊乎？從事於斯，聖人之徒。誨爾諄諄，皆雅言也。自暴自棄，民斯爲下。

暑示學子❶

冠以莊首，衣以庇躬，裳爲脛飾，屨爲趾容。非人之制，乃天之常，君子奉之，寒暑一同。語必表紟，❷禮毋褰裳，先民有訓，嗚呼敬恭！

暑月喻齋生

人之所以必具衣裳冠屨者，非聖人制爲是禮以强人也，天之命於人者然也。蓋天之生人，首不爲鳥獸之濯其頂，❸必欲使人莊以冠，身不爲鳥獸之氄其毳，❹必欲使人庇以衣；趾不爲鳥獸之剛其甲，必欲使人束以屨。表裏相備，文質相稱，夫然後有以全人之形而貴於物，理甚昭昭，非由外得。是固無斯須之可去身，而亦無待於人之檢防也。復何有寒暑、隱顯、作輟之不常哉？故《禮》曰：「冠毋免，勞毋袒，暑毋褰裳。」又曰：「不有敬事，不敢袒裼。」又曰：「若有疾風、迅雷、甚雨，則雖夜必興，衣服冠而坐。」而《論語》亦曰：「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。」皆理之常，無過矯也，聖人特發以示人爾。

---

❶「暑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月」字。當從。

❷「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衫」。

❸「濯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露」。

❹「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毛」。

孔子當暑，袗絺綌，嫌其見體也，必又先著裏衣於內，❶以表而出之於外。子路臨死必結纓。伯子不衣冠而處，則議其「同人道於牛馬」。❷伯夷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則望望然去之。孟子見其婦袒而在室，則怒而咎其婦。❸至於叔代禮壞之餘，而萬石君家子孫，雖燕必冠。❹柳仲郢居内齋，未嘗不束帶。管寧海中遇風思過，則深以一夕科頭而自訟。吕滎公平居，雖甚熱而不去巾襪縛袴。有囚首而談詩書者，蘇公必以禍天下斥之。前聖後賢，凡所以致其敬、嚴於此者，非他也，皆畏天命而不敢褻，自重其軀而不容以或賤也。

若或去之而一於自便，則是褻天命而自賤其軀矣，則不得謂之全人之形矣，則是「囚徒」而已矣，則是「赤蠻」而已矣，❺則是「鳥獸之伍」而已矣。然囚猶何校以爲飾，蠻猶執盾以自蔽，鳳鴻猶有羽之儀，虎豹猶有鞹之文，則躶然赭其軀者，是蓋又有甚於囚虜，❻而曾鳥獸之不若矣。

此固脩儒莊士所見而駭者，而亦非人之樂墮乎此也，習焉而未之思爾。誠試引目，觀其如此等之人是何形狀，復反鏡自視其如此等之狀，是可醜不可醜，當亦惕然有以自喻矣。❼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六終

❶「必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又必」。
❷「議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譏」。
❸「咎」，原作「客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去」。
❹「燕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處」字。
❺「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南」。
❻「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尤」。
❼「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七

雜 著

侍講待制朱先生叙述

自孟子没，聖人之道不傳。更千四百餘年，得濂溪周子、河南二程子者出，然後不傳之緒始續。然濂溪方開其原，甚簡質而未易喻，明道又不及爲書，伊川雖稍著書，大概方提綱發微，未暇及乎詳密，而斯文之未整者猶爲多矣。故百年之内，見知聞知亦不乏人，而斯道復傳之緒，若顯若晦，聖人殘編斷簡，❶竟未有真能正訂以爲後學之定準，❷而百氏争衡於世者，❸亦紛乎未决。

求其詣之極而得之粹、體之全而養之熟，真可以嗣周程之志、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，惟吾先生一人，超然獨與心契。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易者，今表而出之；宏綱方舉而未張者，今闡而大之；旨有隱而未瑩者，光明而灑落之；辭有樸而未澤者，磨刮而潤色之；訛者正之，闕者補之，偏者救之，繁者約之。上以達於羣聖之心，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説。寸長片得兼蒐並輯，著定爲成書，❹以扶翼聖訓，其爲言大中至正、

❶「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篇」。
❷「正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訂正」。
❸「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定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，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。❶金精而玉潤，日光而月潔，渾圓而至粲，疎暢而甚縝。豐不餘一言，約不欠一字。❷合百家而一統，總衆論而同歸，集諸儒之大醇，❸洗千載之積誤，使聖人精蘊瞭然在目，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。高明有志者，得以省研索之半功，❹而雍容於聖門之入。蒙稚新學者，亦有識趨向之正途，而不迷於文義之歸。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，❺至是始彰信於天下；而先聖所以爲萬世法程者，至是又益定而且尊。其於斯文之功，可謂大矣。

蓋先生秉氣純陽，❻清明剛健，卓絶世表。聞道甚早，而力行有成。其爲學大綱，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，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者尤多，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。❼自「志學」至於「不踰矩」，❽其等級無不有以致其極。自「明德」至於「平天下」，❾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。其文之博也，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，而邪正純駁，必有以究極其歸趣。天下事物，無一之不格，而幽明巨細，必有以洞灼其表裏。千古人才論而友之，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衷曲。其知之至也，瑩萬理於胸中，❿炳千古於目前。是，極其所真是，而不可移；非，極其所真非，而不容易；善，極其本之所由來，而無不徹；

❶「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辭」。
❷「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失」。
❸「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成」。
❹「半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下「傳」字，清鈔甲本作「緒」。
❻「秉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稟」。
❼「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而」。
❽「至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以」字。
❾「明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明明」。
❿「胸」，原作「胞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惡，極其幾之所從起，而無少遁。其大經大法亭當乎上下者，❶固昭如大明之中天。❷而其至纖至悉，自本而之末，自末而緣本，或出或入，或分或合，至於千變萬化、紛綸錯綜、縱横顛倒，亦無不粲然有條，如衡别鑑照，❸無星毫之紊。❹

其自信之篤也，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，則不敢輒爲之徇；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，則卓然特立，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。終始屹然，不以衆論而摇，不以利害死生而動。好善如好好色，而咨賞采訪不以微而廢；❺惡惡如惡惡臭，而無或少爲之隱忍回互。❻果於徙義，如洪瀾赴壑而不可禦；嚴於克己，如一劍斷虵，❼而不復續。

至其體道爲一，身即書、心即理，無一言之不實踐，無一行之不素充，粹然規矩準繩之内。貌莊而體胖，神全而志定。視聽坐立不拘拘於持敬，而自有成法；舉動周旋，不勉勉於中禮，而悉有常度。望之儼然而可畏，即之温然而可親。其接人也，終日怡悦薰然如春風之和而可挹。❽事有所不可，❾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，又厲然而不可犯。胸懷磊落明快，而所以主於中，則縝密而無滲漏；節操壁立萬仞，而所以處於中，則坦夷而無峻迫。智之圓，足以周流不窮，而制行則直方；膽之大，足以勇爲不懼，而

❶「亭當」，乾隆本作「停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體備」。
❷「昭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然」字。
❸「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昭」。
❹「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纖」。
❺「咨賞」，康熙本作「咨察」，乾隆本作「諮詢」。
❻「少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小」。
❼「一」，乾隆本作「利」。
❽「如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❾「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小心則兢畏。❶視其表，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；測其藴，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。剛大之氣，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；弘毅之質，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。處義無決裂之病，行恕無姑息之蔽。❷道愈高而心愈下，德愈盛而禮愈恭。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，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。其見於著述，凡片文隻字以往，❸不過即其身心之所素者而寫之爾；❹其見於講論，亦不過自大源中流出，❺如取物諸囊，直探而示之。❻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，不待思慮而從容以出，無非妙道至義。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，令人涣然有省於言下，欣懌不能止也。

先生明睿上達，日新而不已。所著之書，每有温則有改，每改益覺超越，又所未前聞者。先生行健不息，終日乾乾，篤於好學，雖老病後觀書不怠；切於育人材，晝夜無倦色，雖抱病支離，必引至卧内，力坐而共講。日用酬酢，與事周流，雖病困亦未嘗厭斁，而於繁劇之中，常優閑而有餘；交錯之地，常泰定而不亂。

先生教人，循循有序，其始必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之節，以立其本。然後馴進於《大學》明德新民之道，以成其功。《大學》然後《論》、《孟》，《論》、《孟》然後《中庸》，

❶「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居」。「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謹」。
❷「蔽」，乾隆本註引《紫陽類編》作「弊」。
❸「凡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素」下，乾隆本註引《紫陽類編》有「得」字，清鈔甲本作「具」。
❺「大」，原作「太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心」。
❻「取物」，乾隆本作「物取」。「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于」。「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與」。

《中庸》然後及六經諸書，❶而其所以爲教之目，則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；其所以爲學之法，則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而行之。自脩身至于處事接物，又各有其要，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爲務，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爲加多，必極根原之洞徹，毋徒影象之髣髴，❷真能知則真能行矣。

去冬某侍教，又謂當大作「下學」之功，毋遽求上達之見。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「貫」，毋遽求曾子之所「一」；當如顏子專從事於「博約」，毋遽求顏子之「卓爾」。凡所講道，一本乎實。盡性至命，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；窮神知化，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。嘗論天命之性、無極之真，其所自來雖極微妙，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爲者而已。❸但推其本，則出於人心，而非人力之所能爲，故曰「天命」。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，而實無形象之可指，故曰「無極」。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，光輝流轉。而其所以爲此事，則惟在擇善固執、中正仁義而已，又非別有一段根原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。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。

其開端示人，大要類此。故當四方英雋來往之會，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，如羣飲於河，莫不各充其量而歸；當天下言論交湊之衝，隨所執之是非而爲之剖決，❹不出數語而定。其或自植一家、❺不肯回心向道者，彼固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爲

❶「及」，原作「反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改。
❷「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無」。
❸「者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❹「之剖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剖析」。
❺「或」，乾隆本作「惑」，則當屬上句。

可慕，然至誦其書、談其行，則亦未有不爲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。❶

先生盛德充實輝光，見之者起敬，事之者革心，過其門者無不肅，親其謦欬者放心邪氣不復萌於中。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，充塞海内遐陬，行旅賤隸皆能稱道之。

守臨漳，未至之始，闔郡吏民得於所素，竦然望之如神明，俗之淫蕩於優戲者，在在悉屏戢奔遁。❷及下車涖政，寬嚴合宜，不事小惠，一行正大之公情，絶無苟且之私意。而人心肅然以定，官曹厲節志而不敢縱所欲，官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，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，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。❸

郡中訟牒，日常不下二三百，自先生至，民訟不敢飾虚詞。❹其無情者，❺畏憚而不復出；細故者，率相解而自止。惟理實事重、❻不容於私決者，不得已而後進。故訟庭清簡，每所聽不過二三十而已。且又爲歷以誌其事目，旬一校其畢否，故吏無復容其稽滯以賕邀於民，而民亦無復患其稽滯以賕囑於吏，事早白而人甚便之。

郡俗於春，則諸寺爲傳經之集、諸坊爲朝嶽之會；於秋，則諸鄉爲禮塔之社。先生聞之，一禁而盡息。而諸廟附鬼爲妖者，亦相視斂戢，不敢復爲迎神之舉。

郡俗良家子女多學佛老，別創精廬，錯

❶「縮」，清鈔甲本重文。
❷「悉屏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屏息」。
❸「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潛」。
❹「詞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❺「其無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❻「實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居市廛，峰冠緇裘，❶出入爲羣，至有以敗度至訟庭者。先生憫然爲文以喻其父兄，而家閉精廬，無復肆出。

平時姦民多鼠竊，自先生至，未嘗有峻懲者，而皆望風屏迹。❷終先生去，徧四境民皆安寢，無有夜警者。後三年，歲在甲寅，有友人自漳浦來，謂某曰：「南邑内外，盜竊公行，❸比屋無寧居。人人今始思先生昔日之化，❹外户不閉，真爲太平民而不可得矣。」又後三年，都市有行刼者，民於是益思：先生治下，安得而有此也？❺

尤篤意於學校，牒延郡士黄樵仲、施允壽、石洪慶、李唐咨、林易簡、楊士訓、永嘉徐寓及淳八人入學表率。旬之二日，又領官屬下州學視諸生，講小學爲正其義。六日，下縣學亦如之。又創受成齋，教養武生員，❻新射圃，時督之射。

其於民亦務在教化，嘗榜釋《孝經·庶人》章及古靈先生教民之文，散諭百姓。正月維新，又條布孝悌之訓，與民更始。訟庭所斷，則必以人倫爲重。朞年，人正安習先生之化，而先生又行矣。

又嘗講求民間利病，以經界之大爲民利，力奏行之；以鬻鹽之深爲民病，先罷其瀕海之鋪十有一，欲俟經界之正賦既定，然後闔郡而悉除之。此志皆不克遂，然所以罷者，累政奉承不敢變，至今民被其惠也。

他如罷上元放燈以除慝禮，立風雷雨

❶「峰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黄」，乾隆本作「峩」。
❷「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聞」。
❸「盜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竊盜」。
❹「人人」，清鈔甲本不重文。
❺「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❻「武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諸」。

師壇以正常祀，省燕約饋，寬賦簡役，卲農厲兵，❶善政在民未可悉記。或有譊譊不靖者，特出於訟庭不得志之强禦，亦不過以慘酷爲言，而實亦無可指者。今或問諸鄉民府吏，未有不咨嗟稱贊、心仰而誠服，亦可以見公論之所在。

此某鄉邦所親覩者，其他歷仕，則有不及知也。

先生進退行藏，以道而不輕；辭受取予，以義而不苟。不枉尺而直尋，寧範我馳驅而終日不獲，一有經世濟物之圖，不見是而無悶；有制禮作樂之具，不見知而不悔。雖當毀怒咆哮、人所危慄之際，而綽然不以爲憂；雖當禁令苛急、人所拘忌之中，而泰然不以爲病。方且攷遺經、述舊典，徜徉於林泉之下，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。嗚呼！若先生者，真王佐之全材、亞聖人而具體。質之曾子所謂「託孤寄命，❷臨大節而不可奪」之君子、孟子所謂「居廣居、立正位、行大道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之大丈夫，在先生素爲有餘。而子思子所謂「學知利行」，造於「知之」、「成功」之「一」，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，而進乎純熟矣。其正《詩》之「允矣君子，展也大成」歟！夫以如是之才，豈易再得？而進焉，不獲大施所藴，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；退焉，又不及大備斯文，以惠來學爲無窮之用。今其已矣，蓋天下所同痛悼，豈但諸生而已哉？

先生道德，昭昭在人心耳目者，固不容諸生之私談；而其口無擇言、身無擇行，則

❶「卲」，乾隆本作「卹」。
❷「託」，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托」。

又未易以形容盡。至於仰之彌高、鑽之彌堅，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。况某從游未久，又非密邇，莫能深詳，姑據所見，以伸其哀慕之情云爾。不自知其爲贅且僭也，又約而爲之贊云。

慶元六年十月朔，門人臨漳陳某泣書。

贊見第五卷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七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八

講　義論語

論語發題

《論語》一書，乃夫子門人雜記答問之書，而聖人之言行略具焉。其爲説，有精粗深淺之不一，非聖人有意爲之也，隨觸而應，皆從大本中流出，而莫非天理自然形見之妙。雖片言隻字，朴乎若無文，而斯文之藴甚富；雖日用常行，淡乎若無味，而有真味之不可竭者存。蓋羣經之階梯，而入聖之門户，莫要焉者也。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，如欲學聖人，有志於造道而入德，則當以是爲切己之務而盡心焉。舍是而他求，亦無由進矣。

聖人之心公平正大，聖人之言坦易明白，❶非可以過求也，非可以泛索也，非可以新奇華巧穿鑿也，非可以偏旁迂曲揣測也。平其心、易其氣，順攷其文義，而紬繹其旨脈，如親炙聖人，耳聞心受而身體之，必沈潛反復、真切懇到，而後聖人之實意見矣。聖人之實意有見，由是而益竭吾鑽仰，不以一斑半點自喜，又推類而博通之，須至於真有卓爾呈露于前，確確不可易，然後上達下達之岐判、向背取舍之幾決，聖人之門可遊，堂可登而室可窺，所謂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皆可以措目容足，次第而得之，於己

❶「易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夷」。

雖欲罷而自不能以止矣。

嗚呼！此聖賢事業也。欲登高必自下，欲陟遐必自邇，❶願與諸同志共切磨之。

學而第一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説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「學」之爲言效也。未能肖聖人，❷而效爲聖人者也。❸蓋天之生人，其性皆善，皆有聖人之質，惟其稟氣感物之不齊。❹聖人所稟純而清，❺又無物欲之汩，本然之善無所蔽，無所事學。自賢者而下，所稟不能以純清，而有濁之參焉，物欲又從而汩之，本然之善不能無所蔽，必有待於學以明之。所謂「學」者，亦不過效聖人之所爲，而去其氣稟物欲之蔽，以明善而復其初爾。其綱條節目，則具在聖人之訓。「習」之爲言，有重温不已之義。在學者之效聖人，必即其所效條目，❻重温之而不已焉。乃所謂「習」、「時習」者，無時而不習也。時時習之而無間斷，則所學者熟，趣味源源而出，中心不期悦懌，而進進自不能止矣，此學之始也。

「朋」者，同爲此學者也。「自遠方來」者，以善及人，而信從者衆也。蓋所

❶「陟」，原作「步」，今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❷「肖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爲聖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聖爲」。
❹「稟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氣稟」。
❺「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❻「條目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學之善，乃人心之所同然，非一己之得私。吾之得於己者既足以及人，而人之同爲是學者又有以興起其善而信從之，如此其衆，則是率天下之人，皆有以復其初，而均得此心之所同然，吾之志願畢矣。安得不愜快於中而悠然適其樂哉？此學之中也。夫「有朋」之來，是道同志合者也。其不見知，則道不同者也。

學本爲己，非求人之知也。人知不知，何與吾内？而何足以爲喜愠？詳味「不愠」之旨，見其胸中洒落明瑩，豈復有纖毫物我之私介於其間哉？然朋來而樂者，順境也，易爲力；人不知而不愠者，逆境也，難爲功。非信之篤而養之厚，得之深而守之固，不足以與此，必惟成德君子能之，此學之終也。

合三節而論，其中之樂，必由始之悦而後得；而非中之樂，亦不足以成其終之德。然始之所由學者不正，則節節從而差，亦不能有時習之悦矣，亦無自而有朋來之樂矣，亦不復有以成其君子之德矣。惟始不迷其所從入，而終不失其所造極，乃所謂善學者也。

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❶

此章分作二節：前節泛論常人，後節專論君子。其旨脈皆相應，但功用有小大之不同爾。夫孩提之童，稍有知則

❶「仁」，原作「人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論語》原文改。

無不知愛其親，無不知敬其兄，此人人之所同也。故常人苟能孝弟，則心氣和順，自無犯上作亂之事。若君子，專用力於根本。根本既立，則其道自生。所謂「孝弟」者，❶乃爲仁之根本也。❷

「爲仁」猶曰行仁。行仁者，推行充廣之謂。蓋仁者，心之德而愛之理也。心之德，其全體；而見於愛者，其用。事親、從兄，則愛之端，先見而最切者。此如木之根本處，加之培壅之功，則愛之萌日滋而無所遏。自此而充廣之，由親親而仁民，由仁民而愛物，如木之自根而榦，自榦而枝葉，雖有差等之不齊，而此氣無不流行通貫，所謂仁之道於是乎生生不窮矣。其功用豈不甚大？又豈特常人所謂不好犯上作亂者而已哉？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。

然程子又曰：「論性，則以仁爲孝弟之本。」何也？蓋孝弟者，仁中之一事耳。仁是性，孝弟是用。譬之粟而生苗，仁其粟而孝弟其苗也。此仁所以爲孝弟之本也。學者而識仁，則於此自明白矣。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

前章論「仁」，以「愛之理」言之；此章論「仁」，以「心之德」言之。夫五常之「仁」，猶四德之「元」。偏言則一事，專言則包四者。「愛之理」，以偏言者也；「心之德」，以專言者也。

如巧好其言，令善其色，致飾於外而務以悦人，則人欲肆行而本心之德亡矣。❸豈復有所謂仁哉？然聖人不謂之

❶「弟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也」字。
❷「根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本根」。
❸「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」。

「無仁」，而曰「鮮矣仁」者，詞不迫切。謂如是之人少有仁爾，非以爲猶有少許之仁存在也。❶ 故程子之傳，直以「不仁」斷之，其義精矣。蓋仁不可以多少言，此心純是天理之公，❷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，乃謂之仁。稍有一毫之私以間之，則天理不流行，而不得爲仁矣。猶人之有一支一節之廢，則謂頑痺不仁，❸而不得謂之康寧人矣。况巧言令色，又非小小病乎？

大抵聖門之學，以求仁爲要。其所以行之者，必本於孝弟。而所以賊之者，莫甚于巧言令色。記者列此二章於學習章之次，亦欲學聖人者，知此道之爲急，先務其所當務，而復戒其所可戒也。讀者宜深味之。

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。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

「忠」者，盡己之謂。凡利害關於己，則度之必盡；利害不關於己，則易有不盡。故爲人謀鮮有忠者。「信」者，以實之謂。凡稱人之善，則易過其實；道己之失，則易諱其真。故與朋友言，鮮有信者。此處心之病也。「傳」之於師，不習之、熟之，則無以得於己，不過口耳之傳爾。此問學之病也。

三者皆日用行事大節目處。曾子之學，專用心於内，以是爲切身之大病，日常加省，懼其或有存焉，可謂自治之篤矣。而於三者之中，本末有序。而質文相發，又得其所以入道成德之要，所以卒

❶ 「在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住」。
❷ 「心」，原作「是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❸ 「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爲」。「頑」，乾隆本作「痿」。

能全歸其體而傳聖人之道歟！學者以之爲標的，則不差矣。

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此章最可玩。聖人之言小大淺深、縱橫顛倒，無不混淪處。夫「道」者，治也。不曰「治」千乘之國而曰「道」云者，治，其事也，以政言；道，其理也，以爲政者之心言。其目五者，則皆其心之所存而未及爲政，乃所以爲政之本也。「敬事」者，心存於事而不苟也。「信」者，令信於民而不數易也。「節用」者，儉而不妄費也。「愛人」者，惠而不傷也。「使民以時」者，於農隙而使之也。此五者，夫子爲諸侯之國而言，至近而易行矣。然皆治道所當務，至確而不可易，至要而不容闕。推而極之，雖天下亦不外此，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。

合五者而觀，又皆以「敬」爲主。蓋「敬」者，主一無適之謂，乃心之生道，而萬事之根本，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。爲信而不敬，則出令必苟而不能確定矣；節用而不敬，則所節必苟而不有常度矣；愛人而不敬，則所愛必苟而不免姑息矣；使民而不敬，則所使必苟而不復計其勞逸矣。

又自上順而觀：敬而後能信，不敬則事事皆苟，而不能以信矣；信而後能節用，不信則有時乎節、有時乎不節矣；節用而後能愛人，不節用則必至於傷財而害民矣；愛人而後能使民以時，不愛人則輕用民力而不暇，惟其時矣。

又自下遡而觀：敬事者又不可以不信，不信則朝令夕改，亦無從而敬謹矣；

爲信者又不可以不節用，不節用則泛濫無度，亦不能以保其信矣；節用者又不可以不愛人，不愛人則視人之膏血如泥沙，亦不能以嗇其用矣；愛人者又不可不使民以時，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，雖有愛人之心，而人不被其澤矣。

凡小用大用、淺用深用、橫觀豎觀、顛倒而觀，無所不通而無所不圓，由聖人胸中渾淪太極之體，❶隨所感觸，不覺流而爲此語，皆莫非自然而然，非有意於安排布置，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！

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孝於親，弟於長，謹其行，信其言，廣愛衆人而親炙仁者，此皆日用行事之要處，而應接有事之時也。當其時，須各盡其事；及事已之後，有餘暇之力，不可以虚度時光，必用此餘暇之力而學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之文。蓋斯文所載者，亦不過此等事之理及聖賢已行之法而已。如是而爲孝弟，如是而爲謹信衆，如是其愛仁，如是其親，莫不各有其理之所當然，綱條節目粲具於其中。如是而爲舜、❷文王之孝，如是而爲王季、叔齊之弟，與其他所已行，莫不各有一定成法可覆也。

吾以所行之餘力從事於此，則本質先立而良心不放，有以爲致知之地矣。其於講究此理之當然，攷訂聖賢之成法，❸固有所根著，而知之也必精。既知之精，有以悟此理之當然，則於行也，不

❶「胸」，原作「胞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改。

❷「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其」。

❸「攷訂聖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則於行己」。

疑而必益確；有以識聖賢之成法，則於行也，有證而必益力。行之既確而力，由是而復致知也，必又精而益精矣。每日之内，致知力行隨時更迭而展轉互相發，其味無有窮矣。

苟於餘力而不學文，則所行雖力，必不免於私意，而不能以中節，將如刲股刲肝之孝、❶抱橋之信，反陷於不孝不信而不自知。若未有餘力，遽輟而學文，則又廢人事而曠天職，雖所知之精，亦何與於我？然則德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，而學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也。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。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

賢人之賢而自改其好色之心，則誠於好善矣；事親不自愛其力，則誠於孝矣；事君不自有其身，則誠於忠矣；與朋友言而信，則誠於交際矣。四者皆人倫之大者，而無所不用其極。學以明人倫，不過求如是而已。

子夏謂人能如是，則得爲學之道矣。雖或以爲出於生質之美，而非由務學之至，我必斷然謂之已學矣。蓋深以實行，非學不能篤，而疾時人於學不務實。但詞氣抑揚之間，少有過中。其流弊，必至于廢學。不若上章聖人之語意圓而無弊也。

大抵生質之美，有限而易窮；務學之益，無窮而不可廢。以生質之美，而加之務學之益，則磨刮愈見精粹，潤澤愈見

❶「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割」。

輝光，❶心與理相涵而知愈密，身與事相安而守愈固，其所有限而易窮者，將通爲無窮矣。若謂質美已得學之道，而不必更學以爲質之副，則所美者，終涉於粗而不精，而陰亦不能免私意之雜。❷至於窮而或變焉，又將忽反陷於惡而不自知矣。❸

是則此章之流弊，可不重以爲警？而上章之旨，可不深體以爲日用之準則哉？

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主忠信。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

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則儼然人望而畏之；輕乎外者，必不能堅乎內，故不厚重則無威嚴，而所學亦不堅固也。主者，心以爲重，無時而不在是也。忠者，盡己之心而無隱也。信者，以事之實而無違也。以忠信爲主，則真心常存而事事皆實矣。友，所以責善而輔仁，與勝己者處，則己有益；不如己，則無益而有損。過者，動之差。知而速改，則復於善而爲無過。若畏其難，❹而不勇於去之，則過遂成而爲惡矣。此皆君子自脩之道，當然而不容一闕者也。

蓋以威重爲質，則立德有基矣。必學以固之，則基壯而不搖矣。必主忠信以實之，則日積而日崇矣。必勝己者以輔之，則日益而日進矣。又過而必速改，則惡日消，而進善之路不格，遂可馴至於充盛輝光而成其德矣。切哉！聖訓。篤自治者，所當汲汲以從事也。

❶「輝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光輝」。
❷「陰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忽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於」。

或曰：「不如己」之説，❶自謂人不如己，則生自滿之心；必勝己者而後友之，❷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爲不勝己而不吾友，則如之何？聞之師曰：人之賢否優劣自有定則，非彼我好惡所得私，而吾於應接，或親或疎，或高或下，亦不容以分別爲嫌也。❸故於齒德之殊絶者，則尊而師之；於賢於己者，則尚而友之；其不如己者，❹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爲吾友，亦必有以矜而容之、勉而進之爾。是皆理勢之必然，非我之敢爲自滿，而亦未嘗輕以絶人也。❺彼賢於我者，其視我亦猶是耳，而何有棄於我？

但世之人，每難於友勝己而好友不如己。其樂於縱恣者，則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。❻安於淺陋者，則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。至於卑孱嵬瑣之流，則喜其臨之而足以爲高。便辟佞柔之友，則悦其下己而足以自肆。是以賢智日遠，而所與居者第庸夫俗子爲伍。❼雖有良才美質，❽亦交相從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矣。❾

然則聖人安得不直一言以警之，而何以迂爲顧慮？在學者亦何必舍聖人

❶「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謂」。
❷「而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不吾」。
❸「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欲」。
❹「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於」。
❻「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❼「爲伍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❽「雖有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❾「從於小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明白之旨，而妄生曲説爲之遷就也哉？

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

終者，人之所易忽，而能謹之於喪，以盡其禮；遠者，人之所易忘，而能追之於祭，以盡其誠：厚之道也。以此處己，則己之德厚；以此化民，則民德亦歸於厚也。曾子之學，以孝弟忠信爲本，故其言如此。從而味之，其人氣象可見矣。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。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子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？」

夫子至於是邦而必聞其政者，非聖人有求之也。子禽以求爲問，是以常情測聖人也。子貢答以夫子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，可謂深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矣。此五者，夫子之盛德輝光接於人者也。❶蓋言聖人德容如是，❷故時君敬信，自以其政就而問之，若以是求之云爾，非實若他人，必有求之而後得也。其亦必以求爲説者，特因子禽之言，借其字而反之，以明夫子之實未嘗求，亦猶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，特借或人之言而反之，而實未嘗有要之之意也。

然即此而觀聖人，所至必風動響應，其過化存神之妙，亦略可見矣。而時君乃莫有能委國而授之政，蓋見聖人之儀容而樂告之者，秉彝好德之良心也。而竟莫能授之政者，私欲從而害之爾。在聖人，於此雖未足以有行，而亦足以爲之兆矣。而一言不契，則委而去之未嘗不

❶「輝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光輝」。
❷「人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
果，亦其濟時行道之心雖切，固未嘗屈道以從人也。

子曰：「父在觀其志，父没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此觀人子之法也。其志與行善矣，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乃見其有愛親之心，而可以爲孝。蓋爲人子者，本以守父之道，不忍有改爲之心，至有所遇之不同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。如其道，則終身無改。❶如其非道，何待三年？無改者，意其有爲而言，其事在所當改，而可以稍遲而未改，❷爲孝子之心，則有所不忍，而未容以遽改故也。若當改之時至，則如之何？雖不容以隱諱遷就，❸而至誠哀痛之心，則不可不存焉。

有子曰：「禮之用和爲貴，先王之道斯爲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禮者，天理之節文，人事之儀則也。其爲體甚嚴，如君尊而臣卑、父尊而子卑、夫婦之有别、長幼之有序，截然一定而不可亂。然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人心之所安，非聖人以强乎世者。故其爲用也，必從容舒泰而無拘迫艱苦之患，乃不拂乎天理人心之本，謂之和而爲可貴。如君臣都俞之相孚，父子唯諾之相親，夫婦之唱隨，長幼之遜順，其情無不交通焉，是其類也。其他三千三百之儀，亦莫不皆然。先王之道，此其所以爲美。

❶「則」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
❷「稍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❸「雖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而小事大事無不一由之，兼指禮與和而言也。然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爲貴，而一於和，和遂過而流於嫚，不復以禮節而歸之中，則去天理之本然者遠，而人心所安者，蕩而爲不安矣。所以「亦不可行」也，蓋禮之體嚴而用和，本非判然不相入。其嚴也無不泰，而所謂和者中已具，豈復有勝而離？其和也無不節，而所謂嚴者未嘗失，豈復有勝而流？必如是，然後得性情之正，❶而爲禮之全也。若稍過中而各倚於一偏，❷則其不可行，均矣。豈但和之流，然後爲不可行哉？

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此章大旨，謂人之言行交接當謹于始，❸以防後患也。夫人之約信，固欲其言之必踐也。然始之不度其宜，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。以爲義有不可而不之踐，則失其信。以爲信之所在而必踐焉，則害於義。二者無一可也。惟約信之始，必求其合於義焉，則其言無不可踐，而無二者之失矣。

致恭於人，固欲其遠恥辱也。然不中乎節文，則或過或不及，如望塵而拜之類，❹非所當致恭而致恭，則失之過，其人必不我答。如君父師長之類，所當致恭而不致恭，則失之不及，其人必爲我怒，❺皆自取恥辱之道也。惟致恭之始，必求

❶「性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聖人」。
❷「於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際」。
❹「而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補。
❺「爲我怒」，乾隆本作「不我怒」。

其中於禮焉，則其遠恥辱也，必矣。

因猶依也，所依託之始，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，則在我不失其所親，而彼亦可以爲吾之宗主，必不至誤我之託矣。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，於陳主司城正子，則不失其親而可宗者也。此三者，若於始之宜約與不宜約、當恭與不當恭、可親與不可親，因仍而不早爲之決，苟且而不早爲之審，迨其差也。乃徐計於已然之後，以求免焉，則亦緩不及事，而豈勝其噬臍之悔哉？

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」

不求安、飽者，志有在而不暇以口體之奉爲務也；敏於事者，力於行而不敢怠也；慎於言者，擇其可而不妄發也。能此四者，其於學用功亦篤矣。

若遽足焉自以爲是，而不取正於有道，則所學不能無差。心之所求者，❶必有非所當求，而未必皆先王之正路；事之所敏者，必有非所當敏，而未必皆先王之德行；言之所慎者，必有非所當慎，而未必皆先王之法言，而其終亦未必果能以造極。❷惟不敢輕自是，而又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，則學質自此如金經洪爐，炳然爲之一新，志可純、行可粹、言可精，而大中至正之極，亦可以馴造。非好學者，其能之乎？

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

❶「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志」。
❷「果」，原作「不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《四庫》本作「遂」。

禮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！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自守，故爲貧富所累，而有諂驕之病。子貢貨殖，蓋先貧後富，而嘗用力於自守，已能無諂無驕而不爲貧富動矣。故質之夫子，以驗其學之所至。❶夫子曰可者，所以許其所已能；而復告之樂與好禮者，所以勉其所未至。

今就二者等級校之，無諂無驕者，但能於貧富中無顯然之過而已，❷未能超貧富之外而進于善也。樂，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；好禮，則安處善、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，蓋有超乎貧富之外，非造道入德之深潛縝密者不能。而語其實，則樂必顏子，好禮必周公，乃可以當之，非前之小成者所可望也。子貢因是覺無諂無驕之未得爲至，而其上又有所進焉，抑知理義之無窮。❸

學者不可以少有得焉，而遽自足也。於是引《淇澳》之詩以明之，言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復磋之；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復磨之，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。夫子以其能因所已言而知所未言，有得學《詩》之活法，❹遂嘉嘆而予之。

在學者而言，若安於無諂無驕，而不求進於樂與好禮之極致，乃徒切琢而不復磋磨者，固乃自足之陋。然諂驕之病

❶「至」，乾隆本作「得」。
❷「中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❸「抑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益」。
❹「得學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訂正。清鈔甲本「學詩」二字互乙，清鈔乙本作「事詩」。

未實去，而曰吾欲樂與好禮，則是又未嘗切琢而專事磋磨者，不免爲虛躐之狂，❶亦不可以不戒也。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

學本爲己，惟求其在我者而已，故不患人之不己知。若不知人，則賢者不得而師，善者不得而友，詖淫邪遁者得以害道，便辟柔佞者得以損德，故以爲患也。然在己者有可知之實，則於人亦不容揜。而知言、窮理之未至，則人之邪正，亦無從而辨之也。

爲政第二

子曰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

政者，正也，所以正人之不正也。德者，得也，行道而有得於心者是也。爲政而以德者，如以吾之孝以正人之不孝，以吾之悌以正人之不悌之類是也。此皆爲人上者所當爲，非有心於欲民之我歸而爲之也。然德行於上，極其充盛輝光，則同是秉彝好德者，孰不觀感而興起？其或反常敗德者，孰不愧忸而消化？所以能端處無爲而天下自歸之，其象如北極之星，居於天中樞紐不動之處，而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，亦其效之所必至，而非外得者。若不以德而徒從事於權謀智力以爲政，則在我已不勝其勞，而人亦離心不附矣。

子曰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

❶「躐」，乾隆本作「遠」。

此一言，《魯頌·駉》篇之詞也，主於思馬而言。夫子讀《詩》至是，有感而取之，以斷三百篇之義。非以三百篇之《詩》，皆止乎禮義而粹然一正也。如變《風》，鄭、衛之詩，不止乎禮義而逸於邪思者，亦多矣。聖人之意，直以爲《詩》有美惡之不同。其言善者，足以感發人之善心；其言惡者，足以懲創人之惡志。所以爲指歸，不過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❶故惟此一言，簡要明白，可以通貫全體而盡蓋三百篇之義，因特表而出之以示人，可謂切矣。則讀《詩》者，可不深體以爲切身之務，而徒諷誦之云哉？然詳玩是言，雖約而爲義甚博，蓋誠之通而大本之所以達也。豈但讀《詩》之法爲然？❷凡讀書窮理、治心脩身，無適而不可，學者誠能深味其旨，而審於念慮之間，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，則日用云爲千條萬緒，莫非天理之流行矣。

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

政者，爲治之具，若法制禁令，凡聽斷約束之類是也。刑者，輔治之法，若墨劓剕宮、大辟鞭扑之類是也。以政先示之，則民有所振厲而斂戢矣。其或未能一於從吾政者，則用刑以齊一之，俾强梗者不得以賊善良，而姦慝者不得以敗倫理，故民亦畏威革面不敢爲惡，❸以苟免於刑罰。❹然無所羞愧，則其爲惡之心未亡也。德、禮者，所以出治之本。而德，

❶「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實」。
❷「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善」。
❸「不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而」字。
❹「於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聖人生知安行，理義大本無所事學。❹然聖人之心則未嘗自以爲聖而無事於學也。故自童年以往，亦與人同其學，而況乎古今事變、❺名物制度之詳，非由學不可得，所以有問禮於老聃、問樂於萇弘等類。但自常人視之若緩，而聖人爲之則甚篤切；常人費心力之苦，而聖人則胸中明朗，隨所在莫不至極而無容吾力。❻此所以爲聖人之學，而非常情之謂也。

聖人因吾之有是學也，於是即身立又禮之本，乃吾躬行之所實得者，若孝悌忠信之類是也；禮，則制度品節，❶若冠昏喪祭之儀是也。以己德先率之，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矣，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，則明禮以齊一之，俾之周旋浹洽、良心日萌，自將愧恥於不善，而又有以格至於善也。

是四者，功用之不同，而皆不可以偏廢。若專務德禮而不用政刑，則徒善不足以爲政；專用政刑而不務德禮，❷則又徒法不能以自行。然其本末表裏，亦當有輕重之别，末以飭乎外者在所輕，而本以淑乎内者尤當加隆，而不可一日已焉。此又講明治道者所當知也。

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學，❸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

❶「品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❷「禮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化」。
❸「有」，原脱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論語》原文補。
❹「大本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❺「乎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❻「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至」。

法以示學者，❶凡爲進道之序有六等，非全無其實而姑爲是空言之誘也。

其必十五而志於學者，古者八歲入小學，至十五成童，而後入大學。志者，心之所之之謂。向於《大學》之道，正所以求之而致其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脩身之功也。志乎此，則念在此，必欲至其地，而無作輟退轉之慮矣。

又積十五年之久，至三十而後能立。謂有以自立于斯道之中，已踐及實地而卓然無所跛倚。所守者固，而不爲事物摇奪，如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是也。至是，則物格知至而意誠、心正、身脩，蓋已實得之在己而無所事乎志矣。

又積十年之久，至四十而後不惑。凡於事事物物之所當然，大如君當止仁、臣當止敬、父當止慈、子當止孝之類，小如坐當如尸、立當如齊、視當思明、聽當思聰之類，皆洞識其綱條品節之實，❷而一無所疑。至此，則豁然如大明中覩萬象，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乎守矣。

又積十年之久，至五十而後知天命。天命，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于物者。蓋專以理言，而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。如君之所以當仁、臣之所以當敬、父之所以當慈、子之所以當孝、坐之所以當如尸、立之所以當如齊、視之所以當思明、聽之所以當思聰之類，皆天之命我而非人之所爲者。吾皆知其根原所自來，無復遁情。至此，則所知者又極其精，而不惑又不足

❶「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心」。
❷「品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節目」。

以言之矣。

又積十年之久，至六十而後耳順。聲纔入心即通，是非判然，更不待少致思而後得其理。❶纔容少思而後得，則是內與外有相扞格違逆，而不得謂之順矣。如夫子聞《滄浪之歌》，即悟自侮自伐之義，是其順之證也。至此，則所知者又至熟而絶無人力矣，❷即《中庸》所謂「不思而得」處也。自不惑至此，三節皆以知言，乃明睿日進無疆之事，與志學、而立時之所謂知，趣味迥不同矣。

又積十年之久，至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至此，則心體瑩徹，純是天理，渾爲一物。凡日用間一隨吾意欲之所之，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。聲即爲律，身即爲度。所謂道心常爲此身之主，而人心一聽命矣。即《中庸》所謂「不勉而中」地位也。

總而言之，志學所以造道也，而立所以成德也，自不惑知命而耳順，則義精之至也。從心所欲不踰矩，則仁熟之極也。在夫子，豈果有六者等級積累而然哉？❸亦因己之近似者以自名，欲學者以是爲準則，使之優游涵泳而無躐等之過，❹日就月將而無半途之廢爾。

然立志之始，苟所學者一差而非聖人之正學，則自後節節從而差，雖用功之勤，亦決不復有所謂立與不惑、知命、耳順、從心矣。或始焉得其正，而所謂立之

❶「思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者」。
❸「有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是」字。
❹「使」，乾隆本作「得」。

一關有未能徹，則又將若何而能不惑、知命？若何而能耳順、從心哉？是則志學之初，正聖愚二路之所由分，尤學者之所當致謹而立之爲地，又植本固址之所在，❶尤學者所當用力也。

果能於是二節路脈不差而根址深固，❷則自此而上，❸惟不倦以終之。雖有四節之高，皆可從容造詣而無所阻矣。又何聖人之不可至哉？然則學聖人者所宜盡心而無忽焉。❹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八終

❶「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根」。
❷「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如」。
❸「上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❹「宜盡心而無忽焉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九

講　義《易》

原　畫

伏羲作《易》，根原備見於先天一圖。世傳是圖出於邵康節，以爲得之陳希夷、穆伯長而來，而其實，固已具於《繫辭》傳「易有太極」章，及《説卦》傳「天地定位」章矣。

蓋昔者伏羲仰觀俯察，灼見夫陰陽二氣錯綜流行，生生而不窮，於是作書以配之，而名之曰「易」，取其有交易、變易之義。今按《繫辭》傳攷之，所謂「太極」云者，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，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。蓋兆於萬古無極之前，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，立於天地萬物之表，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也。

自其始之「動而生陽、靜而生陰」也，以陰陽有奇偶之數，故畫一奇以象陽，畫一偶以象陰，而爲一畫者二，是謂「太極生兩儀」，其位則陽先而陰後，其數則陽一而陰二。

於兩儀之上，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，是謂「兩儀生四象」。太陽位乎一而含數九，以奇，圓一而圍三，三各一奇，參天而爲三，本體畫奇，通所從生位一奇，乃三其圍三而得之也。少陰位乎二而含數八，以偶，方一而圍四，四合二偶，兩地而爲二，本體一畫偶一畫奇，通所從生位一奇，乃一其圍四、兩其圍三而得之也。少陽位

乎三而含數七，以本體一畫奇一畫偶，通所從生位一偶，乃一其圍三、兩其圍四而得之也。太陰位乎四而含數六，以本體二畫偶，通所從生位一偶，乃三其圍四而得之也。

於四象之上，又各生一奇一偶，而爲三畫者八，於是三才略具而八卦之名立，是謂「四象生八卦」。其位則乾一、兑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，而謂之經卦。

於八卦之上，又各生一奇一偶，而爲四畫者十六，是八卦復爲太極而復生兩儀。於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，而爲五畫者三十二，是八卦之兩儀復生四象。於五畫之上，又各生一奇一偶，而爲六畫者六十四，則兼三才而兩之，是八卦之四象復生八卦，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謂之重卦。是於乾一、兑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之上，復以乾一、兑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者，循序而重加之也。

故始自重乾以及夬、大有、大壯、小畜、需、大畜、泰八卦，則爲乾一之所生。次自履、兑、睽、歸妹、中孚、節、損、臨八卦，則爲兑二之所生。次自同人、革、離、豐、家人、既濟、賁、明夷八卦，則爲離三之所生。次自無妄、隨、噬嗑、震、益、屯、頤、復八卦，則爲震四之所生。次自姤、大過、鼎、恒、巽、井、蠱、升八卦，則爲巽五之所生。次自訟、困、未濟、解、渙、坎、蒙、師八卦，則爲坎六之所生。次自遯、咸、旅、小過、漸、蹇、艮、謙八卦，則爲艮七之所生。次自否、萃、晉、豫、觀、比、剥，以終於重坤，則爲坤八之所生。次第相承，條理不紊，由本而榦，由榦而枝，皆其勢之所自然而不容已，特假聖人之手以畫之，而非人力所能安排布置者。

自八卦之立，即具六十四卦，而非八卦之後旋生六十四卦之成，即是八卦，而非六十四卦之外復有八卦也。

就中平分之爲兩截，而按《説卦》對待之位，相接爲圓圖，則虚中者爲太極，自内而外，第一畫分爲兩儀，則陽儀居左，陰儀居右。第二畫分爲四象，則太陽居左之前，少陰居左之後，少陽居右之前，太陰居右之後。第三畫分爲八卦，則乾一兑二居左之前，離三震四居左之後，巽五坎六居右之前，艮七坤八居右之後。第四畫至第六畫，則八卦乘八卦而六十四卦，整整成列。

在乾一位之中，内之八乾實不離乎一乾而爲貞；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而重乾復居乾一位之一。在兑二位之中，内之八兑實不離乎一兑而爲貞；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而重兑復居兑二位之二。在離三位之中，内之八離實不離乎一離而爲貞；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而重離復居離三位之三。在震四位之中，内之八震實不離乎一震而爲貞；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而重震復居震四位之四。在巽五位之中，内之八巽實不離乎一巽而爲貞；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而重巽復居巽五位之五。在坎六位之中，❶内之八坎實不離乎一坎而爲貞；❷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❸而重坎復居坎六位之六。❹在艮七位之中，内之八艮實不離乎

❶「之中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
❷「内之八坎實不離乎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
❸「爲悔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
❹「而重坎復居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
一艮而爲貞；❶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而重艮復居艮七位之七。❷在坤八位之中，内之八坤實不離乎一坤而爲貞；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，而重坤復居坤八位之八。

自外而内，❸第一畫則一陰一陽相間，第二畫則二陰二陽相間，第三畫則四陰四陽相間，第四畫則八陰八陽相間，第五畫則十六陰十六陽相間，第六畫則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相間。

統而言之，則左者皆爲陽、右者皆爲陰，而各有界分。故自復至乾，❹凡百一十二陽而又有八十陰者，陽中之陰也。自姤至坤，凡百一十二陰而又有八十陽者，陰中之陽也。迭而言之，則陽往交陰、陰往交陽，而互爲其根，故陽在陽中陽順行，陽在陰中則逆行，陰在陰中陰順行，陰在陽中則逆行。

即卦氣流行之序而言之，則復居子半，以應冬至一陽之生，積而二陽臨、三陽泰、四陽大壯、五陽夬。至乾居午半，而爲六陽之極，陽爲陰之父，故乾父又生長女而爲姤焉。姤居午半，以應夏至一陰之生，積而二陰遯、三陰否、四陰觀、五陰剥。至坤盡子半，而爲六陰之極，陰爲陽之母，故坤母又孕長男而爲復焉。離則盡卯中以應春分，坎則盡酉中以應秋分。

即卦一定之分而言之，❺則乾居南、坤

❶「實不離乎一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❷「居艮七位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❸「自外而内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❹「乾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❺「即」，原作「耶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居北，以應天地闢闔，而辨上下之位，是謂天地定位。離居東、坎居西，以應日月出入，而列左右之門，是謂水火不相射。艮居西北、兑居東南，以應山高西北、澤傾東南，是謂山澤通氣。震居東北、巽居西南，以應雷啓羣蟄、風養萬物，是謂雷風相薄。無非與造化自然之易相脗合，於以教民占筮揲蓍、布卦以斷吉凶。

每一卦之中，其變又各六十四，蓋有變易無窮之用也。是乃所以通天下之志，定天下之業而妙開物成務之道也。

原　辭

伏羲之《易》本無文字，始於乾而終於坤，每卦惟有六畫而已。蓋是時太朴未散、世質民淳，凡有動作，莫識是非利害，因即陰陽逆順消息之大分而示之，使占者於是玩焉以決吉凶，而不至於迷茫爾。是乃首闢渾淪，其爲旨蓋甚坦易明直，而非有淵微玄妙之意也。

降及中古，民僞日滋，易道微矣。文王於羑里中爲斯世患，乃取伏羲之《易》而衍之。既改八卦之位，以乾居西北、坤居西南，退處不用之地，而任六子以爲天地用。離居南、坎居北、震居東、兑居西、巽居東南、艮居東北，所謂「帝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，致役乎坤，説言乎兑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言乎艮」。❶是謂後天之學。又以六

❶「成言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及《易·説卦》傳原文訂補。

十四卦之序，❶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，❷若今所傳之序是也。於每卦之下，又總提卦義而繫之象辭，以斷一卦之吉凶，若「乾，元亨利貞」之類是也。大概亦惟以明民之占，❸然已非伏羲之舊矣。

周公繼志述事，於逐卦之下，又分别爻義，❹而繫之爻辭，以斷六爻之吉凶。若「初九，潛龍勿用」之類是也。隨事丁寧，始爲纖悉，於文王占法抑加密矣。❺以文字始著於文王、周公，因謂之《周易》。❻又以簡帙重大，分爲上下經兩篇。❼上經止坎離，而下經首咸恒，條理昭晰已如星日。

迨周之衰，淫于術數而易道復不明矣，孔子乃黜八索而作十翼以贊之。曰《彖》上傳、曰《彖》下傳，所以釋文王所繫彖上下經爻之辭，若「大哉乾元」以下等是也。曰《象》上傳、曰《象》下傳，所以釋伏羲卦之上下兩象，若「天行健」等類，及周公所繫兩象六爻之辭，若「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」等類是也。曰《繫辭》上傳、曰《繫辭》下傳，所以述文王、周公所繫卦爻辭之傳，而通論一經之大體。上自「天尊地卑」以下，下自「八卦成列」以下是也。曰《文言》傳，所以申言乾坤

❶「以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「之序」，原殘缺，今據清鈔乙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次第」。

❷「始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「而終於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❸「之序是也」至「明民之占」四十五字，原闕，今據清鈔甲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之序是也。於晦朔陰陽交泰之卦繫乾坤三象辭，列六十四卦之吉凶。若『乾，元亨利貞』之類是也。大概亦惟以陰陽相占」。

❹「志述事」至「卦之下又分」，原殘缺，今據清鈔甲本訂補。

❺「於文王」，原殘缺，今據清鈔甲本訂補。

❻「謂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謂」。

❼「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二」。

彖象之旨而爲諸卦之例，若「元者，善之長」以下是也。曰《説卦》傳，所以詳其所未盡之意，若「昔者聖人之作易也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」以下是也。曰《序卦》傳，所以序其先後，若「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」以下是也。❶曰《雜卦》傳，所以錯雜而言之，若「乾剛坤柔，比樂師憂」以下是也。是十篇者，亦無非推廣圖象卦爻之藴，以著明羲文周公之法。然專以理義發明占意，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，以求免於凶咎，校之羲、文、周公之舊，雖其爲言縱横反覆、窮深極微，與初旨已大相異，而其所以爲理，則實不越乎圖象卦爻之中，而非從外得；實不離乎天道人事之常，而非可以詭異過求也。

自秦以來，書幸全於遺燼，道則晦而不章。卑者泥於窮象數而穿鑿附會，爲災異之流；高者溺於談性命而支離放蕩，爲虚無之歸。

至我朝程子，蓋深病焉，於是作傳以明之，一掃諸儒之陋見，而專即日用事物之著，發明人心天理之實，奥旨宏綱昭然在目，視孔子所發又加詳且明焉。學者於是始知《易》爲人事切近之書，而云爲踐履，可以無所往而不在是也。

然《易》之起原於象數，自象數之既形，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，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。《易》之作本於占筮，自占筮之既立，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内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。此正程子所謂「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」者，若偏于象占而不該夫理義，則孔子之意泯；一於理義而不及乎象占，則羲、文、周

❶「生」，原作「盈」，今據乾隆本及《序卦傳》原文改。

公之心，亦幾乎息矣。此朱文公《本義》之書作，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，以明作《易》根原之所自來，一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爲智巧之私，❶又復古經傳次序，❷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，遞相解釋，❸而惟占法之明，隨人取決而無偏辭之滯，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刮精明，依然涵萃於其中，本末精粗兼該具舉，近以補程《傳》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，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，至是又益周備，而易道之盛，於此無餘藴矣。

學者當因是書，各就四聖一賢本義消詳，❹果能知其因時設教，所以爲心者蓋並行而不相悖，然後於易學可進，而《易》書之廣大悉備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始可與提綱張目，徧觀而盡識，至所謂「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者，其根原脈絡歸宿，皆由是其可通乎！

原旨

列禦寇曰：「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見氣也；太初者，氣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質之始也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，故曰渾淪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。」此異端之説，非儒者之所宜言。自唐孔氏引之爲疏義，而後之學《易》者遂祖之。吁！是

❶「人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❷「復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❸「書之」至「解釋」八字，原殘缺，今據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❹「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「消」，乾隆本作「精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稍」。

豈羲、文、周、孔四聖之旨哉？

蓋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本就陰陽而取名。以陰陽交錯而理流行，❶不容以一定拘，故以「易」命之。其爲字，從日從月，亦陰陽之謂也。而其所以爲義，則代換變易之稱，即生生之謂者。不惟天地造化之爲然，而在書之爲蓍卦辭義及人事之理，莫不皆然也。

今以造化而言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復靜；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。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。子月，六陰極而退於上也，而一陽復生於下焉；午月，六陽極而退於上也，而一陰復生於下焉。晝，陽之盛也，而陰已生於午焉；夜，陰之盛也，而陽已生於子焉。其代換有如此者。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。自元而亨，亨而利，利而貞，貞而復元。自春而夏，夏而秋，秋而冬，冬而復春。一闔一闢，一消一息，循環而無端，周流而不窮。其變化有如此者。即所謂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」者是也。

在書之所謂卦者而言，自一奇一偶而爲兩儀，加倍而爲四象，又加倍而爲八卦，又加倍而爲六十四卦。陽奇交乎陰，陰耦交乎陽，互相參錯而成。其代換有如此者。自乾至泰，由一乾而變；自履至臨，由一兑而變；自同人至明夷，由一離而變；自無妄至復，由一震而變；自姤至升，由一巽而變；自訟至師，由一坎而變；自遯至謙，由一艮而變；自否至坤，由一坤而變。其變化有如此者。即所謂「聖人之作易也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」者是也。

以蓍而言，自一變所歸，有奇偶而爲兩

❶「理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儀，自三變奇偶有多少而爲四象，至十八變而後卦成，則亦不外乎四十九策，更互分合往來而爲之。其代換有如此者。或得一爻而變，或得二爻而變，或得三爻而變，或得四爻而變，或得五爻而變，或得六爻而變，六十四卦能變之所之。❶其變化有如此者。即所謂「四營而成易」者是也。

以辭義而言，或剛上而柔下，常、蠱。❷或柔上而剛下，咸。或内健而外順，泰。或内柔而外剛，否。或柔進而上行，鼎。或剛自外來，而爲主於内，无妄。或柔外而文剛，❸或剛上而文柔。❹賁。其代換有如此者。卦各隨時爲義不同，如《泰》：君子道長、小人道消之時，則其進爲亨，吉。❺《否》：小人道長、君子道消之時，則其進爲不利。而六爻於其中，又各隨位取義不一。如《泰》之初九：羣陽始進，則「拔茅茹，征，吉」；九二：以剛中爲主信，❻任則治泰之道，「得尚于中行」。九三：泰將極而過乎中，則以「艱貞」爲戒。六四：泰已極而入乎陰類，則以「翩翩其鄰」爲警。六五：爲泰主能，任九二，成治泰之功，則有「帝乙歸妹」之「祉」。上六：泰極而復否，則有「城復于隍」之「吝」。凡卦爻之例皆然，其變換有如此者。即所謂「六爻之義易以貢」者是也。

在人事之理而廣推之，凡日用動静、語默、屈伸、進退、大小、粗精、隱顯等類應一切相對待者，皆莫不各有陰陽分屬，如張忠

❶「能」，乾隆本作「惟」。
❷「常」，即「恒」，避宋真宗趙恒諱改。諸本無此字。
❸「外」，乾隆本作「來」。
❹「或」，乾隆本作「分」。
❺「亨吉」，乾隆本作「吉亨」。
❻「主」，原作「五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清鈔乙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立」。

定公所謂「公事未判者屬陽，已判者屬陰」，二端常相因相禪而無窮。雖極千條萬緒之不齊，而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參錯於其間，惟當與之相爲流通爾。方其成己爲仁、成物爲智，則仁主內而智主外矣。及學不厭爲智、教不倦爲仁，則又智主內而仁主外焉。方其義以爲質、禮以行之，則義主先而禮主後矣。及修禮以耕之、陳義以種之，則又禮主先而義主後焉。其代換有如此者。當揖遜則揖遜，當征伐則征伐，當與賢則與賢，當與子則與子。在禹稷之地則當出，在顔子之地則當處，在曾子之地則當去，在子思之地則當守。在三仁之地，當去者去，當奴者奴，當死者死；在孔子之地，可仕則仕，可止則止，可久則久，可速則速。於鄉黨則當恂恂，於朝廷則當便便，與上大夫言則當誾誾，與下大夫言則當侃侃。而皆不可以一律定焉。其變化有如此者。即所謂《易》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者是也，而總皆不離乎陰陽之所爲也。

此聖人於《繫辭》傳，必曰：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高卑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静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」所以取造化陰陽之實，與卦爻無二致也。又曰：「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」又所以即卦爻陰陽之旨，與天地人同一揆也。故莊周謂：「《易》以道陰陽。」亦窺見乎此矣。

然合而言之，所謂「太極」者，常流行通貫，皆無不在焉。在造化，則陰陽二氣之中，各具一太極。在書，則六十四卦之中，每象每爻亦各具一太極也。四十九策之中，每揲每變亦各具一太極也。在人事千

條萬緒之中，無小無大，又無不各具一太極也。即所謂「易有太極」及「三極之道」也。故占者於此，必各隨卦爻陰陽奇偶與太極周流以決吉凶悔吝之幾，而不滯於一隅，如程子所謂「隨時變易以從道」。聖人有聖人之用，賢人有賢人之用，衆人有衆人之用，學者有學者之用，君有君用，臣有臣用，無所不通。若拘於一，則三百八十四爻但爲三百八十四事而止也。

在學者之學《易》，必平心以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如筮者之筮事，每虛心以觀其變而玩其占，於逐位之下，視陰陽消息盈虛以察其所值之時。❶又於逐爻之中，視剛柔進退偏正以攷其所主之義，使萬理粲然一定，如森如列，脈絡不亂而分毫不差，然後能體之在我，而動静無非易。於寂然不動之時，則合萬殊爲一本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，常昭融於方寸間。及感而遂通之際，則散一本爲萬殊，而縱横曲直莫非太極大用之所流行，又何有一物之不會于極哉？

故曰：「化而裁之存乎變，推而行之存乎通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。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」至是，則羲、文、周、孔之傳，始知其真不吾欺矣。

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

此《象傳》之辭，夫子所以釋伏羲之卦象也。夫乾六畫純陽，上下皆乾，爲重乾之卦。陽之性健，其成象之大者曰天。天一而已，何以見其爲重義？蓋天行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之一周，今以

❶「盈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虛盈」。

行而言，則見其今日一周，而明日又一周，若重復之象焉，非至健不能也。

君子法天行之象，而必自强不息者，何也？此正夫子示人以體道之要，而非姑爲是區區之法也。蓋是道流行乎天地之間，亘古窮今無一息之停。凡天之所以爲天，運行旋轉，終古而無息者，乃與道爲體也。故盈乎天地之間，如日往則月來，寒往則暑來；星辰之回旋，風雷之鼓舞；木生而不窮，水流而不息。自元而亨，亨而利，利而貞，貞而復元；自春而夏，夏而秋，秋而冬，冬而復春。凡大化流行、循環而無端者，皆與道爲體也。

而其在人，則總會於吾心，天理本體亦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，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。故孩童之良知、良能，無不愛敬；見赤子入井者，皆有怵惕、惻隱之心；見牛觳觫，則爲之不忍。嘑爾蹴爾之與，行道乞人皆有所不屑，是雖於窮凶縱欲、昏迷陷溺之極，而所謂「降衷秉彝」亦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。

惟聖人純乎天德，爲能全體之而無一息間斷，故仁則徹終始皆仁，而無一息之不仁；義則徹終始皆義，而無一息之不義；禮智則徹終始純乎禮智，而無一息之不禮智。此正所謂「至誠無息」之地，❶配天悠久無疆之境。而詠文王之詩者，有曰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」純亦不已。又曰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」又曰：「亹亹文王，令聞不已。」是文王正有以全體乎此，而與天相爲不已也。

古之聖人莫不皆然。堯舜之所以兢

❶「此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業，禹之所以克勤，湯之所以日新又新，武王所以終身佩服丹書「敬勝怠」之訓，周公所以拳拳於《無逸》之書，皆以此也。吾夫子於此素行，尤爲與天無間。其曰：「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。」又曰：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正其天行之健，雖欲已而有所不能已也。蓋嘗於川上，發「不舍晝夜」一節以示人，已爲精切矣。今此適贊重乾之象，有契於其中。是安得不爲學者一言哉？

夫道體本無窮，天德本無疆，聖心本不已。在君子，誠不可不深有以體之，而自强不息也。一事之不强，❶則天德便息於一事之下；❷一刻之不强，則天理便息于一刻之中。❸私事之一萌，❹則天理即爲私意息，而不能以自强矣。人欲之一間，則天理即爲人欲息，而不復以自强矣。夫惟卓然有清明剛健之資者，既能致知至極、有以見夫道體之所以然，又能克己凈盡、無以害乎天德之所本然，則將見志氣日强，俛焉日有孜孜不能以自息。❺如顏子之惟見其進，未見其止矣。

雖然，其所以爲存養之要者，又在主敬；而爲省察之要者，又在謹獨。蓋敬者，貫動静、一終始之功，天理之所以生生；而獨者，又幾微方動而未形之初，於是而不謹，則私欲行而天理爲之間斷矣。此又學者所當盡心也。❻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十九終

❶「强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自」字。
❷「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德」。
❹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
❺「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然」。
❻「所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

解義

視箴解

心兮本虚，

心之爲體，其中洞然，本無一物，只純是理而已。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。

應物無迹。

心，虚靈知覺，事物纔觸，即動而應，無蹤迹之可尋捉處。

操之有要，視爲之則。

人之接物，視最爲先，即此處而操存之，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。

蔽交於前，

蔽，指物欲之私而言。

其中則遷。

中，指心之體而言，即天理之謂也。物欲之蔽接於前，則心體逐之而去矣。

制之於外，以安其内。

物欲克去於外，則無以侵撓吾内，而天理寧定矣。

克己復禮，

上以一節言，此以全體言。

久而誠矣。

誠者，真實無妄之理也。克復工夫真積力久，則私欲净盡，徹表裏一於誠，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。

聽箴解

人有秉彝，本乎天性。

人均執此常道而生，其原於天之所賦，而人受之以爲性者也。

知誘物化，

知，指形氣之感而言。物欲至而知覺萌，遂爲之引去矣。化則與之相忘如一，而無彼我之間也。

遂亡其正。

正，以理言，至是則天理俱滅，而無復存矣。

卓彼先覺，

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。

知止有定。

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，即理之當然者是也。能一一知其然，則此心明徹，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，不爲之誘而化矣。

閑邪存誠，

邪者，物欲之私；誠者，天理之實。閑外邪不使之入，則所存於心者，徹表裏一於誠，純是天理之流行而仁矣。

非禮勿聽。

總結之。

言箴解

人心之動，因言以宣。

一念之動於中，或善或惡，必由言以聲之，而後見於外。

發禁躁妄，

疾而動曰躁，虛而亂曰妄。人之爲言，大概不出此二者，皆人欲之所爲也，故必

禁之。

内斯静專。

静安專一，皆天理之所存也。外不躁則内静，外不妄則内專。此二句爲一篇之關要處。

矧是樞機，

門之闢闔所係在樞，弩之張弛所係在機。人心之動有善惡，由言以宣之，而後見於外，是亦人之樞機也。

興戎出好。

言非禮，則有躁妄而起争；言以禮，則無躁妄而生愛。

吉凶榮辱，惟其所召。

興戎則凶而辱，出好則吉而榮。

傷易則誕，

易者，輕快之謂，躁則傷於易。誕者，欺誑之謂，而易中之病也。

傷煩則支。

煩者，多數之謂，妄則傷於煩。支，猶木之枝，從身之旁而逆出者，乃煩中之失也。

己肆物忤，

傷易而誕，則無有成法。在己者肆，而與物忤矣，内何復静之云？

出悖來違。

傷煩而支，則不合正理。所出者悖，而來亦違矣，内何復專之云？

非法不道，

法，謂先王之格言。

欽哉訓辭。

欽，謂敬謹，❶其出而無躁妄也。

❶「敬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謹敬」。

動箴解

哲人知幾，

幾者，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，其兆甚微。哲人心通理明，能燭於其先。

誠之於思。

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，便已知覺，而實之無妄，則天理之本然者，流行無壅矣。

志士厲行，❶

見於所行之謂行。志士激厲，❷能勇於有行。

守之於爲。

爲，事動之已著者也。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，則事亦中理而無過舉矣。

順理則裕，從欲惟危。

結上文。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，然循天理之公，則皆無餒於中，故裕。逐人欲之私，則易陷於下，故危。此正舜、跖二路之所由分，其發軔之始，尤不可以不謹之也。

造次克念，

雖急遽苟且之時，亦必誠之于思，則其涵養之功密矣。

戰兢自持。

常恐懼戒謹，守之於爲，則其操存之力篤矣。

習與性成，

習慣如自然，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。

聖賢同歸。

❶「厲」，乾隆本作「勵」。

❷「厲」，乾隆本作「勵」。

自賢入聖同一歸宿，即其止於至善之地者也。

敬齋箴解

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。

謂早起時主敬。

潛心以居，對越上帝。

謂未有事靜坐時主敬。

足容必重，手容必恭。擇地而蹈，折旋蟻封。

謂有所舉動時主敬。

出門如賓，

謂近接物時主敬。

承事如祭。

謂已應事時主敬。❶

戰戰兢兢，罔敢或易。

戰戰，謂恐懼，如敬於見賓之貌。兢兢，謂戒謹，如敬於奉祭之貌。❷

守口如瓶，

謂欲有言時主敬，無妄泄也。

防意如城。

謂欲有意時主敬，無輕動也。

洞洞屬屬，毋敢或輕。

洞洞，謂質慤，敬於言之貌。屬屬，謂專一，敬於意之貌。

不東以西，不南以北。當事而存，靡他其適。

謂心方對事時主敬，無別走作也。

勿貳以二，勿參以三。惟心惟一，❸萬變是監。

❶「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

❷「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承」。

❸「心」，朱熹《敬齋箴》原文作「精」。

謂心既寓事時主敬，❶只專在一事上也。

從事於斯，是曰持敬。動静無違，表裏交正。

謂動而應事時主乎敬，則外正矣。静而無事時主乎敬，則内正矣。

須臾有間，私欲萬端。

須臾，以時言，謂少刻有間斷不敬，則大病從此萌蘖，而私欲乘隙叢生矣。

不火而熱，

謂此心方熾於物欲之境，惡念狂燥不可制，其熱有甚於火也。

不冰而寒。

謂此心既沉於物欲之下，善端凝涸無復萌，其寒有甚於冰也。

毫釐有差，天壤易處。

毫釐，以事言，謂纖微有差失不敬，則大繆從此胚胎，而俯仰戴履變亂矣。

三綱既淪，

三綱，見《白虎通》「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」。謂一快己欲，❷而不復知有人道之大經也。

九法亦斁。

九法，即《洪範》九疇，謂一便己私，而不復顧先王之大法矣。

於乎小子，念哉敬哉！

謂主敬之功爲甚密，當常存諸念而自力也。

墨卿司戒，敢告靈臺。

謂不敬之害爲甚大，當常切諸心而致警也。

❶「時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快」，乾隆本作「縱」。

辨　論

程呂言仁之辨

程子曰：「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。主意。此言最善名狀。仁者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莫非己也。認得爲己，何所不至？若不屬己，應「莫非己」句。自與己不相干。應「認得爲己」句。如手足不仁，氣已不貫，皆不屬己。應「何所不至」句。故博施濟衆，乃聖人之功用。仁至難言，故止曰：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』欲令如是觀仁，可以得仁之體。」主意。

呂氏《克己銘》曰：「凡厥有生，均氣同體。主意。胡爲不仁？我則有己。主意。立己與物，私爲町畦。詳言己意。勝心有己。橫生，擾擾不齊。大人存誠，心見帝則。初無驕吝，即有己意。謂「吝」，則守己太固，不能與物同體。「驕」，則好勝，於己不肯與物同體。作我蟊賊。志以爲帥，氣爲卒徒。奉辭于天，誰敢侮予？方其未克，窘我室廬。婦姑勃蹊，❶己與物敵。安取厥餘？亦既克之，❷皇皇四達。無己了。洞然八荒，皆在我闥。至此，則同作一體矣。孰曰天下，不歸吾仁？痒痾疾痛，皆切吾身。同作一體內事。一日至之，莫非吾事。顏何人哉？晞之則是。❸克己工夫未肯加，吝驕有己。封閉縮如蝸。此空想像時。試於清夜深思省，剖破藩籬即大家。即「八荒在我闥」意。

❶「蹊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呂大臨《克己銘》原文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❷「亦」，原作「己」，今據《克己銘》原文及清鈔甲本改。

❸「晞」，乾隆本、四庫本作「希」。

此二段，大概甚相似而實不同。蓋程子主意以天理周流無間者爲仁，若手足痿痺，則爲不仁。呂氏主意以與物同體處爲仁，若有己，則爲不仁。惟其大綱所主既異，故其詞語曲折，往往不能相合。

如程子所謂「萬物爲一體」者，只是言其理之一爾；呂氏則實欲以己與物混同作一个體。程子視物若屬於己之切，必推吾之所欲者，流行貫注於物；呂氏則欲以己就於物而合之，必與之大同而無彼我之間。❶呂氏所謂「痒痾疾痛，皆切吾身」者，亦即是程子「認得爲己，何所不至」之意，但程子「認得爲己」相關之切，則施之無所不貫，❷故其歸宿在下面己欲立達而立達人，皆是天理流行之實事；呂氏克去有己，不與物立敵，則天下各歸吾仁中，方相關如此之切。❸然其實，天下豈能皆歸吾仁中？不過只是空想像个仁中大抵氣象如此爾。是豈孔顏當日授受精微之本旨哉？

然則程子於仁，體立而用行，在我者有所統攝而仁在內；呂氏於仁，不免有兼愛之蔽，在我者皆無所統攝而仁在外，❹所謂差之毫釐，則繆以千里者也。

張呂言仁之辨

或曰：「呂氏《克己銘》，豈非張子《西銘》之意乎？」曰：呂氏之説，蓋本張子之

❶「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此」。
❷「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而」。
❸「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間」。
❹「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意而差者也。

《西銘》之書，明道以爲乃仁之體，此亦只是言其理之一而已矣。蓋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，父乾母坤，同得天地之塞以爲體，同得天地之帥以爲性，此其理固一也。而君臣民物、親疏貴賤之有等，則其分未嘗不殊也。故君子處乎中者，必遏人欲，循天理，存心養性，不愧屋漏以立其本。然後流行是理而充之天下，推吾親親以仁民愛物，以吾之長長者及人之長，以吾之幼幼者及人之幼，使天下疲癃殘疾、惸獨鰥寡皆莫不各有以遂其分焉。是雖天下一家、中國一人，而一統之中自有萬殊，而不流於兼愛之蔽。雖人各親其親、各子其子，而萬殊之中莫非一貫，而不梏於爲我之私，此《西銘》之大旨也。是固所以爲仁之體，而義之用存焉。故伊川以爲「明理一而分殊」，可謂一言以蔽之矣。

若呂氏者，以「與物同體處爲仁」，必克去有己，不與物立敵，直以己與物實混同作一个體。只於清夜一思省之間，便剖破藩籬作一大家，洞然八荒皆在我闥，混天下同歸吾仁中。既無差等之辨，又無天理周流之實。其爲仁工夫蓋甚疏闊，❶於我殊無主宰。是豈《西銘》之旨哉？呂氏親炙張子而其差若是，然則見理不可以不真，而立言不可以不謹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終

❶「爲仁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一

辨論

太玄辨

《太玄》本爲擬《易》而作也，而又參之《易緯》以序卦氣，❶准之《太初曆》以考星度，蓋雜乎爲書而不純於《易》，❷密於數，而道則未也。

夫《易》以八爲數，而《玄》以九爲數。《易》數始於一，一重之而爲二，二重之而爲四，四重之而爲八，八重之至於六十四，而八八之數立焉。故自太極生兩儀，❸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六十四卦。玄數始於一，一轉之而爲三，三轉之而爲九，九轉之而爲二十七，二十七轉之而爲八十一，而九九之數具焉。故自一元分而爲天地人之三方，方各有三州，三其三方而爲九州；州各有三部，三其九州而爲二十七部；部各有三家，三其二十七部，而爲八十一家。

《易》以六畫成卦，而《玄》擬以方、州、部、家之四位，四位立而首成焉。自中至事爲天元二十七，自更至昆爲地元二十七，自減至養爲人元二十七，合三二十七爲八十

❶「而又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❷「爲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❸「自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曰」。

一。首以擬《易》之六十四卦，首下有辭以擬卦之《彖》。首爲有九贊以擬卦之六爻，❶九其八十一首則爲七百二十九贊，贊下有測以擬爻之《象》，爲七百二十九測。測贊之外，又有《元衝》以擬《序卦》，《元錯》以擬《雜卦》，《元數》以擬《說卦》，《元攡》、《元瑩》、《元挩》、《元圖》、《元告》以擬上下《繫》。

至於筮策，又以擬《易》之大衍虛其一而用四十有九；《玄》則虛其三而用三十有三。大衍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、坤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合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，積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；而《玄》則以天數十有八、地數十有八，合三十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以當一歲之日，積爲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配萬物之數。大衍揲以四，而《玄》則揲以三。大衍以七八九六定六爻而辨吉凶，《玄》則以七八九六定四位而別休咎，與夫三摹之擬三索、三表之擬四象，一一與《易》相准而猶以爲未也。

何氏《易緯稽覽圖》創爲卦氣之說，以爲起於中孚而終於頤，六十卦別以坎、離、震、兑四卦各主一方，卦中二十四爻各主二十四氣，❷其餘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主三百六十日。餘有五日，每日分爲八十分，合四百分，又四分日之一爲二十分，是有四百二十分。以六十卦分之，六七四十二，卦各得七分。每卦得六日七分，以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數。

而《玄》則又從而參之，始於中首以配

❶「爲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下有」。乾隆本有小註云：「疑當作每首。」

❷「二」，原作「一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改。

中孚，而終於養首以配頤，凡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。首以二贊當一日，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，又增踦贏二贊爲閏餘之數以足之。❶《太初》上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，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又無餘分，❷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又無餘分，又千五百三十九歲復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。而《玄》則又從而准之，始於中首冬至之節，初一日起牽牛一度，❸而終於養首之上九，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爲一歲，十九歲爲一章。二十七章，凡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，八十一章則三會。凡千五百三十九歲，爲一統。自子至辰、自辰至申、自申復子，凡三統九會、二百四十三章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。一章則閏分盡，一會則月食盡，❹一統則朔分盡，一元則六甲盡，與《太初曆》相應。是《玄》之爲數，密矣。

然密於其數，而道則未也。吾觀其書，有如《中》首曰：「陽氣潛萌於黃宮，信無不在其中。」而《養》首又曰：「藏心於淵，美厥靈根。」則天理始終循環無間之義，似亦察矣。然於《元攡》有曰：「其上也垂天，下也淪淵，纖也入薉，廣也包畛。其道，游冥而挹盈。」又曰：「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；因循無革，天下之理得之謂德；理生昆群，兼愛之謂仁；列敵度宜之謂義。」又未能根極乎理義之大本，而不免乎老墨之指歸，於《易》

❶「爲閏餘之數以足」，原殘缺或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清鈔乙本「閏」作「所」。

❷「分後千五百三」六字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❸「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❹「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分」。

之宏綱大義，亦何所發明哉？

況乎以周配復、以戾配睽、以上配升、以差配小過、以童配蒙、以增配益、以達配泰、以從配隨、以進配晉、以釋配解、以樂配豫、以爭配訟、以更配革、以斷配夬、以裝配旅、以衆配師、以親配比、以盛配大有、以居配家人、以竈配鼎、以大配豐、以逃配遯、以永配常、❶以度配節、以減配損、以聚配萃、以飾配賁、以視配觀、以晦配明夷、以窮配困、以割配剥、以止配艮、以成配既濟、以失配大過、以難配蹇、以養配頤，徒區區爲字訓之模倣，而復拘拘于句法之循襲。

《易》曰：「幽贊神明而生蓍。」而《玄》則曰：「昆侖天地而産蓍。」《易》曰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覩。」而《玄》則曰：「風識虎，雲知龍，賢人作而萬類同。」《易》曰：「闢户謂之乾，闔户謂之坤。」而《玄》則曰：「闔天謂之宇，闢宇謂之宙。」《易》曰：「乾確然示人易，坤隤然示人簡。」而《玄》則曰：「天宙然示人神，地他然示人明。」《易》之「元亨利貞」，萬化之原也，「故君子行此四者，曰：乾，元亨利貞」；而《玄》配之以「君子能此五者，❷曰罔、直、蒙、酋、冥」。愚不知罔直蒙酋冥，於元亨利貞之義，何得哉？

《易》之陰陽、剛柔、仁義，三才之本也。故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」；而《玄》配之以「立天之經曰陰與陽，形地之緯曰縱與横，表人之行曰晦與明」。愚不知縱横晦明，於剛柔仁義之旨何有哉？

❶「常」即「恒」，避宋真宗趙恒諱改。
❷「能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能行」。

其他效「爲天、爲圜」等語，則有「爲雷、爲鼓」之辭。效「革去故、鼎取新」等語，則有「更造新、常因故」之説。效十三卦所取，則有衣裳圭璧捝擬之論。若此之類，不可勝數，而於《易》道，初無一補。前不足以發往聖之心，而後不足以開來哲之耳目。子思氏之《中庸》、孟軻氏之七篇，所以與堯、孔心傳千載若合符契者，何嘗必爲如是之配倣哉？

抑又多爲誇張自贊之語，曰：「知陰知陽、知止知行、知晦知明者，惟玄乎！」又曰：「曉天下之瞑瞑，瑩天下之晦晦者，惟玄乎！」又曰：「夫《玄》，卓然示人遠矣！曠然開人大矣！淵然引人深矣！渺然絶人眇矣！」殊非聖賢氣象。此當時如劉歆者，所以有「空自苦覆醬瓿」之譏，而近世如東坡、如伊川，所以謂其「道不足取」與「屋上架屋」之誚，是雖侯芭之受、桓譚之傳、張衡比之五經、陸續推之爲聖人、宋衷之訓詁、范望之解釋、王涯之纂述、司馬温公之作書與擬類，皆隨己之好，而終不足以厭服千萬世學者同然之見也。

潛虚辨

《潛虚》本爲擬《玄》而作也。《玄》之數九而《虚》之數十。凡九者，❶取三才相乘之數，而十者取五行生成之數也。

温公之自序曰：「萬物皆祖於虚，生於氣，氣以成體，體以受性，性以辨名，名以立行，行以俟命。故其爲書也，有氣、體、性、名、行、命之別。」

❶「凡」，原作「九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其意蓋曰：萬物之始，未有兆眹之謂虚，此即一元之未形。所以表是而出之，以爲物之祖，以擬《玄》之所以爲「玄」，而命其書曰「虚」。

自天一生水於北，而地六成之。地二生火於南，而天七成之。天三生木於東，而地八成之。地四生金於西，而天九成之。天五生土於中，而地十成之。於是乎五行之氣流行乎天地之間，故虚于水之一，則命之曰原；而六則命之曰委。火之二則命之曰熒，而七則命之曰焱。木之三則命之曰本，而八則命之曰末。金之四則命之曰丱，而九則命之曰刃。土之五則命之曰基，而十則命之曰冢。

自有是五行之氣也，而後生萬物而爲之體，故《虚》以是一原、二熒、三本、四丱、五基，與夫六委、七焱、八末、九刃、十冢者，隨其序迭，分左右而偶之。自上一次二，而下至於十等爲五十五體，以應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人之象，而周五行生成五十有五之數。

自夫物之有是體也，而後性具於其中，隨其體而有純駁之不齊，故《虚》於五生數偶五生數，曰水火木金土而爲生純之性五。於五成數偶五成數，亦曰水火木金土而爲成純之性五十。純之外其次降一，則自二至六偶五生數、自七至一偶五成數，皆曰火木金土水。又其次降二，則自三至七偶五生數、自八至二偶五成數，皆曰木金土水火。又其次降三，則自四至八偶五生數、自九至三偶五成數，皆曰金土水火木。又其次降四，則自五至九偶五生數、自十至四偶五成數，皆曰土水火木金。合四降有四十，是爲生成之錯，最後於五生數偶五生數，復

得水火木金土之序，是爲五配之性，以合五十有五體，而性備矣。

自夫物之有是性也，而後爲之名以別之，故《虚》於一與一偶則名之曰元，以爲物之始。而中於齊，終於餘。謂元、裒、齊、散、餘五者，形之運也。自是而次，柔、剛、雍、昧、昭，則性之分也；容、言、慮、聆、覿，則動之官也；繇、懠、得、罹、耽，則情之詸也；歬、郤、庸、妥、蠹，❶則事之變也；訒、宜、忱、喆、戞，則德之塗也；特、偶、暱、續、考，則家之綱也；范、徒、醜、隸、林，則國之紀也；禋、準、資、賓、戫，則政之務也；斆、乂、積、育、聲，❷則功之具也；興、痡、泯、造、隆，則業之著也。凡五十五名，秩然有序。

於是乎又爲之行以文之。凡五十五行，行下有辭以述行之意，自初至上，凡七變。變下有解，以釋變之義，于是乎又爲蓍法以占之。以五行相乘，五其五爲二十五。又以三才乘之，三其二十五爲七十五策。虚其五而用七十，揲之以十而觀其餘，以斷吉凶。元、齊、餘三行無變，❸皆不占。其他五十二行，初上亦不占，而惟占其中之五變，然後以俟命焉。

氣、體、性、名、行、命備而書以全，雖若別爲一家，而大概與《玄》相準。《虚》之二數之相偶，則以擬《玄》之四位之迭畫。《虚》之五十五行，則以擬《玄》之八十一首。《虚》之七變，則以擬《玄》之九贊。《虚》之七解則以擬《玄》之九測。《虚》之虚五，則

❶「蠹」，司馬光《潛虚》（清知不足齋叢書本，下同）作「蠢」。

❷「積」，《潛虚》作「績」。

❸「三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以擬《玄》之虛三。《虛》之揲十，則以擬《玄》之揲七。《玄》以冬至之氣始於中，而《虛》則以冬至之氣始於元。《玄》有七百二十九贊，以當期三百六十四日有半，而又有踦贏之贊二；《虛》則有三百六十四變，以當期三百六十四日，而又有元、齊、餘不變之行三。《玄》以後世有子雲者必好《玄》，《虛》亦以後世有君實者必好《虛》。一一模倣，要之俱不足以有補于《易》。是亦工于其數而道則未也。

夫性者，人所稟于天以生之理，蓋生生之所以爲主而非氣形而下者，今其言曰「體以受性」，又曰「形然後性」，則性在於氣形之後矣。性之本體純粹至善，萬物一原而非有不齊之品也。今其言以柔剛雍昧昭爲性之分，則是止論氣之稟，而非性之謂矣。

其學已不識大本，而其他又多爲艱奧之辭以文淺近之理，而所謂虛者，即不能免乎老氏之歸，❶於聖賢之心傳大義要旨，亦將何所發明哉？胡不移是心，以講明羲、文、周、孔之《易》，上以發前藴，中以洗吾心，而下以開後學？胡爲亦區區空自苦而復效雄之贅也？❷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一終

❶「不能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補。清鈔甲本作「不」。

❷「苦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補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二

書

答廖帥子晦一

某前者《與點説》拜呈，伏承批誨詳委，甚荷警策之勤。然愚意更有欲講者，敢一披露，以求正誨。

竊謂此章之旨，未可容易讀過。夫子所以喟然發歎而深與者，是豈淺淺見解？學者須看得表裏净盡，方有實益。程子以點爲已見大意，有堯舜氣象，而與夫子老安少懷、使萬物莫不各遂其性之志同。此其爲義已精且備，但其言引而不發。如《集注》，乃是即程子之意而發明之。其緊要却只在「見日用之間，莫非天理流行之妙」句上，此正是就根源説來，❶而志之所以然者，可謂至精實、至明白矣。會得此意，則曾點氣象洒落從容，優爲堯舜事業，方識得端的落着，❷不是鑿空杜撰。而夫子所以深與、程子所以發明，并三子所不及之旨，並洞見底裏，會同一源。

但此意，乍看亦甚微而難著。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窺一線，而口筆屢形容不出。至丙辰秋，因感嚴説大故遺闕，❸忽躍如於中，遂發此一段以記之。只是推廣程子及《集注》之意，而不敢有加焉。似覺如水到

❶「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原」。
❷「落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着落」。
❸「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段」。

船浮，不至甚有慳澁處，而夫子曾點當日之意味，亦覺洋洋如在目前。以是自信常存於中，而日用應接，亦覺有洒然得力處多，所以奉而質諸長者。今承來教縷縷，大概排抑根原底意而深主嚴説，似於《集注》未合。

夫所謂根原來底，❶只是以天理言之，看理至於知天始定。此亦不過下學中「致知格物」一節事，而所致所格者，要有歸着至到云耳。蓋致知力行正學者並進之功，真能知則真能行，知行俱到，正所以爲上達實見之地，自不相妨，恐未可偏抑。而但如來教，只務理會此不必理會彼，而彼自在裏許，忽然自達，恐差之多也。如嚴説者，全篇大旨只謂「直到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」。又曰：「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，無入而不自得。」又曰：「須自所樂中出，方做得聖賢事業。」此只説得《集注》所謂「洒落從容」以下底意，❷乃涵養成後之效也。其所以如此者，端由向前有造理之功，洞見得天理流行日用間無處不是，故涵泳乎其中，即身見在便是樂地，❸更無他念耳。以此意推廣之，❹何處不是此理之妙？何處不是此理之樂？故雖堯舜事業巍巍蕩蕩，其作處亦不過只順他天理，對時育物，如此而已。此意思一同。

所以謂可優爲之，言此底即是做彼底樣爾。竊謂此意味甚博洽，此義甚縝密，最是聖賢喫緊處。若無此，則冥然養个甚？而亦安能恁地清明自得，從容洒落？所樂

❶「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源」。
❷「意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❹「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理」。

樂个甚？而於聖賢事業，亦將從何處有縫罅可入手哉？嚴説正闕此。愚所以不敢依阿徇情，而有向前「根原説不著」之斷，亦何嫌于分别？恐不得一衮以道徹上下、貫本末，爲此彼，此各是一義也。

理在事中。理，形而上；事，形而下。三子只見物不見理。嚴説未説到理，鄙説正所以發明點於日用事物上見得件件都是理，於形而下處見得一一都是形而上之妙，又非語上遺下、語理遺物之謂也。

况嚴説又全無下學次第，❶如來教所謂「與堯舜有天下，不與者無間」。惟此一條云者，正與嚴説同。聖人所與之意，決不徒然止此。若但止此，則意滯而不圓，非惟不徹古人心，而於自身又無受用實益。其不騣騣成謝事去、流入佛老者，鮮矣。所謂「塗人爲禹」者，義又不同，亦不得引以爲喻也。若必論端的成个堯舜巍巍蕩蕩之功，此須窮神知化、盛德之至，有「綏斯來、動斯和」底手段方能。其中多少事在，雖顔子亦未可快許，而况於點乎？

至所謂虚見實見不同，❷而下叙顔曾所以爲實見，及以點無顔曾之功，而君子欲訥言敏行，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者，極善極善！此則日用不可少歇工夫，而鄙説亦略具於篇末矣。講之不厭其詳也，三復警竦，當切銘佩。然亦當知下學中，知與行齊頭並進。如前之云，❸不但偏靠於行，而忽造實見地也。

區區欲長者詳其是非底裏而正之，辭不覺繁千萬，乞賜斤砭，瞻仰函丈，豈勝

❶「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氏」。
❷ 下「見」字，原脱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❸「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而」。

馳情！

答廖帥子晦二

伏承録示先師別紙議論，捧讀再四，❶追感嚴訓，何戚如之。

嗚呼！自今無復得此矣。且此篇所謂「日用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」，最説得病痛緊切，乃初學之通患。如自「原此理之所自來」而下，至「便是理會此事處」，又最是説道理工夫切要處，所謂「徹上徹下緊密之功」便只在此。向來攷亭之誨，無不諄諄此意。深嫌人説顔樂與點，深惡人虚説天理人慾，每每令就實事上理會。今提出來，發得又益親切明白。❷即此便見得聖賢之學甚實，❸師門所傳甚正。而異端虚無之説，真如捕風繫影，不足以爲教矣。

某平日亦未嘗不如此體悉，未嘗輒於日用外別立意見，與實事不相干。畢竟淺學，未能偏觀盡識，所以未能全契夫道理，豈容易自以爲是？且如萬事須從一理會至百、百理會至千、一千理會至十千，乃於萬事得爲透徹。縱待理會得九千九百，猶有一百未諳底裏，便欲去通論他萬物，❹亦恐成虚説妄斷。况淺學於萬分中果能窺得幾何？宜其往往有病痛在，不逃師鑒，既荷指摘，只當銘諸心腑，懇懇常切加工，凜凜常防差過，乃爲庶幾耳。

大抵許多合做底道理，散在事物而總會於吾心，離心而論事，則事無本；離事而

❶「再」，原作「載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❷「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深」。
❸「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」。
❹「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事」。

論理，則理爲虚。須于人心之中、❶日用事物之際，見得所合做底，便只是此理，一一有去處，乃爲實見。所合做底做得恰好，乃爲實踐。即此實見無復差迷，便是擇善。即此實踐更能耐久，便是固執。即此所合做底，分來便成中正仁義。即此所合做底，見定淺深輕重，便是日用枝葉。即此所合做底，淺深輕重元有自然條理縫罅，非由人力安排，便是天命根原。講此要明爲學問，存此勿害爲涵養。大概只如此而已，更不須枉去别求玄妙奇特也。

如來教别紙《問目》中分「根原」「學問」爲二事，此最大病。先師指破已明白無可説。然詳來意，終是未平于根原之論。如謂「識得根原合下底大意未是奇特，須如先生所云擇善固執、中正仁義，凡合做底道理一一實踐，方有向進工夫」，此只指根原别作一種玄妙奇特在日用事物之外，與「擇善固執、中正仁義，凡合做底道理」不相干，切恐依舊墮在先師所説病痛中，❷依舊是日用間别有一物，依舊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在應事之外，與學問爲二事。轉見刻畫支離，未有和平之益，而尤非愚者向來區區之本旨也。

來教「博文約禮」之説，愚見竊謂：博文，只是窮此合做底道理于事物而無所遺；❸約禮，只是會此合做底道理于身心而無所放。二者實相關爲一統，如所謂「擇乎中庸」、所謂「有不善未嘗不知」者，乃博文之功；所謂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」，所謂「知之未嘗復行」者，乃約禮之事。

❶「人」，乾隆本作「吾」。
❷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
❸「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昧」。

又如「克己復禮」則「請問其目」，乃博文之屬；「請事斯語」，乃約禮之屬。初非判然不相交涉，而其所謂「中庸」、所謂「善」、所謂「復禮」，其實又只是所合做底道理也。

別紙又謂：「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，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説持守。」此説固然。然亦須知韓公只是優于彼而欠于此爾。不可謂只就身心上講説持守，更不必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，而便自能了得治國平天下也。

所答「死生」精潔明快，❶甚省發人，最宜玩味。祭文極荷點竄，然「金聲玉振」之説，乃假借以形容先師之學集諸儒之大成，所以接上文論學而云。竊謂正使得著，非孟子所以形容孔子全德之謂也，言雖同而旨有異。青藍寒冰，異色而同根，異氣而同源，此亦猶賢於堯舜之意，乃以立教之功言，所以以「倍功」之語承之，非謂其道之有優劣也。「遊其門者莫繼其志」，指當時見知者言。「誦其書者莫追其蹤」，❷指後來聞知者言。皆非敢貶剥前輩，欲直辭以見程子之後，莫有正得其傳，而獨吾先師得其宗，亦不容於婉遜也。❸然此等皆非容諸生私斷，自有萬世公論在。若「根本之立」，此乃先師大有警策之辭，首尾一套相關，非褒揚之語。然既蒙摘出有涉嫌疑，不必道亦可也。

愚竊所病者淺陋，口筆不相應，一時姑少叙其哀慕之情，大概亦然。而亦煞有形容不出處，吾長者乃過稱之。豈勝負愧，相望懸隔，有所懷疑，不敢不請質。然區區尺

❶「死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生死」。
❷「蹤」，原作「縱」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
❸「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以」。

緒，終不盡意。何時還過敝里，得面承謦誨數日之欸，何啻萬幸！未間向仰函丈，豈勝馳情。

答廖帥子晦三

某特蒙惠《易本義》及《卦圖》、《大學議論》，甚荷誨督不棄，銘佩何已！

某向者庚申春首，自考亭傳《本義》來，前列諸圖，如伏羲八卦方位，乾一在左方之上，兑二次之，離三又次之，而震四居其下，巽五居右方之上，坎六次之，艮七又次之，而坤八居其下，❶與今所刊《本義》正同，但其中無「太極」字。伏羲六十四卦方位，左自乾一至震四，右自巽五至坤八，亦依前八卦方位。而正南之中注夏至午中，正北之中注冬至子中，正東之中注春分卯中，正西之中注秋分酉中。外無六十四卦名，而内爲方圖，與《啓蒙》全同。竊謂此爲定本，更不可易。

今不必證諸他，只以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」畫爲圓圖，則太極渾然居中，❷陽儀象居左，陰儀象居右，而八經卦粲然不待人力安排，而乾一、兑二、離三、震四自然列於左，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自然列於右。又因而重之，八位之上各序以八，❸爲六十四。如榦生枝，而榦體豈移？❹玩其象，則重乾居南盡午中，爲陽極；而姤之一陰又接生於中，爲夏至；重坤居北盡子中，爲陰極；而復之一陽又接生

❶「居」，原作「卦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乾隆本作「列」。
❷「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而」。
❸「位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卦」。
❹「豈」，乾隆本作「不」。

于中，爲冬至。皆自然與造化契合，非是伏羲私巧撰造。

若校之《啓蒙》，八卦圖以乾一居正南、坤八居正北，則爲蹉進了。只做得八重卦方位，而亦少偏不甚全。正恐昔日攷之未精，而今不從之。

若今所刊《本義》六十四卦方位，以乾一八卦居東南、兑二八卦居正東，又蹉退了，不合自然之位。且以復居北之初隅、姤居南之初隅，則是十一月節氣便爲冬至，而五月節氣便爲夏至矣。又無方布，與《圖》後説不相應，爲悮無疑。書坊所貨《六經圖》，❶有先天象圖位次，❷恰如此，注出康節，未必果康節，胡本其出此歟？後别换一版者，位次却是，而亦少有未當。如其中方布無卦名，亦可以證圓布之不必注卦名，其八卦界處須有小竪畫以别之。又須注「乾一、兑二」等字於本位之中，及「冬至子中」等語於本方之中，一如《啓蒙》乃善。

《大學》之疑，只須平心熟玩本文之意，所謂「知止」至「能得」二段，只是因上文「止於至善」一語，而推明其所以然也。「知止」是知其至善所當止之地，「能得」是得其至善所當止之地而實止之也。自「知止」至「能得」，只是一事，❸地步相去非甚相懸，只如「知命」至「耳順」、「知至」至「意誠」之類。定、静、安、慮四節，只是就此一事中間細破，非如心正、身修、家齊、國治等界限功夫之爲闊也。

「止」以物言，是事物所當止之地，便即所謂「至善」處。「定」以理言，物既知所止，

❶「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賣」。
❷「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序」。
❸「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亦」。

則方寸之間皆有定理而無他矣。「有」字亦有力，是我有之也。「静」以心言，理既有定，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，❶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静矣。「安」以身言，心既能静，則身之所處無入而不自得，樂、約、夷、險皆無所擇而能安矣。「慮」以應于事而言，身既能安，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，或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，❷自能精于慮而不錯亂矣。「得」以實諸己而言，❸事既能慮，則動必中節，而所當止之地，所謂「至善」處，❹吾乃實得而止之不移矣。

其間名義若相類，而界分之辨則甚明；❺主意各有屬，而次序所續則甚密。雖其言本爲「止於至善」而發，❻而實所以推原上文「明明德」者之「止於至善」，❼必知「明明德」之所當止如是，而後能得所止。「新民」者之「止於至善」，❽必知新民之所當止如是，而後能得所止，其下文又所以詳之。❾「格物」、「致知」、「誠意」、「正心」、「脩身」，即所以「明明德」之條目也。❿「齊家」、「治

❶「外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他」。
❷上「吾」字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
❸「實諸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補。《四庫》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實乎」。
❹「至善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❺「分之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❻「本爲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❼「於至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❽「者之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❾「其下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❿「明明德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
國」、「平天下」，即所以「新民」之條目也。❶「格物致知」，❷所以求知至善所當止之地，自「誠意」至「平天下」，所以求得夫至善所當止之地而止之也。❸至於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到，❹知果至而無一知之不盡，❺則於天下之事，所謂至善所當止者，❻皆灼然有以知之矣。

由是而往，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，❼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存，身極其修而無一物之或偏，❽則「明明德」者之得「止於至善」，有以爲「新民」之準矣。❾家極其齊而無一儀之或忒，國極其治而無一事之或僨，天下極其平而無一民之失所，則「新民」者之得「止於至善」，有以著「明明德」之效矣。前後脈絡相貫分明如此，則此一段者，實一篇之總攝。今若不紬繹此脈絡，而必欲與後段牽聯配合爲一例求之，則有不通者矣。

如來書謂「知止是知至之事」，固也。謂「有定是意誠之事」，則「定」以見理之不易而言，「誠」以發意之無妄而言，自不侔矣。又注「意既實，則事有定理」，亦恐可疑。蓋事有定理而後意必實，意實則理益定，非意實而后有定理也。謂「能静是心正

❶「也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❷「格物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❸「所以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❹「無一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❺「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見」。
❻「所謂」，原殘缺，今據清鈔甲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理皆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凡爲」。
❼「其誠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
❽「其修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「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動」。
❾「爲新」，原殘缺，今據清鈔甲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立新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爲斯」。

之事」，則静止於不爲物動而已，而正則體用明達也。謂「能安是身脩之事」，則安止于處不擇地而已，而脩則克治粹密也。曰誠曰正曰脩，蓋皆以全體言之；而曰定曰静曰安，乃是發明一義云爾。謂「能慮，則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無所不管矣；能得，則家齊國治天下平，各得其所止矣」。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固當研諸慮，然日用萬事皆然而近或不審也；家齊國治天下平，固各得所止，然特新民之止而内有所遺也。要之，非本文之旨，牽强未合費力，縱宛轉湊合得，只是抝理義以就經文，而不因經文以發理義，殊乏怡然氣象。昔日先生最嫌人如此而讀書，要在理會裏面大義精藴，亦初不在於此。

來書又謂「傳釋『知止』，只指君臣父子國人交之所止，而不及其他」。此姑舉其凡例，而非謂至善只在此也。《章句》因謂「推類以盡其餘」，乃所以足其義矣。大抵凡天下萬事萬物，莫不各有所當止之處，所當止者非他，只是事物中一箇恰好不易處，大如君止仁、臣止敬、父止慈、子止孝之類；小如坐如尸，如尸即坐之所當止；立如齊，如齊即立之所當止；又如足容之重、手容之恭、視之思明、聽之思聰等類，皆是一事中所當止而即所謂「至善」處。但總而言之，必如《文王》之緝熙敬止，無非至善，然後爲得其全；必如《淇澳》之瑟、僩、赫、喧，終不可諼，與《烈文》之没世不忘，然後爲造其極爾。若疑傳於「知止」「能得」段無釋義，則《或問》固已言之。古人釋經取其略，未必如是之屑屑。而有闕文，則又安知非本有而并失之耶？[1]然究而言之，則意亦具於

[1] 「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亦」。

三章矣。臆見如此，更願高明訂之。

辨林一之動静書

動中如何有静？静中如何有動？此理天地萬物莫不皆然。

今就人心日用言，則事物未感者，静也，而知覺不昧，則静中之動也，此復之所以雷在地中而見天地之心也。事物既應者，動也，而各止其所，則動中之静也，此艮之所以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。静中之動，即直内之敬也；動中之静，即方外之義也。不敬，則其静也淪于死物，而無以存夫動之體；❶不義，則其動也與物俱靡，而無以達夫静之用。敬義夾持，間不容髮，然後吾心之靈周流該貫，而無所偏。其静也昭然，而未嘗不動；其動也肅然，而未嘗不静。常

有以爲一身之主，而日用間莫非寂然感通之妙矣。

如尊見所論動静，大概亦不相遠，但辭意有未完瑩。而其言不及心，又覺無主統，而於我似不相關。所舉總論之語，❷恐亦不必然。却覺於動静之正意有不切，而依然枝蔓牽合之病也。至于以「無極而太極」爲人生而静以上事，自原頭論，固不容有異理。然其名義亦各有攸主，恐不若隨處體察爲有力也。

蓋太極者，天地萬物所同然之理、至極無以加之名，而爲萬化之所總會而取準者也。語其精，則極天下之至精，而無有以過其精；語其神，則極天下之至神，而無有以

❶「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乎」。
❷「論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會」。

過其神。所謂「無極」云者，則又以是理之至極，而實無形象方所之可究極指定爾。具於天地萬物未形之先，而立於天地萬物已形之後。行乎天地萬物流形之内，而超乎天地萬物有形之表。故自其沖漠無眹而已渾淪完具，則謂之「無極而太極」；自其渾淪完具而固沖漠無眹，則謂之「太極本無極」。此徹上徹下之道，處處皆圓而在在皆足，非有動静之間而可以一所囿之也。

周子首「無極太極」一語於圖之端者，蓋方統原天地萬物根原之所自來，辭意平正，非偏指人而言，而亦非謂止此一截是也。如《樂記》所謂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」者，則是專就人言。其自「形既賦生」以往，至「情未感物」之初，人欲未萌，未有物以間之，❶渾是天命之全爾。明道先生於此更從而精之，謂「『人生而静』以上不容説」，是又欲即人生分上，別出氣質而説天理也。蓋性即理也，❷因生禀得名而不離乎氣也。然其初全未感物，則氣未用事，❸此理本體尚渾淪完具，凝然不動，未爲氣禀所雜，❹尚未有隙罅走失，純是天命之真，漠無形朕，故亦未容易以「性」字説。❺才立「性」字，便涉生禀而牽滯於氣，不能洒然於氣質之外，端的説得天命本然之真也。

以上云者，亦只謂「自未感物以前，至於已有生之始」云云爾。一從上説來、一從下説去，皆重在静字，其中實無異旨。但

❶「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欲」。
❷「性」，原作「情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用事」，原作「有之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乾隆本作「之有」。
❹「雜」，原作「袞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❺「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無」。

《樂記》主於未有人欲之汨，而明道主於不雜氣爲言爾，皆非離人而言天、別說未生以前事也。

今若以此中所具渾然爲人心太極之全體則可，若直指此統爲無極太極所在，則失之截定，❶非惟天地萬物所公共者偏囿於人之軀，而其一於靜而不復動，❷便與向後覺無交涉，而墮在有形氣方所域矣。❸恐又牽合糊塗之未免也。

抑《樂記》下文所謂「感」者，則對「靜」而言也。所謂「欲」者，則對「性」而言也。言其既感物而動，則人欲於是乎萌，❹雖性亦未嘗泯，而不得全謂天命之本然矣。故只曰「性之欲也」。明道下文所舉《易》語，乃借其陰陽變化者而就人言之：所謂「繼」者，則對「靜」而言也；所謂「善」者，則對「性」而言也；所謂「凡人說性」者，則對「不容說」而言也。言其繼此方感而動，則氣已行而天理流出，所謂善之端倪因有可尋，所可容說者止此而已，然已非天命本然真一之體矣。故曰：「便已不是性也。」

若太極，則其動也，亦渾然於動之中；其靜也，亦渾然於靜之中。自天地言，則天地一太極；自萬物言，則萬物又各一太極。合天地萬物言之，則體統惟一太極；專就人言，則人心全體一太極也。散於日用，則千條萬緒，又莫不確然各有一定不易之則，天然森布，不容人安排，是又各具一太極也。無適而非太極，亦無適而非無極。未

❶「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說」。
❷「復」，原作「該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乾隆本作「言」。
❸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「氣」，原作「象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乎」，乾隆本作「方」。

應不爲先，已應不爲後。合不見其餘，散不見其欠。活潑潑地，略無一毫凝滯倚着之意可影可像，是果得而截定也哉？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二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三

書

與黄寺丞直卿

某僻處南陬，與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，孤陋寡聞，惟謹守師訓而已。鄉間諸老，在師門者皆已零落；在後進輩，又絶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。惟鄰郡泉莆間，却稍有信向；相從講貫者，庶幾或有一二可望。

去歲以特試來中都，❶四方才俊所萃，有平昔同門未相識者，多得會面，然亦所造不齊，難得見明而守剛者。既而趙計院季仁拉宿書院，近三月日，頗得與諸友會聚。及道嚴陵，又爲鄭寺丞留郡庠，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。大抵世上一派禪學，❷年來頗旺於江浙間。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，❸而嚴尤甚。及聽其講説旬月後，士方多有警發，知聖門實學之所以然，而覺邪正二路之由分。亦有一二後進，未雜可教。

兹因參注，再至中都，復與季仁居處，新接見一二人，亦頗有志。畢竟先爲禪門熏染，未必果能涣然一於改聽易慮，則此道在天地間，誠可謂凜凜孤立。而邪説詖行之惑人心，乃如彼其昌熾，識者深爲之隱憂。

何時得天開日明？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，獨推吾兄是賴。聞在安慶頗得

❶「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待」。
❷「一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浮」。
❸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

行志，繼聞與時扞格而歸。世道之衰，❶仁人君子自是難於有行，❷且退處里閭，❸爲一方學者主盟，❹隨其才質而成就之，使師道之傳得以有光，❺於時亦不爲無補也。❻

與朱寺正敬之一

前丁卯冬赴省，道仙里，特拜謁文公先生祠下，感舊悽懷，不能以已。試罷回來，擬造塘石拜先生之墓、瞻山水之秀，不謂中途接先訃，狼狽奔歸，竟不克以如願。

每思前年更化之初，時事一一反正，❼而先生恩命特不舉行者，不審何謂。聞兩年來甚崇尚道學，❽上庠課試悉以命題，不審主盟者何人。向來出先生之門，立脚得住，不爲時論所變而顯達于時者，自廖漕之外，更有何人？士子中有何人立朝？行當要津者，還有其人否？如廖漕輩老學有守，最罕其匹，却置之閑散，而萃列清華者，不聞其人，恐其崇尚者，亦不免但爲虛名之舉，而實何足以爲吾道重也。❾

❶「世道之衰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世道如斯」。

❷「仁人君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「於有行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苟合」。

❸「且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故」。

❹「方學者主盟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世之宗」。

❺「之傳得以有光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訂正。清鈔甲本「傳」上有「得」字。

❻「於時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訂正。清鈔乙本「時」爲空格。乾隆本作「然亦」。

❼「事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❽「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間」。

❾「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未」。

要之，實欲崇尚，除是表出周、程三先生及吾文公先生者，並錫之公爵，而置之先聖廟顔、孟配享之列，而布其書於天下，使學者尊信鑽仰、睎慕服習，以作成人才而變化風俗，然後於道爲庶幾，而萬世公論少有愜焉爾。

然此又非常之舉，❶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去聖繼絶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」，非盛世明朝君相大有卓絶異常之識，❷不足以及此，未可以常情淺淺論也。不知將來到何時世，方克舉此一段公案以幸天下，抑又關天運存乎其間，非人力所能與也。

與朱寺正敬之二

某春間經仙里，少欵誨論，不勝欣慰。別後途中節被脚子撓，竟不克入三山與黄寺丞相聚。二月末抵家，幸爾善達皆庇之。

及繼得潮陽郭子從寄示先生《行狀》後段印本，不書姓名，想是直卿之筆。鋪叙得大意頗出，❸甚穩帖，然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安處，不知前段如何。又不得本子，如云「正統有歸」，恐只宜作「全體有在」。又如「秋霜」處，恐尚欠「温和」一節。❹又如「有功天下後世」處，恐欠「集諸儒大成」底意。又如「天文、地理、樂律、兵機等類，皆吾道中之事，自己本分著實工夫，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，止至善精微之極」底意思，所係「不可得而精粗者」，今乃結上文以「道德光明

❶「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明朝君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明君賢相」。當從。
❸「頗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❹「恐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俊偉」，如此却分析此節離爲二截，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屬。

大抵先生之教，所喫緊爲人至切至要處，最是就下學上極著工夫。❶凡上達底妙道精義，須從人事千條萬緒中串過來，極是著實，更無一點懸空底意；極是縝密，亦無一點疎闊底意。恐不必如此分開了，失其旨矣。又如碑記等文，多亦只是發明此理，不可與騷賦等文別作一等看。蓋理明義精，詣極造到，自無所往而不通，無所發而不當，非可拘拘以常迹分別也。❷

凡此等恐更當修刮純粹無病，方爲至善盡美。不審台意以爲如何？❸

與李公晦一

某在都下，爲林自知及趙計院諸士友留講貫，至七月末始出都門。八月初經嚴陵，又爲使君鄭寺丞留學中講説，不覺度兩月日。

自都下時，頗聞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，以楊慈湖、袁祭酒爲陸門上足，❹顯立要津，鼓簧其説，❺而士夫頗爲之風動。❻及來嚴陵山峽間，覺士風尤陋，全無向理義者。纔有資質美志於理義，便落在象山圈檻中。緣士人前輩有趙復齋、詹郎中者，❼

❶「最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❷「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不」。

❸「如何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何如」。

❹「袁」，原作「衣」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❺「鼓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笛鼓」。

❻「士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大」字。「風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❼「士人」，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士人」，可從。

❼「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爲此學已種下種子。趙、詹雖已爲古人，而中輩行有喻、顧二人者，又繼之護衛其教，下而少年新進遂多爲薰染。❶其學大抵全用禪家意旨，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，更不讀書窮理。而其所以爲心者，又却錯認人心指爲道心之妙，與孔孟殊宗，與周、程立敵。平時亦頗苦行，亦以道學之名自標榜鄉閭，時官多推重之，殊無一人看得破者。

自某到學，亦都來相訪，議論不合，遂各屏跡。其少年後生有可教者，未欲絶之，❷屢邀來説話。而陷溺固蔽之深，更説不入，竟亦希行疎立，❸不復相親。日間所與講貫者，只是繫籍習舉業諸生，志趣雖凡而意向未雜。聖賢要義與之明白剖析，旬日後，却多有感動警發，嘉歎歆慕，以爲平生所未聞，多有議論播在人間，得以正人心、闢邪説，邦人至是始曉然識破邪正二路之由分，知聖賢實學淵源之所自來，而覺渠諸輩都是沙門黨類，非吾徒者。其間亦接得三四後進，專心一志，有可造道成德之望。

十月初九始離嚴陵到莆，而仙遊陳憲又專書邀過書院，留與令嗣伯澡相聚。此後生甚不易得，數年來極是辨得做鑽仰工夫，甚懇切專篤，已識路脈不差，將來必大有可望者。温陵諸友甚懸望某經過，❹而未暇及者，準擬開春和暖始克辭歸。

稔聞真侯撫字之政甚切，斯民得安田里，頗有生生之樂。自三十年來，士夫不復有此念，視民端如禽獸，摧剥殘賊，不復顧恤。今乃見此仁慈惻隱之實，薰然如春風

❶「爲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不」。
❸「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各」。
❹「某」，原作「其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和氣之發育萬物，令个个有蘇醒意。千里生靈，何其幸邪！

答李公晦二

承喻，黃堂前日欲相延入學講《西銘》，固已參商無及，然亦良感其不外。但此等文字，亦須稍識路脈者，方可與警發而起其向慕之心。有如汙世流俗，舉子素顛迷於利欲而厭薄理義者。之前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，而明白其入德之門，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。非可躐等，驟與之語此而强聒之，恐未必有絲毫之實益也。

答李公晦三

所示《近思録》并林子武之説，良荷啓益。按此跋意自平正，於理無咈者。向聞先生亦曰：「四子，六經之階梯；《近思》，四子之階梯。」今子武不以爲然，乃欲讀四書，只參攷此録，使互得以發明。❶似此言者，彼只據先生已解之四書理義已明白者而云云爾。若據古四書本文，非先有得乎此録，四先生之説，則亦將從何而入？而孔孟所不傳之秘旨，亦將從何而窺測其蘊乎？況先生所解四書之説，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，而此録則四先生之要言所萃。

今令學者先讀之，使知道統之復續實有賴於四先生，而起尊敬師慕之心，然後循序漸進於孔孟之門，自當不迷其所趨，亦何疑乎？

❶「互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正」。

答李公晦四

外日承訪及臨漳諸壇壝事。此間舊只有社稷壇一所而已，自先生至，始添創風雷雨師壇二所。已將民間常用尺子，躬按遺址，畫爲圖三紙。

大抵社稷壇在郡治之坤位，以春秋社日祭。風師壇在郡治之艮位，以立春後丑日祀。雷雨師壇在郡治之辰位，以立春後申日祀。其執事者並以郡中十名內吏人充。既又借得郡中印本《淳熙編類祭祀儀式》，內有壇壝制度及禮器尺樣，❶適與民間常用之尺合。并檢先生所作《鄂州社稷風雷雨師壇記》參訂之，丈尺又不相契，未詳其如何。若非匠者製造有出入之訛，則恐先生別有所據而然邪？❷此《儀式》之書，乃朝廷頒降，年間所按以行事者，泉之公庫必亦有之，試取一閱之，可見也。

答李郎中貫之

歷陽兵來，忽辱墜翰，詞謙義重，何以克當！

竊嘗深歎：世之學者多有良資美質，可與共學適道，而又多壞以二病：一則病於安常習故，不能立志以求自拔；一則病於偏執己見，不能虛心以求真是。惟其有二病爲之梗塞，是雖有粹美近道之資，亦不免墮于固陋，而終不能以有成。須無二者

❶「器」，乾隆本作「部」。
❷「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也」。

之病，然後致知、力行之功，可以交進于其後，聖賢千言萬語，皆可以無扞格，而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皆可以次第而得之。

如高賢之資質甚美，自其立朝風節勁勁，又典刑端莊静重者言之，其立根脚已甚健，本領已甚正，胚模已甚宏矣。所欠者，特出光彩工夫。❶今其立志於聖賢門户，甚專篤，且復謙謙求益，虚懷下問，絶無有我之意，又無世學所謂二疾矣。而又如常常佩誦居敬致知之方，是又得其所以爲用功之要，其路脈已不差矣。但俛焉日有孜孜，顧何精之不可詣，而何遠之不可造哉！

諸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，❷「尊德性」、「道問學」二件。工夫固不偏廢，而所大段著力處，却多在「道問學」上。其所以爲綱條節目，見於《大學或問》所叙程子格物諸説處，須實下手做，❸便見得滋味，斷不我欺。至于融會貫通，則「卓爾」、「躍如」並在前矣。

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簡，❹偏在「尊德性」上去。先生蓋深病之，力爲之挽。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户，而不肯回。今世後進中學質美者，亦多有流入此病。可歎！高明固無此等病，亦不可不知其得失之所以然。失者看之破而照之徹，則得者守益牢而進益力矣。

前日見黄義剛録，多有與某所録相同處，彼又未及修整，多過冗濫，恐成重複。可以將倉司本即義剛卷删其同者，將所不

❶「特出」，原作「出持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❷「諸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做」，原作「故」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繁」。

同段子并削去其差冗處，❶攢聚只作一卷，如何？廷試後，某更就子善處旋借來看，或有差舛。別更得託胡仲立，附便白鹿奉聞也。

與陳寺丞師復一

某去載在都城，爲朝士輩相留講貫。區區在都城之久，頗覺兩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，由其門人有楊、袁貴顯，據要津唱之，不讀書、不窮理，專做打坐功夫，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。大抵全用禪家宗旨，❷而外面却又假託聖人之言，牽就釋意，以文蓋之，實與孔孟殊宗、與周程立敵。

慈湖纔見伊川語，便怒形於色，朋徒至私相尊號其祖師，以爲真有得堯、舜、孔子千載不傳之正統，每昌言之，不少怍。士夫晚學見不破，❸多爲風靡。而嚴陵有詹、喻輩護法，此法尤熾。後生有志者，多落在其中。其或讀書，却讀《語孟精義》，❹而不肯讀文公《集註》；讀《中庸集解》，而不肯讀文公《章句》《或問》；讀《河南遺書》，而不肯讀《近思録》；讀周子《通書》，而不肯讀《太極圖》。而《通書》只讀白本，而不肯讀文公解本。平時類亦以道學自標榜，時官里俗多所推重，前後無一人看得破。

自某到都來，相訪議論絕不相入。凡朝夕所與講磨，只是在學習舉業諸生，❺雖識趣凡陋，而志向未雜。聖門要義，每極口

❶「子」，乾隆本作「更」。
❷「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皆」。
❸「士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大」字。
❹「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論」。
❺「舉」，原脱，今據本書卷二十四《答趙司直季仁一》補。

爲之明白剖析。旬日後，大小生徒多所感發歆慕，以爲平生所未聞，邦人至是始釋然，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，而異端曲學贓證暴露。使儒容墨行、盗名於一方者，❷不復得以遁其情。亦接得後進三四輩，專心一志，爲可望有以慰鄭侯拳拳囑望之意，亦自愜以不枉。

如南康乃濂溪、晦翁二儒宦游之邦，流風遺躅儼然如在，而豪雋遊紫陽之門者亦多。然其地鄰江西，則象山之風聲氣習，亦無不熏染於簪紳韋布之間。爲吾徒者，時或有出入焉，真是真非無復能辨，而天理人欲恐或混爲一區。則發揚先儒道德之化，主盟斯文，使邦人風動響應，粹然一於聖門實學之趨，而絕無復有詖淫邪遁之流者，❸非吾賢使君其誰歸？想下車先務，深所加意，而英才美質有依賴焉，不審白鹿洞中人物竟如何？有真篤志不雜可取者否？

又聞前政遺論以聚斂之故，則閭閻不無赤立之憂，❹仁人君子至此必深爲之動心而哀痛焉。❺于斯時也，極力撫摩，朝夕正不容緩。況今之世，橫斂毒賦隱爲民病，如久年錮疾，赤子不能言、有司不敢言者，在在有之。惟仁者爲能勇于爲民除去，而不容其或留。州閭之間所同病者，最是强梗姦慝之民，專飾虛詞健訟以撓吾善良，❻惟義者爲能深察其情狀，而痛爲之懲艾。或

❶「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大」。
❷「使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正」。「方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❸「復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閭閻」，此二字原倒，今據乾隆本乙正。
❺「深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❻「善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良善」。

長年善閉之自訟齋，使之無復逞其爪牙，❶庶乎吾民有可安生樂業之望矣。

答陳寺丞師復二

伏承誨示讀書精、誠、静三者之説，自非切己用功體察，何以及此？但來説太約，不見得主意之果爲如何。

且書之所謂精者，不知如何其精也。精者，乃純粹至極而無以加之謂。❷如致知而至於知至，則是致知之精；格物而至于物格，則是格物之精也。在讀書言，則只是研窮其理，見理真是真非端端的的、不可移易云爾。如一句以爲如此，又以爲如彼，則是一句之不精矣。如一章既達其辭，而未達其藴，則是一章之不精矣。程子謂「《論語》有讀了後全無事者」，是全未有一字之得，而草率不精之故也；「有得一兩句喜者」，是已入得一線路子開明，是一句之精也；「有知好之者」，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，而於書之大義漸精也；「有直不知手之舞、足之蹈者」，❸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，而全書之已精也。

然精亦豈容易可至哉？是用多少工夫積累而然！如顔子之博文約禮，必至于所立卓爾，然後爲精。如孔子志學，必至于不惑、知命，然後爲精。然此又以見道全體言之，非精于一書之謂也。

今謂「誠則精」者，不知如何其誠。蓋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。有以天命本然言者，若「誠者，天之道」是也；有以人事當然言

❶「之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逞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甚逞」。
❷「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❸「直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真」。

者，若「誠之者，人之道」是也；有以理言者，若「誠者，物之終始」是也；有以心言者，若「不誠無物」是也；有以德言者，若「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」是也；有以用工言者，[1]若「君子誠之爲貴」是也。不知來意所主，是以天言邪？人言邪？以理言邪？心言邪？以德言邪？用工言邪？[2]由誠而精者，于誠後又如何而精邪？

謂「静則誠」者，不知如何其静。静與動對，静是無事時，動是應事時。如「寂然不動」者是心之未發，而其静也；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者，是心之已發，而其動也。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」，是未感物時，心之所發渾然天理也；「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」，是已感物時，性之發而爲情也。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」，則其静也；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，則其動也。静者其體，而動者其用也。心不能偏於静，必有動時；亦不能偏於動，必有復静時。一動一静，循環無端。而誠則徹表裏、一終始，而貫動静者也。

今以静言誠，偏就静一邊爲主，[3]則其接物而動時，非所謂誠乎？由静而誠者，於静後又如何而誠乎？恐不免墮於釋氏之失否？[4]然則由静而誠，由誠而精，其中果有血脈相關處與否？果通而無礙與否？

想親下工夫，必深熟曲折。若只是揀數箇好字、立箇標榜，不暇計其中意旨曲折淺深可否，使之明明瑩瑩，却成疎漏，又大

[1]「工」，乾隆本作「功」。
[2]「工」，乾隆本作「功」。
[3]「就」，乾隆本作「於」。
[4]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

糊塗、大欠缺，無實下手用工夫處。文公平日所深不喜諸生之有此類者，正謂是也。

所謂「寡欲爲本」之説，信然明白，無可疑者。侍講訂相忘，不覺縷縷。未審雅意以爲如何？

答陳寺丞師復三

久不奉清表，忽承惠翰，披挹謙光，何勝感悚！

勉齋之逝可傷。終始親密師門、傳本末之備者，惟兹一人。今其已矣，誰復可依靠邪？❶爲之累日嘆息。吾黨凋零，斯道誠爲孤立。賢契有志之篤如此，只有賴其光大之功。❷

所論「讀書持敬，一時不可輟」，可謂得學之要領矣。蓋須如此用功，方有日新之望。大抵持敬，乃貫動静、徹顯微之功，所以存主此心，而森萬里之會爾。讀書又無他道，❸特不過講明此理之端的，是者真知其爲是，❹非者真知其爲非，如此而已。是二端者，固相須而相發，然非切實著功夫，❺齊頭並進，亦不足以得其趣味也。

區區每病孤陋，惟英明時有以發之，幸甚。勉齋《論語增釋》，果蒙肯來發藥，❻尤千萬之幸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三終

❶「靠」，乾隆本作「歸」。
❷「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廣」。
❸「道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奇」。當從。
❹「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會」。
❺「非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者」。
❻「發」，乾隆本作「相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四

書

答趙司直季仁一

某八月初三日抵此，即見寺丞，蒙出劄子相留在學講説，而士人新第余尉者力贊之。次日，陳宰權教又以學中衆人之狀來請，勢不能却，遂爲之留。

因慨念江西禪學一派，苗脈頗張旺于此山峽之間，❶指人心爲道心，使人終日默坐，以想像形氣之虚靈知覺者以爲大本，而不復致「道問學」一段工夫以求理氣之實。於是舉其宏綱大旨，作《講義》四篇：一曰《道學體統》，二曰《師友淵源》，三曰《用功節目》，四曰《讀書次序》。明爲之剖析，以爲後學一定之準，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説、距詖行。

講義既成，請使車初八下學，不期寺丞又值私忌并祭社，遷延到十三開講。置酒百位，與諸官及諸生均洽，蓋重其事，欲諸生留意。不期忽值補試，不行，令諸生四散。又空兩旬閑坐。此月十一方再集講起。

大抵今世士習顛迷於舉業一段骨董，殊不知聖門有大壇場、大境界。而此間尤陋，無一人置得晦翁《大學解》，間或一有焉，❷亦只是久年未定之本。如喻、顧二人，

❶ 「此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 「一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一」。

資質粹美，却落在江西窠臼中，亦極口爲之剖析，而其受病已深、立意已堅，無可轉回者。

有一二後生可喜，又却平日與相往來，陶染一習，正兹朝夕爲之解釋，未必其果能改聽易慮。外此却有一二後生，志向未雜，儘可與語，頗樂聽受。其他則在學習舉業諸生，朝夕且拘令聽講，多於背後更相告語，以爲説得明白，皆平生耳所未聞，更俟其積累通曉，看如何。

與趙司直季仁二

某在此，不覺兩月日，象山之學，因以得知其情狀來歷，前與寅仲書已詳之矣。

大抵全是禪學，象山本自光老得之，今楊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，❶以爲覺者甚多。此間九峰僧覺惠者，詹、喻、顧皆以其得道之故，與之爲朋。詹悟道時，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，❷從來如此。然則此一家學問，分明是空門宗派，曉然張無垢之徒，何暇更説吾儒道統？何暇更甚争衡堯、舜、孔、孟之傳？縱待説得精微玄妙，不過只是彌近理而大亂真、甚相似而絶不同也。

然非物格知至、理明義精者，不足以識破此。平時數輩，洋洋於閭里間，以道理自高。後進無知，多爲熏染，落在圈檻中。闔郡又無一人看得破，皆以爲頂上一格人。胡伯量到此講説，亦看之不破。

自某到後，對當人分上，既各逐一與之明白剖析。有後生染其學而來見者，又極

❶「來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往來」。
❷「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受」。

與詳細分別路頭。及開講後，又時或與大小諸生説破其是非邪正，根源來歷已自曉然分明，❶無復遁情，邦人始知其判然爲二路之分。

後進中，亦有省覺象山而願學周程、喜來扣擊者。雖只數輩傳法沙門陷溺至深，痛護祖印如護命，不能割舍轉回，然其心腸肝肺中正贓證病根，已被拏攫出來，暴白於衆，有不可得而掩者。是雖無風動響應之效，而其所以正人心、闢邪説、距詖行，以遏方來已説之衝，而開後來無窮之新進者，其爲補亦不淺矣。

與趙司直季仁三

載伯話別次，道及節夫已求書爲四明之行，此子可謂狂妄矣。聞之深爲嘆惜。前日相聚許多時，凡有議論，渠多不入，意只以守槎溪之言自爲足了。又殊無扣擊，無因與劇談痛論。❷今流而爲此舉，乃是於聖賢門户中，元來全未有少知味處，❸故以爲緩而不在急，蓋無可扣擊者。因覺相聚間泛泛地徒飲食，忽聚忽散，亦不濟事。須是帶一兩件切要書去，不必以道自遜，須舉兩三段道義與衆講貫，明白剖析，如此則每聚每有益於後生。有不能問及未知所向者，皆可以有補。渠館地在何處？今一書早與救正，見三十二卷。不及封，望爲封達之。

載伯又説：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。豈

❶「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原」。
❷「痛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趣」。

可强著書？亦豈可强尊所學？❶大抵全是禪家宗旨，無一字與孔孟合。假如推尊之極，亦不過《傳燈録》上添一位爾。若説去聖五百年，得其傳者惟象山，但越見其魍魎無忌憚之甚，爲後世一大笑也。

前日寅仲書中，❷有謂「口頭儘説得，筆下儘寫得，恐亦只是看他不破」而云耳。孟子「知言」地位，自非物格知至、理明義精者不能，非可容易及也。如看他不破，初亦何害？只恐被他引去，則爲害之大者。然與之周旋浹洽，亦安能保其決不爲之引去耶？此又在諸賢所當深自戒也。

與趙司直季仁四❸

去冬棘寺之聚，❹情理優渥，豈勝銘佩！春首判袂南歸，而台旌又榮赴桂陽藩屏之除，❺相去日遠。一自閏月得楊卿書，道及尊契陛辭之劄，一絶和好，一奬忠義，誠爲大公至正之論，竊深敬仰。

四月初，忽傳邸報，又聞遭論罷桂陽之命，爲之怪訝，不知已交篆得幾時，或尚在道未至邪？司人物之柄者，率然而予，率然而奪，何其兒戲若此？

可見世道之衰，仁人君子難於行志，動輒與時相忤。惟在我者，苟内省無疚，雖百厄其何傷？且冷處高卧以看兒戲，却於餘暇温習舊學，以爲異日大施設之地，亦自有

❶「豈可强著書亦豈可强尊」，乾隆本作「書豈可强著，師豈可强尊」。
❷「中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答」。
❹「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年」。
❺「旌」，乾隆本作「車」。

無窮之益，爲一樂也。諒高趣遠識，必不爲之芥蔕也。

與嚴守鄭寺丞一

某伏蒙喻及講説，此乃與人爲善之美意。區區淺陋，義亦不容固辭。竊惟開發後進，初不在于辭説之多。假如將一件書全部講説，聽者遂不復致思，亦無進益，反成長人怠惰之心，不若只明指其切要路脈，❶使有志者依此尋求，却有日新不已之功。

某今欲將學問大要處，❷作講義四篇。已立題目：一曰《道學體統》、二曰《師友淵源》、三曰《用工節目》、❸四曰《讀書次序》，以應嘉命。若果蒙開允，則退去脩治其詞，午間乞遣一筆吏爲寫講義册子就，明日乞使車下學，❹集諸生一講，因得午後登舟，趕及同行，庶幾行途有所相依。若蹉過此，則後去獨歸，途中勢孤，極爲不便，伏丐台照。❺

與鄭寺丞二

日外拜違，過蒙頒賸。至水次，繼辱誨翰，拳拳眷顧不已之誠，何感如之！

十一日經過壽昌航頭，鄭生聞者已伺候于道左。❻扣其所學來歷，平日惟在婺女呂氏家塾，從王深源爲學，却好觀周、程、

❶「明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指明」。
❷「今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欲令」。
❸「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功」。
❹「學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乞」。
❻「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右」。

朱、吕之書，不曾交惹象山，但於書詞，不識郡中諸人學問之是非，而偶及之爾。及得某書，❶大有警省，特爲留一日半并兩夜，與之欵洽，曾用工夫頗有扣擊。年方二十六，趨向甚正。且言諸人之病，謂「其平時以道自尊，無一人看得破，被長者説破情狀，不直一錢，聲價頓減，❷所以魂消魄沮，不復來相親」。斯言亦不易見得到此也。

大抵此一種學問，不止是竊禪家一二，乃全用禪家意旨，與孔孟殊宗。但孔孟爲歷代宗崇已極，❸立之廟學已定，不可貶剥，遂托其言以文。❹蓋其學欲以儒名家，其實乃牽聖言以就釋意，實爲釋家者流。於儒家事業初無絲髮之補，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内省處相近，而亦大故疎闊簡率，❺於儒家淵源趣味實迥然不同。特不過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。❻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、精微嚴密之旨，彼烏足以知之？而況含糊不明理之蔽。

其流弊，必至于錯認人欲作天理。如亟戰殺母以爲忠，忘君事讐以爲義。導學者于綱淪法斁之域而不自知，乃嚻然欲以是而争衡孔孟千載不傳之緒，亦可謂無知之甚。奈近日兩浙間，此學頗旺，緣有貴顯者倡之，後進見不破，樂於徑捷，隨而風靡，識者蓋深憂焉。

玆者幸獲憑藉威尊發揚德音，極爲之剖析，是是非非界分已瞭然明白，雖彼數輩

❶「書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詞」字。
❷「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身」。
❸「已」，乾隆本作「至」。
❹「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故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段」。
❻「象」，原作「相」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陷溺之深已不可轉移，而在學大小諸生及邦人在外之有志者，頗多有感動警發，已識邪正二路之由分，而知聖門實學，不迷其所向，有以正人心、闢邪説、距詖行。

於其間，又接得四人，若張應霆、朱右、李𤼵、❶鄭聞者，專心篤志，爲理義之歸。而四人之中，鄭與張又已識路脈不差，有可造道成德之望。且因以種聖學于一方，尤非細事，是雖區區勞費唇吻之劇，而不自以爲悔也。

答黄先之

某八月初經嚴陵，不意爲使君及邦人挽留，❷在人情事勢，❸有不容峻拒而走者。遂將《大學》《論語》及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大節目難曉處，都講了。

喻丈者，舊雖造師門，而後却爲象山之學。象山學全用禪家宗旨，本自佛照傳來，教人惟終日静坐以求本心，而其所以爲心者，却錯認形體之靈者以爲天理之妙，謂此物光輝燦爛，萬善皆吾固有，❹都只是此一物，只名號不同，但静坐求得之，便爲悟道，便安然行將去，更不復作格物一段工夫去窮究其理，❺恐辨説愈紛而愈惑。此正告子「生之謂性」、佛氏「作用是性」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」之説，❻乃即舜之所謂人心者，而非道心之謂也。是乃指氣爲理，指人心爲道

❶「𤼵」，同「登」，本書卷三十二《與鄭行之》作「發」。康熙本作「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奔」，清鈔乙本作「菴」。
❷「使」，原作「史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勢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理」。
❹「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我」。
❺「不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必」字。
❻「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物」。

心，都混雜無別了。既源頭本領差錯，其於聖賢經書言語，只是謾將來文蓋名家，❶多牽合己意，不究本旨端的，與孔孟實相背馳，分明是吾道之賊，只向日張無垢之徒。

楊慈湖爲陸門上足，專佩服《孔叢子》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」一句，❷作《己易》四千餘言，只發揮此意，無一句是。此間詹郎中，亦號陸門上足。趙復齋舊雖來往師門，後亦從此學。今都下士夫，多溺此學者，皆緣以其學簡易徑捷，見之不破，誤陷其中而不自覺。此邦緣有人唱此苗脈，士之有志者多爲薰染。長者有顧平甫，少者有邵生甲、王生震。既落此圈檻，❸意趣議論全别，更無一字相入。又却偏執自是，無可救正轉移者。

學中所與講貫，只是係籍大小諸生，每日會聚講説，❹必詳悉爲之剖析。聽者無不嘆羨其明白，皆以爲平生所未聞，多有感動警發者。邦人至是始曉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。下縣傳講義去，亦多有興起者。

其間亦接得三數人，專心篤志爲理義之歸，無雜念，爲可望爾。是雖無風動響應之效，而其所以正人心、闢邪説、距詖行，于此邦所補亦不淺矣。

答潘謙之

某忝同門之末，曩嘗竊窺問目，久願切磨。南北參商無由會合，高山景行，日勤仰止。昨忽承華緘，先施披味，如奉面教。

❶「名」，乾隆本作「自」。
❷「服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在」。
❹「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叙」。

顧惟先師文公已遠，有大疑義無從質正。黄寺丞近又不起，失此良友，心傳本末誰與講明？道在斯世凛乎可憂，兹正吾徒所當用力交相勉焉，日有孜孜爲死戰計，而不容有半途之弛者也。

然嘗竊謂：聖賢學問，無過明吾心身之理而已。❶所以爲理者，又非可悠悠泛泛、若存若亡、半間半界，須是見得親切端的，見善真如好好色，見惡真如惡惡臭，然後於切己爲得力，而在我有受用處。到凡遇事，直如鏌鋣著物，❷一觸便成兩片，無復有騎墻不决之態，❸蓋必如此而後爲分明洒落。每深病其未能造此，正有賴於高明鞭策之功，賢者以爲何如？

答徐居甫

所諭家居爲俗務所縈，此非吾徒所宜病也。

日用萬事莫非天理所當然，而人道所不容不然。吾於其間但順以應之，奉天命而共厥職爾。何者爲當務，而何者爲俗務耶？纔以俗言，便理與事判，易生厭射，而不自覺其墮於清寂之境矣。故以流俗爲病則可，而通人事爲俗則未可。

雅意以爲如何？

❶「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我」。
❷「直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真」。
❸「墻」，原作「穡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改。

答蔡廷傑一

陳生來，忽承教墨，❶豈勝皇恐！以令嗣之資甚朴茂，❷而性亦開通，又加以過庭日親嚴明正大之訓，❸何患其無有造道成德之望？

但後生晚學始進發軔之初，亦未可便責以必須知味、必須踐實，且當循循誘之，馳入此路來便不迷其所趨。凡所合當先聞底切要嘉言善行，且須逐旋一一説與之知；凡所合當先讀底切要諸書，且須逐件一一令講究過。要耳目聞見常是此事，心志念慮常在此途，勿過急而迫，勿太弛而忘。

至于日積月累，漸摩涵泳之久，一旦自能不覺忽然有警省處，至是，然後其中喜悦方可有趣味，不惟喜之，而又愛之、嗜之，蓋不待爲之鞭辟，而駸駸自不能以止矣。所謂「優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饜而飫之，使自趨之」之道也。

答蔡廷傑二

所喻庭訓多爲舉業之分，❹此無足怪者。時王之法，以此爲尚。生今之世，未能絶俗高飛遠引，安能舍此？自是人家子弟，常事所當習者。

但要之聖賢學問，則此等伎倆工夫虚浮無根，誠有病乎聖賢正大之意；而聖賢

---

❶「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翰」。
❷「嗣」，原作「似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」。
❹「喻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諭」。「庭」，原作「廷」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學問，實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。蓋理義明，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，燁然從肺腑中流出，自切人情、當物理，爲天下之至文，而非常情所及者。

故學者亦不必以此分厭憚，在平居暇日，[1]當知本末輕重立課程爾。如卓卓有志者，只依程子「月中十日」之說，自不爲慊；或未能然者，每日但分一半工夫，亦可無相妨。惟遲之日積月累之後，至於有得趣味，則必自知賓主，而勇往不可禦矣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四終

[1] 「在」，清鈔甲本置於下句「當」字下，似可從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五

書

答郭子從一

去秋承惠書，并碑記文字一封、議論一卷，未及奉報。便來再蒙教翰，❶并書籍二封，重疊皇恐。

某區區庸陋，皓首無成。師容日遠，索居閩底，與同門朋友又不相親，❷無可切磨。而鄉間士習又陋，❸不似仙里崇尚此學，故後進絶無登門問津者。丁丑歲，因特試久留中都，❹同門未曾相識者多得會面，四方英儁寓輦下，及朝行志向之美者，亦多得相聚講貫。此番參注，朝士稍稍聞知，又多遣子弟聽講，❺至相挽留依戀，幾不得脱身歸者。

頗覺中都士夫却多有尊德樂道之風，但年來象山之學，亦頗旺于江浙間。❻其爲説全用禪家「作用是性」一意爲宗主，而牽聖言皮膚枝葉以文之。不窮理、不讀書，專静坐澄心，自以爲涵養本源，真有得堯、舜、周、孔千載不傳之秘旨。其實詖淫邪遁，與周、孔背馳，無一相合，蓋真吾道之賊。後

❶「便」，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使」。當從。
❷「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見」。
❸「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❹「特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待」。
❺「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各」。
❻「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望」。

生晚學看不破，多先入其說；朝之貴顯者，亦多墮其圈穽而不自知。❶

兩年在彼，頗極爲之剖析是非邪正。其偏執固陋不肯回者，置之不足恤；或所染未深，因有警發而知所歸向者亦衆。❷如仙鄉姚安道，亦象山之學，此後生妙齡美質，志向甚佳，頗勁勁自立。但學無師友淵源，只壁角鑿空杜撰，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，先蠱其心。初榮歸經過，一見之頃，亦未詳其爲如此。次年過温陵結親，直造家講論，意旨殊扞格不相入。繼而自温陵貽一書，頗自張皇，説道理自是自專，而其矜驕褊迫、狠憤不平之氣，甚盛溢于豪楮間，已知其非遠器矣。自後相見，以其聲臭不同之故，❸更不復與講論。

如《祠堂記》，亦只是後生時文之見。捉摸所謂物格知至、意誠心正、身脩家齊、國治天下平者，無日不講之，乃揀極至之語爲形容，以此爲一篇關紐處而主意焉，❹其實乃大病所在。蓋聖賢正誼不謀利、明道不計功，平時拳拳教人篤于下學，只是做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底工夫，何嘗躐等使遽造于物格知至、意誠心正身脩之地，而安享其效？至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則又在于身已脩而充之爾，非素無本領可以雜然妄進其極也。

繼又以「敬」之一説，强牽挽附麗于其後，❺意義殊不相屬。外日温陵會次，亦説

❶「圈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穽圈」。
❷「亦衆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❸「以」，原脱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❹「篇」，原作「偏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❺「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
破此病與之知，❶未必當其意也。使其享年，學老而成，亦不過只成就得一箇拗爾，無足多道。

每嘗竊嘆世之學者，最難得美質。質既美，又難得有志焉。幸而質與志俱美，而所學又不得門路，無以成其質而達其志，竟亦何美之有焉！因是益覺伊川所謂三不幸之説，誠爲不易至論，可敬可服。

林賢良《草範》之書，極荷承教。此亦英才美質、度越流俗者，恨不遇明師，學無本源，用心良苦，與子雲《太玄》、温公《潛虚》、後周衛元嵩之《元包》同一律，皆無加損于《易》。後世聖道不明，而英才美質無所成就、枉入偏曲者，何可勝計邪？

仙鄉多同門老成，想時有切磨之樂。前年，道間遇潮人，説及謝教有《書解》自刊行，❷未悉是自著？❸是編集？因一書求之，未蒙回答，更仗吾友求本示及爲幸。

蓋《書》之爲經，最爲切于人事日用之常，惜先師只解得三篇，❹不及全解，竟爲千古之恨。自先師去後，學者又多專門。蔡仲默、林子武皆有《書解》，聞皆各自爲一家。昨過建陽，亦見子武《中庸解》，以《書》相參爲説，中間分章，有改易文公舊處。過温陵，又見知契傳得蔡伯静《易解》，大概訓詁依《本義》，而逐字分析又太細碎，及大義則與《本義》不同，多涉玄妙，終不能脱莊列之習。豈真知《易》之所以爲《易》？良可嘆矣。

❶「病」，乾隆本作「而」。

❷「刊行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❸「悉」，原作「委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❹「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講」。

直卿去年過南康，太守陳寺丞邀到白鹿洞，講乾九三、坤六二，傳得本相似舉子時文牽挽之態，發二爻大義本旨殊不出。中間詞語又多病，復不見所以爲乾坤之變處。今録去，漫一觀。直卿在師門最久，傳得本末極爲精備，而其爲説如此，則真見之粹然者最爲難也。

《行狀》後段，必是渠筆。此篇形容得文理俱到，却穩善。所欠「温和」一節，誠如來喻。舊某《敘述》之文，亦曰：「望之儼然而可畏，即之温然而可親。其接人也，終日怡悦，熏然春風之和而可挹；事有所不可，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，又厲然而不可犯。」乃其實也。

然其間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穩處，而後面近末，説「天文、地理、樂律、兵機等，皆吾道中之事，自己本分著實工夫，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、止至善精微之極，所係不可得而精粗」者，今乃結上文以道德，却分析此，出在道德之外，離爲二截，似不相管屬，説開了。及碑記等文，多亦只是發明此理，不可與騷賦又别作一等看。此段更當脩刮，純粹無病爲善。

直卿前日在安慶，有小不合當路者之意，不欲顯然罷之，姑以大理丞召起。既在道，則使臺章彈去，而畀以祠禄，非誠有召對之命，得以從容于辭受進退之義也。

答郭子從二

所論先天順逆之説，太泥，左旋右轉相滚雜，終竟未瑩。據《説卦》本語，自古無人曉得字義。直至康節先天之學，始説得出，而《啓蒙》《本義》復用其説而詳之，已甚明

白矣。

如圓圖之左方，自有乾一而後有兑二、離三、震四相次而生，而卦氣則自震之初爲冬至，離、兑之中爲春分，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，皆是順數其已生之卦而言，如順天而左旋，故曰：「數往者順。」

其右方，自有巽五而後有坎六、艮七、坤八相次而生，而卦氣則自巽之初爲夏至，坎、艮之中爲秋分，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，是皆逆數其未生之卦而言，如逆天而右行，故曰：「知來者逆。」

然推原《易》之所作，乃從乾一、兑二、離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相次而生，然後成六十四卦焉。故曰：「《易》逆數也。」

凡此所謂逆順，其主意只是已生未生爲別，而康節引天左右旋爲譬，亦各就兩邊言之耳。今不必拘諸家之説，只管分別如何是左旋、如何是右轉，愈見礙也。

乾九三、坤六二所云云，須要見得兩爻本義端的不可移易處。九三以陽居剛，健而又健，爲健之至，故有「終日乾乾」之象。以其不中，故又有「夕惕」「厲」之戒。然所以至健而乾乾者爲何事，聖人于《文言》申之以「進德修業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；知終終之，可與存義」。大要不過致知、力行兩盡其道而已。是迺所以爲健而又健之實也。

六二以陰居柔，順而又順之至，❶且居中得正，純粹無偏，故有直方之象。然所以至順而直方者爲何事，聖人於《文言》申之以「敬以直内，義以方外」。大要不過順守

❶「之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爲順」二字。

其正而已，是乃所以爲順而又順之實也。

乾坤何爲其如此不同也？乾知大始，而坤作成物。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；而坤，利牝馬之正，先迷後得。是乾能創始，又兼統其終；坤則無始，但有其終而已。

故致知非健，則事物渾淪，無以剖析是非；力行非健，則或作或輟，無以造極。二者兩盡，無一强一弱，乃剛健之至。此正聖人純亦不已之事，而顔子克己工夫，亦足以當之。坤則無致知一截事，只敬義順守于其終而已，此乃仲弓爲仁之功，視顔子大有逕庭。知乎此，則乾坤健順之辨自判矣。此等工夫義理，亦何有上下之限？而渠乃以居下爲言，未免偏滯疎闊。又止言力行一邊，❶而不及致知，一强一弱，何健之云？甚大失聖人之旨矣。

以窮理言，義又不相似。窮索乃平日之功，非裁度處事時之事也。若曰「觀理度宜」則可矣。又言「乾之德業，必本於坤之敬義」，亦有病。乾之爲乾，果有資于彼乎？❷是則聖人德業，須有待於賢者功夫而後成矣。曰：「如此，則乾獨無敬義乎？」❸曰：非也。乾之爲德業純一於誠，無表裏隱顯之間。所謂敬者，自清明如神，何有持主之迹？所謂義者，自從容洒落、迎刃而解，又何有裁度之爲乎？然人之資質不齊，學者自顧，若無清明剛健絶人之資，不能超拔爲乾之事，則莫若且用力於坤之敬義，至于真積力久而不息、無不利，則乾之德業亦可馴造矣。此又自賢入聖而合德無疆之

❶「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只」。
❷「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本」。
❸「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

地也。❶安議大義如此，高明以爲如何？

李推所作姚誌銘亦善，美質不遂，誠爲可惜。然其人已往，無足深論，姑置之。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能虛心，乃世儒之通患。惟好自專自是，則無復有進；惟不能虛心，則無可大受。前賢多能以駁雜之資轉移爲美德者，❷皆由不自是之故。先生亦嘗曰：某平生不曾自以爲是，而吾徒看道理，又須要見得真是真非端端的的，方爲切己物有得力處。不可半間半界、含含糊糊，徇人情世俗，相假借爲隱忍回互之態。不惟于道理有妨，而亦心術之大病。去年在桐城，與李推相處多時，見渠于是非白黑，大故騎墻，❸甚欠親切端的工夫。所謂「相觀而善之謂摩」，吾徒亦不可不自警勉也。

答郭子從三

承諭創行宗法，可謂勇于爲義之舉矣，不勝贊詠。且蒙以宗會樓、食燕堂之記爲囑，久未得暇。

去冬十月，因撥冗取禮經攷其法之所以然，初只欲應命一篇。然古人宗法，不可不叙其來歷與後人知之，而其中法意曲折浩博，詳言之則動傷冗長，有厭觀者；約言之則又不足發明大義，安能以警悟昏俗？❹遂併作二篇，庶幾少布露區區，以爲名家扶持禮教之助爾。

❶「德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合德」。
❷「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質」。
❸「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段」。「墻」，原作「檣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能」，原作「肯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既而成篇，只依來意所主歸之小宗爲説。而妻父再三道及「豈可無始祖」，畢竟始祖之祭，終不可得而廢之也。於是再攷所示諸文字，得見來説所謂「盛族之始，實自漳來」，此正禮之所謂別子者。若知其名字或墓地名，❶則當以爲始祖；若不記識，則不得已以其下所得知者爲之。莫是今高祖而上，所謂二郎者是否？

然所謂始祖之祭，亦無甚重難，按《家禮·祠堂》章，始祖雖親盡，而大宗猶歲率宗人一行墓祭，❷百世不改。因欲以是説，再訊取雅意之可否，而悄無鱗翼可附。今只具數端于後，惟高明裁擇焉。

答陳與叔

承手翰并謝教夏商書二册，豈勝欣慰！《女訓》之書極關世教，得真本見示爲荷。某亦嘗恨此爲世間闕典，因編《女學》之書一帙，以女、妻、婦、母、姑等分門類。纔脱藁，即爲朋友取去，已多年，亦自不能存得一净本。今感兄之書，覺節目亦切。

深竊敬仰林宰，久聞賢名，只等入郛一見而竟未能來也。傳説愛民甚篤，但亦空有仁心仁聞，而民不被其澤。蓋南邑官錢浩瀚，多是鑿空白撰。爲有司者例許人告訐，重爲科罰以充解發。今渠惡此等無名而不肯效顰，誠是也。然則無計畫可代，其勢不能舍此。若在己當之，則自斟輕重適中，民猶有分毫之賜。今凡有當科罰處，却不自當，而推與三佐官爲之，冀其罪過不已出。

❶「或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識」。

❷「猶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
然佐官藉長官之命，則肆其慘爲害益甚，❶此何異遣兵殺人，曰：❷「此兵也，非我也。」❸不思律中猶分首從輕重之別，則在己果能逃其罪乎？是本欲愛民而反爲民病，其心誠可矜，而用處不達，殊可悶。茲豈學問之當然乎？❹恨不得一會面而扣其説也。

與卓廷瑞一

某欲寓中都，凡百粗遣皆庇之。及此行，雖于進取不甚利，而因以多見賢者，其爲道義之益不淺。

自過莆見陳南康，留書院講論。其人胸懷磊落，一持正論，更無回互。因出至之所爲新作二圖并親書，囑渠刊布。一曰《天道至教圖》，❺從太極、兩儀、五行、四時、四方以至四德、五常、四端，相次排列；其一曰《天道至教圖説》，❻標出《禮記》「至教至德」一條，及「風雨霜露無非教」一條，與「仁氣義氣」一條，列於其首而爲説于其後。大意説：「君子法天從政，如風動以教民善，如雷擊以懲奸慝。便及始爲士而終爲聖，盡乎人而合乎天。」鄙見竊謂其圖是矣，其説則未能與圖相應，在我殊無本領，所謂「有用而無體」。且徒止於兩端，而造聖人天德之路，又失之急遽而太徑。陳守操筆再三，令某就圖上斫抹，曰：「朋友切磋，正

❶「慘」，原作「參」，今據康熙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暴」。
❷「曰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而」字。
❸「我也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哉」字。
❹「茲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❺「教」，乾隆本作「德」，可從。
❻「天道」，乾隆本作「聖人」，可從。

要如此。」某謂鄙見姑論其理如此爾，亦不必爲太甚也。

又出黃文思《孟子說》二十段，大概亦平正，而說「性」處所引書及韓公說，只少委曲爾，而至之有說極與辨正。又將《太極圖》來讀，其旁註潘丈說曰：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，無極也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者，太極也。」某謂無極之說是，而太極之說不相似也。大抵論愈精微，言愈易差。於至極精微之地而純乎無毫髮之差者，至爲難得，最未可以容易下筆也。

李郎中貫之，在京口亦得一日之欵。其人氣象端莊静重，最能謙虚請益。其他有同在師門而未及相識者，往往多得面會於中都，亦一幸也。

答卓廷瑞二

林仲載歸，出示二書，甚感勤拳之意。傳守仁賢，頗相親，向詢民間利病，其謙虚無我，極不易得。始見便囑以學糧事，因上利病二十條，皆學中僉謀公論，❶非一己私說。❷緣漳學糧號爲天下豐羨，數極萬餘。又累政撥田，添至千餘。二三十年來，因推官掌管無清白吏，彼人户計弊減落租數，今不登七千。又累被姦胥盗用，庾庫焦枯，諸生月分錢隔三四季無可支者。寺丞之來，邦人望之，真如大旱之望雨。始謁學日，謂教與養不可偏闕，甚有意爲之整理，

❶「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者」。
❷「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」。

因而採訪利病。及集劄子上，將謂便一一施行，立見其效，可以快邦人之望。既而閱旬月後，恬然悄然，無一語信用。

大概近弊，只在庫子吴深、推廳司屈寧二胥盜用，❶而監官受賂，力爲蔽護，然至此而情態暴露，昭昭不可揜。此用剛斷之時，吏當即就鞫，❷官當即改司，庶可整理還復。而依然待之如初，纖毫不少動，著意者姿性慈祥之太過，而剛斷之不足歟！

大抵恤民當以慈祥寬厚爲本，馭吏當以剛明果斷爲先。非所恤而恤，則爲惠姦而傷仁；當爲而不爲，則爲昧理而害義。

亦準擬旦夕更入一劄，少爲裨贊萬一，❸亦未知其從違之果如何。未信而言，聖人弗與；交淺言深，君子所戒。自反亦不能無此咎也。

答卓廷瑞三

九月間，亦得葉友仲圭書，道及夏間造李推處授室。

此子資質甚穎敏，可與適道爲可愛，而病痛之重，❹亦爲可憂。所謂「貪多欲速，而乏研精覃思之功；馳騖飛揚，而無優游涵泳之實」。誠如長者之喻。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，又別自立一家，不純用文公節度。❺如《易解》，雖訓詁細繹詳於《本義》，❻而理義要歸

❶「吴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只」。「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用」。
❷「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事」。
❸「萬一」，乾隆本作「一二」。
❹「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篤」。
❺「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能」。
❻「詳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未能遠脱王、韓、老、莊之見。❶ 而非有申明羲、文、周、孔之旨，則其所爲教者，必好躐高妙而鮮循序就實工夫，所以從游沿習之至此。

向在仙里相見，頗屢折而痛砭之。及建上再遇，却屏斂鋒鋩，俛意信向。今頗驟趨實矣。是其資質猶可與點化，病痛猶可與醫療，不固執專門偏陋之見，殊可喜。但恨隔越不復相及，恐齊人一語之傳，無以勝楚人衆説之咻，爲可嘆爾。

所喻仙里後進學者通患，誠然。但今世學者，於頹波流俗陷溺至久之中，忽知回頭去彼就此，未可以規繩矩度嚴密責之，❷ 須幸其抗志而來，且與嘉接而循循誘之，得他甘心俛首自去下功。俟其入門稍稍有見，則聖人宮墻内許多藴蓄，如千倉萬庾菽粟之富、如千箱萬篋布帛之厚、如千櫝萬匣金璧之美，❸ 便有一線路脈之可通，❹ 而知自厲以求之，鑽得一級則見又親得一級，窺得一點則察又密得一點，鑽益入而見益親，窺益到而察益密，則此身病痛自將愧覺悔悟，慄然不能以自寧，❺ 而檢點克治懇切，❻ 更不容已，自不覺其氣質變化矣。

若于始焉，遽繩之太苛，恐又沮人進道之心。彼未得趣味，且畏憚亟縮不復進，則聖人宮墻自此無可入之望，而吾道轉爲孤立，豈不大可慮哉！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五終

❶「脱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篋」。
❹「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絡」。
❺「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❻「檢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點檢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六

書

答陳伯澡一

吾友天資粹淡，最是近道。而又立志於此，曾用工夫，已識門户趨向矣。加之妙齡甚富，儘可著步。第恨去冬面會只半日，倉遽不及欵曲講論，以發高明之見爾。

閒居無良朋善友，與流俗混處，易墮得。❶人先須堅立此志，常以顔子「有爲若是」者在念而自提撕，以孟子「未免鄉人」者爲憂而自淬厲，不埋没，不退轉，然後循序用工以副之。

其爲工夫大要處，亦不過致知、力行二事而已。二者皆當齊頭著力並做，❷不是截然爲二事，先致知了然後力行，只是一套底事。真能知，則真能行。行之不力，非行之罪，皆由知之者不真切，須到見善真如好好色，見惡真如惡惡臭，然後爲知得親切而謂知之至，則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。自古聖賢喫緊爲人處皆在此。

就二者之中言之，則其最要又在格物上多著工夫。格，至也，窮至事物之理，表裏灼無遁情，如親到而見其然。如《大學或問》中程子所説「格物」諸條，則其用功次第極爲明備。

❶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
❷「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去」。

至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，又在主敬。此又是日用貫動静工夫，所以唤醒此心常存于此，惺惺不昧，然後看理不散漫而知可精，作事不差繆而行可達。

若分讀書之序，則須先《小學》以立其基址，次《大學》以提其綱領，次《論》、《孟》以玩其精微，然後會其極于《中庸》。此已詳見《大學或問》中。且就此數書用功，有疑可以書往復，俟此等工夫既做，然後會合正訂，未爲晚也。

答陳伯澡二

所示疑難册子，甚不易究索至此，大概亦多得之。其間有未合處，一一批其後，更子細體認。

大抵窮理不要高遠，只以《集註》爲本，平心看去。欲登高必自下，❶欲陟遐必自邇。❷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，且循循漸進，切問而近思，到五六番後自有見處，非只一番便可躐等，和高深玄妙都了也。

答陳伯澡三

所寄《論語疑》册子，頗見日來進學工夫。不易，不易！已據鄙見各批鑿於其下，幸更思之。❸

但看文字，非可只一番，便要鑽研都了得。聖賢精微嚴密之旨，須至于再、至于三而浹洽之，方見得趣味源源而出。

然聖門事業浩博無疆，而用功有節目，

❶「下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始」字。

❷「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遠」。「邇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始」字。

❸「思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詳」。

讀書有次序。初學入德之門，無如《大學》。此書見得古人規模節序，在諸書中爲提綱振領處，❶必先從事於此，而《論》、《孟》次之，《中庸》又次之。四書皆通，然後胸中權衡尺度分明，輕重長短毫髮不差，乃可以讀天下之書，論天下之事，於是乎井井繩繩，莫不各有條理而不紊矣。不然，泛無定準，凡所考論非有成說。今已讀《論語》，成塗轍，宜速了畢，便著力從《大學》看起。

然古者八歲入小學，十五入大學，中間有許多年植立地基，故就上發越精采，有根著。今已蹉過，無如之何。幸晦翁先生自出一家機軸，輯成《小學》之書，皆是見成義理，甚明。直日用當務，甚切要于以收放心。而養其良知、良能之本，便可補填往前欠闕而栽培後來功用，❷極有益於學者，亦不可以爲童習而忽之。常置在案頭，於朝夕之暇，或取一觀焉，則於《大學》不無所發。此在《大學或問》中，第一問之首段及末段，説之已明，須實按之用功，乃見其非虛語也。

答陳伯澡四

承惠書并《疑問》一册，見得日來用功懇切，甚不易。大概不走失，亦多有精確穩帖處。

但看文字，須專一熟玩本文正意，最不要支離牽引，愈見駁雜，晦翁平日最不喜人如此。

《論語》須以《集註》爲正，❸此書與《孟

❶「在諸書中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四字。
❷「功」，原作「切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定」。

子集註》及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章句、或問等四書，時時脩改，至屬纊而後絶筆，最爲精密。如《論語或問》之書，雖云著之丁酉間，年已高矣，後來置之不脩，未得爲成書。今細觀之，時覺有枯燥處，亦多有不穩處，亦多有失之太甚處。比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或問之書大不同，若姑借之以參訂《集註》之所未詳，則可矣，未可全按之以爲定論也。凡所講究，只專依傍《集註》爲之準的，則非惟大故省力，❶而路脈意義亦自不差矣。

「仁」字看得亦已近傍，更須熟玩，時時勿忘，須到胸中洒落、無纖毫窒礙處，則日用動静，無非此「仁」卓然呈露矣。

答陳伯澡五

所寄《雍也》冊子，講究得頗精密，又路脈認得已定不走，❷較之前冊子又大勝矣。此後已無多接續，早終之爲佳。

道雖浩浩無疆，而升高自卑，陟遐自邇。但將路脈不差，又加之不息之功，❸則循序漸進，自有可造之理，更望勉旃。

「仁」字此冊看得已稍親，不似前之泛泛。文公有《仁説》二篇，莫須已曾見否？一篇誤在《南軒文集》中，一篇近方得温陵卓丈傳來。此二篇及《克齋記》説較親切，可以此爲準則而體認之，自不差矣。

❶「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段」。「省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❷「走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失」字。可從。

❸「之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以」字。可從。

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，則寸步決不能行；若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，則有空勞望想，亦決無可至之處。

陸學從來只有「尊德性」底意思，而無「道問學」底工夫，蓋厭煩就簡、忽下趨高者，其所謂精微要歸，❶乃不過陰竊釋氏之説以爲聖人之藴，確然自立一家，牢執不可轉移，最爲害事。初學見識未定，看之不破，只當以此爲警，而何可惹著？

學者大患，最是不可先立意見横在肚裏，執之不化。若然，則中已梗塞，後來之善更不能容，是自入頭門路便已差，却更何復望其有睹於堂奥？須是虚心平玩、優柔饜飫，然後聖人之意可以有得，而步步踏實，工夫不枉矣。

答陳伯澡六

姚省元過温陵，便道見訪，得欵曲兩時辰講論。奈少年方入門庭，遽攫大名，於路脈未有定準，且復不能虚心敬信、循序致力，尚有疑乎格物工夫之爲外而且煩，又有眷乎陸氏學問之爲得而非偏。彼時隨證爲之救藥，未知其果能釋然與否。若其歸也，必再胥會，當極與之痛切剖析，使之邪正大分明白。不然，則恐亦不能保其一於聖途之適而無差也。

大抵吾儒工夫，有節目次第，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相誑眩，須從下學方可上達，須從格物致知，然後融會貫通。而知與行又不是兩截事，譬如行路，目視足履，動即相關，觸即相應。豈能相離，偏一廢一？

❶「謂」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
吾友却無此等失，然亦不可不知也。吾友致索路脈已自不差，更望亹亹加功，早畢了《論語》，即又從《大學》看起。《大學》既畢，復温《論語》，意味又别。温《論語》又畢，則基址已自稍稍立定，然後從而開廓之以《孟子》，自不復難，而亦時有洒然之意矣。續後，方以《中庸》會其歸，則聖賢藴蓄事理本末精粗深淺，皆可瞭然在目，而胸中權衡尺度，無星毫分寸之紊矣。❶至是然後可以讀天下之書、論天下之事，而皐、益、伊、傅、周、召大業，亦自不離乎其中矣。此文公先生所示學者次序，決不可移易，決非欺世誤人者。

而姚學論却不循此，兩年來先專從事於《詩》，李探花持書折之，謂其何不先從《大學》看起。姚却引聖言「興於詩」爲據，而固執其説。時併舉以講訂，某復語以文公四子之序，須著如此用工。渠有難詞。似此等意見，便與聖賢天地懸隔，若久而不改，雖曰篤志，恐散漫而不倫。❷無乃空自苦，是猶却行而望及前人，萬萬無是理。吾友其亦戒之哉！其亦勉之哉！

答陳伯澡七

《論語》看到何處？早畢之爲佳。一書既看得精，則他書亦易。山谷所謂「精于一，然後諸書則亦得其精」，正此意也。

大抵道體渾浩，非可以一蹴到。而聖門事業宏博無疆，又非窺見一斑半點所能了也。求之有次序，而入之有等級，須一一

❶「矣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❷「倫」，原作「淪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實致下學之功以體會之。但上等明睿資質，用功快易，到處從容迎刃而解，不大段勞苦。❶在尋常學者，須鋭情苦思，循序以求之，不能兀然安坐，❷望其自至。

若於四子既融會通貫，則理義大體在吾身心已有歸著，更看一二經傳，參質歷代諸史，是非得失皆粲然如燭照星列，然後可探天地之全，施諸用而無阻。此乃聖賢大業，非真篤志者不足語。此吾友進之有方矣。其幸勉之哉！

答陳伯澡八

所示《論語説》二册子，其未安處已批鑿。其所已是處，亦未可便以爲足。異時再復温繹，趣味源源又別也。講究理義，須是一日明白一日，一日簡潔一日，一日親切一日，方爲有日新之功，未可偏滯在一隅，而不之進。

所論「洒掃應對是其然，必有所以然。爲難曉」，此亦何難曉之有？蓋是其然者，洒掃應對之事也；所以然者，洒掃應對之理也。事者，人事也；理者，天理也。理不外乎事之中，而卓然于事之表，然必從事其事，節文纖悉無所不究，而後理可達也。未有不了其事，而能得其理者也。

至《大學或問》中所謂「當然之則」者，其事之理也；「所以然之故」者，即理之根源而以天所命者言之也。格物窮理，須且就當然之則處熟看。所謂當然之則，在日用應事境界，正爲要切。其節文淺深疏密、

❶「段」，原作「故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❷「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塊」。

精微曲折，有多少事在，一一見得確然定準，各有條理、不容少紊，然後就上更進一步，究其所以然之故，則自釋然於心目之間，不難曉矣。

故理義中，所以然之故者，實不難曉；而所當然之則者，最未易究。學者毋患乎不難曉者之未能曉，而患乎未易究者之未能究。曉其所不難曉者之未在所急，而究其所未易究者之最不可緩。但當循序用功，俛焉日有孜孜而已，不可忽略於此，而注意于彼也。

某向來得先師親授以「根源」二字之訓，謂「窮理須到根源處方確定」。當時在郡齋，亦未能曉。到別去後，方即其言而推詳之，有數段子去請質，即已深契師旨。❶書來印證，以爲「看得甚精密」。而廖丈不知其由，反以爲疑而立論排之，反復不置。亦感其下學篤實之助，而于原頭終未瑩，❷看理爲不盡也。今録去段子，以此例推之，亦可觸類見矣。

所喻「仁字未能釋然」，此亦不難曉。仁，只是此心天理生生之全體。天理二字，除不得；一个生字，亦除不得。只如此認定看，自直截明潔親切，其他則以此旁通曲暢，無不是矣。但欲真知而實得之，則未易能，須體於身心工夫純熟，遲之十年後，❸亦未爲晚也。

答陳伯澡九

姚省元初間經過，日議論煞不合。後

❶「旨」，原作「自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
❷「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源」。
❸「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來因便寄一書，只詳日前所論意旨，大抵皆平心講貫之辭，不意渠甚尅不得，答書來，悻悻不平之氣盈溢楮幅間，甚作怪，殊可笑。原其病在於一魁，❶容不得不知，此乃世俗軒輊事，何足道而横肚裏不化？只欲伸於人之上，而不肯屈於人之下。在吾儒真講貫義理，一點俗氣使不得，便昏了義理，不見得是非之真及裏面無窮之趣。

看來乃江西流派，確然欲自植立一門户，無可挽回者。議論殊不識深淺，輕剥儒宗，妄自尊大，欲獨步斯世。亦緣是未曾深用工夫，未見得滋味之故。若用工深、真得滋味之人，自終身竭鑽仰之力，❷俛焉日有孜孜，斃而後已。惟恐做不徹，何敢肆輕無畏？何敢率易妄措一辭？可嘆！

此學甚難，亦見真用力之難，其人謾知之，以爲警戒矣。

答陳伯澡十

某平居里閈，不曾將此理爲人説。以其非是趣味相同，言之徒爲强聒，而無益焉爾。

大抵今之讀書爲儒者，通一世皆是學舉業之人，自兒童學語，便教以屬對。❸既而少長，雖次第讀《孝經》《論》《孟》《詩》《書》經，莫非爲舉業之具。越十五成童，至於二十成人，所謂舉業語言已盈耳充腹、纏肌緻骨，❹渾是世俗一機變浮華之人矣。於

❶「魁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塊」。
❷「自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然」字。
❸「教」，原作「對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緻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徹」。

是時，而忽有能悔悟、起而從事於聖賢之域，❶而其心度意趣終是束於故習之慣，若固有之而不能忘。至于談賢論聖，乃欲以是而辨是非、斷可否，反自謂真有得乎聖賢精微嚴密之旨，不知依舊只是日前穿鑿粧綴之私，非惟不足以得理義之真，而與聖賢相背馳而去之，是亦良自誤也已。

故凡今之學者，如欲有志于聖賢之學，❷須是屏除舉業一切新奇意見，放下世俗一切人我態度，脱然一意於此，從頭逐句逐字一一子細虚心以求焉。一字亦不敢自是，而必細攷其義之的爲何訓；一句亦不敢自專，而必平玩其旨之的爲何歸。是雖無驟升頓造之功，而循序孜孜日積月累，寸便真得其爲寸，尺便真得其爲尺，進進不已，❸聖人堂奥自是亦有可造之漸矣。此是真實學問工夫，豈泛泛焉窺高躐遠、輕自大而卒無得者之所能知也。

答陳伯澡十一

相别又許久，做得甚工夫？

道理須要看得端的，不可只略略見个大意便了。是是非非須如好好色、惡惡臭，恁地真切，確然不可移易，方爲實有得于己，方始分數占在强邊，方透得《大學》「誠意」關，方到得《孟子》「居安」地位，方有牢固得力處，方駸駸日進不可禦，方可保成个人免禽獸之歸。

❶「於聖賢之域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五字。
❷「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彼」。
❸上「進」字，四庫本作「日」。

若只依希略綽、❶不解端的，是非美惡半間半界、茫然不定，在平居無事未接物時，猶未見做病，若到應接事物，忽臨大利害境界，有大可羨可嗜及可駭可懾，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，忽或墮於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矣。到此又反成大姦慝，從前許多功都掃了，不復見有分毫之益，都成枉費心力，是豈不甚可畏也？是豈不甚可戒也？

然欲到那實得端的處，非迅速用功者不能，而非悠悠度日之可得也。幸更勉之，非細事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六終

❶ 「希」，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稀」。「綽」，原作「晫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七

書

答陳伯澡一

所示「問目」二册，治行忙甚，兼年來精力覺退，目患常作，視力短，不甚耐煩。撥冗看過，據鄙見批鑿去，可詳之。

大抵讀書之法，先須逐字逐句曉其文義，❶然後通全章會其旨歸。文義、旨歸既通，然後吟哦諷誦、優柔饜飫以玩其味。其中之底蘊，虛心以察之，切身以體之，要使本章正意大義爛熟，擊其首則尾應，擊其尾則首應，逐章每每如此相續，然後意味浹洽，而聖賢精蘊可見。必至於理義昭明如在面前，一扣及之便如自胸中流出，方爲實得而謂之己物。

況如四書者，實後學求道之要津，幸文公先生註解已極精確，實自歷代諸儒百家中磨刮出來，爲後學立一定之準，一字不容易下，甚明甚簡，而涵蓄甚富，誠有以訂千古之訛，正百代之惑。今學者即此據依，不支不蔓，而直從容於聖門之入，以全其降衷秉彝爲成德之歸，非以資談柄也。

今吾子之於四書，姑只通其文義，便以爲足而自任；更不復究其中精蘊大義，便一向就枝葉皮膚、偏旁迂曲、閒慢零碎去

❶「逐字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處，逐一精粹苦索，❶要無一之不知。如《語孟或問》乃舊作，爲已棄不脩之書，而必著意，惟恐一字之或漏。《中庸集解》中所不取諸有病痛等説，亦必注心，不容一字放過，而《集註章句》微言至論可玩味處，却草率過了，是何耶？

夫窮理固在乎無所不通，然亦須當務之爲急，先其所當務而後其所可緩，到理明義精田地，則從高視下，一目瞭然，一切是非白黑自無遺遁，何須先以瑣瑣爲急？當講者不講，而講其所不必講；合疑者不疑，而疑其所不足疑；不借他言語以看自家道理，而急於攻彼之短；不因他不是以訂自家是處，而專於外面馳逐。蓋自始講學以來，便有此病，合下亦屢説破，而竟不相信。迨今莫能少改，而此病尤甚。看來吾子所學，只欲博物洽聞，爲司馬遷、揚雄諸儒者流，而不欲爲聖門志道據德功夫，殊不入顔、曾路來，竟不知其果何謂也？此理昭昭天地間，亦在人自肯，難爲强聒，不知吾子所志果何如。

古人謂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。」又曰：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」今吾子不切不審，而雜乎其問；不近不慎，而泛乎其思。長編大帙，不論精粗美惡，都一衮來，浩浩瀚瀚，是乃博問而遠思，無乃欲夸多鬭靡，姑託此以爲虚譽之媒乎？殊非朴實頭作工夫。若一向如此，不早自省覺，回頭就實，吾恐終於散漫無所歸宿。至是境界，雖或知悔其功用之錯，亦噬臍無及矣。今不説破此，則區區不能逃

❶「粹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研」，當從。乾隆本作「細」。

誤人之責。❶説破其誤而不肯信，則是乃所以爲自誤，而非區區之預也。❷

所喻質疑陸續，此何期限之拘？能時嗣音，得見進學次第爲佳。但須更請平心直道看文字，掃除舊習，濯出新見。取其大節目關於天理人事之實，端的有疑不通，合講貫處相講貫，則庶幾拙者得以効區區之愚，不爲枉，而賢者因以獲切磨之益，不爲虛也。

答陳伯澡二

承示喻紬繹《集註》之説，甚善。

聖賢精蘊，非可以獵涉取，固朝夕所當優游玩味者，但此亦温故之常法，若專一區區於此，又恐窄狹了。有如博覽諸羣書，❸亦當趁後生精力，且勇猛經歷，逐件打破一過，俟他時重温習，旋旋做細密工夫，方可情節諳熟而議論確定。非素未嘗經，可以一朝驟然者也。《中庸》擇善之功，自博學至篤行，其目凡有五，皆始終表裏相爲用而不可偏以一廢者，幸更勉之。

大抵聖賢言語，似甚平常，皆是發明至道精微以示人，然亦無他玄妙奇巧，特不過人道日用之實。斷斷乎不可者，蓋深慮斯人之迷茫不自知，而爲夷狄禽獸之歸爾。今讀其書，亦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於杳冥昏默之表，特於人事日用間，以聖言一一切身體之，須至于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，當然不自已，❹實爲吾身中物事，則是雖艱難

❶「逃」，乾隆本作「委」。
❷「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所」。
❸「諸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不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容」字。

險阻之中，無不從容洒落，百鍊不爲之磨，九死不爲之悔，其中固自有所謂快樂、所謂玄妙者，只心知獨悟，而非他人所能與者。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，然亦豈尋常苟且所能到哉！是誠不可以不勉焉者也。其毋以常而忽諸。

泉城與諸友講論文公所答《胡廣仲書》卷子，已隨段批鑿其旁，幸更詳之。

答陳伯澡三

某守拙如昨，無足言者。多時不見賢者講貫之來，豈勝馳想！大抵講論不接續，則無以知進學次第而施其與共適道之功。不審許多時，做得甚工夫，見得又如何。

温故者既熟，則新得須源源而出；新究者既廣，則舊見須印證而益精。若溺心偏旁閒末，則大道正義將窒塞而曖昧；以一斑半點爲足而自限，則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將無由而前窺。❶故過屠門，惟膚骼之是嗜，則肥腯大胾，無由可知其味；入酒肆，惟糟醨之是慕，則馨甘醇酎，無由可識其趣。不游滄溟之心，則無以觀大水波瀾之壯，而知天下萬水之所會；不登泰岱之顛，則無以據大山氣勢之雄，而知天下萬山之所歸。

其未識蹊逕、未做基址者，誠不足以語此。若可與之語，而嗇焉不之及，則又非忠告善誘之道，而心之所不安也。賢者以爲如何？

❶「前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答陳伯澡四

承示及疑難册子，又概看得已詳細精密，不勝嘉歎。

所謂「讀書須就字裏究其底藴」者，非是又别有世外一種幽玄道理也。亦不過人事日用間，聖賢道體昭明，不覺流出言語以教人，其爲言似甚平常，而莫非妙道精義所存。今若只就皮膚枝葉、偏旁閒末處理會，則恐枉用心，支離而失却其中之底藴，爲可惜。中前一書痛及此者，蓋爲是爾。

然所謂「妙道精義」者，亦非區區談天説地、窮高極深之謂，直不過將聖賢言語，就人事日用之實，參質攷訂其理之爲如何。是非可否、淺深疏密、精微曲折，講之詳則見之益明，體之熟則用之益精。

盈天地間，千條萬緒，是多少人事！聖人大成之地，千節萬目，是多少工夫！固不可以支離而失，亦不可以一斑半點而自限。如入大富家，循墻而走者，固不足以窺大富之藴。既由其門升其堂矣，却不深歷帑廪府庫，以偏閱萬寶之藏，而直欲安據壼奥、端坐堂室，以享大富家之用，亦恐指揮不克以如志也。是可不勉乎哉！

答陳伯澡五

外日所寄册子，説得已精密，甚不易思索至此。豈勝慰沃！大抵道理看得大概已定，無甚走作，更可推廣看去。

成己與成物，理本一而分却不同。所以施諸人者，固不越自身底，然界分廣則施益廣，事緒繁則應益繁。其間綱條節目、法

度典章、淺深疎密、輕重曲折，非可以一律齊。若不講究，一一通明透徹，則出門舉足便有礙，一步不可行。

孔子曰：「《詩》《書》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」《詩》有文公傳，猶可依傍，本子看不差。其他經無準則，正要自著工夫。如《書》，乃帝王所以施諸天下者，其政事功業如彼之光明正大，皆是大本處，堅緻深厚，故大用流行，無所不通。《經禮》三百，《曲禮》三千，皆人事日用不可去者，其纖悉詳委，是多少品節，尤非可以糊塗。《周禮》，又周公經國規模在焉，乃周公之大用流行處。《春秋》，又孔子撥亂世之規模在焉，乃孔子之大用流行處。皆不可以不盡心。

觀萬物流行，而後知洪造之神；萃衆材結屋，而後知大匠之巧。妙道精義，須從千條萬緒中穿過來，無一之不周，然後爲聖門實學；萬理須明徹於胸中，然後可與語孔顏之樂。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一例看，與之並立爲三才；須明三代法度，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，然後爲全儒，而可以語王佐事業。須運量酬酢，如探諸囊中而不匱，然後爲資之深、取之左右逢其原，而真爲己物。若拘拘止守一隅，道理偏著在一己，則寡陋淺狹、孤單枯燥，是乃一夫之小善，何足以言道？何足以言學？

未能深著工夫，而見理未定者，亦未敢與語此。已識路脈、有基址，❶而不與之言，則又壞人之才爲可惜。❷惟心志不以小成爲限，而俛焉孜孜，實區區千萬之望也。

所論精微底藴底工夫，大概亦得之。

❶「有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「壞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然一字有一字之藴，非可專泥著一言片句下，❶皆求必盡得爲拘。誠以聖人一言片句，莫非妙道精義所流行，果能優柔饜飫、融會貫通，則聖人大本全體自可得而見，不待扣諸人而瞭然，更無餘藴矣。

《子上語録》，不止説本朝典故，兼有問理義大節目處，未必經文公親改，向見朱寺正以遺亡爲憂，面囑求之，未知廖本所傳者，是此否。能示及亦佳。

答陳伯澡六

所喻仁體周流無間，已曉悟無疑，甚善甚慰。但求仁須有克復存養實工夫以副之，然後與之相爲周流而無間。如一視聽非禮，則仁便息於一視聽之下矣；一言動非禮，則仁便息於一言動之間矣；居處一不恭、執事一不敬、與人一不忠，及禮儀三百、威儀三千中，稍有一節目之或不謹，則仁隨處處當下，各便爲之間斷矣。亦復何能與之周流者哉？是固不可以不周匝其功也。

《太極》卷子，各隨段正訂附回，但此等未到處，不必苦苦勞心，過求外索，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。一動一静，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，非大著下學工夫，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，等爲虚談，終非實見，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？將恐復墮於莊列之塗，❷而不自知矣。須從博文約禮工夫兩盡至到，合聚成一个渾淪者在我，❸然後太極全體方爲己物，方可以言大用，而有扶持人極之功。此乃聖門實學工夫，甚穩當，決不差

❶「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半」。
❷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
❸「个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誤人，惟篤信者勉之。

答陳伯澡七

所喻看《書》課程，得見日來進學次第，甚喜甚慰。

《書》無文公解，固無可依據，然有典謨三篇，説得已甚明白，親切精當，非博物洽聞、理明義精不及此。正可爲後學讀他篇之樣。雖他篇茫無定準，便正是學者所當自加功著力磨刮此心之鏡處。

外諸家解，文公惟取東坡得解之體，及林少穎説，堪看。然二家之書，非謂一一穩當無病，更在學者精於考覈而去取之。

今來册子雖講究得詳，然大抵有躁迫欲速之病，而無沉潛熟玩之功，未甚得觀《書》之法。

《書》不比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乃聖人暇日講説理義，章句簡約，又有《集註》指南，直就章句深探力取，可以無走作差謬。《書》乃帝王施設事業，正是聖人用處。大篇大套，有出一時之言，有非同日之語；有記數年之事，有纂數十年之説；有前後相反而相應，有彼此不相干而相涉。上下數千載治迹萃爲一編，一代有一代規模氣象，爲體甚浩博，文難於分章，非有皐、益、伊、傅、周、召胸次，未易諳悉得當時人情事理，精微曲折。

在學者，今只得且順本文，通其訓詁、理義，平心看去，未可輕立議論。看了一番又一番，反覆玩味，優柔饜飫，至數十番後，便有見得爲如何。既有入門路，❶到得裏

❶「爲如何既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義精理到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其中道理」。

面，又就中益加熟復，❶便自有貫通融釋，❷是時方可有端的真見處。如文公《語》《孟》集註，初頭遍閱諸家説，❸或一兩段、或一兩句、或一兩字可取，皆抄掇來，盈溢一箱中，❹續後又旋旋磨刮，❺剪繁趨約，末稍到成个定本，凡幾百番經手頭過。

今方乍讀之，始於一閱之際，便欲浚而深之，句句字字求爲一定不易之則，以括盡千古之情。如入人家，方入第一門限，便欲覷了室中之珍藏。如登高臺，方登第一級，便欲覽了頂上之奇觀，恐不免於躐等而徒勞。方將何以遂志而有得？

況遇制度名數稍磽确處，却又掉了。此等無非理義所寓，於輕重疎密之間，可見古人心術纖悉處，正後生氣力强時工夫可了辦。乃厭而置之，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，而不自知乎？

某於此書，亦未能有工夫到一一見得確定不易處，每恨不及請質師門，正望賢者用功，有相發之益爾。

答陳伯澡八

去載承書，痛悼内助之失。并問喪一册，未及奉報。八月初，忽陳秋來，説變故，甚爲驚駭，且恐風傳之説。今承來書，始詳

❶「復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讀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味」。

❷「便自有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詳審方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則自然」。

❸「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
❹「中」，原殘缺，今據《四庫》本訂補。乾隆本作「滿」。

❺「續後」二字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補。《四庫》本作「然後」，乾隆本作「一腹」。

曲折，❶倍增傷痛。雖屬纊不及親侍，爲終天之恨，想是時得九叔老成，凡事處之周至，必無遺憾。人事變化不常，修短禍福有數。奈何只得以順處之，勉從大事，更不作慰書。

東禪林穴，想必佳葬地，惟以山勢環抱縝密，藏風聚氣爲上，方可久遠無患。南中土薄水淺，穴内不可鑿太深，其兆域亦不可深。今人多只略淺開兆域，遂依山結塚，其封土大半傍山所起，頂處不甚高，甚爲穩，耐久不崩墜也。

《家禮》所處穴中式，在上四州出石灰處可用，在下州不出石灰處難行。蓋緣石灰和細沙、黄土，久後結成石片，❷若蠣螃灰。❸不堪用此式，只得從鄉俗，用塼結壙爲善。或從隧道入，則上純用磚作窿穹，勢如城門樣。或欲直下，則只用厚石版蓋之，皆可。如晦翁薄版之制，内蓋乃以承松脂，勿汙棺；外蓋以隔石灰，勿與松脂混。渠大要在堅築石灰二三尺之厚，異時化石，則爲金石壙，故無用厚板隔，恐板高又反成不實。然在旁便可堅築，終是上面難於堅築，只待輕旋躡實，所用酒灑却最易實。在吾鄉，如何拘拘此等制耶？葬者，藏也。要爲耐久之計，如四外用灰，❹一説在全塼壙，能依用之，使包裹周匝極佳，蓋灰禦木根，❺只患貧者無力可久，❻則無可奈何爾。

❶「詳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❷「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❸「螃」，康熙本、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房」。

❹「用灰」，乾隆本作「用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爲炭」。

❺「灰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炭」。

❻「久」，乾隆本作「及」。當從。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辦」。

明器,《温公儀》及《家禮》已備載之,鄉人或作小土偶,不用木刻,然須是於壙外别坎藏之。世俗用紙作人、馬、屋宇等,雖大小不同,亦是明器之遺。但此等無緊要處,合官品與不合官品無足論。若苞筲罌甒等,須依制行禮,豈可用紙糊?

晦翁《儀》雖具明器,而答書又云:「某家不曾用某,向來治葬亦不用此,只用筲罌等,藏之别室所處,朝祖已得之。」所謂告遷祝詞,只直詞言之可也。

慰客之禮,鄉俗用酒,不特莆俗爲然,自泉而漳,此風尤甚。舊嘗以正禮語人,人每以爲難行。及某兩遭大變,來慰者一屏俗禮,遠客只以素食餅麵等待之。及至山頭會葬,賓客只用麵飯,與之飽喫而去,始終絶不用酒。於是人始信之,士族多相倣效。亦有不能純用而間以俗者,❶亦有以山頭祭,❷餘多不敢犯禮,只於親賓麵飯,後分與荷葉包去而已。俗禮最爲害義,豈可顧俗論而不忍拂之耶?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七終

❶「用」,清鈔甲本作「行」。
❷「祭」下,清鈔甲本有「飯」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八

書

答陳伯澡

所喻《三禮圖》受冠、受服升數，乃《儀禮·間傳》之文，此固有輕重節次。然古人有織此等布以供喪，升數不容有分毫僭差。在今世論之，升數不可得而攷矣。若何而爲三升六升，若何而爲七升八升，如攷之果明，則從古豈不甚善？惟其未可的知，難以想像裁決，所以《温公儀》及《家禮》必直至小祥、除首絰，亦本《間傳》之文，非臆斷也。所併去者，辟領、負版及衰，三者而已。

其衰裳固自在朔望會哭及饋祭等須服之，非盡除去，此大賢隨時損益之精義，所云用練麻頭巾，自是合如此。若欲用練麻上項衫，繫以索，而去其衰裳腰絰，則只爲服期，何可也？温公於既葬家居，非饋祭見賓客，服白布襴衫、白布四脚巾、白布帶、麻屨，此亦以已葬後哀情減殺，在閒居中可服此。至饋祭見賓，則須仍舊衰裳。

世俗以百日爲卒哭，乃本《開元禮》之失。卒哭本三虞後祭名，以亡者已安厝，其情可少殺，故卒了無時之哭，然猶朝夕哭。今喪柩在堂，未有所歸，正皇皇傷切之時，遽爲之卒哭，服黲衣出謝賓，是割哀自殺，而忘其親矣。夫黲者，淡墨之色，似白非白、似黑非黑，乃禫制中服色，已非喪初所

宜。而鄉里近年來，士夫又都變作深皂色，甚可怪，與吉服全無異。且出入無禁，不特以謝賓而已。凡弔賀、餞謁、聚會，無所往而不之。豈喪中「不貳事」之謂乎？

若謝賓一節，《温公儀》、《家禮》俱不載，非忘之意者，其出世俗吉禮之屬歟？如必欲行之，須遲之既葬之後，喪中惟爲喪事而出，則可。其出有適人家者，喪服人所忌，不可以入人家，必不得已，須暫假黲衣行之，亦須白布背，不可以純黲。在春秋，晉公已用墨衰即戎，今當知其爲變禮，何可安之爲常儀？

己卯春，某也自中都回，經建陽，拉文公壻范九哥同訪朱寺正，不知范幾時丁母艱，出相見，乃用麻布巾、麻布上項衫，遂以同造朱宅，彼此俱無諱忌。今汀、贛客人有服者，來往多是虔布上項衫，非學南俗，無理之甚也。

所遭二喪相繼，斬衰已在身，不容更製齊衰，只從重服服之可矣。然《雜記》曰：「有父之喪，如未没喪而母死，其除父之喪也。服其除服，卒事，反喪服。」則是兩製喪服矣。今不再製，以重可包輕，然亦不可全無辨，恐宜於首更增一絰，本在右，及布纓；腰更增一絰，五寸餘，及布帶；杖更加桐與竹，束之相並。如何？

《温公儀》、《家禮》皆於期日易練服，然後行小祥祭，於再期日易禫服，然後行大祥祭。然《士虞禮》卒哭祭竟賓出，主人拜送稽顙，然後脱絰帶於廟門外。以此例推之，恐小祥、大祥，亦當先行祭，然後除服。《服制令》曰：「二十五月大祥，除衰，去絰、杖。」今宜於先小祥日，行祭畢，去首左絰繩纓，未服練冠。俟後小祥日祭畢，去右絰布

纓，然後練冠。先大祥日行祭畢，縫斬爲衰，去腰小絰布帶，斷桐杖，然後併服禫服，其請神主入祠堂、徹靈座，亦各隨先後行之。方庶幾於情文相稱耶？❶

東林穴欲於春開驗，則定葬想是秋後事。甲戌生人，在術家，來年正是大利之年，八月與十二月又是大利之月。葬，大事，一而不可再，不必欲速，亦不可自任後生一偏之見。須謀之老成歷練，俟既端的審確，然後下手，庶可以免後悔。

穴向未定，此亦不難。坐穴只看左右前後，環密就平勻相稱，不高不低恰好處。所向，則術家從來内向要合本山陰陽，用針法不可分毫差；外向須看朝對端正及四畔俱勻。

雖然，此皆外面有形勢可憑據處，不難於預定。最是穴中美惡，煞多端，未可預，必須開鑿到底而後見。有山高，而穴中却土薄水淺者。有山勢甚好，而穴中土色不佳，如枯死狀、無生活意者。有到中間忽遇石塊者，如塊不甚大，可以掘取去之，則無害；如至大，盤據不可去，輒就其上，則易引潤，又須度左右前後而改移之。有遇山脈成條，小石卵相枕横貫穴中、而泉行其間者，須少遷而避之。有渾是金沙者，此色甚好。但有乾鬆者，有帶潤意者。若帶潤意，則又防見濕，不可深。有土成五色、甚鮮明者，有膩如粉者，有瑩如切脂者，此等皆是極好之色，爲難得也。

外既山勢聚，内又土色好，無他阻而所處於中者，又盡善周至，則決爲萬世固無疑

❶「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耳」。

矣。❶人子之心，至是豈不甚愜乎哉！

石灰仙鄉既有，則《家禮》之式可按，但上蓋薄版，斷不任重，須用厚椁之制。椁木不必求完，每邊用杉枋二三片，相接亦不妨。但雙柩合葬，❷或當一兆而並室，或當一室而並位，更在審處之爲善。如或石灰難得，當富羨不用《家禮》三物之制，則只如鄉俗，用堅塼並結雙室，上用厚石版蓋之，中央一壁，塼用横下，❸庶厚壯，耐承石版。雙頭，四外以炭末厚二寸包一周匝，而中亦用。椁之内用瀝清填實，棺四旁亦爲堅緻安穩。但如此用，椁則不必過厚亦可，或只如灰隔樣，可承瀝清亦不妨。

大抵穴中所最患者，泉水、地風、蟲蟻、木根。上面環密無缺陷，無風門，則無地風之變。鑿穴時土色好，則無泉水之虞。而又爲此瀝清炭末之制，則蟲蟻木根皆無慮矣，更在斟酌裁之。

前書所答挽歌，❹乃按《温公儀》所論，挽柩索而歌者，隨官品有人數多寡，爲失哀樂之節，不可用。若士夫，挽章一節却無害，但出鄉間親戚知契，自形追慕之誠，則可貴。

今世俗都是刻行狀，送有官及文士求之，編列紙碑輂之，爲從葬之儀。此却是求名耀俗、❺虚文無益。❻在名德之士，一言猶可爲重，若世俗常人之顯秩厚譽者，雖獲綺言錦語，亦何足爲泉壤之光乎？

❶「決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棺」。
❸「塼用横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用横下塼」。
❹「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章」。
❺「却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則」。
❻「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名」。

與陳伯澡論李公晦往復書

泉人寄吾友與李公晦往復書，三復爲之慨歎。

平昔於吾友所以切磨講貫，不拘麄麄細細，是説幾多話矣。而吾友所以鑽研玫究，爲之勤勤懇懇，是用幾多功矣。而此書乃茫然無定主，何耶？默而不言，則無以救其偏；❶言而不白，則無以釋其疑。欲意之白，又不免費辭。

且廖丈病學者妄談高遠、無聖賢切己工夫，遂令其須將《語》、《孟》卑近平實處，身體心驗，以求受用。此教人循序著實，是發明一義。然聖人之道，不離卑近平實者爲是，亦至論也。愚以學者散漫無統紀，遂令其入德之始，先就窮格下功，而必須真知，此爲人發蒙進步，又是發明一義。然非臆見杜撰，實按《大學》節目，亦至論也。二義雖若不同，合而言之，在廖丈所謂「卑近平實」者，亦豈不必真知而可體之以受用？而愚之所謂「窮格必真知」者，亦豈窮高騖遠之謂？大要亦不外乎切己人事之近，如爲臣真知止於敬，爲子真知止於孝之類，雖天地萬物皆有理，乃人事通貫後餘力之及，亦姑以參訂吾之理而已，而非其本也。所謂理義精微，須重重入細做工夫者，亦豈求玄求妙於離形絶物之表？亦不過即切己人事之近者而密察之。如敬裏面多少事，豈一致恭足以爲敬？孝裏面多少事，豈一致愛足以爲孝？是則二義之實，固未嘗相反也。

❶「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究」。

然愚之所謂「真能知則真能行」，❶行之不力非行之罪，由知之不真切」者，乃就窮格一節説个盡頭，兼與行相關之効云耳。非是只教人專務致知，而不必力行。而吾友領去，反認以爲必待知至後方去力行，又以爲只要知得，便自能行得。若然，則《大學》從誠意而下許多節目，都只束之高閣，不用著工夫，可謂大失其旨矣。不知吾友平時所孜孜窮格求真知者，知何事耶？即面前至近至切，意不知著功夫使之誠，心不知著功夫使之正，身不知著功夫使之脩，家不知著功夫使之齊，是大昏瞑者。更以何事爲真知耶？

壬申五月之書，丙子六月之書，及嚴陵《用功節目》講義與《貫齋記》，所以諄諄屬意於知行兩節，亦已苦口矣。何荒忽莫之省耶？

大抵聖學以力行爲主，而致知以副之。以力行爲主，則日日皆是行底事；以致知爲副，日間講究皆是所以達其行，徹首尾無容絲髮間。要之，以極至而論，知與行其實只是一事，不是兩事。凡以知行爲兩事、或分輕重緩急者，皆是未曾切己真下功夫，徒獵皮膚之故耳。

真切己下致知功夫者，念念每與行相顧，知得如是而行不去，❷便就步頭思所以窒礙如何，而求必通之，故所知益精細，❸而所行益縝密。

真切己下力行功夫者，步步每與知相

❶「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予」。

❷「是而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

❸「所知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
照應。❶行得如是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，節目必疎率，不合聖賢之成法。須知其理昭昭在前面，則行去便無礙，而所知益清澄。知始終副行，行始終靠知。正如行路，目足相應。目顧足，足步目，無頃刻可偏廢處。

乾九三發明「知至至之」與「知終終之」二節，示人以進德居業、始終條理之方，然合而觀之，「知至」、「知終」皆致知之屬，「至之」、「終之」皆力行之屬。今於始條理以知至爲主，而必繼以至之；於終條理以終之爲主，而必繼於知終之下。知與行終始常相依而不能相離，則聖人精密之意可見矣。

丙子六月書，譬「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，則寸步決不能前；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，則又空勞望想、決無可至之處」，其意亦可謂精切與易，非有異旨，而忘之何耶？至病理義重重入細，真知之爲難，未得以力行，乃欲據見成明白無可疑者，且把來做身心受用。得尺守尺、得寸守寸，漸立一定家計，恐紙上鑽研，終無所依據。是何於理求玄妙之過，在己失疎闊之甚，爲差誤之至此耶？即此便是蹉過多少難得底日月，空缺多少合做底工夫，寧不半間半界、若有若亡、如在風波洶湧中流耶？

其讀《語》、《孟》之法，廖丈令先看《集義》，❷諸家之説各有落著，❸方將《集註》玩味，謂文公亦是從諸説中淘來做《集註》。然此蓋未成《集註》時讀書之法也。文公本先覺大才，❹又早於儒宗傳心正統，得之有

❶「與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「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顧」。
❷「令」，原作「今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落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著落」。
❹「大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」。

素，故可從諸家説中淘來做《集註》，玆可以常法論。❶ 今幸已有《集註》爲學者準程，何可放緩作閒物？ 且復循舊轍、責常情，以先覺之事世，恐必有明睿之才，可以如文公之法。 但愚末之見。 只據愚以魯鈍之質言之，決不敢若是之泛。 先須專從事《集註》，爲一定標準，果於是復熟饜飫，胸中已有定見，然後方可將《集義》諸家説來相參較，仍以《或問》之書訂之，方識破諸家是非得失瞭無遁情。 而益見得《集註》明潔親切，辭約而理富，義精而味長，信爲萬世不刊之書！ 非是禁人絶不要看《集義》與《或問》之書也。

故凡以讀《集註》爲可緩，及慮其枯澁無浹洽意者，皆是未得《集註》中趣味而然，使果得其中趣味，❷日夜不能去手矣。 若吾友向來於《集註》微言至論，却草率過了，而《集義》諸家之偏旁閒慢者，却苦思研究不休，實枉工夫，爲可惜。 何爲不自省覺，反以切磋之言爲訝之？❸

有真學問須有真切磋，有真切磋然後真理義出焉，真德業成焉。 若「與點」一段議論，又難與初學者道，且點意見極高明，而實不外乎日用人事之近，非洞見道體不至此。 而其所以然者，惟程夫子識得破，而文公發得出，甚醒學者眼。 且廖丈説涵養後事，而謂涵養之理在裏許，不可分前後作兩截，不免姑含糊作此大言以包之，而實於曾點、程、朱旨趣根原，未能洒落融徹。 學者若未曉此，則姑涵泳以俟他日，何可强鑽之不得，反過以爲疑乎？

❶「可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不」字。
❷「趣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趣」。
❸下「之」字，清鈔甲本作「也」。

所謂別尋一个光輝底物爲收藏之説，此正文公擿出異端心腹隱疾，以警學者，而世儒多不免此。凡其窮高極遠、求玄語妙者，皆是坐此病。吾儒所謂高遠，實不外乎人事卑近，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。所謂玄妙，實不離乎日用常行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之中，故精義妙道，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，方爲精妙之實；盛德至善，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，方爲盛至之實。觀六經、《語》、《孟》所載，何嘗有一懸虚之説？孜孔、顔、曾、孟相傳，何嘗有一過分之事？

語其所以爲教，則循循有序，下學上達，然亦非謂專務下學，便自能上達；亦非謂只務下學，而上達便在裏許。蓋其始，須從下學工夫至到，然後可以上達，於是而著上達工夫，則冰融凍釋，自不勞餘力，至是方真知上達只在下學中，而下學真所以爲上達之地，徹上下本末，真爲一貫者。是則下學之功不可緩，而上達之志不必急；下學之事未易致，而上達之境不難造。但學者自信不過，不肯安心循序用功耳。

如吾友此全書之旨，首以廖説卑近爲厭，既又以專就人事理會爲隘，以道體淵微爲念，以天命於穆爲歎，以理義愈窮愈深、安有盡期爲患，以原頭未瑩爲恐，❶所謂「須窮究其根原之所自來」，所謂「望指示其根原之大端」，❷所謂「要向上深去理會」，所謂「終是疑向上截不能放下」，❸所謂「此心大

❶ 「未瑩爲恐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「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窮」。

❷ 「所謂須」至「指示」十七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

❸ 「所謂終是疑向上截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有遲疑而不知所據」，凡此等云云，却是求高遠玄妙之意多，而平實用功之意少；馳心上達之意急，而循序下學之意緩。愚不知其果爲何也？

今請平心放下，審思平日講貫意旨之正脈爲如何，而就實用功以副之，勿支勿離，則尚庶幾其復之不遠，而不墮於迷復凶矣。❶

凡言語須活看，自古聖賢有就一節説話，方發端而未竟者。遽從而偏執之，則必至於差。伊川初謂心，指已發而言，及與叔反覆問難，有「此固未當」之説，而兼明體用之全，至此已説得圓而盡矣。後來五峰不知何爲，又反錯認「心指已發」一句，乃專以「性動爲心」，門徒復從而實之，不肯改。其失旨之害可勝嘆哉！

至若公晦所答，似矣，然不審人發言本指，而遽立説以取勝，豈平心當理之論乎？如謂廖丈之説「重於行而輕於知」，則是厭卑近而騖高遠，以沮學者之就實。謂愚之説「重於知而輕於行」，則是惡真切而事鶻突，以沮學者之進步。皆是未曾切己真著致知力行功夫，只見知行爲兩事，而不見其相關繫之密處。謂「聖賢之言，不必著意扶撐。著意於左則偏於右，著意於右則偏於左」，然此説流弊，必至使學者於所當爲之事，不敢深著十分功夫，只於中騎墻，❷即這邊五分，又那邊著五分，都要平匀無偏，然後爲得也。

緣渠質軟弱，以騎墻爲便。在泉幕正遇真侯，樂善而好受，盡言乃反。講學務騎

❶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

❷「墻」，原作「檣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下同，凡六見。

墻，而不必是非之太白；論事務騎墻，而不必義利之太分；行政務騎墻，而不必誅賞之太明；與人交務騎墻，而不必善惡之太察。熟此一線路，而不自知其爲病痛之不小也。

其讀書，謂廖丈先《集義》而後《集註》，爲得先師之遺訓。且如「先於一説，隨其意之所在以驗其通塞，復於衆説求其理之所安，以攷其是非」，❶此乃先師教人於文義有疑而衆説紛錯者，其法當如此讀，何嘗指説須先讀《集義》而後讀《集註》也？果如其説，則於《集義》將以何爲準？若何而可以判通塞、❷決是非乎？

謂愚「專看《集註》爲準的」之説，❸乃爲精力記識之弗强與夫奪於事而鮮餘力者言之，然則精力記識有餘而又有暇日者，只得迂從諸家之泛覽，而不必太快於正逵直道之適乎？

謂先攷諸家而折衷於《集註》，猶手挈天下之物，而取正於規矩準繩。然未識規矩準繩爲何物，乃欲挈天下之物而取正之，吾恐必錯認方者爲規，圓者爲矩，平者爲繩，直者爲準矣。若何而可得其正？所謂規矩準繩與所取正之物，豈不作一場没理會乎？

謂先觀《集註》，❹而後攷《集義》，爲先約而後博。然博學詳説將以反説約，反之

❶「攷」，原作「攻」，今據《朱子語録》改。清鈔甲本作「正」。
❷「以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謂」，原作「請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謂先觀集註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爲言，❶豈非先於約中已有定準，故可博學詳説不爲之流，因得以觀其會，而復反來歸之約乎？

末説世儒竊禪師之緒餘，以爲别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者，固當麾之門墻之外。凡吾徒之略於事而亟於聞性、天道者，亦不可不戒。然渠門下樂與緇黄來往，而又好觀《楞嚴經解》，則恐其看他必不破，必亦未能脱此圈檻也。❷

有如論「明明德」至「莫非天命流行」一節，及末梢論「見虚」「見實」二條，則却平正無病，有補於學者，亦不可以不知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八終

❶「然博學」至「反之爲言」十四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

❷「必」，乾隆本作「恐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九

書

答林司户一

所喻目今讀《大學》，甚善，不須别立意見。

晦翁《章句》訓詁，已示學者一定之準，只直按他見成底，熟就裹面看意思滋味，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。凡義理都藏在字裹面，不須只皮膚上淺淺獵涉過，亦不須旁生枝蔓支離，反枉費工夫，都無益也。

此書却是羣書綱領，而節目分明，説得親切。於此得焉，則讀諸書有所統攝，而不至於泛濫無歸矣。

答林司户二

承喻日間讀書課程，可見用志之篤，甚善。

但讀書貴精，不在貪多。《論語》中既未有得，却難讀《孟子》。蓋《論語》中聖師所説，句句皆是切身操存涵養實語，如規矩準繩之陳列，使人跬步不敢放；如布帛菽粟之衆，❶使人服食之而不能舍；如太和元氣之氤氳磅礴，襲人肝腸肺腑，而不自知。須當把作切己體察、優柔饜飫於其中，使吾胸中於是理實有所得，則根本立而基址厚

❶「衆」，康熙本作「用」，乾隆本作「常」。

矣，然後讀《孟子》以開廓發達之，乃能令人器局恢洪，而意脈條暢。

蓋孟子見得道理明明朗朗，七篇中多是發揮充拓體驗之端，不有以翕之，孰從而闢之？不有以聚之，孰從而散之？若在我者未有根基而遽躐進焉，只將蕩無執守，恐易流於疎闊，而無縝密之功矣。

《近思録》第一卷，皆陰陽性命之藴，最爲難看，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，須且將易曉段子理會，未曉段子且放緩亦無妨。從第二至第五卷，皆切身用功處，最宜熟與究會。及十三卷辨異端之説，十四卷明聖傳之統，亦兼爲之參攷詳玩，俟有得焉，然後其他皆可以次第釋矣。

《通書》簡奥，亦未可驟。讀史亦宜且放緩。蓋欲應舉者不得不急於觀歷代故事，今既不脩舉業，急之何爲？反見繁雜無補於身心，必須四子兼《詩》、《書》皆通後，胸中權衡一定，方可及之，乃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，而資異時盛大之用，不爲虚讀也。

所病收心之難，此亦何難之有？程子曰：「人有四百四病，皆不由自家，只是心須教由自家。」蓋心之爲物，虚靈知覺，所以爲一身之主宰也。身無此爲之主宰，則四支百體皆無所管攝，視必不見，聽必不聞，食必不知其味矣。然所以爲心者，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，我若何而主宰之乎？所謂敬者，又一心之主宰也。敬若何而用工？《大學或問》集程門諸説已明備矣。蓋心神明不測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惟主於敬，❶則便收斂在此，澄然無事矣。

❶「於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來説乃謂「敬極難下手做，如整齊嚴肅、戒謹恐懼，猶可勉爲，而主一無適、常惺惺者，難勉爲也」。毋乃分析之過，却是未曾下手，如實下手做，只整齊嚴肅，則心便一；只戒謹恐懼、提撕警覺，便常惺惺在此，不可以他求而二觀也。❶

又謂「主一事無適他事，固可。若心主這一事，無適第二事，爲最難」。不知謂事者，是何事耶？若是物欲、私意底事，合下便須一刀截斷了，不可接之上心來。若是當然人事所不容廢底，則亦自有輕重緩急，先者輕而緩，後者重而急，則當捨先而應後；先者重而急，後者輕而緩，則所應自有次第，隨物各止其所。何容膠膠紊亂乎？

聖賢主一之功到，是雖日用酬酢千條萬緒，爲之千變萬化流行貫通，❷而吾之所謂一者，固常卓然一定而不亂，何但拘拘於二三之無適而止乎？所病者，只恐平日所以爲持敬者不力，素無真積力久、一顯微、貫動靜、徹終始之功，或作或輟，方暫爾一念之整敕，而遽責以全體之寧定，則亦難乎其爲效矣。

然又不可以偏主，而「居敬」、「窮理」二者，實爲相須。蓋心具萬理，能敬則心體昭融，而萬理呈露；至於窮理之精明，則又所以達吾之敬，而瑩吾之心。敬直乎内，則清明如神；理徹乎外，則知止有定。於是時也，一毫私意無少萌焉，一毫物欲無少留焉。

若所謂「茫茫無所不之」者，所謂「思那事又惹起那事、憧憧無止息」者，所謂「未一

❶「而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爲」字。
❷「千」，原脱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
瞬間又在千里外」者，所謂「静坐一時幾出幾入」者，所謂「愈見散漫無收拾」者，所謂「讀書易忘、應事多錯」者，所謂「鐘聲未斷已在別處」者，所謂「心游千里之外而身在此」者，所謂「愈把捉愈易走作」者，許多等類，諸件並是書中問語。皆是私意物欲底心，由形氣而發，乃即舜之所謂人心者，而非降衷秉彝正心之謂，至此自當恬静退伏，一惟道心之聽命矣。寧復尚有竊發爲吾病乎？

文公《敬齋箴》、《孟子心箴》及《大學或問》、《正心説》，與明道《定性書》，皆要切語，可爲收心之助，併列座右，交規互警，然操縱之權實在我而已。我自不能爲主而聽其所之，亦何以我爲是？雖區區外求扁鵲、華陀神奇醫治之術，亦末如之何也矣。

答林司户三

前書所訂改名可否異同之論，良見不外。然此亦不甚難決。今只據朴實頭論之，須原其命名之初。

若先世只是偶然與儒宗同，而所主别有意謂，此亦世俗常情之事，與儒宗自不相干，不足爲怪，則其所命已定之名，自不容輕以私意改易，只依舊名舊字，一循其初，固無妨害，而亦不須委曲回互，妄以私意杜撰出希慕儒宗乃先人所囑，而别爲新字以副之，是又誣其親而以僞道事之者也。

若先世果在於希儒宗以爲名，但一時不及細意，其直犯儒宗之爲不遜，此則先世有尊德樂道之美而未盡善者也。不改，則反以彰其先人不學無識之陋；改之，則有

以成先人之美，而蓋先人之愆。是乃以聖賢禮義事其親而爲孝，正大之道也。

此其幾，非外人所得知，而亦非外人所能決，只在賢者自度於心，而自爲之決爾。

其餘名齋等所囑，皆是標榜虛心，非聖門志道據德、朴實頭做工夫底事。聖門實學綱條節目布在方册，昭昭不紊，惟實用工者一一循序，俛焉孜孜，真積力久便知趣味無窮，而不能以自止矣。外此區區一切沽名之説，皆非愚之所知，而亦不敢以相授與相率而爲僞也。

答林司户四

再訂仁之爲義，已説得明穩，不走作，更不必就上穿鑿，恐又支離。且只如此涵泳，久久熟後自當有長進、通透，便自有的然親切不可移易處。

「安仁」、「利仁」已剖析得明白，但「安」、「利」二字，須只就「約」、「樂」處合看，方見得本旨之親切，不可開看，便疎了、無意味。安仁者，仁已是己內物，此身都從容天理中行，而無適不安，久處約亦安，長處樂亦安。利仁者，仁未與己一，然已真知其爲至寶，深貪極愛而不易所守，久處約亦不易所守，長處樂亦不易所守。

「不以其道得之」，《集註》謂「不當得而得之」，其意已明白矣。蓋以君子所爲而得富貴，是有當得富貴之道也。若附權倖而轉官，以賂求薦而改秩，則是不當得之富貴，此等富貴吾所耻，故舍之而不處。以小人所爲而得貧賤，是有當得貧賤之道也。若脩身謹行而愈遭困匱，抱道守義而竟淹下僚，則是不當得而得之貧賤，此等貧賤於

我何病焉？故安之而不去。若貪此等富貴而求處之，則是其中爲富貴所動；厭此等貧賤而求去之，則是其中爲貧賤所移。是蓋本心出逐物欲而自離其仁，已無君子成德之實矣。亦何以成其君子成德之名乎？

下面歸重説依仁存養至密之功，又示人以所當著力要切處，有志於仁者，不可不熟玩而深體之也。

答蘇德甫一

大抵自古聖賢，平時所以孜孜汲汲於此學而不容一日廢者，非有他也，只爲此身中有至珍至貴底物事，不欲自毀壞了，須爲之成就保全，達則與天下共之，不克行於時則垂訓以傳方來，如此而已矣。如賢者之質，湛然無世俗之好，最爲近道，而又有志於此，不肯以庸常自處，是其於邪正之大分已卓然不迷其所趨矣。

惟願立此志之堅，常以顔子所謂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爲者亦若是」，孟子所謂「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而我猶未免鄉人，爲可憂」者，自激厲、不埋没、不退轉，然後循序用功以副之，自格物致知以正心脩身，如《大學》明德之次第；自學問思辨而篤行，如《中庸》擇善之節目，而其所以進學之要處，❶尤於「思」爲著力。

凡讀書，一言一句，皆當思聖謨賢訓引而不發，不思則不得也。日用應接，一事一物，亦皆當思天理流行，事事物物無所不在，不思則不得也。至其所以爲思，則勿浮

❶「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德」。

淺，勿散漫，須是懇切精專。蓋不懇切，則無以抉開縫罅而探其中之藴；不精專，則無以鑽入堂奥而詣乎理之至。故《管子》曰：「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而不通，鬼神將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，精神之極也。」若有大疑義苦不通處，則記向一邊，俟會行剖析。

前日所謂「看《小學》」者，蓋古人大學工夫，須於洒掃、應對、進退中立根本」。今亡其書，晦翁所集，姑以補亡。然其開示人以爲學大義，綱條有序，於學者尤爲有力，❶且其言明直，讀之知學之大義如此。有个基址，則做大學等工夫有所係屬，不爲懸虚。如《大學或問》中一段，説諸書次序，亦不可不循序速理會過也。其他須相見進一級則講一級，不能預及。

答蘇德甫二

向者自閩入浙，區區經歷，道途所接峩峩偉偉，誰非時豪習尚，誰肯回頭作此念者？而賢者獨甘心焉。可謂卓然於流俗之中，不隨波而流，不逐風而靡，不肯作尋常士類矣。

矧今時累已脱，正可著功成就此美志，勿謂身事已了，不足加意，徒爲此虚勞，此便正是作皐、益、伊、傅、周、召等事業規模也。平日一一排定在此，一旦當路舉而施之，如探諸囊，夫豈淺淺俗吏私智所杜撰，胡撑亂拄，謂爲致君澤民之術哉！

聖賢之學與科舉之學，事同而情異。

❶「尤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大」字。

同是書也，同是讀也，科舉之儒專事涉獵、剽竊以粧點時樣，取妍於人，只如工賈門一技藝，不見裏面真實滋味；聖賢之學，件件都是實工夫，無非切己分事，所以成就吾道義，二者意趣甚相判。

今格物時取聖賢之書讀之，須字字句句都從新虛心理會，❶勿以舉業舊意見先主於中，細觀其指而徐玩其歸，則聖賢平正廣大之意，可得而見矣。駸駸不已，異日到真有躍如於前，則手舞足蹈，自不能止矣。

賢者日下雖有廷課關念，❷然此等文字，如章奏，儘可肆筆，不比方州省闈，程度太拘拘，自無相好絆處。賢者以爲如何？

答蘇德甫三

所喻「日來病痛在於泛觀博取而無精切篤志之思，根浮脚淺而無沈潛縝密之味，似做不做，「若存若亡」，可謂切於内省者矣。

然此亦何足深病？所病者，工夫之未加焉爾。不知吾友日間如何作工夫，而朋輩時相來往者，又如何其切磨。夫學正貴乎博，而不貴乎泛。蓋道體高明廣大，非可以單寡聞見求，而聖心精微嚴密，未可以一二窺覘得，故學者用工須有次序，而不可泛泛，而其循序而進也，又須勇猛，而不可悠悠。

文公表出《近思録》及四子，以爲初學入道之門者，姑使人識聖門蹊逕。於此融會貫通，以作準則權度，❸去讀天下羣書，究

❶「新」，原作「心」，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改。乾隆本作「此」。
❷「日」，乾隆本作「目」。
❸「準」，原脱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
人生萬事，特其始進綱領之一端，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於此，可以向此取足，便安然兀坐，❶持循把守，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，無復他求，只恁静存動察，一直熟將去，便可造道成德，運用施爲，脩己治人，齊家理國，無往而不通耶？是大不然也。

凡學未到聖人從心地位，須只管做工夫，去一層了又一層，不可萌計效之心。如格物只管格將去，須無一物之不格，而未可計效望物之已格。致知只管致將去，須無一知之不致，而未可計效望知之已至。

自四子等數書之外，所謂經傳子史諸屬，一件各有一件指歸，須循序件件從首至尾，更將此道理充廣去，逐一勘驗，其異同得失、是非邪正、淺深疎密各有歸著，然後道理自然愈見精明親切，而其最緊要，却是常反吾身心，著實體驗其有無欠缺、體用精粗符與不符，❷常切切照管，勿令間斷，内外交養，表裏並進。

所謂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，五者之功，自粗而精，終始循環，俛焉日有孜孜，斃而後已者，何可只髣髴覷得个些少一撮底道理，便欲依靠其即至？❸

所謂精切篤至、深沈縝密之功，非惟計功謀利之私，已爲害道。此正猶朝植一尋之木，而夕遽求其凌霄漢之高；❹今日覆一簣之土，而明日遽責以齊嵩華之壯。萬萬無此理。亦何怪乎根浮脚淺、無可據之

❶「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靠」。
❷「精」，原作「之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康熙本此句爲「體用之相符與不符」。
❸「即至」，原殘缺，今據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❹「凌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地乎？

程子曰：「學者識得仁體，實有諸己，只要義理栽培。如求經義，皆栽培之意。」又曰：「須大其心使開闊，譬如爲九層之臺，須大做脚始得。」果能如是栽培，則植根日深而愈深。果能如是開闊，則立脚日壯而益壯。若未嘗栽培而病根之浮，未嘗開闊而病根之淺，亦空勞心力而已。

此病非特吾友爲然，迪父諸友輩，皆到此一證，須趁妙齡精力，做工夫正其時，所謂潛心大業者正在此。如只孤孤單單、窄窄狹狹去看道理，但見左動而右礙、前觸而後窒，便是欲做不做、若存若亡，更無復有長進之望，亦無可加醫治之功矣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九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

書

答王迪甫一

相別多年，做得甚工夫？想平日諸友，時得聚辨。若有新得及有疑義便次可附者，❶儘往復校量爲佳。若只姑存趨慕此道之意而悠悠，❷若存若亡，若進若退，不能辨得氣力大作講究此道之功，非惟虛度妙齡爲可惜，而在我胸中，亦未有確然端的可執守處，異時忽臨利害，安能保其不爲之遷變也？此事甚要急，幸勿作閒慢視之。

答王迪甫二

來書所喻「佛家持敬」一段，分別得聖賢與佛家相異處，已爲得之。但須更以人心道心者按之，則其界分益明白浄盡而無遺矣。

人生血氣纔具而爲身，便有箇心之靈在其間爲身之主宰，而其所以爲心之體，渾然萬理具焉。由理義而發者，是理義爲之主，而謂之道心；由形氣而發者，是形氣爲之主，而謂之人心。然理義無形狀，至隱微而難著；形氣易走作，至危𨉖而不安。聖

❶「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此」。
❷「只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賢學問，專就理義上用功夫，要使道心常爲此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焉。故平時主敬工夫，乃所以喚醒此心。敬則此心惺惺，萬理便存在，所謂「敬，德之聚也」。惟此理存在，故其酬酢事物，便無非此理之流行。

佛氏合下不曾知此心體全是理，亦不曾就理上作工夫要明理，彼都以理爲障礙，要得心上全無一物，故所謂道心衮雜於日用之間，亦不復自知，更不待論矣。平日只是見得形氣所主底偏重，故其所以堅持力制，亦只是硬將此形氣所主底鈐束按伏，取使之一向寂滅，❶如槁木死灰，絶念不動，方爲凈潔。不知此心本是箇活物，如何教他絶不動得？只是其動有邪正之分爾。邪便是從形氣上動來，正便是從義理上動來。若要教他絶不動，除是形氣都死，始得。

僧家煞有苦行，終日面壁，兀坐澄心，真如對越上帝、全無邪念妄想者，分明是有持敬工夫。然其所以爲敬，其實又却同行而異情，不是要清明此心、存在此理，只是要空虛此心、絶滅百念。

惟其如此，是雖工夫做得十分精到，無邪念妄想，而實不離乎意欲之私，非所謂天理之公，是乃邪妄之尤者。此是第一精微病痛處。

至於無下學、絶人倫之失，又是此後第二節病也。故程子以爲：「佛有个覺之理，可以敬以直内矣。然無義以方外，其直内者，要其本亦不是。」正謂此也。

外日承喻蔡丈所疑「授命」「致命」諸說，如捹命一般。向因送別之晚，於旅邸獨處無事，忽及之，始悟蔡丈所以爲疑者，蓋

❶「取」，疑當作「期」。乾隆本無此字。

嫌其似拚命而無義爾。

據《論語》夫子論成人章云「見危授命」，謂不愛其生，持以與人也；子張曰「士見危致命」，謂委致其命，猶授命也；子夏曰「事君能致其身」，謂委致其身，不以爲我有也。凡此事，皆以人之常情顧身命太重，❶便爲此物所蔽，更不復知有義矣。

故聖人教人事君，見危便須委致其身命，不以爲己有，則不爲之所蔽而義便可明，❷方能直前勇往，冒患難任君之事而不辭。或當死與不當死，皆自分曉矣。非謂授命致命後，便即死也。

況其委致之初，是爲君、爲國而不爲己，爲公而不爲私，即此便已有義在其間矣。既曰義，則當死與不當死，便有裁斷可否；至其果死，須又看臨時事理輕重緩急，未便一快直就死，以爲合義也。

此與拚命者其情自不同。世之勇猛、暴悍之夫好拚命者，不爲君、不爲國、不爲公，直不過任血氣之私，不能自禁爾，義何在也？

若《困卦》所謂「致命遂志」者，此語意正與殺身成仁一般，義便在遂志中矣。致命所以遂此志，猶殺身所以成此仁也。

蔡丈更共講之，爲如何？

答王迪甫三

所示程子「主一」及文公「有事主事」之義，大概皆已得之。❸然亦當知所謂主事者，心只在我而有以宰制彼事之謂，非逐在

❶「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」。
❷「之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物」字。
❸「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俱」。

事上去而中無有也。若世人讀書忘寢食，乃心逐物在外而中無有，固不得例以爲主事、主一之證。若以主之爲受重而著意以加之，則又將心爲事役，不免助長之病，而無從容之應矣。

其次段就理氣間剖析是非真妄之起，已爲明浄，但「非性無自而發」一語，畢竟亦未甚透徹，幸更詳之。

答梁伯翔一

竊嘗深歎聖賢理義之學，最是人間第一義，而人生天地間，抱負良資美質可與適道者，❶亦甚不少，只緣被科舉一段無益之業籠罩了，自嬰孩便聾瞽其耳目，不復知有聖賢門路，是以終其身顛冥於同流合污之中，而不知覺，竟亦醉生夢死而已爾，未可全歸之自暴自棄而不肯志焉者也。

今賢者幸迷途未遠，早自悔悟而有志於超凡而入聖，又正是妙齡可畏之時，如其立此志之堅，果能勇往精進，則何理義之不可明？何聖賢之不可造？

聖賢著書垂訓以示天下來世，千言萬語，無他，大抵亦不過明此理義而已。理義乃人心之所同然固有，聖賢先知先覺，先鋪排在那裏，已如日星，雖極千條萬緒之不齊，其實不離乎日用人事常行所當然者，初無玄妙高遠底事。學者讀聖賢之書，亦不過平心講究以明此理義之攸歸，其大要亦惟欲内成諸己以無失吾之所固有者而已。在己者有餘，然後推而淑諸人，以廣吾之所

❶「資」，原作「姿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清鈔甲本改。「抱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負抱」。

同然而非其所先也。

今來意先急諸人而後諸己，失其序矣。且人性雖曰本善，然自有生以來，拘於氣稟，狃於俗習，蔽於物欲，汩於私意，是幾重埋没，則其所以檢察克治之功，雖汲汲窮日夜之力，猶恐其不逮，而何暇及乎其他？

然其日間用功節目，亦自有其要。程子曰：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。」❶二言者，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，而不可偏廢者也。蓋敬者，主一無適之謂，乃貫動静終始之功，有事無事皆常主於中。中能主敬，則此心大本清明，而萬理萃焉。致知者，推致吾心之知識，欲其精粗隱顯無不極盡也。知不致，則無以識是非、善惡之真，將從何而趨，從何而舍？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。欲致知，在格物。而讀書其格物之一端也。

然讀書次序，亦自有其要。先須《大學》以爲入德之門，以其中説「明明德」、「新民」具有條理，實羣經之綱領也。次則《論語》，以爲操存涵養之實。又其次則《孟子》，以爲體驗充廣之端。三者既通，然後會其極於《中庸》，而胸中之權衡一定矣。至是乃可以進讀他經，併及諸史子，而論天下之事，無往不迎刃而解矣。

若所謂《近思録》者，又四書之階梯也。諸先覺君子，發洙泗千載不傳之秘，其全編大帙，若《遺書》等類，文字浩博，難驟得其門而入。文公集其要者爲此録，真迷途之指南，而初學啓蒙之最切者。文公所答鄧衛老，論其標目已甚分明，如第一卷較淵

❶「知」，原作「和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二程遺書》改。

奧、有未曉處，且放過無妨。自第二、第五卷，皆日用緊切下工處，并末一卷說聖傳標的，皆宜先反復玩味，以會其旨歸爲善。❶所喻借伯澡註本，今納去，幸檢。

至若《小學》一書，文公雖以補古人幼學之闕，而其終之所以凝道據德而成大學之功者，亦不越乎此。且甚坦易明白，最爲切於學者日用之實，亦不可不常在目前也。

答梁伯翔二

承特有講訂三段之說，得見日來進學次第，頗有切己體察之功，深以爲喜。

第一段所論「持敬」工夫，謂「静亦敬、動亦敬，只管恁地，❷却茫然無下手處」。恐只是於動静時止死法空念个「敬」字，不曾實作持敬工夫，所以如此。今不必他求，只原程子說「敬」字本旨，其以「主一無適」四字爲言者，可謂極其精矣。「主一」是心只在此，所主惟一，不二不三。「無適」是心只在此，不走作，亦不之東，亦不之西，亦不之南，亦不之北。然「主一」即是「無適」，只展轉相解釋，要分明，非於「主一」之外，又別有「無適」之功也。惟心主乎一，所以無適；惟心無所適，所以常主於一。此四字貫動静，無事時其心收斂，主一在此，不走作；應事時心又主在一事上，亦無走作。

其他又以「整齊嚴肅」爲言，及謝氏「常惺惺」之說、尹氏「其心收斂，不容一物」之說，皆是詳發明此一意。整齊思慮、嚴肅容貌，此心便一，更無他適。常惺惺，亦只是

❶「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指」。
❷「地」，原作「他」，今據康熙本改。

心常惺定在此，不昏困，所主便一，若昏困則便有他適矣。其心收斂、著一物不得，亦只是主一，若更容得一物，便是有他適矣。此三言，亦皆貫動静之功，可謂甚親切明要。只依此爲準作工夫，自不差錯。

雖然，亦偏靠一箇「持敬」不得，須是「致知」與「持敬」相發。知精則敬益密，敬密則知益精。知苟不致，則理義不明，雖無事時澄心浄慮，持敬亦姑死守箇無事之敬，或有一念之私慾忽萌，亦何由知而截之？必至隱伏以爲吾病。或有一念之善端微露，亦何由知而養之？必至壅閼而有所傷。及事至而敬以應之，❶又姑死守箇應事之敬，或事中於理而當行，亦何由知而爲之必從？或事違於理而當止，亦何由知而爲之必拒？

故程子曰：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。」二者常相須，不容以偏廢。惟二者工夫俱到，則於静而敬時，萬理森然在其中，常昭昭不昧；及動而敬時，此理流行乎萬變之間，又整整不亂也。若欲就九容九思上用持敬工夫，九容皆敬之事，亦善。《小學》所載，一依古註，甚簡而切。而「立容德」句下，又詳之曰：「德者，得也。立則磬折，如人授物與己，己受得之之容也。」亦已甚明白矣。若九思乃思誠事，不專説敬。惟敬而後能爲是九思，以至於誠。不如文公《敬齋箴》，❷鋪叙日間做工夫節目，最爲切密。正宜常在目前，❸今別紙略解析去，幸詳之。

---

❶「敬」上，乾隆本有「持」字。

❷「不如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
❸「正宜常在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
第二段說《大學》體驗省察之意多而涵養本原之意少，以《小學》時，德性已自涵養了，到《大學》，工夫只一向理會進學致知，以造道成德，所體認已得之矣。但更須知《小學》涵養，只是箇胚樸已就，到《大學》進學時，此等工夫固自在其中，未嘗間斷，非謂止一向進學去，遂忘却此工夫，不相接續也。古人此二項工夫，常相須。如車兩輪、如鳥兩翼，極是相關，縝密無縫罅可截斷處。若文公以「敬」一字，爲今學者補《小學》之闕，而後進以《大學》之功，固是完備無缺，然亦須十倍其力做去，方見得滋味功效次第，而有進之之實也。

第三段，所分別「意」與「情」，未明心是以全體言，意是就心上發念處言，有思量運用之義。凡發見於外，思量要恁地底，❶皆是不可截斷以幾微方動處爲限。情是心裏面自然發動，改頭換面出來底，與性相對，是從性動來，只直恁地，亦不必截斷以大段動來出底爲拘。❷如接物時，在內主宰者是心，動出來或喜或怒是「情」。思量要喜那人，要怒那人，或輕或重，是「意」。裏面有箇物，能動出來底是「性」。心所喜、所怒之人是「志」。許多便都一齊在面前。

經曰：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」又曰：「意誠而後心正。」其言若有次第者。古人此等工夫，合下皆齊頭並做，逐地頭箇箇各著力，如手捉物時，十指俱動，無一箇放慢處。但遡其本之序而言，則欲正其心者，必以誠意爲先，非謂欲正其心者，更不必做正心工夫，而但專做誠意工夫便了也。

❶「要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來出」，乾隆本作「出來」。

又順其效之序而言，則必意之已誠而後心乃得其正，非謂意已誠了，更不用做正心工夫，而心便自爾正也。但曰「正心」、曰「誠意」，又自有疎密緩急，而工夫皆不曾偏。

故《大學》於「正心」章，但大概説箇喜、怒、憂、懼四者做病，而必常致其存密之功。❶至「誠意」章中，却再三注意於自欺、自慊，與君子小人誠善、誠惡之辨，而歸重著力在謹獨，以心大體明白易見，而意極細密隱奥，潛伏難測，最難得表裏真實如一，此「誠意」一章所以爲《大學》要關處，説得尤力，正聖賢進退之路所由分，天理人欲勝負之機所由判處。必透過此關而後道理方牢固，實有善而真無惡，始真能入得堯、舜、孔、顔路，上行而決不至於下墜。若過此未透，便待博聞洽見，説得道理如天花亂墜，終未可保其必不下從桀、跖之歸也，可不畏哉！可不謹哉！可不深致力乎哉！

答梁伯翔三

所示《大學疑》，見得日來進學次第。間有未安者，敢一評之。

謂「虚靈不昧皆屬氣」，此當詳本文全句，其曰：「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而虚靈不昧，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」此句皆是解「明德」兩字爲言。所謂「明德」者，是專以理言之。謂「人之所得乎天」者，是得于天之理。謂「虚靈不昧」者，是狀此德之光明。謂「具衆理而應萬事」者，是又兼舉此德體用之實，要圓備。《或問》中曰：「方寸之間虚靈洞徹，萬理咸備。」亦只是再詳此

❶「密」，乾隆本作「察」。

句，無異旨。

凡此主意，本皆是以理爲言，但今實論其所以爲根原底裏，則理無形狀，其爲物是如何而解如此之靈且明哉？畢竟是理絶不能離氣而單立，因人生得是氣而成形，理與氣合，便有如此妙用爾。外曰，姑就四字分析，其實靈與明處，非可專指氣之自會如此，亦非可專指理之自會如此。要之，氣非理主宰，則不會自靈且明；理非氣發達，則亦不會自靈且明。理與氣本不可截斷作二物。去將那處截斷喚此作理、喚彼作氣，判然不相交涉耶？

粗一譬之，明德如燭之輝光燦爛，理則燭之火，而氣則燭之脂膏者也。今指定燭之輝光燦爛處，是火耶？是脂膏耶？專以爲火而不干脂膏事，不可也；專以爲脂膏而不干火事，亦不可也。要之，火爲之主而脂膏以灌注之，方有是發越輝光燦爛爾。此等處須了了，豈可含糊！今不因此句，就吾身心上實體認此明德是甚麽底物，其爲體段形狀是如何，乃解如此之虚靈洞徹、光明不昧，在日用見定間所謂虚靈洞徹、光明不昧之實又如何，就何處可實見得其爲如此。於此果見得落著，❶便可實下操存涵養工夫。不平心定氣實計見此本物，只區區計較閒末，尋枝逐葉、展轉差訛，正如冥者之扣槃捫燭，流爲聞鍾執籥之繆，乃反歸咎於告者以光與圓之言，爲不識日而非所以論日，豈不大誤也哉！

若李推説尤爲亂道，胡答胡辨，殊不成説話，只似不曾讀書者之言。且如《好學論》，曰：「天地儲精，得五行之秀者爲人。

❶「落著」，康熙本、乾隆本作「著落」。

其本也真而静，其未發也，五性具焉。曰精曰秀，以氣言；曰真曰静，以理言。」繼曰：「五性又以理言。」亦可剥以爲理中具理乎？❶又如《太極圖》曰：「無極而太極。」「起頭四字便都言理，下又言真、言性、言仁義中正，又皆以理言。」亦可剥以爲理中重重具理乎？❷

古人文字，血脈相應自如此，假如以虚靈、洞徹、不昧等皆爲氣，如一般心恙底，只有其氣存，何故一恁昏迷顛錯，却無此虚靈、洞徹、不昧底意，何耶？若爾講學，枉用心神而無長進之益矣。

「格物致知」，所以求知所止，「物格知至」，則已知所止。「誠意」而下，所以求得所止。「意誠」而下，則已得所止。此固是總八者説「止至善」之大綱，❸亦須知就八者之中，逐件亦各有「止至善」處，即其逐件中所名，各到至極之處者便是。而於逐章中，亦已默寓其意矣。

感自外入，以彼物之至吾前而言；應由中出，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。彼物之來，有千變萬狀之不齊；而吾心之應，各隨彼天則之自爾。當好當惡、當喜當怒、輕重淺深，分數無毫髮差，是謂物各付物、各止其所，而我無與焉，然亦須吾胸中鑑空衡平之體素定，然後能如此，而非臨時區處之謂也。

「誠意」段，小人外一等未實見道理，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，終是不能徹表裏，必有陷於自欺田地不自知時節，須是真知善惡分明，然後有真好真惡之切，如好好色、惡

❶「剥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駁」。
❷「剥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駁」。
❸「止」，原作「上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惡臭之徹表裏、一於誠爾。所以經文曰：「知至而後意誠。」然真知已至後，❶亦非聽之自誠，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。豈但如來說一日之謂？所以傳文又兩言「必謹其獨」，❷及結以「必誠其意」，以明此功夫須如此不可間斷，而所緊要著力，尤在於幽獨幾微之處也。

二「必」字正本文著力處，❸最宜詳味。始終條理之分難易，姑以骨角之脈理可尋，與玉石之渾全堅確，爲切磋琢磨之辨，最發得本文之旨瑩白，爲可玩。況其實，如物格知至，所謂真知覺貫通田地，又非容易可至，固未可以易視之而不深加工也。力行固難，然知之真而行之勇，則循理爲樂，自不見其難者。惟知之不真而行之不勇，遂不見其樂，而每苦其難爾。若《孟子》，始終條理，分智聖主意，乃言二者須兩極其全爲貴，非有難易之辨。而文公知行如車兩輪之說，其意又要齊頭並進，非可以難易論也。各隨本文自不礙，而各實用功自可見。

要之，聖賢固有言易以誘人之進處，亦有不敢言易以驕人之志處；固有言難以勉人之進處，亦有不敢言難以沮人之志處。皆不可以一律定也。

「治國」章所載先君子之言，誠爲至論。蓋君子之學，惟求其在我者而已，本非有治人之念也。在我者既至，或出而當治人之任，然後推己以及人，而非預爲之地也。若爲人而學，則有計利之私，而非誠於學矣。

《論語》「時習」之說，於當事親時，而習前日所以學事親者；當敬兄時，而習前日

❶「真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❷「又」，原作「反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本」，原作「立」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所以學敬兄者。其爲時似稍疎,❶却是實體此語做工夫處,初無妨害。然亦當知君子縝密之功,固無一事之不學,而無一時之不習也,亦在人隨力量循序而進。果有實工夫進進不已,則由疎而密,無空隙閒事矣。更在勉之。

其十一段之所謂一意者,❷乃是剖析理義之淵微精密處,皆上達底意思,非初學所可驟曉,姑緩之可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終

❶「時」,清鈔甲本作「説」。
❷上「一」字,清鈔甲本作「二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一

書

與姚安道潮人，名宏中。

外日特承光訪匆匆，恨不及欵洽清論，別去倐易三晦朔，而區區未嘗不向往也。《詩傳》中所疑難如何，併乞一一疏示，庶得以交相講訂，而爲定是之歸。

蓋學不厭講而貴乎有疑，必有疑而後能進。以疑則辨、辨則明、明則通，至於工夫大進而萬疑畢湊，渙然爲之一決，則如冰消雪融而不復疑矣。此顔子所以「既竭吾才」，而「如有卓爾」也。

所謂「格物」之說，今見得果如何？此最進學之要處。所當大致其功，不得以爲煩勞而狀之也。蓋不如是，則理無由明，義無由精。其於行也，必左動而右礙，前通而後窒，欲保其駸駸一於聖門之入而無路脉之差，亦且難矣。何復望其有從容洒落處乎？程子諸說，示人精微曲折，已爲詳盡，而文公發明攷證，又爲明瑩親切，確乎不可易。學者但當按之循序加功，便自見得趣味，而知聖賢之決不我欺。

大抵聖門工夫自有次序，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説，欺愚惑衆。須從下學方可上達，須從格物致知，然後融會貫通，而動容周旋可以無阻，譬如行者之適都城，未曾識得路脉，從南從北幾程幾里，如何舉得步？出門便差。却如陸學，從來只有尊德

性底意思，而無道問學底工夫，蓋厭繁就簡，忽下趨高者，其所精要處，乃陰竊釋氏之旨，而陽托諸聖人之傳，確然自立一家。文公向日最欲挽而歸之正，而偏執牢不可破，非如南軒之資，純粹坦易，一變便可至道也。

初學者識見未定，其立的最不可泛。孔、顔、曾、孟遠矣，不可得而見矣。如近世周、程諸儒，亦不可親見其人之爲如何，據其道於遺編而師之。若文公者，同時並世，某於經籍中，師仰其道者十年，而親炙函丈者又十年，真所謂身即書、心即理，凡昔聞其語者，今親見其人，真所謂宮墻巍巍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仰之彌高、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、忽然在後者也。學者惟當終身竭鑽仰之力，未可以道聽塗説世俗常情而窺測之。此心先有一般意見横在肚裏，爲之梗塞，則一切微詞精義便相扞格，更不能入，最是大病處。

爲學工夫所最先者，一當立志以斷定邪正之路，一當虚心以玩味理義之實，然後致知力行可以交進於其後。不然，則散漫不倫，終亦不能以有得矣。

侍同臭，講此不覺縷縷，不自知其爲過繁也。高明以爲如何？

與陳仲思 鎮江人。

某前月初八日抵臨安，依舊宿故壘。廷試已定四月十八日，此事從來無定準，一聽造物之爲如何，無可言者。前者高才網漏，欲尋舊迹升黜之爲如何？恐亦不必如此介注。

科舉本是壞天下人才底物，本不足以

取人才。其爲法，不考平日素行，只校三日虛文，固無一定之賢否矣。今且就虛文言之，又只各隨有司意見之不齊，亦非有確然一定之能否，則得不得有命之説焉。達者當之只可付一笑，非可以是爲介注也。況舉子學術技藝，從來有淺深、高下之不齊；考官學術意見，亦從來有淺深高下之不齊，安能保其必相偶合？即此不能保其必相偶合，而其相偶合者，非人力之所能爲，是命也。只此非人力之所能必處，便是天之所爲，便是命，更不必冥搜遠索，指蒼蒼者以爲天之於我如何，而後謂之命也。

雖然，此就格法中論之如此，❶若超乎繩墨之外，以高明正大之見言之，欲治國平天下，而專靠此以取天下人才以爲治國平天下之用，直是兒戲，亦只是未有三代聖君賢相高見遠識，無人看得此事破，無以變通其法爾。

向來伊川先生修學制略，本先王遺意，非有過高之事。以劉摯非不賢，乃獨毅然力排之，以爲「高闊以慕古，新奇以變常」，其識之不足而妄論如此，無足怪也。每嘗最愛明道先生《修學校尊師儒取士》一奏，蓋斟酌三代之意而損益之，以宜於今者。若有聖君賢相者出，欲變通其法於將來，須如此奏節目施行，然後爲可，而非可與常情論也。

因話謾及之，❷聊以發高明之一笑。

與黄寅仲

外日書院相聚，極荷愛篤。遷出江下，

❶「格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俗」。
❷「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語」。

又蒙連日綢繆，何感如之！別去區區第有銘佩而已。

某到嚴陵，不意以人情事勢所不容峻却而去，又留滯在此許久。寺丞端人正士，慈祥愷悌，誠心愛民。今年水旱大歉，無日不憂形於色。子和亦多能之士，曆、醫、山水皆精，由其資稟聰俊，故無所不通爾。

可中資質極是純粹，惜乎學問差向一偏去，已纏肌入骨之深，無可轉回者。初間到旅邸相訪，亦開懷説其學問來歷，及詹郎中悟道一段，殊無隱情。以爲堯舜至孔子相傳都是如此，是時與他詳細剖析，從原頭梳理下來，忽爾日暮，各且散去。後再相見，更不扣竟前説，又多是匆匆不暇。大抵先入者爲主，確然固執，自以爲是了，外言更如何入得？其祭詹文道：「孟子後千五百年，得其傳者惟象山，象山之傳惟默信。」其意向偏暗如此。末結説默信未嘗死，又全用佛、莊死而不亡底意，更何暇責顧？

平甫資質亦莊静，扣其所學及與詹、楊來往有何傳授，欲因其所偏而爲之救正。絶口不出一言，屢扣屢寂，但叉手聲喏而已。又不如可中之無隱。爲其堅意隱默如此，後因來訪，只直剖析儒釋之所以分，及陸楊之所以偏處與之，自後或相見，坐未煖則別去，不暇講論，必是意旨不相契，兼未能知味，故以爲緩而不在急也。

自到嚴陵，益知得象山之學情狀端的處。❶大抵其教人，只令終日静坐以存本心，無用許多辯説勞攘。此説近本，又簡易

❶「處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

徑捷，後進未見得破，便爲竦動。

今按其説，若果是能存本心，亦未爲失。但其所以爲本心者認得錯了，只是認形氣之虚靈知覺者，以此一物甚光輝爍爛、爲天理之妙，不知形氣之虚靈知覺者，人與物皆同，如牛羊鳥獸蟲魚，凡有血氣之屬皆能知覺，趨利避害不足爲貴。此心乃即舜之所謂人心者，而非道心之謂也。人之所以貴於物者，以其有道心，❶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是也。人心，血氣之私也；道心，性命之正也。二者雖不相離而本自不相混。❷

今指人心爲道心，便是向來告子指生爲性之説，及佛家所謂「作用是性」之説，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」之説，「運水搬柴無非妙用」之説，故慈湖傳之，專認心之精神爲性，則是全指氣爲理矣。惟其全指氣爲理，故安然以陰陽爲形而上之道言之，不惟論天，論《易》、論乾坤都做此一物，論道論德、論仁論義、論禮論智、論誠敬、論忠信，諸等固有萬善，皆只是此一箇渾淪底物，只名號不同爾。

夫道德仁義，乃專以理言。而指氣以當之，已爲不是。而諸等名義各有所主，頭面體段自是不同，甲件自有甲件用，乙件自有乙件用，都來混作一物，尤含糊鶻突，用處豈得不差錯？讀書窮理，正要講究此，令分明。於一本渾然之中，須知得界分不相侵奪處；又於萬殊粲然之中，須知得脉絡相爲流通處，然後見得圓、工夫匝，體無不備而用無不周。

今都掃去「格物」一段工夫，不復辨别，

❶「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爲」。
❷「二」，原作「仁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改。

如無星之秤、無寸之尺，只默坐存想在此，稍得髣髴，便云悟道。既悟得後，却又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，到死後又依古禮行喪。如此者何故？蓋須是如此，方爲儒名家。不然，則爲佛名家矣。其實於聖賢言語，只是略略依他見成條貫，不要甚通解，多牽來拗就己意，未嘗講究聖賢本旨端的之爲如何。

既不辨别衆理，又不見得端的之爲如何，則臨利害之衝，如何應變？又如何守得牢固？因知輔漢卿所録，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鮝魚粧面之説，爲發得情狀出，甚端的也。

以晦翁手段，親與象山説不下，况今日其如此等人何？❶近思量渠門既偏溺於此矣，又直攻其所偏溺，則愈畏縮而不入。

今喻文得瘧，俟兩日平和更見之，將此話頭置放一邊，絶口不及，只以孔孟工夫精密切要處開誘之，令且子細師法孔孟，不可恁疏闊，恐滲漏處多，但誘得入窮理路來，可漸有見，自能覺其是非爾。

答黄寅仲

所擿胡義之疵，甚當。不特此句之疵，其説「敬」之大義亦不出。緣是未曾做得持敬工夫，未見得「敬」滋味也。

其他亦多有句不穩，及多有欠意不圓處，只説氣稟之昏，不説物欲之蔽，而「明德」、「新民」、「止至善」三句裏面底藴，殊未曾動著。此非有妄議之慊，乃講其理如此爾，亦格物之一端也。

❶「其」，乾隆本作「某」。

答林自知

自嚴陵一別，僂指忽三易歲華，❶而此念無日不向往。昨許友之來，承惠手翰，深稔勤誠。❷趙司直宮祠莊嚴，幽居想時得過從講貫，有洪論大義時析一二，附南來之鴈，得見故人不忘之意，不爲惡也。

抑嘗嘆今之學者，其隨波逐流者固無足論，或有不肯自暴自棄而願志道者，已爲度越於人不淺，然又多是悠悠泛泛，不能勇往直前，的爲正道之趨。方且彷徨中流、騎墻不定，❸則殆見好善決不能如好好色，惡惡真不能如惡惡臭，切己將何有得力？在我將何有受用？又將若何保其斷爲君子之歸，而決不復小人之墮邪？❹

此亦入門未見趣味者之常態，尤吾黨所當痛自省察而用功加勉焉者也。賢者試三復之爲如何？

與邵生甲 嚴陵人。

數日甚企想，而佩音悄然，❺何邪？

始者承賢者來訪，謂賢者資質志向之美，亦易通曉者，便極爲剖析其是非邪正之分，庶幾曉然不迷其所趨。再蒙見訪，又道及濂洛諸老先生之書，都曾看來，親手編寫成帙，又知其亦素用功者。繼而講論鬼神

❶「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屈」。
❷「稔」，原作「認」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墻」，原作「檣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。
❺「佩」，乾隆本作「德」。

之事，乃至偏執異端死而不亡之說，❶滯而不能化，亦未曉其受病之由。續到賢者之居，獲奉從容，仍出江西。

至言示其意所主者，始讀一篇，不見其有一句入正腔窠；再讀二篇，又不見其有一句入正腔窠，遂掩卷不讀。而賢者又示以小詩與《行狀》，乃知自孩幼時已衩異矣。而賢者嗜之不釋口，且曰「從濂洛諸老先生書來，末方得此，見其爲好」，并談易談心，悉踵已見之誤而安之不怍。至是，乃知賢者平生學問，知賢者胸中底蘊，知賢者病根所在，從原頭本領差錯來，纏心腸、蝕肝肺者已深矣。

因覺始相見極爲剖析之言，殊不入賢者之耳，枉爲虚説。而賢者於諸老先生之書，亦枉用許多工夫，全未有一字之得。此其故何也？由諸老先生見此道理素熟，所謂至精至好處，只作家常茶飯底事，平平説去，淡若無味，而其中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旨，實爲格言至論，千古攧撲不破。以時文淺識泛泛讀過，莫能曉解，忽見此人説得奇奇怪怪，又簡易徑捷，便爲竦動而陷墮其間。使向於諸先生書上，❷稍得一字之義而知味焉，則決不至有此陷墮處。非惟於諸老先生書未有一字之得，在孔孟之門，亦未得寸步之入。

并覺昨所論「鬼神」一節，乃至幽至玄、無形影事，非物格知至、理明義精者不足與語，而遽於賢者之前言之，乃强人以所未到之理，講其所不當講，答其所不當答，不能逃躁瞽之愆。然此心終不能恝然於賢者，

❶「亡」，原作「忘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❷「使」，原作「所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以賢者方二十六，正孔子所謂後生可畏之時，前程地步闊，日子長，儘可闊步著工夫，做聖賢大業，不可但爲山林苦行，偏滯在一隅，枉了可惜。

今固不敢勸賢者絶濂洛而師象山，亦不敢勸賢者舍象山而從濂洛，此事未易決，姑置之勿論。且賢者讀書爲儒，豈非祖孔孟者乎？今只以孔孟門庭精要工夫，與賢者共切磨之，如何？

某在此不久，只月末便歸，不得與賢者久處。若不説及此，恐失此等工夫，則疎闊走漏處多。

且孔孟門庭精要工夫如何？在《書》則「惟精」與「惟一」不偏廢；在《易》則「知至」與「知終」不偏廢；在《大學》則「知止」與「静安慮得」不偏廢，「格物致知」與「誠意正心脩身」不偏廢；在《中庸》則「明善」與「誠身」不偏廢，「道問學」與「尊德性」不偏廢，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」與「篤行」不偏廢；在顔子則「博文」與「約禮」不偏廢；在孔子則「始條理」與「終條理」不偏廢；在孟子則「盡心知性」與「存心養性事天」不偏廢。

蓋察之不精，則若何而能一？知之不至，則若何而能終？不知所止之地，則將於何而静？於何而安？於何而慮？於何而得？物不格、知不致，則意將如何而誠？心將如何而正？身將如何而修？善不明，則身將如何而誠？問學之不道，則將如何而爲？德性又如何而尊？學問思辨之不博審慎明，則將從何而行？❶又如何而篤？始不知條理，則終如何而爲條理？文不博，則禮將如何而約？心不盡，

❶ 「從」，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如」。

性與天俱不知，則又將如何而存？如何而養？如何而事？

萬物固皆備於我，然物物各有頭面：事親當如何而爲孝？事君當如何而爲忠？事長當如何而爲弟？夫婦當如何而爲別？朋友當如何而爲信？曰仁，如何而爲仁？曰義，如何而爲義？曰禮，如何而爲禮？曰智，如何而爲智？合當用義時，❶可只以仁應否？合當用智時，❷可只以禮應否？曰誠，如何而爲誠？曰敬，如何而爲敬？合當用敬時，可只以誠應否？曰忠恕，如何而爲忠恕？曰中庸，如何而爲中庸？曰義利，如何而爲義？如何而爲利？又有義之似利、利之似義，則將如何而辨？曰天理、人欲，如何而爲天理？如何而爲人欲？又有天理之似人欲、人欲之似天理，則將如何而分？

凡此等類，只可坐想都了否？還亦須著工夫理會？如合著工夫，如何而著？不審賢者於此已生知安行將去？抑尚在學知勉行邪？抑未能知未能行，而合求知求行邪？

此等工夫，甚欲與喻、顧二丈及王生相切磨。不然，則空爲世情契，不爲道義交。今喻丈瘧未愈，顧丈又拘書會，自講説，諸執事並在坐相陪，獨渠不曾一來。將意旨不相契而憚進耶？❸抑某説之不足聽邪？抑未能知味以爲緩而不在急邪？

王生又屢邀而屢不至，昨適幸其至，方回頭欲與語而忽又不見，或謂徑去矣。殊不曉其意之如何也。此理十説無窮、七説

❶ 「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曰」。
❷ 「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今」。
❸ 「憚」，原作「禪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無盡，雖終日不食、終夜不寢以求之，猶恐不及，而悠悠若是，豈所謂志學者？

竊嘆黄堂篤意於開明後學，每見每必問。是何闔郡亦無一人稍體黄堂之意，以自篤其意爲開明之歸，可以爲黄堂説？幸而得賢者一人可語，又唱焉而不和，何邪？

此天下公理，是曰是，非曰非，一行乎大公，非可拂理狥情，拗非爲是而相取諛。若拗非爲是而相取諛，則是陷人於非道，而賊夫人之子。樂人之取諛而忌人之救正，則是又護過以匿於己，而吾道之賊也。此皆私意之尤，非君子豁然大公之心，而豈所謂切磋之道也？

所學爲何事而私意如此？何時得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？何時得本體輝光潔白，如江漢以濯之、秋陽以暴之邪？

野人前所講義四段，想必已見，又不敢奉呈，恐不相契，反爲覆瓿。舊亦有《心説》二篇，皆未敢唐突出授。深念賢者，更遣此忠告，能併達此意於王生諸人，幸甚。

與王生震

某始到學，吾子不外，首先來訪。見其資質志向之美，可與適道，豈勝欣幸！續於九峰，聞尊丈説吾子聰俊之發甚早，自九歲已能文，十二三已志道，今年方二十。又不勝嘉嘆。❶屢使人邀屈欲細扣所學來歷，庶知其是非深淺，可以置切磋之功。而屢邀屢不至，屢唱屢不和。今幾匝兩月矣，竟未得與吾子有一日之欵，劇談而痛論。

❶「嘉嘆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昨忽承吾子之至，方回頭欲與語，而忽徑去又不見。此其故何謂邪？是固不難曉矣。子學淵源祖象山，曲護祖印如護命，懼拙者有以攻之，故稀行疎立，而不欲相親。

吾何私冤於象山哉！爲其佐異端、鼓淫詞，爲人心害，吾對越上天，講明公理，爲人剖析是非，深有愛於人而存忠恕之心，懼其或至誤陷焉，而枉害了一生也。

今吾子既深忌而痛護之矣，吾亦何苦强聒於子哉？姑置之勿論，待他日識見長而自定焉。只如洙泗之上，大聖羣哲端拱肅列相與講道，下學而上達，是多少精微廣大之旨，是多少縝密要切之功，殊不得與吾子浹洽講貫，後生失此不及知，豈不大欠缺，爲可惜。

又深念吾子妙齡美質，正孔子所謂可畏之時，氣力正强，志意正鋭，正可闊著步做聖賢大業工夫，爲天下大儒。無但隘守隅角，小道細行，姑長雄於山峽間，枉度了一生，又可惜。

學中講説，大小諸生皆環坐樂聽，是開闡多少宏綱大義，是發揮多少微言秘旨。而吾子獨不得一聞以發高明之見，又可惜。

此月末欲便歸矣，與吾子只成結世情知識，而不成結道義交契者，何邪？九峰又聞尊丈説，吾子旦夕爲四明之行，此豈小兒志識未定者之事邪？彼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，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。見之何爲？看之不破，稚嫩之質寧無轉移潰亂邪？

聞之，極爲良資美質痛惜。夜睫爲之不交，早作，不覺肝肺流而爲一篇。今未知吾子此行之果如何。將別矣，亦録爲贈言在別紙。見第一卷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一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二

書

與鄭行之嚴州人，名聞。

某外日都門一接見，深爲吾子喜。何喜也？二五流行，參錯不齊，而人生所值，駁者多而純者少，故賦質之粹美者最難。其人或既有是美質矣，而又安常習故，不能志於學以成之。其有是美質，又能立志於聖賢之學者，豈不爲難中之尤難者乎！今吾子俱有是二難之美，是安得不爲吾子喜？

自奉嚴陵郡侯命，入學與諸生講貫，深念吾子有此密邇，實爲不可逢之良便，是以專人奉書，冀其一來，相聚旬日，少效愚見以發高明，而吾子辭焉。回武只奉空書而至，又大爲吾子愕。何愕也？聖人垂世立教，是多少精微廣大之旨，欲與吾子講而不得講；學者師慕聖人，❶是多少縝密要切之功，欲與吾子究而不得究。日間與諸生誦《大學》、《論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之書，是開闡多少宏綱大義，是發揮多少微詞奥藴，而吾子皆不及與一聽焉，❷於學問誠大欠缺者。❸而安得不爲吾子愕？

既而開緘讀之，心病隱隱於聲畫間，又極爲吾子憂也。聖人不作，專門名家以亂

❶「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思」。
❷「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極」。
❸「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仍」。

吾道者甚衆，學者立志之初，最當明别邪正二路之所由分。適乎正路，則爲賢爲聖；差之邪徑，則爲狂爲愚。今子之所志者，❶何學歟？書詞主象山，其根原差錯矣。

道學師友淵源，自孟子没，千四百年，得濂洛諸君子更相發明，而後孔孟之心始白，斯道之傳始有繼。其微言秘旨，又得朱文公精明而光瑩之，實後學之指南而百世之師範，一定而不可復易者也。彼象山者，不師孔不師孟，而師道光，號佛照。竊其宗旨而文以聖人之言，屹然自植一家，與孔孟背馳，與周程立敵，導學者於詖淫邪遁之歸，誠異端之雄，而吾道之賊也。

子平日在吕氏家塾相講磨，東萊蓋友朱張、師周程，而宗孔孟者也。其子弟決不肯背其先學爲異端之趨，不知子從何而得之歟？

大抵其教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，以萬善皆吾心所固有，無事乎辨説之勞，屏去格物一段工夫。而其所以爲心者，乃錯認形氣之虚靈知覺以爲天理之妙，不知形氣之虚靈知覺一也，而有人心道心之不同焉。

由形氣而發者，以形氣爲主，而謂之人心，如耳目鼻口四肢之運用者是也，而人與物同，不甚遠也。由理義而發者，以理義爲主，而謂之道心，若仁義禮智之屬是也，而人與物異，獨爲最貴者也。二者在方寸間，本自不相紊亂，如饑而食、渴而飲，此由形氣而發，人心也。此心最危鯢而易陷，若窮口腹之欲，則陷矣。嘑爾蹴爾嗟來等食則不食，此由理義而發，道心也。此心甚隱微而難見，如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，自非

❶「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聖人莫能見之。聖人精察二者，不容於雜而一體，道心常爲之主，使人心每聽命焉，故聲爲律、身爲度，從心所欲不踰矩，則日用動静云爲，無非純是道心之流行矣。自古羣聖所授受、相講明者，其要訣正在於此。

今却指人心爲道心，乃告子「生之謂性」、佛氏「作用是性」之説，是指氣爲理矣。則其所謂道德仁義等萬善，皆不説著本體端的，而萬善本一而分殊，名義又各有所主，一物自有一物之用，隨感而應，脉絡粲然各不相奪。今都混爲一物，無用致窮格之功以明析之，則用處豈能各止其分？不過直行己意之私而天理人欲雜無辨矣。

雖萬善本皆我固有，然人自有生以來，氣稟習俗、物欲私意，是幾重湮蔽，豈可但坐想即得之，便安然行去，有如此之徑捷乎？此根原來歷與聖人殊宗，蓋昭昭矣。吾子晚進見之不破，而遽有嗜焉，又安得不爲吾子憂？

然人之稟性也有偏圓，而其受病也有淺深。❶圓者易轉，偏者難回；淺者易醫，深者難救。

吾子之性若圓而病若淺也，願因愚言，凝然思、惕然動、釋然悟、幡然改，悉濯去江西舊見，一新更窠易模，循濂洛淵源以達洙泗。其用功也，必依某所謂致知力行之節目，而主敬以爲之本。其讀書也，必依某所謂四書之次序而復熟焉。果能致知力行之功到，而四書之義徹，至於一旦豁然，真有卓爾躍如目前，然後知今日之言，❷的不爲

❶「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之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吾子欺矣。

吾子之性若偏而病若深也，則濂洛、江西二派未容易決，願將二家之書且束之高閣，俱勿論，惟清心專讀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，專以孔聖爲師，顔曾二子爲友，❶而《孟子》亦以爲體驗充廣之助，是三書者既融會貫通，則邪正之分自定而取舍之幾自決，所謂濂洛、江西二派，不待較而判矣。

如或皆不以爲然而偏執舊見，牢不可解，則是不師孔孟而師異端，不由公平正大之道，而趨詖淫邪遁之域。其歸宿成就，不過一老佛莊列之徒爾，反不若常人之未能立志者之爲愈也。何者？以彼之心未病，猶在人理之常，而此爲心恙已甚，乃出乎人理之外也。至是則更不能爲吾子救，❷而但爲吾子哀矣。況子之妙齡甚富，正孔子所謂後生可畏之時，前程地步闊、日子長，正可著聖賢大業工夫，爲天下真儒。而拘拘於一隅之小道細行，枉了一生，抑甚爲吾子惜也。❸

此間詹、喻、顧，皆江西之流。詹不及識，如《己易》，全用空門宗旨，無一句是，而跋爲清明，則其胸中可見矣。喻旨不相契，顧自是自足，議論不離流俗之見。

後進有邵生甲、王生震者，妙齡可教，而亦墮圈檻中，不惟自是自足，而又自高自傲，無可救藥。而甲者又不能閉户自靖，牢守祖印，乃自矜自衒、自哲自聖。爲祖師解析，鼓淫詞而張之，既奉墨以附於儒，而又

❶「二子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❷「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若」。
❸「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耶」。

挽而歸之墨，❶殊無知可笑。假如有莊周口吻，説得至玄至妙，亦不過彌近理而大亂真，絶相似而極不同也。而况於無莊周之玄妙乎？其殆客氣忿憤欲角勝負，兒態癲狂亂爲叫呼，❷乃自絶於長者，非長者絶之也。

外此，惟接得張生應霆一人，志趣未雜而一心樂聽講論，爲可望爾。近又得李生發，有志舍舊從新，爲可嘉，亦未知其終之如何也。

今恐南去，與吾子益遠，又未敢絶人向善之路，輒叙此曲折，托壽昌縣前董四省元轉達，併録講義四篇，乃立後學一定之準，決無相誤。及舊嘗解「食無求飽」一章，恐可以爲進學之警，别紙録去，幸詳之。

區區詞不盡意，❸諸容來年九月參選過此。吾子有定見，無惜披露一幅，預於九月初寄董家見示，當觀新得，爲吾徒賀焉。

答鄭行之

承喻及臨利害得喪，輒覺氣懾心動，爲身之大患。自非切己用功，何以及此？然去病當從根，則無遺種。此病豈非見底事之理不破，❹而所養之氣餒而未充故邪？大凡臨利害得喪，見其理不破，則於中不能無所疑；所養之氣餒而未充，則於中不能無所懼。疑與懼交戰，心烏乎而不動？❺

❶「挽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顛」。「亂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辭」。
❹「之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欲見事理之破者，在乎致知格物之功；欲養氣之充者，在乎致集義之功。❶所謂「格物」者，格，至也，窮至事物之理，如親到然，其真是真非甚端的明白。所謂「集義」者，集，聚也。甲事爲之合宜，則在我得一義矣；乙事爲之又合宜，則在我又得一義矣；丙事爲之又合宜，則在我又復得一義矣。每事皆然，則衆義聚集，而行無不慊於中，其氣自浩然生矣。果能物格知至，則於天下之事無所疑，而其中所存者定矣。又能義集氣充，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，而其中所主者壯矣。是雖臨大變、當大任，而應之無不從容閒暇，又何有以爲吾動乎？

不特此爾，凡一切病痛，但理明義精，則皆無逃遁之所矣。更在有志者勉之。

與鄭節夫

自都城獲奉從容，知賢者資質志趣之美，實惟欣幸。別來山川日阻，愈見差池，而此心則未嘗忘也。❷

載伯來，得知賢者已有館地，便即就赴，不勝慰懌。報別次又道及賢者已覓書爲四明之行，其意久矣，甚鋭而不可遏者，何邪？驟聞此舉，甚爲賢者傷惜，彌夜達旦，耿耿於中，不能以自平也。

且彼持敬苦行一節，誠亦可欽羨，然所持者，亦只是一箇死敬；所苦者，亦只是一箇死行而已。有何運用活樂處？有何裨

❶「致」下，清鈔甲本有一空格。

❷「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只」。

補濟益處？其學術議論，不過只是一老禪伯祖師傳授，根原本領差錯來，本只是禪家宗派，非可以吾儒論。《己易》數千言，無一句是，察言以求其心，即此便見他所以爲心處。永嘉之政，殊可笑，攷迹以觀其用，即此便見他所以爲用處。其門下多是引接僧道輩來往，以法門兄弟氣類相同之故。嚴陵之詹，乃其朋儕，跋《己易》爲「清明」，則其胸中亦可見矣。

喻、顧及後進輩，有卲、王皆其黨，議論乖繆處甚乖繆，凡鄙處甚凡鄙，無一字合正腔窠，無一語相入。

嚴陵有九峰寺僧惠覺者，詹悟道時嘗造請證印，得「朝聞夕死」一言而歸，不勝其欣榮。喻、顧即日與他爲至朋，無時不造談論，其平日從遊趣向只是如此。彼識吾儒門户是如何？識聖人壇場境界是如何？而欲以儒家事業、聖門淵源與之講訂，則大誤矣。

某《嚴陵講義》四篇，曾見否？此喫緊爲天下來世學者立一定準程，非止爲山峡間一州之設，的無相誤處。幸勿以厭平淡、喜新奇之心而易忽之。及所與寅仲初書，并嚴陵學者鄭生聞書、卲生甲書、王生震書，及詩所辨論象山異端之學，及學者要切工夫處，甚詳明，幸一復熟之。

此等輩不師孔、不師孟而師佛照，其爲學規式、用功節目，别杜撰創一種徑捷門户，與孔孟殊宗，與周程立敵，只當以非吾徒斷之，何暇更求見之？云求見，不徒是空來往，勞費無益，而又不覺能轉移人眼睛喝斜向一邊去，不成本來面目。受害反有甚，亦凛乎可畏。[1]

[1] 「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愛」。

而賢者冒行之，殊不曉所謂吾儒門户，修身行己自有正法，造道入德自有正路，等級次序一定不可復易，而聖人壇場境界，公平廣大，載在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六經之書，又萬世通行，昭昭可覆也。能循循而進，日有日之功，月有月之益，歲有歲之效。

賢者與槎溪相聚許久，所謂格言至論，誦之亦云多矣；所謂宏綱大旨，講之亦云熟矣。想其志，必亦欲爲君子儒，而不爲小人之歸；必亦識聖賢趣向，❶而知所用力之方矣。今忽舍儒而歸墨，叛聖賢而入異端，不師孔孟大中至正之教，❷而宗慈湖、祖象山，爲奇怪之習，出人理之常，是亦甚可哀也已！豈槎溪有以誤之邪？抑賢者之無常而負槎溪也？謂其急於求道而不暇擇歟？然饑者之欲食，亦須是食五穀然後可以充饑，豈有不暇擇五穀，而但急於走江以漁魚、走山以獵獸？而僥倖其或可以有濟也，謂其旁搜博覽以備參考，而中自有主歟？然此則大賢物格知至、理明義精、學有餘者之事，而非新進晚學、志稚而未定、識嫩而未確者之所宜也。志稚而識嫩，則是非茫然莫得其真，而遽欲爲泛泛之舉，殆猶乘一葉之舟於風濤洶湧之衝，其不覆而沉者，希矣。

因覺前日都門相聚，雖賢者之意亦甚拳拳，而退後之語每以守舊爲足，亦殊無一言扣擊，是以精切之論無因而發，不得到賢者之前以廣高明之見，致使賢者有今日之流，則拙者亦不能逃其罪也。

❶「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多」。
❷「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思」。

今白沙舟中念及賢者，恐南去益遠，與賢者愈不相及，而賢者之病日深，纏肌蝕骨不可救藥，❶因急發此，託計院轉達。願平心定氣而三思三省焉，無爲是支離駁雜，且取四書循序而熟讀之，俛焉孜孜，須到混融貫通處，自當卓然有見，而知天下真是真非。邪正之分自定，從違之幾自決，而且以知今日之言，的不爲賢者誑也。若不以爲然，則是欲果於自暴自棄、爲狂妄之歸，愚亦不能强聒於子矣。

答鄭節夫

某十月初抵中都，即探知賢者寓京口。今承惠書，甚慰。但某寓此不能久，而賢者開春方歸，又無會合之期，不無悵然。

前年唐突附計院一書，蓋以賢者可與語，而惜其爲邪説之流，遂據正理直情剖露，更不復委曲回互，效世俗書札諛言謟語之態，亦以真講學故有真切磋，有真切磋然後有真警發，而亦惟真好學者，然後能樂真切磋而可以有真警發，不爲訝也。

今承來書，未能釋然，縷縷分析，猶有不能割捨之意。何邪？豈愚者之言未白，不足以發賢者之正見？抑大賢固無可無不可，非淺拙所能識也？

大抵此一種門户，全用禪家宗旨，無一與孔孟合。其要訣所主，只是祖述那「作用是性」一説，再得孟子所闢告子「生之謂性」底意，重唤起來，乃是指氣爲理，指人心爲道心，謂此箇物輝光燦爛，至靈至聖，天生完具，彌滿世界，千萬億劫，不死不滅。凡

❶「肌」，原作「飢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性、命、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、智等，都是此一物而異名。禪家此等意旨，從來交相密付，只是口訣，不用文字，所以渠門不要讀書，更不用窮格一段學問，而非有存養底工夫。

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内矜持者，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，只是要保護那箇輝光燦爛，❶不死不滅底物事，是乃私意利心之尤者，其狀甚有似於存養，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。惟其所主在此，故將下學千條萬緒底工夫，都作外物一盡掃了，合下處己便直向聖人「生知安行」地位上立，❷至接後進，❸亦便直引向聖人「生知安行」地位上行。其待斯世常人，亦便直以太古太朴之道待之，所以出門動步便有礙，寸地通不得。

其徒一二老輩，間有踐履好處者，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，乃出於生質之篤厚而然，而亦只是與道暗合，按之正理實不相符，不過只如僧道苦行、鄉原忠信廉潔之類，無足歆羨。在後生晚學，只當專以孔、顏、曾、孟實踐處爲準的，果能深熟用功，實得其趣味，則其中之樂自足，自無復走作他求，有如必欲識他是非邪正者，須是真識得儒釋之辨方可。

然儒釋界分亦未易白，自唐來名儒多不能識破，直至周程諸君子，有物格知至之功，理明義精，方始剖判得分明。夫豈初學志識、未有定主者所可遽論？

程子曰：「學者於釋氏之説，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，不爾，則駸駸入其中矣。」又曰：「釋氏之學，更不消言，常戒到自家自信後，便不能亂得。」又曰：「若欲窮其説而

❶「輝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光輝」。
❷「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行」。
❸「至接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其待時」。

去取之，則其説未能窮，固已化而爲佛矣。不若且於迹上斷定：[1]不與聖人合者，固所不取；其有合處，則吾道固已有。如是定立，却省易。」此數言，皆緊切爲人處，真千古不易之確論。

若學者未能見破，須且權作未斷底公案，束之高閣，且須依此數言佩服，他日有見自定。何須堅欲俛首鞠躬於其門，姑爲觀德考行，退自警勉之計邪？實得是理於心謂之德，實踐是理於身謂之行。彼於是理本原既差錯，則何實得實踐之能有？而何德之可觀？何行之可考？舍聖門正大、真切、縝密之功不之事，而爲是支雜，曰吾自保其必不爲之流，萬萬無是理也。

前年與黄寅仲及鄭聞書，説破儒釋之辨甚明，今更不暇論。此番都下新接一二，非不篤志於道，然皆偏執先入之説爲主，初見間，亦不能不出一二語以正之，既而頗護其説，確然自以爲是，遂更不復與語，聽之自錯自誤，於我何加損焉！[2]

要之，吾道自孔、孟、周、程、朱諸儒宗更相發明，[3]已明明白白於霄壤間，如青天白日，萬古不容掩没。豈小小異端所能爲病？舉斯世莫非斯人，亦何闕一二人之陷其中？自不須勞唇吻、費詞説，徒爲紛紛，彼此俱無益也。

别紙所論人心道心，中間自「人受二五之氣」而下一截，似已識得人心道心界分，而亦未瑩。其首末處所辨論，則甚支離，又似於二者之名義全未曾曉得，何邪？大抵

[1]「定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[2]「加」，原作「嘉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[3]「更」，原作「受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人惟有一心，非有兩箇心並生來，只是所以爲虛靈知覺者不同爾。其虛靈知覺從形氣上發來者，❶以形氣爲主，故謂之人心，如耳目鼻口四支之運動是也。其虛靈知覺從理義上發來者，❷以理義爲主，故謂之道心，如仁義禮智之形見是也。

人心方是就此軀殼上平説，雖上智不能無，未是不好底物，但此心最臲卼不安，易流於不好，故謂之「危」。道心專是就理義上説，雖下愚不能無，但此心本無形狀，至幽隱而難見，故謂之「微」。且如饑思食、渴思飲，此由形體而發，人心也。因而飲食未害也，若窮口腹之欲，便陷矣。其動來易陷，如此非危而何如？嘑爾蹴爾、嗟來等食，皆不肯食，此由理義而發，道心也。然此猶是易見處。若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，則於理甚隱，最爲難知，非聖哲莫能識之，非微而何？

二者在方寸間，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，非是判然爲二物不相交涉，只在人識別之，其工夫緊要在「精」、「一」二字上。精，則察乎二者之間而不雜；一，則守夫道心之正而不離。既專守道心之正而不離，則道心常爲此身之主，而人心一聽命矣。如此，則實理流行，動無非中。至於聲爲律、身爲度，從心不踰矩田地，則此身日用酬酢，❸凡由人心而出者，莫非純是道心之流行，而不復有二者之間矣。舜此四言，極是親切，端的無一字可改易。

聖人見道明朗如此，若趙臨川所論「人心不可專作人慾看」，此語既説得是，未見

❶ 「知覺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❷ 「理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義理」。
❸ 「此身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其差。而賢者攻之不置，却是未識人心之所以爲人心而求之遠矣。

所引「克己」、「毋意」爲比，亦不相似。克己之己，合下乃指身之私欲而言，非單指此身，只因對「復禮」形之，而後爲己私也。若對「復禮」形之而後爲己私，則須「復禮」而後「克己」，而非「克己」以「復禮」也。「毋意」之「意」，合下亦只是指私意而言，與「誠意」之「意」，亦自不同也。

趙臨川説「危」字之義，又太遲緩。此物好動，本不安帖，最易流易陷，即此便是危處。豈必待到逆倫亂理、❶争奪相殺，然後謂之危也！ 説「道心隱於人欲熾盛之中，視之不見、聽之不聞爲微」，亦失之迂折，兼似未識道心之所以爲道心也。

來説折之，以爲：「若如此，則是人心流失，必至於人欲已熾、天理僅存，然後即此道心之隱然者而充導之。此時濟得甚事？」此一義發得甚當，但其他所説「危」、「微」二字之義，却不親切，與夫所謂「純乎天理而中庸爲難」，及所謂「不合於仁則合於義，不合於義則合於禮」等語，殊不可曉也。

大凡知言最難，而立言亦難，須見理明徹後自然無差，❷非區區口舌所能强也。惟願格致之功真積力久，則他日自當條暢，更在勉旃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二終

❶「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禮」。

❷「見理明徹後自然無差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見徹後自然理明無差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三

書

答西蜀史杜諸友序文❶

某外日別次，甚感諸友各勤贈言，途中匆匆，未及披覽。至家，人事稍暇後，方得一觀。類皆志趣高明，不肯埋没流俗，俱卓卓有景慕賢德之意，竊深爲之敬嘆。其間有義未安處，敢一切磨之。

史兄全篇，以濂洛之學乃洙泗萬世之正學爲主意，而謂文公集厥大成，粹乎真洙泗濂洛之淵源，可謂已認著聖賢門路，而得其一定準程矣。但當即此爲終身鑽仰之計，且須平心玩味，切己體察，孜孜循序，毋支毋離，毋過毋鑿，則異日自有登堂入室處。

所論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無非生生不息之誠；鳶飛魚躍，上下皆察，無非成性存存之妙」，此等陳義似高，然不免舉子時文牽挽之態，看道理正不可如此含糊，❷須各隨本文子細紬繹，❸乃能明曉瑩徹，有切己得力處。如《乾·彖傳》，所謂「變者，化之始，以所賦之命言；化者，變之成，以所受之性言」二句，乃謂乾道變化無所不利，而萬物各受其所賦之正，以爲一身之主。所以釋乾利之義，蓋就陰静一邊言之，生生

❶「諸友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❷「正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本文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主意」二字。

不息之誠，乃一元生理之流行，貫徹乎四德，動静之間，❶循環而無端也。《中庸》引「鳶飛魚躍」，以證天理自然流行之妙，昭昭乎天地上下無所不在。若「成性存存」，乃言智禮本成之性，❷存存於我，則道從此而出，其存之又存，乃工夫純熟無間斷之意。此等語脉自各不同，强爲牽合，則渾雜無別，有害於窮理之實。

至所謂「清濁混雜有待澄治，則爲庸人」者，又欠委曲。據人生氣稟，除了聖人一等，自賢人而下，便已皆然。但其中多寡分數煞不齊，而人品隨之亦煞不一，未可都以庸人一例斷之，失權衡之平矣。餘所講明，則皆平正穩帖，路脉不差，爲可喜，千萬勉之。

杜兄深有警策於「爲學當在自己下工夫實體之」一言，全篇反復推證，以是意爲主而服膺之，可謂得切問近思之要矣。大抵古聖賢，邈在數千百載之上，影響絕不相接，只有遺言在簡册間，今若不實體於己，則何由識言中滋味，而得古人心腸肝肺？於己分亦何相干？須把聖人之言，如親承謦欬於羣弟子，如親與同堂合席相講磨。其所論事，如自己親做底，一一就己上實體之，則其是非當否、輕重緩急，一如痒痾疾痛之切於身，皆瞭然可得而知矣。

由是而之，則聖賢千言萬語皆爲切己之盤盂几杖，箇箇有受用處。及其久而熟也，雖或閒言漫語，亦無非吾切己之益而用功之實也。然於實體之中，亦須致知力行工夫並進。蓋實體察之，則知益精；實體

❶「動静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❷「智禮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禮智」。

而合之，則行益切。又不可徒守彼一言，恐復糊塗，無活法也。

子安所叙雖嫩，而旨意已平正。其論「閩、浙、湖湘、江西之學，爲門各異，而獨有取於閩學」，得正傳之粹，亦所主之不差矣，但諸家之深淺邪正，亦當灼知其本末表裏，無纖悉遁情，方能決不爲吾惑，而所主者益堅以定。若未能然，則全未可惹著，只一意堅吾所主，以待他時識見長而自明。

且如湖湘之學，亦自濂洛而來，只初間論「性無善惡，有專門之固」，及文公爲之反覆辨論，南軒幡然從之。徙義之果、克己之嚴，雖其早世不及大成，而所歸亦已就平實，有功於吾道之羽翼。

浙中之學，有陳、吕之别。如吕以少年豪氣雄文，俯視斯世，一旦聞周、程、朱、張之説，乃盡棄其學而學焉，孜孜俛首爲聖門鑽仰之歸，未論所至之何如，只此勇於去邪就正一節，深足爲至道者之觀，亦吾名教中人。如諸陳輩，乃鄙薄先儒理義爲虛拙，專馳騖諸史，攟摭舊聞爲新奇，崇奬漢、唐，比附三代，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，曰「此吾所以爲道之實」者，玆又管、晏之輿皁，而導學者於卑陋之歸也。

若江西之學，則内專據禪家宗旨爲主，而外復牽聖言皮膚枝葉以文之，别自創立一家，曰「此吾所獨悟於孔孟未發之秘旨，而妙契乎堯舜千載不傳之正統」者，其實誕淫邪遁，與孔、孟、周、程大相背馳，其爲吾道賊，害尤甚。後進看邪正不破，樂其徑便，多靡然從之。此種自江沿浙已滋蔓矣。玆其取舍從違之機，非理明義精未易決。在初學有志斯道而爲聖賢之歸者，誠不可不謹其所習也。其名約之，則汎濫駁雜之

甚矣。

所列道學四條之義，安得許多分裂？所謂道學者，其所學以道爲主，而所謂道者又非有他，只不過人事當然之理、天下古今所共由者而已。初非有幽玄高妙、懸空在萬物之表，與人事不相干者也。但推其根原所自來，❶則出於天命之自然。而語其全體所會，則實具於吾心。

惟是氣禀物欲之交累，而致知力行等工夫少得人勇猛去做。如果有能做得此工夫浄辨至到，則是理可復全於我，由中而見於四體，則目視耳聽有常度，手舉足履有常節。至於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，皆仁義禮智睟面盎背之餘，而爲道德之容。見於應事接物，則爲父子有親，爲君臣有義，爲夫婦有别，爲長幼有序，爲朋友有信。無不各盡其道者，皆此理之大目而爲人倫之至。❷其與朋友切磋琢磨者，亦不過講明乎此理，而相勉以進之也。如《大學》所謂「如切如磋」者，道學也。蓋以切磋骨角，有脉理之可尋，乃是言講學之事，非指此目爲道學也。其發明聖經蘊奥、著書以導後學者，亦不過寫其平日躬行心得之餘，而寓於修道之教也。雖至於治國平天下，彌綸天地，裁成萬物，亦莫非其中大本之所流行，而明德新民之極功，非度外也。是雖曰萬殊而皆一本也，此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皋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達之所行，孔、顔、曾、孟、周、程諸儒窮之所明，無二致也。

若所學不由此，則無其本，而所固有者不能有。凡百所爲，皆不免於外面計較之

❶「來」，原作「未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❷「目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」。「而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私，是雖言動有禮，容止可觀，未必合理義之當然，而爲先王之法言德行也。是雖忠於君、孝於親、弟於兄、信於友，未必得古人之成法，而爲中庸之至德也。雖於朋友講磨極其博洽，❶殆亦不過俗尚意見之偏，而非聖賢之精義也。雖訓釋諸經窮深極微，號爲名儒，殆亦不過曲學專門之鑿，而非道德之格言也。雖至於治國平天下，亦不過才智功利之陋，而非此道之大用流行也。是特漢、唐諸儒及管、晏儔輩等事，烏識所謂聖門之學？❷而烏可以道學名之？❸

至所謂終日兀坐，與坐禪無異，而前輩又喜人静坐之説，此正異端，與吾儒極相似而絶不同處，不可不講其所以爲邪正之辨。道佛二家皆於坐中做工夫，而小不同。道家以人之睡卧則精神莽董，行動則勞形搖精，故終日夜專以打坐爲功，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，游心於冲漠以通仙靈，而爲長生計爾。佛家以睡卧則心靈顛倒，行動則心靈走失，故終日夜專以坐禪爲功，只是欲空百念、絶萬想，以常存其千萬億刼不死不滅底心靈神識，使不至於迷錯箇輪回超生路頭爾。❹此其所主皆未免意欲爲利之私，且違陰陽之經，咈人理之常，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也。

若聖賢之所謂静坐者，蓋持敬之道，所以斂容體、息思慮、收放心、涵養本原，而爲酧酢之地爾。固不終日役役，與事物相追逐。前輩所以喜人静坐必嘆其爲善學者，以此。然亦未嘗終日偏靠於此，無事則静

❶「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與」。
❷「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焉」。
❸「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焉」。
❹「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致」。「箇」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坐，事至則應接，故禮經於合當坐時則坐如尸，合當立時則立如齊。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，及至接人，則渾是一團和氣。是皆天理之公而學行當然不容廢者。

若江西之學，不讀書不窮理，只終日默坐澄心，正用佛家坐禪之説，非吾儒所宜言，在初學者未能有得，則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，亦未可須臾忘也。安得終日兀坐而無爲？如理未明、識未精，徒然終日兀坐而無爲，是乃槁木死灰，其將何用？

來説乃謂「心最難制，默然端坐，舉目紛然，❶不火而熱，不冰而寒，欲其無所思而不可得」，則差之遠矣。心不能無思，所思出於正乃天理之形，非以無所思爲貴，坐當思亦思。思其所不當思，則爲坐馳，非以無所思爲奇特。他門欲終日默坐無所思，便自忽然有箇覺悟處，寧有是理哉？

道必講而後明，物必格而後知。《大學》首重在格物致知者，非謂格物致知都要周至全盡，方始可做誠意、正心、修身等工夫，凡一切工夫合下須齊頭並做，但語其功效次第，必物已格而後知乃可得其至，知已至而後意乃可得其誠，以至心正、身修，各隨次第得力爾。

天下事物無一非理之所寓，而格之自有次序。先其近者小者，而後其遠者大者；先其易者著者，而後其難者幽者。論其極，則天地萬物皆不可遺；語其要，則日用人事最不容緩。

如事親當孝者，非是空守一箇孝字，必須窮格所以爲孝之理當如何，如何而爲奉

❶「目」，原作「日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養之宜，如何而爲温凊之節，❶凡古人事親條目，皆無一不講，然後可以實能盡孝。

如事長當弟，非是空守一箇弟字，必須窮格所以爲弟之理當如何，如何而爲侍坐、侍食之禮，如何而爲應對、進退之儀，凡禮經事長條目，皆無一不究，然後可以實能盡弟。

況此身在目當如何視而爲明，在耳當如何聽而爲聰；在手當如何執而爲恭，在足當如何履而爲正。內而曰心當如何而存，曰性當如何而盡；曰情當如何而撿，曰意當如何而誠。曰仁、曰義當如何而居、如何而由，曰道、曰德當如何而志、如何而據。善如何遷、過如何改而爲吾益，忿如何懲、慾如何窒而爲吾損。利與義雜，如何而能舍利，如何而能取義；己與禮並，如何而能克己，如何而能復禮。言當如何言爲法言，行當如何行爲德行。居家當如何爲齊，居鄉當如何爲睦；居官當如何爲理，事君當如何爲忠；待人當如何其節文，接物當如何其品制。

似此等類，是多少底事，皆爲人至切要處。若不講究得一一分明，如何忽然自能之？亦如何做得人？今舍此等不務，却疑身外別更有深奥處，而欲博窮六合，知其非所得知，❷果何以彼爲？無乃太失之支離，向莊列圈穽去，豈聖門實學之謂哉？

程子曰：「致知之要，當知至善之所在，如父止於慈、子止於孝之類。若舍此不務，而欲泛然觀萬物之理，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，出太遠而無所歸。」正爲此爾。若果

❶「凊」，原作「清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❷「知其非所得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知其所以知得」。

能低心遜志於人事處，下學既到，則根本體統一定，至是雖或窮高極深，莫非吾度内，亦自可以通天地之大全矣。

若讀書次序，則《嚴陵講義》第四篇已明，須循此而進，方可入道。讀晦庵之書，則第二篇已言其略矣。須以此爲定準，方可路脉無差。果於是焉真有實得，則胸中權衡尺度明明整整，以之讀他書，真僞邪正自判然迎刃而解，雖汗牛充棟，不能爲吾惑。不然，則將有泣岐望洋之憂，亦難保其不迷而覆矣。

《近思録》之讀，則已見《答林司户書》。大抵首尾陰陽性命之説，姑示學者以理義根原，❶大端有在於此而不在乎他，蓋亦不離日用人事之實，特欲使志道者，起向慕之心，而知所底止，非遽躐等俾之强通也。自第二至第五卷，皆用工夫之切；十三十四卷，又辨異端、明道統，尤不可不熟於究竟。此數卷果通，則首卷將不言而喻矣。

答楊行之

承附遞書翰，深愜間闊之情。去冬都城幸獲邂逅，諸賢拳拳向道之志，度越流俗倍等，竊深以爲喜。蓋聖門之學，雖自濂、洛、紫陽諸儒宗發明得已有成説，如皎日、如夷途、如桑麻穀粟之切於日用，奈斯世士俗甚陋，類竭一生心力，顛迷沈没於科舉中，每厭薄理義，以爲若將浼焉，❷更不復有回頭問津者。不知舉業有害乎聖賢之學，而聖賢理義文字，本無相妨。理義明，則文

❶「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源」。

❷「焉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
字益條暢、有精采。況日下視聽言動、事親事長、待人接物處，箇箇有合用道理切身，不可一日闕者，乃反屏去不少顧，而急急於身外儻來不可必之物，冥其心於虛浮無根不之覺，多見其不知輕重，而果於自暴自棄，爲下流之歸也。

某自戊辰、辛未兩至中都，絶無一人知音過門。丁丑歲再至，雖四方英儁來往相過者亦衆，然大抵或只欲識面，或圖結交，或只要知己。求其所謂確實下工、真以理義相切磨而期有實益於己者，絶難得一二見。既不可以往教，又不可以强聒，遂使區區與人爲善之心無從而發，而聖賢精切正大之論，亦無由得到後學之前。

今諸友皆真情悃愊，有樂相親之意，切磨講貫，日求實益，不爲具文，可謂真有志於聖賢者，此豈世俗尋常所可論哉！惟真有志於聖賢，然後能辨得真下工夫、真相切磨，而可以真有警發，異日必亦真有造到、真有成就而不徒爾也。

諸所惠序文，可見人人志向，其中或有合講磨處，已別紙剖析去，可相與詳之。所喻讀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二書已畢，再欲從首子細窮索所疑，甚佳，但所疑亦未可强索，須意到自見。

文公四書，一生精力在是，至屬纊而後絶筆，爲義極精矣。凡立語下字，端端的的，如逐字秤過一般，無一字苟且過。《大學》約其旨於《章句》，已的確真切，而詳其義於《或問》，又明實敷暢。觀《章句》中太簡而或未喻，則易枯，必於《或問》詳之。觀《或問》中太博而或未貫，則易泛，必於《章句》約之。

《論語》，聖人之言，真如箇元氣，極是

渾淪無縫可鑿，被文公直就句裏面剖抉出許多精蘊來，爲詞甚約而涵理甚腴，註文與經文，字字元自照應，有一字當數十字者，有一字當數千百字者，不可草草率略皮膚上走過，然亦不必別生枝節過求，只就本句下所註本語，逐字相照理會，要實通曉其義，字字句句既分明，則總一章全旨玩之。一章既通透訖，則讀第二章，二章又通透訖，則讀第三章。章章如此相接續去，則前後旨意又相發。到一篇終，則一篇中許多理義又接續相發，而聖人之旨可見於一篇矣。到二十篇俱通，則篇篇許多理義又接續相發，而聖人一部書之全旨，粲然盡在目矣。果能於是中有得，則理義已稍見大概，方可讀《孟子》以發暢之。

今吾友讀之太快易，恐未見得趣味處。❶程子曰：「《論語》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，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，有讀了後知好之者，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者。」「全無事者」，是只空念過，全未有一字之得，恰如未曾讀也。「得一兩句喜者」，是已開得一線路子入也。「知好之者」，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也。「不知舞蹈者」，是已嗜後沉潛饜飫在裏面，又深悟其趣味之無窮而不能自止也。舊《答林司户書》中，亦有説讀《論語》之法，可參看。

若諸子時文之類，欲應舉者自是合當讀，後生筆力未熟，此等工夫，豈容少廢？但在平居暇日，可酌輕重立課程，如程子月中十日之説，未爲害。若在今試期之迫，則且將聖學等書權放一邊，❷而專做舉業工

❶「見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」。
❷「學」，康熙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賢」。

夫，亦無妨。

答葉仲圭邵武人，名采。

某前者過建陽朱寺正處，❶領文字一封，并別簡議論，迫行匆匆，不及報。今回程，不可無一言。

簡中所喻「性」一條，別立語固佳，然彼此都一般，但文質不同，初未嘗有異旨也。又謂「仁義禮智四者之發，本無次第」，則恐未然。大抵心之理本渾淪，只一箇物，分而言之則爲四位，相對截然各有定分。而於四者之中，脉絡又未嘗不相爲貫通，❷又非判然各成四箇界分，絶不相交涉去。惟其如此，故纔一遇事觸物，此中打一動，便都呈露在面前，隨吾所用而應，固自有秩然不紊。可以次第言時，亦或有雜然並見；不必以次第言時，初不可執定拘著在一偏。況如所講兩節，一從下説上去，一從上説下來，自是天然如此，不待人安排，亦烏得强欲紊之以爲不然？

如所謂：「與賓客相接，初纔聞之，便有箇惻怛之心怛然動於中，是仁。此是合相見之客，初聞之，自是如此，其後接見之禮、管待之義，自是隨應相繼而出，復何疑焉？」來説乃於既惻怛後，方裁度其可見與不可見，若是不當見之客，合下便不見，自不曾上心來，豈得思量而後決？這裏合下元亦不曾有惻怛之動，又何待至此後，方徐徐爲之裁度其可見不可見邪？恐皆雜亂不可得而通矣。

❶「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日」。
❷「爲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如所講兩節，方是粗言其大略耳。據裏面曲折，大有事在。必若究言之，大處則大有，小處則小有；疏處則疏有，密處則密有；充之天下莫能載，斂之毫末不能遺。若果見得本物真玲瓏，貫穿四方八面俱透徹，則横説竪説、七顛八倒説，[1]無所窒礙而無所不通。何但止此爲然哉？更在詳細深切體察而涵泳之，無急輕議論，他日熟後，自當條暢。

別紙更録所改「命」章一段，并「仁義禮智」章數節，寄范九哥處遞達，聊以爲講磨之助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三終

[1]「説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四

書

答陳遂父一

外日特承光訪，深認來誠，❶因以接見。賢者近道之質爲甚美，而慕道之志爲甚鋭，何勝贊詠！第恨區區不及奉從容而有歉爾。❷

蓋聖賢精微嚴密之旨，未可以立談判，而斯道高明正大之體，❸非可以翹想窺，彼此交拘於内外之爲限，而無以暢切磨之情，恐不免有滯乎駿才一日千里之進也。

答陳遂父二

所喻病痛，有「喜善嫉惡之心太勝，而包荒之量則未洪；勇往直前之力有餘，而詳緩之意則不足」。非自反之篤，何以及此？

大抵病痛，有從氣稟之偏來者，有從己意之私來者，其類自不同。而於氣稟偏中又不一，有偏向上去，是過於厚、過於善而爲君子之過，如黨錮諸賢之類。有偏向下去，是過於薄、過於惡而爲小人之過，如世俗五不孝之類。若喜善疾惡、勇往直前等類，却是氣稟之偏爲病，而過於厚、過於善

❶「認」，清鈔甲本。
❷「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爲」。
❸「立談判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判而立談」。

者，固非私意之屬，亦未可爲之深疾。

然欲去其病者，無他，惟進吾之學，至於理義窮格昭明，氣質磨礲純粹，則其遇事所發，當好而好、當惡而惡、當進而進、當退而退、當輕當重、當緩當急，皆莫非天理流行，自無不各中其節，而無復有太過不及之病矣。若吾學未進、理義不明而氣質不化，則病根不去，雖欲力摧强制，亦未如之何。况如一以包荒爲量，而其理不明，則混而無别，有妨乎智。一以詳緩爲意，而其理不明，則懦而無立，有害乎義，又不可以一定拘也。

至程子論讀書法，要「平其心、易其氣」。所謂平其心者，是虛其心，如衡之平，不可先立一箇定説，❶纔先把一説爲主於中，便如秤盤上先加一星了。到秤物時，如何得銖兩之正？易其氣者，只是欲見得聖人真意時，須是和平其氣，雍容和緩，自然而得之，乃能默契。非如初入門鑽仰考索時，奮厲吾氣力、鋭攻急逐之可能也。如左序所謂「優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饜而飫之，使自趣之；涣然冰釋，怡然理順，然後而得」，即此意也。

然讀書，見今緊要處，❷最是「虛心玩味，切己體察」兩句爲要，不可易之以爲常談而忽諸。❸

答徐懋功一❹

承示及《〈大學章句〉雜詠》一篇，可見

❶「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識」。
❷「處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❹「懋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茂公」。

用心傳習之不苟，非徒爲口耳之好者。竊不復事形迹，輒以情義相忘，詳爲三復，直據鄙見隨章改抹批鑿，而總論講學之大意於其後。亦惟有真切磨然後有真警發，有真警發然後有真造到，惟英明無以爲厭，而深爲之熟復焉。

果若有會於心，而實用其功以副之，沉潛浹洽，見得其中趣味源源而出，則嗜之有不容釋，而進進自不能已者，夫然後知愚言之爲決不我欺。若以一斑半點自奇，以直詣徑造爲志，務獵虛名，不圖實得，則與聖賢心事相反，非愚之所知也。

答徐懋功二❶

某始者接吾子於稠人之中，見其粹然有近道之質，❷而卓然起慕道之志，爲之敬愛。❸既而日夕相親，聲臭相投，而不相枘鑿，❹竊不自勝其喜，以爲斯學之不孤也。今承貽書，乃以親朋相責，以爲恐害夫場屋之文，而中心亦爲之自疑而驚且嘆焉。

嗟乎！吾道不明，❺至是哉！自堯舜周孔之教不行於世，而禪學老子習盈乎中土，❻世之儒者類以吾之爲道，亦二家之比。蓋皆有超乎天地人物之表，爲世外一等幽微玄妙之説，與日用人事不相關，遂爲吾子忠告，其懼有陷溺之害。是蓋不知吾道中體統，不識吾學中趣味而爲是卑陋之見，亦

❶「懋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茂公」。
❷「粹然有近道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有粹然近道」。
❸「敬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愛敬」。
❹「枘」，原作「桐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❺「道」下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字。
❻「子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
無怪乎其然也。

自有天地，則有此理。有生人，則在心所具有五常，在身所接有五品，在日用動静有萬事，而道行乎其間，不能與之相離。講明是道則爲學，實踐是道則爲行，實得是道則爲德，舉而措之天下則爲事業，而發達於言詞則爲文章。故道與文非二物也，是則吾道豈日用人事之外，别爲一等幽微玄妙之説？而文即是理之所形見，豈能有外乎道哉！

道者，文之根本；文者，道之枝葉華實。道即體，文即用。弸中而彪外，和順積而英華發。

六經，孔子之文也，而實孔子之道。所以渾然一本者，流行貫通也。七篇，孟子之文也，而其大本自性善而來，故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。荀卿惟不識大本，故其文偏駁而不純。揚雄惟善惡無别，❶故其文淺短而艱晦。董子最得聖賢之意，故三篇之策純如也。惟其見道不甚明白，❷故其失也緩而不切。韓子惟有見乎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傳，故其文雄深雅健，最爲近古；惟其知用而不及體，故無精微縝密之功。歐陽之文，步驟最學韓而欠韓之健，❸不免淺弱而少理致；由其不事性學，無韓之淵源。眉山之文，老蘇波瀾最爲雄健，然縱横偏駁，原於戰國之學。歐陽子以爲似荀卿，其偏駁者相似也。東坡雄健大不及其父，然節氣所充亦英發；但揆之理則不十語必差，未能改家學縱横之舊。至子由則弱矣，

❶「揚」，原作「楊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❷「白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步驟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又不及其兄，然其致頗近理而少繆，又似過於兄；惟所學以虛無爲宗，皆非有聖賢之淵源者也。若濂溪關洛諸儒宗不爲文，惟其道體昭明，間有著書遺言一二篇，實與聖經相表裏，爲萬世之至文。

歷考古今其文之粹者，未有不根本於道。而多駁不純者，皆由是理之不明者也。

若今科舉之文，至爲陳腐爛熟、浮虛卑薾，不足以古人前輩論，然其所以爲文，亦豈能外天理人物、離身心萬事而爲説哉？❶既不能外天地人物、離身心萬事爲説，則所以行乎天地人物之中，身心萬事所當然之理，古今所共由而不可離者，正所以資文之精采，而發文之波瀾，何有妨於文哉？

雖今之文不本於道，而文中之傑者，蓋亦有與道暗合，由之而不知者也。況國家法令，何嘗禁人爲理致之文？而有司程度，亦豈必取夫無理之文哉？學者惟窮理之不精，而見義之不明爾。理義決非害人之具，果能窮格工夫至到，胸中昭融洞徹，無一毫之少蔽，則於吐詞論事，如冰融凍釋，如破竹迎刃而解，如春陽著物，❷隨所至無不敷榮條暢，又何艱深蹇塞之爲乎？

故凡狀物意之不切者，由其見物理之不真也；論事情之不白者，由其燭事理之不瑩也。然則理義於文章，果不相爲悖，而世儒交攻卑陋之説，無足惑亦無足責也。

吾子於文已成一機軸，詞源之正駛、詞鋒之正鋭，其於對敵有餘也。科舉之文足以對敵，則己其得失有命焉。若於其上求之益工，爲必得之計，則惑矣。理義在吾身

❶「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耶」。
❷「春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陽和」。

心，不可一日闕者，一日而舍去，則醉生夢死，爲迷途中人，爲庸夫俗子，爲自暴自棄於孔孟門墻之外。此其輕重緩急之辨，亦惟有志者之自擇。

連日公事冗擾，❶不得暇。今撥剔奉報，併録舊作《似學之辨》一篇，與此意正相發者，幸併一覽焉。當有以釋其疑矣。

答徐懋功三❷

外日承喻及：「世俗風波，有譖言之入於百里者，不審其然邪？」此無他，皆由未知心事之故爾。

大抵世俗耳聞目見、口誦心惟、是非美惡、好惡輕重，只是流俗一種見解，初不識古之士君子用心爲如何。❸不識古士君子之用心，由其不識聖賢學問功夫之所在。聖賢學問功用之大，極於彌綸天地、化育萬物。而其用功之至切、至要處，惟在於此心。此心寂而静，則有直内之敬；感而通，則有方外之義。體未發，則卓然存大本之中；用既發，則粹然達中節之和。

在吾身主宰，入而處己，❹則不愧屋漏，不欺闇室，肅肅乎上帝之臨汝；出而應接，則如見大賓，如承大祭，兢兢乎不敢有一念之忽。視不妄視，而視必思明；聽不妄聽，而聽必思聰；言不妄言，而言必忠；行不妄行，而行必謹。足容必重而不妄履，手容必

❶「事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清鈔甲本作「車」，清鈔乙本作「咠」。

❷「懋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茂公」。

❸「如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何如」。

❹「入」，原作「人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改。

恭而不妄舉，口容止而不妄欬，色容莊而不妄笑，頭容直而頸必中，氣容肅而屏不息。山立而揚休，聲律而身度。

而其所以爲戒謹恐懼、提撕警覺、常惺惺乎一敬者，蓋又貫動静顯微、❶徹表裏終始，而無頃刻絲忽之容有間斷。志於古學者，平日用功蓋如此，雖未敢望聖人之純亦不已，常必勉爲君子之自强不息。

一有非禮之稍干吾防，❷則亟察而克去之；一有私意之微動其幾，則早覺而剿絶之。日惟切切自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。樂取人善於己，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。凡其磨礲剔刮，直欲使吾胸中光明瑩凈，洒如光風霽月，日用渾是天理流行，無一點障翳，尚何有世俗相毁相訾、相傾相陷等嵬瑣汙陋氣習？❸此豈不爲妄言、妄動之大，非禮私意之尤者乎？所謂戒謹恐懼、提撕警覺之功者，至此何在？寧不重爲吾心事之累、吾天理之玷乎？

若世俗顛迷於頽波之中，心靈昏昏莫克主宰，體用動静無復準則，目隨物視，耳隨物聽，行信足步，言信口説；面對人談欲猝取其舌，貌與人笑欲陰割其肝；❹貴利如珠璣，賤義如草芥，❺上下同一習慣矣。不曾此等學問工夫，❻不曾知學古君子平日用心之如是，謂其饑食渴飲與人同也，冬裘夏

❶「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交」。

❷「干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
❸「嵬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猥」。

❹「割」，原作「對」，今據康熙本改。乾隆本作「剖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劃」。

❺「賤」，原作「則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《四庫》本作「刈」。

❻「曾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有」字，康熙本、乾隆本有「知」字。

葛與人類也，意其心度識趣與世俗人一等，❶則世俗所謂相毁相訾、相傾相陷等氣習，例以爲常情，俱不免。

故譖者之言易入，而聽者之惑易深，此無足怪，亦無足憾，❷無足爲解析，無足爲芥蔕也。何者？此吾外，無預吾内也。吾惟盡吾分内之所當然：事官長，惟知盡吾恭而已，不知官長怒我之有無輕重；交僚友，惟知盡吾信而已，不知僚友擠我之有無淺深。凡在内者，一毫未有盡，則爲吾愧；而在外者，於我無加損，吾無容心焉。《論語》所謂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、《易》所謂「不見是而無悶」，正此其境也。故於此，益有以密吾恐懼修省之功，增吾之德而熟吾之仁，是又爲吾進學之益也。何病焉？

某沿檄此來，蓋嘗講道矣，而知心者絶少，幸吾友臭味相投，可與晤語。而相聚日淺，恐亦未知心曲精微嚴密之功，因此略道其梗概，以爲切磋之資，庶幾發軔取舍之分白得以相期，❸一意於聖賢高明正大之域之歸，而世俗嵬瑣汙陋之蹊逕，不在論也。❹惟其勉之，千萬之幸！千萬之望！

答林若時

价至辱惠書，知諸賢俱悄然者，何邪？敝里榜重陽前已揭，亦不愜公論。然此等末世敝法，其得與失從來不足爲賢者輕重，而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，亦不當以是爲低昂也。

❶「與世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都與」。
❷「足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所惑」。
❸「白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足」。

某區區皓首未能聞道，有玷師門。暮年叨冒末職，又需遠闕，不足以行志，極爲之意闌。居常惟念世道之衰，同志者鮮，如吾執契者以純明朴實之資，春秋正盛而志趣不凡，每恨往年接識之不早，方邂逅而忽分飛，不及從容於切磋磨琢之場，迨今以爲歉也。

茲承枉翰，拳拳惟以反觀内省、求道寡過爲務，竊深嘆咏，竊深嘉仰。大抵此道理本無玄妙奇特，只是人事日用之常，於中一一見其職之所當然，而悟其理之所以然，又厚養而實體之，然後爲己物，而區區正病此而未能也。

不無望於吾執契交規互警之力，儻能時加箴砭，豈勝萬幸！

與林一之

聞有欲收養遺棄之説，果成否？還論其姓同異否？若異姓，則如何？此雖比傍律文，然本律之意主於存恤之仁，❶而非與其繼絶之義，且係在禁養異姓條之下，則非律之正，按之禮經，又甚違戾。

在本宗而言，陽若有於爲繼，❷而陰不免於自絶，秦之吕政、晉之牛睿，識者貶之。世之蚩蚩愚氓，亦多有循習此態成俗而不自覺，❸而謂明者亦爲之，豈當局易眩，未之

❶「主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
❷「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子」。當從。

❸「亦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乾隆本作「固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或」。

思乎？且度其果能息異日争之之患乎？恐未爲計之善者，更當熟入思議，未可輕決也。

未及躬拜函丈，姑此一言，少盡忠告之愚，不宣。

與王仁甫

春首紹興書院得拜侍先丈郎中，極荷欵洽。豈意自此一别而歸，反成永世之訣。追思疇昔，其爲感愴，何可言諭！

前日一慰之頃，❶倉卒不及少叙所欲言，既而歸村，杜門不復入郛。日來傳聞襄事已有定期，在十二月十六日，果然否？切惟郎中之才學、行義、風節，度越於人，非循常之比，不審所當墓誌銘之類，亦曾經營諸作者之筆，以發先德之幽光否？在《祭義》「孝子顯揚其先」一節，反復甚詳明，以爲：「無美而稱之，是誣也；有善而弗知，不明也；知而不傳，不仁也。」

况郎中如彼卓卓，而道義之交，爲世顯顯者，有廖帥賓譔公，其次有黄宰直卿，皆平生號爲素相知。而時之貴人，有如鄒給事公，又其門下士最相與者，合具其行狀，爲之一請可也。❷而行狀則孝子之職，非他人所得熟知。不然，則或編其事實，只作段子亦可也。

夫孝子所謂孝之云者，豈專在於送死能終其大事之謂哉？又豈專在於泣血三年，而盡其痛慕之謂哉？又豈專在於保其財業，承其爵命，以光大門閭之謂哉？善

❶「慰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會」。

❷「可」，原殘缺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補。

繼前人之志，善述前人之事，顯揚其美而明著之後世，最爲孝子致孝之大節，所關係事體甚重，未易以尺楮究。想在賢者素有是議，❶無俟於鄙賤者之言，而區區忝辱知識之末，不得不爲之一訊。

抑又有欲訊者，郎中道義家，平生素持正論，不與世俗浮沉，其身後舉動，正鄉人觀禮者之所屬，最不可以不謹。始者自荒帷未至之前七七日，❷盛爲緇黄之會，存殁殆若相反，何謂邪？或者猶可諉曰：此家人隨俗之禮，而賢者不之與也。❸昨承惠齋食，甚感至意。然亦頗爲訝。愚不曉其所謂將隨鄉儀爲此，以答來弔之客邪？抑尚緇黄薦拔邪？若是爲鄉儀以答弔客，則已爲濡滯流俗而立脚不住，然猶庶幾其有説也。若是靠緇黄薦拔，則無乃隨頽波流轉，全然放倒門户者，所謂君子之澤一世即斬，不待其至於五世之後也。如何如何，已往無可言，會葬之禮更宜謹之。

唐突附此，少仲平日道義交契之忠，更望炤亮不宣。

與陳正仲

始吾子造門求教，拳拳執恭，甚卑甚巽。將謂吾子之誠有志也，因爲講《大學》以開其入德之門，❹既而方及首一章，吾子乃無心於聽受，遽告爲清源之行。❺覈其所以行之故，則無説，亦未曉其意之爲如

❶「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定」。
❷「帷」，原作「惟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不之與」，原作「之與不」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爲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有」字。「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原」。

何也。

越旬日後，令叔遣人來道慇懃，歷歷吾子之詳：家人生産之不事，而事落魄不羈之態；庭闈素行之不修，而修猖狂妄行之術。請爲之嚴加箴砭，以懲其舊而進其新，創其既往而淑其方來。

某聞其言，慨然爲之三太息。曰：噫！有是哉？有是哉？且吾子之及吾門者，何謂邪？意者爲慕道而來也，欲相與講明聖賢之學，而爲君子之儒也。而其爲清源之遊者，❶又何意邪？無亦爲孤陋寡聞，而欲從師取友於四方也。以一鄉之善爲未足，而欲兼天下之善也，其立志亦可謂偉偉不凡矣。然道不在乎他，只在日用人倫事物之間所當行者是已。

子家有母之親、有叔父之尊、有兄長之嚴，正大倫大法所係，所謂「孝弟爲仁根本」者，實在此。入孝出弟，行有餘力而以學文，蓋有無窮之樂存焉。而子欲反之，不稟叔父教命，不與兄比肩事母，❷朝夕承順以安子職，是根本已先撥矣。舉足第一步便錯，而與道背馳矣，何更以求道爲？聖賢之學，不過講明此理，而以明人倫爲主。敗倫逆理之人，正聖門所必誅而不赦者，何復以講學爲？而亦何君子儒之有？

道在邇而求諸遠，素未曾識蹊逕而狂走四方者何之？假使徧謁明師，歷扣良友，鞠躬盡敬於其旁，不知欲聞見何事？欲講貫何説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；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。求師友於四方，而悖德悖禮之是習，❸不知

❶「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原」。「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也」。
❷「與」，原作「事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悖德悖禮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悖禮悖德」。

此爲何淵源？

吾鄉儒宗所臨，道德遺風未泯，雖後進拘於舉子程度，未能嗣音，然猶寶祖業、安里塾，日怡愉於事親敬長之側，不失人道之常，亦足以爲善俗。子不是之善，而欲變常求異以取善於天下，是乃反人道爲行怪之舉，既自誤其身，而復誤其弟，相從於狂妄之歸蓋莫大焉，而何善之能爲？

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求爾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孟子不聽曹交講學於其門，而必使之歸，求諸孝弟之間者，❶非有秘於交也，欲其朴實用功，屏虚文而務實行，以爲入堯舜之實地，是誠深有愛於交，而不爲交之欺也。

吾子其熟復斯言，以爲切己之警請。無求諸他，❷且安心定志，從小學之書始。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人皆見之。及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若甘於自暴自棄，則無可言者矣。

答陳正仲

承喻文公《語録》云：「自家只著些子力，提醒照會他便了，不要苦著力，著力則反不是。」此語只是指此心萬理，本自完具，只著些少持敬工夫，便都森然如在面前。所謂持敬，便即是提醒，便即是戒謹恐懼。此中趣味須實用工夫便自見得，若苦執捉太重，則又太拘拘，反成畏怖驚惶去，本然道理反晦了。

「戒謹恐懼」四字解析，亦切於自省者，

❶「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
❷「諸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
但此處用四字意，説得較輕。戒字只是懲創禁止之意，莫恁地不好而已。不必記人己前後，又多端了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四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

答問

答王迪甫問「仁」

承示仁說，大概近傍無甚差錯處。然亦未見得真有貫通之實也。

蓋仁最是箇大底物事，❶聖人所以教人急於求仁者，只爲此物乃人所以爲人之主，日用不可須臾失。纔失之，便身心顛冥，而入於夷狄禽獸矣。其所關繫如此之切，裏面底藴是多少曲折，今不合只將數箇字立數箇語，要拘定包蓋了，便覺見如絣放在那裏，意味殊枯餒孤單，徒依傍人言語，不自胸中流出，恐於切己之用無補，非求仁之善也。若是真曉得底人，假如簡說一兩句，亦自明白親切，縱教詳説到千言萬語，亦自不差。❷

今須如程子所謂「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，❸體認出來」，須是逐件一一考究，要有歸著，各各通透，如寶藏四方，八面玲瓏，穿穴無所壅窒，然後於仁始無遺藴，而可以從容體之在我矣。今就段子，亦略批其大意，未穩處幸更詳之。批答段子見下卷。

❶「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❸「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思」。

答王迪甫問「性」

「非性無自而發」一句，前日伯澡録所説已自明，今忽將此一句插在彼，殊無理會，又似不曉。何也？「大本一正」後，下面許多查滓，便如何自會渾化？説得又太快易，得無糊塗鶻突也邪？

答林尉問「仁者心之德、愛之理」

四端是仁、義、禮、智所發見端緒，如何指作「四者界分」？仁是此心中天理生生之全體。發出來真情，自惻隱，自無不愛，但惻隱是於渾淪體上方萌動，便是從惻隱端來，流行及到那物處。故愛與惻隱皆仁之情、性之用。如何全指仁作「本是箇愛底物」？無乃認情爲性、認用爲體，恐差之遠矣。更子細體認之。

答鄭尉景千問「持敬」

所喻「持敬之難」，恐莫是大把來做件事，❶太重了，須是見得「敬」字明，則做便易，無所往而不在是矣。

所謂「主一無適」者，敬之義；所謂「常惺惺」者，敬之體；所謂「整齊嚴肅」者，敬之容；所謂「戒謹恐懼」者，敬之意；所謂「其心收斂，不容一物」者，又正持敬時凝定之功。人心散漫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須敬則有所統攝主宰，許多道理便萃在其中，生生有不容已。

❶「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個」。

所謂敬者非有他也，只是此心存在不走作爾。非是專要整襟肅容、❶端身拱坐，而後謂之敬也。坐則在坐，言則在言，視則在視，聽則在聽。無事時在此常惺惺，有事時則呈露在事。執此事則在此事，執彼事則在彼事。對境而見，當境而存。既不走東，又不走西。既不添第二件，又不插第三件。既不執著太重，又不忽略太忘。既不拘束太迫，又不放蕩太寬。只如平常做去，久之自然耳目手足有常度，容貌身體有常節，初未嘗著意於持敬，而固無所不敬也。

如文公《敬齋箴》，正是鋪叙持敬工夫節目，不可不詳玩在目前。然程子曰：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。」二言者，又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，而不可偏廢。不是只靠著此一邊，便自可管得那一邊也。故既尊德性，須又道問學。二者互加功，便互相發而互進。❷不然，則亦不能以上達矣。若在官中，自涵養而言，則酧酢應接，莫非做工夫處，本無相妨。自窮格而言，則紛來沓至，却有所妨奪。然於公餘，所謂四子面前明白底道理，亦未可全然棄却。

因話縷縷及此，亦同臭講貫之故，不自知其爲過繁也。

答鄭尉景千書中「窮格」一條之義

或疑應接事物亦窮理也，而書中乃以爲有妨奪，何也？曰：是何言之易也！予非不知程子論「窮理」之目，曰：「或

❶「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謹」。

❷「互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後」。

讀書講明道義，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，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。」然其言固有序矣。讀書居其先，而應接事物居其後，無亦以應接事物一節爲最難，❶非讀書有定見者未易以當此，而非初學者所可遽及也。

予向於書中所云，其意爲初學者主於讀書而言，雖事事物物固皆有理，而聖賢書中，又見成理義所萃，而皆事物之則也。在初學者入窮理工夫，或茫然未識其入門，或泛然莫得其要領，未可當動而妄求，憑虛而暗索。須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，於幽閒静一之中，虛心而詳玩，隨章逐句，一一實下講明考究工夫。

蓋幽閒静一，則心清而不擾；虛心詳玩，則前無所蔽，而可以有見。果能於是理實有得其大綱，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，而胸中權度稍定，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，以相參質，則其褒貶去取，方可有定論。

最其後也，乃及於應接事物以相證訂，❷則其裁處剖決，方可有中節，而不至於差舛。至是，則吾之見有以照彼之情，而歷練感觸，又有以長吾之見，內外交相發，權度可以愈精，理義可以愈瑩，將無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。

若在我未能有定見，而遽欲於酧酢求窮格之益，吾恐外紛而內擾，彼求而此震，稚嫩者爲之眩惑，柔弱者爲之牽引，其心之不流而亡者，鮮矣。尚何理之能窮哉？此夫子於子路以「社稷人民皆所以爲學，何必專於讀書然後爲學」，必深斥其佞者，❸亦正爲是爾。

---

❶「一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❷「應接事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應事接物」。

❸「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折」。

然程子之言必兼該衆目者，博其功而言之也，是用功深者之事也。予之説非偏靠一邊，乃循其序而言之也，是方用功者之事也。意各有所主而不相悖，惟實用功者加勉而無忽焉可也。❶

答徐懋功問「過化存神」説❷

舊説皆以「『過化』爲物已過乎前者，即消化無凝滯；『存神』謂心存於中，常恁神妙，應事物而心常虛靈，❸故謂大而化之之化，即此化意」。此説似精而粗，與上下文不相貫，決非孟子本旨。在常人，質美者可能之流弊，❹有老學之病。

至程子説，曰：「身所經歷處便無不化，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。」二言已甚明白，而南軒又錯會下句，復如前之意。文公《集註》上句證以舜事，下句證以夫子得邦家一節，到此乃極明瑩，無復可疑矣。其意蓋謂聖人到處，無不感動從化，心存主要做那事，便自響應，此由盛德之至，便自然有此神化之妙，上下與天地同流。語脈渾然貫通。❺其説似粗而實精，自非聖人大根大本博厚深固，安能及此？乃堯舜地位事，非常情所可容易到也。

若來説曉會未通，乃是字義未明，欲合二意爲一説。請更詳之。

❶「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曰」。
❷「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公」。
❸「靈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《四庫》本補。乾隆本作「湛」。
❹「質美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美質」。
❺「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默」。

答李丈人「因亡婦欲輟春祭」之問❶

伏承示喻以亡者之故，欲輟春祭。此在《曾子問》，誠可考者。《曾子問》：「士緦不祭。」謂主祭者己身有緦服，則不當行祭也。又曰：「所祭，於死者無服，則祭。」鄭注謂「若舅、舅之子、從母昆弟」，以己身於舅有小功，於舅之子及從母昆弟有緦，然在所祭者而言，於是死者皆無服，又皆外服也，神明之情自無阻也，❷則己雖有服，是私義也。何可以己之私義而廢祖先正統之常祀也？此於不可祭之中，而有可祭者焉，固不得而屈也。

若今之亡者，在主祭者己身則謂之堂弟之婦，固無服阻礙。而上自二代言之，一謂孫婦，有緦麻；一謂親子妻，有大功。於死者分明有服，又皆内服也。冥冥之間，必無安然享祭之情，則己雖無服可祭，是私禮也，恐亦難以己之私禮而通祖先必享之情也。於此可祭之中，❸而有不可祭者焉，又不得而伸也。

二者，其義固一，無可疑也。若疑一代廢祭而餘代併廢者，蓋自三年及齊衰、大功而下，其例皆然，不復分别，豈不以四代精神則一，❹祖祔合高、禰祔合曾，祔合不全則難以獨享歟？

❶「人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婦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弟」字。
❷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❸「於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此於」。
❹「四代」上，清鈔甲本有兩空格。

答李文人論「喪疑」❶

伏承示及《喪疑》所引《雜記》之文。竊詳其義，是前居重喪，❷已製重服服之矣，未終，而復併遭輕喪，❸則又製後輕喪之服，暫以從事而不以輕爲常。若前居輕喪，已製輕服服之矣，未終，而復併遭重喪，則又必製後重喪之服，而專以重爲常。及除輕喪之日，暫服輕服以與祥祭。既卒事，然後反服重服如常，恐無待於服前服不脫體。俟既一處不祭，乃可以爲嫌。

今則屋祭，乃後屋具饌去，若二處俱祭，誠爲重複。而只行祭於前屋，不必再行於後屋，自可以爲安，若又不然，❹必欲別擇日，❺具一牲，特講後屋之祭，❻此義却無不可者，不必以支子專祭爲疑也。若必欲同日兼同一牲，則於義決爲不可矣。

答陳伯澡問「居喪出入服色」

所叩出入服色，在今時俗言之，只得用黲布、衫巾爲得情理之宜。

温公《論禫服》亦云：「未大祥間出諸人家，假而用之。」正是此意。其爲白布四脚、白布襴衫者，乃公所自撰，爲家居之服，

❶此目下，原有「又答喪疑」、「答李丈人論祔疑」、「又答祔疑」、「答李丈人問祭疑」、「又答祭疑」等五目，僅存標目。

❷「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遭」。

❸「併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❹「安若又不然」，原殘缺，或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
❺「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❻「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備」。

説見本章已明矣。

若今人假禫服，果爲喪事而出，未爲失禮。惟其視以爲常，直至忘哀、慶弔、燕集，無所往而不之，全似已除喪者，却爲大害義也。

答莊行之問「服制主式」

承喻及「紹興服制」之説，某不曾見此書，但據禮經：己之子與兄弟之子，以己視之；若有親疎，以父母視之。己與兄弟均爲父母之子，己子與兄弟之子均爲父母之孫，故己視兄弟之子謂之猶子，其服均爲期，不容以私意有所輕重。此引而進之者也。

堂兄弟之妻與堂兄弟子之妻，若有尊卑，然古禮嫂叔無服，蓋推而遠之，重别之義。以親兄弟之妻猶無服，況堂兄弟之妻乎？自唐太宗始制嫂叔服小功，而後代因之，兄弟子之妻紹興服緦，❶今律服大功，已爲定制。蓋亦以子婦視之，引而進之者也。

若主式古無傳，❷只晏昌公荀氏始有祠版，❸而温公因之，然字已舛訛，分寸不中度，難於據從。至程子始創爲定式，有所法象，已極精確。然陷中亦不言定寸，至《高氏儀》始言闊一寸，長六寸。朱文公又云：「當深四分。若亡者官號字多，❹則不必拘六寸之制。」《温公儀》「韜以囊、考紫妣緋」者，亦是以意裁之。見《小祥》篇首，所謂府

❶「緦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蔴」字。
❷「主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❸「只晏昌公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
❹「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漾」。

君、夫人，則自漢來，以爲尊神之通稱，[1]文公説漢人碑已如此云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終

[1] 「來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以來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

答問

答南康胡伯量問目 名詠，文公門人。

問：《大學》敬四說，一長上云：四說乃是互足。先生可之，是否？

互足之說，究未爲差。❶但如此樣校量，都是皮膚上走。四說之意，各有所主，亦不須比並相校，只須直就裏面深著持敬工夫，到融會貫通處，❷無所往而不敬，四說箇箇有得力受用，無復更有窒礙矣。舊日答人書，有「持敬」一段，恐可以助高明。別紙録呈。見上卷答鄭尉問「持敬」。

問：「游氣紛擾，合而成質者，生人物之萬殊。其陰陽兩端、循環不已者，立天地之大義。」游氣在陰陽之外，恐是二物否？

游氣、陰陽，不必分別。陰陽循環不已，是統言大化全體。游氣生人物，是就上拈出流行發育底說。所謂陰陽游氣，亦猶言山之土石、水之波浪云爾。豈得以爲二物而在外也？

問：「動靜無端、陰陽無始」，或云動靜是理，或云是氣，或云是所乘之機。所謂無端無始，只是二而一、一而二者也。

動靜，氣也。動陽而靜陰，其所以動靜者，理也。無端無始，說亦未明。只是此物渾

❶「究」，原作「空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實」。

❷「處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淪，就中分作陰陽動靜，雖分作二箇，依舊只是渾淪一箇，也不見起頭處，也不見合尾處。在造化言亦如此，在人事言亦如此。如元亨利貞，❶循環不窮。元亨，動也，屬乎陽；利貞，靜也，屬乎陰。謂動爲始，則動前又是靜；謂陽爲始，則陽前又是陰。若就日用論，則程子所謂「冲漠無朕，萬象森然已具。未應不是先，已應不是後」者，亦此理也。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以寂爲始，則寂前又是感；以感爲始，則感前又是寂。元無間斷，將那處窺其端乎？

問「明明德」章句註。

「明德」，專以理言，但不外乎氣。氣有象，理無形。無氣則理無寄劄處，無理則氣亦不解妙用。「虛靈」二字看得是。然「虛靈」二字，大概形容本體明處，只「虛靈不昧」四字，說「明德」意已足矣。更說「具衆理、應萬事、包體用在其中」，又却實而不爲虛，其言的確渾圓，無可破綻處。至此謂之「直指全體」，亦可見矣。

答郭子從問目 潮州人，名叔云。

問「孝弟爲仁之本」章。

來說解釋得前言已明，然畢竟只不過依傍人言語，未見有自得處。仁之所以爲仁，須是切己體察，❷自真見得親切端的，爲物果是如何，加之涵養，常如在目前，則日用動靜無一不在是，而無往不得力矣。若按册子上便見得，掩了册子去應接事物，便不見，則只是紙上仁也。與己何相干？願更

❶「如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」。

勉之。

問「曾子啓手足」章。

來説已詳明，此固是奉父母遺體，亦爲人合當本分底事。蓋天下萬萬道理，非此身無所該載，豈可一日而不敬謹邪？

問「先天後天説」。❶

來説發明先天，大義未出，從乾至震以下分別逆順，又雜亂不可曉。據《繫辭》「易有太極」及「天地定位」二章，最是緊要處，於以見易之象數次第，全是天然，特假伏羲手畫出來，無一點智力造作。至其爲圓圖，則陰陽消長布置，又全與天地造化自然者相契合，無纖毫出聖人私意，最可深玩。聖人作《易》，本原精微之義。若逆順之説，則在《啓蒙》、《本義》解釋已極分明，恐讀之未詳，請更子細消悉。後天之説，則已詳明矣。當敬承教益。

問前書所扣「三子出位越思，❷而有凝滯倚著、窘迫正助之病」。

三子所言，自量才力所至，亦皆是實事。但身未當其時、履其地，却先去著意想像，把那事横在胸中，❸如此則是理在彼而不在此，在異日而不在今日，❹在吾身外而不在日用之見定。便是出位越思，不安己之本分。便是凝滯泥著那事。不待其來則應、過則化，便是窘迫。要急於用而不從容於酬酢之間，便是有意於期必、正心、助長，而失却自然流行之意。若點，則志識高明，存見乎日用，處處無非此理流行之妙，故從容

❶「先」，原作「應」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
❷「扣」，乾隆本作「叩」。
❸「横」，原殘缺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補。
❹「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洒落，惟即吾身之所處而行吾心之所樂，絶無一毫外慕之私，此其所以爲高而非三子所及也。但其行有不揜，不免爲狂士，又不若曾子，工夫從實地上逐一做去，到那一貫處，爲無病也。

問後書所疑《太極圖説》「中正仁義」而註脚又云「仁義中正」。❶

曰中正仁義，曰仁義中正，互而言之，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，不可執定以孰爲先、孰爲後也。亦猶四時言春夏秋冬，或言秋冬春夏，以見此氣之動静無端、陰陽無始也。

答王迪父問「仁」之目❷

問自其包四者而言，則曰心之德；自其偏主一事而言，則曰愛之理。然愛之理即心之德，非心德之外復有所謂愛之理也。

此説固然。須看愛之理，如何便即是心之德。❸德裏面須有血脉貫通，❹未可强牽合，恐成鶻突也。

問仁者愛之性，愛者仁之情。

仁何故是愛之性，愛何故是仁之情，須見得相關親切處，乃爲有益。

問孝弟者，仁之實。心猶穀種，仁者穀種所具之生意，愛即生意之發，孝弟乃其發出至親至切之根苗。

此段與程子本説又差。程子以生之性爲仁，今以生意言則是已發矣。「根苗」二字，

❶「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復」。
❷「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甫」。
❸「便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通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處」字。

亦不可含糊，根是生入土底，❶苗是生出土來底，須認定以何爲主。❷

問公者仁之量。若夫愛，則此心元有之理，以公而後能充其本體，非因公而後有是也。

公所以爲仁也。蓋仁者本心之全體渾是天理，人惟私欲間之，故爲不仁。惟廓然大公，則無私欲以間之，而天理便流行矣。今以量言，却不親切。文公嘗譬仁如水泉，私如沙石，能壅却水泉，公乃所以決去沙石者也。沙石去而水泉出，私去而仁復，此說得甚親切矣。愛是仁之發處，愛之理則具於心。今指愛爲理，則不可。

問覺者仁之著。按文公謂仁是箇生物，必具生之理，滿腔子純是生理，則其所知覺者，即此生之理之自然呈露者爾。其界限蓋智之發用，而仁之所兼也。若指以爲仁，則又離矣。上蔡所謂覺者，又異是。上蔡謂「活底是仁，死底是不仁」，與程子「手足頑痺」之說最近。但程子主意在於生意不貫，❸上蔡以察識端倪爲急。❹

仁以理言，知覺活物以氣言。上蔡之病在於指氣言仁而不及理，正佛氏「作用是性」之說，若能轉一步看，只知覺純是理，及所活底道理便是仁也。文公說不差，來說却鶻突矣。若程子「手足頑痺」之說，只是譬生理不流行爾。上蔡意雖相近，而甚不同也。

❶「生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爲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意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❹「急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問敬者仁之聚。此心兢兢收斂不放，則一動一静自不違乎愛之理，而心之德全矣。敬固德之聚，乃左氏語。然敬字看得未親切，與聚意未甚相關也。

答陳伯澡問「仁」之目

問《語録》「以初意看，仁及生之性只是狀得仁體」段。

此等語言若見得破後，❶皆無窒礙。蓋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。在五常得之最先，故可以初意看。如一陽來復之初，生理昭然可見，而在人正所謂性之仁者，故春所以爲生物之初，而元者所以爲衆善之長也。道夫乃指動之機運轉流通者言之，分明靠一邊了。晦翁令看程子「心譬穀種」一節及夫子「克己復禮」一節，誠爲親切，不可不深玩之。所謂「生之性是仁」者，以大本言之也。若該内外本末言，則生之性，乃爲狀得仁之體矣。❷亦猶其他處言仁是性，又曰「仁之體用，所以專一心之妙而主乎性情者也」。

問「生之性，是偏言之仁」段。

愛之理，却可以爲偏言。❸而生之性，則未可以爲偏言也。謂其不能兼包而貫通，則誤矣。

問《語録》謂「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」。

須於渾然統體之中，分別出四者所以條理不紊處；又於四者界至分明之中，總玩其

❶「語言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言語」。
❷「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只」。
❸「爲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所以血脈處。要得縱横顛倒，無所不通。若靠著一邊，則狹隘而不能以周匝矣。

問《語録》「就惻隱上看」段。

傍惻隱上看，則仁意不差。然靠著，則又迷其本矣。

問《語録》説「惻隱之心」，林擇之謂：「人七尺之軀，一箇針劄著便痛。」問處事物亦然否？曰：「此心應物不窮，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，便是仁。若有一事不如此，便是這一處不仁了。」

晦翁所謂「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，便是仁」，此一節發得極親切，與擇之所説亦無異旨，❶須詳味之。若來説只發得惻隱之貫四端處，而亦不親切。要見惻隱之貫四端，只遇事到那真切懇到處，便是，亦只於不期而然，不由人安排處見之。如己有不善忽自覺著，再三羞愧，痛自悔恨；人之不善忽然聞著，再三酷惡，至於痛責。又如人忽有饋賜，不欲受，再三辭遜，情甚迫切，必欲脱去。又如忽覽古迹之興亡，忽聞時事之得失，是者再三慨嘆其爲是，而起慕之；非者再三痛憤其爲非，而切責之。似此等類，皆是真情惻隱貫通處。

問「仁者，以萬爲一體」段。❷

人物事物，皆在其中。然人物以生體一源而言；事物以本體未發而言。

問《論語或問》辨謝氏「活者爲仁，死者爲不仁」。

謝氏謂：「活者爲仁，死者爲不仁。」此語未爲失，但其主意必欲識此活物乃爲知仁，而不務操存踐履之功，則爲大失。而其所謂

❶「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初」。

❷「萬」下，《朱子語類》卷五十三有「物」字。

活之意，乃知覺之謂，平時專以知覺言仁，而深疾夫愛之説。不思仁者能知覺，而非可以知覺訓仁。知覺乃智之事，舍愛而言知覺，則蹉仁愈遠矣。❶前日所謂心是箇活物，仁是心中活底道理，其意又不同。活猶生也，心不是槁木死灰，常惺在這裏，生生爲不息也。仁是其中活底道理，此正猶程子所謂生之性也，更在體認之。

問楊敬仲詩云「有時父召急趨前，不覺不知造淵奥」，五峰説「人要識心」，與謝氏説如何？

楊詩不曾見全文，不曉所謂。然其學無本領，持循篤而講貫略。五峰多教人識心，而其所以爲心，則指用言之。又有「心無死生」之説，殊涉妄誕，❷而其論「爲仁必先識仁之體」，則又謝氏之説也。

答陳伯澡問「性」之目

問「理氣」段。

合是非真妄皆以爲性，則不可。須是是者、真者，乃理之所當然，而謂之性；非者、妄者，則咈乎理之所當然，而不得爲性矣。

問「性無善、無不善」與「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」何分别？

謂無善、無不善，則是天理人欲於中雖未見，而已隱然同體矣。謂可以爲善、可以爲不善，則是天理人欲於中雖未分，而已晦然並生矣。❸

問佛氏「作用是性」與「虚無寂滅，去四大

❶「蹉」，乾隆本作「差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去」。
❷「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談」。
❸「晦」，乾隆本作「隱」。

除六根」之説相反。

佛家以作用言性。作用是動作運用，是指氣之活處。謂衆生與佛同一性者在此，故有問如何是佛？答者呼犬而前以示之。他把此處做大本一源，更無分別，不知只是説著氣之云爾，❶非指日用動作等實事爲言也。凡日用動作等實事，他又却把作緣累，須要一切掃除，都歸於空寂，雖天地、日月、山河，亦以爲幻妄不實，都要一空，始爲正道。其談玄説妙、不可致詰處，只不過即此空幻者極言之爾。嘗愛程子之言，曰：「學者於釋氏之説，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，❷不爾，則駸駸然入於其中。若欲窮其説而去取之，則其説未能窮，固已化而爲佛矣。」此乃示人不易之格言，非徒務爲却絶，而漫無是非也。吾惟專從事於吾儒經常之定説，到自家理義明徹、根本深固後，則其差繆處自一照而破，不待勞心苦索矣。大抵老釋差處，只在判道器爲二物，而欲離日用實事以求道於冥漠之中，雖其用功有極精篤處，要之無下面一截，則其所謂上達者，便亦都全不是，❸而不得謂之達也。而何得以爲道乎？

答陳伯澡再問「仁」之目

問晦庵説「克己復禮」如何便喚做仁，疑是兼體用而言。

克去己私以復於禮，純是天理流行，則仁之體極是親切。雖是用在其中不相離，然恐愈眩惑，若到真識後，自無所不通貫。

❶「只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只」。
❷「須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需是」。
❸「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多」。

問「生之性兼包四者」。

生之性，是就心之體言，義禮智都統在其中。若無此生性，則義如何裁制？禮如何敬？智如何別？正猶元之貫亨利貞，無一刻少息，默驗之，自見。

問：「克己復禮爲仁，乃統言心之全德、天理之公也。」今卓丈所傳「仁説」則云「天下無一物不在吾涵育之中」，却就愛上説，似偏言之仁。如何？

仁離愛字不得。所謂「愛之理」，只就心之德上狀出來，非於心之德之外別有愛之理也。

問「傍惻隱上看，則仁意不差；然靠著，則又迷其本」。

惻隱是愛之初萌，便是從生性發來，於仁之意義爲親切，只是發在外，不可偏靠著爾。

問「心生生不息，又與知覺意思相類；❶而仁是活底道理，又隣於謝氏活底是仁」之説。

生生不息是心體本如此，❷然貫動静而無間，惟其生生所以能知覺，然可以生之性言仁，而不可指知覺以言仁也。仁是活底之理，謝氏所失，只在於活物而不及理，便是涉釋氏「作用是性」之説，❸其取譬直以桃仁杏仁爲仁，❹與程子「穀種生性」之意大異，而其所謂活物者，又作弄太過，❺如有一箇物跳躍流動，常在事物之間，欲見此爲知仁，主意又專在於知見，❻而無操存踐履之

❶「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戾」。
❷「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上」。
❸「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極」。
❹「直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諸」字。
❺「作弄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似」。
❻「見」，乾隆本作「覺」。

功，其差之愈遠矣。

問謝氏所謂「活即知覺」之謂。

據謝氏所謂活、所謂知覺，按程子頑痺不仁之說，亦相似，但主意却差。把作一箇物，恁地活，欲瞥然見之方得爲仁，全流入異端去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

答問

答陳伯澡問《論語》

問程子説作經之意與用心。❶

到經明後，方知得作經之意；識聖人心體，方知他所以用處。❷今不必指定爲證也。❸

問「學而時習之」。

《集註》數語，須當詳玩。❹所謂「明善而復其初」者，❺其中極有含蓄，乃兼知行而言，非於善明之便是復其初也，❻學自是兼知行工夫，豈但明此理而已哉？❼

問「不亦樂」。

此正孟子所謂「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」之樂也。❽蓋人皆信從，則是道所傳者衆，吾中心之所願者愜矣。豈不快樂也哉！不干人共樂事。

❶「與用心」三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乾隆本作「本於心」。

❷「他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乾隆本作「其」。《四庫》本作「得」。「用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心」字。

❸「也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❹「玩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
❺「所謂明」三字，原漫漶不清，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
❻「非於善明之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非謂明善」。

❼「理而已」，此三字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善而已哉」，乾隆本作「而遺彼耶」。

❽「正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之之」，清鈔甲本不重「之」字。

問「説無迹，樂有迹」。

悦者得此理而怡悦，❶自形見有迹。樂者胸中快樂，形容不得，何迹之有？ 非因悦之發散也。❷

問「學之正、習之熟、悦之深」。

學之正，則路不差；習之熟，則悦在己；❸悦之深，則無作輟。❹

問「不和不樂則鄙詐」。❺

鄙者麤俗，自是乖戾，安能和？ 詐者多機變膠擾，安能樂？

問「孝弟爲仁之本」。

行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，須從孝弟處起。蓋事親事兄，❻乃愛之發所最先處，❼以是爲根本，然後可及民物，所謂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也。須認定此意熟看，不必支離。❽

問「犯上者鮮」。

一言稍不中節，便傷父母之色，便是犯上。豈是易事？

問「心之德，愛之理」。

愛之理，即是心之德，非於心之德之外，又別有箇愛之理也。但「心之德」就體言，「愛之理」就用言，須兼兩語方圓。

---

❶「怡悦」，原作「活説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乾隆本作「活潑」。

❷「悦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❸「習之熟則悦」五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❹「無作輟」三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❺「鄙詐」二字，原闕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清鈔乙本存「鄙」字。

❻下「事」字，清鈔甲本作「從」。

❼「愛」，原作「受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❽「支」，原作「文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問「爲仁之本」。

此第一仁字，合如此正解。然仁字隨處用，又有淺深，此爲仁，只以仁愛而言，不必深看。

問「木神則仁，火神則禮」。

此神只是氣之伸，只以五行分配而言，不必重看。

問「惻隱貫四端」。

貫是穿透去，不可分先後，就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中，只看真情所發懇切處，便見得惻隱相爲貫通。

問「仁活物」。

心是箇活物，仁便是心中活底道理，所以謂心之德。❶

問《論語或問》中説「仁」與「巧令」氣象。

仁者，中有實德，自是渾厚慈良。巧令者，言輕貌輕、外事虛飾，自是輕浮刻薄，氣象自明，何用過索？

問「忠信」。

「盡己之謂忠」，是就中心處説，非指其發於外也。「以實之謂信」，是就言上説，非謂所爲之事理也。

問「五常之信」與「忠信之信」同異。

信之得名，只是實而已。五常之信以心之實而言，是其體；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，是其用。非有二物也。

問「賢賢易色」。

易色是改易其好色之心，❷正如《中庸》遠色所以尊賢之意，不必將好好色來掺了。❸

問「忠信」與「誠」。

忠信是人做工夫處，「不誠無物」之誠，亦是

❶「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爲」。
❷下「易」字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了」，原作「子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就人工夫言。若「誠者物之終始」與「誠者天之道」之誠，則以自然之實理言。當隨處看。

問「晦翁平生斷義分明，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」。

「晦翁平生斷義分明，最得延平此一言之力」，如東萊則正坐此病。

問「節文儀則」。

四字相對説，節則無太過，文則無不及，則定法也。儀在外有可觀，則在内有可守。宜細玩之。

問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」。

不知人，則人之是非邪正不能辨，故賢者不得親，不肖者不得遠，所以爲患也。

問「其言微婉，或因一事而發」。

此乃説《詩》中其他言語如此，便證見「思無邪」一句，爲直指全體，自明也。

問「知天命」。

天命初無甚玄妙處，但學不躐等，且當循序逐件理會事物當然之則，若果知之明而無所疑，則更推上一層，其所以然者，便自瞭然矣。

問「生事以禮」段。

須熟究以禮事其親之正意，始終一以禮事其親，則爲敬親之至矣。然若何而爲以禮事其親，其中節文纖悉委曲多少事，皆不可以不講也。

問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」段。

凡《集註》有二説者，當以前説爲正。後説雖於文義亦通，終不似前義之爲長爾。此章乃發父母愛子情之真切處，❶以感動之，使之起孝起敬，自不容已，亦可見聖人之變化人有道矣。

❶「愛」，原脱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補。

問「夫子答子游以敬、子夏以愛」段。

愛、敬固是兩盡，須深究其所以爲愛、敬之藴，不但只咬此兩字而已。

問「武伯多可憂，子游狎愛，子夏直」義。

武伯謚以武，爲人自可。卜子夏只於「不可者拒之」一節，❶及「北宫黝似子夏」底意，❷亦可見其氣象端嚴；子游亦未至於狎處，但警之，恐其流如是爾。

問「顔子不違如愚」段。

延平發得固明白，亦須自體認得洒落，方見趣味。蓋聖人言語，皆從大本中流出，雖一言半句，若常談而莫非妙道精義所形見，他人聞之，只如平常。豈曾識破顔子工夫至到、見識明睿？　其於夫子之言，耳纔聞得，❸口不待説而心中了了，如冰之融釋，隨入隨化，此理洞然呈露，自成條理，不復疑礙。所以雖終日言而意旨相契，❹不相違背，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，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。來説雖隨文解析，終不免牽强，未見洒落處。所謂「坦然由之而無疑」者，只是見得此理明，甚坦然，平步進去，更無阻礙爾，亦未説到安行底意，恐不必過爲是支離也。

問「觀其所由」段。

觀其所由，是就意之所從來處看；察其所安，是就心之所安樂處看。意是發端處，心是全體處。

問「温故知新」段。

「知新」是心中有得於是理，已覺悟。曰「新」云者，是日每有得而學能日進，所藴未

❶「卜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見」，屬上讀。
❷「意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思」字。
❸「得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可量也，故可應學者之求。曰「可以」，猶云足以之謂，何必又生「方僅而非有餘」之說以汩之乎？恐涉支離而晦其正意矣。

問「學而不思則罔」段。

學統言之，固是效先覺之所爲。今就近言，學只是學其事，思是思其理。學是身去學，思是心中思。

問「子張學干祿」段。

謹乃不放縱、不輕忽之謂，非方爲之審擇。而亦不必說「僅能寡尤悔而未至於純」，尤悔豈易寡哉？恐轉見支離，而不得其所以謹言行之趣矣。

問「舉直錯枉」段。❶

好惡，情也。好直而惡枉，則情之由性而發者也。不可混雜無辨。謝氏居敬窮理之云，乃因而及之，其實此二者聖學之要訣，大有工夫在，未可以易視之。

問「非其鬼而祭之」段。

妄祭未是諂。於其中趨媚以求福，則諂也。

問「不仁如禮何」段。

仁不止言心，❷須兼以理看。蓋仁者之心純是天理，其從事於禮樂，莫非天理之所流行著見，❸故玉帛所將皆吾之敬，鐘鼓所發皆吾之和，與禮樂只是一物。不仁之人則本心亡而天理滅，所謂「敬本無有，雖欲用玉帛以將之而莫之能將」，所謂「和本無有，雖欲用鐘鼓以發之而莫之能發」，便是禮樂不爲之用，而無如禮樂何，身與禮樂判而爲二矣。

問游氏、程子「如禮樂何」之說。

仁者，此心天理之全體也。程子「正理」之

❶「枉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諸」字。
❷「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仁」。
❸「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說，雖寬而實切，却見得仁與禮樂相關甚密處，❶然須更兼游氏「人心」之說乃圓，所以《集註》並言之也。

問「林放問禮」段。

儉、戚雖非得中，終是本之所在，要須先以此爲主而加隆焉，然後文以副之爾。

問「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」段。

此是最大節目難明處。既有以明之，則其他無有不可明者也。最疎遠難格處，既有以格之，則其他無有不可格者矣。所以於治天下不難也，亦猶「至誠感神，矧茲有苗」之意。豈謂只能如此，便能如彼，更不必用工夫心力邪？

問「獲罪於天」段，說「天下只有一箇道理」云云。

天即理也，只是一物，若所說則天與理爲二矣。豈得爲至尊無對，❷而可以折夫媚奧竈者之禱乎？

問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」段。

《集註》云：「雖知亦問，則不知而問者，自在其中。」然此章，須於聖人敬謹之至處，玩聖人氣象。

問「射不主皮」段。

此章須玩古人尚德不尚力之意，乃爲得其旨。

問「子貢欲去告朔餼羊」段。

須知子貢意思，未免計校，涉於爲利，聖人則大義甚明，故斷制直截如此。

問「君使臣以禮」段。

呂氏齊頭說本章之義已明，尹氏作相關說，可以足其餘意，所以并取之，亦不可遺也。

❶「甚密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處甚密」。

❷「豈得爲至尊」五字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問「管仲器小」段。

奢而犯禮，事目皆莫非在器小之内，不待功業著不得後，方奢而犯禮。

問「局量規模」。

局量是就身上言，局是格局其所存處，量是度量其所藴處。規模是就事業言其所施設處。局量褊淺，故不能正身修德，好奢而犯禮，規模卑狹，故不能致主於王道，僅相威公霸諸侯而已。二者蓋兼内外體用平説，以爲器小之證，亦略有先後，但不可分明開了。如蘇氏説得不知《大學》本領，所以局量褊淺處；楊氏説得不能致主於王道，所以規模卑狹處。須兼二説通看，乃備其義。凡義當以《集註》爲正，如《或問》之書，乃舊説，不曾經脩，更在平心去取，不可全靠爲定論也。如召陵之役，以義服楚，最爲春秋盛舉，然細攷之，當時所以責楚者，亦不過只搜尋昭王遠年已往之事，及包茅小小不供貢，便休了。如僭王猾夏之罪，實關天地大經，可以爲興周之舉，殊不敢問着，恐他未肯退聽，便大費力，無合殺也。此皆是器小之故。須如《大學》局量規模，乃爲大器，非王佐之才不能。

問「純如皦如」。

二字正相反。純則相濟如一而和，皦則節奏分明而不相侵奪。

問「韶武善美」。

美以功言，善以德言，《集註》已分明。揖遜、征伐，乃所遇之時不同，非干性反之故。

問「性反與樂何相干」。

樂雖由外作，却與本人意思相合，便是德之影子，不可謂不相干也。

問「居上不寬」段。

觀字有辨明兩件底意，此三者是根本切要

處，可以觀人之得失。若無其本，則其他末處，無可以觀其得失矣。必如此，然後文義乃足矣。❶

問「久處約」段。

仁者、智者之能處約樂，只於安利處便見。蓋仁者，安其仁而無適不安，❷久處約亦安，長處樂亦安。如舜飯糗茹草，若將終身；及被袗鼓琴，若固有之。殊不以約樂爲事，視外事若無有也。智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，在富貴不能淫，在貧賤不能移，故久處約、長處樂，皆確然不爲外物所奪。

問「仁者心無內外、精粗、遠近之間」段。

內外以身分別，內是裏面，外是外面；遠近以所在言，近是目前處，遠是千里之外極天所覆處。精粗以事言，精是入細底事，粗是至麤鄙底事。仁者之心，日用間渾是天理流行，無一處不該、無一物不貫，何有內外、遠近、精粗之間？若見得仁分明，此等處自曉然矣。

問：「《孟子》『中天下而立，君子樂之，所性不存焉』與『樂爲情而所性不存焉』相類，得失如何？」

孟子主意在所性，❸不以行藏而有加損。謝氏主意在盡性以忘情之累，自不同矣。但看文字，只須隨本章直看正意，❹正意既明，涵泳熟後自有通貫處。最不要如此牽東牽西，引南引北，胸中擾擾，越見窒礙，大義無由而明。如《或問》之書，亦姑借以證《集註》之所未詳，其與《集註》異者，當從《集

❶「矣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下「安」字，清鈔甲本作「然」。當從。見朱熹註「仁者安仁」，文句同。

❸「主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所」。

❹「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思」。

註》，亦不在旁搜橫索，一一勘定，且須放緩，將見大體通貫後，此等自迎刃而判，不待勞心苦索矣。

問「强仁恐不能無易所守」。

强仁亦有淺深，若用功深後，天理有以勝人欲，亦能確其所守也。

問程子公正二字。

二字固須兼盡，然亦相因，非截然二物，更須知雖無私心，苟不合正理，乃私也；雖或當理，苟未能無私心，亦未得爲當理也。

問《或問》辨楊氏「會萬物於一己」之説，以爲僧肇之言也段。

世之想像理義者，多好爲此等大言，以籠天下之物，而不究其實。背理傷義，無一可通。《或問》辨之已悉矣。原其初，亦是放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説，而不得其旨，毫釐之差則千里之繆，所以至此。

問「富貴是人之所欲」。

不當得之富貴，如齊不用孟子而欲養以萬鍾之類，及世人買官覓薦等，皆是。貧賤在天，如何去得？如不能安分，却非理求官營財，便是欲脱去貧賤。

問「好仁、惡不仁」段。

好仁、惡不仁，二者字固若以二人言，然真能好仁者，未有不惡不仁；真能惡不仁者，未有不好仁。但聖人於此二者，各極其趣而言之，未有好仁者只知仁之可好而不能惡不仁，惡不仁者只知不仁之可惡而不能好仁底意，恐不必恁支離也。此處須深究如何是好仁，如何是惡不仁，❶見得其中底蘊，方有益。凡看文字，只就字裏究底蘊，不須就字旁生枝節。

❶「如何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問「實理虛理」。

理無不實，非有虛也。但人之聞見，自不實爾。

問程子「實理者，實見得是、實見得非」段。

晦翁亦嘗疑此句記有誤，實理與實見不同，有那實理，人須是實見得也。

問「聞道非但知一理」。

聞道是真知，非一二髣髴之可得。

問「謝氏謂『不聞此而死，則謂生而死』者，爲吾身血氣之爲，『聞此而死，則知生而死』者，乃道之出乎生、入乎死，而無所復憂」段。

此言聞道者，生死乃道出入，而非血氣之生死，故超然無生死之累，而無所復憂，亦「死而不亡」之意。蓋異端驚怪之論，非儒者之所宜言矣。

問「士志於道」段。

志方求而未真有得，安能保其無外役以分之？

問：「佛有覺之理，可以敬以直內。是如何？」

覺只是未接物之前，❶惺惺不昧也，故亦可「敬以直內」。然細論之，吾儒覺中皆是實理，又非如釋氏空寂之云矣。

問「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」段。

此章讀作三句爲安：❷上句至「有」字，中句至「國」字絕。「遜者，禮之實」一句最要。乃以心言，真能如此，則自足以興起國人之心矣。❸《集註》文義不倒，❹更詳之。

問「一貫」段。

忠恕之分不可亂。忠盡己，是在我底；恕推己，是及物底。今曰就事物上盡己心推

❶ 「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即」。
❷ 「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妥」。
❸ 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❹ 「倒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到」，可從。

將去，則恐渾雜無辨。若曰以其盡己心者推將去，則可爾。

問「更無餘法」段。

詳《集註》所謂「自此之外，更無餘法，而亦無待於推矣」，繫之「天地至誠無息，而萬物各得其所」之下，則「更無餘法」，是言已盡之意，應「至誠無息」句，「亦無待於推」，是應「萬物各得其所」句。

問「一事各具一理，而萬理同出一原」。

一事各具一理，若易究也。然一一下學，欲徧觀而盡識，則未爲易也。萬理同出一原，若難窮也。然到上達境界，則瞭然在目，亦未爲難也。在學者用工，❶須俛焉從事於曾子之所以爲貫，而未可躐等遽求夫子之所以爲一。譬之一貫散錢，須已數成十箇百訖，與之一條索子，便都貫得；若散亂堆簇，未曾數著，縱與之索子，亦無從而貫之矣。

問「君子喻於義」段。

義只是心之裁斷，而宜之理也。利是利便，只是討便宜之謂。凡所以行乎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間，飲食起居言動之際，纔有一毫涉於便己自私，皆利也。其事雖善，而有所爲而爲之，如内交要譽、惡其聲之類，稍有萌於中，是亦莫非利焉，不止於名位貨財之謂，此特其流之甚著見爾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終

❶「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功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

答　問

答陳伯澡問《論語》

問「雍也仁而不佞」，《集註》「仁道至大，全體不息」段。

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，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，❶乃可以當其名。《集註》所謂全體云者，非指仁之全體而言，乃所以全體之也。仲弓又不止「日月至焉」之地位。

問「顏子具體與全體，❷如何分別」。

具體之體，實字，乃以成人身體譬之；全體之體，虛字，旨意自不同。

問「夫子之文章」。

文是條理相錯，章是彰著可觀。

問「文章、性、天道」。

文章固是「性」、「天道」之發，然聖人教不躐等，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，到後來地位高，方語以「性」、「天道」爾。

問「令尹子文、陳文子『未知，焉得仁』」段。

此處論仁，以「當理而無私心」，正以其事言，未可開看。

問「三仁，微子先去，比干繼死，箕子後爲奴」。

按《史記》，是時箕子先諫，紂囚之爲奴，箕子因佯狂受辱，佯狂非本意也。比干繼而

❶「無」，原脫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

❷上「體」字，原作「禮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諫，紂殺之，微子乃去周，以存宗祀爾。❶

問「三仁、夷齊、顏子、仲弓、子路等，❷及《憲問》等仁」。

仁一也，而言之不同：以理言，則心德之全，而天理之公也；以心言，則此心純是天理之公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也；以事言，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。若顏子、仲弓、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及《憲問》等章之所謂仁，則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言之；若三仁、夷齊與子文、文子等章之所謂仁，則以當理而無私心者言之。然以心言者，是以平日統體言之也；以事言者，是於臨事變中，因以觀其心體之云爾，非姑指一事而言，其實亦非有二義也。

問「子文不能無喜慍，文子不能無怨悔」，與「克伐怨欲不行」及「夷齊、三仁相反」段。

聖人於子文，大概以所仕、所已、所告者，未必皆出於天理而無私，故不得謂之仁，非專以無喜慍者論也。文子大概以潔身去亂，其心未能果見理義之當然而有失正君討賊之義，故不得謂之仁，非專以反國而未能無怨悔者論也，與《憲問》章意自不同。而三仁、夷齊，只是一樣心，又不可分高下。

問「一事可謂之仁」段。

仁者心德之全，其道至大，非全體而不息者，不足以名之，❸非可指一事而言。若三仁、夷齊之仁，是於大變中做事見其當理而全無私心之謂。若子張之問子文、文子，則又但以其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，則不

❶「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商」。

❷「齊」下，據卷七「三仁、夷齊之仁及顏子等仁」章，當有「之仁」二字。

❸「名」，清鈔甲本重一「名」字。

可也。

問「二子事聖人爲之亦曰忠清」與「比干之忠見得便是仁」段。

聖人之心，渾然天理流行通貫，❶固無一事之非仁。❷若但指其忠清一事而遂以爲仁，則不可。若比干之「忠」，而謂之「仁」者，是於此見其心之所存者，皆天理之正而無毫髮私欲之爲累爾，非指忠之一事而名之也。❸

問「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」段。

理之明，則是非判；斷之果，則從違決。此又工夫最切處。

問：「程子謂『微生所枉雖小，而害直爲大』。」

程子之意，恐只是以乞醯之事至小，而害及心術，❹則爲大也。

問「足恭等可恥，有甚於穿窬」。

穿窬者之志，不過陰取貨財而止，若此二者，過諂以事人，匿怨而面交，其所包藏，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？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。

問「雍也可使南面」段。

寬洪只就仁字見之，簡重則就不佞及居敬行簡見之，然此須看寬洪簡重，乃君人當然之常度。仲弓特於此有合焉，非專就仲弓起此意。

問「不遷怒」段。

更看理所當怒而不在血氣，則伸縮由我，自是不遷。若怒自己起而不由於理，則氣不能平，必至於移甲加乙。

❶「通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貫通」。
❷「固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忠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及」，原作「乃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
問「不貳過」。

有心背理謂之惡，無心失理謂之過。過者，誤也，不必拘定以爲只在心術念慮之間。❶不貳云者，只是不再作，若念慮間覺得爲過，則便克了此念，更不再作；若於行上覺得爲過，則便克了此行，更不再作。只如此看，甚明白，不必過爲支離也。

問「顔子好學論」。

其本也真而静，只就人説。其未發也，五性具焉，亦只一套接去，真只是理，❷即所謂五性者。静亦即是未發爾。情循性而發則善，不循性而發則不善，非因所行之得失，而後有善不善之分也。其餘並已得之，而以顔子就性情上用工夫，發得尤爲親切。而程子曰：「心一也，有指體而言者，寂然不動是也；有指用而言者，感而遂通是也。」又曰：「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，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。」此論心性情三者爲一處，更詳玩之。

問：「喜、愛、欲如何分？」

三字有淺深。喜方見於顔色；愛則心中好之，❸然未有取之之意；欲則貪意直注於彼，必欲拏將來矣。

問「程子論七情，與孟子四端之情不同」。

情只是心之發。子思只説箇喜怒哀樂四者，到《禮運》詳而爲七情，又就上生來。愛自喜上生，❹欲又自愛上生。❺程子只是申明此説爾。若展轉相生不已，雖什伯千萬而無算者，如《大學》所謂「忿懥、恐懼、好

❶「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指」。
❷「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即」。
❸「心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中心」。
❹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「生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來」字。
❺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
樂、憂患」，所謂「親愛、賤惡、畏敬、哀矜、敖惰」之類是也。豈但七者而已哉？若《孟子》論四端之情，乃專指其由仁義禮智之性而發者，其言各有所當，不必相比較也。然七情之類，亦未嘗不由性而發。大抵心統性情，其未發則性也，心之體也；其已發則情也，心之用也。情發於心而根於性，雖古人諸説詳略之不同，固亦未嘗不相爲流通，而發之有中節、不中節，則又係乎所養如何爾。

問横渠説當知「三月不違」與「日月至焉」、「内外賓主」之辨。

知只是一知，只有淺深、真與未真爾。横渠説亦只是平説，而淺深皆用得，不必過求，不必泥著，亦隨人用力旋旋加進。如「内外賓主」之辨，初學便當知此。然天理人欲相爲勝負之幾，最未易判也。若到天理決然常在内而爲主，人欲決然不隨之追逐於外而爲賓，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，不能到此田地，則主勢日伸、賓勢日屈，其進進日不能止，過此方如車輪運轉不停，非是放下全不用力，前頭限量不由我，非吾力所能料，雖欲輟不用力而力自不能輟矣，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。然此等皆學者所未到之理，非可以臆度想像而識，須臨境而後知味也。

問程子説心廣體胖，這裏著樂字不得。

延平以明道吟風弄月爲初見濂溪時事。心廣體胖地位高，自是樂之發散，有自然安泰氣象。人見其爲樂，而自不知其爲樂也。如何更著得樂字？明道見濂溪，吟風弄月以歸，雖云胸中快樂，有自得之意，然未免有形迹，若鄰於乍見者，未能恬然以爲家常茶飯底事，所以延平疑其爲初見時事也。

問程子説「爲人欲見知於人」、謝氏説「利

爲適己自便」、南軒説「有所爲」，三者不同。君子小人儒章。

欲見知於人，便是求自利便，便已而後爲之，便是有所爲。程、謝、張説更相發明，初無異旨。

問「生理本直」段。

只是秉彝中許多道理，本甚坦直，何嘗有一毫嶢曲迂折？如自孩童便知愛親，是直；妻子具而孝衰，則不直矣。長便知敬兄，是直；紾兄臂而奪之食，則不直矣。見孺子入井便怵惕、惻隱，是直；納交、要譽、惡其聲，則不直矣。見牛觳觫而不忍，❶是直；以羊易之，則不直矣。又廣而推之，至於君臣之當有義，夫婦之當有别。居處之當恭，執事之當敬，與人之當忠，理本甚直；若沈湎淫佚，若鑽穴踰墻，若箕踞傲惰，若相傾相詐，則非其直矣。似此等類，皆可見。

問「程子以先獲如利仁是也」段。

先難後獲，本文爲事而發。若程子利仁之説，乃於言外發。此以警學者心術之微。❷在學者，雖以利仁之爲篤，❸而亦當知利仁之爲非。所謂地位，亦未易定其優劣也。

問「齊魯一變」章，《集註》謂「施爲緩急之序」。

恐只是變齊之習至魯在所急，而變魯之習至道在所緩，以霸俗貴掃除之亟，而王道須浹洽之深故也。

問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段。

博文是所以窮理，約禮是約此理於吾身而已。

❶「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便」。

❷「微」，原作「徵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❸「之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説」字。

問楊氏辨「高明所以處己，中庸所以處人」之説。

或人之説固失矣。楊氏辨之雖得，而所以主意，亦未能無失也。大抵皆是不得本文之義。本文所謂極高明者，是言存心處無私欲之累，故恁地高明。所謂道中庸者，是言處事處無過不及之差，皆由乎中庸而已。今彼主意皆以理論，則是理有二致矣。而可乎？

問「己欲立而立人」章，《集註》謂「狀仁之體」。

仁者之心廓然大公，無所不愛，其體自如此，非姑指其及物處爲然也。❶但不可偏靠此爲言爾。

問程子謂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」。

程子之説，亦只是言其與物爲一，而無所不愛之意。然專靠此爲言，則窮大而失其本，當於此處觀天理所以流行無間之體，則仁可識矣。❷

問程子「手足痿痺爲不仁」段。

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，❸故仁者之心，渾然天理。生生不息者，其本體也。視物爲一而無所不愛者，其用也。夫子所答以己及人，公乎天理流行無間者，正是指言其體，而用在其中矣。程子、《集註》所發明，皆是不外此意。

問「默而識之」段。

不言而存諸心，謂口雖不言而歷歷記在心也。

問「依於仁」段。

仁非萬理之總名，所以該貫萬理而爲之總

❶「及」，原脱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❷「仁可識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無失」。
❸「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即」。

會也。依仁，則此心全體不昧，而是理之在我者有所總會，❶而主宰之矣。

問「志道據德」章。

初學須循四者之序，而不可亂。到成德後，日用間四通八達，穿穴玲瓏，方有更相爲用處。

問「用之則行」段。

此章文義固然，❷然其主意大體，更須看聖人道全德備，其具在我，顔子體道幾於聖人，亦有其具，故用舍行藏，獨與夫子能之，在他人則假使遇明王聖主之用亦無可行，而舍之亦無可藏矣。

問「樂亦在其中」段。

若欲知樂之實味，須到萬理明徹、私欲净盡後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，而無入不自得處，方庶幾其有以得之矣。

問「樂在其中」與「不改其樂」有淺深。

「樂在其中」與「不改其樂」，誠有間，但程子於此却用「不改」字，主意全別，其添一「能」字，而又係之「疏食飲水」之下者，是雖疏食飲水，亦不能改聖人之樂，便見本然渾成之樂元不曾動，比之顔子「不改」係之「回也」之下，❸是回不爲簞瓢陋巷所改，語意輕重自不同矣。

問「子所雅言」章説「性與天道夫子不言」。

性與天道，非聖人絶口全不言之，❹但以此理玄奥，未易遽知，非教人之所先耳。其與學力到、地位高者，亦未嘗不一二言以發

❶「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外」。
❷「文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意」。
❸「改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其樂」二字。
❹「口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之，❶如語子貢以「天何言」及贊《易》以「一陰一陽，繼善成性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」之類。但不如日用切近等事，常言之爾。其曰不可得聞者，亦姑言其大概如此，而在學者默而識之，亦非是全用不言而解，亦須略憑聖人一二言爲之法，然後從而準則，以演而伸之、❷觸類而長之爾。

問「子不語怪」章論「鬼神造化之迹」。

造化之迹，只是天地間造化之顯然可見處，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。來説大概近之而未廣，更詳之，到無所不通處爲善。

問「桓魋其如予何」段。

曰「天生德於予」，亦其至聖之實所不容揜處，曰「桓魋其如予何」，乃聖人極斷制以理，雖臨患難而每自必如此，無復顧慮也。

問「二三子以我爲隱」章論「道果有隱顯之異否」。

如性與天道，是深隱高遠處；日用人事，是淺近卑顯處。然深隱高遠之理，實流行乎淺近卑顯之中；而淺近卑顯之事，實根原於深隱高遠之處，其分不同，而其理則一而已。由其理之一，所以夫子「無行而不與二三子」，作止語默，無非教也。由其分之殊，故學者當循序而漸進，不可躐等而頓造也。

問「子以四教」章。

須知學文所以窮理，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，而存忠信又所以萃是理於心者也。

問：程子曰「一心之謂誠，盡心之謂忠」，「一心」與「盡心」何别？

「一心」是終始無間斷之意，❸「盡心」是自盡於中而無隱之謂。「一心」是自然，「盡心」

❶「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演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引」。
❸「終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始終」。

是著力。誠以理言，忠以心言；誠以天道言，忠以人道言；誠以聖人言，忠以學者事言。在聖人之誠，則天道也；在聖人之忠，則誠之發也。在學者之誠，則本然之理也；在學者之忠，則近於誠矣。

問：程子曰：「忠信以人言之，要之則實理也。」《文公語録》曰：「以人言之，則爲忠信；不以人言之，則只是箇實理。如誠者天之道，則只是箇實理。惟天下至誠，便是以人言之也。」

五性之信，是即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之謂，此理之總名。程子所謂實理者，此也。其見於用，則發己而自盡者謂之忠，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，是以人工夫得名。程子所謂以人言之者，此也。文公所引「誠」說，亦正如此。

問「聖人者，神明不測之號」。

聖與神無甚分別，合而言之，只一套事。分而言之，神只是聖之不可知，非於聖人之上，又別有一等神人也。所謂神明不測者，自其底藴言之，則淵而不可測；自其施爲言之，則妙而不可測，不可以偏看也。

問「我欲仁」章。

據一時言，只我欲仁一念之興，此心便在此，仁便當時即此而在矣。此聖人示人親切直截、簡潔明快處，❶自足以起人歡欣愛慕、亹亹不厭之心。

問「丘也幸，苟有過」章。

吴氏之説甚善甚穩，❷甚精甚密，最發得聖人盛德酬酢從容中節之意，更不容貶剥，宜詳玩之。

❶「處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慰」。

問程子謂：「巫馬期以告孔子，孔子只得不答。」

程子之意，以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，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，自受以爲己過；又恐彰君之惡，只可不答而已。然以吴氏之説通之，其受以爲過也，亦不正言其所以過，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，是則彼此俱無妨礙，非惟程子之所疑者不足疑，抑以見聖人盛德之言，隨觸而應，自然從容中節，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，真可爲萬世法矣。

問「温而厲，威而不猛，以氣稟言；恭而安，以氣習言」。

此皆聖人盛德充溢、睟面盎背，自然之容，豈復可見氣稟、氣習之所以然？而何可以是論？

問泰伯「父死不赴，斷髮文身」。

此乃變中之正，不可以常論。蓋不如是，[1]則無以絶君國之念，而成其讓矣。

問「動容貌」章「動」、「正」、「出」三字。

若以三字作重看，爲用力處，則正字可通，而動、出二字，非其例也。若作輕看，則又有行信脚動、話信口出之弊，今只得平看，其用工不在三字上，而在三者之時。

問「所貴乎道者三」《集註》新舊説。

斯字猶必字意，據曾子，此章主意不在斯字上，最重在貴字上。動容貌以能遠暴慢爲貴，正顔色以能近信爲貴，出詞氣以能遠鄙背爲貴，其意止此而已。程子及門人發明究極三者之所以然，則有平時涵養之功，有臨事持守之力。[2]以平時涵養而言，則工夫在上三句之前，而下三句乃其效驗處，斯字

[1]「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此」。

[2]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
猶「綏之斯來」之斯，謂其必能如此也。以臨事持守而言，❶則工夫在上三句之時，而歸宿在下三句。斯字猶「聞斯行之」之斯，謂其必要如此也。是二義皆曾子意之所未及。《集註》舊本以爲修身之驗，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，則申程門平時涵養之説也。改本以爲修身之要，學者所當操存省察，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，則申程門臨事持守之説也。❷今考之平時涵養之説，雖有根原，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，其工夫全在日前，而目下則疎闊，有任其自爾，如前所謂信脚動、信口出之弊，不若改本工夫縝密親切，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内，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將死，❸一息未絶之前，皆無有頃刻之違。其所謂操存，則在上三句，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。本末不偏，終始兼貫，其義爲長，却皆在曾子三言之中，起意於曾子，正意不相悖，所以《集註》如此改定，而程子、尹氏之發明，有味，不可廢，亦必係之於其後也。

問「以能問不能」章。

理義無窮，如何盡得？顔子汲汲下問，惟恐其有一理之不獲，而己如何敢有必其盡之之心？若有必其盡之之心，則是自爲之限，而學不能以日新矣。犯而不校，亦非只見理在，而不見其有犯我者，不專是所存之廣大也。

問「可以托六尺之孤」三句。

三句謂之君子者，乃有學以成其才德者之事，周公固不待説，孔明正可當此，若子孟輩，只是資稟來厚、朴實頭能鎮壓，故做得

❶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❷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❸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時」。

贏爾，他無可恃也。

問程子曰：「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，毅而不弘則隘陋無以居之。」

二句亦明白不難曉，如柳下惠是弘底人，其流失之不恭，則無規矩而難立，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，是弘而能毅也。伯夷是毅底人，其流失之隘，則是隘陋而無以居之，然夷却不念舊惡，是毅而能弘也。弘而能毅，則和而不流而有規矩矣；毅而能弘，則中立而不倚，而有以居之矣。

問「民可使由之」章「理之當然」與「其所以然」。

理之當然，如父慈子孝之類，亦是大綱說。其纖悉曲折，乃是中間慈孝節目，如《内則》許多事件之類，皆日用常行當然底，非謂其所以然者，所以然乃根原來歷，是性命之本處。

問「學如不及」章。

此章大意說爲學用工如此之急。程子「不得放過」又接此發明「恐失」之意。纔放過待明日，便緩便失了，非是常持，此二句之心，不得放過也。

問「唯堯則之」章尹氏說。

尹氏說當與前合作一意看，無爲而成是大裏面事，準則之以治天下，亦是德裏面事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

答問

答陳伯澡問《論語》

問「子絶四」章，横渠説「四者有一焉，則與天地不相似」。

無我一義，❶楊氏所謂「道通爲一」者，亦精。蓋聖人之心，廓然大公，與道爲一，何有私我？❷如天地大化，一闢一闔，無非公乎太極流行之妙，而天地何預焉！又細思之，我與物對，因物形之而後我始見，恐亦去此意不得，須兼之於中。蓋聖人於應事也，物各付物，而我何預焉！同然大公，豈復見有物？豈復見有我？惟純見是理而已。

問「仰之彌高」章，程子謂「到此地位工夫尤難」。

前此尤可以用力，到此則自大而趨於化，自思勉而之不思不勉，介乎二者之境，所未達者一間，非人力所能爲矣。但當據其所已然，從容涵養，勿忘勿助，至於日深月熟，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，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。

問「子在川上」章。

程子「與道爲體」四字極精。蓋道體本無窮，天運日行、水流物生，乃與道爲體而無窮者也。

問程子答張思叔無窮之説。

❶「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
❷「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吾」。

思叔於此直斷以「無窮」二字，而不知其所以無窮之蘊，煞有義理在，觀諸《集註》，亦可以見其大略矣。

問「未可與權」章漢儒程子經權之説。

權不可直謂之反經。漢儒之説誠非，程子亦不直謂「權只是經」，本文謂經所不及者，權量輕重使之合義，才合義，便是經也，其爲言亦婉矣。來説所辨已得之，謂「權異乎經而不離乎經」者，亦當。嘗愛柳子之言，曰：「權也者，達經者也。」斯義甚精，❶併詳玩之。

問「子莫無權」與此章「權」字輕重不同。

權之得名，本秤錘之義，所以稱物輕重而取中者也。然古人用之，有以一節言者，有以全體言者。自其一節言，則如時中之類，亦日用所不可闕；自其全體言，則如「中庸」之爲至德，非義精者不能及也。

問程子曰「權，義也，義以上更難説」。

權所以量輕重而使之合義，不可直謂之義也。蓋亦有體用之分焉。然處義未精者，亦未可與權，必有錯用其所不當用處；而欲精其義者，非物格知至者不能。此程子所以謂「義以上更難説」也。

問「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」。

先言和悦，後言諍。和悦者，❷事長順也；諍，則不詭隨矣。

問「足躩如也，盤辟貌」。

盤辟，乃盤旋曲折之意。辟，音闢；蹜蹜，乃舉足促狹也。❸

問「立不中門」註「當棖闑之間」。

棖是門旁枋，闑是門中立木，以爲門扇之

❶「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明」。
❷「者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也」字。
❸「促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礙者。

問「過位」註「位者，君之虚位，人君宁立之處」。❶

門屏之間，謂之宁屏，猶今之塞門也。古者覲以正君臣之禮，天子當依而立，不下堂而見諸侯，朝以講賓主之儀，天子當宁而立，在路門之外，相與揖遜而入。

問「享禮有容色」段。

聘禮有享、有私覿。聘者，奉君命聘問於鄰國之君，以結其好也。享，獻也，與饗不同。既聘而行享獻於鄰國之君，以厚其恩也。❷私覿者，既享而以私禮見鄰國之君，以盡其歡也。聘君用圭，聘夫人用璋。享君用束帛加璧，享夫人用束帛加琮，庭實用皮或馬。私覿用束帛，乘馬。既覿就館，君使卿致饔餼，❸贈賄及饗食燕。將反，則還圭璋而不還璧琮享幣。圭璋以致命，璧琮享幣以致獻。重命而輕獻，所以輕財而重禮也。璧琮享幣不還者，有賄及幣以報之也。圭璋必還之者，禮命之玉，非財之比也。詳見《聘禮》及《聘義》。

問「顔淵後」段。胡氏曰：「閭巷之人辭親遠適，則同患難，有相死之理，况朋友乎？况弟子之於師乎？」又曰：「其可不可，當未行而預斷，不當臨難而始謀也。」

胡氏所謂「未行而預斷，不當臨難而始謀」者，蓋以常人大概言之。若回於孔子，恩義極重，豈他人之爲師弟者比？假使夫子在患難，而回不預其行，則於風聞之始，亦必稟父而糾率以赴救之，亦不當以在父而不在師者爲辭。况已辭親之側而侍師之旁，

❶「宁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佇」。
❷「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惠」。
❸「卿」，乾隆本作「人」。

則其同患難危迫，灼然有相死之理。在師爲師，天理人情大公至正，無可疑者，非回私爲師而不存其父也。是乃所以忠於師，而爲不辱其親之孝也。

萬一夫子不免於難而死，而回赴救之不克及，則奈何？至是，則又不當繼之，徒爲無益之死矣。必當告天王方伯，請討復讎。如胡氏之説，以伸此心拳拳事師之大義，乃庶乎有以對越神靈而無忝也。

問「親在而仕當致死不致死」。

所在致死之説，古人已明白。然於臨境情態亦多端，❶而所以處之之義，亦未可以一概定也。若東漢趙苞於鮮卑入寇之時，其母爲所質以要之，乃亟戰以殺其母，則大非所宜矣。

問「與點」章程子謂「游心千里之外，爲曾點設」。

程子之言亦只是平説，非有譏點之意，然點亦未能脱此病也。

問「克己復禮」段。

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」，極言其功夫之勇猛至到，與效驗之速，而大不必贅添支節也。

問「心兮本虚，應物無迹，即《孟子》『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』也」。

與孟子語不相似。所謂虚者，只是本無一點物事，雖裏面都是實理，然理有甚形迹。

問「知誘物化」。

程子此四字，正用《樂記》中語，非指耳而言也。❷

問「『發禁躁妄』與『傷易則誕』，易即躁，

❶「於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「非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真」字。

誕即妄」。

「躁妄」與「易誕」似相類而實不同。「躁妄」二字是雙頭並説，與「静專」二字爲對。躁者，病而動也，❶而與静對；妄者，虚而亂也，而與專對。此二字置於心動之下，樞機之前，所以總提其意。易者，輕快之謂；誕者，欺誑之謂。其傷易、傷煩兩脚，則從躁妄句中分來，易自躁中生，煩自妄中生，誕則易中之病，支則煩中之失。易而誕，則己肆而物忤矣，内何有静之云？煩而支，則出悖而來違矣，内何有專之云？其首尾意脈相應，可詳玩之。

問「視聽有節文處」。

禮文正是指禮儀三百、❷威儀三千之類。但書亡，無傳其緒。餘可見者，如「視毋上於面，毋下於帶。坐視膝，立視足，應對言語視面」。「將入户，視必下。入户，視瞻毋回。」「經坐視平衡；恭坐微俯，視尊者之膝；肅坐仰首，視不出尋常之内。朝廷之視，端沂平衡；祭祀之視，視如有將；軍旅之視，固視虎張；喪紀之視，下沂垂綱。」皆視之節文也。如「毋側聽、不傾聽，聽必恭」之類，則聽之節文也。古人此等，想極纖悉詳備，人動容周旋，無一日一時不在禮文中。今既無可考，但當以理爲主。理之當然處，無過無不及，便中節文之會，如當視而視、當聽而聽、當言而言、當動而動，便中理之節文，❸便是禮。如視其所不當視，聽其所不當聽，言其所不當言，動其所不當動，便是人欲之私，不中理之節文，是之謂非禮。然非窮理之精，則必有錯認其所不

❶ 「病」，乾隆本作「疾」。
❷ 「禮」，乾隆本作「節」。
❸ 「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禮」。

當然者爲當然，而節文亦不能以中矣。

問「死生有命」章。

天者命之所自出，命則天地之所賦於人者，故以理言之謂之天，自人言之謂之命，其實一而已。

問「盍徹」章。

周制，國中鄉遂之地，用貢法：田不井授，但爲溝洫，一夫受田百畝，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，計畝均收，大率什而賦其一，所謂徹也。野外都鄙之地，用助法：田以井授，中百畝爲公田，八家各私外百畝，同養公田，公事畢，然後敢治私事也。詳見《周禮》《孟子》。

問「子張崇德」段。

主忠信，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；徙義，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。❶又互而言之，能主忠信，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；能徙義，則所主者篤實輝光而日新。此德所以日積而高，自有不容已者。

問「子張問政」章註。

凡文公之説，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説，或足其所未盡，或補其所未圓，或白其所未瑩，或貫其所未一，其實不離乎程説之中。必如是，而後謂有功於程子，未可以優劣校之。

問「先事後得」段。

先其事之所當爲，而後其效之所得，是不計功謀利也。只管爲所當爲，則德日積；不計效，則德崇而不自知矣。《集註》已甚明。

問「名不正」段。

兩句亦甚明。❷如父喚做子，子喚做父，名不正了，便説來不順。呼喚既不順，則所以

❶「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禮」。
❷「句」，乾隆本作「段」。

待父待子之事，[1]都不成了，便顛倒無序，乖戾不和，禮樂如何興得？以此推之，他可類見。

問「見小利」。

見小利，便被小利牽制蒙蔽了，更都不見大體處，故大處做不成。[2]只如此看，自分曉。

問「克伐怨欲」章《集註》「拔去病根」意。

學者惟患不能自知己之病根所在耳。若果知，却合下便當下克己工夫，對境直截與之拔去，一舉净盡，然後爲快。豈有放緩第一著且做第二著，且制之不行，待他時工夫稍熟後，乃漸進以拔之邪？若然，則恐病根轉深，不可得而拔，胸中一起一伏，轉爲之擾，非所謂篤志求仁之道也。

問《集註》管仲、子産才德。

二子皆無《大學》規模，須是《大學》規模，乃爲王佐才，而伊、傅、周、召其人也。

問「以直報怨」章。

「以德報怨」，乃老氏語，[3]出於有意之私，可謂特加厚於怨者矣。而德無物可報，不幾於薄乎？其言死定偏滯在一邊。若聖人之言，怨則以直報，德則以德報，二者各得其平，極是明白簡約，更無嶢欹勞攘，而其中旨意却反覆無窮。且如此人舊於吾有怨，今適相值。有罪邪？隨其罪之如何而公斷之。果賢邪？亦薦之。果不肖邪？則絶之。設若不肖者後復能改而賢，則吾又薦之，一惟理之當然而吾無容私焉，是之謂直，而於怨固未嘗汲汲以圖報也。如此人舊於吾有德，今適相值。果賢邪？吾固薦之以爲報。若不肖邪？吾則權其輕重，

[1] 下「待」字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[2] 「處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體」。
[3] 「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子」。「語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使公義行於上、私恩伸於下，於德亦未嘗失其報也。此其言甚活樂圓轉，無所用而不通，所以爲聖人之言歟？

問「上達」及程子説「下學上達，意在言表」句。

有一節上達，有全體上達，因其言而得其意，便是下學上達也。

問「修己以敬」章程子説。

此又極言敬之道。程子此段成二節，皆是推廣修己以敬，以發聖人言外之意。

問「予一以貫之」章。

此章須玩味。予一字，要認定是就吾心渾然一大本而流行貫徹乎萬事者言之，非可泛言其爲一道也。謝氏譬天之造化發育萬物，亦是一元之氣流行貫徹，初無二理，未以《中庸》語證，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、❶無雕刻形迹，即以結前意爾。

問「行篤敬」篤之一字。

「篤」謂厚而力也，不止是厚一字，於厚之中有自力之意。聖人無不然，但不見其迹爾。「篤」與「敬」，乃相對雙字。若篤敬，❷則又是篤其恭也，語意自不類。

問「志士仁人」及《集註》、《語録》所辨。

仁人身與理俱，志士亦能確然不易所守。《集註》兩條是解本文兩句文義，字字相應，甚明。《語録》所辨，是説當人臨境時直截一意，無他顧慮，尤爲簡潔。

問「義以爲質」段。

事到面前便斷可否，此在先是「義以爲質」。可否既定，或從或違，所以區處須中節文，無過不及，是「禮以行之」。於其區處，或出

❶ 「自然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❷ 「敬」，乾隆本作「恭」。當從。

辭氣，須遜順而無峻厲，方不忤人，是「孫以出之」。其總歸須誠實，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，是「信以成之」。四者皆一套事，只於日用間驗之，自見。

問「思無益，不如學」段。

學是親身去理會，兼知能説；思是心頭空思量。

問：「智已及之而動不以禮，乃有小疵，是知處猶未周匝。如何？」

理義欲其周知而無不盡，學問欲其大醇而無少疵，❶夫豈易至？而亦豈可以易言哉？

問：「『禄之去公室』章，南軒説『以禄去公室爲專制魯國之富，❷以政逮大夫爲政悉移於大夫』。解得明？」

南軒分別二句，誠明，但恐無事實，則難爲確論。《集註》意恐以上句主於君言之，故曰：「君失其政。」以下句主於大夫言之，故曰：「始專國政。」蓋君失其政不能制禄，則禄去公室也。

問蘇氏説「魯失政，恐魯未有專征伐之事」。

魯雖無威文專征伐之事，❸然征伐亦不無。按《春秋》可見，凡征伐皆天子之事，非諸侯所宜出，則魯亦豈得爲無僭者？

問「性相近」章。

論性之本，只是就氣中掇出理言，❹非於未有氣之前論也。若未有氣之前，則是未有人，所謂堯舜亦何在？

問公山、佛肸召二段。《延平師弟答問》中云：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，求一

❶「少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小」。
❷「富」，乾隆本有註：「大全張氏本文『富』作『賦』。」
❸「威」，乾隆本作「桓」。
❹「就」，原作「説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指歸處。所謂指歸處是如何？又問：自其欲往觀之，則見聖人神化之妙，雖叛逆之徒，❶亦無所棄。自其卒不往觀之，則見聖人圓通明達，才知其不可爲，則便不爲之浼，此乃涅不緇、磨不磷處。

磨不磷、涅不緇，是就到地頭説，非是知其不可便不爲處看。所謂指歸處，只就程張説中意看。

問：朱先生《語録》云「吾其爲東周乎」謂干木隨身，❷逢場作劇。❸是如何？

只是有家具在身，遇著用處也要用。

問：六言惟剛勇二者相近，如何分別？兼後章「惡果敢而窒」，與此二者又如何分別？❹

「勇」是氣奮發直前，其蔽便作亂鬬打。「剛」是體質剛硬，其蔽便躁率。「果敢」是好果決作事，若窒塞不通，便妄作矣。

問「正墻而立」段。

二《南》所説修身齊家，最日用至切事。❺若不知此，舉目便有遮蔽，無所見；動步便有礙，不可行。《集註》解得極親切分明。

問「民有三疾」。

蕩忿戾詐，乃是意欲之私，非小病也。

問「惡紫奪朱」。

朱是南方正，火色赤。紫是北方間，水剋火，赤黑色。似朱而非朱，惡邪之奪正也。

問「三仁」，按《史記》三處不同：《殷紀》以微子先去，比干乃諫而死，然後箕子佯狂爲奴。《周紀》云：「殺王子比干，囚箕

❶「徒」，原作「往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❷「干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竿」。
❸「劇」，原作「處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乾隆本作「戲」。
❹「分」，原脱，今據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補。
❺「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親」。

子。」《宋世家》云：「箕子先諫，紂囚之，乃徉狂爲奴。比干乃繼而諫，紂殺之，大師乃勸微子去，遂行。」未知孰是？

《或問》中主《殷紀》，[1]亦未純以爲然。《小學》書又却取《世家》之言，其先後亦有理。今《集註》中又却是參取殷周二《紀》并《世家》之文，其考之必得，實當按此爲定。然其大義，則須各就逐人分上，看他所處如何，亦不必苦泥此先後，非大義所係也。

問「三仁」。

三子謂之仁者，只是即此等事變之中，見他心體之所存，洞然無一毫私欲之爲累，而其所處，又各當於理而無咈焉爾。

問「小子當洒掃」章。

須是先從事其小者、近者，而後從事其大者、遠者，是謂循序漸進，由末以達本，工夫不偏靠在一邊。此章程子説得甚快，而旨意甚微。賴文公斷得分明，於學者極爲有力。

問：「程子曰：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一理，雖洒掃應對，只看所以然如何。」

如《曲禮》「爲長者糞」一段。第一番且講究此禮，要見其中一箇節文曲折所當然不易處。如「必加帚於箕上」，此是初往時，以帚加箕上，方得兩手奉箕爲恭。若不然，則所執參差不齊，不得而爲恭矣。於此知必加帚於箕上，乃初往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也。如「以袂拘而退，其塵不及長者」，此是正掃時，以袂擁帚之前，而却行以退，則其飛塵不汙及長者。若不然，則其塵必汙及長者而不敬矣。於此知「以袂拘而退，其塵不及長者」，乃正掃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

[1] 「中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也。如「以箕自向而扱之」，❶此是收糞時，必以箕舌向己而勿向長者，乃爲敬。若不然，則是以穢處向長者，爲不敬矣。於此知「以箕自向而扱之」，❷乃收糞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也。既各各見得節文當然不可易，第二番看，❸便要見初往時，節文因甚如此當然不可易；正掃時，節文又因甚如此當然不可易。見得時，此便是理也。是理合如此，而吾不得不如此也。既各各見得爲當然之理，第三番又看初往時當然之理，因甚其如此；正掃時當然之理，又因甚其如此；收糞時當然之理，又因甚其如此。既不是聖人制禮，使我要如此齊整，又不是生於吾之己意，要如此好看；又不是迎奉長者意思，要道好；又不是畏長者，恐激怒；又不是恐旁人窺其所爲。彼此俱無所由，❹便是天之命我者如此，而一毫人爲之私無所與於其間，吾只得盡恭敬以奉天職爾。是謂必有所以然者，是理之根原來處。所謂「人事盡處，是謂天理」，❺於此可的見其實。而於其中又細玩之，可見此心生道焉，可見天理流行者焉，可見敬之所以主一者焉，可見誠之所以不息者焉，可見仁之所存焉，可見恕之所貫焉，可見中之所寓焉。此又其精義入神處，即是上達處。以此類推之，三千三百之儀皆可見，然終是根原來歷未爲難窮，而節文曲折最未易究，❻尤不

❶「扱」，原作「吸」，今據乾隆本及《曲禮》原文改。

❷「扱」，原作「吸」，今據乾隆本及《曲禮》原文改。

❸「二」，原作「一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❹「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凡」。當從。

❺「盡」，原作「一」。「謂」，原作「爲」。今據《北溪先生字義・命》引唐陸德明語改。

❻「折」，原作「節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可以或忽也。

問「立之斯立」章。

植其生乃制民之産底事。感乃上四者，應乃下四者。

問「泰而不驕」。

安舒氣象似驕。心廣體胖，何驕之有？

問：「不戒視成謂之暴」與「慢令致期謂之賊」，意相似，何以分別？

上句是工役等事，下句是約束、立限、輸納及禁止等事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

答　問

答陳伯澡問辨諸丈人心道心之論

問張、吴南劍張顯父，字敬之。潮陽吴恭之，字叔惠。❶説「人心道心，一是天理，一是人欲」。

程子雖有是説，然更在人自體察。而人欲亦有淺深，若察之不明，則人心與人欲又都没理會了。

問二丈云「操則存，道心也；舍則亡，人心也」。

操而存，則道心便在此。舍而亡，則人心便放蕩去了，非可直指此爲人心道心也。

問二丈云「其爲物欲者，都是此心做去，難叫做好」。

嗜欲皆從人心出。心逐欲而陷，乃不好。

問二丈云「主宰便道心矣」。

主宰萬物皆由理義，乃是道心。未便可喚作道心。

問「人心道心大意」。

《中庸》序説已極分明，可熟玩味爲準，不必他生穿鑿，轉見迷眩。大抵心一也，就中分別：以其從形氣上發來，本形氣爲主，故謂之人心，即四支百骸之所知覺運動者是也；以其從理義上發來，本理義爲主，故謂之道心，即此所稟受仁義禮智之心是也。二者之心，上智下愚皆所同然，但人心至危

❶「潮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

殆而難安，道心至微隱而難見，雖上聖大賢，亦不敢以爲易而忽之。況在學者，尤須要分別得二者界分分明而操制之。❶如饑則食、渴則飲之類，人心也；嗟來之食則不肯食，噓爾蹴爾而與之則不肯食等類，道心也。如男女之欲等類，人心也；夫婦有別等類，道心也。人徒見程子有天理人欲之分，更不實自體察於己，以道心全做好底物，亦便以人心全做不好底物。夫天理與人欲相對，天理分明是好，人欲分明是不好；道心全是天理，固全是好；然人心只是平說形體之知覺運動，未便是人欲，未便是不好。只是嗜欲之類皆從此出，極是危殆䠘𨇤而難乎安息安帖，❷最易流易墮爾。❸古人於此有精一之功焉，「精」則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，不相混雜；「一」則專守道心之正，而無以人心二之，要得道心常爲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焉。至於工夫純熟、氣質變化，則從心所欲不踰矩，聲爲律而身爲度，即人心便都純是道心，❹而不復見人心之爲吾間矣。

問「人心無定，如翻車流轉，無須臾停。楊至之曰：此乃人欲，非人心也」。此乃人心馳逐於物欲之私。

問程子謂「逐物是欲而非心」。所謂「逐物是欲」，程子之意，蓋謂欲者情也；❺感物而逐之者，乃情欲爾。本心之體在中，却自若。然細論之，情亦心之成也，❻

❶ 「二」，原作「一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❷ 「䠘𨇤」，原作「𨇤䠘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❸ 「墮」，乾隆本作「墜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陷」。
❹ 「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統」。
❺ 「蓋謂」，乾隆本作「以爲」。
❻ 「成」，乾隆本作「感」。

更以人心道心按之，則逐物欲亦是人心，而非道心之謂，未可全以爲非心也。文字須要活看。

問：心者知覺之謂，而智亦訓爲知，心與知字亦須分明。❶楊曰：不須如此説，有心便有性，二者不相離。不是先有這知覺，而後這是非之理，旋旋安排出來。又問：《語録》云：動處是心，動底是性。楊曰：仁義禮智，性也；惻隱羞惡等，情也。心統性情也。分開説，則動處是心，動底是性。然論得來，心性自不相離，此心纔動，那箇仁義禮智便在裏許，非旋旋安排出來。

「心」者人之神明，所以爲身之主宰者，即此身上箇靈底是也。「性」即心中所具之理，若仁義禮智是也。「心」是箇靈物，能知覺。「智」即心中所能知覺之理，能是能非者。豈可更將「心」與「智」相對持分別？❷是猶指日與光對分爲二物也，而可乎？所謂「動處是心，動底是性」，動處是其靈活能酬酢處也，動底是動之理也。若合「心」、「性」、「情」而言，則静是性，動是情，心貫動静而統性情，静其體而動其用也。所謂「知覺在，理義便在，只有淺深」。緣知覺則惺惺不昏昧，理義便都在其中。若冥然不省，則禮義何在邪？如人叫則便應，其知覺之淺處；見孺子將入井便怵惕，其知覺之深處。理義隨深淺呈露爾，❸楊文此處説不破。

❶「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看」。
❷「更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便」。
❸「深淺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淺深」。

答陳伯澡再問《論語》

問「祖孫一氣」。

精與氣合而生，魂升魄降而死。然祖孫一氣，祖宗雖死而子孫之身在，此則所謂一氣者，猶相貫於幽明之中，固自有長存不滅者。所以禮重於絶人後，而人以子孫世世有常祀爲貴也。

問康節謂「性者道之形體」，與《文公語録》「性是道骨子」及「道是在物之理，性是在己之理」。

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，人之所共由者也。性即在我之理，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。所謂形體者，正如此。初非有待於人爲而後得。❶而邵子、文公之説，皆互相發明，本無異旨。

問楊氏「會萬物於一己」之説，與《孟子》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異同如何？

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是言萬物本然之理，皆具於吾身而已。若「會萬物於一己」，是言人恁地做工夫，然萬物如何會合於己，己亦如何會合得萬物？此其意特不過佛家平等之説、墨氏愛無差等之云，不知萬物從來不齊，人酬酢於其間，小大疎密，各有其分而不亂，但仁者之心無私，則自無物我之間爾，非以彼合此之謂也。

問「學者就事上逐件盡己心推將去」。

此語之病，是臨事方盡己心，而無平日存主之功爾。所謂盡己心者，只是此心存主處，❷真實而無僞妄，便是忠。平日常如此，

❶「爲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焉」。
❷「主」，原作「王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到臨事時，只是此心無間斷，非於此而方盡也。

問：「盡己推己，就事父孝、事君忠及泛應事物上如何？」

事親孝是忠恕之本，所發用來最先第一件便在此上。若就此上分別二字，則其正所從事孝時，便是恕起頭處；其所存主於中，真實無僞妄處，便是忠。至於事長弟、事君忠，便只是以此事親底心達之爾。但學者著力而然，便是盡，便是推。故自其所存主於事親時，真實無僞妄底心，到事長事君時無間斷，便是盡己之忠。自其所從事於事長、事君時，要得皆如事親底心，便是推己之恕。至凡應事物，皆是己與人相接了，其爲心皆如此。若其思慮當如何如何，此又是講學之事。

問「盡己心者推將去」一句。

泥文執義太局蹙了。凡窮格到窒礙不通處，便須退步澄神，反觀其本義，然後復徐徐尋繹而進，則堅者亦將自破矣。❶

問《遺書》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，義禮者皆仁」。❷「物」字是人物？是事物？若説人物，則恐連禮智信不來；❸若説事物，則與「《訂頑》備言此體」之句不合。如何？

「仁者與物同體」，只是言其理之一爾。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絶異。細論之，事物只自人物而出，凡己與人物接，方有許多事物出來；若於己獨立時，亦無甚多事。故此「物」字皆可以包言。所謂「《訂頑》備言此

❶「破」，原作「彼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❷「者」，乾隆本及《遺書》作「智信」。

❸「連」下，乾隆本有「義」字。

體」者，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，更詳玩之。

問：文公稱許明道「須先識仁」一段，復嘆其說太廣，學者難入。學者於仁，合如何下工夫？

明道此一段說話，❶乃地位高者之事，學者取此甚遠。❷在學者工夫，只從克己復禮入，爲最要。❸此工夫徹上徹下，無所不宜。

問：程子說《訂頑》意極完備，乃仁之體」。此篇只發明「與萬物爲一」之意，如何見得仁體？

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，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體也。

問：程子此下云：「實有諸己，其地位已高，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，不可窮高極遠。」

見得此理渾然無間，實有諸己後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，更有何事？更何用窮高極遠？

問：「仁者之心，廓然大公，無所不愛。其體段自如此，非姑指其及物處爲然，但不可偏靠此爲言爾。」是如何？

仁者之心，廓然大公，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，固無所不愛。但偏靠此爲言，則窮大而失其本，溺於情而不及性爾。

問「博施濟衆」章文意曲折。

此章須將夫子所答本文分作三節看：「何事」至「病諸」爲第一節，「夫仁」至「達人」爲第二節，「能近」至「也已」爲第三節。上節是辨子貢之失。夫博施濟衆，亦仁者之極功，但不可以是求仁。今子貢欲以是求仁，則失之泛濫高大，而不切於己。故夫子折

❶「說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
❸「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得」。

難之，曰：何止仁能如此，必須聖人能之乎！雖聖如堯、舜，猶不足於此，不能做得此等功，❶汝安可以是求仁？中節是就己上平説。仁者之心，以己欲立欲達之心而及於人，則天理流行無間，便正是語子貢以仁之體，而爲切於己矣。末節遂説恕所以推己及人之事，是推己所以欲立欲達之心而及於人，亦引天理使流行無間，其示子貢求仁之方，可謂益近而易勉。若果能如此，則博施濟衆之功，亦自此而可進矣。程子之説，正是狀天理流行無間處，當以此意體認之，❷可也。若不觀此，而偏靠天地萬物爲一體上尋求，則是吕《銘》之失矣。

答陳伯澡問《大學》

問：小學、大學所教子弟如何分別？

初間未知智愚，皆當教之，到十五年，則智愚可見矣。故入大學須有別。然天子之元子，❸當有天下之責，衆子當建國爲侯；❹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，當有家之責，故皆在所教；庶人則惟俊秀者，乃得與，以其亦將任之以位也。

問：「敬以直内」，如何是直内？

内主敬，則私意不萌，更有甚嶢曲？所以謂之直也。

問：《文公語録》：「無事主心，有事主事。」如何是「無事主心」工夫？

無事主心，有甚大段工夫？只是提撕，常教醒定，常敬而已。若有走作，便是不敬

❶「此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如此」。
❷「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己」。
❸「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焉」，屬上讀。
❹「衆子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次皆亦」。

了。心亦如何絶得不思？但無邪思可也，❶纔思便是已發，便是有事了。惟動静皆一於敬，則静無走作，動無邪思。

問「氣質」二字。

「流行乎一身之間」者，是氣。「凝定成形」者，是質。❷

問「物得其偏：有專得水之性，有專得木之性」。

如動物頭横，植物頭倒。人頭圓，象天，居上；足方，象地，居下。兩目象日月，居前南；頂中央百會穴，象北極，居後北。亦其得天地正氣之一驗也。

問：「其正也，有美惡之異；其通也，有清濁之殊。」正如何有惡？通如何有濁？

偏正、通塞，方以判人物之大分；其美惡、清濁，又就人中細别。❸

問：齊家中所以新之之道、治國中所以新之之道、平天下中所以新之之道，或是只自明其明德，而人自觀感爲善邪？或亦須有施爲，如禮樂刑政之類？

二者皆不可偏廢。家國天下，大小雖不同，而其所以爲齊治平之道則一，前古帝王此道皆備，而《堯典》稱堯自「克明俊德」，至於「協和萬邦」；二《南》詩詠文王之化，自《關雎》至於《騶虞》，尤爲明著易見者，亦其全盡。此《大學》之一驗也。

問：「至善」是指工夫做到極處而言？是事物中極至之理而言？

「至善」是物事中極至之理，是所當止之地

❶ 「思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 「凝」，原作「疑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❸ 「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從」。

也。❶「止於至善」，是做工夫做到極處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。文義自不亂。

問：新民是在人底，如何使之皆止於至善？

須是到比屋興仁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處，方爲新民之止於至善。此亦是聖人善政、善教全盡之功。

問：《或問》「致知」章中云：「身心性情之德，人倫日用之常，天地鬼神之變，鳥獸草木之宜，莫不有所當然而不容已，與所以然而不可易者。」乞一一分析。

當然、所以然，皆言理。「當然」是就目今直看其合當如此，是理之見定形狀也。「所以然」是就上面委曲看其因甚如此，是理之來歷根原也。❷「當然」者，在身，如手容合當恭、足容合當重之類；在心，如體合當寂、用合當感之類；性如仁合當愛，義合當斷之類；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，見大賓合當恭敬之類；人倫如君合當止仁，臣合當止敬之類；日用如居處合當恭，執事合當敬之類；天地如天合當高，地合當厚；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，陰合當屈；鳥獸如牛合當耕，馬合當乘；草木如春合當生，秋合當殺等類，皆有理存乎其間也。所以然者，如手容因甚當恭，足容因甚當重，以下諸條一一各因甚當如此，是理之所自來，天命之本然也。凡此等，煞有事在，皆當理會，要一一通透。果能一一通透，無所窒礙，便是物格，便是知至。前書并所答「洒掃」條，及寄去「根原」段子，已具其詳，可併玩之。

問：「誠意」前已有「格物」一段工夫，而

❶「也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❷「是理之來歷」，原作「而來之來歷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清鈔甲本作「是來歷之」。

此章所謂「自欺」，猶有「陽欲爲善，而陰在於惡」。如何？

雖是物已格、知已至而後意誠，然必須透過此關之後，善惡進退之機方真能決，君子小人之岐方真能判，物方爲真能格，❶知方爲真能至。若未透過此關，則所守不牢，忽或變潰。❷其所以爲自欺情狀，自有如許，亦何怪乎？可不重以爲戒？

問「絜矩」章：初言上下四旁如一，自《南山》詩以下，止言好惡兩端有不同，及請實事爲證。

初言上下四旁，均平如一，是總説箇「絜矩」正意。自引《南山》詩以下，則姑舉兩端以見其例云爾。如己欲孝其親、弟其兄、慈其幼，而使民父母凍餓、兄弟妻子離散，亦上下之證。如户開亦開、户闔亦闔，不以後來變乎前；有後入者，闔而勿遂，不以先入拒乎後，亦前後之證。如並坐不横肱，恐妨害旁人，亦左右之證。《或問》中，所舉「趙由爲守則易尉，而爲尉則陵守」，「王肅方於事上，而好人佞己」，皆已明白。於此見得明，則廣而言之，如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「所欲與之聚，所惡勿施爾」，及文王「視民如傷」、「如保赤子」等類，皆此一理也。

問：《或問》中，有以倡焉而興起矣，然不能察彼之心，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，則或不得遂而有不均之嘆。

上既老老、長長、恤孤，有以倡民而興孝弟，

---

❶「格」，原作「決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改。

❷「忽或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不倍矣而不能制民之產，使仰不足以事、❶俯不足以育，❷至樂歲終身苦、凶年不免於死亡，則是不能察其心，❸而失所以處之之道，使彼興起者，或不得遂也。只觀孟子答齊、梁行王政條目「五畝之宅」一段，則古人察民心之所同，而得絜矩之道，可見矣。

答陳伯澡再問《大學》

問：《或問》中於「致知」云：「表裏洞然，無有不盡。」於「格物」云：「精粗隱顯，究極無餘。」不知何別？或一物俱含此四字，或總百物始有此四字。

「致知」言表裏，以心之內外而言；「格物」言精粗隱顯，方周匝物之曲折。而偏言、總言，皆當如此也。

問「知」與「覺」字不同。

「知」與「覺」並言，則「知」是識其事之所當然，「覺」是悟其理之所以然。

問：程子曰：「但於一事上窮盡，其他可以類推。」是如何？

如親親上理會得盡，便推類去理會仁民，仁民是親親之類。仁民上理會得盡，便推類去理會愛物，愛物是仁民之類。如視思明上理會得盡，便推類去理會聽思聰，聽思聰是視思明之類。聽思聰上理會得盡，便推類去理會色思温，色思温是聽思聰之類。

問天地之所以高深，鬼神之所以幽顯。

此二節求之過深了，只須平看。如天之狀如何便恁高，地之狀如何便恁深。天是覆地上，是包地下過；地是上載天，是跨在天

❶「事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父母」二字。
❷「育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妻子」二字。
❸「能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以」字。

中間。天是浮停在上，是旋轉不息。日月星辰是懸在天上，是附天而行；地是如何結而爲山岳，如何融而爲江海。只如此等理會，❶便是理會天地之所以高深處，何必更過索之冥冥漠漠邪？

問《或問》中云：「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。」

日用事物間，見得到當然不容已處，則於此理便真切，❷自住不得，自不得不恁地做，此最爲人緊切處也。

問：「極其大，天地之運、古今之變，不能外也；盡其小，一塵之微、一息之頃，不能遺也。」此處欲分別其所當然，與其所以然之故，如何？

理無物不在，無時不然。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，古今之一否一泰；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，一息之或呼或吸，皆此理之所寓也。❸「當然」，就其見定者而言；「所以然」，乃大化本體從來如此。

問：表裏精粗四字分別。表裏是言物有內外，精粗是言人見有淺深否？

表是外面，裏是內面，粗是外面形狀大概，精是內面底蘊細密處。凡物皆有此四者，未說到人工夫處。❹

問「修身」章喜怒憂懼四者。

此章只是四者。感物而應不中其節，則此心便爲四者所動，而不得其正矣。

問：如恐懼、如憂患，若是小可底事未甚逼近，❺猶可排遣；若是大禍患逼近在目

❶「等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類」字。
❷「於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此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到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是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迫」。

前，則恐懼憂患，如何不動其心？不知當此之時，果何道以處之？使各當其分而不動其心邪？

此二節是當恐懼、當憂患之時，如何要排遣？死了心不應？若强要排遣，灰槁其心，便成釋氏去而所以爲禍患者，處之便失其幾矣。

問：意者心之所發，若忿懥等四者，❶謂心之所發亦可，❷不知與「誠意」何異？又如忿懥四者，與親愛五者亦相類，親愛畏敬乃好樂之屬，賤惡傲惰乃忿懥之漸，不知「正心」與「修身」又何別？

隨本章各有所主。❸且「誠意」章是説好善、惡惡，須恁底真實。「正心」章忿懥四者，是説心之用處，不可不中節。「修身」章親愛五者，又是身接物時事，❹不可失之偏。所主各自不同，安可比而同之？

問：《或問》云：若於理有未明，心有未正，則吾之所欲者，未必其所當欲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，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，將見其物我相侵、彼此交病，❺雖庭除之内、跬步之間，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。

且以今人溺浮屠者言之，❻是所欲非其所陰欲。❼爲郡守者，率民禮塔修善，自州治之前及諸坊巷，各建道場，使民廢耕織、買賣

❶「等」，原作「寺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❷「心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
❸「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

❹「時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事時」。

❺「彼」，原作「被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❻「且」，原脱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
❼「陰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當」。

來會，是我侵乎物；民托太守威勢，張皇其事，莫敢誰何，是物侵乎我。太守送諸處香燭，雖費不敢辭；民亦斂財備燈燭，化粿食犒設，雖費不敢道，是彼此交病。動闔郡男女游觀，❶因而有爭鬭、淫奔等訟，太守亦鹵莽隱忍不敢正其罪，❷雖親子弟僕從，亦動游觀之念，而不可禁遏。是庭除之内、跬步之間，參商矛盾，而不可行矣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終

❶「闔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❷「鹵莽」，原作「莽鹵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改。「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因」。「敢」，乾隆本作「復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

答　問

答陳伯澡問《近思録》

問：「發微不可見，充周不可窮」，二句如何分别？

「發微」指幾言，「充周」指德言。其所發見流行之實，則誠也。

問「一陽復，乃天地生物之心」。

須元、亨、利、貞，乃心之全；一陽復處，乃天地之心。此動之端，乃天地生物之意，於此可見耳。程子「動之端」三字最精，宜詳玩之。

問「人生氣禀，理有善惡」。

「人生氣禀，理有善惡」者，非指此理之體，有善惡相對而生也。只是言氣禀之不齊，所以有善有惡，此乃其理之必然耳。

問「冲漠無眹，萬象森然已具」云云。

此句已甚明白，不容添字贅了。造化、人心，皆如此。當寂然不動之時，是冲漠無眹，然日用萬事之理，皆森然已具於其中。及感而遂通之際，千條萬緒泛應各當，莫非即此理流行發見，非至此而後始旋生也。故或寂或感，雖有體用之殊，❶而其實只渾淪是一物而已，不容以先後言。如就蓮子中最可觀造化，此理尤爲明甚：方成房結子，稍可食時，來年生意絶未有兆眹，而其

❶「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全」。

根葉花實則已盡具矣。每於此深有省焉，所謂塗轍云者，只猶曰路脉云耳。

問「心本善。發於思慮，則有善有不善；若既發，則可謂之情，不可謂之心」。

心自是本善，何嘗有不善？其不善者，乃發而流耳。其曰「可謂之情，不可謂之心」，乃隨人問意，各有所主，今但當以意逆之。豈可又從而貶剥之？

問「氣块然太虚」一段。

此乃是從太初説來。至爲霜雪而上，則氣之成象者；至爲山川萬品，則氣之成形者耳。

問「游氣紛擾」。如何是游氣？

游氣，只是流出來生人物底氣。

問「推行有漸爲化，合一不測爲神」。

「化」，只是變化此物，變成彼物。❶惟是變則有迹，而化則無迹。至於「神」，則又妙而不可測耳。

問《定性書》「無將迎」。

未然而趨之謂之將，未至而逆之謂之迎。若如此，則是求物爲應，先已自亂矣。何定之有？

問「忠信所以進德，修辭立誠所以居業」至「存義」，《本義》、《程傳》不同。

忠信進德是存心處，修辭居業是行事處。《本義》與上文相應，而《程傳》不相應，亦不害其爲同也。

問《咸》九四《程傳》。

傳義已明。今只以王霸觀之：王者之心，無偏無黨，所過即化，所存即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思之所及？若霸者一用其私

❶「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化」。

心，只盟會所及之國，❶則服從所不及者，豈能感而通乎？

問「忠恕所以公平」。公平是言理否？忠恕是做工夫處。其工夫極處，則自公平。❷故曰：其致則公平。語脉自明，不必以理言也。

問「公而以人體之，故爲仁」。公只是虚説箇理；以人體之，則公在我，此心廓然無私，天理便流行而爲仁矣。

問横渠「精義入神」段。此張子推明《易·繫辭》。本文只是極言屈伸感應自然之理，❸所以交養互發之意。若謂動静相爲用，則稍緩而非切本旨矣。

問「窮神知化」四字，兼窮神與入神淺深。神是天地之心，化是天地之用。❹入神以知見言，窮神以至到言。知化非聞見之知，如知化育之知，乃默契之謂耳。

問「領惡全好」。領是一齊掃去，更無少留迹。領是統領之意，其權在我矣。古人下字甚有力。

問：「莫非天也，陽明勝」云云，此語法與「視聽言動皆天也」云云一同否？

何必相牽？此最讀書之大病。每每愛如此，便將其中無窮之味都失了。且如「視聽言動皆天也」，❺是以氣言；「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」，是以理言。而「陽明勝則德性用，陰濁勝則物欲行，領惡全好」等語，若就日

❶ 「只盟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即會盟」。
❷ 「自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❸ 「屈伸感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感應屈伸」。
❹ 「是」，原作「之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❺ 「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只」。

用以晝夜體察，則其切己做工夫有無窮意味。不此之究，豈非其大欠缺乎？

問「體天下之物」。❶ 體字是體認、體察否？

體是以身體之，謂視之無一非我，如此則切於己，而此心之用無不周矣。

問「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，以言者」云云。

以者，用也。用《易》發言，所尚者卦爻勸戒之辭；用《易》應事，所尚者卦爻陰陽之變；用《易》制器，所尚者卦爻上下自然之象；用《易》卜筮，所尚者卦爻吉凶已決之占。四者《易》之本旨大要。而《程傳》以玩辭爲主者，專以理義言也。

問「觀會通以行其典禮，則辭無不備」。

會，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。通，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。觀理之會通，以爲行事品節之常，見於爻辭者無不備矣。

問「由象知數」。

物生而後有象，有象而後有滋，有滋而後有數，故由象可以知數。

問《春秋傳序》。

《春秋》大概所以明王道、立百王經世之大法，❷非止褒善貶惡而已。《傳序》首言：「治之而爭奪息，導之而生養遂，教之而倫理明，然後人道立，天道成，地道平。」及《語》「顏子爲邦」一節，乃其綱領也。

問「《尚書》難看，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」。

《書》皆帝王經綸天下大業，從大公至正胸中流出，乃聖人之用處，未可以小見而窺也。

問《易傳》「艮其背」一段。

❶「問」下，乾隆本有「聖人」二字。
❷「立」，乾隆本作「正」。

未接事物之時，不獲其身，只知有理；既接事物之際，不見其人，亦只知有理。

問「欲實認得敬，只是常惺惺三字最好。若專就整齊嚴肅上用工，又太迫切拘束」。

須是整齊嚴肅，便常惺惺，烏有外慢而中不放者，不可爲是厭煩憚勞之意也。

問「惡不仁，故不善未嘗不知。徒好仁而不惡不仁，則習不著」。

好仁是善邊工夫，必兼惡不仁，乃有去惡邊工夫，相副兩盡，爲密察精至也。

問「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」，是就孝弟中推原其所以然，則性命便在其中。

孝親弟長，是性命流行發見之大處。今不務全盡孝弟爲實到性命，❶只欲於孝弟中推原其所以然者爲性命，無乃墮於佛氏「一超直入」之說，豈聖門實學工夫之謂也耶？

答陳伯澡問《中庸》

問：程子曰：「中之理至矣。獨陰不生，獨陽不成。偏則爲禽獸夷狄，中則爲人。」此是泛言天地中底道理，恐不可分作未發已發之中否？

已發未發，是就人心分別，❷在天地只是統言此理而已。然亦何有偏倚？何有過不及？

問「天性在人，猶水性之在冰」。

張子冰水之譬未善。冰釋復歸於水，便是佛氏「死而不亡、還復本來面目」之說，與「天性在人」不相似也。

❶「爲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就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問「張子曰：未嘗無之謂體」。

「未嘗無」，只是言此理之實有。然不直曰有，而必委曲言未嘗無者，老氏以無爲宗，所以破異端之説也。然亦不必靠此立論。❶

問「程子曰：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，則茫茫地何處下手」。

先立下名義，❷則有所依據準的，然見之不精，則名義亦不能確定矣。

問「文公《或問》中言：物得其形氣之偏，而不能以貫通乎全體」。

物雖稟得來偏，然隨他所得許多，其理依舊渾淪完足。❸且如蜂蟻，雖偏於君臣之義，然其報衙，則禮也；巧於營窠，則智也；失主則團聚不食，而爲情惻然，則仁也。虎狼雖偏於父子之仁，然有文章，則禮也；有威，則義也；殺有神色變與不變之别，則智也。其他廣推之，皆可見矣。

問「程子曰：鬼神憑依言語」。

鬼神憑依事，大抵是妖由人興，多緣人之精神不足，故妖邪之鬼乘而附之。若正鬼神則不然，此不得以莫見乎隱、莫顯乎微者爲言。

問「楊氏曰：權以中行，中因權立」。❹

前後二説皆通，然分析楊氏本語未甚明白。權以中行者，中爲主；中因權立者，權爲主。大抵知中，然後能權；惟權，然後得中。

問呂氏與程子論「中」。

辨析呂説雖詳審，然偏旁枝葉之論，在文公

❶「此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先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其」，乾隆本作「道」。
❹「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以」。

《或問》中已説破大概矣。學者且須涵泳子思本文爛熟，講究其正意大義，切於身心而實體之。舍此不務而區區惟偏旁枝葉之急，非所謂善學《中庸》者也。

問「劉用之問：氣之已散者，既化而無有；根於理而日生者，固浩然而無窮」。

此語録一段，已説得明。所謂無子孫底事已絶，而根於理而日生者，固浩然而無窮。乃是如今社稷祭勾芒后稷，廟學祭先聖先師，及齊祭爽鳩氏之類，非可通天下之常人無後者。皆以此一例論也。

問《或問》中論宗廟段「惑異端、狗流俗」之説。

後世祀典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皆是惑異端、狗流俗。鄙陋之甚，而不自知其爲非者。

問：《或問》中云：「不違之終始，即其事之終始；至焉之終始，即其物之終始。」言事言物何别？

心不違仁，就事見，故以事言；至其境界，是實地，故以物言。

問「夫焉有所倚」，謂「少涉思議作爲，便是倚」。

此句只是結上文三語而言，此皆至誠無妄、自然之功用。夫豈有所倚靠於他術，而後能哉？亦猶不待賞而民勸，不待怒而民威於鈇鉞之類。若來説，乃涉於釋氏之意矣。

答陳伯澡問辨諸友情性之論

問：文公答胡廣仲「人生而静」説云：「及其感物而動，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。然非性，則亦無自而動，故曰性之欲。」性無不善，「是」與「真」固是性之動，「非」與「妄」如何亦謂性之動？

文公此本句是將情粘帶性來，❶非指「非」與「妄」亦從性中動來也。非與妄，只是動後差，却不必過爲紛紛，若曰非與妄亦謂性之動，乃錯會文公本句。病在此。

問：情感物而動之時，似有二截。初頭裏面，自惻惻地發動出來，是第一截，乃能然之理也。到既動後，易爲物欲所誘，始有善惡之分，是第二截，乃當然之理也。

兩截之説甚支離。能然、當然，亦非可分二截，不能然何有當然？不當然則能然者妄矣。若此所説，則是合當做底，乃後來旋旋生也。豈本然固有之謂乎？

問：當初只因「情非性無自而發」一句不通，後來李推却令須看非與妄從何處發來，故諸友推詳，轉生疑惑。

問語當云「須看非與妄從何處起」，則自直截。今云「何處發來」，則若有所從而來矣。所以起學者生疑，只管展轉就裏面尋求，求之愈深而愈不得其要領。然諸友所以展轉辨論，如彼其不通瑩者，皆緣性、情、理、氣四字，❷曉得不透。四字分看，須要界分極分明，不相凌奪；合聚作一處看，又須見得脉絡不相紊亂。如性與情，正相對底物。性是情底體，情是性底用。性是情底静，情是性底動，猶形影然。性無形狀，非情無以見；情雖外見，非性無自而發。性本純粹，至善無惡，見於情有中節不中節，便有善惡之分。情之善是從本性正面發來，其不善是發處差了，是感物蹉了性之本位而然，非從本性中來也。若便以理與氣合言之，則

❶「本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句本」。

❷「緣性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
性即是天理，❶然理不懸空，必因氣賦形，生而寓其中。氣形活物，不能不動而發於情；情則乘氣而發者也。情之所以有不善者，由氣有參差不齊，其發時從氣之偏勝處差去，故氣强厲者多怒，柔弱者多笑。其怒與笑，豈能一一皆中節？故氣質之性有善惡，雖原於賦形已具之初，而亦於發而後見。天地之性本善，然在氣質之中，亦未嘗相混而無別。氣質之性以氣言，天地之性以理言。理固不離氣，氣固不離理。但迪父説得自糊塗鶻突，無以訂是非，須就實事上聚作一處看，見得如何是理、如何是氣，要十分明徹不亂，始於切己有力。如目之欲色、耳之欲聲，是氣質之性，由人心所發而以氣言者也。如目不視惡色而視必思明，❷耳不聽惡聲而聽必思聰，❸則是天地之性，由道心所發而以理言者也。此等正理義原頭來歷處，講之不明而見之不真，則反之於身，一點不能有；責之日用，一字用不得。是理於我亦何干涉乎？幸更詳之，而併以《通書》之所謂「幾」者參攷焉，則善惡來歷所由分，瞭然無遺遁矣。

答陳伯澡問《敬箴》

問：程子説：「佛有箇覺之理，可以敬以直内矣，然無義以方外。其直内者，其本亦不是。」及「佛氏不知裏面實理」。

佛氏亦不是不知裏面有實理，他合下以理爲障礙，直要一盡掃除，使萬理俱空而百念悉滅耳，亦自不知有所謂敬，只是箇覺底工

❶「即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夫，有似乎直内之敬耳，而實不同。吾儒不必言空，其所存養工夫，只是要得此心豁然純是天理之公，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。須認此意體究，方斷制得明白。

問：《敬箴解》「不東以西」至「靡他其適」，謂「心對事時主敬」；「勿貳以二」至「萬變是監」，謂「心寓事時主敬」。「對」與「寓」何别？

二字皆是應事時，但小爲之别耳。本文上四句申程子無適之義，説較寬，是事始到面前，方對境時。下四句申程子主一之義，説却緊，是心寓在事上，乃正裁處時，亦略有疎密不同也。

問「不火而熱，不冰而寒」。

原此節四句，及後節四句，皆説得病痛重大，❶而其語又本用《莊子》「熱焦火而寒凝冰」句意，更以《感興詩》所謂「凝冰亦焦火，淵淪復天飛」，及前後「出入」、「動静」之言參之，則其大意亦可見矣。

問「毫釐有差，天壤易處」。

此非謂些小事不敬，便能做大病。是言大病痛，只在微細處失起，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處，千丈之繩斷在一寸處。然亦當思微細處差失，似甚小可，何故便到天地變亂，三綱淪、九法斁，何爲罪過如彼重大？此殆難以空言解釋，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，乃知此不敬之爲害端的處，凛乎甚可畏，❷而抑以見此老非練熟情理明、事義精，亦不能發到此，真可爲切己箴砭，救人免陷於夷狄禽獸之歸也。

問：蒙指教「天理流行無間是仁之體」，

❶「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到」。
❷「甚」，乾隆本作「其」。

常疑天理流行無間，乃是仁之發用。如何謂仁之體？

仁之本體，渾是天理周流無間，❶無表裏動静、無隱顯精粗，其生生不息之機不曾有少停歇，亦不曾有少限隔。所謂用處，只是就體中掇出一截爲言，而與體實未嘗相離。非謂體只塊然不動在中，❷因見於發用，而後始流行也，更詳體認之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終

❶「周流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流行」。
❷「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其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

答問

答陳伯澡問「太極」

問「無極而太極」一節解。

「上天之載」，以理言；「無聲無臭」解「無極」字；「實造化之樞紐、品彙之根柢」解「太極」字。無極只是無形狀，太極只是至理。理不外乎氣，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，便成理與氣判爲二物矣。❶

問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，成之者性」，《通書》、《本義》不同。《本義》皆言氣，《通書》解分理氣。

「繼」字、「成」字與「陰陽」字相應，是以氣言；「善」字、「性」字與「道」字相應，是以理言。二解未見其有異也。

問「動靜所乘之機」。

「動」是理之流行出來，「靜」是既流行底復止，如弩機之一張一弛也。

問「五行生生之序，如何是天一生水、地二生火」等。

以《河圖》觀之：天一生水，居北；地二生火，居南；天三生木，居左；地四生金，居右。與今天地間四方四時位次相合，恐是元初生來自然之序如此，然亦非是截然爲先後之序，一箇生了又一箇生也。

❶「理與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氣與理」。

問「五殊二實無餘欠」。

分而爲五非有欠，合而爲二非有餘。

問「感物而動，或發於理義之公，或發於血氣之私，這裏便分善惡」。

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，乃發後流而爲惡耳。

問：《文公語録》：「『一陽初動處，❶萬物未生時』，此所謂一動一静之間也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，與周程所説小有不同。康節於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，故多舉此爲説，不似周子説『無極而太極』與『五行一陰陽，陰陽一太極』如此周遍。若如周程之説，則康節所説在其中矣。」又曰：「伊川之學，於大體上瑩徹，於小小節目猶有踈處。康節却盡得事物之變，於大體上有未瑩處。」二段欲望就周程、康節不同處開教。

康節本從數學入，因而究竟得事物之理，一一有自然歸著。到那盡頭，遂亦通及本原，如先天圖象、《經世》、《觀物》，及《擊壤》中《冬至》、《天根》、《月窟》等詩，皆可見。只是理義根原正面大體上未能透徹，無周程等學問意識。周程是正用功理義之學，於陰陽、太極、性命原頭，大根大本、人事大體上極瑩徹精熟，而小小節目亦有踈漏處。如易學象數，却無康節《先天圖畫》底意思，乃以抑末視之，不屑爲。故論聖賢傳道之統者，❷惟周程獨當之；而語君子成德之域，則康節亦所不歉。學者攷師友淵源，固不可不灼知本末，而亦不可徒爲高山之仰，當各盡其景行之實，然後於切己俱爲有

❶「處」，原作「後」，今據乾隆本及邵雍原詩改。

❷「故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
益也。

問：「或誦康節詩『若論先天一事無，後天方要著工夫』。先生問：如何是『一事無』？曰：出於自然，不用安排。先生默然。廣云：一事無處是太極。先生曰：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物事，重重推將去，更無盡期，有時看得來頭痛。」切詳「一事無處是太極」，便似截斷上一節，與事物相離了，却有箇起頭處，故文公云「是箇藏頭底物」，此是「陰陽無始、動靜無端」底意。如何？

所說亦通。但「一事無處是太極」，乃冲漠無眹而是理已具之謂。以太極爲藏頭底物，乃渾淪無端而涵蓄之富。及重重推去，更無盡期，則又千變萬化而本無窮極也。

問「物雖稟得來偏，然隨他所得，許多道理依舊渾淪」段。

太極只是理，理本圓，故太極之體本渾淪。理無形狀、無界限間隔，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，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。惟人氣正且通，爲萬物之靈，能通得渾淪之體。物氣偏且塞，不如人之靈，雖有渾淪之體，不能通耳。然人類中，亦惟聖人大賢，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；一種下愚底人，其昏頑却與物無異，則又正中之偏、通中之塞者；一種靈禽仁獸，其性與人甚相近，則又偏中之正、塞中之通者。細推之，有不能以言盡。來說大概得之。

問「無極而太極」，「而」字不是有兩義意，只是就一句中有抑揚，言此理雖無形狀，而實能爲萬化根柢。「太極本無極」，「本」字是指定那本體言；「無極之真」，「真」字又是指其實有此理而言，見得道體無形狀中，都是實理，不是寂滅空虛，

便見下語精密。

更須知無極之所以爲無形狀，而太極之所以謂之理者何故。今粗以近言之，「極」之爲訓「窮也」、「至也」，只是言此理之無窮極，而實至極耳。從而語其義，則只是無聲無臭而爲萬化之樞紐者，下句放此。

問人者天地之心，或云：「天地其體，而人其心也。天地非人，則緣何發揮得那許多底藴道理出來？」或云：「人之心即天地之心。『天地之塞，吾其體；天地之帥，吾其性。』惟人能全得天地之心以爲心。」又云：「人者其天地之德、陰陽之交、鬼神之會。」又何別？

且平看來，只是人處中間，有彌縫造化之妙耳。若從而細論之，人之所以有是彌縫造化之妙者，亦由其心，即天地之心也。來説二義須兼看乃足。若又就人類中實究其所以然，則惟是聖人然後足以當天地之心也。所謂天地之德，則又就其中以所得之理言，此説較密。陰陽之言「交」，則又以二氣交合而成此體質；鬼神之言「會」，則又以二氣精靈妙用，萃于此身爲魂魄言。❶

問陰陽鬼神之交會，人與物同否。

陰陽鬼神只是氣，物亦無不有，畢竟偏而塞，不如人之魂魄爲精靈耳。《禮記》此數言蓋真聖賢之遺語，非漢儒所能自道也。

答陳伯澡再問「太極」

問「太極之所以爲理，以其爲天地萬物之至極，而無以加之謂」。

太極所以喚做理者，以其至極，萬古不易而

❶「身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心」字。

已。窮天地、亘萬古，所不易者，惟理。此所以爲萬化樞紐，而天地萬物無此則不能以自存也。

問：無極之所以爲無形狀，只是渾淪一理，無限隔；或是渾淪無端意。推前引後，合一分萬，皆無窮極，所以無形狀可見否？

無窮極，只是申明無極二字；無形狀，亦只是形容無極二字。二意只一般。惟無窮極，所以無形狀；惟無形狀，所以無窮極。須合聚散、縱横顛倒看，徹前後終始、精粗本末，無往不然，乃益見此理之爲渾淪至極。來説大概得之，但須將「無極」二字，急連「太極」二字，合一看，方見此理之爲妙，不可分開去，恐成二截，不相貫了。

問：文公解「無極」作「無聲臭」，如何？

無聲臭，只是無形狀。若稍有聲臭，便涉形狀、落方體，是有窮極處，不得謂之無極矣。文公解用「無聲臭」語，是説二字之大義，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。然學者又過索二字於玄妙，不知此只是無窮極耳。故今只就近而前訓之，語雖平常，而意旨則甚親切明白矣。

問：「無形狀」是形容此理之本體，「無窮極」是推究此理之妙用否？

體用皆然，不必判作二意。指定分開説，恐又成二截，涉於有形狀、有窮極而不圓矣。

問：理無形狀，無界限間隔，須把形器相比並看，方影得此理本自渾淪。❶

理不在形器之外，非可離形器而求。須大著下學工夫，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，到合聚成一箇物處，方真見得此理之爲渾淪至極，

❶「影」，乾隆本作「形」。

亦便實能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矣。

問：前截蒙面誨云：太極只是理，自象數未形，而其理已具之稱；及形器已具，而其理無眹之目。此物本渾淪，無往而不渾淪。總萬物爲一太極，固是渾淪；散而爲萬物，則萬物各具一太極，个个又渾淪。如月落萬川，處處皆圓，而其實，在天只一个月，恁的圓，自四方八面湊合來，到此中間爲極，更無去處。自此中間分散出去，四方八面都个个停勻，亦無偏剩，亦無偏缺。推之萬古之前，不見其始之合；引之萬古之後，不見其終之離。自其冲漠無眹，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，便是「無極而太極」；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，而又依舊冲漠無眹，便是「太極本無極」。某細攷此段，只是發明渾淪底意：「總萬物爲太極」一節，是言自一而萬，个个圓足，更無虧欠也。「自四方八面湊到中間」一節，是言中外湊合，面面停勻，更無剩欠也。「推之萬古」一節，是言圓物活轉不停，更無頭尾也。「自其冲漠無眹」一節，是言圓底體相常自若，更不隨物變化也。蓋此理本圓，故如此縱橫顛倒，或開或合，❶看來看去，無往而不渾淪。未審是否？

説亦得之，而未能意味浹洽。大抵第一節，言太極渾淪之理，自末而本，自本而末，一聚一散，而太極無所不圓具也。第二節，言太極渾淪之象，自博而約，自約而博，一闔一闢，而太極無所不至極也。第三節，言太極渾淪之全體，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，總只是一太極也。第四節，言太極渾淪之妙

❶「合」，乾隆本作「闔」。

用，自無而入於有，自有而復於無，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。可熟玩之。

答陳伯澡問《西銘》

問《西銘》專言事天、事親之事。

《西銘》非將事親、事天並言，乃是借事親，以形容事天云耳。

問「知化善述其事，窮神善繼其志」。

化者天地之用，知化則如孝子之善述其事。神者天地之心，窮神則如孝子之善繼其志。

問：「《訂頑》立心便達天德」，是言人能以訂頑立心，則廓然大公，便純是天理。

《訂頑》是説人之立心如此。天德，在天言，則天理流行，爲人物所得者；在人言，則人所得於天之理也。

問：《西銘》是《原道》之宗祖。

《原道》説無原頭，《西銘》從原頭説來，所以爲《原道》之宗祖。

問：游氏讀《西銘》曰：「此中庸之理也。」是言人物性體之所自來否？❶

不止是言性體之所自來，須兼事天節目言之，皆是日用切己之實，無過無不及，所以謂「中庸之理也」。

問《西銘》有箇直下底道理，有箇横截底道理。

如「乾稱父」至「顛連無告」，是直下底道理；自「于時保之」以下，是横截底道理。

答陳伯澡問《詩》

問《詩》大序六義註：比中有專於比，而

❶「性體」，原作「體性」，今據清鈔甲本及本書下文改。

又有兼於興；興中有專於興，而又有兼於比。難曉。

不正言其事，只以彼物譬喻其意，是之謂比。如《螽斯》、《鶴鳴》、《匏有苦葉》之類，全章皆比，乃專於比者。有上二句是比，下繼有詞若相因者，是比中兼興。如《南山》、《甫田》、《揚之水》、《蜉蝣》之類是也。只託物興詞，無意義相協者，是之謂興。如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南山有臺》、《蓼蕭》、《湛露》、《園有桃》、《山有樞》、《終南》、《黄鳥》、《晨風》、《墓門》、《澤陂》之類是也。有託物起意，與下文意義相類者，是興中兼比。如《菉竹》、《菁莪》、《鴻鴈》、《旄丘》之類是也。然詩人之情，本甚坦易明白、和平温厚，絶無一點磽确。讀詩者，須從容涵泳，以會其大旨，不比他書須逐字究索，便拘礙滯泥而不通也。

問：《二子乘舟》詩，李迂仲說：父之命，有可從，有不可從者。伋既不能避害而見殺，是不可從而從也；壽之争死，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，非義也。如太子申生，謂之恭則可，謂之孝則不可。若伋、[1]壽，以恭名之則可，論其孝則不可。竊謂伋可謂之恭，壽恐不得謂之恭否？

父母有過則諫，三諫不聽，則號泣以感動其天性之真心，諭歸於道而無陷於惡，然後爲孝。今二子争相爲死，蓋急趍父之非命，而恐傷父之邪志，違經背理甚矣。此其事無足深論，而其志實爲可哀，故作詩者，姑以著國人悲傷之情，一以痛二子之殉小節而忘大義，一以惡宣公之溺人欲而滅天理也。

[1]「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答陳伯澡問《書》

問《書序》。

《序》乃先秦之儒、孔門之後，不可的知其誰何，決非孔子作，明矣。如《康誥》《酒誥》《梓材》三篇，乃武王封康叔告戒之詞，而《序》以爲成王，可見其誤。

問：《舜典》以下，❶《春秋傳》引曰《夏書》，而今云《虞書》，乃孔子所定者。何在？

夫子定夏書爲虞者，以其皆舜時事。

問：「古人教人，必先以樂。」是何意？

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，自幼年已學樂，至成德則必成於樂。❷今此學廢已久，視樂爲賤藝，見此等話，自詫異。

問：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。」文公《傳》以水尅火，以火尅金，以金尅木，以木尅土，而生五穀。或相制以泄其過，或相助以補其不足。是如何？❸

逐件言之：在水克火，❹則燎者沃之，鍛者淬之。火克金，則硬者柔之，軟者剛之。金克木，則節者削之，偏者直之。木克土，則高者平之，低者填之。土克水，則穴以滲之，隄以瀦之。此相制以泄其過，相助以補其不足也。又一套言之，則以水制火，乃不至焚燎而可鍛金；金成器，則斸木爲耒耜，然後可以治土而播種焉。此五行相克，以生五穀也。至若木乾則火熾，火熾則竈土熱，土熱則鼎金焦，金焦則水沸，然後

❶「舜」，乾隆本作「堯」。
❷「德則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❸「是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是」。

可烹飪以食焉。此又五行相生，以熟五穀也。

問「昏迷不恭，侮慢自賢」。

「昏迷不恭」，言處己處；「侮慢自賢」，言待人處。二句相對。惟昏迷不恭，故反道；惟侮慢自賢，故敗德，民棄去，不與保邦，亦與「天降之咎」句意相對。❶

問「剛而塞、彊而義」。「剛」、「彊」二字，不知何訓？

剛者勁而不屈，彊者壯而有力。剛而弗實，則屈於物欲矣；彊而弗義，則爲血氣之勇矣。

問：九德有與教胄子之目同，其意同否？

上九字，以性質之美言；下九字，以學力言，所以成是德者。前命夔教胄子，有與此同其目者，彼因其性質之美，而輔翼以成之，此則以其德之已成者言之也。

問：以五采彰施于五色，只是作繪。與繡何預？

青黃赤白黑，性曰采，施曰色，衣皆玄，裳皆纁，所象十二章，或繪於衣，或綉於裳，皆雜用五采本性，而施之爲五色也。

問《五子之歌》「五子」，仲康、少康，是其二也。

少康乃相之后緡逃有仍而生，去太康時已遠，非可以爲太康之弟也。

問「五章」。每人各作一章，或云只是篇次。

「五章」各出於五人，而詞意相次，從輕至重，渾如一人之手，見其同心一體，憂國之深也。

問：東坡、少穎、東萊「三失」之說，孰是？

❶「句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蘇氏「三失」之説雖明，然篇中無「失天命」之意，未敢信其爲必然。看來林説爲長。失而至於三，則彰著已甚，民怨必叢至矣。人君弭怨之道，豈在於已明而後圖之？當圖於未有纖毫形見之初，則可以絶怨之根矣。此三句自然相應。可詳之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

劄

辭謝陳教廷傑延入學

某伏蒙公堂特有寵命，延入賓賢齋者，顧惟是齋本以賓禮賢者，而肅後進於儀範，其所係蓋不淺。區區愚陋，何足爲輕重，而乃蒙蒐録，甚感甚愧。

但自春首，已在隆興村寺訓集童蒙。既不可中輟而入學；又不可姑以共命，而往來乎二者之間；又不可姑寄虚籍，而惟月廩之請；又不能靦顔隨例日提攜，於庖人之側飽餐，[1]獲罪深矣。然嚴命又不可以虚辱，竊有所欲言者，敢盡愚於左右，可乎？

蓋自教授先生下車以來，最篤意於學校，既誦史以訓之，又考課以勸之，又命宿學以鎮之，又不測巡齋以察之，又申月書季考以激之。而文之魁者，又列之職以率之。而又采鄉評、訪人物，欲儲爲有學之光，可謂卓犖振拔，有志於盡職，而非尋常苟簡爲學校者比也。然以愚觀之，恐未得其所以作成教育之方，將徒勤而無補歟！

蓋昔者聖王立學教民，以民之秉彜有仁義禮智之性，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之倫，與生俱生，不能以一日離，故使之羣聚而講明服習之。而其所以爲教之條序，則自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脩身，以至

[1] 「餐」，原作「深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於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而其教之成，則自鄉人可至於聖人。❶而閭閻之薰其德者，❷亦皆有士行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莫不一由於此。而其説，則具於孔、孟、周、程羣聖賢之書，昭如日星，不我誣也。

今之郡庠，即古之鄉學也。一郡人才風俗，於此焉係，亦不可謂不重也。雖今之法取人以文，而聖賢之學，則與法未嘗相戾，❸而法亦未嘗是禁也，故有志者亦可以有行矣。內以是自治，而外以是治諸人矣。奈何世之士類，皆志卑識凡，斷然判古今爲兩途，截上達通衢以爲決不可行，而甘心於時流蹊徑自限。爲師者之所以教，爲弟子者之所以學，舍科文之外，無爲也。

夫止於科文猶可矣，今則左呼紅、右喝么，前淫歌、後偶唱，亂頭倮體，俳言穢語，争簞競豆，踰墻穿穴，靡不有之，遂使聖賢明倫之重地，反爲市廛烏合之淵藪，蕩無繩檢，壞人子弟，使之至於棄人倫、賊天理，而胥爲夷獸者，常必由之，滔滔皆是，蓋不特兹地爲然矣。士之稍自愛重者，恥入焉，而況乎嚴於自律而密於自省者，其肯輕棄規矩繩墨，❹俛焉自相追隨於放蕩無檢之地，而取玷明倫之罪於聖賢哉？

此樂育英才之具，所以常爲饕利亡恥者之世利；❺而端人雅士，則惟願結環堵之茅於茂林之下、清泉之濱，與一二同志疏食飲水，詠先王之風，以樂吾趣，而亦無來學

❶「聖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
❷「閭閻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閻閭」。當從。

❸「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其」。

❹「棄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去」。

❺「世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所」。

之念也。如執事以卓犖振拔之資，二年於此，勤勤於舉其職者，❶殆恐亦未免作學者以緝時文、釣利禄之具，而聖人教人之法，則遺漏而未舉歟！

夫緝時文、釣利禄之具，彼自急之不待作也。作之者，賈儒也。聖人教人之法，一郡民彝人極之綱紀，則當一郡師儒之職者，不可以不正也。執事如卓然有志，不狥流俗之私情，欲一變而新之，則學宮郡縣幷見有近日所刊孔、孟、周、程諸書在。

而仙里有陳君厚之者，又執事之鄰，學古君子也。試一訪焉，彼必有以忠復矣。而又蒐集此郡之學明行脩者，肅然在列，朋而翼之，是乃率一郡均爲君子之道也，則某雖僻處竊其餘潤以自補，克免爲郡之愚氓，❷則受賜亦大矣。

區區叙此，拜謝厚意，非敢爲瀆也。惟善人能受盡言而教之。

擬上趙寺丞改學移貢院

某竊嘗謂：❸負高明正大之才者，然後有以立高明正大之功；立高明正大之功者，必先有以定高明正大之見。

恭惟判府寺丞，以天潢源派之秀，來典此邦，下車以來，擿姦發伏，有巨猾爲民蠹，繩年不能去者，❹一旦悉剔清之。崇儒重道，有越繩檢、行訟庭，累政無敢誰何者，一旦悉鈐制之。可謂負高明正大之才矣。邇

❶「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也」。
❷「氓」，乾隆本作「民」。
❸「嘗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繩」，乾隆本作「頻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終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積」。

者悼此邦士風之一厄，以爲實原於學校作成之地，規模之不端正，奮然爲之更改，期以振作而汛刷之，是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矣。❶以高明正大之才，而立高明正大之功，漳之士子幸也。然其所以爲規模者，大有可議，未可以尋常淺見議之。而奉承者，以尋常淺見，左牽而右拘，則失其旨矣。

蓋向者晦庵先生朱侯之在此邦，首務明教化、崇學校。以侍郎李侯始創規模之已善，自大成殿及池與尊道堂爲不可更移，而深病夫東西兩廡齋舍之迫窄、晻曖，❷不足以容人物、清講磨，思一開廣而明爽之。東欲移貢院於他所，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齋；西欲移行衙於他所，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齋。其齋相枕，悉南面，每齋中間爲廳，廳之左右各爲四大窗，而各裝截爲四闊間。廳之後，爲爐亭；爐亭之左右，爲小庖及浴室與圊舍。其外，則以崇墉包之。後齋之面，則對前齋之墉，一如太學之制。

時紹熙辛亥春也，擬秋月興工，不謂入夏，忽以喪嫡奉祠，而竟不果。繼以司諫鄧侯，承其有改學之名，不復攷其所以爲規模之實，遽毁東廡諸齋，及填池之左邊，悉以與貢院。又毁西廡諸齋，及填池之右邊，别爲學於西偏，以與先聖廟相並。然其所以爲齋之間架，則反變大而就小，抑又狹於李侯之舊。邦人至以俚語目之，曰「十八家」，以其局蹙，❸不足副學校之名云耳。

今吾君侯病鄧侯規模之不善，而欲復李侯規模之舊，誠善矣。然東迫於貢院之西廊，不敢以侵入，則在東諸齋，必不能以

❶「又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窄」，原作「穿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❸「蹙」，乾隆本作「促」。

寬廣；西拘於鄧侯之故迹，不欲以盡毁，則在西諸齋，亦不能以從容。而池之塞者不復鑿，則又不能以爽塏，雖視鄧侯學爲差勝，而終未免於五十步之視百步。較之李侯規模之舊，未足以增光，則亦何以集吾高明正大之功哉？必欲稱此邦方面之體制，則須定吾高明正大之見，一遵晦庵先生規模之盛，然後爲可耳。

若夫貢院，奉天子明詔，賓興之地，在此邦關係尤爲重，而視學校爲尤急，尤不可不擇形勝之最者處之。前年之厄，説者皆以爲南橋之激。南橋之造，特出于鄉大夫林寺丞聽一庸僧之臆見，不僉謀諸善陰陽者。漳水本安静，而聚石以激之，衝突怒號，一如建、劍湍險之聲，將何以自寧？南橋之造，盍造於出雲館？[1] 以漳水自此而下，爲黐弓之勢，不純腰帶之繞，正陰陽家所忌。橋造於此，則下流有鈐束不足忌，而上流有關鏁，風氣藏聚盤礴，自足以爲雄勝。然此事已失，重大難整，更不必深論。惟是貢院正居其衝，有前年之變，則恐難於不移。而其中迫窄，不足以容衆，則又不容於不移。而此邦所謂形勝之聚者，又有久虛而未及舉，[2] 則益不可以不亟移。

何謂此邦形勝之最？蓋此邦行龍，自天寶山發脉而來，至欲結聚爲州，則湧起昂頭而爲登高山，然後左臂分枝而下，寬平廣厚，而爲郡治。實坐坎山，視登高在乾，爲貪狼，魁然其形，雄偉秀傑，爲諸山之冠，惜其下以浮屠鎮之。浮屠無父無君之教，非聖世之所宜容。而所謂開元寺者，又非聖朝之所

[1] 「出」，乾隆本作「水」。
[2] 「及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創建，特有唐之陋俗，而五代之所沿襲。至聖朝網漏，尚爲未斷之案，固非有司所得專廢，然移之他所，有何不可？若出一札之喻，[1]許僧家自移，僧人無不樂於效命。

吾因度其故地，廣輪若干，擬容萬人之坐，爲後進日增之計，創新貢院，以爲吾君選取忠義孝友之士，使行所學於斯世，以佐國家、理民物，誠大公至正之舉，非燕私亭榭之比，亦豈法之所制？

其中經畫既定，其在兩旁諸小院之不相礙者，爲崇墉以障之，左視光孝凈衆，及郡治諸山，爲龍臂；右視湖内諸山，爲虎臂。天融地結，氣象環合。前朝之水，[2]實在南橋之内，則南橋關鏁，尤爲有力，乃復轉凶而爲吉，所謂地靈人傑，亦將理勢之不容已者。

自非卓然有高明正大之見，亦何以照識之而定？吾高明正大之見，確然不爲浮論摇奪，以立漳民萬古之遺愛者，非吾君侯其誰？比數詔掛坐圖於此所，邦人私竊相慶，以爲天啓之兆矣。則待其人而舉之者，端有在於今日歟！

或者曰：改學校、移貢院，大役也。寧無擾民費財之病乎？愚以爲，善於區處則不擾民，不費財而自集。區處之不得其策，則雖擾民、費財而無成。

大抵官司創造，始必發公帑以市屋材，而責胥吏以行文，引四散鄉村與民户交易，[3]於是乎假託行姦而擾民者，[4]百出焉。

凡用若干竹木，若干瓦石，若干甎甓，釘若干頭，灰若干斛，朱漆若干斤，引之所

[1] 「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君」。
[2] 「朝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廟」。
[3] 「散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之」字。
[4] 「乎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載者百，不知賣弄其幾百，而後百者始至官。引之所具者千，不知賣弄其幾千，而後千者始至官。

及其既至官，直一緡者只估五百，直十緡者只估五千，較之民間私價，已虧其半。至請其半價之直，則又有董倴造職事之覓，總倴造都匠之覓，❶交領貨物吏之覓，估物價牙儈之覓，與夫稟支雜吏之覓，❷出庫吏之覓。經由諸門吏之覓，實錢歸家，能復幾何？名曰依公估價，而實橫取；名曰見錢和買，而實白奪。

況又易堅以瑕，代美以惡，胥輩於中種種情弊，故其所萃集之物，則徒爾駁雜備數，而不復能以精良。

至於工匠，所謂工師者，止用一人，而小小諸匠，亦各有定數，乃闔境賣弄無寧居。卒之趁供工而赴執役者，特其羸鈍、無錢計囑者耳。官或時支雇錢，復爲監吏所得，不過素手而歸，❸故其所制造之功，則徒爾草率應命，而不復能以固緻。

是則公家雖不欲擾民，而民實不能逃其擾；雖不吝於費財，❹而絶不得其財之力。朝植而暮欲頹，❺春落成而秋告圮焉，❻所謂區處之不得其策者也。

善於區處者如之何？

舉漳州之産而七分之，❼民户居其一，

❶「都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雜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
❸「素」，原作「索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吝」，原作「各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❺「欲」，乾隆本作「卻」。
❻「圮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及《四庫》本訂正。
❼「舉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漳」，乾隆本作「一」。

而僧户居其六。於一分民户之中，上等富户，歲穀以千斛計者絶少；其次，數百至百斛者，亦不多見；類皆三五十斛無擔石之家，終歲營營，爲仰事俯育之計，且不能以自給。則爲漳之民户者甚貧，在官司絶不可更有絲毫之擾。

以六分僧户言之，上寺歲入以數萬斛；其次，亦餘萬斛，或數千斛；其下，亦六七百斛，或三五百斛。雖窮村至小之院，亦登百斛，視民户極爲富衍。以滅倫敗教、不耕不蠶，塊然一無用之髡，獨無故竊據而奄有之，閒居以安享之。所與坐食之衆，上寺不過百人；其次不及百人，或數十人；其下僅五六人，或止孤僧而已，則歲費類皆不能十之一。所謂九分者，直不過恣爲主僧花酒不肖之資，是果何爲也哉？

故今公家凡有創造，無求諸他，惟盡第彼僧門産業之高下，而畫吾屋宇界分之大小之財付之，且量支吾公帑之財，爲之開端，而後取辦責成焉耳。

絶無出一引，絶無差一吏，凡竹木甎瓦之類，任其以市價私自貿易，而吾不之問焉，則其所聚者皆精良。凡工匠人夫之輩，❶聽其以鄉例私自傭雇，而吾不之繩焉，則其所就者皆固緻。假使有陪貼不貲之費，實皆吾公家之財也。移吾公家之財爲吾公家之用，彼特爲吾幹之耳，非尅彼父母錢本也，非括彼房匳中物也，吾不可復爲之恤也，但時施其犒勞之惠耳。❷若是，則吾民不知擾，❸吾財不甚費，而無不如吾志之所欲爲。

❶「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類」。
❷「時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得」。
❸「知」，乾隆本作「之」。當從。

往者判院趙侯之架州治，亦大役也，惟責辦於諸僧，而民絕無所擾，即今之廳事是也。司諫鄧侯之架州學，亦大役也，每齋惟支百緡付之一僧，亦不擾而學成，即前所謂西偏是也。都運趙侯之造通濟橋，亦大役也，每舟惟支二十緡付之一僧，亦不擾而橋成，即今柳營江之所跨是也。

凡此諸名公，蓋有高識明見，燭破風土民俗輕重弛張之所宜，而隨宜區處，所以爲至當不易之道如此，君侯以爲如何？

某素不預學校教養，又已該恩免，不預貢院之選，皆非有所覬望，又不曾足躡貴人之門，惟以鄉邦此事，久爲闕典，自創州以來，至于今五百餘年，未遇一賢刺史，覺其然而整頓之。今幸遇君侯負高明正大之才，秉高明正大之見，而又能立高明正大之功，此正千一之期。苟於此不爲州閭出而一陳之，則進爲有隱於邦君之賢，而失事機之會；退爲得罪於鄉人子弟，而抱無補之羞。是以冒昧而前，不勝僭越皇汗之至。

上趙寺丞論淫祀

某竊以南人好尚淫祀，而此邦之俗爲尤甚。

自城邑至村墟，淫鬼之名號者至不一，而所以爲廟宇者，亦何啻數百所？逐廟各有迎神之禮，隨月迭爲迎神之會，❶自入春首，便措置排辦迎神財物事例，❷或裝土偶，名曰舍人，羣呵隊從，撞入人家，迫脅題疏。多者索至十千，少者亦不下一千。或裝土

❶ 「迭」，原作「送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❷ 「排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安排」。

偶，名曰急脚，立於通衢，攔街覓錢。擔夫販婦，拖拽攘奪，真如白晝行刼，無一空過者。或印百錢小榜，隨門抑取，嚴於官租，單丁寡婦，無能逃者。陰陽人鬼不同途，鬼有何説，欲人之必迎？人有何見，知鬼之必欲迎？

凡此，皆游手無賴、好生事之徒，假托此以括掠錢物，憑藉使用，内利其烹羔擊豕之樂，而外唱以禳灾祈福之名。始必浼鄉秩之尊者，爲簽都勸緣之銜以率之；既又挾羣宗室爲之羽翼，謂之勸首；而豪胥猾吏，又相與爲之爪牙，謂之會幹。愚民無知，迷惑陷溺，畏禍懼譴，皆黽勉傾囊舍施，或解質舉貸以從之。今月甲廟未償，後月乙廟又至，又後月丙廟、丁廟，復張頤接踵於其後。廢塞向墐户之用，以爲莊嚴祠宇之需；[1]輟仰事俯育之恩，以爲養哺土偶之給，至罄其室，枵其廬，凍餒其父母，藍縷其妻孥，有所不恤。

錢既裒集富衍，遂恣爲無忌憚。既塑其正鬼之夫婦，被以衣裳冠帔；又塑鬼之父母，曰聖考聖妣；又塑鬼之子孫，曰皇子皇孫。一廟之迎，動以十數像羣輿於街中，且黄其傘、龍其輦、黼其座，又裝御直班以導於前，僭擬踰越，恬不爲怪。四境聞風鼓動，復爲優戲隊相勝以應之，人各全身新製羅帛金翠，務以悦神。或陰策其馬而縱之，謂之「神走馬」，或陰驅其轎而奔之，謂之「神走轎」，以誣罔百姓。男女聚觀，淫奔酣鬪。夫不暇及耕，婦不暇及織，而一惟淫鬼之玩；子不暇及孝，弟不暇及恭，而一惟淫鬼之敬。廢人事之常職，崇鬼道之妖儀。

[1] 「莊」，原作「装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一歲之中，若是者凡幾廟，民之被擾者凡幾番。

不惟在城皆然，而諸鄉下邑，亦莫非同此一習。前後有司不能明禁，復張帷幕以觀之，謂之與民同樂。且賞錢賜酒，是又推波助瀾，鼓巫風而張旺之。

《禮》：法施於民則祀之，以死勤事則祀之，以勞定國則祀之，能禦大災則祀之，能捍大患則祀之。及夫日月星辰，民所瞻仰；山林、川谷、丘陵，民所取財用，能出雲爲風雨、見怪物，皆曰神。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。今此邦之所崇奉者，大抵皆非此族：其無封號者，固無根原來歷；而有封號者，亦不過出於附會而貨取，何者而非淫祀？

惟威惠一廟，爲死事捍患於此邦，國朝之所封錫，應禮合制，號曰忠臣義士之祠，邦人之所仰。然既載在公家祀典，則春秋薦享常儀，蓋有司之事，必肅其壇宇，嚴其扃鐍，歲時禁人閒雜來往，止於朔望啓鑰，與民庶瞻禮乃爲得。事神嚴恭之道，上不失乎敬鬼神而遠之之智，下不陷於非其鬼而祭之之謟，陰陽人鬼不相亂，庶幾稱情而合宜，固非民庶所得私祭而浪祀者也。今帳御僭越既不度，廟貌叢雜又不肅，而又恣羣小爲此等妖妄媟瀆之舉，是雖號曰正祠，亦不免均於淫祀而已耳。

非所祭而祭之，曰淫祀。淫祀無福。神其聰明正直，必不冒而享之。况其他所謂聖妃者，莆鬼也，於此邦乎何關？所謂廣利者，廣祠也，於此邦乎何與？假使有，或憑依言語，❶亦妖由人興，不足崇信。人惟素行質諸鬼神而無愧，則雖不牲不牢，而

❶「言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語言」。

神福之。何事此妖邪之爲乎？

至於朝嶽一會，又將次第而起，復鄙俚可笑。嶽泰山，魯鎮也，惟魯邦之所得祭。而立祠於諸州也，何謂？國朝以帝封之，帝以氣之主宰者而言，非有人之謂也。巋然其峙者，山之形也，而人其貌也，何爲？立后殿於其後者，又不知爲何山也。自開闢已有是嶽，而以三月二十七日爲嶽生之辰者，❶又爲何據？闔境男女混雜，徹晝夜而朝禮之，以會于嶽廟，入門則羣慟，謂爲亡者祈哀，以爲陰府縲紲之脱慶。侍者亦預爲他日之祈，❷謂之朝生嶽。州有州嶽，而近城之民朝會焉；邑有邑嶽，而環邑之民朝會焉。自以爲報親，而不知其爲辱親。自以爲修善，而不知其陷於惡。與前迎鬼者同一律，❸皆蠹壞風俗，溷亂教化之尤者也。

端人正士德政之下，恐非所宜容。國家法令，迎鬼有禁。前政方宗丞嘗列其條於譙門，❹故榜在案可考也。

某愚區區，欲望台慈特喚法司開具迎鬼諸條令，明立榜文，并朝嶽俚俗嚴行禁止，仍頒布諸鄉下邑而齊一之，於以解人心之宿惑，而有風移俗易之美；省民財之妄費，而有家給人足之道。實爲此邦厚幸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終

❶「七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一」，當爲「八」。

❷「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期」。

❸「鬼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❹「宗」，疑當爲「寺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四

劄

上趙寺丞論秤提會

某伏覩朝廷注意會子頒行天下，諸州大率秤提不起。獨南漳一邦，得寺丞公嚴無私，民間流通行使，一如元錢之數，上下固已相安，爲天下之最矣。

近日上司又差興化通判到此，再共秤提。寺丞爲之遣兵馬司根刷在城户眼富室質庫。上户俾藏二百，中户一百，下户五十，不測行輿以摘之，兩日之内，會價騰湧，不惟行使如元錢之數，而兑使增加與見錢等，頓使錢輕而會重，又可謂得秤提之機要矣。昨以兵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實，又爲之分九，則俾巷長平議投櫃於鼓門，以憑撞點，是又覺前日賣弄之弊，而爲今日均平之政矣。然於其間，猶有一二未盡通處，不得不采物議以冒聞焉。

蓋南漳僻在一隅，無番舶來往，民無大經商。所謂富室上户者，亦無甚巨力；❶中産之家，則僅足以自遣；謂之下户者，大率皆貧窶者而已耳。前日，兵馬司過於賣弄不實，多以下户爲上户，邦民畏謹，不能分解。其在物力稍羸者，猶可傾囊以供命；守常處約者，類多解質以從之；貧者，倉卒無可計畫，則多有鬻田出屋以爲備者。今

❶「巨」，原作「區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覺其爲害，而分九則以均之，俾巷長別開具其户等，誠善矣。

然九等之户，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長所自分，將以何據而分之？以産論，則有有財而不置産者；以財論，則有有産而無浮財者；以門面論，則有賃屋而居者，有高梁大厦而内實空虚者。户等既不明，則其中所以區別會子者，將不能以各得其分。

今若上户果有物力，則上之三，則或二百，或百七十，或百五十，皆足以供之，而日間行用之際，猶別有截長補短，未爲甚病。惟是中下户，最難於取給。中户之上者，藏一百，非有七十七千剩錢，不可備平時。僅僅守常，安有剩錢七十七千居於一百之會而不動乎？次者減而八十，亦須椿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。下者減而七千，亦須椿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，則外此爲日間行用，❶又將以何錢何會而給之？其在下户三，則皆是貧者，平時家無一緡之儲，至有用財，方擘畫計置，則下之上者五十，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，何從而得之？中者四十，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，何從而備之？下者三十，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，何從而辦之？假使户户各擘畫如數，則又各保護愛惜，牢緘固守爲鎮家之具，不敢以移用，是又使民停藏會子而已耳。安有日前流通之實？

況所謂僧户，産居此邦十分之七，目前數甲院或産百千，或九十千，或八十千，歲入巨萬斛，正其多用會子之所，而安坐旁視，又何以均之？所謂品官户，及吏户、軍

❶「此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取」。

户，亦非用會子之家乎？而皆不預其數，又何以通之？

下至鄉村根括，農功正時，騷然撓動，竟廢種蒔奔波營備，其力不贍者，曰：吾有死而已！而昨收元引，❶皆懽欣鼓舞，詠更生之賜。惟城下貧户，日夜懍懍，懼官司撞點，不能以逃罪。

愚區區竊以爲會子之政，惟貴於公私上下無處之不流通，非貴於偏責民户之多爲私藏，今莫若出一定格：富室上户自産錢七千而上，巨商賈户自鋪前積貨七百緡以上，質庫户若不在産户之家者以簿歷有典百緡以上，僧户以産錢二十千而上，並使收塌若干數，以備官司不時之點兑，而其他諸户，皆不必立定數責之收塌，❷聽其或出或入，惟申嚴其日間行用中半之制，無拘於官户、吏户、軍户，及一切小小户，並五家爲一甲，遞相糾察。其不用會者，❸告者重賞，犯者痛懲，則人人無不用會，❹而會子無不流通矣。

凡會子之所以不行者，非與者之不肯用，由受者之不肯用也。五家相糾察，則凡有用財，與者不容於不與，而受者亦不容於不受矣。又奏請小會以濟之，使零碎皆有得用之便，又措置前後之所，實與平民相通，無徒爲人吏官族户之所專有，而官司又無先自萌其壅塞之意，如輸納既用會，而異税色及裹足頭合不肯用會之類，❺又無先開

❶「收元引」，乾隆本作「者元元」。「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被」。
❷「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「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成」。
❸「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容」。
❹「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容」。
❺「合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訂正。

其減折之門，如交易既如元錢，❶而又減下七百三十以恤兑便家之類。果若是，則會子自然流通，可永久無滯，蓋又不待如前之約束矣。

區區干冒台嚴，伏乞裁察。

上莊大卿論鬻鹽❷

某伏覩判府大卿先生視事以來，愛民如子，痒痾疾痛皆切於身，有病民者爲之輒弛，實漳民千一不可逢之幸會。然合境赤子，有久年纏飢刻骨之錮疾，日夜甚切望醫救而不可得者，今正遇其時，敢爲斯民一冒言之。

夫鬻鹽一横賦，在漳民實爲錮疾，民罹斯苦，餘七十年矣。蓋自紹興庚申，虔寇陸梁於西隅，陳敏一軍屯于郡，❸林倅安宅爲權宜之計，創以食鹽暫鬻民間，以佐軍須，❹民以一時桴鼓之警，義在掃除，猶未言病。後來寇靖，屯移於泉，而鹽鬻如故。斯民嗸嗸始告病矣。

紹興丙子，陸侯涣特疏請罷於朝，閏十月丙辰，蒙聖旨依奏施行，奈何陸侯去，而姦吏爲之復起。紹興庚辰，鄉人主簿林公宗臣，又以書謁臺諫，論其病，時汪參政澈爲侍御，爲之敷奏，四月八日再蒙聖旨，特降本州駐罷。奈何至乾道辛卯，高侯禹以少年武弁，不爲民遠慮，復於城中鬻之。然利門一啓，歲入甚羨，人非夷齊，見率動心。官府來繼者，人人類欲囊槖之厚；胥徒效

❶「錢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鹽」下，乾隆本有小註「郡守名夏」。
❸「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群」。
❹「須」，乾隆本作「需」。

命者，人人類欲室家之肥。於是張皇滋蔓，流毒四出，❶遂爲漳民之痼疾，纏肌刻骨，不可以復解矣。

始者十八鋪，後旋廣而數倍之，徧及鄉村外邑，鋪有監胥一人，走卒十數輩，擅將人户編排爲甲，私置簿籍，抄括姓名，分其主客，限以斤數，或父子一門而並配，或兄弟同居而均及。雖深山窮谷，無有遺漏；雖單丁孀户，無獲逃免。

每季客户勒買九斤，斤十七文，該錢一百五十三足，通一歲計六百一十二足。主户勒加三斤爲十二斤，該錢二百單四足，通一歲計八百一十六足。又有加至六斤，爲十五斤，該錢二百五十五足，通一歲計一貫二十足。成數一定，列在私籍，更不容脱。

至其俵鹽，則非復有元斤數之給，但一升半合，姑以爲名云耳。而鹽又非復官倉故物，雜以灰泥黲汙，不可食，人户多有寧空輸錢而不願受鹽者。

其或與校斤秤、詰美惡，則以不肯買鹽、率衆甲而罪禍立至。繼者懔然，更無誰何。强弱賢愚，一噤聽命。間有偶他出户閉者，則撮少鹽於屋簷之瓦溝，或門限上，或户外有敗瓦器，傾之而去。其姓名已掛私籍，❷及季將終，踵門索錢，急於星火，往往鬻妻質子、賣牛解屋以償者。

亦有聚落僻處，絶無升合俵散，但持空籍，按月索錢，如數取足。稍有稽遲，則呵罵箠楚，繫縛拘囚，亦有被杖毆斃者。或欠零金數十餘，其農器即徑攜去，更不問所直若干。農民遇有錢，欲以就贖，則季終替

❶「四」，乾隆本作「百」。
❷「其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則」。

去，無可從得矣。

一季一胥，前胥之去，必以是籍授于後胥；後胥之來，復以是籍按於前。鹽既不實給，則自官倉所請而來者，俵散極少而堆剩極多，故百户之聚，只半籮可匝；千户之鄉，只五籮可均。其餘堆剩，則主胥又徑作一綱，私賣與龍平、水頭二鋪之吏，或寄轉貨於商旅，每籮本價例一千七百，而客販騰踊，則又不啻此，總之又動以百計。❶

漳土瘠薄，民之生理本艱，與上郡不同。主户上等、歲粟斛千者，萬户中末一二；❷其次，斛三五百者，千户中末一二；❸外此，大率皆僅收斗斛，不足自給，與無産業同。年間二正税所輸升斗，尚不能前，正税之外，所謂二産，鹽不過數斤，復不能了，況四季又重疊以鬻鹽錢，所謂八百一十及一貫二十足者，夫豈易供哉！

其餘客户，則全無立錐，惟藉傭雇，朝夕奔波，不能營三餐之飽，有鎮日只一飯，或達暮不粒食者，歲輸身丁一百五十猶不能辦，則四季所謂鹽錢六百一十二足者，將於何而出之？民生所最急處，在飢無糧，而何闕於鹽？假使官司實有按月如數給之，❹彼亦何用此鹽爲？

當旰不足以代糧，❺當食不足以代肉，故諺者類曰：「官與鹽一合，恐我飯無夾。不知我無飯，飢來不可呷。官與鹽一甌，恐我肉食淡。不知我無肉，瘦來不可啖。」況胥輩於中，又有需糧索酒之擾，攘雞盜犬之

❶「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爲」。
❷「末」，乾隆本作「未」。
❸「末」，乾隆本作「未」。
❹「實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或」。
❺「旰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飢」。

殃，是以愁嘆之聲，窮年竟日，喧溢田里。

嘗以所親目松州一鋪實計之。松州一鋪，每季定額官倉支鹽一萬二千斤，爲一百二十籮，敷錢二百單四貫足。而鋪籍所管户眼，有四千餘，無不盡數偏敷。今且就四千載數言之，以二千五百户爲客户，自一户九斤，該錢一百五十三足而積之，計三百八十二貫足；又以二千户爲主户之加三斤者，自一户該錢二百單四足而積之，計二百單四貫。又以五百户爲主户之加六斤者，自一户該錢二百五十五足而積之，計一百二十七貫五百足。合計七百一十三貫五百足。就其中以二百單四貫足納官司元額，其餘五百單九貫五百足，則入之胥家。兼以鋪內如前所謂堆剩而私貨者，百二十籮中，可有百籮爲錢，不啻一百七十貫足，通計一季，合得六百八十貫足，則鹽錢所入官府，得四分之一有縮；胥家得四分之三有贏。又有納賂得兼董兩季者，合兩季爲得一千三百六十貫足，彼胥無故安坐不久而驟得此横富之財，買田置屋，頓爲巨室，果何理哉！

即此一鋪以推其餘，皆可類見。環千里之郡爲幾萬户，歲之所敷爲幾萬緡，大抵到官五萬緡，則入胥家者十五萬緡；到官十萬緡，則入胥家者三十萬緡。正如刼盗分贓，坐家指縱者聽一分，而親操戈者三分以優之，官府何故貪戀一分，甘冒刼民之盗而不耻，乃反爲胥家大作暴斂，縱與之三分而不啻乎？

紹興辛亥，朱侯待制察其然，亟罷去沿海之鋪十有一，正欲區處盡罷，迫於奉祠而去。至嘉泰癸亥甲子間，俞侯監簿，又深爲討論，灼見底裏實無與乎歲計，於是一舉闔

郡諸鋪而盡除之，載在廳壁記，可攷也。

時惟特存龍平、水頭二鋪，以此二鋪者，乃賣鄰郡商旅之鹽，與吾郡内之民無相干，所謂諸弊亦無容作，凡其來販，皆汀贛之民，動以千百爲羣，苟措置有方，俾鹽皆精白上品，長厚堆鋪前，斤兩不虧而貿易無阻，則所貨易流通，而所入易豐衍。每鋪元額一年一萬六千緡，合二鋪爲三萬二千緡，其公家雜用綽然矣。

自俞侯盡罷諸鋪後，應經費之外，如燕饗、❶營繕、犒軍、招卒，皆無闕用，而又代納民丁一萬七千緡，❷至秩滿，郡帑亦無損前政交承之數，則罷鹽之利害，自昭然可見。其或以歲計爲辭，而聽之存留者，用實不及，竟將何歸，亦可不言而喻也。民沾俞侯實惠，二年之内，帖息安寢，吏不登門，真若痼疾脱去而體復康寧，❸再生爲太平人。

奈未幾，而開禧丙寅毛侯監丞爲其子運屬所迫，舊病依然再發，復纏肌刻骨，以至于今，漳民於此，抑又重不幸哉！本路瀕海四州，上三州皆弛禁不鬻，漳獨非王土王民乎？而獨罹荼毒，至根深枝蔓如此之甚！貪夫汙吏，❹頑然瞪目，固不足與語；仁人君子見之，惻然動心，豈能一日以安？而亦豈能以一日留？

今大卿廉素之節、仁慈之德，蓋與朱侯待制、俞侯監簿，共骨骼而同肝膽，真醫國治人手也。❺必能仰體紹興兩罷之聖旨，而深斥高毛再發之姦謀，一洗漳民百年之痼

❶「燕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延饗」。
❷「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十」。
❸「而體」，原作「體而」，今據清鈔甲本乙正。
❹「汙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奸」。
❺「治」，乾隆本作「活」。

疾，而永貽漳民萬古之遺愛。

䋲生於此時，苟不爲斯民出而一言以贊其決，則進爲有隱於君子，[1]而退爲抱愧于鄉人矣。所以冒昧而前，並録汪侍御劄子，别紙以參照本末，而不自知其瀆也。[2]伏望台慈，特賜矜察。

上胡寺丞論重紐侵河錢

某伏覩使判近以侵河官錢失陷，委官打量，欲别行均敷，此誠公平之大政。某因采訪來歷，的見其失陷之由，敢不冒聞。

竊以州縣二河民居千百家，[3]前靠官路實地，元納樓店務前，後抵官河虚地，元納河岭錢，後來官中改名爲侵河錢，各有定籍，上下相承，已經數百年矣。[4]樓店務錢，古例委甲頭催納取足。今雖不用甲頭，而都監人吏按月隨門批歷領去，無容有欠者。

所謂侵河錢，古例以《千字文》爲號，每號以一名爲甲頭，隨月催足。後因官司不取辦於甲頭，而聽人户自納，於是人户不齊，有納有不納，其間或甲賣與乙，乙賣與丙，遷徙不定，官籍虚存甲姓名，而乙丙遂成漏落者。或户絶歸官，後人請買，而公據不聲載者；或宗室官户，及前名胥家，並無敢登門催納者；或鄉居人買負郭屋，日常户閉，而人吏無敢催納者；或賃人之屋，以屋主居遠爲辭，而無復爲納者；或交關明載契面，而恃頑不納者；或交關故不入契面，而謂祖無此額者。凡此等類，無甲頭爲

[1] 「有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無益」。
[2] 「自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[3] 「民居」，原作「居民」，今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[4] 「矣」，原作「之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
之糾察，年深月久，遂至失陷。

今别行均敷，此等固無脱漏，然一例並行而無所分别，則恐常輸二項錢，元無虧官之家，重併被擾，回視聖旨，數番減降，不聞加增，似幾違戾。且其步畝一聽於兵馬司、莊宅牙輕重之手，有計囑則縮多爲寡，無計囑則喝少爲多，居民驚憂，不遑安處。

前守何寺丞侑，于淳熙甲午間，亦嘗打量重紐，已給歷付人户矣，而民間惶惶。本路漕使風聞，即下本州住罷。於文移未到之前，❶何寺丞亦自覺其爲不便，已榜諸市曹曰：「河之通塞，於州治初無利害，民既不便，官司自是不爲，何必洶洶聚議，日夜不已？已將手分謝舉斷罷，❷仰人户仍依舊籍送納。」❸既而漕司文移復繼至，❹民間頓釋慘戚爲懽欣，變怨謗爲歌頌。

今若欲屈己便民，則莫若帖兵官住量紐之議，又照祖籍，委甲頭催足。有不納者，仰甲頭申官施行，❺則亦可以無漏落。若欲公私兩便，則莫若逐處各委巷長副同廂司，隨家看驗納錢庫狀歷頭，如月間有納二項錢庫狀歷頭，❻即是常輸之家，依然仍舊。如無庫狀歷頭可照者，即是脱漏失陷之家，巷長副具姓名、結罪狀，付廂司申，方特與紐估科納。❼籍既均定後，亦付甲頭，司其催納之責。如此，則人口永無走漏，官司永無失陷，而常輸之家亦無至重擾，實爲

❶「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服」。
❷「已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仍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❹「既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❺「申」，原作「甲」，今據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改。
❻「月間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照門」。
❼「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舉」。「紐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納」。

大公至正之舉。❶

君侯，一郡父母，萬民之命係焉，慈仁愷悌，素已安習。一旦忽有疾痛，不得不以呼號，撫之如子，在吾侯誠無有替。

鯫生竊不自揆，輒以民之至情告焉。干冒台嚴，不勝惶惕戰懼之至。❷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四終

❶「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本」。

❷「紐估科納」至「戰懼之至」一百二十一字，原闕。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補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

劄

代人奏藁

臣聞今天下有若可安之勢，而實非所以爲安者，不可不深爲之慮。有若可緩之形，而實非所以爲緩者，不可不急爲之防。

夫山東諸豪，乘殘胡逃死之機，紛然四起而共圖之，蜂屯蟻聚，跨州據邑。大者數萬人，小者數千人，一旦皆相率以中原遺黎而歸附於我，俯伏轅門，惟吾命之聽，此其勢若可以爲安矣。然彼之所謂豪傑者，本非循禮守法之士純爲忠義，而發其大概，不過民之元凶劇惡、里之老雄巨俠，平生素負跌踼不可羈之才，而素蓄桀驁不可御之志，每思其便而一逞之，非能帖然真有屈服於我，則我之容接之，當如御龍蛇、御虎豹，略其禮法而操縱之，適宜非可遽以爲得計而恃之以爲安也。

亡胡自入夏以來，退伏屏息，不復爲吾疆埸之擾，而吾三邊之民爲之解嚴。自江淮達荊益數千里，皆得以偃旗卧甲，弛轉輸，寬調發。而京畿萬姓，亦得以奠枕而無北顧之驚。自目冓視之，亦若有可緩之形矣。然彼狼子野心，非實畏我而遁也。以韃人深仇分道夾攻之急，❶倉皇抗禦爲救命之計，未暇以及我，而其咆哮蹂躪之素態，

❶「攻」，原作「改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固未嘗一日不思騁於我，則我當亟爲之圖萬全之備，如賑焚溺，如刀鋸之迫其後，非可便以爲無事，而視之以爲緩也。

今按山東諸豪，乃安然不復顧忌，而以庸將董之，庸將若何而可以得其心乎？且運糧而餉之，吾糧若何而可以常繼乎？束縛之以規矩繩墨，如内執事之比，使不得與妄行攻取，以起兵端。此固聖人愛民之至仁，而有妨於祖宗復讎之大義，❶蓋山林獨善閉户自守者之私態。而堂堂立國於天地間，豈其正道之所宜？無乃區區過爲畏虜之情，而非所以待中原豪傑也。

彼其心峒焉不得騁，無以發其怒而飽其所欲，❷則必至反搏而内噬，正如養虎於房室之内，不與攫狐齧兔於山林，則必至於壞房室而傷人；豢龍於池沼之中，❸不與行雲致雨於霄漢，則必至於裂池沼而爲淵，亦其勢之所必然，容可不爲之慮乎？

况彼之能糾集統帥，亦必有超群出類之智謀勇略，吾能虚懷大度，以高祖所以御韓彭之術御之，束縛於規矩繩墨之内，籠之以高爵之虚名，結之以不時賜賚之德意，淑之以故國遺黎之大義，❹而付之以中原舊物之雋功，使各隨機會乘便進取，得郡則與郡，得邑則與邑，禽虜酋則爵之王，其不捷於吾無損，而吾亦無容責之也。❺夫如是，則彼將人人踴躍於前趨，而以後爲羞矣。是乃所以駕御豪傑，得其心而爲吾用之道，

❶「於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所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❸「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内」。
❹「淑」，乾隆本作「喻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激」。
❺「而吾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
不可忽焉而不介慮者也。❶

今於虜騎之退、邊庭方稍寧謐，則以爲幸安，上下中外便歌詠太平，百司庶府一切爲之紓緩廢弛，不知戎狄豺狼不可厭也，宴安鴆毒不可懷也。似聞亡胡甚祈安於韃人，使命至懇，萬一韃人與之有講解之漸，則必復來肆侵軼於我，或夫果積怒勦絶其命，❷而韃人奄其故墟，則與我爲鄰者，又當强梁之新敵，❸志驕而氣盈，其變必益急而其應必益繁，容可圖之或緩乎？

且吾自顧吾國，亦能如杜牧爲唐人之上策，品式條章果自治？賢才姦惡果自治？干戈車馬果自治？井閭阡陌、倉廩財賦果自治乎？又能如王朴爲周人先立不可勝之計，群才果既集？❹政事果既治？❺財用果既充？❻士民果既附乎？❼舉天下官軍，狃於承平不用之久，無一可恃，甚有似於崇、觀、靖康之不能兵，蓋不特沿邊之不足用而惟靠於民兵耳。如沿邊民兵，謂姑以暫濟一時之急可矣，非可專恃爲長久計也。不早覺而爲之變通，則一旦噬臍，如何其悔之？

政事必内修而後夷狄可外攘，王猷必允塞而後徐方可來庭；朝廷之本强而後精神折衝，禮義廉耻之臣誠死封疆社稷而後有金城之固。未能厚德允元而難任人，則蠻夷何以率服？未能任賢勿貳、去邪勿疑、無怠無荒，則四夷何以來？王妄進一

❶「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棄」。
❷「夫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天」。
❸「又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必」。
❹「既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能」。
❺「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能」。
❻「既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能」。
❼「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能」。

男子，必起單于之笑；在位無一賢，必莫制千里之難。必汲黯在朝，而後淮南寢謀；必顔真卿守太原，而後河朔有所恃；必藺相如在趙，而後秦人不敢加兵；必真儒用於魯，而後齊人歸汶陽之田；必軍中有韓范，而後西賊骨寒膽破；❶必中國相司馬，而後遼人、夏人無敢生事開邊隙。

此正古今所以尊强中國、❷鎮服外夷之常經而當世切時之急務，不可一日緩焉而不講者也。惟陛下特留神介念，❸深爲之慮而急爲之防，無以苟且拘攣失大機，無以宴安廢弛壞大計，則禍患庶幾其可弭，安强指日其可致，實宗社無疆之幸也。

與李推論海盜利害

某寓客，不當出位而言，但耳目所接，海盜利害關係甚重，其事幾有不容失，敢與同志者一言之。

夫賊之南徙，❹非畏我而遁也，以賢太守之精明，賢幕府之忠勤，相與謀謨規畫爲甚切，出軍遣將、厚餉醲賞，無一毫少吝，而賊未能即就擒者，失之倉卒而無素具故也。

賊跳梁於巨浸中，而大軍之屯岸上者過多，布水道者殊少，賊徒示我以驕狂不可犯之勢，而我軍冒不相及，且無虎飛鷹搏之術，而又狃於安平日久，無誓不與賊俱生之意。岸上之兵，徒束手而空視；水道之師，又幸風而逗留。民船單寡，器械不精，日夜

❶「西」，原作「四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改。
❷「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」。「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争」。
❸「念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意」。
❹「徙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涉」。

望官軍而不得會合。董戎者雖親履行陳，相度要害，甚爲懇切，而下無驍鋭將校，誰與統率勇進而先登？❶

民船與官船不相應，將心與士心不相一，賞格雖明，而罰紀不張，請行者雖奮發，而至止者競餒縮，賊氣不挫、勢不衂，雖曰南徙，必易我而復來，而我不可安然置之度外。既往者不可咎，及今以後，不可不亟爲之備，以俟其來。

今爲州司計者，一宜急揀悍鋭之卒，及選募重役軍兵，與海道作過之人，約五百餘額爲水軍；又擇驍勇出羣之才，分布諸船以將之，督習水戰於南門外新橋之側，日有課，旬有按，月有閱，而郡將時或不測臨觀以激厲之，使其身慣出入於風濤之上，如履平地而不没；足熟馳逐於檣桅之旁，❷如騁康莊而不躓，然後手施擊刺斬斫之技，隨吾意之所之而無不捷，若是者，不出兩月，必爲精水軍矣。

二宜按境内瀕海諸灣澳船户之籍，凡有船總若干，分爲若干陳，各隨諸灣澳，推其才力過人者，郡補爲首領，以統率之，使督所統之船，各新利其器械，亦日習水戰。❸彼生長於水，❹禦寇之技本其素習，今再從而激厲振作之，則氣爲之益鋭，而技爲之益精。至於教習已成，則民船與官軍，又期一日大會于近江，而郡將復親按閲焉。若是，則公私皆有水戰可用之兵，而郡之武威大振矣。

三宜立軍政。夫驅人於萬死一生之

❶「與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桅」，原作「於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乾隆本作「舵」。
❸「亦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以」。
❹「水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海」字。

地，人情莫不惜生而畏死，必用命者有賞，不用命者有戮，❶然後人敢於勇而不顧。雖聖賢行軍用師，亦不能以廢此。

近世軍政不立，賞罰莽鹵俱廢者，❷固不足道；間有賢人君子，存忠厚不嗜殺之心，專用醲賞以厲將士，而於重刑有所不忍，且身後堆金積帛，豈足以奪人舍生之心？而區區敲朴之威，又豈足以絶人畏死之路？矧鋒刃既交，前有決死之敵，後無必死之刑，誰不思退而寧肯冒進？

昔諸葛武侯街亭之役，至流涕以斬馬謖，此公豈嗜殺者？觀其言曰：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邪？亦以大義所當斷，不容行姑息之仁而忍於一人，乃所以爲千萬生靈之地也。

大抵用命俱奮，則有可生之理；顧命不前，則有俱斃之勢，此決然無可疑者。今賊未殲，正立法之始，賢太守親筆奠文，❸收録死事之孤，❹於賞固不吝矣。然似聞當時失利，同事中有先奔不爲援者。若果然，而廢其不用命之誅，則異日討賊，將士卒伍決不以區區之賞而冒赴必死之地，❺吾恐波濤洶湧之間，彼此顧望不前，其失豈特無功而已哉！

區區竊以爲三者，誠此邦目下之急務，果能揀練民兵以精水戰之技，又能大明誅賞以作其用命之心，技既精、人皆致死，雖用之大敵，何往不克？而況蕞爾海寇乎！

外此，更當講明裕財之策以副之。蓋

❶「戮」，乾隆本作「罰」。
❷「莽鹵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鹵莽」。
❸「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舉」。
❹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士」。
❺「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事役重大，❶非財力豐贏，❷則運用斡旋不能以如志。或曰：賢太守一毫不妄取於民，其如郡計之不充何？曰：事有經、有權。平居無事，❸不妄取於民者，經也；倉卒有警，隨宜而取之者，權也。今海道不寧，米船百貨爲之不通，而郡民生生之具蹙，❹此一邦通患，正用權之時，民力竭矣。常賦之外，决不可以妄取。若寺院者，民之保障，乃國家物力。而住持者掌之，非僧家祖業與房奩中物也，移國家財爲國家用，以安國家之民，非郡守私計也，於僧乎何傷？

蓋空門設教，本事清虚寂滅以獨潔其身，於斯世已爲無用。今其曹無復有脩祖師來意，大率只是飽食煖衣於幽閒無事之境，專一巧運機籌，鼓唱邪説，以攫良民財帛爲姦養之資；且低眉拱手，先意趨和以勾致時官權貴之欲，而藉其聲勢，凌壓愚騃，肆行邪慝，❺無所不至。此與盜賊無異，未可例以齊民視之。

矧今亦無名色過取，只約住持五年者納貼頭錢與換貼，不願納者聽別納錢者，住持至甲乙寺，亦隨坐高下比附而行之。此舉人自樂輸，何過取之有？及童行輩，諸寺動以百爲羣，曁諸鄉齋堂道流，日集民禮塔而取其金，動以千百計。小民沾體塗足，爲仰事俯育之資，終歲所獲能幾何？而積日累月取之，❻爲之一空，良可哀憫。今將此曹悉籍之丁帳，未爲過也。

❶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士」。
❷「非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貲」字。「豐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清鈔甲本補。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充」。
❸「居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安」。
❹「郡民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群」。
❺「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志」。
❻「積」，原作「即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
至如樂山一所，非有寺額，而僧道設計裒斂民財，尤爲精緻。每一歲間，招誘農商工賈，遞分節次，各以時會，名曰燒香。就稠衆中察其猾黠能事者，❶分俵疏且請爲勸首，❷抄題錢物，每疏以數百緡，經年積蓄，今已浩大，而其中輩行屢經官司爭主首之權，此亦可以按籍舉而歸之官。

又如尼寺，一遭回禄，疏題民財，見以巨萬計，此誘陷良民子女之淵藪，天其或者故一除之，而愚民逆天再造。今按其疏目移爲公家討賊之助，❸正所以順天理、合人心，又何疑焉！

至是而又不足，則勸諭沿海豪户助軍，彼亦切身利害，自其所願；又不足，然後次第及城中巨賈貴族之借助，亦義不容辭者。凡此等類，皆所謂時措之宜，而不失爲權中之經，未可以小不忍而重行之。

君子舉事，惟其理之當而已，隱忍回互最害智，因循苟且最害義。拳拳之愚，恐可以少助幕中參謨之萬一，惟剛明正大者，試一擇焉，實邦人千萬之幸也。

代王迪父上真守論塔會

某輒有所聞，冒浼台聽。

六月初，道路讙傳以爲闤闠之民聚議，欲於本府衙前創建塔會，云舍人已峻卻其請矣。有識之士方嘆詠識度之高明，越旬日後，又讙傳已得郡判許其爲塔會，民間安排措置，欲赴道場，❹所云有定期矣。識者

❶「能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補。
❷「且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題」。
❸「疏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数」。
❹「道場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塔會」。

聞之愕然，爲之不敢信。誠以此等事，乃出於鄉閭武斷者，假托異教裒斂民財，以爲媚上行姦之計，而非出於細民戴慕歸美之誠心；蓋好名俗吏之所喜爲，而高明正大君子之所深惡也。意道路之傳其然，豈其然乎？

夫佛氏絶滅天倫，枯槁山林，本欲遂其獨善爲我之私，蓋特西胡一方外之士，非可通其教於世。自王道不明，邪説詖行流入中國，而華人之譎誕者，又文莊列之虛無以佐其高，於是無父無君之教，充盈乎天下。

七閩自五代僭僞，荼毒生民，罪惡彌天，妄靠浮屠以爲讖悔，故度僧創刹，視它所爲特盛。泉人至今動輒以佛國自名，而不知爲生靈巨蠹，愚民蚩蚩，奔趋日熾。其憚耕種、偷安佚者，競樂爲其徒，且莊嚴金像，大倡冥司福田果報之説，鳩索寳財，肆爲安居美衣豐食之計。

其聚男女雜坐，以梵書輪玩，則謂之「傳經」；率男女躡足行拜於通衢，則謂之「朝嶽」；列男女行伍，張燈膜拜，則謂之「塔會」。充爲勸首者，非豪强之姦民，則暴横之公族；執疏登門，如誅所負。無告愚民，一怵於身後之冥福，❶再怵於儔類之嗤笑，三怵於勸首之陵壓，至妻子藜藿不充而典質以赴佛會，父母甘旨不贍而供具以奉它人，奪仰事俯育有用之財而爲無用之給，剥塞向墐户至切之貲而爲不切之費，生理日窘，皆此之由。

今者無故復於通都大衢，創爲此會，在隨波逐流時樣其官之前，❷亦未足爲怪；在

❶「福」，乾隆本作「禍」。
❷「隨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阿」。

立節守義學古名賢之下，❶則大爲不便。蓋不惟大可怪而亦大可嘆，不惟大可駭而亦大可惜。以舍人平日器識甚正，名義甚高，斥白玉蟾之妖術於群公趨和之日，却呪水解厭之邪説於奉行天討之時，何於今殆若相反？豈昨明而今遽暗歟？竟不知其果何説也。謂爲百姓祈福歟？昔韓公持國帥，許伊川。程子往見，謂公曰：「適市中聚浮屠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爲民祈福也。」程子曰：「福斯民者，不在公乎？」韓公即爲媿悔服義。今寇盜清夷，❷年穀豐熟，民均按堵，吏絶登門，闔境和氣熙熙，實皆賢太守精神心術之所運，哀矜惻怛之所形，其賜有不可誣者。夫豈必待數百人膜拜而後致此哉？謂斯民欲以種太守之福歟？聞聖經有求福不回之説矣，有自求多福之説矣，未聞以邪道外求也。彼佛氏所謂福田、果報、天堂、地獄等説，揆之天地大化與幽明實故，❸萬萬無此理。如依憑邪法，爲之私祈陰禱，是乃衰世州縣貪夫納賂以囑公事者之鄙態，寧有當乎天地神明福善禍淫之公心正道？寧不反以貽笑於天地神明之側乎？

若曰：邪説本無足惑，但斯民拳拳酬恩報德不自已之誠，有重違其情耳。果然，則是豈不可明言以喻四民？謂爾但各安爾田里，各勤爾生業，各修爾孝弟忠信，無爲非理爭訟以虚撓太守之庭，是乃所以實報太守，而亦太守之至願也。❹何用爲此虚幻之舉乎？且大賢君子，時人耳目當世所儀，

❶「舉古」，乾隆本作「古學」。
❷「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平」。
❸「大化」，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❹「至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志」。

則舉動一不謹，則無知之民視爲當然，群趋百和，猶揚狂瀾而助之長，鼓頹風而使之旺也。其害寧有既哉？

昔王公詹事守此邦，當時豪民亦有以衙前塔會爲請者。詹事公照其姦，送之理，以正其裒斂之罪，末雖以闔郡公牘從恕，猶封罪名於案，以杜其後。自是一懲，良民得免掊克之擾者二十餘年。最後姦雄之徒，久鬱不得逞，乃從臾權貴子弟爲倡首，而塔會復興。識者觀其顛末，未嘗不爲此邦風俗慨嘆也。先生德望器局，王公詹事輩行也，豈舉措尚在王公詹事後乎？

或恐謂外典之道甚高，未容以遽輕，則彼高談性命，所謂最精妙處，特不離告子「以生爲性」之説，而其内省工夫至極處，亦不過「滅情以復性」而已。蓋皆儒家所深鄙而指爲吾道之賊，則維持名教者，尤不可不謹也。

况乎夫耕婦織之業於是而廢焉，男女淫奔之風於是而作焉，醉夫争鬬之獄於是而興焉，回禄不虞之變又於是而可慮焉，虚福未見而實禍立聞，抑其利害又有甚者。

此邦近創大道場有三所：一則衙前，❶二則壽寧，三則開元寺之普度會。所謂勸首者，雖隱匿姓名托之它人，而主其謀者，大抵實豪强之宗子也。此等平日聚博屠牛，交結胥吏肆爲非法，本非向善之人。所以爲此者，特不過以姦謀詭計遇賢太守無所施，故借是色目裒斂民財，而恣其醉飽淫蕩之私耳。集衆定社已封羊釃酒，一出題疏，僕夫負財，爛醉而歸。原其假托，實與平時聚博屠牛等事，同工而異曲耳。

❶ 「前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門」字。

剏頭會箕斂，動以太守爲名，到梵音一畢，則所積丘山，席卷而歸，誰敢冒凶焰而勾稽之？此其肺肝，自可灼見。假如一受其陷，則異日有違法至於黄堂之前，寧不爲之動而躊躇其筆乎？

區區一介，非固爲是狂僭之言。所深惜者，以明月之珠、夜光之璧，有纖微玷纇，則非十全之寶矣。幸毋以山判已出爲嫌，此正聖賢不遠之復，而闔郡觀聽所由新，❶所謂正人心、移風俗之機也。惟大賢君子深警之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終

❶「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之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

劄

上傅寺丞論學糧

某伏以判府寺丞，下車首先篤意學校。風化本原，以教與養不可偏廢。謙謙訪及利病，因竊博采内外僉言，參贊耆老公論。皆以本州學糧，古來號爲天下豐羡，大觀、政和間，教養五百額，後減殺至二百員。淳熙甲辰、乙巳間，田教全年破供，無旬休、節暇及堂試日，並皆造食，常綽然有餘。

及有學糧官後一年二補，每補僅破一百日食；况又累政撥田入學，乃常告匱，至有今日之極，其故何邪？大抵始者非天雨鬼輸而來，❶今又非冰融雪消而去，皆係乎其人。若非監官之耗蠹，則庫子之盜竊；非催科吏之蔽欺，則輸納户之欠折。

今惟先攷究府庫失陷之弊，以清學糧所聚之地，則日下便可以蘇醒有濟；❷繼又兼整理田畝失陷之弊，以豐學糧所出之原，則日後益可以久遠無壞。謹畫一開具于後，少裨采訪之末，幸賜台覽。

一、學糧庫不在學之弊

本學倉庫，❸元皆在學，見有舊所存在。因癸酉詔通貢院引試，黄推官桂遂搬出錢糧，權寄軍資庫。試後因循，不復搬回。然

❶「雨」，乾隆本作「運」。
❷「日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目」。
❸「庫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在軍資庫，與學隔越，易生情弊。湯推官政內，嘗因士子有請，❶搬回在學。未及一年，復爲胥輩轉移而之軍資庫。今莫若仍舊在學，此乃十目之地，庶幾諸弊不生。

一、庫子兼管他庫之弊

學糧今在軍資庫內，與歲計共一庫，與增鹽庫相接聯，❷見是吴深一名充三庫子。軍人或借請歲計錢，吴深常將學糧錢代支；及或用鹽錢，又將學糧錢借撥，擅於移易如此，❸所以致滲漏消折。今若移學糧庫在學，則免與諸庫混雜，只差吏人一名專掌，而無兼他庫事，❹則可杜移易借撥之弊矣。

一、催科不嚴之弊

村民佃租爲數不多，其欠亦少。惟在城抱佃之人，自五緡十緡、至三四十緡者，❺或以假儒、或以勢族，或正官户、或宗室，僞名多方，計囑司吏。如今年秋收已畢，却遷延不輸，至明年新租之起，尚納未盡。新租既起催，則舊欠不復督。更拖一二年，便望赦恩蠲放矣。此學糧所由欠折。

今革其弊，所爲催科之限，須如州司納子斟錢，責之正額典貼，一年拘催一年，以取足爲了當，不許過期拖欠，有賞有罰。如此，則承行者無不效力，而欠户難隱蔽矣。

一、學糧典貼盗用之弊

本學催租，只差齋僕，蓋懲吏卒下鄉之擾也。用之既久，弊所由生。村民居遠，或

❶「因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接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補。
❸「於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自」。
❹「事」，原作「眼」，今據《四庫》本改。
❺「者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以租錢付齋僕，齋僕不爲輸納，與司吏通同使用，❶遂免點檢違限，❷書吏亦往往兜攬在脚盜用。監官稍緩比校期會，則積欠愈多。設若監官令典貼剗出欠户，彼既嘗用過佃户之錢，却將欠户姓名隱匿。遠鄉村民，但知有齋僕司吏手寫領榜爲憑，而剗欠又不及之。其在城抱佃之人，每月以錢賂司吏，名曰「帳脚」，覆護不催。或以一半租錢私付司吏，遂不復責之全納。此皆監官無比校，而程限不嚴之故。

今革其弊，須逐年全録佃户姓名，作三册子：其一監官所，其一學官所，其一在學。常嚴程限比校，如有懶催不登數者，監官或不糾，則學官當徑申州。如此，則催科一一分明，可無漏落倖免者矣。❸

一、納米之弊

本學輸納，被佃户作弊。❹米變爲穀，穀變爲錢；大斗變爲小斗，百足變爲百省。其來已久。向者白米之納，倉廒盈溢，陳陳相因。近來不過年納二百餘石，僅可以周一補造飯；繼後一補，則官庫支錢，就米鋪糴。錢既不時給，鋪户皆臨時供惡濕之米。蓋由納米之日，㪷子與典貼取裹足太重，一石至費六百文，佃户苦之。遂計囑減落米數，秖作錢納。如遊洋一庄，租來納白米，米又精良。去年，湯推官臨替，却計會納錢，是致學糧米數又須減少。外有合納本色之户，多遷延不納，至來春，却圖折價。

❶「與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清鈔乙本訂正。
❷「點檢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檢點」。
❸「可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無可」。
❹「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彼」。

折價既行，又不鋪錢，❶此皆在城抱佃之人，百端計囑，司吏通同作弊，遂至學厨一旬有三五日不造食。

今革其弊，須覈實一年合用若干米，取元納米精良處，籍定其數，俾永輸本色。仍減輕裹足，立爲定制，而嚴禁胥徒之横取，然後人户樂輸，而年間可以足用矣。

一、庫子受納之弊

舊學中受納，監官給一到庫印與職事收。每日有人户納錢到庫，庫子交收訖，即批上都曆，職事遂將庫狀就都曆上合同打到庫印，付人户去。❷及人户取鈔時，將庫狀比都曆上合同，方給鈔與之。此更無可容弊處。後來庫子爲見其中無所取，乃轉移監官，毀職事印，只給一印與庫子自打，庫狀從此遂無稽考。

如，有一日，或十户鈔到，皆是自印庫狀，付佃户去。其實只將五户納入附都曆，而餘五户，別作小草簿，私記姓名，爲盜用計。官司無從而知，但云鼓門下抄附納錢有總曆，皆本人自抄附，已有登帶。然鼓門抄附所納佃户姓名、錢數，不曾申學糧官，學糧官亦不曾就門頭取會。一日，有若干人錢數，是致庫子公然盜用一半，不入都曆，誰敢詰其端？

由此觀之，庫子私記小簿，最是作弊要處，藏之甚秘。如：去年春，庫子楊茂，冬則陳起，一年首尾盜用數百緡。或下獄，或逃竄，皆以私領佃户錢不入曆之故。亦獄司不測打開私櫃，攫取私記小簿，鞫之，乃獲知其狀情，然其錢竟無復追補。

❶「鋪」，乾隆本作「納」。
❷「人」上，清鈔甲本有「與」字。當從。

今若移庫在學，并依舊差職事，於受納時親就，都曆打到庫印，則此等盜用諸弊，無容作矣。

一、庫口椿錢之弊

納錢權椿庫口，至晚，監官須入庫收藏，或請職事監收。今多閱日不曾搬入收藏。吏人垂涎，無不潛移盜用，❶則是官司以錢付盜手，❷而非盜者之盜用官錢也。

一、驅磨且從近年

主學糧前後亦多美惡不常。如甲子年間，在黃判官景淵手，多有計校，減下租數，然未到無支梧處。❸至癸酉甲戌間，在敎政內，俸錢猶依舊例，定於本月初六日支；食錢定於旬日給。歲暮又預出來春兩月錢與人，爲歲節之用，亦未聞以匱告。

及丙子後，入湯推官政，便支遣不行，或春季錢至秋而後支，❹或秋季錢次年而後給。緣是湯推官不了胥輩多作姦弊，不曾知覺，且時受其蕉布、吉布厚貢，❺每以十疋爲束，因遂鉗口，無復檢點矣。豈知蕉布、吉布等物，即是學糧錢換名邪？❻至任滿之末，有人户錢被吏人領去，在己以百貫爲率而不到庫者；有欠在人户分上，只厚賂吏人庇蓋而不復納者。

葉檢院見學糧大欠闕，不與批書，責其填補。未幾，而權要之書至，復與批書去。新官交印，乃曰：「前事吾不理。」於是，諸作弊老姦巨猾網漏矣。

❶「用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《四庫》本補。乾隆本作「取」。
❷「則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《四庫》本補。
❸「梧」，乾隆本作「吾」。
❹「支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至」。
❺「厚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❻「是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今幸遇天開日明，若未能從遠年驅磨，且近從湯推政內丙子年以來，委清明官驅磨，其出納之數，年間所納若干、所出若干，一一嚴核其實，則諸般滲漏侵盜情弊，皆瞭然不能逃矣。

一、主學糧時擇清明官，不可拘在一司

學糧專在一司掌管，則官無常人。有公清者，有不公清者；有明曉者，有不明曉者。幸而遇公清明曉者，則才有樂育之善，❶士無不飽之嗟；不幸所遇非人，則其中姦弊紛拏膠轕。惟隨時選擇曹職中清明者主之，至或滿去，則又聽學中公論，推薦曹職中清明者代之，而不拘定在一司。此窮則變，變則通之常道。果如是，則管學糧常得人，而士子常沾國家教養實惠矣。

一、教官與錢糧官通知出入之數

學糧收支出入，固當責之監官；而稽攷參驗，權當在學官。若學糧官主錢糧，而教官只知教導，各不相通，財則已匱而教官增額太濫，錢當給而學糧官反以窘乏爲辭。前此教官亦嘗檢點學糧，同簽押，似乎通融，而權實不在教官。及湯推官稟白州郡，復不令教官與檢點，而錢糧官始專其權，以自恣矣。

一、學糧典貼及庫子，須擇人充

舊來典貼及庫子，皆都副吏保明，選差正額手分、貼司，謹畏、有家地底保人充。後來所差不擇，多用會子數百求之。緣其中可以作弊，大有所獲之故，老姦巨猾一入其中，肆行盜用，無所顧忌，寒士更莫敢誰何。必欲選差，宜從舊例。

一、虛靡學糧之弊

❶「善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喜」。

舊未有錢糧官，差龍溪縣尉受納，有茶湯錢；舊置武生員，以兵官爲教導，有教導錢。今尉司無與受納，而供茶湯錢者如故；武生員廢已久，而供兵官教導錢者猶昔。果何爲乎？

右關府庫失陷條件，大概其間情弊頗多，未能悉知，更在委清明官以類推究。先且從湯推官内，三年來驅磨其出内之數；復移庫置學中，擇謹畏人吏專掌；然後即諸宿弊，一併洗清之。則府庫之失陷者，可以立振矣。

一、學田圖籍有青册子，可按爲準

本學田元租有大觀年間圖籍，傳之既久，頗有遺亡，不具在。淳熙戊申間，黄推官渥主學糧，注意覈實，爲久遠計，申州重造圖籍，每莊保田各差職事一員，副以官牙一名，書吏一名，畫匠一名，前去地頭打量步畝、圖畫田段，紐定租數，類爲簿籍，名曰青册。已公平明允，可按以爲準。一正本藏學糧司，一副本寄軍資庫。及黄推官滿去，諸姦弊即復旋生。今已三十餘年，田租數數更變，未悉此青册尚無恙與否。❶恐有惡其害己，而去其籍者。

今宜速契勘，此青册果儼然無變動，必按其圖以覈今見在之田，按其數以覈今見在之租，則凡今之不如舊者，皆可從而整理矣。如其無足憑，則重差人造圖帳，亦不容廢。

一、累政撥田添學糧

前郡守自傅樞、傅侍郎、俞監簿、莊侍郎、趙寺丞諸公，屢撥廢院田添助學糧，或

❶「悉」，原作「委」，今據乾隆本改。

二百斛，或三百斛。又在青冊租數之外，具載碑記分明。年間用度宜有寬羨，而乃日甚焦熬，何也？此等田，若例遭作弊曖昧，則方近接耳目，未至無稽考處。不可不覈定數，附青冊子，爲傳遠計。

一、田租減落之弊

本州學糧元號萬餘，今年間所入僅止七八千而已。蓋緣三十年來，累被姦猾佃户計囑司吏，於錢糧官臨替之日，假作拋荒逃亡，詭名入狀，計較減落田租，承佃依舊只是元佃本人。然租簿所批附減落之數，不過只是司吏自注，有何勘會憑據？有何經官印押？大抵都是作弊莽鹵，❶所以大至失陷。

今欲一一整理，須先多散榜諸庄保内，許人户告首其隱没之數者，與賞佃；或自首其元數者，亦與元佃。及趁春工未動，許人增租改佃，務以青冊元業爲率，❷則學糧庶乎可復舊矣。

一、田租瞞減之證

湧口莊，元係莊氏捐百斛租田以助學糧，具載學碑。始者，每壹桶㪷納錢一百五十足；中間將貳桶㪷折爲三官㪷，❸納錢三伯足，❹有舊鈔可憑。後來佃户郝謙之、蔡恭叔、林容等，計較將每㪷壹伯足作七十價輸納，今元佃見在無恙，而租錢乃至三變。然其間亦有人户分佃，如陳高、黄進者，目今尚每㪷作壹伯足納官；比郝謙之等，瞞官頗多。豈有一項租田，却有兩價？按庫鈔相校，爲弊灼然。上項本末，莊氏子弟備

❶「莽鹵」，乾隆本作「鹵莽」。
❷「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額」。
❸「折」，原作「析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❹「伯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百」。下同。

知端的。其他莊田情弊，亦多類此。舉此一端，則他田情弊，可以類推。

一、學田有偷賣者

村民有世佃學田，上世祖父立鬮書遺後人，載所佃學田與諸子分佃；至再易世後，又再立分佃鬮書，而不聲説是學田，又易數世後，子孫不復知其由，以爲祖父産業，遂立赤契與人户交關，❶而無可奈何矣。若明皇莊田是也。

一、學田有偷占者

本學田有一段，在城東之村七里，❷曰赤嶺。圖記分明，而無有的知疆界之所在。遺職事出地頭訪之，居民皆曰無之；又以圖記細考而物色之，乃覺其爲武斷鄉村者所盗據。居民蓋畏憚而不敢言。然此段，竟亦無如之何。❸

一、學田有偷入帳請買者

本學官洲莊田有三洲，年科占穩穀一千五百斛。❹其中大者曰北洲，該納九百六十斛；次二洲，共五百四十斛。今北爲洪水流崩，未有拄應。淳熙間，趙師洽捨田入學，其田下沿生泥淤，學中歲收茷草錢一百九十一貫，殆未足以裨補北洲所崩地位。近緣謝念二、❺念九盗刈茷草，斷罪挾怨；欺罔顔知縣宅，唆令幹人計較入帳請買。❻顔宰最是潔白之官，一時爲村人所誤，納錢請買。豈有本學沿生泥白而可以入帳請買乎？❼近又計較林廷秀，詭名增三百石租

❶「赤」，乾隆本作「賣」。
❷「村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北」字。當從。
❸「竟」，原作「意」，今據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
❹「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租」。
❺「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三」。下文有「謝念三」。
❻「唆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叱」。
❼「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田」。當從。

摻佃。彼官洲佃户，父祖世居在彼，或有海濤衝突，隨即補治，久而輸納無欠。豈應爲謝念三計較詭名摻佃乎？

右關田畝失陷條件，大概其間情弊頗多，未能悉知，亦在委清明官以類推究。於府庫既有倫序之後，必又相繼按青册子田圖租數，從根本處整理。若明白易見者，先與之正定其經界；或曖昧難知者，徐爲之爬梳其條緒。務要如青册子元業，則田畝之失陷者，可以復還矣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

劄

上傅寺丞論民間利病六條

某伏承台慈，不以愚賤，訪及民間利病，敢采摭目前切近者，凡六條，上浼台聽。

一、此間民俗，大概質朴畏謹。然其間亦有姦雄健訟，爲善良之梗，使不獲安息者，在民師帥不可以不知。蓋緣一種人，長於詞理，熟公門事體淺深，識案分人物高下，專教人詞訟爲料理公事，利於解貫頭錢爲活家計。凡有詞訟者，必倚之爲盟主，謂之主人頭。此其人，或是貢士，或是國學生，或進士困於場屋者，或勢家子弟宗族，或宗室之不羈者，或斷罷公吏，或破落門户等人。皆於影下教唆，或小事粧爲大事，或無傷損粧爲幾喪性命，或一詞實而粧九虚以夾之，或一事切而粧九不切以文之。承行之吏，亦樂其人爲鷹犬；而其人，亦樂於挾村人之財，與之對分。此詞訟之所以日繁一日，聽斷之所以徒爲虚勞，而善良者之所以虚被其撓也。

前政趙寺丞知其然，當聽訟時，灼見有此等人，便嚴行懲斷。其在士類者，則善處之自訟齋，齋在州後園。窮年不與歸，人因畏戢，不敢健訟。次年所引詞狀，日不到三十紙。莊卿繼之，廢自訟齋，詞訟翕然，日至四五百。其中虚妄健訟者，雖亦能燭破其

情，末却放之善去，❶無所懲艾，於是姦雄鼓舞而詞訟益蔓，善良益不克安迹矣。張郎中再按趙寺丞故事，榜儀門曉示，詞訟又頓少。

今寺丞下車，第一引詞狀日幾至三四百者，亦以故事未曾舉行故也。❷而今而後，宜申嚴約束，如有此等人出入公門，隱匿司房，爲詞人盟主者，門卒案吏同坐。若其人非士類，則依條重行科斷；在士類者，則循舊例，決竹篦，處之自訟齋，窮年使讀《論語》、《小學》之書。是乃以善治之之道，如此，則健訟者無復敢恣爲虚妄而肆行教唆，然後人之以詞訟來者，必皆其事之不可已而情之不容僞，聽斷自可常清明，獄訟自可常簡少也。

一、此間村民有一種折合之風，甚爲善良之擾。蓋村民中有浮浪、貧窮、無顧藉人，不安己分營生，反妬人之有財，專萌折合之心。如同儕輩是一樣門户，纔見渠所蓄有二三十緡，稍勝於己，便思以事與相干涉而折合之。或以牛羊踐踏賴，或以妻兒鬬駡賴，甚至或食野葛仆於其室，或潛畚夜經於其門，必卷他家之財爲己有然後已。

况視産業温煥家，其設計謀取錢物尤爲詭譎，一唱百和，至朴拙無能者亦相效成風。故或田主取償於佃户，而佃户適有家人病死，乃以賴其金穀者；或財主索債於貸户，而貸户無還，乃殺其幼孩以謀錢帛者；或屋主有責事於店客，❸而店客生憾，乃扼吭殺其病母，以刼白金數百兩者；或良家産户，婢僕不幸嬰病以卒，而父母、兄

❶「末」，乾隆本作「狀」，當從，屬上讀。
❷「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嘗」。
❸「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求」。

弟、姑姨、叔伯，必把爲奇貨，羣湊雇主之門，爭攫珍貝者。悖理傷義，大不可言，亦由州縣無清明，❶有司復於其中乘隙圖一分己賂，推波助瀾，遂愈滋蔓。

前政葉檢院知其俗，一鎮以無事。凡有此意來者，悉折之不行，至其實有鬭死，方與依條究治。蓋其所辨別，亦惟以貧論富，以賤論貴，則決知其爲折合之計；或兩家之力俱相等，方疑其有鬭敵而爲之受詞。龍溪陳宰亦深能照破此等姦狀，只於其始便遏絶之，不與肆。數年來，閭閻田里此風稍息，❷粗獲安寢。今仁政之下，決不容此等俗，然亦不可以不預知。

一、屠牛之風與盜賊實相表裏。蓋屠牛者，盜殺人之牛，與承盜者之牛而屠之，以盜遇盜，豈但姑爲一牛之故而已？必無不盜之所由長也。此間屠牛，在城是宗室不檢者，鄉村是亡命浮浪者。近日肆行，蓋緣前政以軍需牛皮，不欲科配，只出官錢付吏和買。承吏因自收錢入己，只分些少與屠家爲名，屠家因是公然牽人之牛而屠之。村民失牛者，拱手相視，無敢誰何。

今使府新政之初，尚稍觀望斂戢，既而旬日，便遂縱横無顧忌。春功將動，耕牛有限，安能供日日無窮之屠？恐不可不申嚴約束。如有犯者，若是亡命浮浪人，宜借一人重行懲治，以警其餘，未可只與一決杖，快便而去，須索烹宰之具槌毀之，錮身徧押諸下縣，納牛肉錢，及徧號令四境諸鄉村以苦之。到一年後，有犯者代之，方可聽放。若是宗室，亦如前，決竹篦，窮年閉之「自訟

❶「明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白」。
❷「閭閻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閻閭」。當從。

齋」以善治之。又嚴左右鄰甲告首，若容隱必同坐。如此，則人自不敢犯。果屠牛能禁止，則是亦去盜賊之一端也。

一、此間有所謂「鄉稅」擾民，甚於官租。官租猶時有定目，鄉稅則不可以一目計，而又無時之能已也。何謂鄉稅擾民之甚？如諸廟之率斂民財，其一也。蓋此間民俗尚淫祀，多以他鄉非鬼立廟，其植禍深，其流殃蔓。

今未暇細論，姑以目前粗擾者言之：一般浮浪不檢人，託鬼神圖衣食，称廟中「會首」，每裝土偶如將校衣冠，名曰「舍人」，或曰「太保」。時騎馬街道，號爲「出隊」。羣不逞十數輩，擁旌旗、鳴鉦鼓隨之，擎疏頭假簽、土居尊秩名銜，爲都勸緣。繼以宗室列其後，入人家抄題錢物，託名脩廟，或託名迎神禳灾，脅以禍福，不分貴賤貧富，必足數而後去。雖肩擔背負小夫，亦必索百文五十爲香錢。連日自朝至暮，徧匝城市，無一户得免者。其實所抄題錢，大概皆是會首入己自用，爲醉飽計，爲肥妻孥計，於鬼神何有計？闔城諸祠，似此類假託者，不知其幾廟。一歲間，自春徂冬，人户遭此等撓聒者，❶不知其幾番。❷愚民無知，畏鬼誅譴，割仰事俯育之具爲無用不切之輸，不勝其苦。此鄉稅之至横者。

漳民無大經商，衣食甚艱，十室而九匱，非如温陵市舶連甍、富饒之地，其何以供？此爲千里神人之主，可坐視而不之問乎？假鬼神以亂政，及裒斂民財，在法有明禁，恐不可不申嚴約束。如有故違者，將

❶「聒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括」。
❷「幾番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會首計贓依條重行斷罪，仍押徧歷在城及鄉村諸廟門號令，以困苦之。若然，則姦民知懼，不復賣弄，人户遂可省此等横賦之擾，庶乎其稍蘇矣。

一、此間多有一般無行止姦雄、浮浪客旅，上既非商賈販賣之流，下又非殘疾跛躃之輩；❶形貌巍堂如大兵，氣力兇很如暴虎。假名尤溪師巫，或攜刀子，或鳴牛角，或吹竹筒，或木拳槌胸打業，或蓬頭，或裸體，入人家乞丐，厲色峻辭，如誅所負，排門逐户，無一放過，應之稍遲，便出惡口。人户畏憚，不敢譏呵。有人一日一番，有人三四日一番，有日三四人疊至，編氓間日又爲此等所撓，❷兹又鄉税之一横者。

熟覷其人，實非乞丐，乃假託此態，窺覷人門户，爲盜竊計。目今夜行之黨甚熾者，多此曹之預其間也。前政張郎中嘗榜緝捕，閭里清晏。今亦不可不申嚴約束，應旅邸不可居停。❸有依舊臨人門户者，許人户告廂官、地分等捕捉，悉押出境。❹不然，刺爲散兵而重役之。是亦去盜賊、蠲鄉税之一端也。

一、此間僧寺極多，極爲富饒，十漳州之産而居其七。凡爲僧者，住無礙屋，喫無礙飯，著無礙衣，使無礙錢，因是不復知稼穡艱難，而至於驕縱。雖已出家爲方外之徒，不肯安分修方外之行，却與俗人結冤於貪癡嗔愛之場，争人我者甚大。如五禪大

❶「疾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病」。
❷「編」，原作「徧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❸「邸」，原作「邪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、《四庫》本改。「旅」上，乾隆本有「禁」字。
❹「悉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刹，爲郡頭目，皆出頭好鬧。至猾黠者圖之，握錢穀大權在手，聚姦凶大衆在院，遂作無邊罪苦，侵虐平民，陵抗士夫，非有率衆脩善根意。以聖節道場一所，係闔郡文武祝聖，爲體甚重，而主者乃舊住光孝，犯姦坐獄、行賕苟脱之人。豈不爲公家汙辱？其他多此類，不待言。

外而環城諸寺，尤爲豪横，多買士居尊官爲庇護，舉院界限，❶皆託名爲士居尊官墳林，倚靠聲勢，酷毒村民。有拾界内一枝薪者，則以爲斫墳林而弔打之；有牛馬羊豕食界内一葉草者，則以爲踐墳庭而奪没之。村民受苦，無敢誰何。諸寺類皆招集無圖浮浪人充行者，結束作士人衣冠，凶悍如大兵氣勢，專以打人示威，名曰「爪牙」，外護其出入踐履公庭，尤甚於民間健訟之夫，至其恃財縱欲行姦，亂民伍、汙風教者，久被俗之常態，❷穢人楮筆，不在論。

祖例州縣凡有營繕修造等大役，官司量以錢付僧家，仍授之規模而責成焉。至有不給，則令彼出陪補，亦不離公家常住之財，於吾民免被擾，而閭里獲安息。後來諸僧院設計厚賂，都吏去其籍，遂破元例。而有事復敷之民，民遂被擾，而僧家安養端坐無爲矣。自是有司行遣，作輟不常。存心公明正大者，則寧役無用閒僧，而不忍擾吾民；以種福田爲心者，則無暇慮及吾民，而惟恐一毫有傷於佛子。二説相持，然一邪一正、一公一私，賢有司爲國家根本地者，不可莽鹵無辨也。❸

昔南軒先生帥靖江，日待僧家甚得體。

❶「限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乾隆本補。《四庫》本作「址」。
❷「久被」，乾隆本作「多陂」。
❸「莽鹵」，乾隆本作「鹵莽」。

以公廳非接見夷狄之所，凡有干謁白事者，但令趨庭，無上廳接見之禮。其說載在《語録》，誠可爲斯世大公至正之式。

今宜比傍「自訟齋」，將後園冗屋一間，作「自訟庵」，有躡訟庭、犯典憲，其罪不在流徒之科者，❶處於其中，一如「自訟齋」行遣，是亦善治之道，而可使之斂戢，無復縱橫者矣。

上傅寺丞論淫戲

某竊以此邦陋俗，常秋收之後，❷優人互湊諸鄉保，作淫戲，號「乞冬」。羣不逞少年，遂結集浮浪無圖數十輩，❸共相唱率，號曰「戲頭」。逐家裒斂錢物，豢優人作戲。或弄傀儡，築棚於居民叢萃之地、四通八達之郊，以廣會觀者，至市廛近地、四門之外，亦争爲之，不顧忌。

今秋自七八月以來，鄉下諸村，正當其時，此風在在滋熾。其名若曰「戲樂」，其實所關利害甚大：一，無故剥民膏爲妄費；二，荒民本業事遊觀；三，鼓簧人家子弟，玩物喪恭謹之志；四，誘惑深閨婦女出外，動邪僻之思；五，貪夫萌搶奪之姦；六，後生逞鬬毆之忿；七，曠夫怨女邂逅，爲淫奔之醜；八，州縣二庭，紛紛起獄訟之繁，甚至有假託報私仇、擊殺人無所憚者。其胎殃産禍如此，若漠然不之禁，則人心波流風靡，❹無由而止。豈不爲仁人君子德政之累？

❶「流徒」，原作「徒流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❷「常」，乾隆本作「當」。
❸「圖」下，乾隆本有註「圖，漳州府志作賴」。
❹「風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俗頹」二字，可從。

謹具申聞，欲望台判案榜市曹，明示約束，并帖四縣，各依旨揮，散榜諸鄉保，❶申嚴止絶。如此則民志可定，而民財可紓；民風可厚，而民訟可簡。闔郡四境，皆實被賢侯安静和平之福，甚大幸也。

上傅寺丞論告訐

某竊謂：民生秉彝，以人倫爲重；治民聽訟，亦以人倫爲本。故百姓不親、五品不遜，聖人所深憂。而聽五刑之訟，必原父子之親、立君臣之義以權之，亦王制所先務，誠以美教化、厚風俗，所係在此而不容緩也。

共惟判府寺丞，治貴清浄，政尚中和，用刑必期于無刑，聽訟欲使之無訟。下車之始，即明榜通衢，首崇輯睦之風，申明孝友之道，勸喻諄切，可謂知所本矣。今已漸及一朞，固宜人心感格，同歸于善；風流篤厚，莫不耻言人過。竊怪近日以來，乃不其然。

民間詞訟，大概多是告訐，或蔓引其無干涉之説，或妄發其十數年之事，揆之事理無甚緊切，按之人倫大相悖戾。以兄弟均父母遺體，而交相告訐，入室操戈，如何相之於何尚忠、林鼒之於林衡等類是也。以叔視姪爲猶子，姪視叔爲從父，而交相告訐，入井下石，如戴世略之於戴夢松、王振之於王椿等類是也。甚而婦姑勃蹊，有違不順父母之律而不恤者；夫妻反目，有違前賤後貴之説而不顧者。似此類例，姦險百出，不可枚數，皆關人道之大經，犯天理

❶「保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甲」字。可從。

之大戒。抑又有難露楮筆者，雖其情狀不能逃神明之鑒，然而賊害綱常、敗壞風教，莫此爲甚。此而不禁，將恐薄惡之習愈熾，❶而醇厚之風不聞。

昔舊邦君樞相傅公在此，嘗勸人户賑糶。有林仁壽者，告其兄林堯壽産錢之高，合先糶穀。公判其狀曰：「官司寧可無二百石穀，而兄弟告訐之風不可長。」此判一出，邦人傳誦以爲神筆，聞者褫魄，無復效尤。今弊俗如此，可駭可嘆。

某辱知門下，有所聞見，不敢隱默，謹具公劄申聞，欲望台判嚴榜曉示，杜告訐之一門，明人倫之大法，以開其友睦、禮遜、秉彝之良心，使人人知恩義所自來。有相賙相恤之愛，而無相刃相靡之薄，一還昔日清漳道院之美，豈不偉歟！或自此之後，猶有循習不悛者，則用孔子拘三月之説以揉之，庶幾良心必有悔悟，天理必有還復之時矣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終

❶「薄惡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惡薄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八

劄

上傅寺丞論釋奠五條

某伏以仲春上丁，禮期在近，其間有大不備當預措置及大失禮當預禁約處，謹條畫于後，少俾郡國典禮之末議，伏幸台覽。

一、祭器大不備，爲侮神甚矣。按先聖先師三正位，每位前祭器一分，該用籩十、豆十、俎八、簠二、簋二、爵一，皆初獻官所親臨，固不敢闕。次而東西壁從祀十位，每位前祭器一分，該用籩三、豆二、簠一、簋一、俎一、爵一，迫近先聖先師左右，亦初獻官目之所及，猶不敢不具。至兩廡從祀九十八位，每位前祭器一分，亦如東西壁之數。爲其初獻官目所不接，大故欠闕，❶往往九十八分之中，所見存只有三之二，故於陳設不能一一均備。或兩神位共祭器一分，或三四神位共祭器一分。亦有神位對空而無所設者，使諸賢神明一皆來格，則全分者如何其獨安？共分者孰先而孰後？無分者得無空視乎？其爲侮慢，可謂極甚，大有失禮經「備物盡志」之義。宜移文學中掌儀，閱實其數。除先聖先師三正位及東西壁從祀十位分前所合用祭器足數外，凡兩廡從祀九十八位，分前所見存祭器，實有若干，所欠若干，若籩豆、若簠簋、

❶「故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段」。

若俎爵，逐一計數；并尊罍之屬，有損當脩、有闕當製者，一併具申。早差工匠製造，使前期照數一一了辦，❶庶至期應用無少闕乏，❷而有以實致其事神之敬矣。

然祭器之所以多欠闕者，亦有其故：緣本州社稷風雷雨師壇俱無祭器，當行禮時，只就本學借用。春秋二社日祭社稷，立春後丑日祀風師，立夏後申日祀雷雨師，每年間借用凡四次。所用既頻，在本學乃士人收管，固自謹重；而外借用者，兵卒搬擔，既不保護，而吏胥抛擲，復不愛惜。或閱日之久而不還，或委地之濕而致腐，遂至損壞遺失，有此欠闕。及本學正當釋奠禮官，苟簡蔵事，不知點檢；掌儀鹵莽供職，復憚申紏，非惟無以致事神之誠，而反以重慢神之罪，其害顧不大哉！

《禮》：「大夫祭器不假。」此言大夫家祭器，不可假人，亦不可假於人。况堂堂郡國，而可爲假借用事乎？以先聖之位之尊，而其祭器乃浪假於人，何以示嚴肅之意？以社稷諸神之重，而乃假人之器以祭，亦何以致恭誠之心？「大夫祭器未成，不造燕器」。今燕器純用金銀，且無不備。祭器古朴，所費甚簡。豈能當燕器百分之一？而不專致其用，豈州郡事力不足辦之？❸良亦不識輕重緩急之體矣。

今莫若於社稷祭器，亦各專置一副，仍於官庫所特立一祭器閣，謹其出用而嚴其收藏，不必專靠假借於學。則在學者，不致

❶「前期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期前」。當從。「一一」二字，乾隆本作「其」。「辦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❷「期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臨時」。
❸「事力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力事」。當從。

易損壞，❶有全敬事先聖之心；❷而在社稷者，亦獲盡精專，無失欽崇命祀之意，爲兩得之矣。

一、牲牢大不備，爲瀆神甚矣。如先聖先師三正位，分前牲體，皆初獻官所親享，固不敢不備。次而東西兩壁從祀十位，分前迫近先聖先師左右，亦初獻官目之所及，猶不敢草率。至兩廡從祀九十八位，分前乃初獻官目所不接，大故滅裂。❸不惟祭器欠闕三之一，而牲肉只據位前所見，有祭器實之，每分一俎，羊腥肉一小片，豕腥肉一小片，如指面大，可謂至極微鮮。堂堂州郡，奉行國家尊祀先聖重大典禮，以諸賢陪從爲榮，其正食惟在牲禮，而所薦只如此，使諸神一皆來享，則若何而飽乎？或三四位共一分，則若何而均乎？或對空無分者，又何以爲顔乎？其爲褻瀆，得無太重？大有失禮經所以厭飫事神之義。

按朱文公《釋奠申明旨揮》，❹乃頒諸州縣所通行者也。其中附載「政和五禮新儀」一條，稱：「釋奠文宣王，羊五、豕五，其割牲體大小，各有定品。」今本學釋奠，羊豕僅三頭，又涉稚嫩，未該肥腯。而所割豐約，又皆無度。聞官府例破牲牢錢六十貫，❺今宜依文公申明羊豕之數，乃就上件錢數内，會計諸色祭饌，如鹿臡、魚、兔、棗、栗等類，所經措置牲牢，羊、豕各五頭，宜從使旨裁斷，每頭羊若干斤樣，每頭豕若干斤樣，立

❶「損壞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壞損」。
❷「事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享」。
❸「故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段」。
❹「旨」，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指」。
❺「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五」。

一定數，合該用錢若干可以了辦，其上件錢有無剩欠，如或少欠，則併與支添，永爲定例。

牲牢既備，又依禮割，則庶幾從祀俎實可以豐潔，足致郡侯奉祀之敬，而不爲虛享以瀆神矣。至祭畢之後，又須從使府指揮，索久近例，分胙有無、豐約之數，別加裁處，立爲尊卑隆殺一定之品，庶以均神之福，而無至褻神之惠；又以定人靖恭之心，而息人貪競之志，令終一於禮也。

國之大事，莫重於祭，毋以餕爲祭之末，尊者不屑細務而忽之。《禮》曰：「善終者如始。」餕其是已。故由餕可以觀政，所以別貴賤之等，而興施惠之象。以廟中爲境內之象，而祭爲澤之大者，上有大澤，則惠必及下，而境內之民無凍餒者，此之謂也。

一、按古禮經，皆是「質明而始行事」。質者，正也。方正明而日光未見，未及乎文也。❶今《釋奠儀》有「丑時行事」之文，乃是奏大安、大成等樂，多占時刻之久，至行獻處，實在交寅以後。前後有司行禮，多是始於丑初，未及寅而已畢，皆失之過早。

惟晦菴先生在此，於五鼓一點而始行事，至禮畢而天明，庭中恰已辨色。參之禮經，雖非「質明而始行事」，亦至「質明而畢事」也。欲及將來上丁行禮之期，一以晦菴先生爲式，庶不失早晏之中，爲得禮之宜。

一、灌酒是盡傾于茅上。❷其三獻中，所謂三祭酒，是少傾三滴也。每獻畢，執事者徹爵中餘酒于他器，於受胙主人之就席

❶「文」，原爲墨丁，今據康熙本、清鈔甲本補。《四庫》本作「明」。

❷「茅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

也，執事者奉先聖前所獻餘之酒，詣主人之右；主人搢笏跪受爵，祭酒、啐酒、飲爵。是乃飲神之惠，爲福酒，不當别以酒進于主人，恐非所宜。

一、子弟士人觀禮者，多入殿内，兩隅至四五十人。既迫近褻狎，紛擁喧譁，無以肅事神之儀；而其間又有寡廉鮮耻者，於獻官方徙步未出殿前，而已争攫菓攫燭；燭光頓滅，軍人乘隙又攫肉攫酒。盈殿中不勝其鬧，❶甚非古人祭後陶陶遂遂之義。使先聖神駕尚留，寧不大見鄙於殿上乎？

昔晦庵先生行禮，雖郡齋中子弟來觀，只設次於戟門内廡右旁植碑之處，未嘗敢有一人徑造殿内者。今欲乞約束禁止，仍於戟門内廡右旁植碑之處，特設一觀禮幕次，以待觀禮者造焉。庶幾殿内肅静，無犯禮之虞。

右畫一如前，欲望台慈特賜詳酌施行，非徒以整飭一時禮儀之事，實所以興起一邦禮義之風，誠非小補。區區干冒台嚴，不勝皇恐之至。

請傅寺丞禱山川社稷

某恭惟判府寺丞仁心愛民，以春序過半，農事正興，雨意頗慳，朝夕憂勞。與僚屬躬禮百神，遍走祠廟寺觀，凡祈求之方，無所不至。雖或屢灑而復收，竟未蒙優渥之應，此其故何邪？

竊按之《禮經》曰：「天降時雨，山川出雲。」言雨之所從出者，在於山川也。又曰：「山林、川谷、丘陵，能出雲爲風雨者，

❶ 「殿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庭」。

皆曰神。非此族也，不在祀典。」言山川神靈，爲祀典之正者也。又曰：「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，亡其地則不祭。」言諸侯所當祭者，惟境内山川諸神，而不可以他求者也。

近世張南軒帥靖江，以堯山灕江爲州之望壇而祝之，❶水旱禱焉，隨感隨應。今漳之望，其山則天寶圓嶠，雄據西隅，天將雨則雲氣先冒于顛。其川則西北二江，發源汀、潮，夾遶州治而合歸于海。此正吾州陰陽融結之會，宜於城西五里内，度高爽之地，築壇壝，載祀典。但今倉卒未暇，姑席地望禱，亦合禮典之正。

其次，則有社稷風雷雨師之壇在焉。❷近邵武陳史君於水旱，惟專詣社稷致禱，俗人笑之，而不知其爲禮之正也。天人一氣，幽明一機，本相與流通無間。而郡侯者，又千里山川社稷之主，而萬户生靈之命係焉，其所感格爲尤切而甚易，惟患誠之不至爾。

有其誠則有其神，無其誠則無其神。誠者，心與理真實無妄之謂。在山川社稷，有是真實無妄之理矣，若又加之真實無妄之心，以萃集其神靈，則必能實感而實應。不於此致極精專，乃雜焉外求之異端淫祀，彼土木偶何從而有雨露邪？既無是理而强爲之，心雖虔，於造化乎何關？

至如舞師巫、繞僧道、設齋醮、禁腥臊等類，又皆循俗之常儀，非所以交神明之要，雖圓山嘗致禱矣，然所主乃山下寓居之鬼，而本山之神未之及也。惟龍潭祈祭，❸亦此州山川之一者，但恐文具而往，初無所

❶「祝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祀」。
❷「稷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壇」字。
❸「祭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禱」。

補。況因而圖利，抑又甚邪？

今若掃去流俗一切冗雜之說，而專一致吾精意於山川社稷正神之前，則脉絡貫通，無有不感格者。設若至是猶未獲大應，則更退而求之政事之間。若刑賞、若財賦，恐或微有召天意之慳。是亦湯自責己。吾夫子素行合神明，所以爲禱之實也。

某辱知門下，不皇寧處，敢冒昧以此少裨黄堂之末議，并録南軒《堯山灕江壇記》上呈，惟高明垂照，幸甚。

禱山川事目

一、就西門外五里内，擇高陵平曠、四達無壅之地，見天寶、圓山呈露分曉，剗草爲壇場。設爲四席位，每位各以幕圍三面，其上露天幕，不必高，恐遮蔽，只平胸，乃須上下縛定。其天寶山神席位，直向天寶山；圓山神席位，直向圓山；西江神席位，向圓山、天寶二山之間，正平匀對中，是西江上源來處；九龍江遠，不可見水，其神席位，只向梁岡、天寶二山之間，正對縫中，是九龍江上源來處。每位前留空地，稍寬，度可展拜縟，及陪位官列班。

一、每位各用牌子，以紙粘上。寫曰「天寶山神座」，❶曰「圓山神座」，曰「西江神座」，曰「九龍江神座」。

一、行禮之序：先天寶，次圓山，次西江，次九龍江。每一位脯一盤，用猪肉三斤；醢一盤，用魚三斤；作鮓菓子三盤。並列作一行。其餘茶盞、酒盞、香卓、❷香爐，

❶「寫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書」。

❷「卓」，清鈔甲本作「燭」，乾隆本、《四庫》本作「桌」。

如常儀，或用牲牢隨意。

一、祭饌多是庖卒無知，易至竊食。須令監官務極精潔。

一、差官出門做事，多是影下假託科配，乃其常態。須嚴行約束，無騷擾村民，以動其怨嘆之聲，反虧祈禱之敬。

一、禱名山大川事體之重，須三日齋戒。致極精虔，則精神所注，神靈必集，有感格之理。

一、山頭帆屋幕次，恐難宿齋。只宿齋於郡館，四更命駕到幕次，少静坐，澄息思慮，凝定精神，至五更行禮。

一、逐位各一祝版。

一、讀祝宜差官。

一、祝版之文，須識本州山川來歷，説及相關係處，方切事情，有通神意。如：天寶山發脉行龍，湧爲州治，實郡之宗祖。如：圓山雄據西隅，鎮翼右臂，實郡之藩屏。如：西江發源汀潮，遶抱州治，實爲郡右襟帶。如：九龍江發源汀贛，遶郡東臂，與西江匯歸于海，實爲郡左襟帶。四者皆漳之望，恐撰祝文官外州人，未諳悉此，不可不報知。

與仙遊羅尉論禁屠牛懲穿窬

某少有所聞，敢浼台聽。此間鄉民，甚感戴前政禁屠牛、懲穿窬二件。德惠之美，三年内，四境編民晏然奠枕。

茲者幸遇台旌之來，鄉民深望其舉行故事，以爲岍幪之賜。蓋前政於此二件處，不可坐視其俗之惡，而聽其所之。若坐視其俗而聽其所之，是乃恣其俗而助之爲惡也。

今獻歲在近,❶舊俗將作。不如禀官長,預先出榜,明文戒約。又逐鄉責保司與團司,罪狀入按,令他預隨門戒喻,不能止絶者同坐。當其時,更遣人郊外默默緝之。❷或所在有此風不改者,以違法論,追保司、團司及犯人,痛行懲治,押逐鄉號令,則人必畏戢,而惡俗可革矣。

區區所聞,不敢不以告也。更在台慈詳之,以爲百里編氓之惠,❸且以爲兼善天下之兆,自此而始,尤千萬之望也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八終

❶「在」,乾隆本作「期」。
❷「默默」,清鈔甲本無此二字。
❸「氓」,乾隆本作「民」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

祝　文

祭四先生

謹以釋奠之明日，致祭于濂溪周先生、明道程先生、伊川程先生、文公朱先生。道喪千載，得自濂溪。《太極》一書，渾淪再闢。二程親受，濬其淵源，河洛洋洋，與洙泗並。聞而知者，卓有文公，發揮微言，皎如星日。惟四先覺，前後一心，道統攸歸，百世師表。學官列像，昭示儀刑。敢率彝章，少陳明薦，陟降庭止，惠我光明。

三　賢

謹以釋奠之明日，致祭于唐相國常公、四門助教歐陽公、高州刺史周公。閩自唐世，始向儒風。惟爾三賢，倡導之力。遺祠在學，稱思未忘。[1] 敢率彝章，少伸報享，洋洋昭格，惠我無疆。

蔡端明[2]

謹以釋奠之明日，致祭于端明學士忠惠蔡公。惟公義概忠風，在朝顯著，筮仕之始，由此幕賓。厥有遺祠，稱思未泯。敢循

[1]「思」，乾隆本作「頌」。
[2] 乾隆本有註：「郡判名襄。」

故典，少薦微衷。昭明格思，慰我景慕。

李侍郎❶

謹以釋奠之明日，致祭于徽學侍郎忠肅李公。公在紹興，力排和議，權臣見嫉，出牧此州。建學崇儒，人懷忠烈，遺祠未泯，報事敢愆。式遵彝儀，少陳明薦，來格來祐，多士以寧。

東溪先生❷

謹以釋奠之明日，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。惟公志節堅高，議論鯁切，一視夷險，之死弗渝。賢者之清，聞風肅立。學存遺像，❸庸激懦貪。敢率彝儀，少陳明薦。英靈如在，鑒此拳拳。

立后土祠

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。古者家有中霤之祭，謂土神也。故禮經自天子至大夫，皆祭五祀。而中霤與户、竈、門、行之神並列。而其所以祭之，則皆用特牲爲禮。士不得祭五祀，以位卑禄薄，不克備特牲之禮。然《禮》有士「禱于五祀」之文，則雖不得行祭，而五者之神無不具。亦以人之所居，雖有小大之差，而五者之事，則無不同也。

某以庶士之賤，❹於五者不敢僭禮以並

❶ 乾隆本有註云：「名彌遜，連江人，户部侍郎。力排秦檜和議。檜陷以相位，正詞拒之。出爲漳州郡守。」
❷ 乾隆本註云：「郡人，名登。」
❸ 「存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行」。
❹ 「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人」。

立，竊惟土位中央，神實爲尊；而居地之主在，有家所不容廢。今輒以義起，而特立「中霤」一祠，以朝夕致其奉事祈報之誠。創事之初，敢伸一薦。惟爾有神，尚明鑒之。

禱山川代傅寺丞❶

具位敢以酒菓脯醢之奠，昭告于天寶山之神。禮：諸侯祭境内之名山大川，以其能興雲致雨，而潤澤羣生，有神靈在焉。惟本山發脉行龍，結爲州治，實郡宗祖，爲漳之望。合築壇壝，編諸祀典，而闕然未有舉之。

今春序過半，雨意甚慳，羣民告病，日甚一日。某膺民命之寄，惕不皇寧，❷敢席地望拜，虔精以禱。迫於倉卒，鮮克如儀。惟爾山靈垂閔，大蒸雲氣，沛爲三日之霖，❸以慰我民來蘇之望，俾四境均洽，無失歲事，有以生生，實賴我神無疆之休。謹告。

圓山之神。同前。惟本山雄據西隅，鎮翼右臂，實郡藩屏，爲漳之望。後並同。

西江之神。同前。惟本江發源汀潮，遶于州治，實郡右襟帶，爲漳之望。後並同，只改山靈爲川靈。

九龍江之神。同前。惟本江發源汀贛，遶郡東臂，與西江滙歸於海，實郡左襟帶，爲漳之望。後並同。

禱雨良崗山

年月日，從政郎長泰縣令鄭煬，謹遣佐

❶「代」，原作「氏」，今據乾隆本、清鈔甲本改。
❷「皇」，乾隆本作「遑」。
❸「三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一」。

官迪功郎權主簿陳淳，躬致香茶酒菓之奠，❶昭告于良嵋山之神。禮：諸侯得祭名山之在其地者，以其能興雲致雨，潤澤羣生，有神靈在焉。今之邑，亦古子男國之比。而此山行龍，自北而來，結爲邑治，實吾邑宗祖。巍然一巨鎮，蓋居民所賴惠澤以爲生，而有司當建壇壝以嚴祀事者，❷乃久焉闕典。

今春氣已暮，雨意尚慳，種不及施，民甚告病，恐蹈舊歲，與死爲隣。吏膺民命之寄，惕不皇寧，是用奔走俯伏，爲民請命于爾山之神，倉卒爲儀，未能如式。惟爾神靈昭鑒，亟垂閔救，蒸氣興雲，沛爲三日之霖，優渥四境之内，俾我合邑土田，春膏溶溶，播種畢興，無失一歲之望，以活我萬户生靈，實賴爾神無疆之休。尚饗。

黏蠅

維爾之生，于氣之査。腥渠鮑壑，乃爾之家。非可與人，是儔是侶，同焉是食，雜焉是處。况此之地，待聖對賢，天心之講，王道之傳。於赫有臨，齊嚴莊肅，尤非爾曹，所宜厠足。云胡麾之，頑不肯歸，天討明命，豈容已而。咨爾司黏，恪共乃職，❸澄清誅夷，以會于一。

❶「躬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恭」。
❷「祀事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事之」。
❸「共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恭」。

喻蟻

維人之生，得天之精，服役萬物，通天之靈。惟物之生，得天之穢，服役於人，其天則昧。惟爾蟲蟻，又穢之餘，腥渠鮑壑，乃爾之居。非可蠢蠢，入人之室，循人之器，嚌人之食。况我竈君，爲祀甚尊。我家奉之，潔净精勤。爾物之么，尤不可黷。胡爲於斯，羣趨隊逐。汙我庖厨，巇我鼎鼐，非惟黷神，抑干我私。匪干我私，實亂天紀，姑息茍容，則非天理。噫爾有義，能相君臣，物性之中，亦覺其真。今與爾約，三日而徙，四圍之外，各遠去耳。三日不徙，徙之不遥，是爾有罪，昏頑踞驕。天討明刑，吾何容止？即命司寇，恭行而已。以掃以除，焚如棄如，誅夷澄清，一復厥初。嗚呼蟻酋，告爾黨類，吾言不再，爾毋自斃。

祧遷祝祠

親未盡遞遷

世序代易，義當遞遷。追舊感新，不勝慘愴。

親盡別子祖

世易親盡，於義當祧。惟別子祖，奄遷于墓。

親盡族有親未盡

世易親盡，於義當祧。族脉猶存，奄遷

彼室。

親皆已盡

世易親盡，義當祧遷。追舊感新，不勝慘愴。

祭文

奠侍講待制朱先生

嗚呼！痛哉！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。

自孔孟既云没，至周程始得其宗。然提其綱者，甚簡而未悉；闡其緒者，微露而未彰。聞者方疑而未信，望者亦眩而莫從。遊其門者莫繼其志，誦其書者莫追其蹤。

獨吾先生見明守剛，❶超羣儒而妙契，能至至而終終，體致廣大而用盡乎精微，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。自一本而萬殊，無一事之不貫；由萬殊而一統，無一理之不融。所以能訛者訂而闕者補，晦者瑩而略者詳，啓羣哲之未發，集百氏之所長。會聖訓以作程，極至正而大中。辭達意以俱到，無或欠而或豐。折天下言論之衡而定于一，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同。使真是真非若白黑之不亂，人心衆理有脉絡之可通。聖心賢藴如丹之炳炳，帝謨王範在目之洋洋。大金聲之條理，粹玉振之玲瓏。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，是又益精而益光，所謂青於藍而寒於冰，半與事而倍其功。天既不付之以重任，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

❶「獨」，乾隆本作「惟」。

堯舜，何不假之以遐齡，使大備斯文以覺後學於無窮？

嗚呼！痛哉！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。《禮經》脩矣而未具，將誰有制作之才，❶可以紹其業？《書傳》纂矣而未就，將誰有帝王之學，可以畢其章？《春秋》深斥諸儒失聖經之旨，又將誰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？

嗚呼！吾道真不幸而先生之亡也。先生之蘊，浩乎滄溟；先生之德，巍乎穹窿。望之儼然乎其敬；即之温然乎其雍。其春風之和，薰然襲人而可挹；其雷霆之威，厲然斷事而不可當。其襟懷磊落明快，如青天白日之豁；其節行屹立萬仞，如泰山華嶽之崇。其取善也，樂而無纖微之棄；其疾惡也，嚴而無回互之藏。其强健，天行而不息；其明睿，日進以無疆。其應學者，愈出愈新，直探諸懷而不匱；而言之入人也，又渙然洞徹乎心胸。真可謂通儒全才，而體道之大成。抑自學知、利行之至，純熟而從容。

淳以小生獲侍門墻，荷警策之十年，幸不至於迷蒙。昨歲暮之趨隅，誨諄諄而益隆。謂愚根本之已立，正可闊步而力攻。責之以參乎之「貫」，戒之以點爾之「狂」。宜友善於天下，毋孤陋于厥鄉。抑上論於千古，毋隘守于厥躬。須萬變之畢習，❷庶十分之可充。於臨岐之丁寧，且再約乎茲冬。豈謂斯言之在耳，反爲永訣之悲傷！❸

嗚呼！而今而後，有疑無復質矣！

❶「誰」，原作「訟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❷「習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集」。

❸「反」，原作「及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清鈔甲本改。

但日誦遺編以自攷，而無嚴訓之忘。薄寫情而寄奠，泫流涕其淋浪。惟昭明而不昧，有以迪乎愚衷。

祭侍講待制朱先生大祥

惟先生講明是學，於周程夫子之後，又精明而光大之。上以達于洙泗淵源之盛，使聖人嘉言懿範，益信白於天下來世，而諸家百氏之似是亂真者，悉顛末炳炳，無復可遁其情。其於斯文之功，大矣！雖使泰山其壽，長爲吾道之主盟於戴履可也。何乃氣數之不融，而遽與化爲徒，使海内學者頓失依歸，而長抱山頽安仰之恨耶？

況如某者深荷教育，幸粗知向，儀刑永隔，無從卒業，則其痛慕之思，❶又將何時而已邪？日月不居，奄及大祥。慨道里之云阻，望几筵而莫親。竊惟先生道在天下，昭明洋洋，無往不臨。謹爲位茲精舍，薄陳蔬酌，聊伸一慟之誠。儀菲哀長，辭不盡意，惟先生之靈實鑒之。

爲廖帥舉哀❷

惟朱夫子唱明洙泗、❸濂洛之學於斯世，遊其門者庸詎以數計？公獨所志毅然，終老而不衰；所守確然，經變而愈厲。所謂百煉之金，不以烈焰爍其精；歲寒之栢，不以嚴霜改其翠。蓋前輩老成之風，而吾黨直諒之士，非惟有以無忝師門之傳，而亦足以少增善類之氣。何爲不早及於中朝

❶「思」，原作「私」，今據清鈔甲本改。
❷乾隆本註云：「即德明。」
❸「唱」，乾隆本作「倡」。

之顯用，而僅晚見於南方之小試？所抱負於胸中，姑稍施其一二，方祠奉之未幾，遽壙息之奄至。嗚呼！哀哉！追念平生情義周緻，切磋琢磨其已矣。遥望潸然而出涕，爲位家塾以泄哀。昭明洋洋兮來戾。

奠廖帥

惟我夫子，發明周程之所傳，上以達于孔孟。在斯世者蓋五十年，天下士無貴賤，羣趨而争湊之者，何啻以千。自排僞之説一行，未仕者顧遠舉而奔潰，已仕者顧位禄而變遷。卓然於門墻之下，一始終而不變者，能幾何焉！

公以剛嚴毅直之資，獨屹屹乎其間。所志者，自少至老而愈厲；所守者，更險如夷而益堅。夫子嘗爲之嘉嘆，謂公獨爲拳拳，正猶「寒松之節不爲嚴霜而改，精金之質不爲烈焰而燃」。非惟師門之無忝，而亦國士之所難。何爲不顯用於中朝，而僅小試於南偏？

始漳户職，已趣操之特特，不同流而合汙，常自律以清德。分教韶潯，惟宣究夫道心，揭先覺之模範，正所適於青衿。撫字于莆，篤哀鰥而恤孤，閔歲荒之在疚，屢切切以蠲租。倅貳于潮，當僞禁之正苛，圖太極以立祠，巋砥柱於頹波。執憲南粤，適洞蠻之猖獗，設方略以捍禦，督師徒而平遏。移憲而帥，抑森嚴乎閫制，❶清海道以寧謐，鎮連岷而安泰。雖胸中之負抱，未及竟其施行，然學之篤而見之實，得之深而養之精。

❶「抑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益」。「乎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其」字。

故所至如春風和氣之著物，隨所寓而無不發生。何琳館之清游方適，❶而壙息之大期已丁！

嗚呼！哀哉！追念疇昔，辱公知之最密，不以愚之晚進，每謙謙而下屈，時切磋而琢磨，一相與以情實。凡書牘之往來，則縷縷其盈溢：或所疑之講訂，或所聞之攷質；或師説之推明，或己見之剖析；或證印其所是，或辨正其所失；或相發以並進，或交規而互敕。既有以挹其虛懷樂義之洪，又有以浹其責善輔仁之益。雖相去之甚越，固精神之無隔。懔訃音之奄至，嗟死生之異轍。

嗚呼！哀哉！吾黨之彫零若是，斯文誰與扶持而提挈？則愚之西望以哭公也，豈爲私慟？而緘詞以奠公也，豈爲私設？昭明洋洋，鑒此誠切。

奠陳憲❷

惟公出忠臣義士之後，負英明信厚之姿，高標偉躅，有祖之遺。天子象賢崇德，特垂眷遇之私。以南方赤子之未遂，俾分符秉節而撫綏。惠澤浹東衡之民，威信著永寧之夷。洗冤澤物於曲江之上，又接踵乎濂溪之規。何世道之不諧，未及竟而遽歸！逍遥山水之爲樂，殊亡身世之是非。❸方耆年之尚壯，忽勇退而高飛。玆其雅趣之不凡，未可常情而度窺。蓋不以榮貴利達之爲事，而超然欲怡神養性以終享。於期頤何七袠之未周，而仙馭之去不可

❶「適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息」。
❷乾隆本註云：「即光祖。」
❸「亡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忘」。

復追？

嗚呼哀哉！公胡爲而遽止於斯！某有同窗之契，既而翔泳之分殊而雲水之勢睽。自十數年來，蒙其不鄙，聯緘累牘之貽，❶拳拳以其嗣伯澡爲切磨理義之囑，且復招致金山，爲家塾之師。略形迹之不事，披誠悃之爲儀。既感公之教子高誼，欲成聖門之器，以脱流俗之陋；亦感伯澡之能恭父命，每篤講學之功，而精入道之思，頗能有以繼父志而悟旨。竊喜之，殆若千里似人之爲必，將無忝庭訓以副先志；亦私自幸，此學之不孤而斯道有望於扶持。則公之所以教子弟、隆師友者，非世俗相從於無根無用之比，而孟子所謂人樂有賢父兄者，於兹見之。

昨聞伯澡有銓闈之捷，意其旦夕榮歸，侍下團欒戲綵之愉怡。何及境尚一程之未達，❷而反成契闊千古之悲！藥餌不及躬，殮含不及親，固足爲終天之恨。然全送終大義以慰亡魂於九泉，而謹承顔致孝以奉偏親於慈幃者，尤子職所當深念而不可虧。始得訃於行道，莫可覈其的。今承書以爲信，重驚怛而痛悲。嗟善人之不淑，夫何脩短之參差！慨然緘詞以寄奠，引領東望，不知涕泗之交垂。惟公之有賢嗣以昌厥後兮，在公爲不死矣。諒昭明焄蒿如在兮，❸其照予之衷曲，而鑒予之哀詞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終

❶「貽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遺」。
❷「達」，原漫漶不清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、清鈔甲本及清鈔乙本訂正。《四庫》本作「及」。
❸「焄」，原作「著」，今據康熙本、乾隆本及《四庫》本改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

祭文

祭石子餘[1]

論學於去聖頹波之世者，知精行密，固難其人。然能識向背之大分，而卓不迷其所趨者，亦千一而未聞。

惟夫子卷道于兹，不得其門，而爲叔孫之自絶者，蓋泯泯而棼棼。如君以耆艾之年，不知爲將老之身，乃奮然一屏其平生馳騖之氣，而斂躬肅容，與後進趨隅而問津。不自諱其淺陋，而傾囊倒槖以求是正之真，俛焉孜孜，不惰于勤。此其志趣之超卓，夫豈尋常之可倫？况其抱剛方不屈之資，可與勇於義而果於仁。自建陽再謁而歸，氣象温然，非復曩時行行之云。使天假之年，則其所就又未易論。

某辱同門之義，所以嚴鞭勇策者，方有賴乎終始之勳。何癸丑之冬，君有南游之興，而間闊乎二春？幸去秋之來歸，謂合簪之有因，矧一緘之先枉，惟疑辨之是詢。何望望更不及見，而是緘反爲永訣之文！

嗚呼！吾畏友喪矣，吾將誰爲作德之鄰？山川之阻，哭臨莫親。忽焉斗建之九移，而適壙息之將湮。是用走价，薄奉一酹，而東向長望，不知泫然流涕之四奔。[2]

[1] 乾隆本註云：「名洪慶，龍溪人。」

[2] 「泫」，康熙本作「潸」。

昭明如在，其鑒此誠兮石君。

祭陳景文

嗚呼！哀哉！吾愛友景文之死，爲可惜也。

世競拏攫於利門，爲機巧者百出，而子獨恬然守先人之稼穡也。世争馳鶩於榮途，至皓首不肯休；而子獨退然惟林泉之樂以自適也。世皆以絺章繪句爲學，無一字反諸身；而子獨毅然屏去時技之習，一惟躬行自飭也。蓋其禀純慤近道之姿，而非世味之所能溺也。生長田間，而有士君子之實也。胸中負抱有定主，而時人莫之識也。

自少年講學，一聞聖賢正大之論，則信之不復疑，而嗜之不容釋也。凡《語》《孟》之格言要旨，則誦詠之甚力也。事有觸乎前則舉以應之，若流諸肺腑而不外索也。故日用對境，而至理成法，昭昭在目，不揜匿也。其文雖不足，而甚有餘其質也。其節目雖闊疏，而所謂大經大本，則無慚德也。

以先業積累艱難之爲念，與其兄一心共保之，而不異籍也。友于兄如一體，而無纖毫之間隙也。所以爲之經紀其後累者，不以存亡彼此二其心，而一如己息也。充此念以往，端可質神明而入堯舜之域也。

平時輕財重義，無吝嗇也。存心濟人，常怛惻也。四鄰假貸無不賙之，而未嘗爲爾汝之擇也。宿逋積負，時必蠲之，而未嘗計錐刀之獲也。仁恕達于一方，而困窮無告者均含茹其澤也。與人直情，而行無粉飾也。所合者不苟，而胸中涇渭，則甚白

也。賢者之交，久要不忘；而挾勢之臨，則一毫不可得也。

日飾十畝之園，而蔬菓之是植也。藏脩游息於是，而悠然以朝夕也。與童子六七人，絃誦乎其中，而視浴沂之趣一也。外此無所知，亦無所役也。蓋上古之遺民逸士，與比屋可封之叟、康衢順則之童者，爲儔匹也。非後世所謂耦耕荷篠、竹林自放之徒，或潔身而亂大倫，或蔑禮法而爲名教之賊也。其視斯世之醉生夢死於頹波流俗、顛迷於私欲詭道不自覺者，大有徑庭之隔也。

昔與予相聚隆興，迨今蓋三十餘年，而尊德樂道之誠，如一日也。每以得一言之訓不迷錯者爲深感，而謂成己之恩爲罔極也。常存父事之敬，而拳拳不忘悃愊也。年來屢有遊圃之約，而因循未之前即也。夏季之簡，方以學道不勤者自咎而請益也。何越秋未幾，忽以訃聞，爲之震驚而褫魄也？

嗚呼！哀哉！天何奪我愛友景文之若是亟也。知心者世固鮮，而知子之心者，誰其的也。哀死者人之常，而子之死誠可痛戚也。[1]嗚呼！哀哉！追念疇昔，心如噎也。一樽之奠，儀甚瘠也。所以寫繾綣哀情於子而不自已者，非私爲之昵也。惟精爽之不昧兮，其歆我之誠，而來格也。

祭十五伯父伯母

噫惟二老，享壽俱隆。如彼雙椿，垂蔭

[1]「戚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慽」。

我宗。一門長稚，均在帡幪。❶胡爲兹今，相繼云亡？合族失庇，如露于空。號鳴躑躅，莫訴彼蒼。行趨窀穸，益愴于中。恭陳菲奠，❷聊寫哀衷。靈兮不昧，來挹其芳。

奠陳親晦之

人生氣禀，最難其醇。如君之質，湛乎其人。不隨風而靡靡，不逐流而奔奔。其衷洞洞，其容温温，其行謙謙，其言恂恂。持恭之常，不以隱而廢；處義之厚，不以利而湮。接物無所忤，而非詭道之謂；與人無不周，而非汙合之云。蓋有得乎惠之和而不流，而語其資之所達，則暗與道以相隣。是所謂吾黨之德友，豈直爲同門之懿親？何相與之未幾，遽幽明之兩分！嗟游陪之契闊，孰始卒其陶薰。感壙息之及期，愴兹懷而莫論。聊一奠以寫哀，噫來格兮靈魂。

祭王氏姊

維靈父母兄弟，蚤已俱亡，孑然以一身，孤立於太原之胄。歲時來往乎宗家者，恩意未嘗少間。視叔父如乃父，同祖兄弟無異乎同胞。

壬子之冬，與濟陽氏姊胥燕于吾家，合親族長幼萃焉。獻酬祝頌，方相期於壽考期頤之地，百歲團欒常如此日。竊亦喜其康寧未艾，謂歲歲必可星團蕚聚，以洽骨肉之懽。何意自此反成終訣！靈之歸方再

❶「在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作」。
❷「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儀」。

閲旬，略不聞有微恙，而遽奄然以訃，而濟陽氏姊亦繼此不可再見。

嗚呼！天何降割于我有系之如此邪？一朝千古，感舊如新。❶薄奠告哀，語不能究。惟靈其垂饗之。

祭蔡氏姊

惟我兄弟姊妹，自同祖而下，惟太原氏姊居長，靈而爲次。❷平時相與，於義甚篤，未嘗有爾汝之間。

壬子冬暮之集，壽觴交錯。方相期於團欒未艾，何一别而去？春籥方更，而太原氏姊忽焉如奪；淚睫未乾，而夏之季靈又繼之。

嗚呼！哀哉！靈之秉心，甚慤而直；靈之處己，甚約而質。其志潔也，絲毫垢污不能容；其性仁也，里閭惸獨無所吝。亦非歉然於壽者之證也，天胡降割而遽止於斯？

嗚呼！哀哉！昨朝侍疾之語，今歷歷恍然在耳，❸豈謂自此，遂成永訣耶？一樽之奠，莫訴予悲。靈兮不昧，其鑒于兹。

祭程氏姊

嗟嗟姊兮，與我同祖。恩義綢繆，有若同父。雖既從人，而義不阻。歲時往來，寧曰爾汝！何事不常，倏焉齟齬。數奇以窮，閲十而五。六衮方開，遽判今古。男二未室，女一幼處，骨肉之痛，徹我心膂。窀

❶「舊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愴」。
❷「靈而」，清鈔甲本作「而靈」。
❸「然」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如」。

窆届期，益重愴楚。聊薦一樽，以寓哀素。靈魂不昧，來格來顧。

與堂兄等祭程親正仲

前年丙寅，鶺尾之會，哀哀涕漣，既哭我姊。如何丁卯，方閱歲餘，淚痕未乾，復哭姊夫。吁嗟君兮，慈良其性！於己不華，於物無競。來往我門，❶恩義甚敦，與我輩行，如親弟昆。其在家居，恂恂信實。伉儷如賓，伯仲如一。仁何不壽？善何反殃？夫婦中年，相繼云亡。蒼蒼茫茫，不可致詰。爲君痛悼，中心如噎。一樽之奠，聊寫此誠。儀菲哀長，詞不盡情。

妻李氏祭嫂宋氏

哀我嫂嫂，何遽喪兮？棄我父母，不終養兮。反令舅姑，哭汝葬兮。三袠爲婦，一如夢兮。人道反常，何勝痛兮！我感疇昔，而來慟兮。一樽之奠，有餘愴兮。焄蒿如在，其來享兮。

妻李氏祭姊八姨

嗟嗟姊兮，何數之奇而命之促也！往歲既喪爾良人兮，何未匝四朞，而姊又繼之不淑也！棄其父母不以周旋兮，反令爲汝哭也。四十八年兮，如夢之倏也。僅有一

❶「來往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往來」。

子兮，庶幾其遺躅也。幽閒貞静之姿兮，不可以復贖也。温恭婉娩之容兮，不可以復矚也。我疇昔姊妹之情兮，何勝其痛毒也！感窀穸之届期兮，病不能以行服也。姑一奠以寄哀兮，歉然終不足也。惟靈之格思兮，少鑒我心曲也。

同族人祭八叔

哀哀我公，粹乎爲人。吾鄉之表，吾族之尊。辭氣謙和，容貌恭温。與人有義，接人有恩。視五服外，如親子孫。凡我宗人，帡幪是均。一朝契闊，若喪厥親。號攀愴慕，痛懷莫論。菲奠薦誠，聊寓此樽。洋洋格思，嗚呼靈魂。

奠外姑黄氏

惟靈享壽，七十有四。婦道母儀，兩無所愧。我託恩庇，餘二十年。一朝千古，痛復何言。窀穸戒期，❶薄陳奠俎。❷靈魂洋洋，鑒此衷素。

代姨子奠外祖母黄氏

惟靈以膏腴之冑，朴淑之資，❸出自江夏，適于隴西。育一男而二女，早畢夫昏嫁之儀，與君子以偕老，享壽齡於七十四朞。在人生之希有，固亦何憾而怨咨！

❶「戒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届」。
❷「奠」，清鈔甲本作「樽」。
❸「資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姿」。

惟痛念夫我父之蚤世兮，不得預行服之列，鞠躬盡瘁，以答授室之義。而我母又繼以先亡兮，不克執喪服勤，以終大事，而報夫劬勞罔極之恩。

私此實孤外孫終天之所長恨，無一日忘諸心者，而在靈亦豈能恝然瞑目於斯？上無以訴之天神，下無以白之地示。

惟願達此情於我父母兮，交相陰隲以默祐，使我祖克立於斯世，以無墜乎香火之祠，則其於無可奈何之中，或稍其庶幾。

嗚呼！哀哉！日月不居，窀穸有期。聊薄奠之，敬陳以寓哀乎此詞。詞不盡兮哀長，惟靈如在其鑒兹。

祭三十一堂兄

嗚呼！哀哉！吾兄曷歸，我輩之悲！兄弟手足之愛，同氣連枝，天屬真情之所在，終有不可得而虧。自孩童至耆艾，相與羣聚乎一門，恩意綢繆，何可以歲月而計之？

以兄爲之長，正所賴其蔭樾之私。況兄禀氣之厚，雖年登六十有九，❶而姿態未瘁，殆如五十之期。意相處之未艾，何一旦忽焉不可得？而追所享年者未爲不壽，亦未可以爲怨咨。惟其卧病不及知候以藥療，而其屬纊不及知與於扶持，所爲弟者弗獲於此，以盡吾義，而於兄者遽成終古之永相違。

嗚呼！而今而後，更莫陪游息而奉笑語，更莫聆謦咳而睹容儀。嗟天倫之割痛，將正寢之告離。日月逝其益遠，涕泗霈其

❶「登」，清鈔甲本無此字。

淋漓。一尊之奠，[1]莫寫哀思。惟英靈之不昧兮，其鑒斯。

祭三十二堂兄

惟我與兄，皆自一祖。同根而生，同門而處。出則同游，入則同聚。食則同饌，事則同語。恩義相期，何可計數？胡爲中道，遽判今古。壽不享百，衮僅周五。禍變殫極，莫可扶救。死者已矣，生者何慕！原鴒之情，曷勝痛楚！日月云吉，庸奉爾柩。壬山之麓，於焉安厝。雖弗如儀，亦可保固。一樽之奠，聊泄哀素。靈魂如在，來享來顧。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終

[1]「尊」，乾隆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樽」。

北溪外集

奠文

王儁

維年月日，學生王儁等，謹致奠于近故北溪先生判簿陳公之靈。

嗚呼！夫誰不傳道受業，真實難其人。昔在洙泗，若曾與顔，所造彌真。降及伊雒，尹謝游楊，實超等倫。逮近世紫陽朱子之門，號爲嫡嗣，亦惟先生與黃、廖諸君子，僅僅若參辰。

始先生之進見紫陽也，貌木訥而甚古，語期吃而少文。紫陽隨其叩擊，察其素藴，蓋有本而有根。延之郡庠而禮特異，接之郡齋而情愈親。凡有所質正、有所辨難，衆方訝其陵僭，紫陽則傾囷倒廩，而樂爲開陳。蓋先生親切洒落之見，基於覃其思、研其精。而先生研精覃思之功，則又得於静而一、敏而勤。紫陽明睿絶世，故洞識其所學於始覿之辰。

逮精舍之合并，則又痛加砭劑，既博之以尚友四方之志，復約之以從古聖賢克治之實，屢警誨之諄諄。紫陽是時，蓋望先生以成德，而先生亦心領意會，而書諸紳。

繼是紫陽即世矣，先生念遺訓之拳切，懼正道之廢堙，愈精思而力踐，學進進而又新。

儁等不獲遇文公而親炙，得師事於先生而幸。實均荷抽關而啓鑰，闢正塗而指迷津。熟四書之講貫，摭字義而討論。拔儁等於坎穽，脱儁等於荆榛。如焦土而沃

以膏澤，如晦谷而耀以曦輪。尚賴先生之終教，豈謂訃音之遽聞！

嗚呼！天其忍喪斯文歟？思昔先生承紫陽直截之訓，未幾，紫陽遽爾奄逝。今雋等正望先生痛切之規，有求未即，而亦遽泣先生于蒼旻。

嗚呼！先生探其賾而索隱，精其義而入神。遡大原之脉絡，觝異説之紛綸。別分數於理欲之界限，析錙銖於全體之渾淪。攷古之博，而精禮文之品節；窮理之粹，而究易學之淵源。徹終始表裏之謂敬，極生意不息之謂仁。議論也，水有源而浩浩；德行也，玉有彩而磷磷。其言語，朴乎若訥；而發爲詞章，則有爛如之雲。其辭色，凛乎若嚴；而即之造請，則有温如之春。

嗚呼！天何忍奪雋等之師匠！孤哉！此道其誰與鄰？抱羣疑之轇轕，攬遺卷而酸辛。設靈几以一慟，徒有涕以霑巾。緘詞遠奠，意不盡言。

奠文

陳宓

嗚呼！自文公朱夫子闡孔孟之秘，吾道大明。遊其門者，天下居其半，獨北溪先生傳一派於南漳。問學高明，踐履端方。嚌嚅理義之奥，沉酣道德之鄉。使伊洛源委於是乎有屬，而開誘後進，不至擿埴索塗，而馳騁乎康莊。學優則仕，意謂官無崇卑，皆可以行志。天胡不憖！一病莫支，而公之抱負，不及設施其一二。

宓托契之久，聞訃驚怛，恨不及往唁繐帷，以少見朋友之義。所幸傳家有子，含英咀華，猶可以繼志而述事。薄奠效誠，不覺潸然而出淚。尚饗。

祭文

黄必昌

嗚呼！講學至於精微，則益易差；進道至於峻絶，則愈難守。孔門之速肖凡七十，而具體者蓋亦僅有。自軻死以及周、程，越千四百年，而授受尹、謝、游、楊，皆有過人之才，終未盡化乎查滓。又歷數傳，乃及朱子，集諸儒之大成，振前聖之墜緒。朱之門人半天下，其升堂入室者又可數。

伏惟先生，朱門嫡嗣。一見之初，遂蒙許與。外若朴鈍而明敏絶人，言若拙訥而勇進莫禦。混然之中而有粲然者存，尋常之中而有精妙者寓。慤乎子輿省身之誠，湛乎曾晳詠歸之趣。德量渾涵，則顔子之不校；氣象巖巖，則孟氏之無懼，宜乎獨得朱子之大全，而考亭夢奠之後，猶使學者有所宗主也。

嗚呼！後學所望於先生者何如！而一旦遽止於此也，人莫不悼先生之亡，而孰知僕之戚戚，尤不能已也？

僕慕先生之道，亦既有年；去先生之居，僅數百里。然而進見之日爲最晚，親炙之時蓋無幾。迨夫同試南宫，棲遲逆旅，耳提面誨，猶姪猶子。念聚會之爲難，急講明乎大旨。既而金陵之游，僕守不遠有方之戒，而不敢從；嚴陵之講，僕懷倚門之望，而不能俟。及先生横經温陵，僕僅得私傳諸人而淑艾乎已。將謂先生來仕安邑，而僕已解戍安陽，則卒業之期尚可倒指。曾謂西郊拜别，❶而遂判袂於生死乎！

嗚呼！先生之疾不知時、没不知日，

---

❶「别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送」。

既不及盥手以飯含，又不及執紼於道周。聞訃遣奠，獨在諸賢之後。僕之罪不敢諱，而先生之恩義，將曷酬已焉哉！洎然之容，不可復見；琅然之音，不可復聞。所恃者，遺書之可攷，則堂堂之心，庶千古其猶存。悵南望以何極，徒紓哀於此文。嗚呼！哀哉！尚饗。

墓誌 叙述附

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誌銘

朝奉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陳宓撰

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，北溪陳先生卒。後四年，其門人蘇思恭、梁集、陳沂，以書抵莆陽陳宓謁誌。陳宓既題其墓，又爲之辭曰：

先生生有淑質，幼而穎悟。少長，趣識已端高，爲學務實，以同於俗爲耻。間取濂洛遺書，伏而讀之，曰：「是若與吾心會。」蓋真得洙泗之傳者。循墻闖門，未身其奥，吾心恧焉。聞朱夫子講道武夷，是又真得濂洛之傳者。贏糧願從，厄於無資。

天啓其逢夫子出守，實維先生之鄉。一見與語，知其用工之深久，直以「上達」之理發之。謂：「凡閱義理，必尋究其根原。如爲人父，何故止於慈？爲人子，何故止於孝？須窮慈之根原所自來。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。」先生一聞其語，深思默探，日求其所未至，不以苟得而遽止也。夫子去漳，每語諸人，屢以「南來，吾道得一安卿」爲喜。或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，獨稱安卿爲「善問」。其許可如此。

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，凡所讀聖賢之書，講明義理，洞究淵微。日用之間，行著習察，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，胸中灑落，隨其所處，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。不遠千里質之夫子，有喟然與點之嘆。則又告之曰：「當大作下學之功，毋遽求上達之見。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『貫』，毋遽求曾子之所『一』；當如顔子專從事於『博約』，毋遽求顔子之『卓爾』。」夫子蓋許先生以曾晳之意，而勉先生以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華之事也。

先生於是無書不讀，無物不格，旁搜廣覽，惟恐或遺。嘗語人以「文公表而出四書與《近思録》，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，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，非謂天下道理、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。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制度之詳，禮樂刑政之用，古今興衰治亂之原，得失利害之機，與夫異端邪説似是之非，淺深疏密難明之辨，須一一講究勘驗過，方得」。又曰：「《書》乃帝王大用流行處，《周禮》乃周公大用流行處，《春秋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，皆不可不盡心焉者。蓋妙道精義，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，無一不周匝，然後爲聖門之實學。不然，則不免落空矣。」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「一貫」「博約」之語，積功而有得者也。至是，夫子之所以教，先生之所以學，徹上徹下，該貫精粗，無復遺恨矣。

夫子没，先生僻處南陬，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。鄉閭諸老囊在朱門者，皆已零落。後人累於科舉，習於見聞，絶無此志。唯鄰郡泉、莆，間有相信從者。

嘉定丁丑，以特試，寓中都。四方士友所萃，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，聞先生至，

叩門求質者甚衆。朝士大夫，争迎館焉。鄭侯之悌刺嚴陵，招致學宫，坐臯比講道。發明正學，求其指歸，則有《道學體統》等四篇；觝排異端，中其膏肓，則有《似道》、《似學》二辨。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，竊似亂真，自立門庭者，但教人默坐求心，謂一蹴可以至道，而以致知、格物爲支離，認人心爲道心，而理欲是非之所在，皆置之不問。後生晚出，喜其奇而便其簡，羣而和之，牢不可破。朱子没，其説益張，其徒益繁，故先生極力排之者。昔孔子没，有孟子，息邪距詖以正人心，而孔子之道始尊。嗚呼！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！

歸自中都，泉之人士争師之。先生爲之講解，率至夜分，惟恐聽者之勞，而在己曾無一毫倦色。惟慮夫人無以受之，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。於是，門人隨其口授，而筆之於書。《大學》、《論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，則有《口義》；仁、義、禮、智、心、意、性、情之類，隨事剖析，則有《字義詳講》。仙谿陳沂往來其門，歲月逾久，以一時問答之言，輯《筠谷所聞》二卷，尤其深切著明者也。今二邦學子，欲識聖門蹊徑者，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。

維先生之道，至晚益尊。行著於鄉，德形於言。其胸中明瑩，湛乎太空之無雲也。其辯説條暢，浩乎水涌而山出也。其推己及人之心，甚於飢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。先生調官泉南，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。將之官而先生卒。於是相與哭之哀，曰：此後學之不幸也。

嗚呼！先生仕不逮禄而行可爲法，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，死而不亡。信然！非邪？

先生諱淳，字安卿，漳之龍溪北溪人。淳熙己酉與計偕，嘉定丁丑該特奏恩。越明年，授迪功郎，主泉州安溪簿。壬午以恩循修職郎。享年六十有五。曾大父宥，大父尚德，父懷忠，咸韜德弗耀。妻曰李氏，同門友唐洛之季女。子曰榘，能讀父書，而詮次其家集爲五十卷。女二人，長適蕭篤志，次未行。銘曰：

在昔洙泗，孔聖尚存，羣弟親炙，各有所聞。及師既没，源遠流分。子夏知過，蓋爲離羣。卓爾曾子，道晚益尊。偉矣先生，始登朱門，妙契厥旨，一貫糾紛。師去愈久，不替討論。由泉暨莆，從者如雲。衛道嚴陵，大論始伸。剖析幽微，如木斯春。瑞泉之里，石鼓之原，過者必敬，歸彼新墳。

敘述

門人陳沂

先生稟姿無華，識性穎悟。少習舉子業，嗜學精勤，趣向不凡。高東溪門人林簿宗臣，鄉之儒先也，一見奇之。謂曰：「子之所習，科舉文爾！聖賢大業，則不在是。」乃以紫陽朱文公所編《近思録》授之。先生退而誦習，始知濂洛之淵源。於是盡屏舊學，博訪諸君子之書，專研精究，得其梗概。時有愕然疑、誼然笑、譁然毁者，先生確然自信，不爲之感。思欲摳衣文公之門，迫於親養，而未能也。

歲在庚戌，文公出守臨漳。先生抱十年願見不可得之誠，延袖所著《自警詩》而贄敬焉。文公恨見之晚，首授以「根原」二字。謂：「凡看道理，須各窮个根原來處，

方見得端的確定而不可易。首末表裏，必極其透徹，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足。」因劇論詳剖，且歡然曰：「某到此未曾將這般道理説與人。今向公都説了。」先生面領心會，時造郡齋講論，或至夜分。凡所扣擊，❶無非向上意旨。文公屢以「善問」稱之。延寘學宫，表率後進。

辛亥夏，文公去郡。先生推詳所授「根原」，析爲問卷。書來印證，有「看得甚精密」之語。貽書于李唐咨堯卿，曰：「區區南官，喜爲吾道得此人爾！」丙辰秋，先生因感嚴時亨《與點論》大有遺闕，發爲詳説。槎溪廖子晦先生劇與辯論，猶以「語上遺下」、「語理遺物」爲疑，質之文公。雖未免互有得失之答，然終喜先生所見净潔，爲不易。

文公晚年嘆此道之寂寥，屢書招致。己未冬，再謁于攷亭。文公時已寢疾，延至卧内，扣以「十年之别，有甚大頭項工夫」？先生縷縷開陳。文公復抑之。曰：「所欠者，惟當大專致其下學之功爾。」蓋至是甚喜先生已見「根原」大意，復欲其詳驗、實體於日用事物之中也。故「竹林所聞，無非直截痛切、喫緊爲人底語，與昔日郡齋從容和樂之訓，迥然不同」。越明年，庚申正月告歸。文公借棋引喻，猶欲其博友四方，則拳拳屬望之意有在矣。

三閲月，而文公即世。先生追思嚴訓，痛自裁抑，一掃平日立定大底意見，平心下氣，悉力探討。於書無所不讀，於事無所不格。凡千條萬緒分合出入，實是實非易惑難辨者，無不毫分縷析，各有以詣其極而無

❶「扣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叩」。

餘。故其真積之久，渾然不見其本末精粗之間，此先生再見文公而深有得也。

先生之道，默探乎太極渾淪之妙，而實不離乎粲然日用之中；剖析乎事物流行之費，而實總會乎本原之所自出。故其言「太極」，曰：「太極只是理。理本圓，故太極之體渾淪。以理言，則自末而本、自本而末，一聚一散，而太極無所不圓。具以象言，❶則自博而約、自約而博，一闔一闢，而太極無所不極。至自萬古之前，與萬古之後，無端無始，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。自其冲漠無眹，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，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，又依舊冲漠無眹，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。聖人一心，渾淪太極之全體；而酬酢萬變，無非太極流行之用。學問工夫，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，湊合成一渾淪大本。又於渾淪大本中，散爲萬事萬物，使無少窒礙，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，而大用不差矣。」其言「仁」，曰：「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。畢竟天理二字除不得，一个生字亦除不得。仁無表裏動靜、隱顯精粗之間，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，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，乃可以當其名。若一處有病痛，一事有欠缺，一念有間斷，則私意行而生理息，便頑痺不仁矣。」又謂：「忠如水之潤，恕如水之流。發出忠底心，便是恕底事；做成恕底事，便見忠底心。至於心思與形體之動，則驗其所發之時，微不同；食色與才稟之性，則辯其所指之本，大有異。」皆探賾發微之至論也。其他闡明經旨，誘掖後學循循有序，爲之立一定之則，此渾淪聖門所從入之地。則曰：「聖人言語，皆從大本中流出，

❶「具」，清鈔甲本作「且」。

雖一言半句若常談，而莫非精義妙道之所發見。凡義理都藏在句裏，其間有正面説者，有偏旁及者，又有縱横顛倒説者。雖不同，然須先於本物根株上見得爛熟，然後縱横顛倒，無所不通。」

其始學未有所入者，則正其路脉而語之，曰：「讀書之法，須字字句句曉其文義，然後通全章以會其旨歸。文義旨歸既通，然後吟哦諷誦，以玩其底藴，固不可只皮膚上淺淺獵涉，亦不可就字旁生枝節支離。❶但虚心玩味，浹洽日久，自然有得。」

其已學粗有所得者，則進以入德之次第而勉之，曰：「道理渾淪，非可以一蹴到。凡看道理，須就裏面重重入細做工夫，自會到至精至極處。最緊要是就身心上著實體驗，其有無欠缺，常切照管，勿令間斷，方可己分上有得，不是懸空閒説。」

恐其騖於高遠，則曰：「道理初無玄妙，只在日用人事間，但循序用功，便自有見。非如老莊，脱人事之外，而求之虚空曠蕩之表也。所謂下學上達者，非謂專務下學便能上達，須下學工夫至到，然後可著上達工夫，則冰融凍釋，自不勞力爾。」

恐其畫於小成，則曰：「盈天地間千條萬緒，是多少人事；聖人大成田地千節萬目，是多小工夫。惟當開拓心胸，大作基址，須萬理明徹於胸中，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一例看，然後可以語孔顔之樂。須明三代法度，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，然後爲全儒，而可以語王佐事業。須運用酬酢，如探諸囊中而不匱，然後爲資之深，取之左右逢其原，而真爲己物。若拘拘只守一隅，道理偏

❶「旁」，清鈔甲本作「多」。

著在己，則寡陋窄狹，孤單枯槁，是乃一夫之小善，何足以言道！何足以言學！」

至於「以天理人欲分數，而驗賓主進退之幾，如好好色、惡惡臭，而爲天理人欲彊弱之證，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白黑、如遇鏌鋣，不容有騎墻不決之疑，則雖艱難險阻之中，無不從容自適。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」。此又深砭學者之膏肓，而示以至極之標的也。

先生平居里閈，不沽名譽，不拘流俗，恬然退守，若無聞焉。然德名播天下，大夫、士有志於道者，往來必致敬。壬申夏，趙公汝讜守臨漳，一見先生貌粹而古、言約而精，信其爲得道君子也。重禮招屈，處以賓師之位。先生遜謝不獲而後就。其後，大老賢侯時造其廬，或質以所疑，或咨以時政得失，泉莆之間，❶學子問道踵至。歲在丁丑，待試中都。同志之士遠及川蜀，争投贄謁；朝紳之彦，聞風加禮。歸過嚴陵，郡守鄭公之悌率僚屬人士，延講郡庠。先生嘆陸學張王，學問無源，全用禪家宗旨，認形氣之虚靈知覺爲天理之妙，使人終日默坐澄心，以求大本，屏去「道問學」「窮格」工夫，欲一超徑造上達之境，反托聖門以自標榜，牽聖言以就老釋意。❷其爲吾道之賊，極口辨論，辭不少遜。遂發明吾道之體統、師友之淵源、用功之節目、讀書之次序，析爲四章，以示學者大公至正之標的。於是儒名墨行、盜名於一方者，斂縮不敢肆；而志學向道者，始釋然知邪正之所由分。然則先生之息邪説、距詖行、正人

❶「咨以」至「之間」，原闕，今據乾隆本補。

❷「意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慮」，乾隆本作「惡」。

心，其有功於斯道也，大矣！

注簿安溪，❶未上而殁。學者痛慕，或奔赴其喪，或爲位而哭，或緘詞寄奠。寺丞復齋陳公宓，大書其阡曰：「嗚呼有宋北溪先生之墓。」復誌而銘之。

先生學力造微，充養有道。胸懷磊落而榘度端方，智識高融而文理縝密。言語簡訥，而入人也如時雨之潤；容貌樸古，而接物也如春陽之温。形於議論，不待思索，自中流出，如長江大河，有沛然莫能禦之勢；見於動作，不事矯揉，而見面盎背，有粹然不可揜之美。

晚年嘆師友之凋零，直以傳道授業爲己任；樂於教人，雖終日應酬而不倦。或有憤悱而不能自發者，先生爲之達其詞意，徹其骨髓，令人言下省悟，忻懌不能止。

生理素薄，量入而出；衣敝緼袍，略無少憾；菽水甘旨，曲盡其歡。其順親有道：世俗多用浮屠，先生諭父以理，屏去不用。母疾亟，藥劑罔功，先生號泣于天，乞減己壽以延母年。弟妹之未婚嫁者，則竭力任責，以次了遣。親黨之不能葬送者，則倡義經營，爲之安厝。

先生雖不見用於世，然憂時論事，感慨動人。每誦前輩歌詞，擊節長嘯，以發其勃勃英毅之氣。嘗代人奏劄，言：「山東歸附，有若可安之勢，而實非所以爲安者，不可不深爲之慮。亡胡屏息，有若可緩之形，而實非所以爲緩者，不可不急爲之防。」目擊閭閻利病，慨然開陳，如止横斂、懲豪姦、實檢旱、秤會價、禁屠牛、懲穿窬、戢海寇之請，無非深切時政，杜絶民害。如請改鬻

❶「注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主」。

洋、移貢闈、罷塔會、禱山川社稷、禁淫戲淫祀，則又一以崇化導民爲意。陳復齋嘗云：「鹽筴爲漳害最深。先生條畫詳盡，使其説果行，則惠流數世，何必仕是邦而後爲政耶？」

先生舊所編緝，則有《禮詩》、《女學》之書，外有《字義詳講》、《大學中庸口義》、《筠谷瀨口金山所聞》。皆諸生所録，而先生筆削之矣。其他著述，與夫往復書問，先生之子椝編次爲五十卷。吁！道必真得其人而後明，學必真得其人而後傳。若先生，真文公之嫡嗣歟！

沂摳衣師門，二十年矣，❶先生不以其愚，❷刮目期待，誘其入而厲其志，❸扶其偏而起其痼者，不知其幾。識昧質柔，每嘆仰鑽瞻忽之不能企。❹先生往矣！今乃以終身之誦，求十分之心，將何以升其堂而入其室乎？然遺訓洋洋，如在其上，何敢昧此心之靈！惟知俛焉孳孳，斃而後已。

昔韓子云：「聖人之道大而能博，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，故學焉皆得其性之所近。」沂不敏，敢記所聞以備遺忘，願與同志考之。若夫譜系、官簿見於誌銘者，茲不復書云。紹定壬辰正月元日，文林郎新就差新州軍事推官陳沂敬述。❺

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外集終

❶「矣」，康熙本、清鈔甲本作「而」。當從。
❷「以其」至篇末，原脱，今據康熙本補。
❸「志」，清鈔甲本作「進」。
❹「企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及」字。當從。
❺「差」下，清鈔甲本有「官」字。

鳴謝

《儒藏》精華編惠蒙善助，共襄斯文；謹列如左，用伸謝忱。

本焕法師　壹佰萬元

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　馮建新先生　壹佰萬元

NE・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　張志峰先生　壹佰萬元

張貞書女士　壹佰萬元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本册審稿人　代　超　李劍雄

本册責任編委　馬月華


ISBN 978-7-301-11958-7

定價：1200.00元
（上下册）

{
"filename": "5YSS6JePICDnsr7ljY7nvJbkuozlm5vjgIflhozkuIsgIOmbhumDqF8xNDU1NzY3My51dno=",
"filename_decoded": "\u5112\u85cf \u7cbe\u534e\u7f16\u4e8c\u56db\u3007\u518c\u4e0b \u96c6\u90e8_14557673.uvz",
"filesize": 64332934,
"md5": "f1d129f9031eab1f5d884ffc429d1e73",
"header_md5": "b520e0d6bafee6a33c685109019b53db",
"sha1": "1f1ec427cbd8ded09465a9a0011eb619eeb203f2",
"sha256": "f24bda356e9d93efa4ec1c2876ae04be209b99a46d85e4c2380f2b9e8e172960",
"crc32": 3173781852,
"zip_password": "",
"uncompressed_size": 86064299,
"pdg_dir_name": "",
"pdg_main_pages_found": 632,
"pdg_main_pages_max": 1454,
"total_pages": 641,
"total_pixels": 3826807296,
"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": false
}